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〇六冊目次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元）耶律楚材撰 清初影元鈔本 〇〇一

稼村先生類稿三十卷 （元）王義山撰 附錄一卷 明正德十一年王冠刻本 一五五

月屋漫稿一卷 （元）黃庚撰 清鈔本 三一五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元）戴表元撰 明萬曆九年戴洵刻本 三五六

剩語二卷 （元）艾性夫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六〇八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

（元）耶律楚材撰

清初影元鈔本

湛然居士集十四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元耶律楚材撰。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從太祖平定四方，太宗時官至中書令。至順元年追封廣寧王，謚文正。事蹟具元史本傳。耶律或作移剌，蓋譯語之訛。焦竑經籍志以為兩人，非也。是集所載詩為多，惟第八卷第十三卷十四卷雜以書序碑記銘辨其中，編次殊無體例，疑傳寫者亂之。史稱其旁通天文地理術數及二氏醫卜之說，宜其多有發揮，而文止於斯，不敵詩之三四，意者尚有佚遺歟。然十四卷之數與諸家著錄皆符，或經國之暇，惟以吟咏寄意，未嘗留意於文筆也。王士禎池北偶談摘錄其贈李郡王筆，寄平陽潤老，和陳秀玉韻，贈高麗元帥，河中遊西園，壬午元旦諸詩，以為頗有風味，而稱其集多禪悅之說。考僧行秀所作集序，稱楚材年二十七受顯訣於萬松，盡棄宿學。其耽玩佛經，蓋亦出於素習。平水王鄰則曰：按元裕之中州集，載右相文獻公詩，又稱道開閑為吾道主盟，李屏山為中州豪傑，知晉卿學問淵源有自來矣，故旁通諸教，而要以儒者為歸云云。今觀其詩，語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鍊為工，雖時時出入內典，而大旨必歸於風教。鄰之所云，殆為能得其真矣。

領中書省湛然居士文集序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
流猶賢乎己屏山年二十有九閱
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
而退著書大蒐感歎日抵萬松深
攻亟擊退而著書三十餘萬言內藥
心學譁譁太半睎顏早立亞聖生知
追繹先賢誠難倒指

湛然居士年二十有七受顯訣于萬松
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
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
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
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為湛
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
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
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

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
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
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
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
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
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
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
力也若乃詈聖安而成賛戲清溪而

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磨
邪僞外則含弘光大禦侮敵國之雄
豪內則退讓謙恭和好萬方之性行
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
于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効
吾門顯訣何愧于大學之篇哉湛然
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
曰唯屏山閑閑可照吾心耳噫嘻雖

欲普慈兼濟天下後世未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救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至于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歛袵焉盖片言隻字出于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奧者方且索之于聲偶鍛錬之排正如檢指衆

學對句之牧豎望涯于少陵詩史者矣加以志天文以革西曆䟽焦桐而賛南風在燮理爲難能皆湛然之餘事或謂萬松闊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顏王禧伯尚不肯屛山闗闗形于論辯萬鍛炎鑪不停妓納宜乎子之難信也吾待来者千載一人豈獨爲子設耶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夫文章天下之公共言賦者自以與賈馬爭麗則言詩者自以與李杜爭光焰遑辭藻者不讓蘇黄恃歌詞者輒輕吳蔡以至氣衝雲霄而莫肯相下及其較量長短探賾姸醜得其全者鮮矣厥人望者鮮矣中書湛然性稟英明有

天然之才或吟哦數句或揮掃百張皆信手拈來非積習而成之蓋出於胸中之穎悟流于筆端之敏捷味此言言語語其温雅平淡文以潤金石其飄逸雄㧞又以薄雲天如寶鑑無塵寒氷絶翳其照物也瑩然向之所言賈馬麗則之

賦李杜光焰之詩辭藻蘇黃歌
詞吳蔡兼而有之可謂得其全矣
厥人望矣外省官府得居士文集
古律詩雜文五百餘首分為九卷
恐珠沉于海玉隱于山而輝彩未著
特命良工版行于世使四方士大夫
如披雲覩日快願見之心嗚呼言者
心聲也中書之言自詠物之外多以
國事歸美為章句雖稷契之忠皐
陶之嘉未易過此癸巳歲十二月
望日平水水巖老人王鄰叙

乾坤之運否之則塞泰之則通日月
之光蒙之則晦廓之則明聖人之道鬱之
則滯推之則行化而裁之謂之教神而明
之存乎人天之未喪斯文陰有所主宰亦
有所託付數不終隱待其人而益弘況乎
啓端發源於新造之初枝傾拄邪於積亂
之後以任當世之重以行衆人之難必有命世
大賢超人異行舉歷代非常之事卒前
格未成之志與時標準卓然為吾道之倡夫
道之不明久矣去古而今　情其性典謨遠
而淳風衰雅頌息而淫辭作以大學中庸為
虛位以致知格物為迂論聖門閉而不開
正路梗而莫辟加之兵革以來百餘年間宇
宙之内昏昏默默如夜之未晝夢之未寤
醉之未醒病之未藥伏陰未覩于太陽寒
谷未熙于春律黎苗之渴望未蘇黔首

之倒懸未解夫欲濟塗炭而域仁壽滌瑕
穢而鏡澄清療國脉之膏肓細天維之罅
漏草剏萬有權輿百度興禮樂於板蕩之
際拯詩書於煨燼之餘黼黻皇猷經緯政
體變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不冠斷雕及
樸鑄頑成仁翕美化以風六合沛膏澤以雨
羣生敎續將絶之時功晝無形之世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惟我

中書湛然居士天姿英挺上智誠明著龜
其識鈞鼎其器肇四方之具瞻邁千載之
嘉會作
朝廷之翰維
社稷之楨宰籠臣夏宰制山川提封不
牧之邦郡縣不毛之地正畿衛而泰階平明
曆數而璽符定開元建極晝彌綸之術驟
帝馳王入酬酢之計以唐虞

吾君為遠圖以成康五畏為己任涵養于
事業形容於文章得之心不受一塵應之手
自能三昧游戲妙場掀揭理窟運天地之
橐籥奪造化之機緘論性則窮其淵源談
道則索其隱旨以聖經為根本故其文體用
而精微以史氏為枝葉故其文氣焰而宏麗
誥訓誓其格言詠歌比興其奧義雖出師
征伐之間猶鋭意經濟之學觀其投戈講藝

橫槊賦詩詞鋒挫萬物筆下無點俗揮灑
如龍蛇之肆波瀾如江海之放其力雄豪足
以排山嶽其輝絢爛足以爍星斗斡旋之勢
雷動飆舉温純之音金聲玉振片言隻字
冥合玄幾奇變異態靡有定跡雙手出
于見聞之外鏗鍧炳爛盪人之耳目所謂造
物有私黙傳真宰胷中別是一天爾蓋生
知所稟非學而能如庖丁之解牛游刃而

餘地公輸之制木運斤而成風是皆造其
眞境至於自然而然
公之於文亦得此不傳之妙若夫
湛然之稱不可以形尋不可以言詰其處之
也厚其資之也深靜於內爲善淵演於外
爲道泒即其性而見其文與元氣俱粹然
一出于剛正觀夫所稱其人可知矣然則
作之者創于始亦在乎述之者成其終適有

中省都事宗仲亨最爲門下之舊收録
公之餘藁纖悉無遺今又増補雜文誠好事
之君子舉其全帙付之於
門下士高冲霄　李邦瑞協力前修作
新此本以示學者可謂兼善之用心
省丞相胡公壽
君之文揄揚溢美勒成爲書中有或悞
者更加簽釐正命工刊行于世益廣其傳眞
得仁人之雅意
省察王子卿　李君實　許進之　王君玉
薛正之皆欣然響應共賛成之
二公承　宗公之志畢其能事同
諸君粲求爲序僕以兵塵中來舊學荒
廢不敢應命蓋
公之心術至賾不能盡探之于文
公之文章高致不能具陳之于序雖其文皆

公之寓言筌蹄而忘象是亦
勳業之餘蘊
公如不言則人將何述爲嘗謂雲漢爲章
天之文言辭可法人之文故觀乎天文以
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爲用
大矣哉今
公之爲言非徒示虛文而已實救世行道
之具所以柱石名教綱紀彝倫鼓舞士

風甄陶人物豈惟立當代之典章端可為將來之軌範於戲大禹不治水吾民憂其魚孔子不作經王道幾乎熄夫以文德開通濟物容藏諸用扶持聖道之久墜幽而復顯見天意之所屬為時求定而能樹治本遏亂源活生靈福奕世其功德無慙于先聖斯文之不墜皆公之力焉是言也非獨予之所言迺天下之公言也歲次癸巳十有二月初吉襄山孟攀鱗序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一

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和平陽王仲祥韻
和李世榮韻
和李世榮見寄
和李世榮韻
再用其韻
又柬六經
和移剌繼先韻三首
和薛伯通韻
鹿尾
過金山用人韻
過雲中贈別李尚書
和裴子法韻
和許昌張彥升見寄
和南質張學士敏之見贈七首
和張敏之鳴鳳曲韻
和王寫之韻
和陳秀玉綠梨詩韻

和巽先生韻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一

和黃華老人題獻陵吳氏成趣園詩

雪溪詞翰輝星斗紙盡塵蒙詩一首湛然揮
墨拭續貂囁嚅使人難出口丁年彭澤解官
去遨遊三徑真三友悠然把菊見南山暢飲
東籬醉重九獻陵吳氏治荒園成趣為名良可
取養高不肯事王侯閑卧林泉了衰朽今年
庵從過秦川可憐尚有蕭條柳歸計甘輸吳
子先麗詞已後黃華手知音誰聽斷絃琴臨
風痛想紗巾酒嗟乎世路聲利人不知曾憶淵
明否

和平陽王仲祥韻

一聖揚天兵萬國皆來臣治道尚玄默政簡
民風純
明明我嗣君寬詔出絲綸洪恩浹四海聖訓宜
書紳逆取乃順守
皇威輔渥仁貪饕致天罰長吏求良循河表皆
盟約羽檄飛邊塵
聖駕親征將安億兆人湛然陪

庵從書劍猶隨身翠華次平水車木咸生春氷
嵩上新句丈質能彬彬氷雪相照映珠玉如横陳
詩筆居獨步唐都一逸民
聖政罔二三裁物惟平均綜名必核實求儒務
求真経術勿疎廢筆硯當可親竚待寰宇清
圜丘祀
天神選舉再開闢仲祥當超倫一旦騰達時
獻策宜詵詵

和李世榮韻

聖主顯華旦熊羆百萬強兵行從紀律敵潰
自奔忙百谷朝滄海羣陰畏太陽黎民歡仰
德萬國喜覩光堯舜規模遠蕭曹籌策長總
然周禮樂盛矣漢文章神武威兼德徽猷柔
濟剛自甘頭戴白誤受詔批黄我道將興歟吾
儕有激昂學顔懸相印否德忝朝綱佐
主難及聖爲臣毎願良
翠華來北闕黄鉞討南疆明德傳雙葉寛
仁洽萬方九服無不執四海願來王兵革雖閑
創詩書何可忘洪恩浮曉露嚴令肅秋霜
符應千齡運功垂萬世昌綿綿延國祚煒煒

受天祥多士咸登用羣生無敗戕此行將告老松
菊未全荒

和李世榮見寄

雲横北海西駟騎來天際梅軒真可人新詩遠
相惠其聲若良金其臭如芳蕙忘文艶理無華詞
雄言不侈筆力似黄山鷩浪雲奔勢犀象牙
角新蔓蜂鋩尾細遥想醉衙亞梅嶋淸陰翳
閑散玉麒麟可得羈而係吾子卧東山誰治今
之世好陳十漸書毋用六奇計萬里入
龍庭何須嘆迢遞時方涉大川舟楫須君濟

和李世榮韻

多謝梅軒不惜春聲詩來寄格清新詞源莫
測波千頃筆力能扛鼎萬鈞憂國心情當惜
情閑居容止自申申誰知板蕩中原後蕭洒
河東有若人

再用其韻

梅軒相別又三春别後文章與日新不忿散材
霑造化好將幽隱入陶鈞我遊北海年垂老君
卧南陽志未申遥想氷魂政無恙一枝迴施
隴頭人

又索六經

我愛平陽李世榮一番書史再鎸銘欲令吾子窮三傳故向君家乞六經簡冊粲然新制度文章宛爾舊儀刑莫教幼稚空相憶日〻求書到鯉庭

和務剌綏先韻三首

澤民我愧無術暮且着詩鴻慰離索詩書滿載升金山絃歌不輟踰松漢世上元無真是非安知今是而非昨連城美玉涅不緇百鍊真金光愈燦已悟真如匪去來自然圓月次絕

憂樂斷夢還同世事空浮雲恰似人情薄尚記吾山舊隱居松風蕭瑟松花落枕流漱石輕軒車吟煙肅月甘藜藿春山寂〻春溪深蕭條庭户堪羅雀而今不得安蹤懶自笑儵籠困鵰鶚勉力龍庭上萬言男兒志不忘溝壑

其二

當年不肯讀三略獨抱遺經伴閑索流行坎止不尤人自甘萬里涉窮漢富貴榮華能幾時生死都來如夢昨千年興廢泡浮況百歲

光陰電飛燦常笑梁鴻歌五噫竊學崇啟彈三樂未能仁義戢干戈勉將敎學懲澆薄近有人從故隱來黃花無恙閑籬落問渠林內與丘精美如飯麥而美藿人閑麋鹿滿姑蘇阿瞞不復遊銅雀塗中曳尾希莊龜江夏況舟悲鶚禰吾山佳處歸休乎鹿逸平林魚縱壑

其三

祖道門庭元簡略兒孫草裏添芒索擬心鵠子過新羅起念白雲橫大漢迥殊四句有無中

元非三際來今昨大海纖塵一點飛洪爐片雪寒光爍寧論業障本來空半偈徒誇寂滅樂細切清風非異事更將明月剩來薄玲瓏四面亦無門充塞十方絕壁落羅列珍羞渠不食痴人猶自貪藜藿紙圖龍頷摘明珠誰知虎口存活雀生脫猶迷一色邊崎嶇鳥道（一作去路）橫秋鶚可笑人間荊棘林死者填溝空塞壑

和薛伯通韻

滴〻秋光溢遠山穹廬寥落酒瓶乾（一作一天空澗雁聲乾）詩章平淡思居易禪理縱橫憶道安不忿西風

霜葉脫難禁秋雨菊花殘間山舊隱天涯遠夢裏思歸夢亦難

鹿尾

鑾輿秋獵獵南岡鹿尾分甘賜尚方濃色殷殷紅玉髓微香馥馥紫瓊漿韭花酷辣同葱薤芥屑差辛類桂薑何似鐘根蒸濃液邀將詩客大家嘗一作派些清飲大家嘗

過金山用人韻

雪壓山峯八月寒羊腸樵路曲盤盤千山競秀清人思萬壑爭流壯我觀山腹雲開嵐色潤松巔風起雨聲乾光風滿貯詩囊去一度思山一度看

過雲中贈別李尚書

誰識雲中李謫仙詩如文錦酒如川十畝良園君有趣一廛薄土我無緣舊恨常來春草裏新吟不到客愁邊明朝分手天涯去他日相逢又幾年

和裴子法韻

須觀子法跋白蓮社圖序淵明攻乎異端吾子不惑所學主張名教真韓孟之儔亞也昔巢由避天下而遠遁堯舜受天下而不辭以致澤施於萬世名垂於無窮是知潔己治天下各有所安耳夫清虛玄默樂天真而自適者也焦勞憂勤濟蒼生為己任者也二道相反甚於冰炭使堯舜巢由易地則皆然後之出亂臣賊子窺伺神器狐媚孤兒寡婦扼其喉以取天下者聞巢由之風亦少知媿矣然則巢由之功豈可少哉弃享天下之大樂而且希物外之虛名者豈人情也耶文中子有言虛玄起而晉室亡斯豈莊老之罪歟蓋用之不得其宜也以虛玄之道治天下其猶祁寒御單葛大夏服重裘自底斃亡豈裘葛之罪哉昔晉武一統之始不為後世之遠謀何曾已識之既而禍難繼作骨肉相殘屠戮

忠良進用讒佞雖元凱復生亦不
能善其後矣大厦將顛非一木所
能枝獨淵明何能救其弊哉適丁
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君子道消
小人道長之時淵明見幾而作掛印
綬而歸結社同志安林泉之樂彀之
躁進苟容于小人之側者何啻九
牛毛耶以淵明之才德假使生於堯
舜湯武之世又安知不與臯夔伊周
並驅爭先哉宣尼有云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又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斯亦名教之內略略可考者
也何責淵明之深也余常謂否則卷
而懷之以簡易之道治一心達則擴而
充之以仁義之道治四海實古今之
通誼也因用子法遊姑射元韻以見
意云

達磨一派未西來無限勞生眼未開六朝繁盛
已矣耳兩晉風流安在哉自笑中書老僕射（頻引）
（借用比字）事佛竊倣王安石公案翻騰舊葛藤

林泉准備閑蹤跡用之勳業垂千秋發揚
孔孟誰爲儔舍之獨善樂真覺賦詩舒嘯
臨清流豈止淵明慕松菊晉室高賢十八九
君子道消小人用貞夫遠棄利名酒蘇黄冠
世能文詞裴張二相名當時祖道禪林恣遊戲
堯風舜德甘噓吹達人不爲造物役打破東西與
南北毛吞巨海也尋常出沒縱橫透空色真
如頗与犧易同不動硬手無吉凶湛然信筆書
禪語臨風遠寄緑野翁贈君一句直截處祇
要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
羈存亡進退盡是無生路

和許昌張彥升見寄

真人休運應千載生知神武咸中邦杜絶奇技
賤異物連城玉斗曾親撞兵出潼關渡天塹
翠華雖映驕虜幢生民鼓舞嘆奚後壺漿
簞食隸門降偏師一鼓汴梁下邏騎飲馬
楊子江良臣自有魏鄭輩死諫安用于與逄
少微昨夜照平水清河國士真無雙壯歲遊
學力稽古孜孜繼晷焚蘭釭新詩寄我有
深意再三舒卷臨幽窓安得先生贊

王室委倚奚憂庶政罷堪笑紛々匹夫勇徒
詩巨卑千鈞扛何日安車蒲輪 詔公入
北闕蒲萄佳醞爛飲玻瓈缸（西人蒲萄釀皆貯以玻璃瓶）

和南賀張學士敏之見贈七首

桃源劉鳳樓蕭鶴氷斷玉哦通宵珠璣錯落照
蘭室龍蛇偃蹇蟠霜綃和我新詩使予起却得
瓊瑰酬木李邊城十載絶知音琴斷七絃雖亦死
而今得識君姿容胸中鬱結渙然空詩壇君可
擅上位筆力我甘居下風筆陣文塲寬且綽馳
騁看君能矍鑠學海波瀾千頃陂屬飫經書
爛該博幾時把手瀟湘邊生涯自有壺中天鳴榔
一笑舟浮蓮滄波萬里凝蒼煙

其二

漏沉々竹蕭々蒲團禪定坐終宵古廟香爐無
氣息一條白練如瓊綃性海澄々波不起宛似氷壺
沉玉李庸人泥教不知歸七竅鑿開混沌死雖云
至道絶音容不離幻有成真空百尺竿頭更移
步普天匝地生清風大用全提自寬綽禪將交鋒
何矍鑠醒時呼起夢中人徧濟含生其利博本無
內外與中邊踏破威音刼外天汙泥深處種青
蓮界平世界沉烽煙

其三

雨蕭々風蕭々對床談道徹清宵欲盡太虛無
面目慎無落筆污氷綃人間平地風波起叉笑
於陵噉螬李富貴榮華都幾時迷者孰能死
前死須彌芥子云相容神通妙用不空々刼火洞
然渠不壞紙鳶能禦毗藍風龍象騰驤何綽
々廻視駑駘空矍鑠悟時一語透塵沙安用
才學恃宏博維摩方丈傍無邊箇中無礙散花
天廻途穩々步雙蓮得玄鳥道橫晴煙

其四

院深々竊蕭々伽陀舒卷度蘭宵若解荷心縈
珠露便能天外裁雲綃大覺空生一漚起
悟斯獨有屏山李（屏山居士李之純常作楞嚴別解為禪客所重）穿透楞嚴
第一機方信菴中人不死个裏家風針不容夢
回六趣大千空道人受用本無盡明月薄判細切
風香象朋從威綽々獨跳狂獐空矍鑠悲心起
處了無私濟度塵沙恩廣博不涉中流離兩邊
下無大地上無天無人無佛臺無蓮萋々碧草
生芳烟

其五

雲飄〻水蕭〻一燈香火過閑宵神清半夜不成夢書帷風細揚微綃運應昌期王者起自愧文章輸杜李竊同居易了無生誰受葛洪學不死一榻蒲團膝足容脩然夫室塞虛空翻騰容藏明佛日淘汰機緣振祖風丹鳳冲霄何綽〻夫晚歟郎徒矍鑠人間取舍本千差世路窮通如六博幽人嘯詠水雲邊封外光風自一天閑來石上栽紅蓮水無波浪火無煙

其六

風蕭〻雨蕭〻蕭〻風雨悲涼宵籬菊殘英漬黃玉林風脫葉飄紅綃幽人輾轉凌晨起邂逅門前逢短李殷衰閑道有三仁欲說九疇君不死穹廬相語為從容懸河雄辯能談空風神蕭散野鶴立照人玉樹臨秋風落筆新詩一揮綽不似武人誇矍鑠銀鈎筆力掩二王照夜連城肯輕博他年相約秋山邊秋江一派連秋天閑聽菱女歌採蓮輕舟一醉眠秋煙

其七

衣龍鍾髮飄蕭穹廬停燭坐寒宵翰林遺介贈佳句蠆芒鳥跡書生綃既倒狂瀾再扶起昔有謫仙元姓李今日龍庭忽見君誰道當年太白死文章氣象難形容騰龍翥鳳遊秋空筆力萬鈞神鬼泣雷轟電掣驅疾風餘裕喜君能綽〻鼓舞為君子矍鑠解讀奇字笑揚雄識厭張華能物博與君握手天山邊舉觴相囑望青天他年雅社結白蓮林泉杖屨衛雲煙

和張敏之鳴鳳曲韻

寫狡犒咳珠璣英姿元棟占一作碧梧棲彬〻文彩自光輝有材希魯用夫志欲劉依薦君誰肯惜嘘吹洪才大筆識君稀鯤遊翻海震鵬舉翥天飛問渠蟠屈攀仙桂何似冥山破鉄圍人間強認假生死世上本無真是非濃歡殢春夢晚景嘆殘暉夢斷日沉真可笑輸却禪人向上機遮眼開經卷蒙頭擁衲衣自念默凡聖無心應順違震風威横撟柳栗萬山歸

和孟駕之韻

平陽閑有鄙人孫封書上我僅萬言討論墳典

造極致商推古今窮深源文章高出蘇黃輩英
雄不效秦儀志々圖仁義濟元々異比無雙瑚
璉器淪落塵埃德不孤梅軒結交天一隅我惜鹽
車困騏驥騰驤未得踏亨塗甕牖繩樞甘儉
薄飢腸雷轉充糟粕他日佳聲聞
九天富貴之來不得却十年黃卷樂平生鄉閭
一諾千金輕滄浪清處閑濯纓才名高價如連
城筆下有神詩有眼五車書史窮編簡一舉
高登甲乙科曾對閶闔持手版
天兵一鼓下睢陽旌旗整々陣堂々玉石俱焚君

子隱北虔來依
日月光徒步黃塵千里遠猶抱遺經究微婉
天產昂藏一丈夫三十未遇非為晚開望卓冠儒
林叢爍然星宿羅心胷馳騁大方軌並駕絕
塵奔逸其猶龍君似昆吾玉可切錕鋙不足尋
常鐵利穎神鋒人未知寶匣空閑三尺雪何時
搜出蟄龍鞭一聲霹靂轟青天歲旱須君
作霖雨拔茅進用其茹連
天子明堂求國棟鵬飛全藉天風送鳳池波暖
百花新詠游不作江湖夢

和陳秀玉綠梨詩韻

石門九月西風高（梨出于石門之北達化縣）綠梨萬樹金垂
梢清溪（秀玉號也）道千里携贈我籐筐初發香盈包
謫仙風度清谿亞春風曾飲梨花下不用紅粧
唱採蓮醉望青天歌二雅我有斗酒清且醇同
君薦此鵝黃新初見分香剖金卵更看削玉飛
霜鱗綠葉紫條何足語夜光安可同魚目文園
塵渴政難禁咀嚼氷雪剝香玉

和巽先生韻

東垣士大夫以

興王聖德詩見寄用酬雅意

運出三爻兌（以太一推之而得）
龍飛九五乾要荒歸化有豪哲入陶甄有幸恩涵
海無私德應天倫師收百越一鼓下三川
天子能身正元戎不自賢
重光道同軌
累聖德相聯策決九重內功歸萬乘權羣雄衰
格額多士喜摩肩輔弼規左右丞疑贊後前
開衷逾漢武平叛陟周宣冠蓋通藩域車書
過古埏覽機雲毋障受諫翠華輕歎塞諸

變洞來朝百濟船降王趍陛闕强虜列氓編淨
掃妖氛變潜消烽火煙詞臣遊舘閣幽隱起林
泉堯舜文明盛商姬禮樂全九成合古奏二雅
詠新篇世卜千年世年斯億萬年
宗親成帶固
國祚等瓜綿
聖政輿人頌
天威萬古傳勉旃封禪事不用策安邉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一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二

和百拙禪師韻
題平陽李君實吟醉軒
從聖安澄老借書
題西菴歸藏佛牙二首
和移剌繼先韻二首
過陰山和人韻
再用前韻
復用前韻唱玄

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
用前韻感事二首
過濟源和杳山居士韻
和裴子法見寄
用李德恒韻寄景賢
過天德和王輔之四首
槐安席上和張梅韻
思親有感二首
思友人
贈李郡王筆

寄雲中卧佛寺照老

寄平陽淨名院潤老

贈雲川張道人

賛李俊英所藏觀音像

題西菴歸一堂

和景賢還書韻二首

外道李浩求歸再用韻示景賢

外道李浩和景賢霏字韻予再和呈景賢

和楊居敬韻二首

過天寧寺用彦老韻二首

過天山周敬之席上和人韻二首

和人韻

丁亥過沙井和移剌子春韻二首

再過晉陽獨五臺開化二老不遠迎

過清源謝汾水禪師見訪

王屋道中

和百拙禪師

十方世界是全身氣宇如王絶比倫與奪機中明主客正偏位裏辯君臣眠雲卧月辭三島鼓腹謳歌預四民了了了時誰可曉閑人元不是閑人

題平陽李君實吟醉軒

古晉君實世所知幽軒佳號兩相宜長鯨海量嫌甜酒彩筆天才厭小詩七步賦成文燦爛千鍾不惜錦淋漓一作千鍾飲徹何當杖屨遊平水得預君家吟醉時

從聖安澄老借書

湛然寱語寄西堂此箇因緣果異常陽老十門剛結案欽公五派强分贓劍逢劍客須拈出詩遇詩人何必藏居士病多諳藥性聖安得

效不傳方

題西菴所藏佛牙二首

殷勤敬禮辟支牙緣在西菴居士家午夜飛光驚曉月六時騰焰爍朝霞一番頂帶因初結七轉生天果不差膚士執方猶未信防風安得骨專車

又

旃檀函裏貯靈牙來自中天尊者家瑩色冷奪秋夜月真光明射曉晴霞本同舍利元無別疑是金剛事有差猶憶廣長舌左右咀

嚮風雨震雷車

和移剌綎先韻二首

舊山盟約已悠期一夢十年盡覺非翰海路
難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飛稀漸驚白髮寧辭
老未濟蒼生曷敢歸去國遲々情幾許倚樓
空望白雲飛

又

不事王侯懶屬文時危何處覓元勲他年收拾
琴書去笑傲林泉我與君

過陰山和人韻

陰山千里橫東西秋聲浩々鳴秋溪猿猱鴻
鵠不能過
天兵百萬馳霜蹄萬頃松風落松子鬱々蒼
々映流水天丁何事誇神威天台羅浮移到
此雲霞掩翳山重々峯巒突兀何雄々古來
天險阻西域人煙不與中原通細路縈紆斜棧
直山角摩天不盈尺溪風蕭々溪水寒花
落空山人影寂四十八橋橫雁行勝遊奇觀
真非常臨高俯視千萬仞令人凜々生恐惶百
里鏡湖山頂上旦暮雲煙浮氣象山南山北
多幽絶幾派飛泉練千丈大河西注波無窮千
溪萬壑皆會同君成綺語壯奇誕造物縮手神無
功山高四更纔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遥思山外屯
邊兵西風冷徹征衣鐵

其二

驫馬陰山道悠然遠思寥青巒山雲靄々黃葉
雨蕭々未可行周禮誰能和舜韶嗟吾浮海
粟何礙八風飄

其三

八月陰山雪滿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掎天絶壁

噴晴月掌海層巒吸翠霞松檜叢中踈獻敵
藤蘿深處有人家橫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
足誇

其四

陰山奇勝詎能名斷送新詩得々成萬疊峯
巒擎海立千層松檜接雲平三年沙塞吟魂遶
一夜鍾穹客夢清遥想長安舊知友能無知
我此時情

再用前韻

河源之邊鳥鼠西陰山千里號千溪何雲天險

不易過驌驦跼蹙追風蹄簽記長安五陵子
馬似游龍車如水
天王赫怒山無神一夜雄師飛過此盤雲細路
松成行出天入井實異常王尊疾驅九折坂此
来一顧應哀惶崢嶸突出峯峭直山頂連天
線咫尺楓林霜葉聲蕭騷一雁横空秋色寂西
望月窟九譯重嗟呼自古無英雄出關未盈
十萬里荒陬不得車書通
天兵飲馬西河上欲使西戎獻馴象旌旗蔽空
塵漲天壯士如虹氣千丈秦皇漢武稱兵窮柏

手一笑兒戲同邀山陵海匪難事剪斯羣醜何
無功驕人羞對陰山月壯歲星々鬂如雪穹廬
展轉清不眠霜匣閒殺鋸鋙鐵

復用前韻唱玄

天涯流落從征西寒盟辜負梅花溪昔年學
道頗得趣魚兔入手忘筌蹄殘編斷簡披莊子
日々須當誦秋水誰知海若無津涯河伯源流
止于此人間晉帋數重太玄強草嗤揚雄高
卧嵩萊傲唐室清風千古獨王通曲者自曲直
者直何必區々較繩尺一筆劃斷閒是非萬

事都忘樂岑寂功名半紙字幾行競羨成績
書太常只知牢笑饗芻豢不思臨刃心悲惶
何如打坐蒲團上參透昇平本無象一缾一鉢
更無餘容膝禪菴僅方丈從教人笑徹骨窮
生涯元與千聖同鳥道雖玄功尚在不如行取
無功々歸来踏破澄潭月大冶洪爐飛片雪且
聽石女鳴巴歌萬里一團無孔鐵

用前韻送王君玉西征二首

湛然送客河中西（西域城名也）乘興何妨過虎溪清茶
佳果餞行路遠勝濁酒烹々驢蹄結交須結真

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一從西域識君侯傾蓋交
歡忘彼此當年君卧東山重守雌默々元知雄
五車書史豈勞力六韜三畧無不通詩詠珠璣
無價直青囊更有琴三尺奉
命西来典重兵不得茅齋樂真寂魚麗大陣
兵成行々師布置非尋常先生應
詔入西域一軍駭異皆驚惶武皇習戰昆明上欲
討昆明致犀象
吾皇兵過海西邊氣壓炎劉千萬丈先生一
展才畧窮百蠻冠帶文軌同威德洋々震天下

大功不宰方為功隱居自有東山月風拂松花
落香雪退身泰到未生前方信拜鎚元是鐵

其二

先生應
詔将征西湛然送客涉深溪徘徊一舍未忍
去兵車暫駐天駒蹄猶憶今春送君子桃李
無言映流水寒暑推遷奈老何秋風革律重
來此閑山險僻重復重西門雪恥須豪雄定遠
奇功正今日車書一混華夷通先生純德如矢
直詎為直尋而枉尺功成莫戀聲利場便好

回頭樂玄寂故山舊憶松千行奇峯怪石元異
常前日盟言猶在耳緣崔思忽空悲惶我擲
直鈎魚不上須信遊鱗畏龍象冥鴻一擧騰
秋空誰羨文章光萬丈道弓人作非天窮區々
何必較異同語默行藏在乎我退身奚論無
成功安東幸有閒山月萬頃松風萬山雪收拾琴
書歸去來修心須要金成鐵

用前韻感事二首

穪斤甘蒼賣京西誰信無人採五溪鵬異衆禽全
六翮麟殊凡獸具五蹄昔年學道宗夫子盈科

後追如流水蟄龍猶未試風雷萍泛蓬飄而至此
緼袍甘分百結重不學亂世姦人雄忘憂樂道
志不二守窮待變々則通歳寒松栢蒼々直摩
雲直待高千尺桃李無言蹊自成此君冷淡人
何寂生平恥與噲伍行杜門養拙安天常澤民
致
主本予志素願未酬予恐惶否塞未能交下
上何日亨通變爻象不圖廊廟為三公安得
林泉恭百丈居士身窮道不窮庸人非異是
所同筆頭解作萬言策人皆笑我勞無功流

落遐荒滄歳月贏得飄蕭雙鬢雪謀生太拙
君勿唉不如嗣宗學鍜鐵

其二

金烏日々東飛西滔々綠水流長溪流波一去
不復返逐日恨無八駿蹄窮理達生獨孔子嘆
夫逝者如斯水歳不我與其奈何兩鬢星々
尚如此曩時蟄破藩垣重澤民濟世學英雄風
雲未會我何往天地大否塗難通霜匣神劍蒼
龍直切玉如泥長數尺利器深藏人未知豐城
埋没神光寂讀書一目下數行金石其心學王

常學術忠義兩無用道之將喪予憂惶有意
拏龍不得上徒勞牙角拔犀象唯思仁義濟
蒼生豈為珍羞列方丈葷豚陋巷甘孫藭鴻
鵠安與燕雀同天與之才不與地反令豎子成
其功安得光明依
日月功名未立頭如雪問君此錯若為多使盡
二十四州鐵

過濟源和香山居士韻

覃懷勝遊地濟瀆垂名久忽見樂天吟笑我輸
先手麗詞金玉振老筆風雷走乘興試續貂啟
我談天口平湖湯泉注清涼瑩無垢憑檻瞰
連漪風髯塵抖擻龍孫十萬竿翡翠濃陰
厚沁水濟源東天壇王屋右秀色已可餐何
須杜康酒步〻總堪詩佳篇如素有賡酬淡相
對獨有龍岡叟亭上幾徘徊斜陽西入酉晚年
歸意切對此空沉首何日遂初心營居碧林後
一作翠林

和裴子法見寄

人生都幾何半被功名役一旦燕山破西行過
千驛顛沛不違仁先難而後獲鴆雛搢腐鼠
烏鳶其勿嚇
庵從出天山從容遊大石琴書湛相對尚未忘立索
前歲入關中戈甲充商錫
明詔與蘭省自愧家
深責秦隴成劫灰京索空陳迹長河尚濁流南
山自濃碧把酒酹青天興亡弔今昔長安非衣
君壯年學問積天上玉麒麟英才可珍惜詩魂
素月高飲量滄海窄清談咳珠玉便腹笥經
籍服君百韻詩謝子萬言策易道已變屯世又
當應革淮陰正虛襟左車宜籌畫須要遊峰

手乾坤再開闢昂藏綠野翁真我龍門客

用李德恒韻寄景賢

牢落十年庵
御營瑤琴忘盡水仙聲酷思詩酒鬧中樂見說干
戈夢裏驚林下因緣千古重人間富貴一錢輕
此身未退心先退獨有龍岡識我情

過天德和王輔之四首

天縱
吾君大聖人天兵所指彈煙塵三齊電掃何須
酈六國雷驅不用秦誅佞未聞曾請劍劾姦

誰宵試理輪伴食黃閣空無輔自笑龍鍾一老臣

又

六師嚴駕渡長河師不留行誰敢何千里旌旗翻錦浪一聲金鼓震寒波殷亡誰遺三仁在康滅空傳五子歌唾手要荒歸一統漢唐鴻業未能過

又

積年叨祿領台司位重才微甚不宜地上流錢衛晏莫樽前決勝愧良帷過實聲聞傳人口似直愚忠結主知三徑荒涼松菊在他時舍此復何之

又

慭老先生本素臣洪才大筆力千鈞沽名不槃傳巖板買世誰垂渭水綸舟泛五湖希范蠡胥懸六卯笑蘇秦韋編三絕耽犧易蕭散風神真隱人

槐安席上和張梅礀

甘蕣五溪人不採兩京高價賣秤斤君方淪落羞看我〻亦飄零懶問君人遠空從眉上黛愁深不整鬢邊雲誰憐古戍寒窓下新祿梭成紱

思親有感二首

遊子棲遲久不歸積年溫凊闕懸闈囊中兒仲親書帖篋內萱堂手製衣黃犬不來愁耿〻白雲空望思依〻欲憑鱗羽傳安信綠水西流雁北飛

又

伶仃萬里度西陲壯歲星〻兩鬓絲白雁來時思北闕黃花開日憶東籬可憐游子投營晚正是孀親倚户時異域風光恰如故一捐竟處一篇詩

思友人

落日蕭〻萬馬聲東南回首暮雲橫金明蘭友音書絕玉軫朱絃塵土生十里春風別野店五年秋色到邊城雲山不礙歸飛夢夜〻隨風到玉京

贈李郡王筆

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避荒萬里餘半札秋毫栽翡翠一枝霜竹剪瓊琚鋒端但可題塵景筆下安能劃太虛聊復贈君為土物中書休咲不中書

李郡王常為西遼執政

寄雲中卧佛寺照老

像教中徵祖意沉塵能嫡子起予溪看經不怕

牛皮透（公見閑藏故云）着眼常聽露柱吟行道攉居卧佛寺活機特異一死禪心憑君摘取空華實好種人間無影林

寄平陽淨名院潤老

昔年平水便相尋握手臨風話素心刻燭賦成無字句按徽彈徹沒絃琴風來遠渡晚潮急雨過寒塘秋水深此樂莫教兒輩覺又成公案滿叢林

贈雲川張道人

雲川道士有詩聲刻篆雕蟲醉未醒素扇自甘贖碧笠（因西人奉笠準以扇贈之故云）玄寉不肯換黃庭春秋榮悴悲椿木晦朔生凋笑瑞蓂何似摘開真日月區區爝火任熒熒

贊李俊英所藏觀音像

白衣大士足威神蓮智興悲詎可陳金色界中豈萬臂碧蓮花上露全身鎮州鑄就金難似天竺鐫來玉未真不識觀音真面目燕吟鶯語過殘春

題西菴歸一堂

搏霄元帥築西菴于歷事之隅以舍沙門建歸一堂置三聖廟貌屏山居士有云卷波瀾於聖學之域徹藩籬于大方之家其搏霄之謂乎偶得亂道韻詩録呈諸士大夫幸希光和仍請西菴上人書之楣棟閒為他時林下清話張本云

三聖真元本自同隨時應物立宗風道儒表裏明墳典佛祖權實透色空曲士寡聞能異議達人大觀解相融長沙賴有蓮峰掌一撥江河盡入東

和景賢遠書韻二首

居士今年又壯閑琴書真味伴予閑簡成草畧初無意語闕治撑誤犯顏漆水自慚貽口實龍岡却得破詩慳衰翁幸乞贖前過一炷清香論八還

其二

淵明幽隱掩柴關琴已忘絃人亦閑靜倚書牕獨寄傲笑觀庭樹自怡顏五音格外聲何限百草頭邊法不慳蠢語斷絃無用處因風得得寄書還（景賢索絃詩故有是句）

外道李浩求歸再用韻示景賢

自從一箭透重關觸處忘緣觸處閑莫問羔裘換毳衲從教華髮映蒼顏水聲說法超予甚山色呈機不我慳寄客天涯樂如許問渠何必更南還

外道李浩和景賢霏字韻予再和呈景賢

塵緣割斷已忘機布鼓徒敲和者稀中隱強陪人事過禅心不與世情違昔年勲業真堪笑舊日家山懶欲歸我愛北天真境界乾坤一色雪花霏

和揚居敬韵二首

自愧才術草芥微偶然千載遇明時唯希一統王家義何暇重恩晁氏危仁義且圖扶孔孟縱橫安肯效秦儀行看堯舜澤天下萬國咸寧庶績熈

其二

詔下龍庭萬國歡野花啼鳥總欣然熈朝龟卜符千

德聖主龍飛第一年至道變通皆有數浮生富貴本由天誰人得似揚公子傲世高吟數百篇

過天寧寺用彦老韻二首

十年不得舞衣班行盡天涯萬里山黄閣伴食空皓首蒼生未濟沒胡顔　新朝兵革征方急舊隱煙霞尚未還衰衰簿書塵滿眼衰翁奚暇謁松關

其二

今日從征亦偶然天寧遐想思懸懸貪榮不得還山去須信衰翁未若賢

過天山周敬之席上和人韵二首

淪落天涯數十秋區區班筆早年投採薇山下慵枯草洗耳溪邊懶飲牛振武揚威難射虎忘機絶慮不驚鷗當年射策承明殿未必輕輕揄呂籌

其二

憩馬居延酒半酣寂寥寒館變春温未能鵬翼騰溟海不得鴻音過雁門千里雲煙青塚暗一天風雪黑山昏天涯幸遇知音士子細論文共一樽

和人韻

四海皇皇無所歸夢魂常繞故園飛海山不羡學居易華表留言笑令威毛落難尋蘇子節衷空

猶有老萊衣靜思二十年間事擾擾紛紛盡覺非

丁亥過沙井和杉判子春韻二首

科登甲乙戰文圍吾子才名子獨知果許身心君易樂蕭曹勲業我難爲有恒得見實無藏知己相逢未忍離携手河梁重話舊胡然羞和子卿詩

其二

行藏俯仰且隨時緼袍懷珠人未知燕雀既群難立志鳳凰不至擬胡爲可嗟世態頻更變何奈人生多别離莫忘天山風雪裏湛然駝背和君詩行昨至沙井未車過前路險駝方達行在偶得陽句一聯云牛車駝傳顚異相知駕車駝背吟詩不似竹林七賢畫成有是句

再過晉陽獨五臺開化二老不遠迎

高岡登陟馬玄黃落日西風過晉陽道士散迎捧林莱儒冠遠迓挈壺漿五臺强健頭如雪開化軽安鬢未霜誰會二師深密意趙州元不下禪床

過清源謝汾水禪師見訪

汾水禪師箇裏人杖藜尋我過清源半盂紅菓情何厚一盞清燈話細論山水景中君得意兵戈堆裏我銷魂他年相約雲深處松竹蕭蕭静掩門

王屋道中

勝克河中號令森神兵入自太行西昏昏煙鎖天壇暗漠漠雲埋王屋低風軟却教氷泛水一作氷解水寒輕還使雪成泥行吟想像羣懷景多少梅花折玉溪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二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三

和解天秀韻
用萬松老人韻作十詩寄鄭景賢
萬松老人真賛
贈萬松老人琴譜詩一首
寄曲陽成壇會首大師
和王巨川韻
釋奠
和移剌子春見寄
寄移剌國寶
寄鄭景賢一十首
和景賢韻三首
和李世榮韻
和景賢一十首
和王君玉韻
過東勝用先君文獻公韻二首
過夏國新安縣
過青塚用先君文獻公韻
過青塚次賈摶霄韻

再用韻以美搏霄之德

再用韻自嘆行藏

再用韻感古

再用韻唱古

過雲川和劉正叔韻

過雲中和張伯堅韻

過雲中和張仲先韻

過雲中和王正夫韻

過白登和李振之韻

過天城和靳澤民韻

過武川贈僕散令人

過燕京和陳秀玉韻

還燕京題披雲樓和諸士大夫韻

和威寧玠上人韵

和李德脩韻

和解天秀韻

猛士彎弓挽六鈞長驅入汴政施仁前朝運謝山河古聖世時亨雨露新未遇自甘焚綠綺知音不必惜陽春

朝廷將下搜賢詔莫戀煙霞老此身

用萬松老人韻作十詩寄鄭景賢

鐘鹿同抵足談道月西沉議論馨香發文章蘊藉深正便遣氏腹不上論仙襟自得逍遙意何須泊鄧林

其二

豐城三尺劍神氣尚埋沉確論穿楊的主机劈苦溟天真時便腹浩氣塞征襟佇看澤天下清風翊士林

其三

破舡無滲漏流水不能沉霧鎖青山秀花藏古徑深白雲陪野興晴月洗煩襟絕後重甦息飛花枯木林

其四

隱々三星出依々片月沉窪飛達海潤猿嘯篁山深柳色雲沾袖蘆花雪滿襟普天秋意露一葉墜梧林

其五

玄珠羅帳密寒禹篆煙沉翡翠踈簾隔琉璃古殿深本來無垢體何必拂塵襟斫却蟾中桂

方成假若林

其六

鰲餌不須針Among將玉線沉須弥猶未大渤海岸爲
溟悟後牛穿鼻遂時馬有襟弋人何所慕幽
鳥在嵩林

其七

箇事不容針迷徒自陸沉西天三步遠東海一
盃深涼月盛玄鉢輕雲剪素襟曹溪無一滴波
浪沸禪林

其八

流波無放蕩死水暮平沉机盡方鈎隱綸空正
鈎深赤心休惜口青眼好閑襟悞捉溪中月
人人似翰林

其九

夢覺方知錯生平自屈沉滌塵千澗外遍照
亂松深抑帶縫穿屐荷衣綴破襟寂寥選佛味
何似晏瓊林

其十

漁家何足好乘興一鈎沉路僻蒼苔滑舟橫古
渡深小晴掀蒻笠微雨整蓑襟夢斷知何處
寒潮沒晚林

萬松老人真賛

昔無盡居士題恒岳廟云聰明厭血
食悔不值元珪茲因恒州四衆敦請萬
松老師師不行且以頂相付之門弟湛
然居士再拜而賛之曰
每恨恒山不逢珪老四衆同緣萬松親到

萬松老人琴譜詩一首

萬松素琴并譜予以承華殿春雷及
種玉翁悲風譜贈之

良夜沉沉人未眠桐君橫膝叩朱絃千山皓月和
烟靜一曲悲風對譜傳故紙且教遮具眼聲塵
何礙汚幽禪元來成許真消息不在絃邊與指
邊

寄曲陽戒壇會首大師

四衆飛書請萬松不消彈指已成功燈籠證據
真談辯露柱承當不耳聾梵行細推無處所戒
壇須信塞虛空無爲濟物誰能悉惟有東垣月
拂風

和王巨川韻

聖駕徂征率百工貔貅億萬入關中周秦氣焰
如雲變唐漢繁華掃地空灞水尚存官柳綠驪
山惟有驛塵紅天兵一鼓長安克千里威聲
震陝東

釋奠

王巨川能於灰燼之餘草創宣聖廟
以己丑二月八日丁酉率諸士大夫釋
而奠之禮也諸儒相賀曰可謂吾道
有光矣是日四衆奉迎釋迦遺像行
城歡聲洪洪僕皆預其禮作是詩

以見意云

多士雲奔奠上下釋迦遺像亦行城旌幢錯落
休迷色鐘磬鏗鏘豈在聲宣父素心施有政
能仁深意契無生儒流釋子無相訕禮樂因
緣盡假名

和移剌子春見寄

四海皇皇足俊賢浪陪扶
日上青天且圖約法三章定寧羨浮榮六印懸
潤色吾術惟恐後扶持天下敢為先過情聲
聞予深恥可笑虛名到處傳

其二

生遇干戈我不辰十年甘分作俘臣施仁發政
非無據論道經邦自有人
聖世規模能法古污俗習染得惟新英雄已入
吾皇彀從此無人更問津

其三

且喜
朝廷先正名林泉隱逸總公卿羣雄一遇風
雲會萬國咸觀日月明丹鳳困應潛亂世
白麟自今出昇平拭看（一作快遇頻觀）

北闕垂溫詔夜半前席進賈生

其四

舉世寥寥識我誰未學弓矢愧由基衰年有幸
彈三樂
盛世無才出六奇弃物且存光
海量救材獲用荷
天私微臣自忖將何報信筆裁成頌
德詩

其五

邂逅沙城識子初天山風雪醉吟餘文章光

瑫君堪羨節操儀刑我不如趙蘗鄉中前進士（渠有詩云老去惟耽趙蘗春故有是句）風波堆裏老中書他年歸去無相弄同到閭山舊隱居

寄移剌國寶

昔年萍迹旅京華曾到風流國寶家居士為予書喫素先生愛客必烹茶明窻揮麈談禪髓淨几焚香頂佛牙回首五年如一夢〻中不覺過流沙（公所藏佛牙甚靈異）

寄景賢一十首

龍岡能覓淡中歡心與孤雲自在閑琴阮生涯事松菊詩書活計老丘山叩絃聲自無中出得句思從天外還蹈破化工無盡藏閑人受用亦非慳

其二

龍岡潒水兩交歡縱意琴書做老閑未得一言安海內已輸三箭定天山肯容詩思妨心慧豈使聲塵礙耳還信手拈來無不是清風明月有何慳

其三

人間聚散妄悲歡何似林泉遯世閑十載殘軀

遊瀚海積年歸夢遶閭山（先人舊隱居也）空嵓猿鶴招予往滿篋琴書伴我還多謝龍岡憐老隱新詩酬酢路無慳

其四

絃索詞章且助歡羨渠臨老得安閑琴歌愛子彈秋水佳句服君仰泰山聲古調凄真可聽韓雄韻險實難還先難後易今方省居士襟懷本不慳

其五

宦情觸處不成歡未得浮生半日閑蔿鶚有書慚北海澤民無術愧東山琴書習氣終難忘嵓麓荒園怎得還卜隱龍岡成老伴肯教詩思筆頭慳

其六

廣文憐我失清歡每著琴詩伴我閑痛憶金聲并玉振酷思流水與高山詩壇客嗇猶湀閑琴債遷延未肯還一狀如今都領過龍岡須破兩重慳

其七

琴書吾子盡幽歡隨分消磨日月閑佳句典刑

傳四海水仙聲韻徹三山每衡木李投君去却
得瓊瑶報我還從此龍岡開廩藏徵邉筆
下更無慳

其八

世間何事最為歡爭似能偷忙裏閑得遇夜
晴須對月每逢春盛强登山無錢沽酒和衣
典(一作和琴典)圖利吟詩倍本還綺語千章琴百曲
莫教風月笑人慳

其九

我與先生久已歡而今皆願老來閑同舟載棹

醉觀月並轡騎驢飽看山綺句綴成連譜
換絃音彈了看詩還琴詩此際慵拈出可怨
龍岡為紙慳

其十

閑人閑裏竟閑觀未得迴尤未是閑叩道一
螺對巨海参玄千里望恒山但能透鐵穿三句
何必拖泥辨八還箇事人人皆當有今生休怨
釋迦慳

和景賢韻三首

龍岡便腹盡詩書落筆雲煙我不如一紙安書

思塞雁十年歸興憶鱸魚託身豐隱君謀
妙委跡儒冠我計疎何日相將歸故里翠微
深處卜幽居

其二

龍岡走筆和清篇出示珠璣寄湛然字古意
新看不足挑燈寒雨夜無眠

其三

摩撫瘡痍正似醫徵君執宵拯時危萬金
良策悟明主厚德深仁四海施

和李世榮韻

異同誰足據俯仰且隨緣居士雖聯句梅軒
却解禪無雲皆皓月何處不青天話到忘言
處逍逍夜不眠

和景賢十首

龍岡居士得賢君閑道賢君增所聞節操鶴
雛捐鼠餌風神野鶴立雞羣只知輔嗣能談易
誰識相如善屬文擬欲贊君言不盡區區微
意見詩云

其二

天下奇才鄭使君清名不使世人聞五車書簡

獨窮理三峽詞源迎出群來得開懷重話舊
常思抵足共論文自從一識龍岡老餘子紛紛
不足云

其三

一聖龍飛敢擇君嗟予潦倒尚無聞蒼生未
識鴻鵠志皓首甘遊麋鹿群黃雀已歸奚望
報彩禽飛去不能文龍岡特慰孫窮悶時有新
詩報我云

其四

試和新詩寄鄭君無言談道不關聞治心更

索掮中道養性渾如鞭後群玄語諄諄非是說
眞書歷歷不關文儒生束教嫌虛誕得意忘
言孔子云

其五

文章自媿不如君敢以玄言瀆所聞有道居塵
何異俗無心入獸不驚群重玄消息無多子
半紙功名直幾文回首死生猶是幻自餘何足
更云云

其六換韻

十年不遇一相知恰識龍岡恨見遲常愛箕山
能洗耳何堪隣舍做顰眉榮枯貴賤難逃數
用捨行藏自有時心事紛紛無處說援毫閑和
景賢詩

其七感事

萬里西來過月氏初離故國思遲遲人情慚愧
三鬚而人世梳粧半額眉田上野夫空嘆鳳澤
邊漁父不傷時龍岡本具英雄眼幾倩東風
寄我詩

其八讀唐史有感

林甫滔天聖不知三郎深恨識卿遲塵中妃

子春羅襪錢上開元指甲眉七夕殿中祈巧
夜三秋原上摘瓜時長天忽見飛來雁盡淚空
吟李嶠詩

其九

李楊相繼領台司兵起漁陽禍已遲向昔正憐
花解語而今空憶柳如眉日傷桃李初開夜腸
斷梧桐半落時試問宮中誰第一三郎猶記
謫仙詩

其十

往來寒暑暗推移下手修行猶太遲遲後徒勞

常捏目悟來何必更揚眉宗門淘汰宜窮理道
眼因緣貴識時秪為龍罔心猛利湛然剛爲不
言詩

又一首

龍罔習隱本知機薰猶同盤辨者稀廊廟塵
名無意戀林泉風頹與心違羨君綽〻有餘裕
笑我皇〻無所歸尚憶當年垂釣處一江烟雨
靜霏〻

和王君玉韻

王孫蒙饋飯霍椒未扶輪自笑孫窮客誰怜

衰病身黃沙萬餘里白髮一孀親腸斷山城月
徘徊始遠人

過東勝用先君文獻公韻二首

荒城蕭洒枕長河古寺碑文半滅磨青塚路
遥人去少黑山寒重鴈來多正愁曉雪氷生研
不恣西風葉墜柯偶憶先君舊遊處潸然不
柰此情何

其二

依然千里舊山河事改時移隨變磨巢許家
風烏可少蕭曹勳業未為多可傷陵變須耕

海不待碁終已爛柯翻手榮枯成底事不如歸去
入無何

過夏國新安縣 時丁亥九月望也

昔年今日度松關 西域有松關 車馬崎嶇行路難瀚
海潮噴千浪白 一作千里雪 天山風吼萬林丹氣當霜降
十分輿月比中秋一倍寒回首三秋如一夢〻中不
覺到新安

過青塚用先君文獻公韻

漢室空成一土丘至今仍未雪前羞 一作可惜氷奩埋古丘佳人猶自夢中羞 不禁出塞陟沙磧最浪臨軒辭冕旒幽

怨半和青塚月閒雲常鎖黑河秋滔〻天塹東
流水不盡明妃萬古愁

過青塚次賈搏霄韻

當年遺恨嘆昭君玉貌氷膚染塞塵邊塞未
安嬪侮虜朝廷何事拜功臣朝雲鴈咦天山
外殘日猿悲黑水濱十里東風青塚道落花猶
似漢宮春

其二

延壽丹青本誑君和親猶未歛胡塵穹廬自
恨殯戎主泉壤相逢愧漢臣玉骨已消青塚

殘香魂猶遶黑河濱愁雲暗鎖天山路野草閒
花也怨春

再用韻以美搏霄之德

去歲雲川始見君澄ミ胸次淨無塵山南第一
珪璋士冀北無雙柱石臣(公領師職故云)萬頃雲松斜
谷外千竿水竹渭河濱他年歸隱重相訪無
影林間別有春

再用韻自嘆行藏

異裏家世忝先君慚愧飄蕭兩鬢塵自古
山河歸

聖主從今廊廟弄愚臣常思卧隱雲鄉外
肯倣行吟澤國濱驛使不來人已老江南誰
寄一枝春

再用前韻感古

宣尼名教本尊君賊子于常犯躁塵鹿失嬴
秦無令主禺分炎漢有能臣宋朝南渡尤天
水遼室東傾罪海濱回首興亡都莫問不如沉
醉甕頭春

再用韻唱玄

重玄不惜說知君又恐重添眼裏塵臨濟喝中
分主客洞山言下辨君臣持鈴普化搖空裏棒
釣華亭沒水濱勘破這般閑伎倆鐵林花發
刼前春

過雲川和劉正叔韻

西域風塵汗漫遊十年辜負舊漁舟曾觀八
陣雲奔速親見三川席卷收煙鎖居延蘇子
恨雲埋青塚漢家羞深思籬下西風醉誰羨
班超萬里侯

過雲中和張伯堅韻

一掃氐羌破吐渾羣雄悉入

北朝吞自憐西域十年客誰識東丹八葉孫射
虎將軍皆建節飛龍
天子未更元我慚才畧非良器封禪書成不敢
言

過雲中和張仲先韻

致君澤民本不難言輕無用愧偷安十年潦倒
功何在三遷荒涼盟已寒嵩下藏名思傅說
林間談道謁豐干桂冠神武當歸去自有夔
龍輔
可汗

過雲中和王正夫韻

白雪陽春寡和音誰人解聽沒絃琴詩書事業眞堪笑刀筆功名未可欽不信西天三步遠焉知東海一杯深元來佛法無多子何必嵩山謁少林

過白登和李正之韻

十年淪落困邊城今日龍鍾返帝京運拙不須求富貴時危何處取功名騰驤誰識孫陽駿俊逸深思支遁鷹客裏逢君贈佳句知音相見眼偏明

過天城和靳澤民韻

西征

庵從過龍庭悞得東州浪播名琴阮因緣眞有味詩書事業拙謀生咄嗟興廢悲三嘆倏忽榮枯夢一驚何日解官歸舊隱滿園松菊小菴清

過武川贈僕散令人

班姬流落到而今聞道翻身入道林歌扇舞裙忘舊業藥爐經卷半新吟閑眠白晝三盃醉靜對靑松一曲琴更看他年棲隱處逢山

樓閣五雲深

過燕京和陳秀玉韻

回首親朋半土丘嗟予十稔浪西遊半生兵革慵開眼一紙功名暗點頭下士笑予謀計拙主人知我謂心憂再行不憚風沙惡鶴跡雲蹤任去留

其二

君恩猶未報山丘自笑遐方汗漫遊客過玉關驚白髮要遊金谷覓蒼頭冷官待罪予爲款陋巷居貧君不憂猶望道行澤四海敢辭沙漠久淹留

其三

狐死曾聞尙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聳日落處渤海西傾天盡頭君子云亡眞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尙期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

其四

餘生不得樂林丘猶憶丁年選勝遊幾帙殘編聊睠眼一張納被且蒙頭貔貅已報西門

役柱石猶懷東顧憂自料荒蹤成弃物菟裘歸計乞封留

其五

空驚滄海變陵丘白晝分明夢裏遊除妄楔邊重出楔求真頭上更安頭亨通富貴剛生喜苦惱悲愁強作憂斫斷葛藤閑伎倆繫驢橛子不須留

還燕京題披雲樓和諸士大夫韻

闌上披雲第一重離離禾黍漢家宮窓開青鎖招晴色簾捲銀鉤揖曉風好夢安排詩句裏

閑愁分付酒盃中靜思二十年間事聚散悲歡一夢同

和威寧珍上人韻

十載西遊志已灰南征又自大梁廻扶持佛日慚無力贊翊皇風愧不才舊約未能林下去新詩常寄日邊來何時扶履烟霞裏一笑伸眉得共陪

和李德修韻

明明聖主萬邦君神武彫弓挽六鈞時有逸人遊

闕下更無騷客弔江濱衣冠師古承殷輅曆日隨時建夏寅厚德深仁施萬世巍然一代典謨新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三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四

和呂飛卿韻
再用韻贈連國華
謝飛卿飯
再用韻紀西遊事
再用韻贈摶霄
再用韻謝非熊召飯
再用韻唱玄　再用韻
和摶霄韻代水陸疏文因其韻為十詩

寄賈摶霄乞馬乳
謝馬乳復用韻二首
贈摶霄筆
再用韻寄摶霄二首
再用韻別非熊
愛子金柱索詩
贈賈非熊摶霄一首
和李振之二首
非熊兄弟餞予之燕再用振之韻
和連國華三首
連國華餞予出天山因用韻
還燕和德明韻二首　和橙梅韻
和竹林一禪師韻
西菴上人住夏禁足以詩戲之
送韓浩然用馬朝卿韻
戊子喜雨用馬朝卿韻二首
戊子餞非熊仍以呂望磻溪圖為贈
和宋子玉韻　和李邦瑞韻二首
和邦瑞韻送奉使之江表
和王正之韻

祝忘憂居士壽
蠟梅二首
謝禪師　公寄閭山紫玉
和鄭壽之韻
寄沙井劉子春
和琴士苗蘭韻　和人韻二首
和武川嚴亞之見寄
己丑過雞鳴山
寄天山周敬之
邦瑞乞訪親因用其韻

和李邦瑞韻

過清源贈法雲禪師

贈五臺長老

和呂飛卿韻

舊説飛卿詞翰全風神渾似晉名賢吟詩較子三十里押韻輸君一着先筆迹查牙森似戟詞源浩汗注如川好詩好字獨予得准倫携将帝里傳

再用韻贈國華

學道宗儒難兩全湛然深許國華賢儒門已悟如心恕道藏能窮象帝先似海詞源涵萬水如鯨飲量吸長川而今一識君侯面始信清名不浪傳

謝飛卿飯六首

一鞭羸馬凌天山偶到雲川暫解鞍獨守空房方丈穩更無薄酒一杯殘詩書半𡒉絕來客釜甑生塵笑冷官賴有覺非(飛卿道號)憐野拙長鬚為我饋盤飡

再用韻紀西遊事

河中(西域尋思干城西遼目為河中府)花木蔽春山爛賞東風縱寶鞍留得晚不過瀰半歲來秋菓到春殘親嘗芭欖穿論價自釀蒲萄不納官常嘆不才還有幸滯留遐域得佳飡

再用韻贈摶霄(以摶霄未嘗飛鷹犬故以是詩美之)

凛凛風神白玉山罷遊鷹犬逞金鞍瑶琴高掛么絃絶燭易頻翻斷簡殘息念如僧還有髮忘形見客似無官伽陀誦罷爐薰冷一鉢疏羹當曉飡

再用韻謝非熊召飰

行盡遐陬萬里山十年飄泊困征鞍春風燕語歸心切夜月猿啼客夢殘聖世因時行夏正愚臣嗜數娩春官誰知賢帥開青眼掃洒西菴召我飡

再用韻嘈玄

藤條擊破鐵圍山倒跨白牛不鞴鞍講疏僧歸經卷亂坐禪人起佛燈殘為學未必如為道選佛從教勝選官百事湛然都不念秖知渴飲與饑飡

再用韻

雲山疊疊復雲山瘦馬盧鞭矮面鞍瀚海去

程千驛遠揚州歸夢五更殘塵緣炎處應忘世逸
興濃時好解官二頃良田何必覓春山筍蕨亦
供飡

和摶霄韻代水陸疏文因其韻為十詩

資生無畏濟人深便見能仁六度心塵世捐財
矜苦厄寒林洒飯拔幽沉既臨巨海鈎神物試
叩洪鍾伺好音今日湛然舉舊例珠纓休惜
掛袱林

新額感德感人深渴望雲霓四海心東夏再降
烽火滅西門一戰塞煙沉顒觀頻剏施仁政㱓

待更元布德音好放湛然雲水去廟堂英俊
政如林

論道西菴愛慕深推誠片片露丹心瑤琴莫
撫相如引賈島休焚韓壽沉花氣渾如三角事
松風全似五絃音清談終日忘歸思不覺昏鴉
噪晚林

五派分流道愈深塵中誰識本來心穿心土㧌
元無漏沒底膠舡却不沉山色水光呈妙相鳥
啼猿嘯露圓音雲霞活計無求飽何事狂童
作雨林 狂童作獨夫

前生未了妄緣深薄宦相縈負夙心只見淵
明能印弃誰知居士解舟況窮通榮辱皆真
夢毀譽稱譏盡假音中隱冷官閑況味歸心無
日不山林

居士才微學未深靜思寧不愧中心難忘北
海千鍾酒虛負西菴一炷沉綺語徽華賡險
韻瑤琴學步鼓紕音此番公案休拈出秪恐相
傳入笑林

新詩數玉起予深獨有摶霄我許心真逸居
塵聊俯仰高名與世任浮沉同成雅會清茶話

共賞枯桐白雪音他日歸休約何處燕山条
謁萬松林

賢師文章蘊藉深雲川傾盖便同心撚髭談
道欝燈炧抵足論文塞月沉有眼句中君得意
無絃琴上我知音乘舟誤捉波中月莫學當
年李翰林

浪迹西遊歲月深臨風誰識湛然心斯文將
喪儒風歇真智難明佛日沉佳茗暫嘗春雪
液正聲聊作鼓雷音年來逸興十分切准備求
真入道林

漁磯舊隱荻花溪塵世寧忘昔日心兩岸清風單舸穩滿江明月一鈎沉飢來煑稻無兼味醉後鳴榔笑五音閑卧煙蓑春夢斷不知潮起沒青林

寄賈搏霄乞馬乳

天馬西來釀玉漿革囊傾處酒微香長沙莫客西江水文舉休空北海觴淺白痛思瓊液冷微甘酷愛蔗漿涼茂陵要洒塵心渴願得朝朝賜我嘗

謝馬乳復用韻二首

生涯簞食與囊漿空憶朝回衣惹香筆去餘才猶可賦酒來多病不能觴松窗雨細琴書潤槐館風微枕簟涼正與文君謀此渴長沙負湩送予嘗

肉食從容飲酪漿羞酸滑膩更甘香革囊旋造迤巡酒樺器頻傾瀲灔觴頓解老饑能飽滿偏消煩渴變清涼長沙嚴令君知否只許詩人合得嘗

贈搏霄筆

一札霜毫綴土枝管城家世出東涯鏇來鋒端有口能談景紙上無聲解寫詩免向江淹求彩管莫學班氏弃毛錐曙君聊助文房用賦就離騷寄我知

再用韻寄搏霄二首

玉立堂〻紫桂枝雲川中隱寓天涯風神蕭散能談道格調清新解作詩鄙論我甘蒙醬瓿譏（予作辨邪拾搏霄書讀之）雄材君已露囊錐澄〻肯次人誰識秖有清風明月知

斫倒霜筠節外枝誰言法界有邊涯筌蹄意盡閑周易脂粉情忘束詰詩去歲生涯猶說餉

今年活計更捐錐威音那畔真消息試問瞿曇也不知

再用韻別非熊

靈木垂芳桂兩枝非熊佳譽動西涯倦聽琴阮嫌狂客飽看經書厭小詩成德羨君垂竹帛虛名嗟我類刀錐會難別易堪惆悵何日重來誰得知

愛子金桂索詩

文獻陰功絶比倫昆蟲草木盡承恩我為北闕十年客汝是東丹九世孫致

主澤民宜務本讀書學道好窮源他時輔翼
英雄主揮筆
承明策萬言

贈賈非熊搏霄一首

二陸尊賢擅美聲月評難弟亦難兄西菴麈
麈談三界北觀携琴論五行休道酒仙無太白
須知詩伯有飛卿奇人輻輳君門下占斷西州
好士名

和李振之二首

半紀功名未可量無心何處不安生十年滄海

塵空起百歲黃粱夢下驚舊逕疏荒松菊
在丹誠不變鬢髮更年來漸有昇平望每悵
栖鷄半夜鳴
酷憶遂山寸君星歸耕何日樂餘生蠅營得失
都無念狗苟榮枯總若驚客夢覺來家萬
里聲詩吟罷月三更溟鵬本有衝天志直待
三年再一鳴

非熊兄弟餞予之燕再用振之韻

藝逢知己敢相呈數夜論文喜氣生筆陣我甘
三舍退詩壇君使四筵驚公初傾蓋冬將半

予挺秉軺歲欲更特與幽人助行色一聲寒
角隔煙鳴

和連國華三首

歲月如流走兔烏求真可惜費功夫深源到
底忘根柢至道元來貴拙愚真理不空宜具
眼太虛無面莫添鬚直須穩坐長安好切忌
途中認畫圖
安得長繩繫日烏天涯老卻舊耕夫林泉故
墳輸君樂沙漠淹留笑我愚虎戰每驚涉虎
尾龍飛不得採龍鬚文章畢竟成何事富貴

元知不可圖
月上南枝啼夜烏悲歌彈鋏嘆征夫愁邊逐
日看周易夢裏隨風謁太愚縱有征塵遮兩
眼卻無慚色上三鬚
真人已應千年運佇待河清再出圖

連國華餞予出天山因用韻

十年不得舞衣班一憶江南膽欲寒黃犬候來
秋自老白雲望斷信何難軍中得句常橫槊
客裏傷心每據鞍游子未歸情幾許天山風
雪正漫々

遂燕和美德明二首

紛紛世態賅榮華靜裏乾坤本不譁琴阮生涯聊自適詩書事業更何加但期聖德澤天下敢惜餘生寄海涯可笑燕然舊遊客倚樓悲我客程賒

又和橙子梅韻

可笑人心自短長誰知箇事不囊藏化成橙子古䏺味幻作梅英鼻覺香金卵似真隨變滅氷魂元假却芬芳唯心識破同根旨何必臨風再擧揚

和竹林一禪師韻

富貴無心羡五侯隨時俯仰浪西遊斷無事業流千古靜看英雄混九州白鴈縱傳遐域信黃華却負故園秋蒼生未濟歸何益一見吾山一度羞

西菴上人住夏禁足以詩戲之

觸處無非選佛堂東風何處避春光郡人無足充千界大地絶塵塞四方擧步踢翻滄海月轉身踏破白雲鄉快須擊碎閑家具說向西菴笑一場首句一作都盧只是一禪牀

送韓浩然用馬朝卿韻

閑懷樽俎笑談傾未暇論文君已行富貴塗亨渠易致詩篇韻險我難賡已成傾蓋金蘭友安用沾襟兒女情准擬秋深迓歸騎一樽濁酒遠相迎

戊子喜雨用馬朝卿韻二首

酷暑炎炎正不禁一聲雷震釀輕陰放回南畝十分旱變作西郊三日霖遍野桑疇青幄密連天麥壠綠雲深王孫喜雨登樓宴貰酒黃壚解帶金

生死輪廻苦莫禁不如學道惜分陰船來没底聊相渡雲出無心强作霖不死鄉中靈草異長生劫外紫雲深茅山道士真堪笑虛費工夫煉五金

戊子餞非熊仍以呂望磻溪圖爲贈

昨夜白麻降日邊文章領袖遠朝天遥思御座分香賜更想龍庭命席前白面書生酬夙志黑頭邊帥領新權非熊應笑非熊老八十猶然釣渭川

和宋子王韻
勇將謀臣滿玉京吾儕袖手待昇平荊榛至
道常嗟我柱石中原豈捨卿日下有人叨肉
食雲中高士振詩鳴思君興味如梅渴海印
（道也）琥邪能識此情
和李邦瑞韻二首
隴右奇才冠士林萬言良策起予深澤民致
主傾丹懇邀利沽名匪素心我伴蓴書無好
思君陪風月有閑吟他年共納林泉下茅屋
松窓品正音

謝君千里遠相尋傾蓋交歡氣義深筆硯生
涯（一作書劍因緣又作鐵石肝腸）無異志金蘭氣味本同心揮毫解
賦登高句緩軫能彈對竹琴此去鱗鴻知有便
臨風無吝寄芳音
和邦瑞韻送奉使之江表
駟騎翩〻出玉京金符一揮照人明莫忘
北闕龍飛志要識南陬鴂舌情布袖來
朝無騎乘錦衣歸去不徒行昇仙橋畔增春
色郡守傳呼接長卿
和王正之韻
洪才碩德兩相宜雅操真堪據鳳池富貴未
終隨夢變功名何在值時危奇辭解吐萬言
策敏思能吟七步詩但倩東風輕着力摶天
鵬翼若雲垂
其二
自慚不解告嘉謨十載韜藏僻一隅巨海洪深
容弃物
新朝寬厚用愚夫亨時嘉會千年少
聖主雄材萬代無文物規模皆法古佇看
明詔起真儒

其三
皇天輔德本無親樂道奚憂甑滿塵道泰小
人當屏斥時屯君子自經綸浮雲富貴元千
變昨夢繁華得幾春遇不遇兮皆是命吾儕
休羨錦衣新（楞嚴經云生死涅槃都如昨夢）
祝忘憂居士壽
酷似燕山竇十郎靈椿初老桂枝芳兩朝厚
遇垂千稔一日清名滿四方玉佩丁東照蘭省
斑衣搖曳悅萱堂他年參到平常處便是長
生不老鄉

蠟梅二首

越嶺仙姿迥異常洞庭春染六銖裳枝橫碧玉天然瘦雷破黃金分外香反笑素英渾淡抹却嫌紅艶太濃粧臨風浥此薔薇露醉墨淋漓寄渺茫

其二

氷姿夢裏慕姚黃滴蠟凝酥别樣粧生妬白紅太濃淡懶施朱粉自芬芳寒英深染薔薇露冷艶微煙篤耨香受用清絶悠吟遶惜花一念未全忘

謝禪師 公寄閬山茶王

方外閑人天一隅因風寄我紫雲腴起予妙理歎嗇伯滌我枯腸壓酪奴琥珀精神渾彷彿葡萄滋味較錙銖禪師遠弄桃源路日〻尋山摘此無

和鄭壽之韻

聖主龍飛日月新徵才忝預股肱臣民財已阜錢如水騊駼長閑塞不塵威鎮西陲輸定遠宴開東閣慕平津何時收拾琴書去林下衣冠作舜民

寄沙井劉子春

寄語沙城老故人别來贏得鬢邊塵馬蹄踏破關中月新句吟空河表春名利相縈余有歎琴書自樂予非貧何時策杖君家去再試淵明漉酒巾

和琴士苗蘭韻

徒步南來愛陸機公餘邂逅似相期高山韻吼千岩木流水聲殊半夜陂聖德宛如歌治化南風猶似撫瘡痍曲終聲散無人會撩我高吟一首詩

和人韻二首

西域諸蕃古未知來生遠過禹封畿名山准擬金泥檢古塞無勞羽檄飛世樂詎能敵靜樂蓑衣到底勝朝衣年來痛憶閬山景月照茅亭水一圍

其二

干戈未歛我傷神自恨虛名誤此身否德詎能師百辟微材安可步三辰箕裘謾嘆青氊舊勳業空驚白髮新安得夔龍立廊廟扶持尭舜濟斯民

和武川嚴亞之見寄

當年西域未知名四海無人識晉卿庵從鸞輿三萬里謀謨鳳閣九重城衣冠異域真余志禮樂中原乃我榮何日功成歸舊隱五湖煙浪樂餘生

其二

亞之平水父馳名（亞之本峰陽人今寓居武川劍畫爲生）壯歲題橋慕長卿厭世德風如偃草驚人詩價比連城功名未立不為慊仁義能行亦足榮此理幽微人不識莫言儒道拙謀生

其三

今年又得亞之詩每嘆風雲會遇遲拙運且淹童子役雄村宜作帝王師羨君筆下揮千字知子胷中蘊六奇靜對西風和新句凄然南望動深思

其四

誤忝綸恩斗印懸乏才羞到
玉墀前劾姦封事夢猶靜許國忠誠老益堅
仁政發從
天北畔捷音來自海西邊從今率土霑王化禮樂車書共一天

其五

寥落龍沙寄此生情鍾我輩豈無情參商管鮑賢朋友南北機雲好弟兄蓮葉飄香思晩浦梅花飛雪夢春城故園日夜歸心切未濟斯民不敢行

己丑過鷄鳴山

三年四度過鷄鳴我僕徘徊馬倦登寂寞柴門空有舍蕭條山寺靜無僧殘花濺淚千程別啼鳥傷心百感生今古興亡都莫問穹廬高卧醉騰騰

寄天山周敬之

當年傾蓋識君初爛飲天山驛使軍秋去安仁空有賦雁來公瑾又無書林巒紅葉如人老籬落黃華亦我踈為向天涯遑寂寞強吟新句附雙魚

邦瑞乞訪親因用其韻

干戈擾擾戰交侵一紙安書直萬金兒子生還愁未解萱堂仙去恨尤深涕零倚木西風悲腸斷閑鈴夜雨淋養老送終真有憾號天

如劉望雲心

和李邦瑞韻

趙老名言本兩忘庭前空有栢蒼蒼西江吸盡
慵開口北載添來亦括囊明月清風何所礙
落花流水不相妨須知居士元無病底用千年
舊藥方

過清源贈法雲禪師

汾水禪師箇裏人杖藜尋我過清源半盞紅
菓情何厚一盞青燈話細論山水景中君適意
兵戈堆裏我銷魂他年相約雲深處松竹蕭蕭

靜掩門

贈五臺長老

高岡登陟馬玄黃落日西風過晉陽道士忻迎
捧林果儒冠遠迓翠壺漿五臺強壯頭如雪
閒化輕安鬢未霜誰會二師深密意趙州元
不下禪床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四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五

贈蒲察元帥七首
庚辰西域清明
用鹽政姚德寬韻
用昭禪師韻二首
和薛正之見寄
乞扇
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
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

河中遊西園四首
河中春遊有感五首
過閑居河四首
感事四首
壬午元日二首
過沁園有感
用劉正叔韻
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
和沖霄韻五首

和沖霄十月桃花韻二首

和薛正之韻二首

贈蒲察元帥七首

閑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杷欖芙蕖淡酒泛蒲萄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憑春夢到盧龍

其二

積年飄泊困邊塵閑過西隅謁故人忙喚賢姬尋器皿便呼辭客奏箏秦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欖花前杷欖仁酒釅花繁正如許莫教辜負錦城春

其三

主人知我怯金觴特為先生一改堂細切黃橙調蜜煎重羅白餅糝糖霜幾盤綠橘分金縷一椀清茶點玉香明日辭君向東去這些風味幾時忘

其四

使君排飣宴南溪不枉從君鳥鼠西春雁旅澆濃鹿尾臘糟微浸軟駝蹄綠綠魚膾明如玉屑屑雞生爛似泥白面書生知此味從今更不嗜黃虀

其五

筵前且盡主人心明燭厭厭飲夜深素袖佳人學漢舞碧髯官妓撥胡琴輕分茶浪飛香雪旋擘橙盃破軟金五夜歡心猶未已從教斜月下疏林

其六

主人開宴醉華胥一派絲篁沸九衢煩紫蒲萄垂馬乳輕黃杷欖爆牛酥金波泛蟻斟歡伯雪浪浮花點酪奴花裏偷閑誰若此西行萬里亦良圖

其七

閑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瑪瑙瓶中簪亂錦琉璃鍾裏泛流霞品嘗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歡非易得何妨終老住流沙

庚辰西域清明

清明時節過邊城遠客臨風幾許情野鳥間關難解語山花爛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腸

亂瑪瓈盃寒醉眼明遥想故園今好在梨花深院
鷓鴣聲

用盤政姚德寬韻

乃祖開元柱石臣雲孫髣髴玉麒麟從來德炙
與人口此日　恩霑
聖世春欲草薦書學北海未開東閣媿平津而
今且試調羹手竚看沙堤絶舊塵

用昭禪師韻

銀鉤全似趙周臣詩比黃華格調新道眼點開
言外句禪心說破刼前春山中跋挐魚爲客林

下道遥自在人不犯清波垂釣處卧龍隨手
出龍津

其二

聖德洋〻雨露零蟲魚草木總歡榮妖氣歛
禍
堯風扇外道消聲佛日明

和薛正之見寄

賢臣
聖主正時遺建策
龍庭莫憚勞大壑波深翻巨鯉高空風順過

鴻毛一番制度新才術百代文章舊雅騷勉力自
強宜不息功名何啻泰山高

乞扇

屈胸圓裁白玉盤幽人自剪素琅玕全勝織女絞
綃帕高出湘妃玳瑁斑座上清風香細細懷中
明月淨團〻願析數柄分居士顛倒陰陽九夏
寒

壬午西域河中遊春十首

幽人呼我出東城信馬尋芳莫問程春色未如
華藏富湖光不似道心明土林設饌談玄旨石

鼎烹茶唱道情世路崎嶇太尖險隨高逐下坦
然平

其二

三年春色過邊城萍跡東歸未有程細〻和
風紅杏落涓〻流水碧湖明花林啜茗添幽興
緑野觀耕稱野情何日要荒同入貢普天鍾
鼓樂清平

其三

春鴈樓邊三兩聲東天回首望歸程山青水
碧傷心切李白桃紅照眼明幾樹緑楊搖客恨

一川芳草惹羈情
天兵幾日歸東闕萬國歡聲賀太平

其四

河中二月好踏青且莫臨風嘆客程溪畔數枝
繁杏淺墻頭千點小桃明誰知西域逢佳景始
信東君不世情圖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
一時平

其五

二月河中草木青芳菲次第有期程花藏徑
畔春泉碧雲散林梢晚照明含笑山桃還似
識相親水鳥自忘情遐方且喜豐年兆萬頃青
青麥浪平

其六

異域春郊草又青故園東望遠千程臨池嫩
柳千絲碧倚檻妖桃幾點明丹杏笑風真有意
白雲送雨太無情歸來不識河中道春水漲
漲滿路平

其七

四海從來皆弟兄西行誰復嘆行程既蒙傾
蓋心相許得遇知音眼便明金玉滿堂遮素

志雲霞千頃適高情
廟堂自有夔龍在安用微生措治平

其八

寓跡塵埃且樂生垂天六翮斂鵬程無緣未
得風雲會有幸能瞻
日月明出處隨時全道用窮通逐勢嘆人
情憑誰為發豐城劍一掃妖氛四海平

其九

不如歸去樂餘齡百歲光陰有幾程文史三
冬輸曼倩田園二頃憶淵明賓朋冷落絕交分
親戚團欒說話情植杖耘耔聊自適笑觀南
畝綠雲平

其十

衰翁老矣倦功名繁簡行軍笑李程牛糞火
熟石炕煖蛾連紙破兎窓明水中漉月消三毒
火裏生蓮屏六情野老不知天子力謳歌鼓
腹慶昇平

遊河中西園和王君玉韻四首

萬里東皇不失期園林春老我來遲漫天
柳絮將飛白遍地梨花半謝時異域風光特

秀麗幽人佳句自清奇臨風暢飲題圭語方信無
為無不為

其二

清明出郭赴幽期千里江山麗日遲花葉不飛
風定後香塵微歛雨餘時彫鐫氷玉詩尤健揮
掃龍蛇字愈奇好字好詩獨我得不來屢
和擬胡為

其三

異城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識君遲清詩厭
世光千古逸筆驚人自一時字老本來蓮雅淡

吟成元不尚新奇出倫詩筆服君如笑我區
區亦強為

其四

風雲佳遇未能期自是魚龍上釣遲嵓穴潛
藏難避世塵寰俯仰且隨時百年富貴真堪
嘆半紙功名未足奇伴我琴書聊自適生涯此
外更何為

河中遊西園四首

河中春晚我遨賓詩滿雲牋酒滿巡對景怕
看紅日暮臨池羞㸃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

草花落餘香著莫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
佳處送殘春

其二

河中風物出乎倫閑命金蘭玉筆巡半笑梨花
瓊臉嫩輕顰楊柳翠眉新銜泥紫燕先迎
客偷蕊黃蜂遠趂人日日西園尋勝槩莫教
辜負客城春

其三

幾年萍梗困邊城閑步西園試一巡圖治印空
明鏡瑩芳莎藉地翠茵新幽禽有意如留

客野卉多情解笑人屈指知音今有幾與誰
同享荒頭春

其四

金鼓
鑾輿出隴秦驛馳八駿又西巡千年際會風
雲異一代規模宇宙新西域兵來擒僞主東山
詔下起幽人股肱
元首明良世
高拱垂衣壽萬春

河中春遊有感五首

西胡（毋斯千有西戎俊里櫃故宮在焉）構室未全終又見頽垣退故墉
綠苑連延花萬樹碧堤回曲水千重不圖舌鼓
談非馬甘分躬耕學卧龍糲食麁衣聊自足
登高舒嘯樂吾墉

其二

異域河中春欲終園林深密鎖頽墉東山雨
過空青疊西苑花殘亂翠重把攬碧枝初着
子葡萄綠架已纏龍等閒春晚芳菲歇葉底
翩〻困蜨墉

其三

坎止流行以待終幽人射隼上高墉窮通世路
元多事艱險機關有幾重百尺蒼枝藏病鶴
三冬蟄窟閉潛龍琴書便結忘言友治圃耘
蔬自養墉

其四

西域渠魁運已終
天兵所指破金墉崇朝騶騎馳千里一夜捷
書奏
九重鞭策不須施犬馬廟堂良筭足夔龍北
窓高卧薰風裏儘任他人笑我墉

其五

重玄叩擊數年終大道難窺萬仞墉舊信不
來青鳥遠故山猶憶白雲重自知勳業輸雖
鳳且學心神似老龍忙裏偷閑誰似我兵戈横
蕩得踈墉

過閭居河四首

河氷春盡水無聲靠岸鈎魚羨擊氷乍遠南
州如夢蝶暫遊北海若飛鵬隨堤柳絮風何處
越嶺梅花信莫憑試暫停鞭望西北迎風贏
馬不堪乘

其二

北方寒凜古來稱親見陰山凍鼠氷戰闘磨
楹翻鐵馬窮通碁勢變金鵬五車經史都無用
一鶚書章誰可憑安得衝天暢予志雲輿六
馭信風乘

其三

一聖龍飛德足稱其亡凜〻涉春氷千山風烈
來從虎萬里雲垂看舉鵬
堯舜徽猷無闕失良平妙筭足依憑章奏一混
非多日浮海長桴未可乘

其四

自愧聲名無可稱賢愚混世炭和氷竊盜倉
鼠初成蝠噴浪溟鯤未化鵰賣劍學耕食粗
遣買山歸老價難憑秋江月滿西風軟何日
扁舟獨自乘

感事四首

富貴榮華若聚漚浮生渾似水東流仁人短
命嗟顔氏君子懐痾嘆伯牛未得鳴珂遊
帝闕何能騎鶴上揚州幾時擺脫關韁鎖笑傲
煙霞水自由

其二

當年元擬得封侯一誤儒冠入士流赫〻鳳鸞
捐腐鼠區〻蠻觸戰蝸牛未能離欲超三界必
用虎蹝泥九州致
主澤民元素志陳書自薦我無由

其三

得不欣〻失不憂依然不改舊風流深藏鳳壁
毋投鼠好蓄龍泉候買牛山寺幽居思少室梅
華歸夢遶揚州萱堂溫清十年闕負米供
親愧仲由

其四

人不知予我不尤濯纓何必揀清流良材未試
聊耽酒利器深藏候割牛舊政欲傳新令尹
新朝不識舊荊州眉山云邁歸商路痛恪新
詩寄子由

壬午元日二首

西域風光換東方音問疎屠蘇聊浸飲罇罍不
書舊歲昨霄盡新年此日初客中今十載孀母
信何如

其二

萬里西征出玉關詩無佳思酒瓶乾蕭條異
域年初換坎軻窮途臘已殘身過碧雲遊極
樂手遮東日望長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
詩人兩鬢斑

過泌園有感

昔年曾賞泌園春今日重來迹已陳水外無
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頹月榭經兵
火草沒詩碑覆劫塵盍對罇懷昔時月多情
依舊照行人

用劉正叔韻

叅叩松軒積有年光塵融洩一愚賢視民每羨
如曷狗治國常思烹小鮮只道牛邊休執杖誰
知琴上亦忘絃湛然稍異香山老不學空門不
學仙

西域家人輩釀酒戲書屋壁

西來萬里尚騎驢旋借葡萄釀綠醑司馬捲
衣親滌器文君挽袖自當壚元知沽酒業緣重
何奈調羹手段無古昔英雄初未遇生涯或
亦隱屠沽

西域從王君玉乞茶因其韻七首

積年不啜建溪茶心竅黃塵塞五車碧玉甌
中思雪浪黃金碾畔憶雷芽盧仝七椀詩難
得諗老三甌夢亦賒敢乞君侯分數餅暫教
清興遶煙霞

其二

厚意江洪絕品茶先生分出蒲輪車雪花
灧灧浮金蘂玉屑紛紛碎白芽破夢一杯非易
得搜腸三椀不能賒瓊甌啜罷酬平昔飽看
西山揷翠霞

其三

高人惠我嶺南茶爛賞飛花雪沒車（是日作茶會値雪）
玉屑三甌烹嫩蘂青旗一葉碾新芽頓令衰
叟詩魂爽便覺紅塵客夢賒兩腋清風生坐
榻幽歡遠勝泛流霞

其四

酒仙飄逸不知茶可笑流涎見麴車玉杵和
雲舂素月金刀帶雨翦黃芽試將綺語求茶
飲特勝春衫把酒賒啜罷神清淡無寐塵囂
身世便雲霞

其五

長笑劉伶不識茶胡為買鍤謾隨車蕭蕭暮
雨雲千頃隱隱春雷玉一芽建郡深甌吳地
遠金山佳水楚江賒紅爐石鼎烹團月一椀
和香吸碧霞

其六

枯腸搜盡數杯茶千卷胸中到幾車湯響松
風三昧手雪香雷震一槍芽滿囊垂賜情何
厚萬里携來路更賒清興無涯騰八表騎鯨
踏破赤城霞

其七

啜罷江南一椀茶枯腸歷歷走雷車黃金小碾飛
瓊屑碧玉深甌點雪芽筆陣陳兵詩思勇睡
魔卷甲夢蒐賒精神與遠無餘事卧看殘
陽補斷霞

和沖霄韻五首

垂亡
聖道賴君鳴坎軻休嗟道不行須信詩魔降筆
陣好將酒戟破愁城滔滔秋水如人志薄薄閑雲
似世情一舉沖霄知有日垂天萬里看鵬程

其二

古今興廢不堪聽寵辱都如夢一驚韜略欣然
推後進琴書足以了餘生既知物物頭頭是誰
問朝朝暮暮情散盡迷雲何所有一輪秋月
普天明

其三

天涯索寞正窮秋衰草寒煙無盡頭葉底哀
蛩空促織雲間征雁祇供愁酪漿湍引流羊胛
糲食隨緣薦鹿脩試斷斷迴光樂真覺人間萬
法一時收 祇供愁一作謾書愁

其四

星星華髮鏡中驚好賦歸歟接浙行重位寧貪
高一品故園無憚遠千程晴天花絡春山色落
日松和秋水聲無恙閒峯三百寺遨遊吟嘯
老餘生

其五

古木殘陽映矮岡雁行天際寫秋光霜蓑帶雨
添愁色晚菊和風送冷香濁酒三杯渾未試黃
粱九月得初嘗龍沙且喜身強健南望幽人天
一方

又一首

不見高陽舊酒徒臨風惆悵幾踟躕無窮真
味思焦尾有限浮生嘆白駒德望服人輸二陸
文章重世媿三蘇散材潦倒渾無用空作昂
藏一丈夫

和沖霄十月桃花韻二首

桃源仙子憶劉郎不憚嚴冬雨雪涼紅雨已
先初夏落妖葩重對小春芳冷侵絡萼剛舒
臉寒徹朱衣強噴香誰向荒園慰蕭索數枝
無語映斜陽

其二

春生秋殺乃天常來往推遷炎與涼晚節正當陰氣塞窮冬忽見小桃芳豈知卜棗能成實借與江梅敵並香自媿備員調爕爾不知何事謬陰陽

用薛正之韻

無德慙為天下先湖山歸計好加鞭霜深尚有籬邊菊風勁全無菜底蟬三弄瑤琴歌素月一樽濁酒醉蒼煙鳳池分付夔龍去萬頃瀟湘屬湛然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五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六

和景賢見寄
用劉潤之乞冠韻
西域河中十詠
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以唱玄
和楊彥廣韻
題平陽李君實此君軒
西域有感
早行
自敘
西域元日
西域寄中州禪老
蒲華城寄万林老人
寄巨川宣撫
寄南塘老人張子真
觀瑞應鶴詩卷獨子進治書無詩
寄德明
才卿小郎五年止患一書
寄請謚居士秀玉
戲秀玉

寄張子間
和薛正之（与始）
寄用之侍郎
和正卿待制韻
寄仲文尚書
雪軒老人郑傑久不忠書
謝王清甫忠書
思親二首
思親用舊韻二首
思親有感

再過西域山城驛
辛巳閏月西域山城值雨
十七日早行始憶昨日立春
是日驛中作窮春盤
西域蒲華城贈蒲察元帥
乞車　戲作二首
過太原南陽鎮題紫微觀壁三首
和松月野衲海上人見寄二首
夢中偶得
貫非熊餞余用其韻

用李德恒韻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
和景賢見寄
龍岡叅透後三三髣髴前人何所慚妙筆熙
人驚老字新詩入手想清談塵中名利手難
出夢裏榮華君不貪准擬歸時便歸去閒山
珍重舊禪菴（珍重一作好在）
用劉潤之乞冠韻
隱逸養幽慵飄蕭兩鬢蓬角巾折暮雨醉
帽落秋風避暑掛石上銜杯漉酒中忘機任真

率露頂向王公
西域河中十詠
寂寞河中府連甍及萬家蒲萄親釀酒杷
欖看開花飽啖鷄舌肉分飡馬首瓜（土產瓜大如馬首）
人生惟口腹何礙過流沙
其二
寂寞河中府臨流結草廬開樽傾美酒擲
網得新魚有客同聯句無人獨看書天涯獲
此樂終老又何如
其三

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蒲萄垂馬乳杷欖燦牛酥釀春無輸課耕田不納租西行萬餘里誰謂乃良圖

其四

寂寞河中府生民屢有災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偶思禪伯語不覺笑顏開

其五

寂寞河中府頹垣遶故城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南岸獨垂釣西疇自省耕為人但知足何處不安生

其六

寂寞河中府西流綠水傾衝風磨舊麥西人作磨風動機軸以磨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皆懸杵以舂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再生優游聊卒歲更不望歸程

其七

寂寞河中府清歡且自尋麻牋聊寫字葦筆亦供吟傘柄學鑽笛宮門自斲琴臨風時適意不負昔年心得故宮門坚木三尺許斲為琴音清

其八

寂寞河中府西來亦偶然每春忘舊閏隨月出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異同無定據俛仰且隨緣西人不計閏以十二月為歲有渾心竹其金銅錢無孔郭

其九

寂寞河中府聲名昔日聞城隍連畎畆市井半丘墳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生民怨來後簞食謁吾君

其十

寂寞河中府遺民自足糧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漱旱河為雨無衣壠種羊一從西到此更不憶吾鄉

西域和王君玉詩二十首

年來深欲買湖山貧病難酬緡五千歸去不從陶令請知音未遇孟嘗賢排愁寧且思歡伯送老生涯乏貨泉惟有詩魂常伴我閒吟陶寫荀中玄

其二

一髮燕然晚日邊寒雲疊疊亂山千萬重沙漠偏逢友十室荒村亦有賢留客芳樽思北

海鷗人奇語憶南泉忍量萬事都渾錯勉力
輪鎚好叩玄

其三

君侯乘興寫佳篇我得瓊琚價倍千鈔筆一
揮能草聖新詩獨恚過称賢半瓶濁酒斟瓊
斝七碗清茶泛玉泉萬里西行真我幸逢君時
復一談玄

其四、

健羨金鞍美少年丞門劍客列三千頂知執德
元非德况是無賢敢自賢不解彎弓射石虎

誰能擊劍躍龍泉里頭勲業今何在壯歲功
成愧謝玄

其五

雲龍相感本乎天會合君臣歲一千西伯已七誰
老々卜商何在肯賢々鴻雛未必輕貪鼠鈷
蚓猶知下飲泉巧拙是非無定據到頭誰解辨
黃々玄

其六

奔走紅塵積有年深思雪澗竹竿千誰能世
上全三樂好向林間伴七賢筆下風生詩似錦

瓮頭春潑酒如泉詩成酒罷寂無事淨几明
窓誦太玄

其七

竹徑風來自破禪修篁青劍葉垂千爛吟
風月元無礙高卧烟霞未是賢迷處無由逃
絆鎖悟來何處不林泉從横觸目皆真理坐
卧經行鳥路玄

其八

無滅無生不論年誰詩桃熟歲三千休將真
宰陪司命星名莫使明星動進賢星名有道不

妨居鬧市無心奚礙酌貪泉何能遠遁塵囂
去且向人間養素玄

其九

從他豪俊領時權指頓貔貅數百千祿々餘生
甘養拙明々
聖代豈遺賢且圖混世啜醨酒勿謂濯纓靠濁
泉莫道無為去便了有為何處不逢玄

其十

浮生瞬息度流年唐漢興亡不半千清潔采薇
輸二子英雄濟世有三賢未能海上尋芝艸且向

壓中泛醴泉醉興陶〻略相似無何鄉裡亦通
玄
其十一
成敗興亡事可怜勞生擾〻幾千〻調心莫若
先離欲治世無知不尚賢小楷豈能悚大器短
繩那得及深泉直須簫透威音外不用無爲不
用玄
其十二
得〻清歡樂自然不辭去國客程千翻騰舊
案因君玉唱和新詩有景賢每遇開樽邀素

月常因盥手掬寒泉衰翁白揣何多幸未死中
間樂此玄
其十三
幾個午枕不成眠幽鳥閑〻近數千安世不知
安世計隱居常慕隱居賢幾行石欄圍松
徑一簇茅齋繞澗泉掛起西軒風似水閣將
義易索幽玄
其十四
晨隱生涯樂自天藥畦香壑僅盈千蝇營累
世眞堪咲狗苟勞生未若賢帶月扶犁耕暮

野衛雲荷鋤撥春泉耘耔餘暇蓬窓底獨抱
遺經考至玄
其十五
閑〻箇事本明圓一念纔興路八千生死既知
皆是幻功名猶戀豈能賢興來暢飲斟晴月
醉後高歌枕碧泉觸處逢渠何所礙不玄〻處
亦玄玄
其十六
物〻頭〻總是禪觀音應現化身千杜門晏坐
無傷道遯世幽居也是賢種爲看山開翠竹

偶因煎茗汲清泉靈雲點檢眞堪笑不見
桃花不悟玄
其十七
蓑衣狂脫篡江邊一醉寧論價十千老矣馮
唐何所往歸與陶令最爲賢靈苗細〻初盈圃
春水涓〻漸滿泉涵體養田無箇事澄心忘
慮體三玄
其十八
九重閶闔列群官曳珮鳴珂及萬千雲水倫將
屬野吏功名廻施與時賢好憑定慧超三

界不戀輪迴沒九泉迅速光陰蓂莢度迴光返照静參玄

其十九

不學經書不説禪誰論芥子納三千忘形詩句追先覺適意琴書慕昔賢白雪陽春吟雅調高山流水奏鳴泉平生受用元無盡參透真空未是玄

其二十

細生詩癖慕詩仙謂君玉也亂綴狂吟數百千淺陋妄言嗤俊哲清新綺語愧先賢搜殘吟鬢星星

髮傾倒詞源澤澤泉韻陰言窮無可説秖憑此句露深玄

和楊彦廣韻

三臺須要赴琵琶知己相逢兩會茶家雖斷傷石內玉縱橫須放火中花探玄渾似三杯酒清興何消七椀茶誰識湛然端的處差擾隨分納些些

題平陽李君實此君軒

環翠森森蔭好涼此君風味詎能忘虛心情情生來勁直節亭亭老更剛雖與蓬蒿均雨露本同松菊傲風霜主人雅志元堪尚物以羣分類以方

西域有感

落日城頭鵲亂啼秋風原上馬頻嘶雁行南去瀟湘北萍跡東來鳥鼠西百尺棟梁誰著價三春桃李自成蹊功名到底成何事爛飲玻璃醉似泥

渾行

馬馳殘夢過寒塘低轉銀河夜已央雁跡印開沙岸月馬蹄踏破板橋霜湯寬卯酒兩三盞引睡新詩四五章古道遙遙四十里千山清曉日蒼

涼

自敘

信流乘坎過西天鉢裡香飪亦偶然只道一花剛點額不知三子暗登肩既來此世難逃數且應前生未了緣俗眼見時難放過并賦陳首萬松軒

西域元日

凌晨隨分俗樽罍辟瘟屠蘇飲一桮過叟不今書對聖癡兒剛要盡鍾馗新愁又逐東風至舊信難隨春日來又向邊城添一歲天涯飄泊幾時回

西域寄中州禪老士大夫一千五首
恨離師大早淘汰未精起幻慕之念
作是詩以寄之
吾師道化震清都奔逸絕塵我不如近日虛傳
三島信幾年不得萬松書宗門淘汰猶嫌少習
氣薰蒸尚未除惆悵天涯淪落客臨風不是憶
鱸魚
蒲華城夢萬松老人
辛巳閏月蒲華城夢萬松老人法語
諄諄覺而猶見其髣髴作詩以寄

華亭髣髴舊時舟又見吾師釣直鉤只道夢中
重作夢不知愁底更添愁曾參活句垂青眼未
得生獃已白頭撇下塵囂歸去好誰能騎鶴上
揚州
寄巨川宣撫
巨川宣撫文武兼資詞翰俱妙陰陽
曆數無所不通嘗舉法界觀序云此
宗門之捷徑也今觀瑞應宮詩巨川
首唱爲嘆其多能作是詩以美之
曆數興亡掌上看提兵一戰領清宮爲前州語

珠璣潤紙上揮毫風雨寒昔日談禪明法界而
今崇道倡香壇諸行百輔君都占滄倒鯫生何
處安
寄南塘老人張子真
張侯風味詎能忘黃米曾令我一嘗（昔子聯轡之渾陽道過南
塘子真言一設黃飯）寸抵死解官違
北闕違生遯世釣南塘如來何假靈龜兆（昔論運氣頗知
未來事）作賦能陳瑞鶴祥豈是西邊無土物不如詩
句
寄東陽
觀瑞宮詩卷獨子進治書無詩

丁年蘭省識君初綬步鳴珂遊帝都象簡常陪
天仗立玉驄曾使禁臣趨只貪滯酒長安市不肯
題詩瑞應圖我念李侯端的意大都好事不
如無
寄德明
德明萬燕作詩欲自絕且云但得
爲一飽死兒足矣士大夫憐之其詩末
句有云功名拍手笑殺人四十八年如一
夢予每愛此兩句近觀彌勒下生賦德
明所作也因作詩以寄之

英俊志節本凌雲尙自飄零故國塵有道且同
塵庶友諫去能說虎狼仁乎豈不作飽死兒可
惜空吟笑殺人彌勒下生何太早莫隨邪見說
無因（楞嚴經第十卷云未來世有人嘆撥惡無種無因而非見破壞世間人故有是句）

寸卿外郎五年止惠一書

五年只得一書題路遠山長夢亦迷聽老黑甜
酣睡北（公詩中有云鼾睡聲有如南唱北之句）冷官清淡泊達西（西達故鄉之西）
也美人得志能如虎笑我乏材粗效鷄佇看
天兵旋北闕從今不用玉關泥

寄溪谿居士秀玉

鷗鷺猶欠一枝栖不得燕上半上舉時復有琴歌
碧玉年來無夢繞清谿數行文字聊追跟半紙功
名苦噬臍回首故人今健否餘生廿老碧雲西

戲秀玉

辱書聞秀玉油房蕭索馬瀕衝死四
訟水災不勝感歎清溪達士豈芥蒂
胸中耶因作詩以戲之

清谿撒倒打油房五衢凋零三徑荒未信塞翁
嗟失馬須知禦寇覓亡羊東湖菡萏從君賞西城蒲
萄輸我嘗各在天涯會何日臨風休忘老龔郎

清谿嘗戲呼予為龔郎

寄張子聞

憶昔携琴論太玄（渠通太玄經）湛然初識子聞賢同
頭慈嶺仍千里分手松軒已五年（素會萬松老人之室）東
望廬龍傾玉表西來青鳥闕金牋幾時重會燕
山道一曲臨風奏水僊（子聞弹水仙公常學之）

寄用之侍郎

用之侍郎遺書識以無忘孔子之教予
謂窮理盡性莫尙佛尙佛柔濟世安
民無如孔教用我則行宣尼之常道

舍我則樂釋氏之眞如何爲不可也因
作詩以見意云

蓬萊憐我寄芳牋勸我無忘仁義先幾句良言
甜似蜜數行溫語煖于綿從來誰識龜毛拂到
底難調膠柱絃用我必行周孔教舍予不負萬
松軒

和正卿待制韻

布袖龍鍾兩眼塵丹誠如舊白頭新暮雲西畔猶
懷漢曉日東邊總是秦酒賤不妨連夜醉花繁長
發四時春花繁酒賤無佳思誰念天涯萬里人

寄仲文尚書

知仲文尚書投老西歸嘆其清高作詩以寄

仲文曾作黑頭公輔弼明時播美風治衆貨泉流冀北提刑好跡屏膠東笑觀桃李新恩遍拜播松楸老計終西城故人增喜色萬金良策不謀同

雪軒老人郭傑久不惠書作詩怨之

當時傾蓋便忘年別後春風五度遷萬里西行愁似海千山東望遠如天不聞舊信傳梧嶺試道新詩怨雪軒更上危樓一回首朝雲深處是燕然

謝王清甫惠書

西征萬里扈鑾與高閣文章束石渠只道昔年周夢蝶卻疑今日我爲魚一簪華髮垂垂老西眼黃塵事事疎多謝貴人憐遠客東風時有寄來書

思親二首

老母琴書老自娛吾山側近結蓬廬髫遊尚結辟兵髮（昔予從征太夫人以髮少許賜予以佩傳父母之髮戴之可辟五兵今尚存焉）篋內猶存教子書幼穉已能學土梗老兒猶未慣鱸魚誰知萬里思歸夢夜夜隨風到故居

其二

昔年不肯卧茅廬贏得飄蕭兩鬢疎醉裡莫知身似蝶夢中不覺我爲魚故園屈指八千里老母行年六十餘何日挂冠辭富貴少林佳處卜新居

思親用舊韻二首

前年驛騎過西陲閑道萱堂鬢已絲琴斷五絃忘舊譜菊荒三徑負疎籬庭前戲笑知何日膝下嬉遊看幾時欲附一書無處寄愁邊空咏滿懷詩

其二

天涯倚仗夢魂歸破夢春風透客幃燈下幾時哦麗句（太夫人昔有詩云挑燈教子哦新句今遠生涯樂有餘）庭前何日舞斑衣垂垂塞北行人老得得江南遠信稀回首故園千萬里倚樓空望白雲飛

思親有感

骨肉星分天一涯萱堂何處憶孤兒排愁正賴無聲樂遣興學吟有眼詩麗句日逐三上尔香醪

時復一中之年前漢使來西域笑我星〻兩鬢絲

再過西域山城驛

庚辰之冬馳驛西域過山城驛　辛巳暮冬再過題其驛壁

去年馳傳暮城東夜宿蕭條古驛中別後尚存柴戶棘重來猶有丸窓蓬主人懽喜鋪毛毯驛吏倉忙洗瓦鍾但得傲軀且強健天涯何處不相逢

辛巳閏月西域山城值雨

冷雲攜雨到山城未敢衝泥傍險行夜聽窓聲初

麥雪曉窺簷溜已垂冰波凝孤枕三傳濕花結殘燈一片明又向茅亭留一宿行雲行雨本無情

十七日早行始憶昨日立春

客中爲客已浹旬歲杪西邊訪故人把攬花前風弄麥葡萄架底雨沾塵山城腸斷待窮臘村館魂消偶忘春今日喚廻十載夢一盤涼餠翠萵新

是日驛中作窮春盤

昨朝春日偶然忘試作春盤我一嘗木桼切開銀綠亂砂瓶煮熟藕絲長勻和豌豆揉葱白（西人素餠必投以豌）豆細剪蔞蒿點韭黃也與何曾同是飽區〻何必待膏粱

西域蒲華城贈蒲察元帥

騷人歲杪到君家土物蕭疎一餠茶相國傳呼扶下馬將軍親指買來車琉璃鍾裡葡萄酒琥珀瓶中杷欖花萬里遐荒獲此樂不妨終老在天涯（將軍乃元帥子也）

乞車

君家輪扁本多能碧軾朱輈照眼明居士此回無馬坐郎官不可輒徒行陳遵投轄情何重（將行又留）

逡數日靈輒扶輪報故輕別更不須尋土物載將春色去東城

戲作二首

蒼顏太守領西陽招引詩人入醉鄉屈眴輕衫裁鴨綠葡萄新酒泛鵝黃歌姝窈窕髯遮口舞妓輕盈眼放光野客乍來同見慣春風不足斷人腸（白葡萄酒色如金波）

其二

太守多才民富強風光特不讓蘇杭葡萄酒熟紅珠滴杷欖花開紫雪香異域絲簧無律呂胡姬

聲調自宮商人生行樂無如此何必咨嗟憶故鄉

過太原南陽鎮題紫薇觀壁三首

廷臣侍從蔑前驅通侶析奔逍使車縣吏喜聞
新號令村民爭認舊中書篆、山菓盈磁鉢薄
、酒醪羊充壺隱逸競詢新事跡幾時遷洛卜
新都

其二

吾皇巡狩用三驅萬騎千官奉
帝車北闕春頒勸農詔南陬夜奏報捷書士民按
堵耕盈野老幼迎郊漿滿壺佇看妖氛歸一統天

兵不日破東都

其三

三教根源本自同愚人迷執強西東南陽笑倒知音
士反改蓮宮作道宮 紫微觀舊佛寺也村人改佛像為道像故有是句

和松月野衲海上人見寄二詩

遊子癡愚莫識家羊車遠棄愛羊車汪洋渤海
龍宮藏涓滴波瀾次井蛙迷後萬言猶是少悟來
千里不為賒叢林衲子空行脚遠遍天涯與海涯

其二

小隱居山何太錯居鄽大隱絕憂樂山林朝市咲呵、

為報禪人莫動著

夢中偶得

庚辰正月夢擁檀刹澄公託萬松老人乞笑
籌於予、以九十一莖贈之仍作頌一絕覺
而備憶遂錄之為他日一笑云

昔年鉤隱索幽奇只向縱橫枝上覓而今拍手笑呵
、九九元來九十一 仍携付從者云若澄公道何不云八十一汝但應云果然、、拂袖便出覺而自
著語云夢自念
沉夢中搥五

貫非熊餞余用其韻

鑾響和鳴車指南廷臣自愧侍龍驂平生慷慨貞

夫一萬里別離益友三老子此行無酒債故人歸訃有
禪菴白雲野衲皆宗匠道服因緣好細參

用李德恒韻

吾子棲遲尚布衣挑燈彈鋏壯歌悲阮生固已開青
眼馬氏元來有白眉運拙果由真可慕時亨房杜
不難為男兒用舍奚憂喜三徑耕耘足自資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

談禪講教不知家芳草漫、去路差杓卜虛聲禾
老鼓盤星錯認洞山麻全無去就論空色誰有心情
說照迷松月野僧須薦取釣魚人是老玄沙

和薛正之韻

天涯倚遍塞城樓凝望冥鴻空自羞禮義不張真我恨干戈未戢是吾憂每憐丹鳳能擇食常咲黃能悮上鉤何日解縈纓舊約扁舟蓑笠五湖遊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六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七

用李邦瑞韻
寄平陽淨名淵老
和鄭景賢韻
和李茂才寄景賢韻
除戎堂
寄武川摩訶院圓明老人
和李湛臣韻四首
和北京張天佑見寄
戊子餞武成劉特菁韻
憩解州郃薛村洪福院
郃薛村道士陳公求詩
過金山和人韻三絶
謝王巨川惠臘梅因用其韻
和王巨川題武城王廟
又用韻　又一首
和景賢七絶
又和四絶
和景賢二絶

和高沖霄三首
過天山和上人韵二絶
過阜懷二絶
王屋道中
過天德用遠上人韻
贈遼西李郡王
題張道人扇二首
題古并龔公秀野園
題昭上人松菊堂
題平陽劉子寧玄珠堂

題誌公圖
題黄山墨竹便面
請住東堂
請俔公
請照老住華塔
華嚴昭上人請為功德主
請嵓公禪師詣大德為水陸大會
和賈摶霄韻二絶
和高麗使三首
夢中偶得
和武善夫韻
題寒江接舫圖
題黄梅出山圖
夢中贈聖安澄老
跋定僧嵓
咏探春花用高沖霄韻
寄休林老人
過濟源登裴公亭用閑閑老人韻四絶
再用前韻
復用前韻

再和西菴上人韻
請真老住華塔
請玉公住太原開化
和薛伯通韻四絶
和松菊堂主人照老見寄三詩
洞山五位頌
太陽十六題
西域嘗新瓜
天德海上人寄詩用元韻
寄白雲上人用舊韻

武川摩訶院請為功德主
和彥長老二絶
過平陽高庭英索詩強為一絶
用李邦瑞韻
沉、北海雪波深老眼増明寸碧岑未得一江活物
水何酬四海望雲心我生有過千年會自愧難為
三日霖善子俟然座讚德臨風羞継謫仙吟
寄平陽淨名潤老
驛騎新從平水廻知公無恙笑顔開出門不剪閒
庭草退步從生古殿苔主鎖何須縫彩鳳金鈎毋

得釣黃能夜深識就無紋錦但有人來寄箇來
和鄭景賢韻
我愛龍岡老鳴琴自老成未彈白雪曲先愛水仙声
但欲合純古誰能媚世情林泉聊自適何必獻承明
和李茂才寄景賢韻
醒時還醉、還醒尚憶輪臺飲興清瀚海波濤
君忽聽天山風雪我難行好學慷慨英雄操毋傲
辛酸兒女情但得胸中空灑、天涯何處不安生
除戎堂
王師西征賢帥賈公留後于雲内築除

戎堂于城之西阿以練戎事衛宗武折衝高
出前古于道過青塚公名于宴于是堂
鴻筆大手題詩灑墨錯落于楹棟間
皆讚揚公之盛德于因作二詩以陳其
梗槩云
除戎堂主震威名一掃妖氛清未萌不出戶庭成
廟算折衝樽俎有奇兵何須公瑾長江險安用蒙
恬萬里城坐鎮大河兵偃息居廷不復塞塵驚
其二
除戎廳事築城阿烽火平安師旅和遠勝長城

歎李勣徒標銅柱笑伏波眼心不用七擒策禦侮
何勞三箭歌高枕幽懷無一事西人不敢牧長河
寄武川摩訶院圓明老人
臨行不暇別圓明禪客樓閑百變生明月清風
都不會落花流水兩無情只知常誦摩訶院誰
道曾離歸化城賓主相忘非聚散咲談松竹自
清聲
其二
新詩入手眼増明老作機鋒太峻生略序寒溫
閑禮數過承褒借假人情羨君奮迅超真地笑

我排徊戀化城且喜武川歸海若狂流萬派盡
消聲

其三

我愛圓明道眼明簡書時復寄緘生談真辨妄
輸達士背正歸邪笑世情且隱驪珠光萬丈奚
含尺璧價連城穹廬高枕無餘事靜聽潮音比
海聲

其四

歸與不得效淵明細碎功名誤此生容衰正如
閑氣味病來猶有好心情氷絃羅品略君曲醉
墨閑題蘇武城受用觀音法無盡悲笳風送兩
三聲

其五

一扇儒風佛日明含生從此樂餘生高人編簡
尋長味衲子林泉稱野情見道穀歸充康藏書
閑流散集京城自慚無德叱
明主千里虛名浪播聲

和李漢臣韻四首

夢中身世髩垂斑方士從誇藥駐顏性海一波
涵萬象威音覩前透重關圓融月水非生滅浩

渺虛舟任往還便好灰心參愚拙須知大智本
閑閑

其二

飛龍登九五曆數與天膺休運綿瓜瓞功臣列
土封但期酬子志奚慮枕吾肱千載聖人出休
嗟見有恒

其三

雲中棲隱養雄豪我愛先生一著高鼓腹詩鳴
光聖世雄文端可繼離騷

其四

龍庭十載不知疲自恨無才出六奇欲著涓埃
裨海嶽虛名闕譽畏人知

和北京張天佑見寄

寓跡龍庭積有年功名已後祖生鞭銷金衆口
嫉居士好事獨君慕湛然許遠雲山分袂別幾
時風雨對床眠瓊華贈我將報聊寄江南古
樣絃

戊子繼武川劉榑霄韻

不得吾山卧翠霞西行行遍海之涯火風地水雖
非我南北東西總是家驛騎親馳涉弱水星軺

躬駕過流沙俳期　聖德漸邐迤不揮龍庭萬
里餘

憩解州卻薛村洪福院

天兵南出武陽東暫解征鞍憩梵宮玉像巍巍
紅葉擁金容奕奕碧紗籠三秦繁盛如席卷兩
晉風流掃地空唯有真如元不壞青山依舊白
雲中

卻薛村道士陳公求詩

玄言聖祖五千言不說飛昇不說仙燒藥煉丹
全是妄吞霞服氣爲延年須如三教皆同道可

信重玄也似禪超破異端何足慕紛紛皆是野
狐涎

過金山和人韻三絶

金山突兀聳霞高清賞渾如享太牢半夜穹廬
伏枕臥亂雲深處野猿號
金山前畔水西流一片晴山萬里秋蘿月團團
上東峰翠屏高挂水晶毬
金山萬壑鬧聲清山氣空濛景晚晴我愛長天
漢家月照人依舊一輪明

謝王巨川惠臘梅因用其韻

雪裏氷枝破冷金前村籬落暗香浸令人多謝
王公子分惠幽芳寄好音

和王巨川題武成王廟

商辛自底滅亡期保障全空聚重絲誰識華山
歸馬日易于渭水釣魚時

又用韻

不遇知音鍾子期逢人未敢理氷絲年來忘盡
悲風操空憶傷麟嘆鳳時

又一首

今年扈從入西秦山色猶如昔日新詩思遠隨

秦嶺雁征衣全染滿橋塵含元殿壞荊榛古花
萼樓空草木春千古興亡同一夢夢中多少未
歸人

和景賢七絶

一曲悲風爲子彈穹廬聊復助清歡自慚未盡
桐君趣老境方知道愈難
龍庭十載興南訛再品朱絃韻未和美湩千鍾
聊當酒純音三奏且充歌
今日邊城又見君試彈流水蓺梅魂聲和寒色
金徽潤香散穹廬玉軫溫

雅操真堪坐廟堂積年仁義佐賢王鳴琴談笑
澤天下始信斯文天不亡
桐孫元操峄陽林萬里携來表素心聊以贈君
為主物也教人道有知音
年來衰老四句餘願與人間萬事疎惟有琴應
降不得鳴球戞玉徹清虛（一作莫來心地本清虛）
知音重遇已忘憂況復邊山七月秋聯句鼓歌
清夜樂人生適意亦何憂

又四絶

年來世事已參商但有聲塵尚未忘若向琴中

定優劣龍岡錯認老髯郎
撫美桐君樂自然寥寥古意詎容傳伯牙撿點
真堪笑不遇知音便絶絃
幽人寥落思無窮付與軒昂三曲中欲罷不能
行且止泣麟嗟鳳鼓悲風
接得新詩想咲談奇才獨步斗之南縦横風月
輸君手惟有枯禪不許參

和景賢二絶

常許景賢黄華墨跡景賢寄詩督予
因和其韻以戲之

醉時還許醒時無誰有斯言正謂予未得素鵝
白似雪等閑難與右軍書
龍岡才德古來無敏捷新詩正起予詞翰雙全
妙天下銀鈎深似魯公書

和高沖霄二首

十里東風渭水春臨風醉月吊英魂直須立事
書麟閣何必題詩寄雁門
翠華南渡濟蒼生垂老将觀徳化成昨夜行宫
傳好語秦川草木也忻榮

過天山和上人韻二絶

從征萬里走風沙南北東西總是家落得胷中
空索索凝然心是白蓮花
一入空門我暢哉浮雲名利已忘懐無心對境
誰能識優鉢羅花火裡開

過覃懐二絶

十年寥落隠穹廬驛使空來好信無再過覃懐
覔陳迹氷兔無恙影扶踈
信断江南望驛塵十年辜負嶺頭春而今重到
覃懐地却與梅花作主人

王屋道中

雪嶺風林度古関画圖曾見晉名賢而今好倩
丹青手添我龍鍾一湛然

過天德用遷上人韻

行盡中原二百州黄能住〻不吞鈎而今再出
天山道收拾綸竿北海游

贈遼西李郡王

我本東丹八葉花先生賢祖相林牙而今四海
歸皇化明月青天却一家

題張道人扇二首

誰裁雲扇綴春機格引微涼枉費工何似踏開

真境界普天匝地起清風

真空境界本如〻病眼生花認畫圖至道絶形
剛著面太虚無面更添顏

題古丹章公秀野圖

流水潛穿屋下籬青山屋上數峰奇佳圖已有
温公句何必衆公更寫詩

題臨上人松菊堂

晴煙蒼節出墻青斜日黄華陽檻明松菊尚存
歸未得湛然真箇太憨生

題平陽劉子寧玄珠堂

玄珠失却已多時縱使離婁枉用眉誰識遠岑
閑孩子再三揚漉始應知

題誌公圖

昔傳雖貌誌公真我道斯言尚未親剎〻塵〻
無處避丹青也是本來人

題黄山墨竹便面

黄山落筆露全機庭菊園圍太崛奇點破本來
真面目何妨節外更生枝

請住東堂

雲中豪俊撲東堂使請禪師發裝自有東山

鉄餕餡不妨拈出大家嘗

請倪公

倪公本是我同參道價崢嶸冠汴南千里雲山
舊遊地何妨杖錫住西菴

請照老住華塔

華塔當年隱蟄龍奮雷擊電滿雲中而今却
請遠山去折脚鐺邊煮晚風

華塔照上人請為功德主

晉陽名剎匣千區華塔叢林冠一隅今日請予
來領略他年乞我一禪廬

請嵩公禪師請天德作水陸大會

禪師久住賀蘭山心與白雲自在閒便好因風
到人世化爲甘露滿人間

和賈摶霄韻二絶

舉世昏昏似醉眠悲哉不肯救頭然祖師點破
新聞捩直指人心教外傳
西菴談道頓忘眠今日相逢亦偶然欲問瞿曇
端的處燈籠露柱却能傳

和高麗使三首

神武有爲元不殺寬仁常懷數興戎仁綏武震
誠無敵重譯來王四海同
揚兵青海西涼滅渡馬黄河南汴空百濟稱藩
新內附馳軺來自海門東
壯年吟嘯巢由月晚節吹噓堯舜風兩髩蒼蒼
塵滿眼東人猶未識龔公

夢中偶得

我愛湖山好茆齋繞澗泉道人閑受用不使半
文錢

和武善夫韻

佐主焦勞力已殫微才安可濟時艱閑搏北海

希文攀携妓東山哭謝雨露新恩

君責重桑榆老境我年殘何時致政閒山去三
逕依然松菊寒
秋霖初霽覺新涼半夜東山月吐光翠竹無心
甘晚節黄花有意勵年芳志誠自許一心赤老
境誰憐兩髩霜遥憶吾山歸未得故人書簡怨
東陽

題寒江接舫圖

一派瀟湘萬里山閑騎凍驢照江天風帆雪棹
知多少認取華亭没底船

題黄梅出山圖

佛祖不識山中主良才可惜遣行令肩擔明月
過前峰一時忘却曹溪語

夢中贈聖安澄老

一束三人作一團了無前後亦無偏幾乎笑殺
龎居士擬問如何便著拳

跋定僧嵩

玉嵩三尺碧玲瓏入定僧逮一色功打入無明
山兒窟不知何日透真空

咏探春花用高冲霄韻

風拂新芳映短墻典刑依約類丁香梅花欲謝
渠先折消得東君爲汝地

寄休休老人

一禪客論洞山公案渠謂洞山果有哄
棒予因作頌以寄之

世上元無真是非藪林禪客自多疑此詩寄向
并州去笑倒休林老古錐

過濟源登裴公亭用閑閑老人韻四絕

一抱青山挿碧空平湖春水碧溶溶裴公亭下
千竿竹撩我詩情得得濃

玲玉參差照底寒閑閑佳句繼香山（有樂天詩碑在焉）
湛然不揆真堪咲也敢題詩列壁間

繞亘喬木碧天參松竹蕭蕭翳鏡潭他日携琴
來隱此林間乞我一禪菴

碧湖風定水痕平雪竹幽禽自好聲（我羨清源）
高隱士干戈人世不知兵

再用前韻

山接晴霄水浸空山光灔灔水溶溶風迴一鏡
柔藍淺雨過千峰潑黛濃

撇髮坐語閑臨水仰面徐行飽看山竹裏忽聞

春雪落天教著我畫圖間

侍中菴底春山色裴老亭邊秋水聲修竹茂林
真隱地但期天下早休兵

劫外玄機好細參他年卜築繞溶潭琴書活計
無多子拉與龍岡共一菴

復用前韻

水影連天天渺渺山光和水水溶溶一林修竹
搖雲碧百畝涼陰蔽日濃

門外回環皆碧水亭中坐卧得青山凭闌盡日
披新句思入煙霞縹緲間

幾時投老謁同參擬向
君王乞鏡潭飾了遨遊容略處裴公亭與侍中
菴（一作爛賞裴公亭畔竹歸來宴坐侍中菴）

四海干戈尚未平不如歸隱聽歌聲情知文武
都無用罷讀詩書不學兵

再和西菴上人韻

不在尋求不在參誰分西北與東南雲川試入
西菴去三聖元來共一菴

請真老住華塔

華塔叢林久虛席真公千請肯來無湛然拙偈

呈君去使好携瓶倒上壚（一作笑倒嘗）年十萬夫

請王公住太原開化

大愚不了戾兒孫開化重興政賴君使請跳開關猴子何妨地天與天薰

和薛伯通韻四絶

黄華紅葉滿秋山月浸銀河夜未闌寂莫梧桐深院落有人何處倚闌干

碧山粧點寒天秋老盡黄花蝶也愁拚醉東籬顛倒舞人間富貴一何樓

衰年且喜志微伸鏡裡驚看白髮新何日得遊雲水去秋江鷗鷺渼相親

虚名羇我未能歸羞見冥冥一雁飛拜掃松楸定何日不堪雙淚對君揮

和松菊堂主人昭老見寄之詩

松菊堂中老故人芝眉重揭我無因林松老節應依舊籬菊寒英又一新

晉陽相遇亦前因分手歸來迹已陳松菊幽堂應冷渼與君同話更何人

俊老茶毗四十年前身是我誤相傳香山聲價喧天下爭似衰翁不會禪（禾詩謂予香山後老 之後身故以此解嘲云）

洞山五位頌

正中偏

十月澄江徹底氷梅花江路破瑤英寒齋冷坐人無寐雪映書牕一夜明

偏中正

迢迢遊子困風塵説路還家觸處真芳草滿川桃李亂風光全是故園春

正中來

石女翩翩鳥道飛澗明琴上撫氷絲緩歌刹外陽春曲慢看盤中白雪詞

兼中至

涇渭同流無間斷華夷一統太平秋而今水陸舟車混何礙氷人跨火牛

兼中到

水窮山盡懸崖外海角天涯雲更遮撒手轉身人不識廻途隨分納些

太陽十六題

識自宗

拈花老子徒饒舌面壁胡僧太賺人更著洞山行過水吾宗從此永沉淪

死中活

百尺竿頭須進步無明窟好抽身寒灰定爆
真奇味枯木花開別是春

活中死

韶老須弥踰過夫廬陵米價認商量可憐一粒
靈丹藥嚥下喉龍命已亡

不落死活

白雲深處有滄波半醉微醒笑更歌孤艇往來
無繫絆陰晴天氣曝漁簑

背捨

人々家破更何依退步懸崖撒手時去歲生涯
無寸土今年活計更忘錐

不背捨

通方大隱好居鄽手段能如火裏蓮九陌香塵
烏帽底一樣春水白鷗前

活分

垂衣端拱愧佳兵文化優游致太平昨夜漾々
春雨足松筠花艸一時榮

殺人劍

雪刃森々倚碧雲佛魔凡聖總亡蹤水乾滄海
魚龍死火裂崑岡玉石焚

平常

寒來向火被添綿夏月臨風使扇々渴飲飢飡
隨分過閑中打坐困時眠

利道扶生

箇々既知迦葉富人々休怨釋迦慳破鐺煮得
空華實甑裡盛將鉄漢飡

言無過失

元知舌上無橫骨須信喉中有轉關唖、鱉為黽
人不肯直教迦葉也眉攢

透脫

瀟湘一片蘆花秋雪浪銀濤無盡頭何須漁歌
發清響鷺鷥飛出白汀洲

透脫不透脫

重陽九日菊花新妙契忘言不犯春收得安南
憂伐北不知何日得通津

稱揚

從來箇事不囊藏到々塵々為舉揚近日令嚴
誰敢犯不教奪市與攙行

隊句

鷲嶺默然全是影吡邪杜口本非真燈籠露柱
呵々笑謾殺浮生多少人
踈山住々莫怨々龍牙且無粗師意須信撲牛
另有方不犯鋒鋩震天地

方之圓

破船折棹殘蓑笠石女直鉤波上月方士徒誇
錢作金通人秪要金成錢

西域書新瓜

西征軍旅未還家六月攻城汗滴沙自愧不才
還有幸午風涼處剖新瓜

天德海上人寄詩用元韻

知子無心謁五侯浮雲富貴豈能留華亭夜靜
西風軟萬頃滄波浸月鈎

寄白雲上人用舊韻

上人別後未能參一首新詩自北南蕭寺深沉
香火冷白雲閑鎖舊禪菴

武川摩訶院詩爲功德主

昔日南遊又丘春馬蹄踏遍武川塵而今却到
經行處且與摩訶作主人

和房長老二絶

只識瓶盤不識金瓶盤釵釧本真金一從打破
疑團後物々頭々總是心

又

生死與涅槃都如昨夢耳覺後咲呵々無彼亦
無此

過平陽高庭英索詩強爲一絶

一川秋色滿東籬雁字行々自寫悲試問若菴
何所若黃華紅葉摠堪詩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七終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

醉義歌
題恒岳飛来石
為慶壽寺作萬僧疏
太原開化寺革律為禪仍命子為功德主
因作疏
為石壁寺請信公庵主開堂疏
王山圓明禪院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萬卦山天寧萬壽禪寺命予為功德主因
作疏
請某公庵主住竹林疏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
請某庵主開堂疏
為慶壽寺化萬僧疏
請亨公庵主開堂疏
三學寺改名圓明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平陽淨名院革律為禪請潤公住持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請定公庵主出世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忘憂居士為
功德主代為之疏
代忘憂居士請琳公住持壽寧禪寺疏
為大覺開堂疏二道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袪惑鈐序
苗彥實琴譜序
答楊行省書
進西征庚午元曆表
西遊錄序
辨邪論序
寄趙元帥書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
菴錄序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錄序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
貧樂菴記
自贊
燕京大覺禪寺創建經藏記

醉義歌

遼朝寺公大師者一時豪俊也賢而能文尤長於歌詩其旨趣高遠不類世間語可與蘇黃並驅爭先耳有醉義歌乃寺公之絕唱也昔先人文獻公嘗譯之先人早逝予恨不得一見及
大朝之西征也遇西遼前郡 王李世昌於西域予學遼字於李公朞歲頗習不揆狂斐乃譯是歌庶幾形容其萬一云

曉來雨霽日蒼涼枕幃摇曳西風香困眠未足正展轉兒童來報今重陽吟兒蒼〻渾塞色客懷衮〻皆吾鄉歛衾默坐思往事天涯三載空悲傷正是幽人嘆幽獨東隣携酒來茅屋憐予病窗伶仃愁自言新釀秋泉麴凌晨未盥三兩巵旋酌連斟折欄菊我本清癯酒戶低羇懷開拓何其速愁腸解結千万重高談幾笑吟秋風遥望無何風色好飄〻漸遠塵寰中淵明笑問斥逐事謫仙遂指華胥宮華胥咫尺尚未及人間萬事紛〻空一器纔空開一器宿酲未解人先醉携樽挈榼近花前折花顛影聊相戲生平豈無同道徒海角天涯我遐棄我愛南村農丈人山溪幽隱潛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風清遠途猶迷喧囂避避巖麓僻幽閑放曠雲泉瀆旋舂新黍爨香餚一樽濁酒呼予頻欣然命駕忽〻去漢〻霜天行古路穿村迤邐入中門老幼倉忙不寧處丈人迎立瓦盃寒老母自供山菜醋扶携齊唱雅聲清酬酢温語如甘澍謂予緑鬢猶可需謝渠黄髮勤相諭隨分窮秋摇酒巵席邊籬畔花無數巨觥深斝新詞催閑詩古語玄閑閑〻懷囑酒謝予意村家不棄來相陪適遇今年東鄙阜黍稷馨香棲畎畝相邀斗酒不浹旬愛君蕭散真良友我酬一語白丈人解譯羈愁感黄耇請君舉盞無言他與君却唱醉義歌風雲不與世榮别石火又異人生何榮利儻來豈苟得窮通夙定徒奔波梁冀跋扈德何在仲尼削跡名終多古來此事元如是畢竟思量何怪此爭如終日且開樽駕酒乘盃醉鄉裏醉中佳趣欲告君至樂無形難說似泰山載斷為溪框長河釀酒斟酌

之迷人愁客世無數呼來榴耳克罰危一盃愁思初銷
鑠兩盞迷寬成勿藥爾後連澆三五卮千愁萬悵
風逢落青中漸得春氣和腮遠不覺衰顏卻
四時爲馭馳太虛二曜爲輪輾空廓須叟縱轡入
無何自然汝我融真樂陶陶一任玉山頹藉地爲茵
天作幕丈人我語真非真真兮此外何足云丈人
我語君聽否聽則利名何足有問君何事徒劬勞
此何爲早彼豈高蜃樓日出尋變滅雲峯風起難
堅牢芥納須彌亦閒事誰知大海吞鴻毛夢裏蝴
蝶勿云假莊周覺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塵馬喻

馬兮馬非馬天地猶一馬萬物一指同胡爲一指分彼
此胡爲一馬奔西東人之富貴我富貴我之貧困非予
窮三界唯心更無物世中物我成融通君不見千
年之松化仙客節婦登山身變石木魂石質既我
同有情於我何瑕隙自料吾身非我身雷光與
發重相隔晨丈人千頭萬緒幾時休舉觴酩酊
忘形跡

題恒岳飛來石

無盡居士題恒岳之飛來石有偈云石落黃河北
山銜白日西聰明厭血食悔不值元珪天下稱頌之
爲人磨毀字文浸蝕不復識矣有仁上人自恒山來
請予復書是頌欲刊諸舊文之側予應之曰無盡
之妙言昭如日月與天地而齊終豈風霜之能掩哉
然不能拒上人之請勉爲之書己田清明日湛然
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題

爲慶壽寺作萬僧疏

竊以棲心物外已知四大之空寓跡塵中且賴十方
之供矧五常尤尊於博施而六度首重於檀那不
求郡國之英豪誰養林泉之跛挈芒鞋藜杖
弗憚千里之勤糲食蔬羹好助萬僧之化謹疏

太原開化寺革律爲禪仍命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竊惟昔年開化今日爲禪已蒙智老拈香
又請湛然作主尋行數墨一蹋教院家門運
水搬柴便有叢林氣息謹疏

爲石壁寺請信公庵主開堂疏

竊以達磨昔年莽鹵截鶴續鳧天寧今日顢
頇證龜作鼈可怜美巧成拙不免出醜放乖我
信公庵主受洞下之宗風佩却波(天寧老人道号也)之心印
參窮行說不到處踏開偏正未分前既已降

尊就早何愧壓良為賊達場作戲請來閙裏
剃頭借水獻花便好穩處下脚謹疏
　王山圓明禪院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王山乃雪嵓之故刹湛然寔萬松之門人既是
當家本非生客春風秋月長聯万葉之芳晨
香夕燈永祝
一人之壽
　萬卦山天寧万壽禪寺命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唯萬卦之古刹實万松之舊遊有虛已(彥公道者)飛
書請湛然作主勉為提領良慰慇勤山色水声

永作道人活計漁歌樵唱倫傳衲子家風謹疏
　請某公庵主住竹林疏
狐死首丘是難忘於熱處心空及第何猶迷
於故園我某公庵主三頓打不回頭一喝全無入
耳喫竹林飯屙竹林矢嗣竹林法傳竹林禪打
甑哄盆莫忘竹林之重德披毛帶角好種竹林
之道場
　請湛公禪師住紅螺山寺疏
祖禰不了衛惶碧眼之老胡兒孫受殃架構
紅螺之大刹既是將錯就錯不免拈空拄空

我湛公禪師韶陽遠孫摩訶嫡子穿透三句語
擊碎十法門便好住持更休推讓滔天嶺上只圖
同看有毛龜絕頂山頭且要共栽無影樹謹疏
　請容公和尚住竹林疏
慶壽慈悲機擺犁而耕種竹林蕭洒嘆擔厥
之空閑已讓位而逃宜見機而作我容公禪師一
條生鐵脊兩片點鋼唇參透濟下沒巴鼻禪
說得格外無滋味話呵佛罵祖且存半面人情揭
海掀山別有一般關捩試問孤峯頂上何如十字
街頭若是本色瞎驢好趁大隊既號通方水

牯何必苦繩謹疏
　請智公尼禪開堂疏
用管仲則安用豎刁則危賢愚政事參萬松
則謗參延洪則讚冷暖人情行窮萬里山川只
是一天風月惟智公禪師本有丈夫志不學老
婆禪拈却花冠帔裝珎御可駭特牛生犢便好出
頭勿謂牝雞司晨不敢下觜謹疏
　代劉帥請智公尼禪住報先寺(劉公創居報先)
洗垢無緣乏遠井之救渴卜隣有德故近寺
而敬僧我智公禪師先禮報恩後參奉福遠如

舊總近似新深溢鎖打開便請升堂啓戶明燈剔起
願希鑿壁偷光謹疏

請某庵主開堂疏

和尚拽砣子不離寺内老鼠拖胡蘆只在倉中某
公庵主先謁報恩再叅奉福升回斗轉困倒枚傾
十分利不圖半文一石禪獨攬八斗莫學淘沙去米
打破羅盆且來量土唱籌熱鬧敲將謹疏

為慶壽寺化萬僧疏

隱迹林泉置死生於度外隨身瓶鉢寄口腹於
人間欲隆三寶之風強遣萬僧之化何須異味
唯求野菜淡黃虀不用多般只要山田晚粟
飰謹疏

請亨公菴主開堂疏

亨公菴主久叅萬松老人因緣不
契再謁王山大愚和尚不期月罷
叅予過太原王山寺僧請予作疏

萬松三頓不回頭王山一釣便吞鈎大愚不似大
愚老脇下三拳即便休

三學寺改名圓明仍請予為功徳主因作疏

本無男女等相着甚名模強分禪教者流且

圖施設粤三學之巨刹冠四海之名藍今改僧面
舍尼逐從禪而華律邀印公爲粥飰頭請湛然
作功德主根深蒂固常聯萬葉之芳地久天長
永祝
一人之壽謹疏

平陽淨名院革律為禪請潤公禪師住持疏

竊以不居這那院好箇主人本無南北心悉為
佛子謹請懷仁潤老來住平陽淨名翡翠簾
前請看木人之舞琉璃殿上願聞布鼓之音
謹疏

太原五臺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鎮王晉之雄藩有五臺之古刹獻花酌水改
律為禪具疏慇懃請予領略謹命休林常祝
壽結个好因緣為報文殊莫放光不打遮鼓
笛謹疏

請定公菴主出世疏

少林九年打坐秪得半提曹溪五派分開全
没一滴雖是將無作有也要弄假像真我定
公菴主洞下玄孫五臺嫡子解造無米粥能
撫没絃琴既已炙地薰天須要掀山翻海正

逢開化柱閒有力叢林便好出頭莫戀無明鬼
窟謹疏

大龍山永寧石壁禪寺請忘憂居士爲功德
主代爲之疏

唯明月清風取之無禁者況龍巖石壁命予
爲主人煩我一心護持謝他兩手分付千嵓好
景半文不費買山錢故希聞言一狀便充商
税契謹疏

代忘憂居士請琳公禪師住持壽寧禪寺疏

臨汝水之故邑有壽寧之巨藍歷代皈依百

年煥顯乞忘憂爲功德主請琳公爲粥飯人
獨掌不浪鳴單手豈成拍千年罕遇最難
時節因緣一疏遠來便是衲僧巴鼻謹疏

爲大覺開堂疏三道

竊以門裏安身已早剃棘漢地嵓中宴坐更
知過犯彌天請來借座陞堂便好倩人問話
引得轆轤轉也問甚千遭萬遭快送爐鞴熱
時盛搭一箇兩箇

竊以雲門胡餅切忌咬嚼盧陵米價怎敢商
量不甘公案看訛正要作家批判伏惟興公和
尚佩聖安之正印透韶陽之上關莫守命鬼窟中
三彈不動快橫身虎口裏一勘便招

竊以逢人不出出則便爲人傍觀者哂逢人便出出
則不爲人當局者迷直須一箭透重關不得三心或
二意自甘入室渾如豹膽無心不肯陞堂却是蟲
頭鼠尾

司天判官張居中六壬袪惑鈐序

予故人張正之世掌羲和之職通經史百家之學尤
長於三式與予參商且二十年矣癸巳之春旣克
汴梁渠入

覲於
朝形容變盡唯語音存耳秉閑因出書一編曰
六壬袪惑鈐予再四繹之引式明例皆有所據或有
隱奧人所未通者釋以新説蓋採諸經之所長無所
矛盾者取其折衷爲一家之書近代未之有也求傳
寫者旣衆其同列請刊行以廣其傳余忻然爲引
以題其端癸巳中秋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序

苗彦實琴譜序

古唐樓巖老人苗公秀實其名彦實其字博通古
今尤長於易應進士舉兩入御闈而不捷乃拂袖去

之公善於琴事為當世第一嘗游於京師士大夫聞
皆服其高妙泰和中詔天下工於琴者侍郎喬
君舉之於朝公待詔於秘書監予和年刻意於琴
初受指於待詔弭大用每得新譜必与棲嵓商確
妙意然後彈之朝廷王公大人邀請棲嵓者無虛日
予不得與渠對指傳聲每以為恨壬辰之冬
王師濟長河破潼關涉京索圍汴梁予奏之
朝廷索棲嵓於南京得之達范陽而棄世其子蘭
挈遺譜而來凡四十餘曲予按之果為絶聲大率署
令衛宗儒之所傳也予今録之以授後世有知音傳

雅君子必不以予為徒說云壬辰仲秋后二日湛然居
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序

荅楊行省書

某再拜復書於行省閣下辱書諭及辭位事請
聞奏施行者惟
聖代之深仁貴延於世偉閨門之内助貴繄於夫故
行省李公雖稽
北覲之期頗著南伐之績時不適願天弗假年伏
惟閣下族出名家世傳將種無兒女子之態有大丈
夫所為吏民服心

朝廷注意遂授東臺之任異舒南顧之憂今也抑
意陳書引年求退懼折鼎覆餗之患避牝雞司
晨之譏雖曰謙尊而光曷若隨時之義分茅列
土無忘
北闕之恩秣馬厲兵可報西門之役令国人回謹復
書以聞山川遼闊書簡浮沉比獲瞻依更希調護
不宣

進西征庚午元曆表

臣楚才言堯分仲叔春秋謹候於四方舜在璣
衡旦暮肅齊於七政所以欽承天象敬授民時典

謨實六籍之大經首書其事堯舜為五帝之盛
主先務厥猷皎如日星紀之方冊由此言之有國
家者律曆之書莫不先也是以三代而下若昔
大猷遴而奉之星曆之官代有其人漢唐以来
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慮百家其氣候之早晏
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疎密無定
先後不同蓋建立都國而各殊或涉歷歲年之寖
遠不得不差也既差則必當遷就使合天耳唐
曆八徙宋曆九更者良以此夫金用大明百年
繞經一改此去中原萬里不啻千程昔密今疎

東徼西著以地遠而歲久故勢異而時殊庚辰
聖駕西征駐蹕尋斯干城是歲五月之望以大明
大陰當虧二分食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
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而又二月五月朔微月見於
西南校之於曆悉爲先天恭惟
皇帝陛下　德符乾坤　明並日月
神武天錫　聖智夙資
遵唐虞之至仁　追羲軒之淳化異域神而底
義敬奉天而謹時重勑行臺旁求儒者臣魚虫
細物草芥微人粗習周孔之遺書竊慕羲和

之陳迹俎豆之事靡遑諸已箕裘之業敢忘於心悵
无命世之大才誤忝
聖朝之明詔欽承
皇旨待罪清臺五載有奇徒曠蓍龜之任万分
之一聊陳大禹之勞既校曆而覺差竊效顰而改
作今演紀窮元得積年二千二十七万五千二百七
十歲命庚辰臣愚以爲中元歲在庚午天啓
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
天兵南渡不五年而天下略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
能及也故上元庚午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夜半冬

至時加子正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五度
以應我
皇帝陛下受命之符也臣又損節氣之分減周天
之杪去文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
調五行之出沒大明所失於是一新驗之於天若
合符契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立里差以增損
之雖東西數万里不復差矣故題其名曰西征
庚午元曆以紀我
聖朝受命之符及西域中原之異也所有曆
書隨表上

進以　聞伏乞
頒降去臺以備
行宮之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游錄序

古君子南逾大嶺西出陽關壯夫志士不無銷
黯予奉
詔西行數万里確乎不動心者無他術焉蓋汪
洋法海涵養之效也故述辨邪論以斥糠孽
少答佛恩戊子馳傳來京里人問異域事慮煩
應對遂著西游錄以見予志其間頗涉三

聖人教正邪之辨有識予之好辨者予應之曰魯
語有云必也正名乎又云思無邪是正邪之辨不
可廢也夫楊朱墨翟田駢許行之術孔氏之邪
也西域九十六種比方吡盧糠瓢白經香會之
徒釋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張左道之術
老氏之邪也至於黃白金丹導引服餌之屬是皆
方技之異端亦非伯陽之正道嚮昔禁斷明著
典常第以
國家創業崇尚寬仁是致僞妄滋彰未及辨正
耳古者嬴秦燔經坑儒唐之韓氏排斥釋老辨

之邪也孟子闢楊墨予之黜糠丘辨之正也予將刊
行之雖三聖人復生必不易此說矣己丑元日湛然居
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敘

辨邪論序

夫聖人設教立化雖權實不同會歸其極莫不得
中凡流下士唯務求奇好異以眩耳目噫中庸之
為德也民鮮久矣者良以此夫吾夫子云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老氏亦謂下士聞道大笑之釋典云
無為小乘人而說大乘法三聖之說不謀而同者
何哉蓋道者易知易行非掀天拆地翻海移
山之詭誕也所以難信難行耳舉世好乎異圖執厥
中舉世求乎難弗行厥易致使異端邪說亂雅
奪朱而人莫能辨悲夫吾儒獨知楊墨為儒者
患辨之不已而不知糠蘖為佛教之患甚矣不辨
猶可而況從而和之或為碑以紀其事或為賦以護
其惡噫天下之惡一也何為患於我而獨能辨之
為患於彼而不辨反且羽翼之使得遂其姦惡
豈吾夫子忠恕之道哉黨惡佑姦壞風傷教千載
之下罪有所歸彼數君子曾不捫心而靜思及此也
邪予旅食西域且十年矣中原動靜寂然無聞迩

有永安二三友以北京講主所著糠蘖教民十無益
論見寄且囑予為序予再四繹之辨而不怒論而不
縵皆以聖教為據善則善矣然予辭而不序焉予
以謂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蘖邪正之道萬松以予
酷好屬文因作糠禪賦見示予請廣其傳万松不
可予強為序引以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謗歸於万
松予甚悔之今更為此序則又將貽謗於講主者
也謹以萬松講主之餘意借儒術以為比述辨邪論
以行世有謗者予自當之安可使流言飾謗汙玷山林
之士哉後世博雅君子有知我者必不以予為囁嚅

云乙酉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叙於西域瀚海軍之高昌城

寄趙元帥書

楚才頓首白君瑞元帥足下未審通來起居何如昔承京城士大夫數書發揚清德言足下有安天下之志仍託僕為先容僕備員翰墨軍國之事非所預議然行道澤民亦僕之素志也敢不鞭策駑鈍以羽翼先生之萬一乎僕未達行在而足下車從東旋僕甚怏怏夫端人取友必端矣京城楚卿子進秀王鞏此數君子皆端人也推揚

足下誅不容口故知足下亦端人已然此僕於足下少有疑焉若夫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養性釋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議也舍此以往皆異端耳君之尊儒重道僕尚未見於行事獨觀君所著頭陁賦序知君輕釋教多矣夫糠孽乃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斥僧滅教弃布施之方杜懺悔之路不救疾苦敗壞孝風寔傷教化之甚者也昔劉紙衣扇僞說以惑衆迨今百年未嘗聞奇人異士羽翼其說者夫君子之擇術也不可不慎今君首倡序引黨護左道使後出陷邪岐墮惡趣皆君啓

之也千古遺耻僕為君羞之糠孽異端也輒與佛教為比萬松辨賦甘泉勸書反以孟浪巨蠹之言處之以此行己化人僕不知其可也僕謂足下輕釋教者良以此也夫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君既輕釋教則儒道斷可知已君之於釋教則重糠孽於儒道則必歸楊墨矣行路之人皆云足下吝嗇故奉此書圖其省費故也昔諸士大夫書來咸謂足下以濟生靈為心且吾夫子之道以博施濟衆為治道之急誠如路人所說則吾夫子之道亦不可行矣又將安濟生靈乎又君序頭陁賦云異請宗師祈冥

福以利斯民足下民之儀表也崇重糠孽毀斥宗師將使一郡從風漸化斷知斯民罪惡日增矣又將安以利斯民乎僕謹撰辨邪論以寄幸披覽之更請涉獵藏教稽考儒書反復參求其邪正之岐不足分矣僕素知君為邪教所惑亦未敢勸諭君不以僕不才轉託諸士大夫万里相結為友故敢以區區忠告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經云士有爭友故身不離於令名若知而不爭安用友為君所尚不同安可為友或万一容納鄙論便請杜絕此輩毀頭陁賦板以雪前非如謂僕言

未當則請於茲絕交夏暑比平安好更宜以遠業自
重區區不宣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錄序

昔予在京師時禪伯甚多唯聖安澄公和尚神氣
嚴明言辭磊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以古昔
尊宿語錄中所得者叩之澄公間有許可者予亦自
以為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
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案不然所見予甚
惑焉聖安從容謂予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
諦信佛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

鉗鎚耳今揣君之心果為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
襲前愆不為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
有万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辯才無礙
君可見之予既謁万松杜絕人迹屏斥家務雖祁寒
大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
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其參學
之際機鋒罔測變化無窮巍巍然若萬仞峯莫可
攀仰滔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回視平昔所學皆塊礫耳噫登東山而小魯
登泰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哉其未入閫域者聞是

語必謂予志本好異也唯屏山閑閑其相照乎稱後
奉命赴
行在扈從西征与師相隔不知其幾千里也師平昔
法語偈頌皆法 隆公所收今不復得其藁吾宗有
天童者頌古百篇號為絕唱予堅請萬松評唱是
頌開發後學前後九書間闊七年方蒙見寄予
西域伶仃數載忽受是書如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
歡呼東望稽顙再四披繹撫卷而歎曰萬松來西域
矣其片言隻字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今古是
為万世之模楷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於

此哉予與
行宮數友旦夕遊泳於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華藏海
巨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飫豈可以
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耶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
下共之京城唯法弟從祥者與僕為忘年交謹致書
請刊行于世以貽來者題序之曰佛祖諸師埋根千丈
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抽枝萬松那堪引
蔓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芒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
孔絆倒行玄體妙底脚根向去若要脚跟點地鼻孔
撩天却須向這葛藤裏穿過始得甲申中元日漆

水移剌楚才晉卿叙於西域阿里馬城

評唱天童拈古請益後録序

雪竇拈頌佛果評唱之擊節碧巖録在焉佛果頌古圓通善國師評唱之覺海軒録在焉是臨濟雲門互相發揚矣獨洞下宗風未聞舉唱豈曲高和寡耶抑亦待其人耶必有通方明眼判斷尚未晩也昔佛鑑拈八方珠玉集止及其半每至曹洞夾嶺石霜三宗機縁留付佛果今佛鑑佛果拈八方珠玉集具在愈可疑焉三大老後果有天童覺和尚拈頌洞下宗風為古今絶唱迨今百年尚無評

唱者予參承餘暇固請萬松老師評唱之欲成三宗鼎峙之勢忍拈覆餗貞各之譏今評唱頌古從容菴録已大播諸方評唱拈古請益後録時老師年已六十有五矣備常首帯佛事人情槃隙之間侍僧請益旋舉旋録皆不思而對應筆成文凡二十七日百則評備神鋒頴利於斯見矣若夫據令於臨濟棒喝以前發機於雲門三句之外豈更與佛果圓通殘健爭長哉俊快衲子舉一明三瞥見全鼎則潙仰法眼雙鉉亦宛然矣但恐信不及徒勞話歳寒也吁壬辰重陽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

御序於天山

燕京崇壽禪院故圓通大師朗公碑銘

師諱祖朗姓李氏薊州漁陽人九歳出家禮燕京大聖安寺圓通國師為師大定十三年京西弘業寺受具至二十一年改弘業為大萬安禪寺有司承制師充知事厥後拂衣駐錫聖安復為舉充監寺崇壽禪院者寔圓通國師退老之舊居也以師為宿舊之最承安間堅請師為宗主住持一歴十稔又奉勅遷香林禪寺開山提點凡三載勅賜悲特大德荅其勤也既而崇壽復請住持載閲五春貞祐

間奉勅改賜今諦度門徒凡十有一人咸有肖父之風為師前後輔翼叢林不憚艱苦譲功責己潜德密行不可槩舉師以壬午之仲冬十有四日示寂於崇壽僧臘五十三俗壽七十四師將順世預召其屬徒笑謂曰生縁我將盡矣屬徒退而相謂曰師神色自若苦無他疾安得遽有是事耶后七日師命侍僧執筆代書頌云咄遮皮袋常為患害纏祖無能念佛有頼來亦無來去亦無去礙四大各離一時敗壞且道還有不敗壞者麼良久云浮雲散盡月昇空極樂光中常自在語竟乃閉目跏趺而

寂於是遹邇緇素弔祭如雲嘉声遠震愈光於生前矣其弟子華瘞靈骨於師翁靈塔之左去京城之南可二里許丁亥之冬予奉
詔捜索經籍馳傳來京有菴主志奥者師之受戒弟子也晚得法於聖安澄公圓照大禪師以僕素與朗師善屬予求碑銘僕素愛師之純古灑落與之游者久矣師嘗云予晚節愈堅於持誦日念弥陀聖號數萬聲方止譬如抱河梁而浴又何害焉今聞師之寂也七日預知時至雅符龍猛祖師之證無乃持誦之驗歟噫聖人豈欺我哉豈欺我哉萬松老人為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素慎許可嘗贊師之真曰德馨熇沉靈骨鎔金訥於言而敏於行璞其皃而玉其心勒遐提封於國寺天資飽練於禪林子徒知寒蟬將蛻尚娚餘吟吾以謂陸圓通之堂者稽古依然接武於方今云萬松見許如是人可知已僕聞師侍從圓通國師最久而又臨終之際超然自在疑必得法於國師或因緣未合或受國師密訓不令出世亦石霜素侍者之儔侶歟崇壽禪院方丈法堂叢林制度一如聖安師久據而不請禪伯住持者亦猶素侍者平欺老黃龍

下視兜率悅之意歟予恐後世明眼人責備於賢者累師之重德故雪之於此後之子孫當幹父之蠱無蹈前轍以玷師之高名焉湛然居士再拜而作銘曰

偉哉朗公　誕跡漁陽　師侍圓通
達奥穿堂　肅依宸命　屢提國寺
退已讓人　舉廢修墜　兒孫衆多
酷奉弥陀　心期極樂　迹厭娑婆
撒手便行　預知時至　臘五十三
壽七十四　奔喪赴祭　緇素駢闐
嘉声遐播　愈盛生前　京南之原
荼毗靈骨　素菴陵空　朗師不歿
佯癡放憨　素公同參　蔑視兜率
平欺匡南　不邀宗匠　冷閒方文
垂手無人　老殘龍象　予聞君子
責備乃賢　毋以微瑕　累乎大全
云子云孫　幹父之蠱　載震師名
永揚萬古

庚寅年六月望日

貧樂菴記

三休道人税居於燕城之市 榜其菴曰貧樂 有湛

然居士訪而問之曰先生之樂可得聞歟曰布衣糲食任天之真或鼓琴以自娛或觀書以自適詠聖人之道歸夫子之門於是息交游絕賓客萬慮泯絕無毫髮點翳於胷中其得失之倚伏興亡之反覆初不知也吾之樂良以此耳曰先生亦有憂乎曰樂天知命吾復何憂居士進曰予聞之君子之處貧賤富貴也憂樂相半未嘗獨憂樂也夫君子之學道也非已為也吾君堯舜之君吾民堯舜之民此其志也使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者君子恥諸是故君子之得志也位足以行道財足以博施不亦樂

乎持盈守謙慎終如始若朽索之馭六馬不亦憂乎其貧賤也卷而懷之獨潔一已無多財之禍絕高位之危此其樂也嗟流俗之未化悲聖道之將頹舉世寥寥無知我者此其憂也先生之樂知所謂矣先生之憂不其然乎道人瞪目而不荅居士笑曰我知之矣夫子以謂處富貴也當隱諸樂而形諸憂處貧賤也必隱於憂而形諸樂何哉第恐不知我者以為洋洋於富貴戚戚於貧賤也道人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子之謂矣請以吾子之言以為記丙子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題

自贊

別來十年五歲依舊一模一樣髭鬚垂到腰間眉毛儼然眼上龜毛錐子畫虛空寫破湛然閑伎倆

其二

有髮禪僧無名居士人道甚似我道便是塵塵剎剎露全身紙上毫端何處避

燕京大覺禪寺剏建經藏記

遼重熈清寧間築義井精舍於開陽門之郭傍有古井清涼滑甘因以名焉金朝天德三年展築京城仍開陽之名為其里大定中寺僧善祖有因

緣力道俗歸嚮者衆朝廷嘉之賜額大覺貞祐初

天兵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餘僧童絕跡官吏不為之恤寺舍悉為居民有之戊子之春

宣差劉公從立與其僚佐高從遇輩疏請奧公和尚為

國焚修因革律為禪奧公罄常住之所有贖換寮舍悉隸本寺稍成叢席可容千指瑞像殿之前無垢淨光佛舍利塔在焉殘缺幾仆提控李德者素黨於糠孽不信佛教至是改轍施財完

葺其塔維有提控晉元者施蔬圃一區於寺之南以給衆用糊口粗給庚寅之冬劉公以狀聞
朝廷招提院所貯餘經一藏乞遷於本寺安置許之於是奥公轉化檀越創建壁藏斗帳龍龕一週凡二十架飾之以金繢之彩窮工極巧煥然一新計所費之直白金百笏能事告成累書請湛然居士爲記余慨然曰昔者聖人之藏書也貯之以金櫃寓之於琬琰重道尊書以示於將來也浮屠氏之建寶藏者亦猶是乎吾夫子刪詩定書明禮讚易六經之下流爲諸子春秋以降散爲史書較其卷軸不爲不多矣兵

革以來率散落於塵埃中吾儒得志於時者曾無一人爲之哀集置之淨室安之寶架豈止今日也哉成平之世間有儒冠率集士民修葺宣聖之廟皃者曾未卒功已爲有司糾劾矣且以撞興之罪罪之噫吾道衰而不振者良以此夫昔雪巖示寂於王山時萬松老人方應詔住持仰嶠訃問既至不俟駕而行遇完顏子玉諸塗子玉嘆曰士人閒受業之師物故也雖相去信宿之地未聞躬與其祭者豈有千里奔喪者耶佛祖之教源遠流長者有自來矣子玉屢以此事語及士大夫今奥公禪師非爲子孫計無取功名心沒沒皇皇而乞於道路唯以佛宮秘藏爲務可謂不忘本矣余已致書於諸道士大夫之居官守者各使營葺宣父之故宮亦由奥公激之也云癸巳中秋日記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八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九

和敏之詩七十韻 三首
次韻黄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寄雲中東堂和尚
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
燕京大覺禪寺與公乞經藏記既成以詩戲之
寄龍溪老人乞西嵓香
謝聖安澄公饋藥

和王正夫韻
和孟雲卿韻
次雲卿見贈
和王正夫憶琴
繼宋德懋韻 三首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跋白樂天鷹屏圖
和請住東堂疏韻
寄倪公首座
和呂飛卿

戲陳秀玉 并序

和張敏之詩七十韻 三首

敏之學士遠寄新詩七十韻捧讀之餘續貂以尾卿資一笑

壯年多轗軻晚節歎行藏故國頹綱繖
新朝明德香雄材能預算大略固難量迭出神
兵速無敵我武揚本圖服叛逆何止剪譸張西
討窮于闐東征過樂浪彗侵天壘壁光動太白
鋩、車徒盛鏘、旗鼓望
天皇深責重賢帥廟謨臧江左將禽楚河陽已

滅商英雄皆入彀強傑敢跳梁採訪軒車聞司農
官吏忙輕徭常力足薄賦不財傷
勳業超秦漢規模邁帝王流言無管蔡奇計
有平良增葺新文物耕耘古戰場蛟龍方奮迅
鵰鶚得翱翔偶遇風雲會爭依日月光永醻十
古恥一怒四夷攘虎帳十年夢
龍庭幾度霜迎降初請命出郭遠相將久敵
真宜死寬恩何一作敢當
赦書民有幸歌詠
壽無疆扶杖聽

黃諂稱觴進白狼散財竭庫藏援將出戎行殺絕
仁猶在周傾道不亡來招燕郡內入覲大食傍戎
服貂裘紫星軺駿馬蒼中春辭北望初夏過西
涼瀚海涵而湧陰山彷且徨關雲迷去路踈雨潤
行裝出處空興嘆風光自斷腸典刑陳故事
利病上封章天下援深溺中州美小康風俗承衰亂
籌策要優長痼疾如神附遊魂笑鬼伥仁術能
骨肉靈藥起膏肓避禍宜緘口當言肯括囊
遭讒心欲剖涉苦膽先嘗北漠絕窮域西隅抵
大洋詩書猶不廢忠信未能忘遺補建聰帳綍

穿朽脚牀郊行長野輿人靜若禪房回鶴交游熟
嵬崙事跡詳風煙多黯、雲水兩茫、災變垂乾
象妖氛翳太陽
驕龍三島去
玉葉一枝芳
明主初登極愚臣敢進狂九疇從帝錫五事合天常
大樂陳金石朝儀具冕裳降升分上下進退有
低昂拓境時方急郊天且未遑應兵無血刃降
虜自壺漿按堵無更肆困敵不餽粮
宸心尊德義聖政濟柔剛

恩澤涵諸夏威稜震八荒勢連西域重天助
北方強舉我陪三省求賢守四方錦衣捐毳褐肉食弃
糟糠隱逸求新仕流亡集故鄉百官欣戴
舜萬國願歸
唐耕鑿咸生遂工商樂未央會將封泰岳行看建
明堂每嘆才離暴長慙學面墻
君恩予父負賢路我深妨覆餗恒憂懼持盈是恐
惶故山松徑碧舊隱菊花黃太守方遺舄初平政
牧羊摩顱居此位若己納於隍吟嘯須歸去香山老
侍郎

再用張敏之韻

我愛張公子丁年客退藏施為宜法則議論自馨
香元氣却不死深陂豈可量兒時供府薦壯歲已
名揚没、尊尼父堂、類子張遷居擇隣里濯足
挾滄浪作傳編毛頴談玄說劍鋩奇才千古重令
聞萬民望氣壓四明客調窮三耳臧典謨師我舜
雅頌起予商綿蕞曹陳漢仁術屢說梁本非中
酒困長為和詩忙道長茹連拔時衰心獨傷篆
文道似李隸字楷如王青眼予能作白眉君最
良萬言陳國利一戰捷文場出海游龍舞騰空

者翮鳳翔十全君子行一代士林光句法吾師範詩材我
竊褱忠心常向日直節欲凌霜文沒歲云久道亡
天未將狂瀾時既倒木鐸子宜當德業能純粹學術
靡理疆衡天憎燕雀當路惡豺狼綺語吟千韻宸章
掃十行行藏關治亂出處卜興亡郡隸清河上家居
杜曲傍登科年甫冠修史髮初蒼仙觀嘗新火宮園
醉晚涼朝天恭踧踖退食獨彷徨得暇多休沐游
山小治裝一巵持竹葉左手把無腸宜酒澆三斗宮
詞嘔百章阮聲師校尉琴訣受嵇康似玉風神異
如蘭氣味長坦懷無戚戚明見笑倀倀草檄堪醫

疾鍼詩可治肓博聞敵武庫高價重珠囊憂
患經多故艱難已備嘗悲歌声慼慼雅調韻洋洋
造次必於是中心何日忘生涯兩書篋香火一禪牀
海上尋徐福壺中覓長房流傳雖君此真偽甚難
詳水國波奔激仙鄉路渺茫孤身朝
北闕皓首嘆東陽險韻嘲佳句殘英嗅冷芳仁人今
尚在箕子本佯狂洪範明皇極彝倫叙有常百
王遺禮樂三代舊軒裳會補南極缺能令北斗昂
無媒言囁嚅失志思迴遑秋老空悲扇天涼反貴
裳却來頻渭釣又絕在陳粮志道衰猶夢依仁老

更刪故家三徑遠薄土一廛荒混混常無捨乾乾體
自強率躬能省己行道不踰方寧恥身衣褐誰
嗟日食糠起歌明月夜舒嘯白雲鄉綺夏終辭
漢巢由固避唐名極得三者柴立杌中央榮遇傳
金馬題名刻玉堂未窺君所蘊徒見子之墻遺
欲絕形累無貪不行妨一鄙渠樂逸陋巷我憂惶
襪易韋編暗麟經古卷黃著述遺輔嗣去取
笑公羊再辨麟絕筆重箋城復隍焦桐人不識
獨有蔡中郎

讀唐史有感復繼張敏之韻頗有脂粉

氣息遷就聲韻故也呵呵
唐室承平久遺賢不遁藏羅紈桑幄膩餅餌麥
嗜香馬牧初蕃息民編莫校量邊臣開虎略衛
士歛鷹揚禁苑晨鐘動梨園錦障張披香風
細細太液水浪浪河漢明方潤長庚淡不鋩羽旄
儀兩列冠蓋道相望諫士陳休戚庭臣論否臧金
石歌大雅琴瑟奏清商青鳥迷鸞凫烏衣遠
畫梁供張官府備殽饌大官忙共享清時樂珠
無謗議傷含元朝百辟花萼宴諸王主上貞
觀聖宮僚魏鄭良歲餘開武講春首闢文場

異寶浮淮水餘粮朽鳳翔諸羌來入衛百濟請親
光關塞沉烽火鄉閭息寇攘三春常若雨六月
不飛霜聖德躋朝夕仁心本就將倘如人意順
仰視帝心當彌驕輕閫內精兵重北建朝廷潛
巨蠹方鎮養貪狼粉面三千輩金釵十二行持
盈當忌滿居治不知亡相嚴曲江去權移林
甫傍華清高屼、巑嶠碧蒼：金屋眠春
曉溫泉浴暮涼掖庭花爛熳閣道路彷徨
宮監金犀飾妖姬珠玉裝危絃驚醉耳哀
調斷柔腸燈燭暉鴻鵠絲簧沸建章奢

淫幾禁紂純儉考成康肇析宮城邃傳籌
禁漏長謀權長沒、沉醉若倀：未悟薪及
蘗誰知病已肓人橫碧玉笛腰佩綠香囊嶺
表千山遠荔枝三日嘗仙衣吹渺、蓮舸泛
洋：力士權誠重楊釗寵不忘承恩趨宝座奏
事近牙床熒惑頻侵斗秋陽弗集房人心咸怨
懟天象不披詳易水声鳴咽燕山水黯茫盜
賊克上郡鼙鼓起漁陽殺氣凌金闕繁霜
隕玉芳環兒剛賜死天子懼如狂戰士皆思變
姦臣亦易常空聞塵羯鼓誰舞舊霓裳忠

義心徒順英雄志自昂翠華搖曳、鸞馭
去遑、禁衛危供豕村民路進漿臨兵蜀道險
糊口益州粮靈武兵聲振汾陽意氣剛復收京
闕克重治寢園荒賊勢時深慶宮軍力益強
羽檄傳劍閣龍駕返南方御府仍無酒飢民
尚敢糠卬都求道士蓬島覓仙鄉符使將歸
漢真妃猶憶唐金釵分一股鈿合擘中央揮涕
春風殿傷心秋月堂梧桐籠院砌桃李映宮墻佳
夢真難得幽歡頗有妨春宵成想憶秋夜愈
悲惶尚記脩眉綠猶思半額黃強舒鸞被翠

閑殺輦車羊陵谷俄驚海滄浪已變隍臨風一巵
酒聊復酹三郎

次韻黃華和同年九日詩十首

黃華和同年九日詩以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為韻予愛而繼之前叙
思歸之心後述參玄之志所謂倒食甘
蔗者也

秋香真可人不為無人改自憩寒昔盟東籬
子空待我獨搖酒巵不得寒英採臨風望故
園參商二十載

西風殘日秋有客嗟幽獨偶尔得香醪淒然
憶霜菊世態屢遷變人生多反復十年一夢
中猶未黄粮熟
無花復無蝶不似今秋窮黄花歲、別九日
年、同我居北海南子在西山東公余會何
日一醉開愁空
當年別吾山酉与黄華期富貴非予志卜築
臨東籬今也違初心知我者其誰掛冠猶未
遂寄此相思詩
無意戀三公有心辭駟馬洛陽失金谷閻山

有別野芳酒潟盈罇秋香折盈把沉醉卧西
風不讓梨花下
汩沒紅塵中辜負黄華秋林泉与朝市試問
孰為優胡然久沉首令我心悠悠酤思山水
樂夢寐空神遊
歲月不我與彈指及衰年平生諳萬事抵死
參重玄因緣不可滞慎毋法自然兩邊都不
立別有壺中天
無知豈真知無見非真見遮照玄縱横機關
千萬變虎口幾横身臨敵經百戰三折為良

醫一交學一便
五流分洞下一派起湖南春水無心碧秋山着
意嵐林濟真顛漢曹山放酒酣許多閑伎倆
子細好生參
水外猶逢水山前更有山元知非内外更不在
中間測海纔盈掬窺天見一斑樞機謹竭世
一筆請君删
寄雲中東堂和尚
雲中種出火蓮華到底東堂是作家伏手骨
挺腰下劒笑人家具手中些三玄戈甲徒心乱五

位君臣莫眼花只遮些兒難理會草鞋包裹
破袈裟
謝萬壽潤公和尚惠書
多謝堂頭遠賜書驚人才筆我難如承當
禪髓心無媿供奉佛牙力有餘幼子可蠲先
丈業游人却到舊時居箇中消息誰能悉王女
乘風跨鐵驢
燕京大覺禪寺與公已經藏記既成以詩
戲之
詞源老去苦無多強著閑文讚釋迦通健

兎毫生月窟光明璽紙出新羅茶爐幾辨龍
涎燼玉板十分鳳墨磨此趣科差真可笑湛然
陪酒更陪歌 新獲紫玉板硯於友人

寄龍溪老人乞西嵓香

寄語龍溪老古錐西嵓風韻我長思香鍐綫
發鳴琴後兎罚濃薰入定時比擬梅魂秪獨步
品量龍腦可同馳湛然鼻孔撩天大穿過多
時不自知

謝聖安澄公饋藥

一粒靈丹寄我嘗湛然回簡謝西堂殺活一

草真難會藥病相治未易量子細嚼時元不
礙渾掄吞下也無妨聖安骨董知多少賣矣千
年舊藥方

和王正夫韻

壯年白笑鬢先霜喜色眉間一點黃退食
紫宸居鳳閣朝
天丹闕列鴛行功名必要光前古富貴何須歸
故鄉濟世元知有仁政活人不假返魂香

繼孟雲卿韻

歸歟奚待鬢皤皤無恙閭山聳岌峩萬壑松

風忠仰嶠千嵓煙雨憶平坡 仰山平坡皆燕然名刹也 開基氣槩鯨
吞海遁世生涯鼠飲河好買扁舟從此逝醉眠江
國一漁蓑

次雲卿見贈

濟濟千官侍
玉宸尊賢容衆更親親風雲際會千年少
天地恩私四海均西狩一麾張掖亂南巡重變大梁
春車書南北無多日万里河山宇宙新 一作會同文軌

和王正夫憶琴

道人塵世厭囂塵白雪陽春雅意深萬頃松風

皆有趣一溪流水本無心忘機觸處成佳譜信
手拈來揔妙音陶老無絃猶是剩何如居士
更無琴

繼宋德懋韻三首

聖人開運德斯年
睿智文明稟自天旁午衣冠遊北海縱橫耕釣
滿居延月氏入貢稱屬國日本觀光列戶編戚
震西溟千萬里漢唐鴻業亦虛傳

其二

笑我區區亦强爲故園荒矣欲何之讀書測

海持螺測學道窺天以管窺疾俗不禁新
疾若濫官難撫舊瘡痍不徵任重宜求退自有
當途國手醫

其三

廣平流落寓平城親老家貧强苟生矣漢蕭
曹賢政事李唐房杜美聲名進求高舉千
金重退隱閑身一葉輕應继開元舊勳業華
堂鐘皷對長檠

和平陽張彥升見寄

天兵出雲中一戰平城破居庸守將亡京

畿遊騎邏有客赴澧淵子當倅閩州無人送臨賀孟臣
興棫逆時君遠遷播
聖主得中原
明詔求王佐胡然北海遊不得南陽卧
寵遇命前席客星侵
帝座萬里金山行三經玉門過于闐歲貢修嫩
煌兵勢挫國維張禮義民生重食貨黜陟九等
分幽明三載課小人絶覬覦賢才無轗軻功名本
忌盈廟堂難久坐老矣盍歸來歸歟可重和俯
仰不心慙寬弘從而嗌清濁自沙汰精麁任揚簸

𡜊性嗜跡閒高眠樂慵情蒼鷄粗庖充黄犢
足犁拖幼子事耕鋤老妻供碓磨隨分養
餘齡雖飢而不餓

跋白樂天慵房圖

三盃兀兀元如道一覺昏昏恰似真不識香山
慵睡意知音自有箇中人

和請住東堂疏韻

東堂不肯卧西堂珍御鮮食别樣裝枉費青
帘三百尺雲中公子不来嘗

寄倪公首座

亨監逃海淪蓬蒿陰老成龍過禹門獨有倪
公尚癡坐幾時承継萬松軒

和吕飛卿

一試戎衣大定初達賢不得退閒居盟津既
渡諸侯喜覲見
王舟躍白魚

戲陳秀玉并序

萬壽堂頭自汴梁来遠寄萬松
老師偈頌舊本有和節度陳公一
絶云清谿居士陳秀玉要結蓮宫

香火緣賺得稍翁搖艣掉却云
到岸不須船嘻三十年前已有此
段公案湛然曰清谿為昧心居士者
厥有旨哉僕未參萬松時秀玉盛
稱老師之德業尔後少得受用皆
清谿導引之力也每欲報之秀玉竟
不一染指故作是詩以戲之
不見桃源路渺茫騎驢覓驢清谿招引到仙鄉未嘗好心
湛然幸得夠〻飽也須吐却擘與些兒不肯嘗恰似真个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九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

扈從冬狩
用秀玉韻
送西方子尚
用梓軒韻謝秀玉見惠東坡杖
和邦瑞韻送行
謝西方器之贈阮杖
繼希安吉韻
和非熊韻二首

過深州慈氏院
用李君實韻
繼崔子文韻
繼武善夫韻
鼓琴
扈從羽獵
狼山宥獵
對雪鼓琴
寄冰室散人
寄平陽潤和尚

紅梅二首
吟醉軒
寄西菴上人用舊韻四首
和漁陽趙光祖二詩
自贊
再過太原題卓公秀野園
和韓浩然韻二首
張漢臣因入覲索詩
和謝昭先韻
德恒將行以詩見贈因用元韻以見意
送文叔南行
和馮揚善九日韻
示石州劉企賢
和劉子中韻
李庭訓和予詩見寄復用元韻以謝之
和黃山張敏之擬黃庭詞韻
寄萬公堂頭同參
寄移剌子春
寄妹夫人
送姪九齡行

送姪丁真行

和英粹中山堂韻

和武善夫韻

和馮揚善韻

和董彥才東坡鐵杖詩二十韻

扈從冬狩

癸巳扈從冬狩獨予誦書于穹
廬中因自讖云

天皇冬狩如行兵白旄一麾長圍成長圍不知幾千里蟄龍震慄山神驚長圍布置如圓陣万騎雲屯貫魚進千群野馬雜山羊赤熊白鹿奔青麞壯士彎弓殞奇獸更驅虎豹逐貪狼（御閑有以豹縱之以捕野獸）獨有中書倦游客放下氊簾誦周易

用秀玉韻

甲午之秋秀玉殿學遠以新詩寄
東坡杖因用元韻謝之

七尺烏虬乳節堅清谿寄我我忻然敢輕黑鐵三十兩遠勝黃金百萬錢好句君堪坡老敵清詩予負定公先他年攜此林泉去靜倚松軒誦大全

送西方子尚

西方子尚氣凌雲一見忘年各任真陰德傳家宜
有慶義方垂訓不違仁椎文固可魁天下確論
曾無詭聖人天産英才須有意好將吾道濟
斯民
用樗軒散人韻謝秀玉先生見惠東坡杖
圓方頂足法高卑五九蒼〻老節奇一日湛然
獲二寶東坡鐵杖寂通詩
和邦瑞韻送行
幸有和林酒一樽（尚醞出於和林城故有是句）地爐煨火為
君温昔年相見興三嘆此日臨行贈一言士行

莫忘直報怨人情須信害生恩而今躍入驚人
浪球重風濤過禹門
謝西方器之贈阮杖并序
了然居士素蓄東坡鐵杖泊地字
號阮真絶世之寶也
天兵既克汴梁先生携二君來燕欲
藏之恐不能終寶欲贈湛然南北相
去不知其幾千里慮中道浮沉是
以獻諸秀玉殿學田公奉
御欲轉致於予也甲午之秋陳田入

覩果饋之於我因乱道數語用酬厚意
雎陽三絶從來傳坡仙鐵杖為之先宋朝四美豈
易得地君神器稱手賢了然居士隱洛瀍讀書
好古有積年擒龍捉□獲二寶寶之鑿棟屋
壁穿
龍庭萬里疊山川欲來饋我嗟無緣將奪固與
此理玄慇懃携贈陳與田陳田今歲來朝
天意然出賜穹廬前烏丸入手蒼璧懸恍然遺世
如登仙長蛟倚壁光娟〻鱗介欲生如蜿蜒澄澄
秋月瑩朝鏡須臾洗盡余腥羶足方法地項法

乾四十五節松梧堅七尺烏金三十兩微黄瑟瑟
鳴哀蟬雲頂纖纖空腹圓十三玉柱鴻翩翩就
就雲坐踞猛虎巖巖山口雙雙絃鐵君伴我
遊林泉足疾頓減衝雲烟臨風三美碎瓊玉清
商秋水聲涓涓安仁得此如臨淵子聃求杖不惜
錢湛然坐受匪勞力不勝其服心胡然西方諷
我求終為鼓令二友相招延抱桐扶杖閑山巔
舉觴笑詠秋風邊（了然居士作鉄石傳云長七尺重三十兩頂圓足方中有微黄凡四十五節世傳松生造尺云昔顯宗東宮時嘗讀東坡鉄杖詩因名侍臣鄭子聃問杖之存亡子聃以在睢陽為對因以數子婿購子張文定公之孫其孫藏子屋棟子聃竟

不得一見云地字號阮亡來之敖物天地玄黃此四
阮爲䖏寘也泰知問秘於禁中待詔孫安仁之妙
以琴阮得入侍上以此阮賜之安仁屢於之其妙
以阮見寄書前宮掖中侍人不許与觀感通耗安
仁胄法得之其好事有
如此者故予引用其語

繼希安古詩韻

垂盡絲綸不上鈎冥鴻高擧弋無由不圖垂譽
流千古安肯低眉謁五侯

和非熊韻

鑾觸功名未足誇掀髯一笑付南華他年擊破
疑團後始覺從來盡眼花

和非熊韻

藹藹英聲鎭此州非熊人物本風流時逢佳客
開青眼久領元戎尚黑頭已發豐城神劍出休嗟
暗室夜光投驅兵經略閑中了題遍長安舊
酒

過深州慈氏院

今年扈從次饒溝暫解征鞍慈氏遊世變刼
灰何所有人隨兵火鮮能留堂堂聖像執曹
識㷮㷮眞詮詎可求醉墨淋漓灑塵壁使人知
我過深州

用李君實韻

多病逢秋苦未宜天涯屈指故人稀塵飛滄
海悲人世夢斷黃粱笑錦衣靜樂浮榮難兩
得宦情歸興本相違高山流水無窮思撫美絲
桐爲發揮

繼崔子文韻

崔子龍鍾亦可憐臨風相送我胡然君來玉塞
三千里余隱龍沙二十年美玉詎容藏韞櫝精
金到底入鈎甄他時定下捜賢詔先到河東汾
水邊

繼武善夫韻

老子年來酷愛閑不堪白髮映蒼顏十年興廢
悲歌裏半世干戈寤寐間北闕欲辭新鳳閣
東州元有舊閑山熊經鳥引聊終老㠯下踈
松正好攀

鼓琴

宴息穹廬中飽食無用心讀書費目力苦思
嫌哦吟樗蒲近博徒圍碁殺機深洞簫耗余
氣蓁筑惡鄭音呼童炷梅䔨索我春雷琴何
止銷我憂還能禁邪滛正席設棐几危坐獨整
襟尋徽促玉軫調絃思沉沉清聲鳴鶴鸞古意

鉼石金秋水洗塵耳秋風振高林清興騰八表成
連何必尋絃指忽忽兩忘世事如商參泥塗視富
貴晝夜等古今湛然有幽居秖在閒山陰茅亭
遠派泉松竹幽森森携琴當老此歸去投吾簪

扈從 羽獵

湛然 扈從狼山東 御閑天馬如遊龍鷙
抓突出過飛鳥霜蹄霹靂飛塵中馬上將軍弓
挽月偷尾蒙茸卧殘雪王翎猶帶血模糊騄駬
嘶鳴汗纖血長圍四合匝數重東西馳射奔追
風鳴鞘一震翠華去滿川枕藉皆豺熊自笑

中書老居士擁鼻微吟弓矢廢向人忍恥乞其餘
瘦夏瘡瘴忘駝背老儒 山吾書男兒可
廢射御平明年准倫秋山底試一如畢學射難

狼山 宵獵

扈從車駕出獵狼山圍既合 今
詔悉宵之因作是詩

君不見武皇 長楊裏千雲仆 誇奢靡又
不見元講武 旁廬陵修史譏禽荒二君
不足法徒令千載人雌黃 吾皇巡狩
行周禮長圍一合二千里白羽飛空金鏑鳴

狡兔雄狐應弦死 翠華駐蹕傳綸綍四開湯
網無掩羣 天子恩波沐禽獸狼山草木咸
忻忻

對雪鼓琴

君不見党侯賞雪斟羊羔蛾眉低唱白雲謠慷
慨樽前一絶倒高談闊論誇雄豪又不見陶
穀開軒汲竹雪旋燒活火烹團月笑撚吟鬚
吟雪詩冷淡生活太清絶遺歡酒樂爭相高
至人視此輕鴻毛嗜音酬酒元麁俗辯茶嚼
句空劬勞龍庭飛雪風凄冽天地模糊同一色數

危美湩溫如春三美悲風絃欲折酪奴歡伯持
降旗詩聲歌韻不敢鳴党武陶文都勘破真識
此心無一箇

寄冰室散人

佳人元不是摩登幻術困猶汙此生對雪解歌
吟飛絮句滅燈能害斷絃聲風樓蕭洒閑瑣管
冰室深沉冷玉笙好訪龍溪善知識傳燈何啻
惣持名 三學尼長老道號龍溪老人

寄平陽澗和尚 張虎仲寄平陽澗和尚所著金臺兒十首因作詩寄澗公

十首新詞寄我時淨名手段我獨知鮮將

没孔鐵鎚子打乾無聲金盞兒言外飆騰閙曲
調翻前拈美古鈴鎚清河露布毅公案贓得衰
翁一首詩

紅梅 東坡詞云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太麗俗因剟飾其語成之

慶損佳人氷雪姿天教粧抹入時宜小桃嫌鋪
翠雲葉跣杏鶯看碧玉枝李白詩成怨妃子吳
宮宴罷醉西施而今辜負黃昏月只少西湖處
士詩

其二

天仙皎皎素羅裳淡抹濃塗總不妨酒暈半

潮妃子醉胭脂初試壽陽粧肯同桃杏迷蜂蝶
本與松筠傲雪霜顧影也應悲漢室臨風猶
似怨三郎

吟醉軒

修竹千竿五畝宮幽居活計與無窮清詞麗句
梅詩老白髮蒼顏歐醉翁灑墨疾書千首敏
浮白痛飲百樽空醉吟閑有香山老倒用顛
拈意暗同

寄西菴上人用舊韻四首

別後無緣得再參新詩重寄代和南他年
放我林官去只向雲川結小菴
功名我已讓曹參又見曹參定五南布韈青鞋
從此始濟源閒有侍中菴
多幸松軒得罷參玉泉山水勝江南泉邊使作
歸休計何必香山覓舊菴
憶昔吾師萬松老也放晚參揚兵西北掔手東南一聲霹
靂龍飛去尚有庭人宿草菴

和漁陽趙光祖二詩

嵓廊深責忝疑丞位重材輕負寵榮猶慮七擒
輸葛亮奇謀六出愧陳平未行禮樂常如慊欲掛

衣冠似不情何日對君言我志夜闌秉燭笑
談傾

其二

生民垂欲陟春臺南斗妖氛絶點埃典礼已隨
前代廢遺音猶怨後庭哀十年嘆我垂垂老
萬里憐君得得來此語縱無多忌諱緘題未可對
人間

自贊

美髯中書白衣居士從他抹粉施朱一任安名立
字手中玉麈震雷音說盡人間無限事

再過太原題韋公秀野園
君賣洛陽園花竹秀而野先生取此意闢園臨古
社土堦甃以石茅亭略其九佳木碧雲搖清泉寒玉
瀉開軒叩琴筑撫景飛觴笄我來政秋晚殘英折
盈把槃然落一笑琅然歌二雅將歸且裴回幽尋未
能捨呼酒盡餘興索筆爲摸寫緬懷溫國公重
名滿天下寥寥二百年童卒傳司馬君侯築茲
園如有所慕者睎顏顏之徒子亦斯人也

和韓浩然韻

浩然以昇元寶器玉澗鳴泉二琴見贈

勉和來詩用酬厚意
標格雄雄蘊藉深爲龍𩩲聽隱雷音一雙神
器波及我不負分金結義心 浩然得四琴分二琴于我故有是句

又
一曲南風奏古宮坐睛神物愧無功千金厚意將
何報雞表懸懃効孔融

張漢臣因入覲索詩
漢臣千里覲 龍庭欲使 天皇致太平十事
便宜言懇切三千貔虎令嚴明好著廟筭如
留相莫憶鱸魚似季鷹一統要荒君勉力雲
臺須占最高名

和謝昭先韻
失奚爲劣得奚優遇流而行坎則留笑視紛紛兒
女輩戎是取非徒相尤弃人所取取所弃獨識萬松
爲出類本欲心空及第歸 暮請衰參唯一志浮生
迅速奔隙駒無窮塵刦元斯須參透威音刦前
事花開枯木誰云枯河朔千戈猶未息西域十年空
旅食賢人退隱予未能釣衛曠位虛名極
真人應運康世屯數須寬詔垂絲綸沛若恩波
淪骨髓皇皇四海咸蒙春漢唐疆守非爲大戎守

西臨玉關界百濟稱藩過海門鄙語粗言其
大槩 天皇自將辦多多 天兵百萬涉長河京索
爲空汴梁下秦皇漢武時能過凜凜威聲震天
宇不殺爲功果神武朔南一混車書同 皇業巍
巍跨千古先生吾邦之彥兮 琴書而自怡偃仰
松栢採磊落英雄姿明正道無邪思一貫詩書
繼先覺兩全才德真吾師王謝來江左家學易
道豈忘貽濟世須君展驥足政要再鑿人耳目
小子區區何所祝但願天衷俞鴉奏

德恒將行以詩見贈因用元韻以見意云

國士朝　黃屋無詳路八千徒嗟蘇子困誰識
禰生賢腰下無金印山中有翠煙英雄須有用
勉力待中年

送文叔南行

李子敦純不入時而今失志又南歸縱無手內
毛生檄自有囊中萊子衣未得志貞罷
聖主且將甘旨侍慈闈鶺鴒不忘衛天志直待
三年更一飛

和馮揚善九日韻

馮君今歲又離家携手賡酬海一涯秦漢與

亡真夢寐蘇張轍軻莫吁嗟孔融座上樽盈酒
靖節籬邊菊有華何日公餘同此樂西風一醉泛
流霞

示石州劉企賢

西州來索湛然詩笑點霜毫錄鄙辭底事行藏
元有數斯文否泰本由時碩材未信　明君棄
雅操何愁暴吏欺此語頗涉人忌諱等閒勿使細
民知

和劉子中韻

蓬山散人劉翊子中頗通儒幼依全真
出家今已還俗故有擇術不可不慎之句

蓬山北海遊珥筆陳良謀徒步而南來意氣凌
馬周貪吏亂法令如菼不可柬子中有大志每甘
跨下辱他日得從
龍其鋒誰敢觸今日君之來非為五斗粟君子
慎擇術痛根陪全真調心正是妄堪笑學烏
仲一日錯下腳萬劫含酸辛平生大夢中不識
巷中人一言贈吾子宗匠宜相親

李庭訓和予詩見寄復用元韻以謝之

忝位台司歲月深中書自笑不如岑殷周禮樂

真予事唐舜規模本素心鄭五每慚難作
相胥靡終欲強為霖隴西妙語虛推獎舒卷
寒窗盡日吟

和黃山張敏之擬黃庭詞韻

黃山無媒亦無梯蕭條白晝關荊扉凌晨端
坐漱玉池關于苜蓿先生飢惠然寄我黃庭
詞湛然一笑幾朧瞶一鶴南翔一不飛十年
一夢今覺非故山舊隱蒼松欹而今老盡
虬龍枝曾學四老餐紫芝從識懷寶而邦迷
塵緣一掃無孑遺隔穀觀月猶依稀汪洋

法海無邊涯瑩光詎可窺晨晞蓮花白是生汙
泥汙泥不染清涼肌彩雲易散碎琉璃人間四
相夭五衰有為無為俱有為壽窮塵劫元
非遲湛然醉插芭蕉卮蓄薇深蘸書淋漓白
眼一望須彌低黄山先生耽書癖退藏不露
龍鱗姿對人不恥弊緼衣自甘貧困元知
微蘿道黄菊香難披門前山色寒參差不
以下體遺葑菲新詩遠寄盤龍蟠胸中滿貯
我薺薇忘機臨水狎鷗鷺燕居中中不愆儀
含光隱秀如丈夫乘閑綸釣畫清漪船耕禾黍

方離、須信君子能自畢予知先生之獨悲深憂
海内生民疵生民擾攘如棼絲笑予素餐徒位
尸先生識鑑如元龜旁通發而為聲詩照我穹
廬生光輝窮通進退元有時至人終不貪危機
他時
天子求頊麓欲行周禮脩周基先生好應千年
期沙堤行人羨輕肥鳳凰到底鳳池棲太平鈞
石須君持蒼生未濟無言歸

寄嵩公堂頭同參

嵩公闢道住南宮笑寫新詩託去鴻淮陰金

桃三百顆因風寄與老髯公

寄移剌子春

說與沙城劉子春甚然垂老酷思君同遊青塚
秋將盡共飲天山酒半醺覓紙題詩挈錄字鍾廬
談道細論文五年回首真如夢衰草寒煙正斷
魂

寄妹夫人

三十年前旅永安鳳簫樓上倚闌干先叔故居之樓名
初學書畫同遊戲靜閑琴碁相對閑聚散悲歡
燈影裏興亡成敗夢魂間安書風送來天際望斷

中州一髮山

送姪九齡行

我欲歸休與願違而方知命正宜歸閒山自有
當年月一舸西風賦式微

送姪了真行

吾兄繼世祿襲封食東平如子死王事長女閨
門英孀居二十年禮佛讀傳燈一旦遇宗匠了真
訓其名前歲陽翟破道服潛偷生寧死不受
辱託疾燕山京湛然撫孤族贖汝為編氓死
生本如夢寵辱真若驚莫忘離亂苦長思

厭世情三學有龍溪叩參宜盡誠喝碎須弥山
打破乾闥城兩頭俱放下枯木一枝榮

和少林和尚英粹中山堂詩韻

我愛嵩山堂山堂秋寂寂蒼煙自搖蕩白雲風
出入泠泠溪水寒細細琴絲濕離塵欲無事入
有閑蹤迹

和武善夫韻

不得潛身似許由豎閣辜負萬山秋未渴犬
馬雖為樣　憶猿寉却自羞黃閣賴懸新篆

印白雪元有舊漁舟他時雪夜尋良友且學當
年王子猷

和馮揚善韻

揚善從來慕晉鄉滄浪濯處不濯纓閑來易
學羲能與冀北詩聲莫與京今日窮途雖蹇
剝他時行道自亨貞須知遯世元無悶莫怨
龍鐘出
帝城

和董彥才東坡鐵杖詩二十韻

女媧未補青天裂神液飛精散為鐵秘生冀
踏鍛洪爐白汗飄漿滴清血黑虬彷彿欲飛

躍鱗介蒼蒼生乳節情知中散氣凌雲肯與
凡工爭巧拙柳君傳與東坡老神物終須歸俊
傑坡仙為壽文定公酬和新詩誇勝考觀妙堂
名龍尾硯雎陽并此為三絕雎陽城破兵火失
神器不隨烟熖滅了然居士出伊洛登山渡水
相扶挈燕然分付我清谿妙語雕鐫跨先哲遠
來携贈白雪老天理似為余所設湛然忝佐本
無功致
王澤民媿皐契再遊北海復何恨與君同步
龍沙雪大澤深山無所驚掃除魑魅驅兇孽

輕黃歷歷吐微語閑對幽人如鼓舌有時拈起
擊須弥須弥擊碎同丘垤雲門遠遁德山去歎
對醉翁開口說一時驚倒野狐禪奔走不來乎
闢開他年神武掛冠去誰知刧外乾坤別橫擔此
杖入千峯大方獨步無蹉跌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一

用張道亨韻
題龐居士陰德圖
和馮揚善韻
和秀玉韻
示從智
荅聶庭玉
繼栢巖大禪師韻
和張善長韻

愛棲嵓彈琴聲法二絶
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作詩三十韻以遺猶子蘭
夜坐彈離騷
彈秋宵步月秋夜步月二曲
彈秋水
彈秋思用樂天韻二絶示景賢
彈廣陵韻終日而成因賦詩五十韻
吾山吟
從萬松老師乞玉博山
寄萬壽潤公禪師用舊韻

寄聖安澄公禪師
寄甘泉本禪師謝惠書
送房孫重奴行
從龍溪乞西巖香并方
乙未元日
付從究
旦日遺從祖
旦日示從同仍簡忘憂
元日勸忘憂進道
轉燈

録寄新詩呈冲霄
寄東林
借琴
戲景賢
再用前韻二首
寄景賢
再用知字韻戲景賢
復用前韻戲呈龍岡蕭善長二首
慕樂天
彈廣陵散

戲劉潤之

用劉潤之韻

用張道亨韻

道亨予故人也間闊二十年今寓居

平水以詩見寄因和其韻以謝之

大安之季君政乖屯文用事符雲雷邊軍驕懦
望風潰燕南趙北飛兵埃民財已竭轉輸困元
元息治如望梅太白經天守帝座長星勾已
中台玄臺客表告天道哭妖變異無不該姦臣
搆禍謀不執魚鱗々首侵宸階喋血京師萬人

死君臣自斗相嫌猜居庸失守紫荊破天兵掣
電騰八垓潜議遷都避凶禍銜枚半夜宮門開
河表偷生聊自固京城留後除行臺力窮食盡
計安出元戎守節甘自裁虬龍奮迅脫大難微
波況滯獨黃能王師神武本不殺一發鹿臺能
散財威聲遠震陝洛懼勢同拉朽如枯摧弊公
退縮眷愚拙白麻一旦天邊來萬里
龍庭竭　天子軺車軋々風塵埋言輕無用
自絨嘿浮沉鵷鷺相趍陪布幕氊廬庇風雨日
中一食如持齋瀚海波聲寒洶湧金山峰勢高

崔嵬十年行役亦艱苦鹽車强駕同駑駘羌渾
如飴潤喉吻仃伶獨擁寒爐灰故園夢斷幾千
里爇然廻首白雲堆彈鋏悲歌望明月山城明
月空徘徊往事如絲不敢憶令人感慨生餘哀
聖人繼運踐九五歡聲騰沸天之涯萬國梯航
喜奔走槧帛交列陳瓊瑰
天子恩威溢中外遠邇翕然無不懷四民樂業
庶政舉宗臣勠力諸王諧
行殿　受朝設鐘鼓明堂祭祀陳大罍卿雲輪
菌自紛郁妖星不復侵天街否道已窮受諸泰

人心已順天心廻制度一新從簡略禁網疎濶如
天　恢賢材尚隱若冥鴈區々弋人何慕哉自
慚忝位司鈞軸可憐多士無梯媒頗學留侯引
年去不與赤松遊蓬萊閬陽舊隱度殘朽扁舟
蓑笠江湖崖

題龐居士陰德圖

易々難々各一機非難非易亦新奇若將三句
分優劣露桂燈籠暗皺眉

和馮揚善韻

天道不可窮斗理自古然大暴壽盜跖至仁夭

顔淵偉材鮮遺遇君臣難兩全庸愚厭粱肉廣
文寒無氈未逢知音人伯牙故絶絃我愛馮公
子孔教窮高堅憂道不憂貧一室如磬懸却笑
庠序生供薦徒備員詩書貯便腹一斗吟百篇
遠蹈顔孟迹近比蘇黄肩穿受跨下辱不爲天
下先昇乎已有期上道化日躔九州成一統刑
貴歸
朝權汴梁三戰定樂浪一撤傳先生謁
承明萬里來秦川徒步沙磧中往復幾一年楪
耆說易傳應詔命席前十年符億兆十世盈十

千男兒志在道何論賤與貧一旦得榮遇閭巷
車馬塡窮通固由命何必輿孜煎用之自可進
舍之便可還自笑髯中書有過仍不悛三代不
同禮勉欲相襲沿賢人正退隱強起居官聯氷
炭豈共器安可渾愚賢可惜和氏姿庸工浪雕
鐫不能作大器取次成弃捐潛龍喻君子或躍
或在田未遂馬周志好登揚雄廛伏臘粗澗脯
旦夕充羮饘窮途不足泣弔影無自憐人生一
瞬息日月如璣旋學道如牧羊後者爲之鞭離
羣謝富貴適世安林泉勿學躁進人扼腕長吁天

和秀玉韻并序
三學老人背佛說法教僧幽半藏謗
之清谿老人有頌因和之
清谿作寱語湛然大笑之僅能知大用尚未識
大機貪隨言語轉錯認二阿師箇中關捩子卓
然絶百非三學未嘗坐何說非與是半歲未有
言奚論讃與毀解語非干舌能知誠匪智爲報
清溪公無事莫生事
示從智
知人者明自知者智仁人一言愽哉其利

答聶庭玉
文章太守鎮榆關遠寄新詩與湛然卓爾功名
君勉力歸與活計我加鞭扶衰幸有東坡杖遣
興猶存玉澗泉布襪青鞋任真率東垣山水不
㳺錢
繼柏巖火禪師韻
行盡千程與萬程誰能退步見嚴宸饒渠解釋
庭前雪笑彼難除室外塵翡翠簾前猶是汝琉
璃殿上更何人直須鶴出銀籠外受用壺天不
夜春

和張善長韻

下馬如虹氣焰雄驚人詩筆有誰同銀鉤老字學顏體王振奇辭類國風今日白衣聊養素他年皇屋好推忠經營江左須豪哲占取雲臺第一功

愛樓巖彈琴聲法二絶

須信希聲是大音猱多則亂吟多淫世人不識樓巖意衹愛時宜熱鬧琴

多著吟猱熱客耳強生取與媚俗情純音簡易誰能識却道樓巖無木聲

冬夜彈琴頗有所得亂道拙語三十韻以遺猶子蘭 并序

余幼年刻意於琴初受指於弼大用其閑雅平澹自成一家余愛樓巖如蜀聲之峻急快人耳目每恨不得對指傳聲閻閣二十年予奏之索於汴梁得焉中道而卒其子蘭之琴事深得樓巖之遺意甲午之冬余

扈從

羽獵以足疾得告凡六十日對彈操弄五十余曲樓巖妙旨於是盡得之因作是詩以紀其事云

湛然有琴癖不好凡絲竹兒時已存心壯年學愈篤倉忙兵火際遺譜不及錄回首二十秋絲桐高閣束樓巖有後人萬里來相逐能繼箕裘業待予為季叔今冬六十日對彈五十曲五旬記新聲十朝溫已熟高山壯意氣秋水清心目陽春擒瓊玖白雪碎琨玉洛浦太含悲楚妃歎如哭離騷泣鬼神止息振林木秋思盡雅興三樂歡清福自餘不暇數渴心今已沃昔我師彌

君平澹聲不促如奏清廟樂威儀自穆穆今觀樓巖意節奏變神速雖繁而不亂欲斷還能續吟猱從簡易輕重分起伏一聞樓巖聲不覺傾心服彼此成一家春蘭與秋菊我今會為一滄海涵百谷稍疾意不急似遲聲不跼二子終身學今日皆歸僕我本嗜踈懶富貴如桎梏幸遇萬松師一悟消三毒早晚掛冠去閭山結茅屋蔬筍粗充庖鬻飦炊脫粟有我春雷子豈憚食無肉旦夕飽純音便是平生足

夜坐彈離騷

一曲離騷一椀茶箇中真味更何加香銷燭燼
穹廬冷星斗闌干山月斜
弾秋宵步月秋夜步月二曲
碧玉聲中步月歌弾来弾去不嫌多從教人笑
成琴癖老子佯呆不管他
弾秋水
信意弾秋水清商促軫成只疑天上曲不似世
間聲海若誠無敵河神已請平三朝不弾此心
竅覺塵生
弾秋思用樂天韻二絶示景賢

秋思而今不入時平和節奏苦嫌遅香山舊譜
重拈出不問知音知不知
纔〻斷似鳥蛇蚹瑟〻微如古殿苔玉澗鳴泉
獨受用穹廬紙少景賢来
弾廣陵散終日而成因賦詩五十韻并序
嵇叔夜能作廣陵散史氏謂叔夜宿
華陽亭夜中有鬼神授之韓皐以為
揚州者廣陵故地魏氏之季毋丘儉
輩皆都督揚州為司馬懿父子所殺
叔夜痛憤之懷寫之於琴以名其曲
言魏之忠臣散殄於廣陵也蓋避當
時之禍乃託於鬼神耳叔夜自云靳
固其曲不以傳袁孝尼唐乾符間待
詔王遨為李山甫皷之近代大定間
汴梁留後完顔光禄者命士人張研一
弾之因請中議大夫張崇為譜序崇
備序其事尋云驗於琴譜有井里别
姊辭鄉報義取韓相投劍之類皆剌
客聶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之
事特無與揚州事相近者意其叔夜

以廣陵名曲微見其意而終畏晉禍其
序其聲假聶之事為名耳韓皐徒知
托於鬼物以避難而不知其序其聲
皆有所托也崇之論似是而非余以為
叔夜作此曲也晉尚未受禅慢商與
宮同聲臣行君道指司馬懿父子權
倖人主以悟時君也又序聶政之事
以譏權臣之罪不會俠累安得仗義
之士以誅君側之惡有所激也不然
則遠引聶政之事甚無謂也泰和間

待詔張罡之亦彈此曲每至沉思峻
迹二篇緩弹之節奏支離未盡其善
獨樓嵓老人混而為一士大夫服其精
妙其子蘭亦得樓嵓之遺意焉
湛然教徒軍十稔苦行役而今近衰老足疾困
累滿歲暮懶出門不欲為無益穹廬何所有秪
有琴三尺時復一絃歌不猶賢愽奕信能禁邪
念閑愁破堆積清旦炷幽香澄心彈止息溥暮
已得意焚膏達中夕古譜成巨軸無慮聲千百
大意分五節四十有四拍品弦欲終調六絃一
時劃初訝似破竹不止如裂帛忘身志慷慨別姊
情慘戚衝冠氣何壯投劍聲如擲呼幽達穹蒼
長虹如玉立將彈發怒篇寒風自瑟瑟瓊珠落
玉器雹墜漁人笠別鶴唳蒼松哀猿啼怪柏數
聲如怨訴寒泉古澗澁幾折變軒昂奔流禹門
急大絃忽一捻應弦如破的雲煙速變滅風雷
怒呼吸數作撥剌聲指邊轟霹靂一鼓息萬動
再弄鬼神泣叔夜志豪邁聲名動蠻貊洪爐煅
神劍自覺乾坤窄鍾會來相過箕踞方袒裼一
旦諸殺之始知禮度阨新聲東市絕孝尼無所

獲容傳追王邀曾為山甫客近代有張研妙指
莫能及琴道震汴洛屢陪光祿席器之雖有聲
錄此頭垂白中間易起意沉思至峻迹節奏似
支離美玉成破璧為山戲一簣未精誠可惜我
愛樓嵓翁巍聲從舊格始終成一貫雅趣超今
昔三引入五序始作意如禽縱之果純如將終
繳而繹嵇生能作此史臣書簡策又謂神所授
傳自華陽驛韓皐破是說以為避晉隙張崇作
譜序似是未為得我今通此論是非自懸隔商
與宮同聲斷知臣道逆權臣侮人主不曾韓相
賊安得聶政徒元惡誅君側上欲悟天子下則
有所激惜哉中散意千古無人識

吾山吟

紀鑄學鼓琴未期月頗能成弄有古
調絃泛聲一篇鑄受之請余為文因補
以木聲稍隱括之歸於羽音起於南
呂終於太簇亦相生之義也以文之
首句有吾山之語因命為吾山吟聊
塞鑄之請不敢示諸他人也湛然題

吾山吾山子將歸予將歸深溪蒼松園茅亭高

扃柴扉水邊林下琴書樂矣水邊林下琴書樂矣不詩市朝知復鶴悲吾山胡不歸

從萬松老師乞玉博山

吾師珍惜玉山爐可嘆雕紋朴喪初無黨無偏三足峙不緇不磷一心虛禮佛誦課須資汝示衆拈香正起予對此好弹三凋雪因風遠寄萬松書

寄萬壽潤公禪師用舊韻

懶荅禪師一紙書禪師佳句古誰如不才嘆我垂〻老羙裕憐君緯〻餘斷臂志能如慧祖點胸終不似雲居三關条到縱横處識破黄龍脚似驢

寄聖安澄公禪師

澄公屢有寄来書不著寒温問訊予老栢依然龍古殿(庭中有佳栢 歌殊)旃檀無恙鎖精廬金鱗透網三車外大隱居鄽千載餘(聖安居市中)秖有此兒堪恨處向人剛覔護身符

寄甘泉禪師謝惠書

萬松節外有孫枝德業文章冠一時不惜臨風寄新句知音消得湛然詩

送房孫重奴行

汝亦東丹十世孫家亡國破一身存而今正好行仁義勿學輕薄辱我門

從龍溪乞西嵓香幷方

余愛龍溪老人之西嵓香屢乞之每恨得少旋煙而盡因道鄙語乞香幷方

我愛龍溪新樣香西嵓風韻卒難忘深立欲説舌頭短妙觀先通鼻孔長秋水弹時宜受用碧嵓讀處更相當清香妙譜都拈出莫惜十年舊藥方

乙未元日

劫前别有一壺天萬古長空無後先建化門頭聊爾耳也隨徒衆賀新年

付從究

曠劫茫〻困路塵回頭便是故園春而今既遇松軒老究取元来不死人

旦日遺從祖

乙未旦日從祖索詩浪道數句以遺之

塵世春風歲又遷傺屬來賀古川前誰知萬法生心上不覺雙毛落鬓邊人生能得幾綱展文

章不直一文錢威音那畔乾坤別且道而今是
幾年

旦日示從同仍簡忘憂

乙未旦日從同索詩因道拙偈二十
韻仍簡忘憂

昔我馳星軺駐車歸化城汝方來摳衣從同訓
其名侍余垂十年百事無一成律曆且及半琴
道猶未精禪書置一隅尚未窮一經大道若滄
海萬古長澄淸酌之而不竭注之而不盈鼴鼠
得滿腹亦足飽鯤鯨又如大圓鏡歷刼長圓明

中間無影像應物而現形漢胡迭相照出沒能
縱橫又如萬鈞鍾寂然藏雄聲隨叩而卽應圓
音自鏗鏗小擊而小響大撞而大鳴又如長明
燭積歲長熒熒分為百千萬光明如日星惠之
而不費是為無盡燈日月照天下不可語瞽盲
雷霆碎山岳聾者未曾聽枯木元無花却怨春
不平作偈以勸汝可以為盤銘

元日勸忘憂進道

乙未元日忘憂居士索詩勉道數語
因勸其進道云

刼外風光別人間日月遷南洲添一歲北海又
二年榮利蝸粘壁功名蟻慕羶萬緣都放下好
叩祖師禪

轉燈

乙未元日安慶以轉燈見贈忘憂居
士索詩走筆作偈以警世云

安慶作戲燈惠然來贈我藏燈借微明細火薰
其座柔茲風火力盤旋如轉磨中有角抵人擇
譬不知禍團團十萬匝輪迴莫能擬此燈雖戲
具無果大因果三世塵沙佛皆如轉燈過三千

大千界成壞亦風火所以明眼人重道輕利貨
生死比夢寐榮華等涕唾長行此觀心人間都
看破多少看燈人知音無一箇

錄寄新詩呈冲霄

冲霄酷愛玉泉詩媿我年來無好辭錄寄新詩
三十首莫敎俗子等閒知

寄東林

屢承
東林同參賜書未遑裁答亂道鄙語
以代手訥云

同叅萬里寄書來蛍手緘封手自開沒骨舌頭我
難說無根樹子若能栽金鵐手段平翻海任老鈎
竿不釣能何日萬松軒側畔笑談抵掌一開懷

借琴

龍崗居士本知音叅透淵明得趣心暫借桐君
休吝惜玉泉習氣未琴

戲景賢

景賢愛弾雉朝飛作是詩戲之

牧犢曾歎雉朝飛七十無妻是以悲何事龍岡
愛弾此欲學白傅覔楊枝

再用前韻

景賢弾雉朝飛予作詩戲之家寵和
有若有餘陰乞一枝之句予再用前
韻以拒之

逼住行雲不放飛一聲還噎一聲悲蠻兒深恨
龍岡意唱得香山楊柳枝

又

妙舞盤中塵不飛採蓮一曲繞梁悲慕素曾蠻
獨當兩貫珠歌韻抑腰枝

寄景賢

因足疾在告弾琴適時腕臂作痛自
訟其癡作詩以寄景賢

湛然有過必人知笑寄龍岡自訟詩闊浮衆生苦為
樂華嚴皇覺藥能醫十年摞甲足疾作三月弾
琴臂力衰因病得閑〻却病閑中雖病也便宜

再用知字韻戲景賢

薄德從來怨長知龍岡又有和来詩機關不解
活龍昊彭有是語痹疾還如死馬醫大舜再逢
難永訣周公不夢覺吾衰鳳池元是變龍宅山
鹿野麋終不宜

復用前韻戲呈龍岡居士兼善長詩友

君有蠻兒我已知湛然援筆上新詩翠眉已惹
禪心動玉頰休教癩讀醫舊有藥爐雖道底新
來鼎器却扶衰隆〻玉準能青眼不解雲霓也
自宜面人多腼白衣

其二

行雨行雲一夜飛襄王從此莫含悲蠻兒侍寢
龍岡老恰似柔稊生柳枝

慕樂天

荆水荆水出于玉泉渾如人節灘玉泉佳趣頗香山韋

編周易忘深意貝葉佛經送老閑與我琴書池
五畝侑人詩酒竹千竿樂天活計都相似脂粉
獨嫌素與蠻

彈廣陵散

居士閑彈止息時胸中鬱結了無遺樂天若得
秪生意未肎獨吟狄思詩

戲劉潤之

從劉潤之借杜詩因豪奪之作是詩
以戲之

休嗔久假不伝歸長笑還書是一癡居士親行

萬里地玫須百註杜陵詩

用劉潤之韻

箇中消息本忘言一念從渠一萬年大地通開
皆是水積石不礙囷無烟成佛莫落謝公後建
業從教祖氏先萬法悉從心地起元來禍福不
由天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一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二

琴道喻五十韻以勉忘憂進道

彈琴適時作解嘲以呈萬松老師

勉景賢

和潤之

劉潤之作詩有厭琴之句因和之

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

示忘憂

和旭公三絕

再和世榮二十韻寄薛玄之

和蘭仲文二十六韻

又和仲文二百

用曹禎韻

怨浩然

從國才索閑閑煎茶賦

贈高善長一百韻

再賡仲祥韻寄之

寄金城士大夫

誡之索偈

遺姪淑卿香方偈

為子鑄作詩三十韻

琴道喻五十韻以勉忘憂進道并序

余幼而喜佛盖天性也壯而涉獵佛書稍有所得頗自矜大又癖於琴因檢閱舊譜自彈數十曲似是而非也後見琴士弭大用悉弄舊學再變新意方悟佛書之理未盡遂謁
萬松老人旦夕不輟叩參者且三年始蒙見許是知聖諦第一義諦不在

言傳明矣通因忘憂學鼓琴未期月稍成節奏又知學道之方在君子之自強耳故作琴道喻述得音之由勉予進道之漸云

昔我學鼓琴豪氣凌青天輕笑斯小技何必師成連買架翻舊譜對譜尋氷絃自彈數十長以謂無差肩有客來勸予因舉莊生篇時君方誦書輪扁居其前釋椎而入請何故讀殘編上古已久矣不得見聖賢遺書猶粕餘與道實泥懸臣年七十秋雙鬢如垂絲斲輪固小巧巧性非

方圓心手兩相應不能語子焉是知聖人道安得形言詮至今千載間斯論不可遷琴書紙上語妙趣焉能傳不學妄穿鑿是為誰之愆余方謁弭君服膺乃拳拳相對受指訣初請歌水仙吟操不踰矩節奏能平平起伏與神會態狀如雲烟朝夕徒之遊琴事得大全小藝尚如斯大道寧不然當年嗜佛書經論窮疏箋公案勵談柄賣弄猾頭禪一遇　萬松師驀驗蒙棄擲妄身事洒掃摳衣且三年圓教攝萬法始覺搘板偏回視平昔學尚未及埃涓漸能入堂奧稍

窮高堅疑團一旦碎桶底七八穿洪爐片雪飛石上栽白蓮佛祖立下風俯視威音先忘憂西域時師我求真筌經今十五春進退猶遷延望涯自退縮甘心嗟無緣將求無價寶未肯酬一錢未啟半簣土欲酌九仞泉美玉付良工良工得雕鐫良金不受治徒費爐鞴煽閒君近好琴停燭夜不眠彈之未期月曲調能相聯君初未彈時曾不知勾踢學道亦如斯惟患無精專誰無摩尼珠誰無般若船立志勿猶豫叩答宜勉旃他時大徹悟沛然如決川毛端吞巨海芥

子舍大千瞬息一世過生死相縈纏此生不得
覺曠刼徒悲煎吾言真藥石療子沉痾痊

彈琴適時作解嘲以呈

萬松老師

一曲悲風歷指寒昔年曾奉萬松軒本嫌浮脆
刪吟柳爲愛軒昂變撞欵高趣醸成真有味煩
襟洗盡了無痕禪人若道聲塵妄孫負觀音正
法門

勉景賢

昨日景賢坐間屢稱東坡真人中之

龍也若慕其才而異其志採其華而
弃其實又何益於事哉因作偈以勉
之云

既慕東坡才當如東坡志君才如東坡其志未
相似詩似東坡詩字如東坡字胡不學東坡且
學長不死

劉潤之舘於忘憂門下作述懷詩有弟
子二三同會食誰曾開口問先生之句
余感而和之

從来重士還相重到底輕人却自輕醲麽翻然
便歸去至今高尚號先生

劉潤之作詩有厭琴之句因和之

學士既歸夫子道吾儒宜識仲尼心當年刪出
詩三百時復絃歌不廢琴

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

興亡千古事勝負一抨棊感恨空興歎悲吟乃
賦詩三皇崇道德五帝重仁慈禮廢三王謝權
興五伯滿焚書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
亂身亡國亦隨阿房修象魏徐福覔靈芝偶語
真虛禁長城信謾爲只知秦失鹿不覺楚亡騅

約法三章日恩垂四百基漢興學校啓文作典
章施黷武疲中夏窮兵擾四夷嗣君思稍失劉
氏德難衰新室雖興難真人已御期魏吳將奮
起靈獻自荒嬉賊子權移漢姦臣竊築郿三朝
如峙鼎四海若棼絲繞奉山陽主已生司馬師
仲謀服孟德葛亮倍曹丕唯晉成獨統平吳混
八維有初終解克居治亂誰思婢賈充蘭掖羊
車逸竹歧孫謀無遠慮神器委癡兒國事歸椒
室民飢詢肉糜爲人昧菽麥聞蟆問官私衛瓘
書幾諫何曾已預知五胡雲擾擾六代電奔馳

川谷流腥血郊原厭積屍天光分權日地里裂
瓜時歷數當歸李驅除暫假隋丙陸開鄴善東
鄙討高麗鑾駕如江國龍舟泛汴𣶏錦帆遮水
面粉浪污河渭府藏金帛積生靈氣力疲盜賊
天下起章奏禁中欺海內空龍戰河東有鳳姿
元戎屍鷹犬頡利助熊羆奉表遵朝命尊王建
義旗經營於盜手禪讓託君辭豪哲歸吾轂要
荒入我羈太宗真令主貞觀有皇規正美開元
治俄成天寶悲曲江還故里林甫領台司裂土
封三國纔頭受八姨霓裳猶未罷鼙鼓恨來遲

逆寇陵丹闕君王捨翠眉兩京賊黨滅方鎮重
權移朱李元瑭歎石劉亦可嗤九州重搆亂五
代荐荒飢遼宋分南北翁孫講禮儀（皆宋事遼為元仍訪隋代）
（以卑貽孫至遼為翁宋為孫）季年宣和風侈靡教主徒庸卑背約
絕鄰好興師借寇資懸知喪辱甚何事撤籓籬
夫地人皆怨蒙塵悔可追遼家遵漢制孔教祖
宣尼煥若文章備康哉政事興朝廷嚴衮冕郊
廟奏塤箎校獵溫馳射行營習正奇南州走玉
帛諸國畏鞭笞天祚嬌人上朝鮮叛海涯未終
三百祀不免一朝危鴨綠金朝起（鴨綠江武元起義之地）

桑乾玉璽遺（金兵逼京師天祚西狩遺傳璽於雲中之桑乾河竟不獲）國復遼興大
石西域統龜茲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大石林牙遼之
宗室率衆西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九百餘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武元卒宋地殺積雜宗姬（金誚其子之審辟用周禮）治國崇文
事拔賢尚賦詞邦昌君洛汭劉豫立青淄大定
民興詠明昌物過宜日中須景昃月滿必光虧
肘腋獨夫難丘墟七廟隳
北朝
天輔祐南國俗奢疲天子潛巡狩宗臣嚴守陴
山西盡剗枳河朔半豺貍食盡謀安出兵羸刀

不支長圍重數匝久困再周朞太液生秋草姑
蘇遊野麋忠臣全節死餘衆入降麾　文獻生
三子　東丹第八枝虛名如畫餅遺業學為箕
自笑蓬垂鬢誰憐雪滿髭撫膺長感慨搔首幾
嗟咨車蓋知何處衣冠問阿誰自
天明下詔知我素通著發軔襄琴劍登車執策
綏穹廬或白黑驛騎半黃驪肥嚼白如瓠𤫊漿
甘似飴天山連北府（天山之北唐北庭都護府在焉）瀚海過西伊
（伊川之西北有瀚海伊州又稱之西州）天馬窮渤澥
神兵過月氐感

恩承
聖勅寄住到尋思（尋思虔西城城名西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遂謂之肥城）春色
多紅樹秋波搖綠酸（西域風俗家必有園圃圃必成趣多有方池園沼）不須賒
酒飲隨分有驢騎畎畝棲禾黍園林足果梨春
粳光爍玉煮飴滑流匙
聖祖方輕舉
明君應樂推
龍庭陳大禮
原廟獻明粢萬國朝
金陛千官列

玉墀
求賢為輔弼
舉我忝丞疑才德真為慊顛危不解持頹從棄
鹿性豈戀鳳凰池投老誰為伴黃山有敏之

示忘憂并序

余作懷古詩百韻非徒作已使世之人知成敗之可鑑出世之人識興廢之不常也因作偈以見意云

歷代興亡數張紙千年勝負一盤碁因而識破
人間夢始信空門一著奇

和金城寶宮旭公禪師三絕

知公已得夜明符任運騰騰無所拘見說金城
多長者有人青眼待君無
南北東西揔一家纔生擬議便生瑕人人錯認
驢居士只有禪師不眼華
旭老今年雖也無囊堆却得舊明珠穹廬半夜
無燈燭請盡平安一紙書

再和世榮二十韻寄薛玄之

余嘗和李世榮律詩二十韻薛玄之和元韻見寄以求拙語因再和之

南記承平日為學體自強經書興我志功業逼
人忙勢窟長思震葵心本慕陽蛟龍初得雨日
月近依光事主心無隱遺時策建長引君當正
道陳事上封章亦既尊仁義胡為失毅剛識規
盡忠赤人物敢雌黃斷似南山定言令北斗昂
勸君師魏鄭嫉惡法張綱青眼蒙高顧白眉忝
最良誰知天有數不覺漢亡驪人笑段干木誰
師田子方上蒼垂大命
天闕冊明王殷室君雖滅仁人道未亡南州遠
煙水北海幾星霜

仁政時將治
明君國寖昌卿雲知有慶嘉穀又呈祥名遂宜
思退機危乃自戕歸歟今好賦閒道故園荒

蘭仲文寄詩二十六韻勉和以謝之

我愛仲文公敦純有古風科名擢乙選制策青
宸衷作事能謀始為人克有終養如鄒軻雄氣
成自仲尼鎔致主忠誠懇容人便腹空一朝淹
驥足百里試鳩功牛刀聊施割囊錐已脫鋒毛
方雷雨動泰未地天通聚散悲歡裏興亡憂寐
中勢傾泰夫鹿姦殞鯀為熊不學東方朔誰徵

皇甫嵩洛陽傳白傳江夏黌黃童
上國平諸域興情
達四聰百司將布置多士想登庸未識荊州面
徒思衛玠容中原期混一
天子訪英雄
嘉運人皆幸
亨時君又遇汙俗風已變
明主德方隆
施雨皇恩布
如流直諫從凱元咸勠力稷契各言忠我愧凡

庸士恩霑
造化工共氣箕尾沒劒氣斗牛衝西華將歸馬
南陽莫臥龍孝廉為選舉仁義作將條
歷運千年合衣冠萬國同軍儀獨有子行待泰
山封

又

仲文才筆冠人間工部壇前第一班世上久無
孔北海雲中誰識謝東山忘懷詩酒醒還醉適
意琴書樂且閑野有遺賢猶未用中書宰得不
胡顏

室中泰預萬松籌脫得中間與兩頭反覆人心
厥般室咄嗟天下屬
宗周直須勇退中書事未肯榮貪留國侯收拾
綸竿與蓑笠華亭都不見舊漁舟

又

用書禎韻（禎金城人字子臣始冠上時于我文集可觀因和元韻以勉後進云）

征南都護得旋旆平北將軍已罷節衆海謳歌
歸大舜明堂鐘鼓奏咸池咸陽父老傾心日魯
國書生得志時收拾琴書我歸去
朝廷人物有皋夔

怨浩然

韓浩然嘗以詩許昇元寶器玉潤鳴泉二琴予已有謝詩今得書以玉潤遺周漢臣𥳑昇元而託以他辭因用浩然韻以怨之（漢臣小字六和余嘗戲呼為六居士）

先難後易真交契辭許雖違盖世情玉潤白榆六居士昇元烏有一先生昔蒙佳句誠歆抃今得芳緘且歎驚一入侯門深似海教人空夢帳中聲（昇元寶器亦名帳中寶）

從國才索閑閑煎茶賦

閑國才近得閑閑手書煎茶賦以詩索之

閑君久得煎茶賦故我先吟投李詩為報君侯休吝惜無人壞玖實多時

贈高善長一百韻

高善長本書生也屢入御園而不捷乃翻然醫隱志究難素之學後進咸師法焉與龍崗居士善尤長于詩而酷愛余之拙語盖自厭家雞耳因漫成俚語一百韻以贈之

君本遼陽人家居華表傍隨任來燕然卜築金臺坊幼蒙父兄訓讀書登上庠大義治三傳左氏為紀綱詩書究微理易道宗京房史學亦精妙論議如馨香行道有餘力下筆能詩章典雅繼李杜浮華笑陳梁當年闘科舉郡國求圭璋御園屢不捷在前銳軌鑣先生乃醫隱退身慕義皇難素遂方書鍼砭能起殭可並華扁跡可聯和緩芳門生皆良醫西海高名揚昔我知君名方且王事忙兵塵隔東西忽成參與商君初涉洛湮我已達燉煌瀚海浪奔激金山路彷徨

西遊幾萬里兩鬢今蒼蒼西方好風土大率無蠶桑家家植木綿是為壠種羊年年旱作魃未識舞鵾鶵决水溉田圃無歲無豊穰遠近無饑人四野棲餘糧是以農民家處處皆池塘飛泉遶曲水亦可斟流觴早春而晚秋河中類餘杭濯足或濯纓肥水如滄浪雜花間側柏園林如繡粧爛醉蒲萄酒渴飲石榴漿隨分有絃管巷陌雜優娼佳人多碧髯皎皎白衣裳市井安立墳畎畝連城隍錢貨無孔郭賣飰稱斤量甘瓜如馬首大者狐可藏林杏兼食核（西方杏人皆生食之甘香如芭欖）

飡尒忽去擴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滿筐芭欖睒
如棗可愛白沙糖人生為口腹何必思吾鄉一
住十餘年物我皆相忘
神祖上仙去
聖主登明堂駟騎徵我歸忝位居巖廊河表寒
舊盟鄘秦成戰場
翠華乃南渡
鸞馭聲鏘〻
六軍臨孟津偏師出太行問路入斜谷南鄙侵
壽唐犄角皆受敵應戰實未遑一旦汴梁破何

足休金湯
下詔求明醫先生隱藥囊馳軺來
北闕夫措空倉惶我於群雞中忽見孤鳳凰下
馬執君手涕淚其如雨我歎白頭翁君亦嗟鬢
郎停燈話舊事談笑吐肺腸酬酢覓佳句況思
接微茫湛然訪醫藥預備庸何妨高君略啓口
確論聞未嘗醫術與治道二者元一方武事類
藥石文事如膏粱膏粱日〻用藥石藏巾箱一
朝有急病藥石施鋒鋩病愈速藏藥膏粱復如
常緩急宼難作大劍須長槍宼止兵弗戢自焚

必不長發表勿攻裏治內無外傷朝廷有內亂
安可揺邊疆〻場或警急中變決自戕陰病陽
脉生陽證陰脉亡暴法譬之陰仁政喻之陽太
平雖日久盜暴降百殃大亂適天下行仁降百
祥一君必二臣佐使仍參詳不殊世間事烝民
無二王國老似甘草良將比大黃一緩輔一急
一柔濟一剛病來不速治安居養豺狼疾作儻
無藥遇水乏舟航病固有寒熱藥性分溫涼療
熱用連蘗理寒宜桂薑君子與小人禮刑令相
當虛者補其羸實者瀉其強扶衰食枸杞破血

服檳榔抑高舉其下天道猶弓張損餘補不足
貧富無低昂寒多成冷痼熱盛為瘡瘍政猛民
傷殘政慢賊猖狂保生必求源胃府為太倉四
時胃為主端居鎮中央朝廷天下本〻固邦家
昌實〻而虛〻其謀元不臧五行不偏勝所以
壽而康太宗平府兵是致威晏荒未病宜預治
未亂宜預防賊臣弑君父禍難生蕭牆辨之由
不早即漸成堅霜心腹尚難治向復及膏肓湛
然聞此語不覺興胡床謝君贈誨言苦口如藥
良問一而得二和璧并夜光走筆書新詩一笑

皇龍岡

再賡仲祥韻寄之

金城薛主之用李世榮舊韻寄詩於
余索拙語已和寄忽思冰巖再賡仲
祥元韻以寄之

能談仁義兵經傳宗素臣字晝類閑々句法如
之純澹然與世疎渭水獨垂綸蒿萊塞庭除塵
土霑衣紳歸我夫子門三月無違仁後生來從
學善誘能循々顏巷不改樂范甑長生塵仰不
媿於天俯不怍於人進徳方乾々慎行而脩身

旅食秦晉間騎驢三十春珠玉炙人口麗藻嘉
彬々今年又絶糧生涯如在陳歌詠猶不輟真
為葛天民新詩過子卿離騷齊靈均忘機天壤
間舉措皆天真濯足滄浪中鷗鷺爲来相親胷中
萬卷書下筆端如神素負經濟才人品伊皐倫
桂林秪一枝亦何慚郄詵

寄金城士大夫

遠聞金城學齋絶糧因奉粟十斛助
虀塩之資故作小詩以勵本主學士
大夫

金城人士本多奇何事庠宮久乏資周急無輕
五秉粟傷時回寄一篇詩

誠之索偈

誠之久侍
萬松師何事十年下手遅知火光中須退歩青
春寧有再来時

遺姪淑卿香方偈

姪淑卿疾作索安息香於余欲辟邪
也将謂汝是箇中人猶有這箇在因
作香方偈以遺之

我有一香々秘之不敢説心生種々法生心滅
種々法滅退身一念未生前始是真香太奇絶
邪神惡鬼永沉淪外道天魔皆胸裂

為子鑄作詩三十韻

乙未為子鑄壽作是詩以遺之鑄方
年十有五也

皇祖遼太祖奕世功徳積彎弓三百鈞天威々
萬國一旦義旗舉中原如捲席東鄙收句麗西
南窮九譯古器獲軒鼎神寶得和璧南厥稱子
孫皇業幾三百赫々東丹王讓位如夷伯藏書

萬卷堂丹青成畫癖四世皆太師名德逊今昔
我祖建四節功勳冠黃閣先考文獻公弱冠已
早立學業飽典墳創作乙未曆入仕三十年廟
堂為柱石重義而踈財後世遺清白我受先人
體兢〻常業〻十三學詩書二十應制策祥理
窮畢竟方年二十七萬里渡流沙十霜泊西域
自愧無才術忝位人臣極未能扶顛危虛名徒
伴食汝方志學年寸陰真可惜孜〻進仁義不
可為無益經史宜勉旃慎毋耽博奕深思識言
行每戒逐聲色德業時乾〻自強當不息幼歲
侍
皇儲且作
春宮客一旦衝青天翱翔騰六翮儒術勿踈廢
祖道宜薰炙汝父不足學汝祖真宜式酌酒壽
汝年五福自天錫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二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三

楞嚴外解序
心經宗說後序
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
釋氏新聞序
屏山金剛經别解序
書金剛經别解後
賈非熊修　夫子廟說
永安寺請予為功德主疏
請旭公住寶宮寺疏
請文公住玉山開堂出世疏
請嚴庵主住東堂出世疏
請希庵住住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請學庵主住翠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寧寺疏
大原山開化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重修　宣聖廟疏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請奥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請湘公住持興教寺疏
請東林老人住雲巖寺疏
請栢巖儼公疏
祁州重修　宣聖廟疏
安慶織萬佛疏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
題萬壽寺碑陰
和公大禪師塔記
萬壽寺創建廚室上梁文
茶榜

約善長和詩戒書
寄萬松老人書
萬松老師萬壽語錄序
祭姪女淑卿文
和林城建　行宮上梁文
為武川摩訶院創建佛牙塔疏

楞嚴外解序

昔洪覺範有言天台智者禪師聞天竺有首楞嚴經旦暮西向拜祝願此經早來東土續佛慧命竟不得一見今板㴱遍天下有終身不聞其名者因起法輕信劣之嘆若夫微心辨見證悟窮魔明三界之根標七趣之本原始要終廣大悉備與禪理相為表裏雖具眼衲僧不可不熟繹之也余故人屏山居士嘗引易論語孟子老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之外解貫斷諸吾儒不信佛書者之餌也吾儒中喜佛乘者固亦多矣具全信者鮮焉或信其理而弃其事者其理事而破其因果者或信經論而誣其神通者或鄙其持經或譏其建寺塵沙之世界以為迂闊之言成壞之刦波反疑罵馭之

說亦何異信吾夫子之仁義誠其禮樂取吾夫子之政事舍其文學者耶或有摸竊相似之語以謂皆出於吾書中何必讀經然後為佛此輩尤可笑也且竊人之財猶為盜別竊人之道乎我屏山則不然深究其理不廢其事其於因果也則舉作善降祥之文引爭祐鮑靚之事其於塵界也則隘鄒子之說婉鱳俺之談其神通也則云左慈術士耳變形於覩都皆同物也疑吾佛不能變千百億化身乎其於刦波也則云郭璞日者卜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

百萬之多刼耶其於持經也則云佛曰禅師因閱誦心経咒言下大悟田夫俚婦持念諸課者詎可輕笑之哉其於建寺也則云阿蘭若法當供養彼區〻者尚以土木之功為費何庸望之甚耶其評品三聖人理趣之淺深也初云㪅尋舊學且窺道家之言又繙内典至其邃處吾中國之書似不及也晚節復云余以此求三聖人垂化之理而後知吾佛之所以為人天師無上大法王者非諸聖之所以能侔也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

國書中國無西方書也或問屏山何好佛之深乎答云感恩之深則深報之屏山所謂心不負人者矣渠又云吾佛之所誨人者其實如〻不誑不妄豈有毛髮許可疑者邪憶古昔以來篤信佛書之君子未有如我屏山之大全者也近代一人而已泰和中屏山作釋迦文佛賛不遠千里以序見託予萬松老師永長巨豪劉潤甫者笑謂老師曰屏山兒時闢佛以手加額既冠排佛今復賛佛吾師之序可慎與之庸詎知他日得不復似韓歐排佛乎老師曰不然今屏山

信解入微如理而說豈但悔悟於前非亦將資信於來者且兒時喜佛者生知宿禀也既冠排佛者華報蠱惑也退而賛佛者不遠而復也而今而後世尊所謂吾保此木決定入海矣後果如吾師言余與屏山通家相與爾汝曽不撿羈其子阿全輩侍余以叔禮

天兵既克汴梁阿全挈遺稾来燕寓居萬松老師之席老師勖鋟木之資欲廣其傳阿全致書請余為引余亦不讓援筆疾書以題其端不惟彰我

萬松老師實有知人之鑑抑亦紀我屏山居士克終全信之心且為方來淺信窺道者之戒云

甲午清明后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序于和林城

心經宗說後序

白華山主楮折脚鐺煮熟没米粥萬松野老用穿心椀盛與無口人雖然指空話空爭奈依實具實嗟見渾崙吞棗只管誦持故教混沌開眉安生穿鑿如明以字莫認經頭未解本文且看注脚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詳勘印行

辣孼教民十無益論序

昔予友以此論見寄屬予求序以行世予恐謗歸於講主者辭而不序遂採萬松老師賦意及講主餘論述辨邪論之意以謂世人皆云釋子黨教護宗由是飛謗流言得以藉口予本書生非釋非辣從傍杖義辨而證之何為不可乎予又謂昔屏山居士序輔教編有云儒者嘗為佛者害佛者未嘗為儒者害誠哉是言也蓋儒者率掌銓衡故得高下其手其山林之士不與物競加以力孤勢劣曷能為哉予觀作頭陀賦數

君子皆儒也予不辨則成市虎矣不獨成市虎抑恐崔浩李德裕之徒一唱一和撼搖佛教為患不淺故率引儒術比而論之以勵吾儒為辣孼所惑者論既述所謂予友者復以書見示其大略曰講主上人者以辣孼叛教積風乃檢閱藏教尋繹儒經積有年矣窮諸佛之深意達三乘之至真列十篇之目成一家之言語辨而詞温文野而理覲閱之者是非莫逃誦之者邪正斯分雷震獅吼邪摧魔奔良謂偃德草之仕風釋疑冰之陽春噫或佛道之未喪也諒必由子

斯文乎是以信奉佛教者展轉錄傳不可勝紀京城禪伯尊宿欲流之無窮不憚萬里往復數書託予為序今之士大夫才筆勝予者固亦多矣豈不能序此一書乎以予素淘汰禪道涉獵佛書頗知旨歸故也予何讓焉此老不避嫌疑自其謗議而為此書彼且不避予何代彼而避謗乎吾觀予所者辨邪論止為儒者述儒之信辣者止二三子而已矣市井工商之徒信辣者十居四五自非此書彼曹何從而化之乎予所得者少所失者不為不多矣書既至予不能荅謹以書意序諸論首丙戌重午日題于肅州郡善城

釋氏新開序

昔仰嶠叢林為燕然之最主事僧董歷久不更執權附勢動搖住持人來和中本寺奏請萬松老人住持上許之

萬松忻然奉詔人或勸之曰

師新出世彼易

師之年少彼不得施其欲必起風波無遺後悔乎　師笑而不荅既住院

師一遵舊法無所變更惟拱然而已亟罷主事
輩依例辭職
師因其辭也悉罷之
師預于衆中詢訪耆德為衆推仰者數人主是
咸代其職積藏積風一朝頓革遠近翕然稱吾
師素有將相之材矣遇從章廟秋獵于山主事
輩白
師曰故事車駕巡幸本寺必進珍玩不然則有
司必有詰問
師責之曰十方檀信布施為出家兒余與若不

具正眼空食施物理應償報汝不開木耳之緣
乎富有四海貴為一人豈需我書之珍貨也哉
且君子愛人也以德豈可以此瑕類貽君主乎
因手錄偈一章詣行宮進之大蒙稱賞有成湯
將野恢天網呂尚漁磯浸月鈎之句誠仁人之
言也翌日章廟入山行香履垂顧問仍御書詩
一章遺之師亦泊如也車駕還宮遣使賜錢二
百萬使者傳勑命
師號聽
師曰出家兒安有此例使者視曰若然則予當

廻車
師曰傳旨則安敢不聽不傳則亦由使者意竟
焚香立聽詔旨章廟知之責其使曰朕施財祈
福耳安用野人閑禮耶上下悚然服
吾師不屈王公之前矣此二事天下所共知者
也自餘
師之隱德默行未播於人間者何勝道哉
師之切于扶聖教急於化人心也萬分之一見
之於此書乎
師應物傳道之服手不釋卷凡三閱藏教無書

不讀每有多聞能利害於佛乘閑法于教化者
悉錄之日之曰韓氏新聞將使見書而知歸聞
言而悟道真謂治邪疾之藥石濟達塗之津梁
也豈小補哉石門洪覺範著林間錄辯而且文
間有偏黨之語後之成人之美者未嘗不歎息
於斯焉
我萬松老師之意扶教利人也深是以推舉他
宗談不容口此與覺範之用心相去萬萬者也
讀是書者當知是心矣嗚呼偉哉予請刊是書
行于世因為之序甲午上元后一日湛然居士

漆水移剌楚才題

屏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

佛法之西來也二千餘祀寶藏琅函幾盈萬軸可謂廣大悉備矣獨金剛一經或明眼衲客若脫白沙彌上至學士大夫下及野夫田婦里巷兒女子曹無不誦者以類見如閑姑置而不問者有之以至理叵測望涯而退者有之噫信其小而不信其大信其近而不信其遠信其所聞而不信其所未聞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自是而非他執一而廢百者比比然又何訝焉

偉哉屏山居士取儒道兩家之書會運奘二師之論牽引雜說錯綜諸經著為別解一編莫不融理事之門合性相之義折六如之生滅剖四相之鍵關謂真空不空透無得之得序圓頓而有據識宗說之相須辯因緣自然喻以明珠論諸佛眾生譬之圓鏡若出聖人之口冥契吾佛之心可謂天下之奇才矣嘻此書之行於世也何止化書生之學佛者偏見衲僧無因外道皆可發藥矣昔予與屏山同為省掾時同僚譏此書以為餌餃餡之其予尚未染指於佛書亦少或為今熟繹之自非精於三聖人之學者敢措一辭於此書乎吁小人之言誠可畏哉乙未元日

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序於大磧黃石山

書金剛經別解後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知學道未至於純粹精微之域雖聖人亦少惑焉昔樂天答制策稍涉佛教之譏中年鄧海山而修兜率吾老為讃佛發願文乃云起因張本其事見於本集子瞻上萬言願稱釋氏之弊晚節專翰墨為佛事臨終作神咒浪出

之偈且曰着力即差其事見於年譜退之屈論於大顛而稍信佛書韓文公別傳在焉永叔服膺於圓通而自稱居士歐陽公別傳在焉是知君子始惑而終悟初過而後改又何害也屏山先生幼年作排佛說殆不忍聞未幾翻然而改火其書作二解以滌前非所謂改過不吝者余於屏山有所取焉後之人立志未定惑於初年者當以此數君子為法乙未清明日湛然居士題于別解之後

賈非熊修　夫子廟跡

天產宣尼降季周血食千祀德難酬重新庠序
獨無力試向滄溟下釣鈎

孝義永安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塵緣不盡淹鳳池而有年習氣難忘慕禪林而
未暇適遇昭公老子請作永安主人乞開一舞
何須再讓葛藤舊案完如馬耳之風松菊新堂
便是終焉之計謹疏

請旭公禪師住應州寶宮寺疏

孫枝出自萬松中便好移來植寶宮覆蔭人天
正今日不妨鼓動劫前風

請文公庵主住玉山開堂出世疏

兒大做翁當仁不讓便請承當何須再勸

請嚴庵主住東堂出世疏

西堂棄東堂山東過山西禪師開狗口居士展
驢蹄

請希庵主住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晉祠山水冠人間好請希公向此開飯了蒙頭
三覺睡遲人休說趙州關

請學庵主住翠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金城元有翠微山寶刹禪林積歲閑笑請學公
來領略一瓶游戲白雲間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永寺疏（秀公寶占法屬也）

聞道霖師退壽寧秀公難弟亦難兄新詩遠寄
石州去賬起眉毛便好行

太原山開化寺房燼之餘再新故宇請
為功德主因作疏

竊以塵緣有數否則泰泰則亨聖道無窮變則
通通則久惟開化之故刹實太原之名藍兵火
以來劫灰而已住持人固有定老功德主乃請
湛然良尉殷勤強為領略禪心佛語誰知教外

別傳梵刹蓮宮更看無中唱出謹疏

重修宣聖廟疏

精藍道觀已重新獨有庠宮尚圮垣試問中州
士君子誰人不出
仲尼門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竊以生死蒙恩便見法門不二怨親普濟始知
檀度無私仰惟佛陀興悲爰自阿難張本欲啟
無遮之大會必資有衆之良緣但肯同心便希
垂手謹疏

請與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竊以深達大本何妨摘葉尋枝截斷衆流便是隨波逐浪欲整雲門寨壁必求佛覺兒孫伏惟與公和尚道合圓通法傳圓照達人便出方為禪子家風戀土難移未是衲僧氣息謹疏

竊以轉身就父徒來禪子宗風借路還家好箇衲僧消息伏惟與公和尚受戒崇壽得法聖安未聞微獻權接大覺因席就請何須特地人情准帖奉行折合這翻公案謹疏

竊以釋迦慳迦葉富無物與人與公偷聖安怒

慢藏誨盜既收鈯斧子不藉破皮鞋須要樁龍似龍何礙將錯就錯拖將十字街裏便好投倚推來百尺竿頭更教進步謹疏

竊以法海彌深曹水五流分派化風猶扇雲門一葉重華與公庵主透關照之重關提圓通之正令善作降龍相能談文字禪關裏剃頭最好達人便出穩處下腳何礙過緣即宗謹疏

竊以當年噇飯喂嬰兒聖安左錯今日把棒喚狗子居士風顛你打開漆桶徹底承當我擘破面皮須要相見橫楖栗木獨行正令莫壓弱倚

强與栴檀佛共演梵音好捷行奪市謹疏

請湘公上人住持新院仍名興教寺者因作疏

寶刹成空隨刦灰而已滅精廬如聖逐化日而重新為

國報　恩可名興教赤軸黃卷且圖摘葉尋枝寶藏瑯函何礙尋行數墨謹疏

德興府峨峪雲嵓寺請東林老人住持疏

昔日山中養聖胎峪中松檜手親栽院荒松老無龍象便請東林更一來（公如斗會在此寺有手植松在焉）

請栢嵓儼公疏

良弼施宅創天寧卻請天寧舊衲僧為報栢嵓休遮讓閒中續出祖師燈

邢州重修　宣聖廟疏

宣尼萬世帝王師可嘆荊榛沒古祠重整庠宮闡文教願觀日月再明時

安慶織萬佛疏

余自忝預政事以來懶為疏文恐物議扶勢故也安慶者工巧妙天下自刱新意織萬佛為施嘉其意因破戒作此疏云

十方三世萬如來不犯枚頭寶座開單手元知不成拍三臺須要大家催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世傳文殊化身宿于此山故得名）

昔日文殊曾復宿當年聰老可重來（公舊常住此山）此山便是真佛窟何必區區禮五臺

題萬壽寺碑陰

昔達磨西來禪宗大播門庭峻峭機變縣馳非世智辯聰所能曉也其與奪之間因有賓主抑揚之際不無權實其未具透關眼者豈免隨語法解之病哉香山俊公和尚受法於大明渠謂洞山之後偏正五位失其本意亦行權之語欺同參榮公闡之果吞鉤餌俊公門人肇從而勸諸石遠發後世之一笑噫受師之道而反謗之是自謗也何止自謗也曹山投子青州諸師之道皆不足法矣顏香山亦近世之豪邁者也忍為此事耶昔雲門拈世尊初生因緣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瑯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臨濟臨終謂三聖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

至今法道大行是知宗門之語一擡一搦豈可以世間語言定其準的也哉若香山果無毀大明意後之子孫宜改覆車之轍不然則自有勝然老人之韻語手書于故碑之陰以為來者誡其辭曰燕俊與朔榮齊足出大明俊趨往巨剎棠奮身競拜探抱洞山足逆坋大明睛開見弔洗季搦睆皆含情夢甘溺蓋竟梓尾求殭腥曲肋碑其言欺賊賊來誠我覽取諸譬譬彼秦築城秦非不謀國無德秦亦傾上德無可德下德方紀銘端然居上德非碑道亦行況聖不自會（古德云其是聖人注聖人不會）其肯自矜盈修母致予有反是而來瞪目花只自見耳磬約誰聽雖欲信天下未必同為聲不見三葉祖削跡捨身名兒孫愈立史傳愈金鐙不見北宗下功勳石上爭期昌竟何昌千古招論評俄柔慶基敗師（大明老當記）（曰成有黨偕必不得好果取于慶泰基三人也朋）玷累斯文負贊然寘

虛堂徒表黨宗明

和公大禪師塔記

師本平水人俗姓段氏幼習儒業甫冠應經義舉因閱春秋左氏傳悟興衰之不常慨然投筆

退居山林年二十弃俗出家禮平陽大慈雲寺
僧宗言為師受戒披剃頗習經論後聞教外別
傳之旨乃傾心爲遍謁諸方因緣不契師知萬
松老人之聲價照映南北直抵燕然而見之居
數載師資道契始獲密許人頗知之丙戌夏六
月故勧農使王公為功德主作大齋又蒙行省
相公泊以下條佐尊使賫疏勧請開堂出世因
住持大萬壽禪寺師素剛毅寡合未㡬退居漁
陽之盤山報國寺建州元帥蕭公權府朱公弥
歷樊公聞師之名飛疏敦請辭不獲已杖錫北
行詣建州梨花道院以塞其命未幾示微疾移
居閭山之崇福寺養病一日忽召門人普淨輩
謂之曰生死去来猶空花水月何足為訝遂淨
髮更衣端坐而囑後事乃作頌曰臨行一句當
而不諱皓月清風不居正位頌畢右脇而寂師
將順世有本寺傳戒大師臨請之曰善為道路
師笑而不荅令衆且去勿譟衆皆出聞師咄一
聲衆驚視之師已寂矣三日神光不變茶毗之
日頗有祥異數州士民焚香拜禮者絡繹于路
師俗壽四十六僧臘一十六其徒迎其靈骨瘞

於萬壽祖塔之側噫師之處萬壽也每聞誦經
之聲形不障之色由是人皆識之臨行之際命
其徒諷尊勝呪者何哉殊不知大善知識臨機
應物一抑一揚一奪一縱若珠之走盤千變萬
化詎可以一途而測耶王於巨川海和尚平日
亦行此令執相者諷之而謂毀梵行掠虛者讃
之而無礙禪皆失之矣後之學者當以此為誡
己丑清明其徒屬予為記遂以所聞之語信筆
記之湛然居士云

萬壽寺創建厨室上梁文

萬壽寺創建厨室浪著上梁文六首
幸付工人輩歌之用光

法席

拋梁東香積移来不犯功却笑維摩無手段但
將盂飯到座中
拋梁南底箇因緣最好叅試問助緣多少衆前
三三與後三三
拋梁西巧匠騎驢倒上梯四面無門何用鑠十
方没壁不須泥
拋梁北柱石完有擎天力欲摸此樣向諸方倣

殺僧錄猶不得
拋梁上手不傷材真大匠虛堂窮劫鎮叢林偕
與兒孫為榜樣
拋梁下聊倩般輸成大廈朝〻香飯供諸佛承
事悉無空過者

茶榜

今辰齋退特為新堂頭典公長老設茶一中聊
表住持開堂陳謝之儀仍請知事大衆同垂光
降者
竊以箇中滋味誰是知音向上封題罕逢藻鑑

伏惟新堂頭長老名超絶品價重諸方黃金碾
畔析微塵輸他三昧手碧玉甌中轟白浪別是
一家春睡兒潛奔便使王人無夢湯聲微發醉
教醉眼先醒諗老三盃莫作道理會盧公七椀
且是仁義中雖然攏攏新陳不得顧頃甘苦便
請大家下口且圖一衆開懷幸甚

約善長和詩戰書

余奉
善長詩百韻仍乞光和渠謙抑退讓
以降啓見戲余亦戲作戰書以督之

聊發一笑耳

維旃蒙協洽之歲三月甲午朔湛然謹致書於
詩將善長先生幕府恐聞李杜齊名已有登壇
之序元白並駕書興定霸之書在昔云然於今
亦可既久陳於師旅宜一決於雄雌無約而和
者必謀有備則亦以亡患在德不在險雖粗聞
於古語受降如受敵則為戒於兵家伏惟善長
先生冀北無雙斗南第一能投壺而講禮善橫
槊而賦詩詞鋒折萬里之衝筆陣掃千人之敵
將畧夕〻而益辦雄材一一而難陳遇險韻而

愈奇見大敵而倍勇君倡之而來挑戰我和之
以為應兵方及交綏輒陳降啟前鋒少却尚未
損于一毫勇氣未衰遂引退於三舍張羸師而
誘我遺厚利以餌余曠日持久以老我師重幣
甘言以驕我志深藏九地必發九天故示之不
能將攻我之所短倘弗違於仁術勝亦非功苟
不推於至誠盟之何益好奚疑耳理亦灼然兵
不戰而屈人可為上策心未服而納款豈無詐
謀若非先見之明徒貽後悔之誚是以載嚴文
壁爰整詩兵比爾干立爾矛一乃心齊乃力文

章燦爛依希整々之旗聲律精嚴彷彿堂々之陣乃一鼓而成列決再戰而立功顧天下之英雄惟使君與操嘆文章之微婉非夫子而誰㫁待兵魔領閱金諾謹奉戢書以聞指不多及

寄萬松老人書

嗣法弟子從源頂首再拜

師父丈室承

手教諭及弟子有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語近乎破二作三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權也教不云乎無為小乘人而說大乘法弟

子亦謂舉世皆黃能任公之餌不足投也故以是語餌東教之庸儒為信道之漸焉雖然非屈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僅能治天下則回為道之餘滓矣戴經云欲治其國先正其心未有心正而天下不治者也是知治天下之道為治心之所兼耳普門示現三十二應法華治世資生皆順正法豈非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者歟孔子稱夷齊之賢求仁而得仁死而不怨後世行者難之又安知視死生如逆旅坐脫立亡乃衲僧之餘事耳且五善十戒人天之淺教父益慈子益孝不殺之仁不妄之信不化自行於人荒之外豈止有耻且格哉是知五常之道已為佛教之淺者兼而有之弟子且讓之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庸儒已切齒謂弟子叛道忘本矣又安足以語大道哉又知稚川子尚以參禪卜之立見其効

師書有頌試招本分鉗鎚一下便知真假正謂此耳呵々春深萬異

為道珍重匹々不備

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

余忝侍萬松老師謬承子印因遍閱諸派宗旨各有所長利出害隨法當爾耳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俏迷者失之於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于峻拔昧者失之於莽鹵曹洞之宗智者得之于綿密愚者失之於廉纖獨萬松老人得大自在三昧決擇玄微全曹洞之血脈判斷語緣具雲門之善巧拈提公案備臨濟之機鋒為仰法眼之爐韛兼而有之使學人不墮於識情莽鹵廉纖之病真問世之宗師也暴舉中秋日為建州和長老圓寂上堂云有人問既是建州

遷化為甚萬壽設齋師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
處無又問不是盡七百日又非周年大祥開勘
今日設齋師云月色四時好人心此夜偏衆中
道長老座上誦中秋月詩佛法安在師云萬里
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分明將此勝因用嚴
和公覺靈中秋玩月徹曉登樓直銑上生兜率
而往淨方未必有燕京㮚梨餳棗爆栗燒桃衆
中道長老只解說食不見有纖毫佛法師云謝
子證明即且致為甚中秋閑日生却道月無光
有餘勝利迴向諸家檀信然歉蒸豆角新煮鷄

頭蒲萄駐額西瓜止渴無邊功德難盡讃揚假
饒今夜天陰暗裏一般滋味忽若天晴月朗嘗
定不索點燈老師語錄似此之類尤多不可遍
擧且道五派中是那一宗門風具眼者試辨看
噫千載之下自有知音乙未夏四月湛然居士
漆水移剌楚才晉卿序于和林城

祭姪女淑卿文

維乙未之春三月二十六日叔湛然居士謹以
蔬食清茗致祭於猶子舜婉淑卿之靈維靈冑
出遼室支分太宗我考賢王風植于令德吾兄
按察載振于清風汝幼奉母訓長知父從禪理
頗究儒學悉通稟鄭娘之標格有靈照之心胞
不食葷于笄年欲為尼于高嵩德播人口名達
帝聰遣使求于故鄉有詔入于深宮守志持節
慎心飾躬甫及知命尚為嬰童古所未有來者
孰同章奏乃掌名位日隆上謂之女學士人呼
之宮相公屢有諫諍多所彌縫德殊辭華之班
功勝當熊之為忽家亡而國破嘆勢盡而途窮
果全身而不辱示微疾而善終正悟之名得之
於空老徒悟之號乞之于髯翁信幻有之非有

知真空之不空來乎無跡去乎無蹤來無跡乎
出燕山之白雲去無蹤乎聳和林之青松明日
厭飛烟滅後天涯無處不相逢嗚呼哀哉伏惟
尚饗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

抛梁東萬里山川一望中靈沼靈臺未為比宸
宮不日已成功
抛梁南一帶南山揖翠嵐創築和林建宮室鄭
侯功業冠曹參
抛梁西碧海寒濤雪拍堤臣庶稱觴來上壽嵩

呼拜舞一聲齊

拋梁北

聖主守成能潤色

明堂壯麗鎮龍沚

萬世巍巍威萬國

拋梁上棟宇施功遵大壯

鳴稍聲散

翠華來五雲深處聽

天仗

拋梁下柱石相資成大廈

君臣鍾鼓樂清時喜見山陽歸戰馬

為武川摩訶院創建佛牙塔疏

佛日增輝

國政和靈牙有

詔賜摩訶因風吹火何勞力垂手同修窣堵坡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三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

法語示猶子淑卿

和潤之韻

贈景賢

寄東林

寄萬壽潤公禪師

寄甘泉慧公和尚

遺龍岡鹿尾二絕 并序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中秋召景賢飲

請定公住大覺疏

補大藏經板疏

武川摩訶院刱建瑞像殿疏

詩與公住崇壽院

寄聖安澄老乞藥

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

賡元韻以復之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德新見寄二十韻和而謝之

予鑄生朝潤之以詩為壽因繼其韻以
遺之
扈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上繼杜叟
之韻
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用梁斗南韻
贈趙正卿
寄張鳴道
送省掾郭仲仁行
送燕京高慶民行

和趙庭玉子贊韻
贈東平主事王玉
周敬之修夫子廟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寄東林同參
寄簡堂頭
寄孔雀便面奉萬松老師
答倪公故人
送王璘行
繼介立猷景華韻

繼平陽張才美韻
德柔嘗許作鞍玉帶且數年矣作詩以
督之
卜鄰一絕寄鄭景賢
寄岳君秉玉博山
雲中重修宣聖廟疏
寄光祖
送德潤南行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贈景賢玉潤鳴泉琴

丙申元日為景賢壽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因和元韻以勉
之
景賢召予飲以事不果翌日余訪景賢
值出余閑鑄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和景賢召飲韻
丙申上元夜夢中偶得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趙州栢樹頌

黄龍三關頌
和太原元大舉韻
喜和林新居落成
題新居壁
太原修夫子廟疏
和林建佛寺疏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

法語示猶子淑卿

汝自謂幼年嘗禮空禪師求名因書頌云父母未生前凝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語極妙且道汝作麼生會古昔以來有志師僧辭親出家尋師訪道千辛萬苦三二十年秪為此一段空劫以前大事尚有未透脫者汝幼居闈閫久在掖庭未嘗用功叩參大善知識但傳尋宗師語錄徒增狂慧深背真道貫弄滑頭

於道何益所以古人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又云滿肚學來無用處閻王不要葛藤者真良言也只如空老所書頌亦論父母未生前面目又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是何意趣若云釋迦不會能仁四十九年橫說豎說貝葉琅函遍滿人間末後拈花以傳教外之旨且道此法從何而得若云迦葉無傳西天二十八祖東土歷代諸師相傳之道自何而來若謂釋迦不會迦葉無傳這空禪師亦是佛祖兒孫寫此頌圖箇甚麼箇中關捩盡在此兩句不可不細叅詳

余今為汝遶遍些子消息父母未生前老夫云水泄不通凝然一相圓老夫云針劄不入釋迦猶不會老夫云非思量處迦葉豈能傳老夫云識情難測父母未生前老夫云三更神世界凝然一相圓老夫云半夜兒乾坤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只許老胡知迦葉豈能傳老夫云直饒村來他亦不要父母未生前老夫云頭圓象天凝然一相圓老夫云足方象地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寒山撫掌迦葉豈能傳老夫云拾得呵呵老夫為汝橫批豎判正用顛拈十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一句子薦得可與佛祖為師一句子薦得可與人天為師一句子薦得自救不了閑中試定省看其或未明若到燕然問取萬松老子

潤之館于忘憂門下生徒秉駟渠徒步抵和林城有詩云破帽麻鞋布腿棚強扶衰病且徒行區區不道圖他甚一夜山妻罵到明余憐而和之

踈笋鞵邊正脫棚故山清處便宜行鏡湖他日
庇屬我好向湖邊訪四明

贈景賢

茶寧槃物成邪氣琴伴簫聲變鄭音可惜龍岡
老居士却將邪教汙真心

寄東林

東林已秀兩三枝覆蔭人天正些時貪向龍宮
翻貝葉惱人不寄玉泉詩 以來書云見閱藏經故有是語

寄萬壽潤公禪師

林泉人笑鳳凰枝我慕林泉嘆後時盼得人來
問消息太平和尚又無詩

寄甘泉泰公和尚 二

東林枝勝桂林枝不惜甘泉濟旱時鐵額銅頭
含笑面可人能字更能詩

去歲秋獨余謁龍岡因彈秋水龍岡出山羊一雙為贈渠笑曰已過價矣余愛容多設鹿尾漿今年上獵於秋山龍岡託以鹿尾可入藥得數十枚悉以遺余因錄近和人詩數篇以報仍作詩二絕為引聊發一笑耳

秋水清聲忽變商龍岡曾遺二山羊今年祇奉
詩三首為報先生鹿尾漿

去歲山羊酬過價今年鹿尾不直錢龍岡藥物都竭底只得鞴翁詩数篇

和景賢贈鹿尾二絶

日暮長楊獵騎歸西風弓硬馬初肥今年鹿尾休嫌少且喜君王不合圍

禁臠酤思濃鹿汁香蔬久厭小兒拳龍岡採得班龍尾一串穿來寄玉泉

中秋與景賢飲

中秋北海景淒々好拚今宵醉似泥快請龍岡疾過我與君同泛玉東西

請定公住大覺疏

龍龕寶藏照人寒與老功成住聖安却請定公來領畧收拾香火禮旃檀

補大藏經板疏

十年天下滿兵埃可惜金文半刧灰欲析微塵出經卷隨緣須動世間財

武川摩訶院刱建瑞像殿疏

邦人創刱旃檀像寺衆新修窣堵波兩段因緣非細事成功須仗大檀那

請奥公住崇壽院

泥洑昔日隱蟄龍一震重新大覺宮却請收雲歸舊壑晨昏香火禮師翁（泥洑院圓通禪師真堂在焉）

寄聖安澄老乞藥

登高回首望燕山試道新詩怨聖安賒得護身符子去二年不寄大還丹

信之和余酬貫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以優之

鵷鶵徒羨大鵬南駑馬終須後驥驂至理猶刪萬歸一庸儒剛說二生三適閒活眼嫌金屑戀土癡人宿草菴寄與雲川賢太守洗心滌慮與君參

憐人提這起終南屋奈沙堤相國驟幻術莫驚般七々真詮誰識後三三家鄰剎水（玉泉池）宜栽竹緣在香山好結菴斫斷葛藤窠臼後閒家破與不須驂

鴻雁翩々自北南歸歟何日駕歸驂潛龍在下宜初九即鹿無虞戒六三洛下好遊白傅寺濟源重覓侍中菴袁翁自揣何多幸昨夢齋中得罷參（萬松老人住持大覺寺揭其齋曰昨夢）

舊隱曾聞白霽南故山佳處好停驂貪嗔痴者

元無一詩酒琴之樂有三菱芡香中横短艇松
筠聲裏稱危菴有人問道來相訪一枕清茶不
放參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光文符太一天相黍文昌迓海難追聶封留欲
學良識形伴珠玉朽木爾松樟直節心雖赤衰
年髮已蒼伴食居相府無德報
君王草甲濡春雨葵心傾
太陽　大權歸　禁闕
成算出巖廊自北　王師發平南上策長

皇朝將革命亡國自頹綱萬水偏師渡長河一
葦航股肱無敢惰
元首載歌康　號令傳諸域英雄守四方
大勲雖已集
遺命未嘗忘萬國來馳幣諸侯敬奉璋兆民涵
舜德百郡仰
天光大有咸如吉重乾體自強碩賢起編户良
将出戎行太廟陳籩豆明堂服冕裳宋朝微寖
滅　皇嫡又戍戕政亂人思變君愚自底亡右
師潛入劍　元子真臨襄殺氣侵南斗長庚

壯玉堂之出徐州弓猶藏寶玉劍未識干將
皇業超千古天威聾八荒元戎施虎略勇士展
鷹揚武緒元封跡　文聯貞觀芳
宮庭敢諫鼓帷幄上書囊佇待卿雲見行觀丹
鳳翔武文能迭用威德是相當多士思登用遺
賢肯退藏詩書披鳥篆功業抑龍驤國用恒無
闕民財苦不傷八音歌頌雅百戲屏優倡
聖澤傳朝露明刑肅暮霜永垂塵劫祚一混九
州疆重任司鈞石微材匪棟梁思歸心佀醉感
泯淚如滂嚴子終辭漢黃公合隱商窮通真有

數憂樂實難量雖受千鍾祿何如歸故鄉乙未
閏月上旬日玉泉書

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製二十韻和而
謝之

當年職都水曾不入其門德重文章傑年高道
義尊雖聞傳國士恨不識王孫韻語如蘇武離
騷類屈原烟霞供好句江海入雄吞意氣輕三
傑才名冠八元著述歸至賾議論探深源藉藉
名雖重區區席不溫家貧謁魯肅國難避王敦
北鄙來雲內西邊退吐蕃勉將嚴韻繼不得細

文論遠害雖君智全身亦
聖恩大才宜應
諮豪氣傲司　閭學識光先哲風流遺後昆莫
尋三島客好謫萬松軒六度真光發三毒妄影
奔素緣忘染習古鏡去塵昏爐上飛寒雪胞中
洗熱煩到家渾不識得象因忘言心月孤圓處
澄々洗六根

乙未閏月上休日
玉泉書
子鑄生朝

潤之以詩為壽子因繼其韻以遺之
巖松傲歲寒枝幹騰千尺男兒若稽古功名垂
竹帛我祖東丹王施仁能善積我考文獻公清
白遺四壁盛名流萬世馨香光赫々余生嘆不
辰西域十年客貧困志不渝未肯忘平昔昔日
出燕然辰當攝提格鵝尾待鳳毛續後予無責
汝知學不學何啻雲泥隔為山虧一簣龍門空
點額遠襲周孔風近追顏孟跡優游禮樂方造
次仁義宅絕夜誦詩書廢時毋博奕勤脩分能
猜三十成骨骼孜々寢食廢安可忘朝夕行身

謹而信於禮順而撫祥麟具五蹄溟鵬全六翮
為人修五常莫憂仕與藹成功不自滿始知謙
受益慎毋忘此詩吾言真藥石
甲午重午前三日
湛然居士書
庵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上繼杜受
之韻
去國十年久還鄉兩鬢皤三川猶梗澁百越正
干戈東勝城無恙西征事若何凭高吟望久樽
酒酹長河

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
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
松老師深攻亟擊宿粟生知一聞千悟注首楞
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磨祖師夢語贊談翰
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理性之學要終
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
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
我園椹不見好音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過虖
氣任私情一讃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

何屏山衷矜著鳴道集説廓萬世之見聞正天
下性命發揮孔聖幽隠不揚之道孱攀附游龍
駿〻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疆
隅矣鳴道諸儒力排釋老拚陷韓歐之臨黨孰
如屏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引
屏山為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鑚仰藩垣莫窺户
牖輙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奥
繄為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郭惟
影響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末
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當有賞音者鼎臣閲

予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徒步之燕獻的
鎬于萬松老師轉致于余余覧而感泣者累日
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蕪謬
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著鞭遂為序引以鍼江
左書生膏肓之病為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
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湛然居士漆水
移剌楚才晉卿序

用梁斗南韻

丁年學道〻難成却得中原浪播名否德自慚
調鼎鼐微才不可典璣衡誰知東海潜姜望好

向南陽起孔明收拾琴書作歸計玉泉佳處老
餘生

贈姪正卿

遼室東丹九葉芳曾陪劍珮侍明昌學書寫盡
千林葉習射能穿百步揚興廢人間戰白蟻榮
枯枕上夢黃粱故山咫尺宜歸去莫使因循三
逕荒

寄張鳴道

張君宗派自留侯壯歲成名入士流一代詩聲
如玉振千鈞筆力挽銀鈎平山邂逅初青眼汴

水伶仃已白頭遥想荷花好時節故人吟倚仲
宣樓

送省掾郭仲仁行

蘭省而今已預名還鄉衣錦也為榮遼陽幹事
須詳悉速駕星軺上玉京

送燕京高慶民行

國用繁多我政憂上章清選佇徵收好陪劉晏
勤王事早使錢如地上流

和趙庭玉子贊韻

萬里龍庭白草秋時〻歸夢舊漁舟酌殘白酒

難成醉老盡黄花無限愁久識人心多厭政喜
達天下已歸劉而今子入中州去莫惜寒梅寄
隴頭

贈東平主事王玉

聖主方思治邊臣未奉行憑君達此意無得負
蒼生

周敬之修夫子廟

天皇有意用吾儒四海欽風盡讀書可愛風流
賢太守天山初起仲尼居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劖玉剜瓊出自然依稀嵓竇吐雲烟禪師手段
掀山嶽便好移來向玉泉

寄東林同參

東林屢有寄來詩忙裏何嘗報一辞豈是玉泉
生客惜言無滋味不宜時

寄簡堂頭

巨川生下此村牛千百頭中秖一頭異孔撩天
無主伴不風流處也風流

寄孔雀便面奉　萬松老師

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杜頭遥日招風
都不礙休從侍者索犀牛

答倪公故人

玉泉回報故人書問子參玄着意無且趂萬松
鑪鞴熱疾忙索取護身符　一作夜明符

送王璋行

天涯九日出龍沙冬後冬前却到家飽運功成
須報我好遊天漢上浮槎

継介立務景華韻

北海慵傾北海樽予懷為向景華伸奇才管葛
堪為匹何事唐虞不得臣行道欲期丹鳳出忘

機且與白鷗親龍庭萬里休辞遠六出奇畫正
賴陳

継平陶張才美韻

才美風流自一時因風來寄湛然詩　新朝制
度知將近晚節功名未是遲識子固為天下士
微君孰撫我民痍援毫欲継清新句笑我却無
黄絹辞

德柔嘗許作鞍玉轡且數年矣作詩以
督之

異物當時許晉卿幾年思渇動詩情龍庭風細

沙堤軟玉鬱雕鞍改好行

卜鄰一絕寄鄭景賢

龍沙幽隱子真家自撥寒泉出淺沙我願卜鄰
穹帳側旋分清酌煮新茶

寄岳君索玉博山

玉爐精巧若裁肪寄與髯翁也不妨古廟多年
無氣息直消一炷返魂香

雲中重修宣聖廟

槐宮悉混玉石焚廟貌依然惟古雲須仗吾儕
更修葺休教蕩世喪斯文

寄光祖

漁陽光祖冠當時筆法詞源我獨知君有家雞
君自厭為何偏愛王梁詩

送德潤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改此時暴吏猾胥
謟君日開緘三復味予詩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憂道

不肯參禪不讀書徒喧口鼓說真如未能即色
明真色只道無餘已有餘法眼周殘浮海去濁

山寂寞少人居一從三聖承當後季世寥寥無

瞎驢

述懷

寶藏翻窮貝葉書方知真理本如如一心不動
無生滅萬古長空豈欠餘妙藥更靈難忌口長
安雖貴不堪居毛吞大海渾閑事誰識瓢中出

白驢

警世

看盡人間萬卷書較量佛法揔難如本無妄疾
剛尋藥幸有回波好乞餘方丈名山真碧海含

元古殿是皇居行人半老家何在終日騎驢劫

覓驢

傷時

金馬門前數上書子虛新賦笑相如萬言警策
才無敵六國縱橫智有餘千里兵車討奸宄五
更朝馬候興居功名賺得頭如雪不悟圓圓如

磨驢

投老

裏瑤琴架上書箇中真味更何如伴閑美竹
千竿許養老田園二頃餘賸起焚香誦圓覺興

來綏聆品幽居琯岫音有夕陽半下山偏好吟入
烟霞穩跨驢

贈景賢玉澗鳴泉琴

玉泉珍惜玉泉琴不遇高人不許心素聆四三
排碧玉明徵六七琴黃金臨風好奏朝飛曲對
月宜彈清夜吟操龍夜吟彈班朝贈與龍岡老居士
須教下指便知音

丙申元日為景賢壽

龍沙一住二十年獨識龍岡鄭景賢詩筆饒君
甘在後琴棊笑我強爭先冷官何啻廣文樂歸

計猶存谷口田封外壺天壽無量請公勤叩祖
師禪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因和元韻以勉
之

我訪龍岡老珠璣咳唾閒酒熟香馥馥琴滑水
潺潺王吉河名中栽菊和林也有山但能心放
下何處不安閑

景賢召予飲以事不果翌日予訪景賢
值出予開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昨朝命我初無興今日尋君不在家不問主人
都飲盡醉吟倒載黑氈車

和景賢召飲韻

書滿穹廬酒滿樽龍岡召我謝殷勤琴中別有
無絃曲醉裏閑愁舉似君

丙申上元夜夢中偶得

超佛越祖遮真空也與滿山說夢同面貌眼睛
鼻孔裏大千沙界一漚中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門弟遼陽劉德真剛直木訥近乎仁儒者祖有
才學術師我精通天地人今日從軍征西劍他

時擁節入三秦三辰測驗須吾子創作天朝寶
曆新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誠之識我二十年不讀經書不學禪誤爾儒冠
好投筆逼人勲業可加鞭浣花溪畔春如畫濯
錦江邊酒似川壯歲從軍真樂事鄧侯遺躅勉
爭先

趙州栢樹頌

古佛猶存舊道場庭前依舊栢蒼蒼莫謗諸州
無此語禪林奔走錯商量

黃龍三關頌

我手何似佛手

稱頭斤兩須端的短少毫釐不可欺函關辨認合同券未肯輕〻放過伊

我脚何似驢脚

行令如同車脚圓你三文後我三錢直饒道底分明是也是當年鷓鴣祥

如何是上座生緣

只打野盤無寺宿不供糊口趂村齋上户莫椿虛物力僧司無得錯推排

元太原元大舉韻

魏帝兒孫氣似龍而今飄泊困塵中君遊泉石初無悶我秉鈞衡未有功元氏從來多慨慷并門自古出英雄李唐名相沙堤在好與儆之繼舊風

喜和林新居落成

登車憑軾我怡顏飽看和林一帶山新構幽齋堪偃息不開〻處得閑〻

題新居壁

舊隱西山五畝宮和林新院典刑同此齋喚省當年夢白晝誰知是夢中

太原修　夫子廟疏

并門連歲不年豐諸父探羊禮義空旣倒狂瀾扶不起直須恚手建庠宮

和林建佛寺疏

龍沙玄教未全行故築精藍近　帝城須仗植那垂手力一輪佛日煥然明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終

湛然居士文集序

夫文章以氣為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為文章不期文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為工者所能比蓋其浩然之氣貫於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懷王佐之才有開

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為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衆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胷中所養者小也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當

聖朝開剏之際膺鹽梅鼎鼐之任仰贊

天子茂弘德威臣上古所不臣之國籍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於天下炳如日星雖月氏殊俗蠻荆遠方莫不仰戴其威名

觀其從事征討軍務倥傯宜其不暇留意於文字間然雄篇傑句散落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詠其情性或寄意于玄機千彙萬狀會歸于正又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為者人雖服其精敏意者何為而能然耶殊不知公善養其浩然之氣充於其中形于言

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得不然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乎邇者中書省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募工鋟版過雲中同監納樊子通見屬為序徵以為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待

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為之辭者徵東城一鄙人也幸齒于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挂名于文集中固所願也於是乎書

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徵子徵序

稼村先生類稿三十卷

（元）王義山撰

附錄一卷

明正德十一年王冠刻本

稼村類稾三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王義山撰。義山字元高，豐城人。宋景定中進士。知新喻縣，歷永州戶曹。入元官提舉江西學事。原刻題曰宋人，非其實也。是集乃其子惟肖所編。以義山退老東湖之上，扁讀書之室曰稼村，因以為名。凡各體詩三卷，雜文二十七卷。詩文皆沿宋季單弱之習，絕少警策。故王士禎居易錄以為蕪淺無足取，且謂為最下最俗。然觀義山在湖南時，湘潭縣秦因爭田不遂，獻之學。義山引春秋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斷其非，頗合經義。故集中說經之作亦往往自出新意。如解周禮師氏職中大夫、保氏職下大夫，而謂鄭註稱周公、召公兼攝之非。又解古者天子冕服備十二章，而謂鄭註九章、五章之非。皆頗有根據，不同勦襲。至表啓諸作，亦頗織組自然，實與劉克莊後村集略相近。雖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概加排斥，則又太過之論矣。

稼村先生類藁序

古今文章自諸大家外可傳而傳者固多可傳而不傳者不少修辭立言之士平生辛勤與以表見于世而乃有然不然者豈非有幸不幸以存乎其間哉稼村王先生世家豐水之西槎溪之上生于趙宋之季世于登歲閩縣志載其著述甚多恨俱未之一見也既而宦遊兩京三十年矣於其片言隻字流布海內卒無所獲歲在辛未外甥及

禪過王氏於其槎溪得其所謂稼村類藁者而觀之蓋寫本也乃撫卷而嘆曰茲非孤羅鍾英劍江炳靈產為異人而有此耶因語王氏亟畚以求其傳居亡幾何王氏之彥曰冠來復於予曰吾家稼村先生之文已鋟之梓矣其為我序之考之先生之文其子惟肖嘗刻置稼村書院此後沈鬱湮晦以至于今蓋二百有餘年矣一旦復傳于世豈非冠之力歟稼村先生於

高子於文詞之間則有以見其濬源於性理可以謂之深究心於濂洛可以謂之醇兼綜乎群籍可以謂之博剖析乎衆論可以謂之精至於立意造語字字忌死言言欲活篇篇厭腐句句

求新盖馳騁乎楊誠齋劉後村之間而直造其堂奥者也先生嘗自言無他好獨於文字刻苦正所謂辛勤以異表見者何可以不傳哉何可以不傳哉先生諱義山字元高號稼村與弟諱

義端字允剛號月莊伯仲齊名而冠則月莊之七世孫也

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春二月中浣嘉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同邑月湖楊廉序

稼村先生類藁目錄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卷之一

詩

贈點易黃君復
郊壇奏告禮成口號
挽宋度宗
挽遂初尤尚書

寄題黃竹齋
題傅南浦詩卷
齋居襍興
寄題吳秀林
西蜀鄧游和冷泉亭韻
書永嘉嘉禾驛
題鄭氏義門
讀晚唐詩有感
觀海潮
題嚴子陵釣臺
挽賈平章生母
挽寶謨劉尚書

春日即事二首
送雲遊鑒上人
挽鹿泉賈參政
餞張宣慰
贈心月相士
挽白鹿洞賓呂善居
和韓御史題滕王閣韻
再用韻
古意二首
贈梅坦陳公
挽雲屋徐侍郎
送余謙伯赴江州教

贈鄧可公
冷舍偶成示兒
贈丁道士游浙

卷之二

詩

感興
贈山村梅癯
梅梢上雪
謁申御史
申屠御史袖詩來訪和韻以謝
和九月十日紫極登高韻
座間分韻得道字

挽竹鄉龔侍郎
挽平軒王府判
謁按察馬僉事
贈鄧梓林
京庠校文和同考官
月巖
宿安仁縣市
了頭巖
偶成
夜宿嚴陵舟中
挽山居劉侯官
題永州許錄判三老圖
和康節六意為人二吟
挽熊墨莊
題韶州李同知石泉山水雪谷卷
天問
送陳公欽經歷
挽熊縣丞
送昇甫歸九江
讀東坡和陶詩有感
蚤起齋居獨坐
挽黃松澗
題汪才夫石城詩集
題何氏山陰道院

和王槐城寄詩韻
挽介堂胡知郡
送按察王僉事除行臺察院
送奉使翰林頒降曆日回
書曹忠勇詩集

卷之三

詩

和清江帚谷書
挽溪園周知郡
題吳此民送遊集
挽松麓李僉判
挽李教諭
題陳宗陽梅花全韻詩集
和中齋御史耒陽重韻
十月海棠盛開
挽善慶堂蔡朝奉
贈醫士熊月湖
小園梅柳之爭
梅與柳爭
柳與梅爭
挽家溪危知郡
挽蘇少章
題黃草堂詩集
挽胡經幹

題武岡向敏衡無加莊
挽横海曾朝議
東湖拜朔非禮去職諸生以詩留行和其韻謝之
送孫糾彈歸鎮江
餞申屠御史歸揚州行臺
謁中齋楊左丞
餞長白李左丞
跋楊中齋詩詞集
送丁直諒赴西湖山長
送允中齋王參政入閩
題杜氏颻瓜亭
謁參政張敬子
五無歌送張參政
題黄蒿士雪月集
餞行省郎中王君祥
別中齋楊左丞
和陳紫可感興韻
和胡方洲雪韻
枕上聞風
餞恰齋胡憲使
盛暑夜起

卷之四

序

晏為善師善録序

周衡齋通鑑論斷序
西湖倡和詩序
送婁道士序
題胡靜得所編祖黄溪詩集序
黄亭塘詩選序
紫霞道人詩序
武寧汪材夫石城詩集序
甲戌鄉約序
黄清心在宗聚約序
宋史提綱序
宋史類藁序

卷之五

序

送彭華國北遊序
送節閔夫遊浙北序
送宋童子序
趙東村布衣詩集序
送張士隆赴廣州教授序
衛州安仁興德鄉義約序
陳國録庚辰以後詩集序
劉梅南詩集序
題余尹甫詠史詩序
達上人南浦詩序
劉宣使泉忠宗譜序

李宏道編蒙古韻類序
丁退齋詩詞集序

卷之六

序

章貢劉愛山詩集序
周衡齋四書衍義序
九日紫極登高會詩序
趙文溪詩序
九日登高序
陳宗陽梅花全韻詩序
京庠賦社麗澤題籍序
仲氏元州章貢活四詩卷序
宗人仁齋文藁序
子惟肖和後村梅花百詠詩序
子惟肖詩藁序
陳梅塘同八詩集後序
武寧汪材夫南林詩集序
章貢劉愛山詩集後序
稼村類藁自序

卷之七

記

共春園記
德隣堂記
君子堂記
東樂堂記
養蒙堂記
小暘谷記
學稼齋記
重修舊居記
全生堂記
臨江章侯心祠記
雪舟記

卷之八

碑

瑞州重建西磵書院碑
重修東湖南州高士祠碑
重修龍興敷祐廟碑
龍沙道院碑

卷之九

銘贊頌賦

鄭氏義門銘
東氏湖山堂銘
小暘谷銘
龍虎贊
虎溪贊
聽月湖相士贊
贈琴士陶雪窗贊
湖南憲臺瑞芝頌

贛州嘉禾頌
鷄鳴賦
蝸牛賦
卷之十
跋
丁氏八南圖跋
黃草塘移居圖跋
杭山貢金帶帖跋
趙主簿五友集跋
鄧檢閱林廷對跋
高德祥聚糧集跋
鄭氏義門詩跋

乾坤清氣詩選跋
宗人礪卿始祖王彥方逸行圖跋
周益公光詞程文集後跋
猶子公信玉泉詩集跋
卷之十一
說解辨雜文
翁宋任古梅說
清江鄧幼恭漁樵翁舍說
趙文溪詩序性情說
臨川李鶴雲有竟堂說
張廷賓字說
郭文甫求衣帖說
贈長沙下萬里仕說
猶子希文冠說
易爻辭解
周禮師氏解
春秋天王求金辨
周禮冕服之辨
新喻縣勸農文
卷之十二
書
上丞相古心江公為程大中請謚書
上察院章杭山為程大中請謚書
上侍制劉後村論提綱衍義書

代徐司戶上家政奈九軒獻通鑑綱目考證書
卷之十三
傳
金少翁傳
香山居士傳
廿國老傳
高御史家傳
卷之十四
殿策
卷之十五
壬戌廷對
策問

秋村書院庚午蒙試
杭州府學癸酉冬季台試
杭州府學甲戌夏季堂試
秋村書院甲戌秋課試

卷之十六

講義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已也居則曰以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在齊聞韶三日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卷之十七

講義

九卦十三卦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天地所以為大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卷之十八

講義

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又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止聰明作元后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謀以燕翼子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卷之十九

講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明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止未知焉得仁

卷之二十

册文奏劄

度宗諡册

乙亥三月上殿輪對

卷之二十一

牋表疏狀詞

代江西運司賀乾會節表

代賀壽崇節表
代衡州守賀宋度宗登位表
賀皇大后表
代湖南憲司謝登位赦表
謝皇大后表
代永州冬至節賀表
代永州冬至節慰皇大后表
代賀壽崇節表
代賀乾會節表
代湖南倉司謝賜曆日表
代湖南倉司賀明堂慶成表
代　守到任謝皇帝表
代湖南憲司謝明堂赦表
謝皇后牋
謝皇大子牋
天基節功德疏
壽崇節功德疏
乾會節功德疏
代永州明堂進銀狀
代衡州聖節進銀狀
南安郡守到任淨衙醮青詞
南安郡廳上元設醮青詞
南安司理院上元設醮青詞

卷之二十二

啓事
賀前宰相葉西澗除寺簿
賀葉西澗拜左丞相
賀憲使李肯齋除將作監兼尹京
賀吉守倪敬齋兼倉
代王憲賀常滄浪入察
代南安守賀洪雲岩尹京
代賀吉守趙端齋除江西提舉
代賀臨江守江古崖到郡

卷之二十三

啓事
通賀南安守周竹友
通賀贛州守楊高峯除江西倉
通賀江西倉楊高峯除憲
通賀江西憲吳恕齋建閫
代通賀陸雲西除江西帥
代通賀京尹李竹齋
代通賀吉守王玫巖兼倉
通賀行省參政王允中

卷之二十四

啓事
賀前宰相大觀文江古心舉改官
謝江西運副劉實齋舉職司
謝兩浙運判朱尚　舉改官

謝戶侍劉斗巖舉改官
謝刑侍檢正常蒲溪舉改官
謝浙西提舉倪徵齋舉充文華科
謝湖南憲胡畸齋特薦八士
謝湖南倉李亨山舉從事郎
謝湖南憲王學司舉縣令
代謝判宗趙庸齋舉縣令
代謝淮西帥李菊梅辟闢

卷之二十五

啓事

除架閣謝平章賈秋壑
除架閣謝參政葉杭山
除架閣謝提刑陳靜觀
對移謝平章賈秋壑
對移復職謝平章
先山書記改辟行在糧場謝京尹趙常庵
辟監濠謝丞相馬碧梧
辟新喻令謝鄧守李菊窗
江西道儒學提舉謝參政王允中
差教授謝參政賈鹿泉
代謝江西倉趙端齋辟正將

卷之二十六

啓事

餞按俞丞相葉西澗
餞按參政趙格庵
餞按浙漕洪損齋
餞按浙漕朱尚友
餞按刑書趙平齋
通湖南帥參政皮泉渌
通江西運使曹介軒
通江西帥趙月山
通憲使俞崧澗
通臨江守李菊窗
謁湖南倉趙端齋
代謁臨江倅陳所翁

卷之二十七

通江西憲楊高峯
通江西帥趙月山
通南安守周竹友
通江西漕使劉寄翁
代通京尹洪雲巢
代通撫州制置李應山
代賀左史洪初心
代賀右史王侍郎
賀贛守胡石壁
問候祕書文文山

卷之二十八

祈請行狀
龍興路五學教授告轍文
東湖
宗濂
縣學
祭實齋劉尚書
祭山居劉侯宥
祭徐伯康
瑞金知縣愬齋聶先生行狀
徐侍郎述事狀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清江楊居士墓誌銘
月堂呂居士墓誌銘
汪母孺人李氏墓誌銘
亡嫂孺人周氏墓誌銘
胡母孺人劉氏墓誌銘
先君先妣壙記
稼村自誌墓銘
卷之三十
樂府樂語
千年調
水調歌頭
臨江仙

滿庭芳
水調歌頭
乳燕飛
念奴嬌
瑞龍吟
賀新郎
壽崇節致語
對廳致語
唱
勾問隊心
隊心荅
唱柘枝令
花心唱
四角唱
遣隊
勾隊
吳仙詩
唱
謝仙詩
唱
泗仙詩
唱
龍仙詩
唱

柏仙詩

唱

遣隊

王母祝語

唱

勾隊

萬年枝詩

唱

長春花詩

唱

菖蒲花詩

唱

萱草花詩

唱

石榴花詩

唱

梔子花詩

唱

薔薇花詩

唱

芍藥花詩

唱

宮柳花詩

唱

蠟梅花詩

唱

稼村先生類藁目録終

稼村類藁自序

嗚呼士爲科目累甚矣余少時學賦經學易雖然擧子業所

既壯宋天子詔郡國解試得小詞科一場江南自呂東萊眞
西山後此科不振已久海內之士皇皇然無所師余不敏竊
有志焉私擬凡百篇莫余和者然亦舉子業耳及來首西
山有功於斯道不在是余壬戌始應舉其為科目累亦甚矣
洪平齋云士方其未仕讀非其書既仕書不暇讀稍識誤見
書遍覽諸家時有省發輒附以己說數年後所習似益繁去
者復取之取者或復去覺說之不可於心者尚多於是所存者
鮮所謂讀書管見是也又嘗取宋一經撮其要而書之曰提
綱析其目而粹之曰類纂幾數千萬言嗚呼漢之士雖尚
於訓詁然今日置五經博士明日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有功
於道甚大魏晉以來詞氣猶近古時未有科目也唐人專尚
詞章全是科目壞之獨惟宋諸老窮則著書立言達則致
君澤民有為前聖繼絕學為千萬世開太平之功蓋於科
舉之外知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知有性命之學曰乎科
目之中而不為科目累也可目惟肖類余讀書管見為一
帙且以宏詞擬蒼崖宋史提綱宋史類纂麗其後至如詩銘
序記贊頌跋說書傳殿策問講義啓表啓狀誄誌門分
而戶析之成三十卷嗚呼余一生刻苦文字間止如此亦特
一家說耳姑以訓吾子孫謹勿以語人必有取之毋傳焉識
者彊圉大淵獻月正元日稼村王義山元高自序書于東
湖寓舍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一

古豐王義山　元高　著
廬山李彥[illegible]　伯同　校
門人曾震[illegible]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詩

贈點易姜君復

伏羲先天易其初一太極太極生陰陽陰陽各有畫濂溪周
所傳妙得於大極極上作一圈一圈只是白伏羲已為贅矣
小圈更十不知果何意多是祖河圖所以貽冬者栽於噫君
徒頭點相志圖點畫皆無

郊壇奏告禮成口號

夜半宮中響珮環小臣旁得見天顏月星明徹齋壇上孚昊
壘臨方寸間五色雲隨脚輦遶兩行齊立綴仙班皇心自與
天心合萬姓歡呼法駕還

挽度宗 甲戌

道隆堯德庶民庶樂難名合府中一身修天下君有係皆
快活無事不清明長樂大將晚如聞闔寢廢
建隆成帝業隆遶宋乾坤永務昔傳子慈元今抱孫善繼
宛在諒訓即湯存血染攀髯淚泉纏徹九閽

挽遂初陳尚書

到得成享國步艱敢回抗疏動天顏丈夫朋肯兩卿下歸
從教洛草閑有分朱崖敢看去無心白髮望生還故人自歎

蒸雲[illegible]霧雨濛濛山外山

寄題黄靜齋

静中樂復是琴書此樂輸君二美俱明鏡無塵停淵𣿰内外養火夜知梅花窓下參同契草庭前太極圖揣得仙真訣了不須更和養生符

題[illegible]陶庵詩卷

鄭已諸人殺已絶不傳詩印又多年末淬粘丸終無用風架沾泥不是禪誰識鹹酸居味外要追風雅對刪前讀師句法六家數彿彿松陰響澗泉

齋居雜興

道理須從妙處尋静中觀物了吾心一時俯仰成朝暮萬紛紅紫古今嬌扇輪他非橋上看飛魚躍自升沉萬歸名利相峯中引分寸跡丹泥寸澤一身節抑乾坤拍陽和稟得其詩思已隨春意遊不怕曉寒新未譲書谷成遊適溢花渝洗入想回悉命酌無節事清泉可飲俱非負

山水之中足可娛田園樂歲任荒蕪翁交惟有詩知己把酒相忘月與吾秀石漱泉泓可觀排寥桂菊[illegible]可濟直節如松勁剛秋春封作大夫

木曳斜陽抹淡綃薄窓微卷一簾風水如銀樣浸新月山聳翠標撑碧空天為緣人間眼界酒杯好句入杯與來試撿江山羅頂刻除晴笑人

天根分上下月窟幾清陰老樹吹來古流芳直到今四時景況不斷一本理元深記得南軒說要觀生物心

西湖即席和冷泉亭韻

石溜爽泉山色陰我来本不為花尋觴分一滴清泉水盡平生塵垢心虛洞通風橋畔過急湍瀉月水飛流標期無興凡人適好和滄浪濯足吟

書水巷旅木驛　乙丑

老來倦蹋攀悠悠想山側僧風軟吟窗冥紆紫因行宦立酒覺險巘徊曲崖險過石巷雲中樹佳觀界野色海嶠吞吐晴松標掛底框殘烟界成煙長潮如泉天際鳥知還溪澗魚自適幾忘物無我庭渼意常寬之觀宇壤闊天亦局於迹榮華忽彫枯俛仰迎今昔傾義倏再息觥等寄驛悉公果何為老且欲移石

題鄭氏義門

談到義時須割截如何氣象得渾全合非真合皆人者生與俱生不性為友是弟兄常底事仁於父子本然天大書忍字果何意便覺流於嬌揉偏

讀晚唐詩有感

此子詩莫與子晚唐詩學子得晚唐非盛時頑把鳥兒為和既醉翻騰韻語作今詩

觀海潮

忽雄撼得海門開旋起神兵若力推捲地翻來銀一線驚山卷起雪千堆列布天來幾陣紅旗逐浪回畢竟神京鍾王氣海神豈為子胥來

題嚴子陵釣臺

吹起炎劉已冷灰先生功不上雲臺當初同學還何事竟

曾經講較未

挽賈平章生母 癸丙

有子萬事足相與樂湖山花迳扳輿穩當庭参侵班軒綵衣
鼎養魯國忽喪還元氣極之母生賢真兩間修起喻入衮吾
福萃諸身翟服儀容舊鸞綍誥詔新艱難共淮楚夜定齊
秦曾聽呼兒道仰華能笑人

挽賓齋劉尚書

緊官都做了只欠到台司言路古之直經筵帝者師極中五
福備天下達尊推方見星辰履衡山已茹芝節麾仍師閫三
道福星臨政瀲寒潭底人行明鏡心船中不留月背也無
琴誰慰甘棠下無窮蔽芾陰

春日卽事二首

朔氣稜稜帶雪吹凝陰四面鎖寒枝自回造化微和後如再
洪濛未判時天遣江山醒醉眼春將景色入新詩鄉裘一部
簫韶奏草綠花紅山鳥嬉

步屧隨風過柳川眼前氣象覺熙然勾萌甲拆皆春意魚躍
鳶飛遂性天綠草方濃山盡髮紫芽新迸蕨初拳自形自色
何容巧稟賦元來物得偏

送雲遊瑩上人

從前身不染飛埃雪竇雲峯任往來石路滑時宜駐錫浪頭
危處且浮杯眼高桑下肯三宿脚徙山中僅萬回四大本虛
何底止信渠錯得紙窓開

挽庾水賈參政二首

參侍公來鎮古洪武昌宗陰爲春融生民立命興亡有周八征
救人天大功上帝遣徐歸鎮斯民失怙哭溫公山藏抱讀
人何在草木悲號一夜風

一老歸晴六千餘直從苦硬做工夫可憐爵盡存於德惟有
詩書付爾孫後學失師誰主此斯文墜地果天乎槻歸只借
帆風力最是丹心老也無

餞張宣慰三首

本富德意熙群生曾未三年政已成乃父勳名在彝鼎當家
衣鉢合鈞衡如何歸隱山林得不管從來利祿輕浆度淮西
功業了竹來騶傳上神京

貴介而能大耐官留心翰墨此爲難龍蛇現影筆端活風雨
驚人紙上寒教子一經文墨緒讀書萬卷夜燈殘一門數世
衣冠盛曾把君家家傳看

種了甘棠樹當已遮留競湊樂鼓聲和只存詩禮作行李若問
歸囊清過梅抵知還郡治漢家傳闕近思歸蒸嘗為言民力
東南竭好赴層霄閶闔開

贈心月相士

十五以前月清光逐夜生自朔以至望漸長而浸盈十五以
後月明減而生魄自望以至晦漸微而浸闕嗟彼天上月有
圓闕陰晴惟有心月月天者常清明持此以鑒人妍媸奚所
逃此月不在天月在爾方寸

挽白鹿洞賓呂善居

元是贄峯門下士席間參請到源頭曾人知有未子正世
曾稱駢少游白鹿洞賓衘領袖紫陽教主過源流有兒當能
月中桂家學相傳卒未休

和韓御史題滕王閣韻

閑撫臺隍暇日臨興懷感慨寄情深江山為友吏添戰客
皆詩被縱冷不盡川流朝復夜無窮事會古和今一般輸與
漁翁好閑是閑非不累心

再用韻

喜瞻御史又來臨感慨登高此興深抃大乾坤付盃滋幾多
景物入詩新王勃詞家數頼有韓公記古今休評江東
暮雲隔相逢萍水兩知心

古意二首

少年紅顏女敷芬對芳樹盈盈淡艶粧清歌雜妙舞嬌嬈倚
高樓楨絲試一譜世間知音稀誰識嫦節素貞守幽閨不
作九子婦容華秀而山良久兮向暮空床思悠悠明月正當
戶
東籬採秋菊秋菊清且香採之欲寄誰聊以寫感傷感傷何
所思故人天一方故人日以遠思君豈能忘瞻望兮弗及西
山傾夕陽黃昏人倚樓一聲笛何長

贈陳梅亘

竹外重門客待發此短綃綾自天成一枝瀟洒無塵流半夜
高寒對月明特立手標仁者靜生平骨格聖之清縱饒曾與
逋仙約只許溪前見影橫

挽雲屋徐侍郎

歲在己丑大兵臨江滸所濟分道進渠胡相顧長不能
虎關不禁御史中丞陳過最先走明日監察御史秀可
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潘文卿走臺察且爾他可知矣公時
為正言左史兼戶部侍郎然後行余丰州亦喜難同被
命而出是亦走也直不百步耳且葬姑述其大忠挽
者歌

隱朝奔逸蕩無關夜半瀟瀟風雨寒世亂爭先存活路時平
輸與救窮官平生自謂學無事一死諒非君所難到此徬徨
猶不忍國亡那敢計身安
爲答題名自鮮九州四海此同年故人直上青雲路九俗
那能白骨仙不善巧圖真個拙紙因方處欠些圓萬鍾不博
簞瓢樂布命仰如存性焉

送余謙仲赴江州教

廣文要飲又何難所在條條飽飧熟選儘教藤人耶冷官
要耐五更寒田園彭澤菊三逕意思濂溪草一盆滋浦依然
遺跡在道源須是靜中看

睹郡可歎

前一斯心理便長久之天定勝人為賢臣負捲行吟日韓信
低頭一出胯香自如名扮强者弱不爭是乃勝之基彼和欺我
自欺耳只要我心無自欺

冷舍偶成示兒

悔着當初誤出山無聊情緒幾多般儘教蒼舍雲遮斷已約
梅花月送還旅興須憑酒消遣家書不住報平安逢人休道
為官好骨肉團欒勝做官

贈丁道士遊浙

畢竟前身是令威昇藏鶴様更能詩此行遊遍江湖了來訪
逋仙又一奇

稼村類稿卷之一

稼村類稿卷之二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倚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姪孫冠　刊行

詩

感興

靈均作天問子厚為之對玄冥莫可詰幻說多詭怪蒼蒼特其形厥義了難解足山自絕筆人文已久壞果有司造者應不終泯晦吾欲灰吾心納世於塵瞶役為崆峒民穴野奚土賛

贈山村梅癯

我愛梅花村得好來伴山村與卜鄰却有一般不村處冰為骨玉為神別有村人村得俗滿口肥甘潤餓叙那知山村梅樣癯肯向人言飯不足山村切莫學我癡腹中有字不療飢會有東君老知己隴頭先春寄一枝

梅梢上雪

六出霏霏過小簷梅梢着處似沾粘天工底事巧裝點只為花疎特故添

謁申屠御史

向來漢相肅朝綱建武中興又說鮑等是當年名御史劉今百世又添芳

雲淵探碭出水深千年標致香難尋紙今來伴東湖月惜有

沙鷗識此心

泰惟問俗駐洪都聽得與人夾道呼好事被君都做了個般風力自前無

申屠御史袖詩來訪和韻以謝

曾侍鵷行步赤墀入山正為怕人知自慚不直百金伎空有囊中藥不龜

滿前群鱔雜蝦鯉攪擾澄清衆所期今日忠良方得路願歌守道四賢詩

雲卿晉屈帥垣尊詎謂如今古道存驄馬行行人且避知何容易到山村

和九月十日紫柱登高韻

雖報江州遣白衣如雲勝友好追隨滿斟綠蟻安排醉牢柔烏紗照顔嘲兩箇重陽前後日一年好景這些時到今不數龍山會坐上元來欠了詩

座間分韻得道字

一年景物秋最好秋到重陽秋更老留取黃花待再來應教寄與西風道菊花了後到梅花[redacted]梅花開時雪交加何當雪月交光夜與君重約醉流霞

挽竹鄉龔侍郎

猶記烏臺第一章當年物論或雌黃人心自有公非是天理豈能終晦亡蕤愧雖生名已死彈文尚濕墨猶香偷生寧復百年活地下何顔見竹鄉

一木難支大廈傾闔門拚郡赴波濤歸來止為尋墳墓能慷去不教知姓名騰有詩篇嗟不朽相從野老話生平翩翩隻鶴

扶雲出犀玉峰頭籍大清

挽平軒王府判

一兒女來前痛別離遺言埋骨用深知當家曾把僧衣葬誰識平生此意微

猶記瓊林錫宴時手軒折得好花歸而今花與人何在日暮江東雲自飛

詣府參馬僉叔

驟雪無厭做晴成幾年窮屋不曾晴手奸霹靂從天降燭物昌明揭日行聲在烏臺已風和特煩龍節更澄清兒童走卒更相頌夾道侍呼司馬名

化醇成俗更擧臣令六條察吏首言贓劃斷雲觀青天白全藉風聞白簡飛令謂激揚須辦別如何放過此村獨諸生飢歉死難忍惟有廣惠蔘稻粱

贈鄭梓林

齊不存森說鄭林自從拱把至于今雖然本質生成美全是乃翁培溉深勿使栝楠成所有或容斤斧得而尋非材自愧清中棄也有庭槐滿地陰

齋庠校文和同考官 癸酉

大堂翁衆衆學明剖蚌揚沙看奇珍辛執楮毫陪末席敢將文字品諸生拱堂共廢酬勞微夜推聞倡嘆無聲使西崑文體變歐公不忭佛人情

月巖 壬申

巖中一箇月胚胎知是誰將斧鑿開一夜六丁將帝勅駕空推起上天來

宿安仁縣市

安仁斗来大地窄縣官路吏散晚街早人稀夜市無山多田
占少犁曲水来迂猶道茅包錦縣官来索租

了頭巖

𡚁出佳人半面看眭髮梳起碧雲圍路傍老盡發春生猶學
了頭不頂冠

偶成

五性感而動其間善惡萌危微相對立體認要研精大學靜
而得中庸誠則明原頭不參透何以約其情良貴由天賦欺
心天可欺功名皆夢幻道理厭新奇楓葉敲窗際梅花對月
時簡後清趣味科得少人知

夜宿嚴陵舟中

好風特地送帆隨刺破蘆花雪幾堆浪裏漁燈波魚唱歌岸頭
更點鴈聲催船空載取月同去蓬破偷將天入来拂早起看
鷗嘯蘆笑儂抹過于陵臺

挽山居劉侍官

涯淡出此彈翁父子當今第一流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
歸木又三處怨亡明道碑東洛塋無丈公是婺州留得一家
書脉在郎君見説突煙焚
賦詩相如軋子雲詞場幾度策奇勲不早銅綬肯為宰須是
玉堂方著君筆擬以遊行援戎奈何地下要修文試將六葉
從頭讀雇殺時流把硯焚
雪坡仙去又山居惆悵堪嗟世道悲師魯僅存嗟復隱花縣天
無限故人思遠懷把酒論文日忍讀傳雲對雨詩

報埋玉街哀莫寫淚交賸

題袁州邵録三老圖

堂前活現老人星兩箇齊眉作壽朋更有膝邊兒戲綵此身
都及見婁仍
不誇九老寫成圖要似一家三老無滿把壽觴拚一醉公前
毋後子来扶

和康節天意為人二吟

一毫矯揉不安然人衆豈能終勝天透出真關方是覺要從
心地自澄源人能窮理始知命事到容心便費言造物安排
都已定道中浩浩而淵淵
鳥獸不可與同群人道無虧方是人已分工夫須要我學中
本領在明倫川雲意思乾坤外盃酒襟懷天地春識得眼前
真道理世間何事切吾身

挽熊墨莊

積穀翁家誇富強千斯倉與萬斯箱儘教此草更多畬輸與
先生進一庄身已九旬名不朽家藏萬卷字猶香向来有子
曾充賦贏得此田常不荒

題韶州李同知百泉漱雪吟卷

癖到膏肓藥不醫把泉煮石煉成詩齒根更看雪来齧吟過
梅關又一詩
奉命來宣古曲江春回畫戟晝凝香使君吟到蘇州竟顧覬
斯民一日康

天問

鴻冥未判初動靜根已互陰陽無停機闔一闢户大虛本塊

氣無形何八柱四時自爾行列星自爾布吾聞女媧氏曾把
五色補補處絕無痕亦有未補處日無息不運何處衒陰霧
有龍啣燭照終日燒不住王川子有言日月作眼行應寰外
幽獨同此雙眼睛彼何地而暗乃假燭以明亦有無燭地暗
塞幽冥冥吾不解其故蒼蒼徒具形試喚盧仝鬼為我叩太
清

送按察魏經歷

公論難磨口似碑肯將虛杳博人詩心常近厚元非弱職在
詳刑安忍謝兩載依然如始至一塵豈是要人知怕聞驄馬
騎將去惹起西人無限思

挽魚縣丞

三葉承我不負今階庭闌玉又森如鄉鄰稱道有是子祖父
傳來只此書西上璧派逼霄漢相將金牓到門閭從前不朽
惟家學不必籯金自有餘

送昇甫歸九江　陶

雲無心出未為非為倦方還毋乃遲只為當初欠歸早教人
枉費和陶詩
猿鶴紛紛歸去來使呼僮僕掃柴扉如何出市見車馬惹起
他心悔看陶

讀東坡和陶詩有感

北門西掖傍丹雘此正坡仙得意時不是惠州飯難喫如何
去做和陶詩

蚤起齋簷獨坐

輕寒測測雨冥冥不覺閑中春一庭老竹似歎窗草綠落梅

撥閒琴否背倚聽鶯語調新曲默看蛛絲細停肘物意人情
兩相得莫容塵俗攙中扃

挽黃松澗

少陵元是誰家孰不錄當初自審訂松澗於何得的派浩翁
之後又仍孫幾篇憂國詩吳寄一念愛君天所根不比騷人
弄荒畧讀君遺稾宛猶存

題汪才夫石城詩集

文到龍溪大家數耳孫分剩有詩材只因住在修江近接得
浩翁一派來

題河氏山陰道院

從來道院江西好只為浩翁遂得名見說何家更清甚院中
終日讀書聲
山陰偏被道家占我祖當年嘗寫經君向陰中散吟境何時
相伴鶴來聽

和王槐城寄詩韻

慣熟薤鹽味誰云食淡難舊嘗司國子今又作儒官有手肯
炙熱無氈不怕寒芹香至今在常夢到槐安

挽介堂胡知郡

憶昨雷從東野時天街攜手話心知瀟庵往矣誰其嗣文定
今之學者師德邵年高前輩行山頹木壞哲人萎虎頭城下
艱難共古道如公更有誰
六館諸生伏下風少年蚤歲價在黌宮交遊湖海天下士規矩
乾坤心匝中[redacted]竹使分符春坱圠棠陰匝地畫
隱曉新昌人所難為事人到于今說介翁

送按察王僉事除行臺察院

漢漢天高不可呼斯民何處訴無辜從來鷹隼肯毆雀除却豺狼安問狐霹靂一聲辭出臘風霜八路擊貪夫得公數輩遍天下民命從今盡少甦

奪去江西一福星維揚無地著先聲數千百里人相賀二十四橋風便清紙爲外臺要精采更煩辣手大吏帶勸君放緩騎驄馬怕有人來境上迎

送奉使翰林紹隆曆日回

曆家差只在毫釐有詔清臺子細推三代以來宗夏正漢天之下再克時暫煩英節來將命歸對薇花好賦詩夜直禁林如有問江南民力正瘡痍

書曹忠勇詩集

當家七步已稱雄君更專家吟句律工廬水城存空帛古睢陽廟在凛生風友聞不死世無敵武惠重來戰有功膽不動心方是勇教人以善謂之忠

稼村類藁卷之二

稼村類藁卷之三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偕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詩

和清江韓伯善　以漕試不中退去

厥初是理與俱生一點靈扃透處明誰肯枉身徇時好從來造物忌文名雌黃一任傍人議暴白只依天理行輸與老衆無箇事夕陽黃犢帶煙耕

世間利欲久昏淪才有詩書不是貧二極經綸須是學一毫慳作便非人充之家國而天下窮則江湖一釣綸寄語貴州王學士不妨借我華陽巾

文章於道未爲尊求道須教造大醇理學一門要精密時文大病在尖新高談天下經綸易誰療目前飢饉困捹却掛冠高蹈去孰云林下果無人

挽溪園周知郡

英英王立已班行地位如何不輙當又合飛騰上華要秋緣抱負太剛方階庭競秀誇諸少衣鉢先傳屬長郎最是一家古三代棣華今尚有餘芳

記得年時試別頭得君引我上瀛洲當場獨步眇餘子好手先拈第一籌錦衣曾乘寶氣竟洪崖去伴赤松遊辦香遥致生芻奠渺渺螺川滌泗流

題吳此民遠遊集

倘反懷居非丈夫吾今語子好遊乎沅湘到處有司馬嵩華至今談小蘇事會無窮開宇宙山川有盡妙江湖奇聞壯觀多收拾刮目他時看阿吳

挽松麓李僉判

手拈老筆妙詞場餘子如何敢頡頏疑是前身南嶽白不然今世又蘇黃片文洛人爭誦一第天於天所借造物却教二郎做立身既好又名揚

挽李教授 行省李都事父南京人

偏是書生賦分慳生平受用只儒酸非無執處可登禁得寒時做冷官乃父向年已科目好兒今日又衣冠期頤上壽古來少歸去關山霧雨漫

題陳宗陽梅花全韻詩集

騷經比興殆無遺何獨於梅靳一辭從遊以來方有詠到逋而後愈難詩形容雖巧跡之淺吟狀愈多天者漓獨在孤山孫絕處空文惟有雪相知

和申屠御史來謁章韻 甘泉亭

一衣帶水繞洪城水不在深龍則靈簾捲閑人渺渺烟雲朝暮柳青青將明月清風我來佛西山南浦好把甘泉洗貪酌生民血漬要牙腥

十月海棠盛開

海棠攙得小春天獨向晴窓弄午妍造物胡為太顛倒無花怎敢占梅先

挽善慶堂黎朝奉 所寄司業令祖

聞孫姓字魁天下知是堂中積善深天豈有私惟福善人何責報本無心方來諸少聲連玉昔取明科榜又金他日貂蟬食家廟一門青紫列如林

贈醫士熊月湖

緣何扁鵲號良醫博法元來飲上池化作月湖湖內水願捐一滴救痿羸

月湖鏡作十分清診視還他指下明那似月湖心地好願人常似兔長生

小圃梅柳之爭

梅與柳爭

水邊平樹月模糊移取山來更姓孤未許淵明公出勢盡留千半乞林逋

柳與梅爭

梅兄住在水之濱五柳先生便有神傳語林逋須看讓提遑風景平分

挽宋溪危知郡

當家舊只說驪塘近代宋溪名又香仁智兩齊天動靜正邪抗疏界陰陽傷哉所到方丹轂惜也斷人今玉堂孤負錦江人望斷使君已在白雲鄉

挽蘇少章

曾趁當年桂子秋煩公引領廣寒遊春官報罷笑歸去底事無成付命休詩又江湖一家數學尋伊洛到源頭君將感興篇來讀望斷參江無限愁

題黃草塘詩集

憑何強占謝家塘毆耐詩人感慨狂只把兩家詩判斷此塘
一半合還黃

挽胡經幹

手攬兵家八陣圖兒時此志已吞吳英雄事業所同者時
王侯有種乎事幾無成空感慨天胡不忍死須臾東南撐拄
人猶在半壁乾坤笑手扶

題武岡向汝衡無加莊

恭惟陳簡齋與魏了翁公堂堂二先生後學之所宗遺跡所
到處百世猶高風武岡有向氏乃祖家詩禮簡齋當來訪鶴
山亦踵至二先生來時草木亦光賁主人躡跡迎出門見大
賓大帶東深衣整容而肅襟揖客坐上坐樽酒與細論向氏
家本儒吾無求於斯惟有無加莊留以遺子孫此莊不在田
非謂三百囷莊者敬之謂為學斯入門乃祖無做人有書使
不貧能令二先生肯來共斯文而今吾南昌[illegible]孝廉鄉郡
公令地主而來訪一民匹夫道義重王侯失其尊古人不做
士此風今猶存

挽樵海曾朝議

父子府山多一齋衣冠盛事再[illegible]曲[illegible]肩情[illegible]森雨
未成[illegible]望孤橫海僅存遺[illegible]臨川有此老師無辦香久欠
南豐[illegible]東望雷車天一開

東湖拜叩非祖去職歸出以詩留行和其韻以謝
之

只有春風無世態世間冷暖[illegible]為情廢經被自遣先聖議禮
終難強兩生不合拂衣歸覓起誰云出書詩留行[illegible]鄉欽歎

匡猶在已結東湖松菊盟

送孫糾彈歸鎮江

不待文公立學規士當先愧此深衣無人可糾孰挑達有過
不彈誰是非不怕轉[illegible]能[illegible]讀自言垂老盡知歸只從北固
山頭磨直道留為[illegible]景[illegible]

餞申屠御史歸揚州行臺

儤在江南天一隅頻公原隰遍馳驅數元[illegible]已多[illegible]舌子
髮今安得[illegible]風力喧傳其御史霜臺勇在未全[illegible]翩翩使鶴
騎將去着閤腰纏一孔無

謁中書楊左丞

向來曾拜紫宸庭親見先班春日霞常室館甥賢公子王姬
下嫁伯儒家執中默契心傳妙動有無窮學問架常取張山
來作伴清吟尚可趣梅花執中勸

餞長白李左丞

往來不特地之靈西有長庚一點星九路大開行省府[illegible]
爭看小朝廷只消餘力鎮衡岳許大先聲到洞庭淨洗甲兵
從此去煩公更為挹滄溟

跋楊中齋詩詞集

江西派已遠後來無聞人許大能詩聲來自浙之濱[illegible]
錦囊馬歸蹤青春來江西詩風浩無垠翩翩佳公子皆
綺紈其身惟君獨不然每恨無書堆中國子監所積皆綸
園把酒讀君詩一字一精神句裏帶梅香不染半點塵家本
住孤山知靖與卜鄰吾聞詩之天不在巧與新纖穠寄淡泊
清峭寓簡遠古律尤崛奇可與子建觀此詩實兼之體具根

美弛戲哦長短篇昔節中韶鈞少游詞如許二者皆違莫異
拜卷錦還願言寶所珍
送丁直諒赴西澗山長
西澗元来只是劉葉公争取過台州退齋亦年来與儀上水
篙撑急尚泝
去時行李只携琴更帶奚奴作伴行所謂伊人何所似潮已
涸水一般清
送允中齋王恭政入閩
未到三山聲已震此行正好赴梅開榜文争看新尉槐士類
歡呼常家氣不信閩中猶獨占要令天下盡春回江西争得
公来廸只怕朝家有詔催
題杜氏艶瓜亭
道包衆妙起經綸粒粟中藏天地仁五十艶從誰後大一瓜
飲有樂之真從来碩果存生意吾豈匏瓜係此身文穆此心
唯念舊還能續得舊亭春
謁恭政張献子
曾侍龍樓曉值真仙那肯下蓬萊雖方共覩電光日震位欣
聞長子雷奉使秘閣天上去運籌猶作幅巾來老夫羞把詩
懷袖只為明公是秀才
五無歌送張恭政
一錢劉太守也被一錢汚今日公歸去一文錢也無臨去受
百紙清哉杜大夫今日公歸去半張紙也無請献出蜀琴
鶴與之俱今日公歸去琴和鶴也無東山船載月放翁
詩今日公歸去舡中月也無問公何所有所有與人

一廉字斯人百世無
題詹雪月集
氷作手姿水作神群仙境界裏詩人敲從竹起韻不俗吟到
梅来相逼真無已許令恭後社庭堅端的是前身有時石鼎
堪聯句還許平分半上春
餞行省郎中王君祥
以儒飾吏號通林忽報曹裝打疊回惱殺庭花惟有月看君
送客只持梅雲凝春樹何堪別畫永日棠待再來無恨依依
懷渭水攬衣不寐夜徘徊
别中齋楊左丞
孤山久無主誰伴月黄昏歸興西湖動離情南浦傷官清從
馬瘦政暇又詩奇莫羨和靖林逋有暗香
和陳榮可賦興韻
元豈好聲張豈棄世間役役逐塵埃吾心於物為身事得意
之時即禍媒退一步思方是足放三分醉莫真保惡無獨坐
吟窓下忽見梅花一朵開
和胡方湖雪韻
麻姑粒米撒天街山色模糊未盡埋貝齒蝶翅天飛下風刀
翦水簇成花有時見包歡約不慣斟羔與黨家呵手撚梅
窓下看只嫌紅帶掃村壁
枕上聞風
風撼林間萬竅聞耳邊雨帶雜潮来似知書困難為夢剛把
天聲為喚回
餞怡齋胡宣使 湖南

不是胷中熱呂刑如何議讞極詳明厭於三尺古來法書以一分天好生仁意滿腔皆惻隱政聲交口誠廉平玉堂本是青燈舊跳過郎星向上行

盛暑夜起

大塊勞形為有生萬生受役自紛然幾年寒者人間世一點靈明心上天歆待是時無了凡只今悟處是塵埃烟霞俱是吾歸處誰道丹砂可引年

稼村類藁卷之三

稼村類藁卷之四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壽龍仲雨讀
門人曾震飛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序

吳為善師善錄序

晏平仲善與人交孔子賢之吳君為善作師善錄所以繹交際紀事契也不曰友而曰師又賢於平仲矣嘗受昌黎師說則曰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是錄之作自仙源而下書者五曰出身曰官途曰舉主居其三矣必拘出身官途舉主其官之盛者然後與於斯否是三者不得入其錄則為善之意狹矣誠如昌黎所云不羞位卑之士偉與無位之布衣古小善者並以錄出身之下書未仕既曰未仕則官途舉主姑闕而不書以俟他日如是則為善之善滿天下之善雖然位卑之士與無位之布衣豈小善云乎哉其善有大於官盛者

周衡齋通鑑論斷序

余初筮二水待直院怡齋胡公大初持斧湖湘羅置幕下衡齋周君蓛分教廣西道移衡怡齋謂余曰丙辰科披音校文數處得衡齋所對私竊同其為朝廷得一忠孝狀元第其策第一奏聞及唱名乃第五後二十餘年衡齋來洪余因道前

事衡齋謂余曰喝六得五不會足敢多上人乎一日以續編通鑑論斷示余起周威烈王止宋穆陵了通鑑未了余嘗考宋以來諸君子大著述范淳夫唐鑑晦翁謂體格甚正亦止于唐朝致堂讀史管見晦翁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然止於五代呂東萊大事記晦翁謂好一件文字然止於漢武近世威陵呂太史大事記亦止於宋今衡齋此書上自威烈以至于穆陵此余所謂了通鑑未了也後晦翁及元必以全書予之矣余嘗謂此等大著述世道關焉天欲成一家之書爭衡齋狀元使衡齋果腹傳第一則玉堂雲霧窗安矣茫然通人安有餘力及文字縱有不過綜論閣下演制誥耳雖欲評論上下二千餘年之史以懲勸千萬世得乎假令衡齋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喝於內庭外衡不過書頭露耳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安得如此書與之同不朽哉

西湖倡和詩序

杭有西湖唐以前未聞也至樂天而重至逋翁坡翁諸老而愈重四方遊觀之士爲詩者不知其幾描寫殆遍奇借詩之象幾無遺巧後來者難乎詩矣同年宜春鍾說齋爲茲遊浴乎沂風乎舞雩之氣象也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妙趣豈易言哉是日也雲淡風輕水光綠漪比管絃有較孔嘉少爲湖心去不會而菱花鏡上行或循堤而步柳陰或縱醉吟從天湖東行不足之句又和之以坡仙山色空濛雨亦奇之詩撫掌浩歌聲滿天地恍如二先生在焉相與倡答山鳴谷應未信宇宙間別有沂步已泛舟有扣舷而歌者歸而和之一時之勝集湖中之佳興也余嘗記羲之蘭亭遊脩行者四十六人臨流賦詩視詩之遲速而罰觴之且嘉罰爲兩詩者一十六人好事者取以爲書有偃而卧者有步而前者有跂而立者有隱几而坐者有枕石而臥者有凝然若有所有思者有瞑乎無爲冲然漠然者羲之擬之謂安韓一再詩魏滂希曼韓一詩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四句或六句或八句或五六句不韻拘虛之以下十六人無詩豈真無詩哉蹙其後者有吟到無詩方是詩之句嗚呼詩至於無其天矣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遊者十一人予惟舟寺因不敢以羲之疑獻自況亦當家事也倡是作者清工訒最先和者錢塘應桂應與和清江陳桂次之多寡之一鍾斌又次之洪人李元明又次之羲山又次之惟肯又次之沈竹子天祥又次之高安胡希賁又次之獨三君子無詩非無詩到無詩方是詩嗚呼詩至於無妙矣天地間皆詩也何以有無拘哉東坡銘九成臺謂韶雖亡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風雨晦冥並行乎天地間嘗試登韶石之上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無聲之韶也三君子者胸中獨無無聲之詩乎天機自動天籟自鳴鼓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皆詩也邵子謂自從刪後更無詩余謂未刪以前之詩亦贅矣既刪以後之詩亦贅也若三君子者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三君子謂誰詩且無焉用名之不書

淡叟道士序

釋與老均異端唐僧見於韓集者七惟大顛穎免嘲笑高閑

草書頗見貶抑如惠如文暢固不少假借如靈如澄觀直以為戲笑耳七僧中能詩如澄觀韓公亦歆冠巾之是歆人其人也至若辞花月嬋娟之靈韓公亦歆巾冠之何也袁君儒家者流逃儒而入者有澄觀之能詩無靈之醉離今觀其寓吟數百首如早行云金谷貴人渾未起何曾識得五更寒此詩如杜荀鶴詠豫江道間云百五十年煙霧塞軔天人未過三衢此詩如楊誠齋題瑞州過江州云江壓暗暮峴黃江廳公樓此詩如劉改之題北固多景樓前一聯有宇今音廣獨破受凍死不恐天下亦子寒颼颼意思後二婆羊泰縣之悲袁君學老氏而冠巾者非若靈澄觀巾之靈者不冠巾也樣公久能詩冠巾澄觀宜也必欲冠巾靈者足非醉花月而嬋娟冠巾而後可韓公豈無涇渭者袁君宿禪鎮十里有詩云可人春色酒家樓亦以有醉擁靈足又合靈澄觀爲一者也袁君毋謂吾頗也已冠巾而可以爲靈也

題胡靜得編祖黃谿詩集序

余嘗觀石屏詩於篇首記其父東皋子詩且叙其生平吟苦自恨幼孤不能収拾遺稿僅能記一聯雖然使其詩采精到何以多爲哉楓落吳江一句千古暗香疎影只在一聯不多也石屏咽嗚悲悼痛其父之没而文采不揭嗚呼此孝子慈孫之天也夫作文必有祖儒者祖六經吾夫子天下萬世儒者之祖也至於家學之傳有祖其父者有祖其祖者古今以詩名莫盛於工部石屏祖其父工部祖其祖工部何祖也祖審言也石屏敢工部比哉東皋敢審言比哉姑以所祖言審於唐人言詩多言甫罕言審言甫爲人之孫詩名盛於祖審言爲人之祖不得與孫並名嗚呼此審言愛孫之本心而實之心亦豈願吾詩得名至此哉名者人之所爭雖梁棘沮君臣之間有不相容而甚忌焉者拒負七步之才羨豈然箕兄弟一人之身而相侵名者爭之招也靜得胡君以其祖黃谿詩百篇示余黃谿以詩名靜得亦以詩名靜得固无求勝其祖之心避想黃谿之心亦甚願吾孫之學甫也余聞黃谿詩似康節令人言詩必曰工於詩嗚呼詩至於工病矣康節不求工於詩而行雲流水詩之天也黃谿有焉矣黔子全真嘗倅南雄余舊識於泉省館中每嘆其有洸洋諸老風韻得編集黃谿詩而不及全真欠也且聞全真詩如治山胡氏以詩名三世矣方來之書脉未央也先儒謂子思作中庸多引詩皆伯魚過庭得之夫子子思得之伯魚雖然夫子大聖人也伯魚子思大聖人後也豈敢比擬姑爲靜得誦所聞

黃草塘詩選序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三百篇之選此雖然有疑焉詩七百餘篇刪之餘止三百一十一篇而又逸其六果逸歟亦在所不選歟孝之論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碩人一詩不載素以爲絢兮一句在所不選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一章豈此一章章亦不在所選歟去聖逾遠於何折衷哉王介甫編四家詩選以少陵爲首是已然少陵之詩三百篇以後大家數也介甫敢選哉選詩如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誠齋謂工部聖於詩介甫敢筆削吾一字詩哉

然夔州以後不煩繩削而規矩自合浩蕩亦敢於議吾南夔州以前之詩渝川大小山章貢鄧永厓近世派西江者草塘黃君以詩求正於二山且求正於小厓三君子大手筆也爲三君子所選盛選也則眼無遺珠矣東坡嘗恨文選去取失當淵明集可喜者多而所取止數首其餘忽遺者多矣余觀三君子所選草塘詩如披沙揀金便東坡及見當無遺恨草塘他日學益進詩益工又當有大手筆再爲拈出者

紫霞道人詩序

章貢盧君朝英以紫霞道人詩示予且謂余曰道人工於詩且精於琴或曰詩與琴一家乎余曰一家也詩假琴以鳴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詩與琴一家也道人紱華陽冠披鶴氅衣抱琴一張於明窗淨几間或明月清風之夜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一唱三歎之餘天地之中一清無價興來賦詩吟哦鏗鏘細哦玉虹翠浪之句恍如東坡先生在焉贛川之江山草木凡可以供吾詩料者盡入道人奚奴囊中矣詩也琴也合道人而三之彼所謂明月清風我也吾聞詩三百五篇夫子取而絃歌之詩至於可以絃歌正聲諧韶濩劲氣泣金石中律度之詩也道人之詩又當求其所以合乎絃歌者詩與琴非一家乎道人謂誰章貢羅講父也

武寧汪材夫石城詩集序

卷四　十六

武寧壯我縣初與分甯同一邑千餘歲武寧而二以其半縣分寧如楚漢鴻溝而東西之分寧之草木不足以當其奇而山谷出焉武寧士各奇其奇汪君材夫又奇於武寧材夫學易不特奇於易且奇於詩材夫號石城以所作示余余謂山谷之奇大家數也劉長卿與秦系爲詩友秦系以詩答權德輿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秦系詩壇建大將旗鼓與山谷對壘百秦系得而攻之哉雖然山谷往矣石城當堅守此城不下毋使人謂死諸葛走生仲達

甲科義約序　甲子科

甲乙科漢制也進士啟秦之國朝以甲乙分科第自興國八年始衡之安仁宜陽鄉舉進士者以甲魁義約籍未訪約以甲魁名其有取於甲子而爲一郡魁舉將甲大廷之選而魁天下乎雖然科目之榮耀一時也名節之久遠萬古也金吾騶從傳呼狀元馳去宮袍香滿藍袖士固榮於乙科也東坡而乙科齊賢而丙科亦奚拘於甲科明年皇帝御集英殿賜第一人及第有自此籍中出者請以李文定王沂公張橫浦王梅溪甲科事業爲勉罔俾先正專美於前

黃清心在京聚糧序

自續食之意不古而士之客於京者苦矣豐城清心黃先生以賦二教授諸生游其門者多取高弟清心擬丙午薦老於場屋可憐已旅食于京將以待對床頭金盡將李如洗酒酣氣張方且作而歌曰仁兮義服儒衣兮可以療饑羌三月不肉兮吾不知窮院空屋徐君聞而壯之曰是胸中有耿耿者昔人有云飢來一字不堪煮吾未見久旅千瑣而不餧

卷四　十七

在其中也吾黨之士會相與圖利之繼紛此雲屋之感心也

清心之氣則爲乎餞

宋史提綱序

司馬公資治通鑑不帝蜀而帝魏晦翁非之故作綱目以知晦翁綱目大本領在帝蜀一節而不知晦翁之說全出於晉習鑿齒陳均作宋朝長編備要續綱目也其書法多有可議者如書虜兵弒其主亮于瓜洲一條於理尤悖亮弒[illegible]而來國之賊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紂之罪不大於亮而孟子書之曰誅如此亮安得稱弒今用孟子法書云虜兵誅逆亮于瓜洲於是乎提綱作其間大節目與陳均異者三百餘條大書以紀要分注以備言又隨事而繹之以己見之名衍義然余之心敢自信哉遂贅之[illegible]先生劉公克莊先生謂余曰陳平甫壁角文字何敢望此子之此書有關於世[redacted]道大矣勉旃余退而研精窮思越[illegible]年書成方將求當世之鉅人以折衷焉而余以仕不暇擕書奔走四方以迄于老精力有所不逮矣惜哉姑留其藁以示余之子孫

宋史類纂序

余未塵忝時厭舉子業每愛先儒云舉子業可取科第耳既壯習詞科十二[illegible]卷私擬百餘篇後因閱呂東萊真西山文集不幾所中程文遂而嘆曰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后山不為無見也於是取宋朝長編與諸家雜說採及野史分門析類集為一書名之曰類纂大略仿會要例而參用通典然通典有可議者通典首食貨次選舉又次職[redacted]官至如禮樂制度乃在五六杜佑豈知道者況其書止於唐玄宗宋咸平四年翰林院上續通典詔秘閣賜宴以榮之仍賜器幣有差然其書亟復狠於為時論所非是續典尤有可議者亦[illegible]於咸平四年而已俱未得為全書也余何人斯況才學識三長而敢論史多見其不知量也嘗謂洙泗而下理學之粹[illegible]宋朝為盛自國初道[illegible]最大之言一發至仁宗天聖四年[illegible]新進士大學篇于後又與中庸閒賜著為式自是而天下士始知有庸李[illegible]後周程諸子出焉至晦翁而集大成理學[illegible]大明於天下後世此余所以斷斷然以道學一門為首始自藝祖迄于理宗分門二百有奇[illegible]數十萬言獨[illegible]其兄閒有限其間大經制大典章未能悉備所以理宗一朝畧焉書成而余亦老矣凡我同志者儻或取焉尚有望於補亡繼然是書未得為全書也

稼村類藁卷之四

古豐王義山　元高　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寬　刊行

序

送彭華國北遊序

奇哉彭君華國之遊也士生天地間惟奇故能惟遊故奇嘗愛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困厄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比之公之遊一奇又嘗愛蘇穎濱上韓太尉書有曰求天下奇聞壯觀恐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穎濱之遊又一奇然而太史公之奇奇於穎濱穎濱不特未能至天下之觀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此一觀乃穎濱所無大丈公所以有一部史記而穎濱所以止於穎濱太史公奇而亦華國不遠萬里將有事乎北遊所到處有太史公蘇穎□□未經歷者遇中原多聖賢遺□□煙衰草中斷碑殘□□而有又有騷人墨客濃墨大字浩歌而長吟如怨如怒□□江如訴華國盡取胸中之奇發為文章所至留跡墨汁淋漓龍蛇現動飛走壁間收拾遺藁貯以錦囊歸日與余共讀焉予方送君飛或序不專美於華國奇而好遊將行吾語予然

送閔節夫遊湖北序

閔君節夫今湖北道按察完顏公舊客也先是公按察江西湖東道節夫客其門節夫士林之秀善撫琴書餘挾琴一張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以文王宣父之操一唱三詠之餘清滿天地人而曾子有琴音亦可人矣公遣子師焉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琴樂中之一也胄子自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也詩歌以動盪其天教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德節夫以古者教胄子之樂教公之子所謂樂德教國子者與公去歲詢年不能忘挽節夫為武昌來將行吾鄉之士詩以餞之盛述武昌遊觀之美俾余序之余聞武昌有南樓天下無之句武昌之景此其壯觀也嘗記有詩曰四顧山光接水光憑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武昌如此之清風明月而無人管可嘆矣今南樓得公為之主清風明月有人管又得節夫攜琴而來合清風明月與琴而三之是實是主此一段風景又武昌所無到日公問洪士方如何洪百姓[redacted]休戚如何洪六年蘇曲豈歎如何長民者有心無字否寬征薄賦否且聞四境之內多寇掠能為西除否由洪而及西湖東道不一問而止也節夫當歷舉以對且為我道南浦依然東湖如故有鹿□個鶴髮杖屨其間老鶴導前少者錦囊于後與愛蓮翁相與詠於吟風弄月之境者稼村翁也更為道以西湖東之民其□□以戀戀去思之情者不勝甘棠之愛且歌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伯所茇又歌曰蔽芾甘棠勿

剪勿敗召伯所憩乃賡載歌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
說

送宋童子序

宋人有資章甫而適越者無所乎售也按宋爲公過廬陵宋
君鎬夫見其三子焉公奇之扁其所曰三鳳宋之章甫有所
乎售矣噫人其可以无子哉昔人嘗過一所見書其壁曰李
靖提兵三百萬過此後又有人過其所書其壁曰老蘇携二
子過此噫人其可以無子哉更爲三童子進一步敢以昌黎
送張童子序爲貺

趙東村希夔詩集序

東坡謂子美夔州以後詩句法簡易而大力出焉山谷爲子
美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規矩自合攔風斬詰亦云子美
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如彈丸果爾則子美夔州
以前詩句法有未簡易者乎紀□□有未合者乎未至於純熟
如彈丸乎諸君子之病吾子美也何故嘗愛□□□謂子□□
於詩其聖孔子不居詩敢居乎詩至於大而化則聖矣子美
夔州以前詩大而化之之聖也夔州以後詩聖而不可知之
神矣神則天濂溪云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不可一蹴造
也由希賢然後希聖由希聖然後□天東村有志於斯當自
子美夔州以前之詩入由子美之聖希子美之天進進不已
知東村不夔州以後詩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送張士隆赴廣州教授序

張君士隆被省命爲五羊教將行請以言贈□爲江南臣□
所産名公鉅卿不多於象犀珠玉唐以來張以九齡余以靖
之外無人焉然張與余韶産也五羊之廣則爲象犀珠玉之
廣詩書禮樂之風未敷也姑以近世言丞相菊坡由上庠敢
科第廣之士自是而相勵以學菊坡自出仕至帥蜀以歸一
琴一鶴知趙清獻廣之士自是而愈知有廉恥□坡登探□
宋天子遣使即家徵之以老辭廣之士自是而愈知有名節
象犀珠玉之廣轉而爲詩書禮樂之廣又轉而爲干戈之場
干戈之後轉廣之士習而詩書禮樂之如承平之廣獨不在
人乎所謂人者士隆是已士隆東平人北方之學者推某之或
先焉謁選不取熱官取冷官自北而來爲東南儒學官者士
隆而已北方之士亦未之或先焉余嘗嘆東南淪爲□儒省
睥睨教授而不敢即非習中有國監書筆下制於三峽水禱
敢□□過士隆敢於犯東南之士所不敢其所負不淺朱文公
有言教授之職難矣惟自任重者能之干戈之後轉廣之士
習而詩書禮樂之如承平之廣任有重於此者乎到日訪菊
坡於先賢堂中以菊坡所以立身行己致君澤民者與諸生
揉明之當是舉此第一義或曰儲使李昴英廷試上三名秘
書郎張鎮孫魁天下菊坡之後獨無斯人乎或□□□□以
廉稱張有可議者余故不敢以此待廣之士不□□

衡州安仁與德鄉義約序

續食漢制也自續食之□不古而士始爲聚粮計衡州安仁
與德鄉以興起名約義舉也古者三歲大比考其鄉之德行
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士之産於此鄉者其古所謂有德行
可興者乎差乎床頭金盡士無□□□義不□錢荐□萬也彼
蓋未知道耳吾□中有耿耿者在何至殞以之□□吾氣壹

絮馬頭梅花送上司金錢行鹿皮盈涎毋以漫經十萬貫役
色則器識宏矣槐黃逼眼青雲在步武間一戰醉氣勉之哉

陳國録庚辰以後詩集序

甲戌科陳君黃裳試別頭第一時詠陳君也觀其名已知丈
在中矣後十年陳君來洪以所作庚辰以後詩示余庚辰以
後陳君險阻艱難備嘗之矣非若甲戌以前得志場屋冠蘭
省時也昌黎序唱和詩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
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陳君甲戌以前和平之
音讙愉之辭也庚辰以後愁思之聲窮苦之言也陳君愈窮
詩愈工庚辰以後之詩猶子美夔州以後之詩也雖然詩各
有派子美之詩派審言也陳君之詩派后山也皆當家也世
但知后山工於詩不知后山尤工於文后山云古文有三等
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壯偉其失騁
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又言杜之詩法韓之
文法也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論后山者當以詩與文並
論不可專謂之能詩也予因是而知陳君工於詩而文在其
中矣觀陳君庚辰以後之詩后山所謂以為詩以詩為文也
文不在茲乎

劉梅南詩集序

余嘗愛誠齋云楚之騷人佩芳馨服葩藻盡取天下之嘉木
香草芬芳其四體而金玉其言語文章雖江蘺杜若亦在遐
中而梅不與焉豈梅不幸歟抑偶遺之歟迨何蘇輩拈出而
梅遂以花聞天下余因是而考唐宋以來諸公修花品厭桃
李之輕薄以少年目之富貴如牡丹亦嘆去御惟尊者梅如
春秋尊王天下無異辭雖君子號為君子蘭與菊為隱人逸
士亦止許其附庸而不得與梅並峙為與國而獨無對也詩
人惟林逋為梅知己逋自序其三十聯深有取其疏影橫斜
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或謂逋詠梅詩不止此雪後
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一聯風味不減逋與梅相
似以清哉吾逋也劉君夔翁以梅南名人與逋涓似詩又與梅
相似清哉吾夔翁也此翁常須討借余以百花頭上期之矣
夔翁以梅南名其吟所草撰梅之詩聲之召南歟曰非也召
南之梅以實不以華夔翁嶺產去庚嶺甚邇注庚詩有云庚
嶺梅南枝已落北枝開豈南枝先煖北枝寒歟一日夔翁上
梅花下把酒賦詩沉吟索咲至暮夜蹈返月來足成四友清
而又清吾夔翁也移南枝之煖春北枝之寒又將移江南之
煖春天下之寒毋曰雪中未聞和羹事

題余尹甫詠史詩序

詠史有詩人多言胡曾不知左太冲張景陽先為黃英宣啟
余君尹甫以所作詠史詩示余每一事束以五言四句辭簡
而意嚴大著述也意史豈易評哉或曰司馬公涌鑑論斷明
致堂讀史管見范淳夫唐鑑陳季雅兩漢博議呂東萊與近
世呂大中大事記諸若此類不一而足皆評史也或累千百
言或一二百言多乎哉尹甫束以五言四句不多也余曰理
到處累千百言或一二百言不害其為博五言四句不害其
為約昌黎云豐而不遺一言約而不失一辭皆是也春秋魯
史也聖人以一字定褒貶彼有累千百言或一二百言者五
言四句云乎哉如此者惟通鑑綱目

遣上人南浦詩序

詩韻語也自𢧐鵞湖禪師作切韻法識者謂其有功於詩今讀遣南浦續坡翁所謂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唐人之西所謂無意於造語而因事以陳辭南浦兼有焉自為一家數韓退之不喜僧每作詩必涉譏誚唐僧見於韓集者七如惠如靈如澄觀如高閑穎視之如大顛穎則不以例待之矣如文暢詩曾經子厚道品退之以能文稱且送之以序惜也南浦以葉不序於退之而敘於余也

劉宣使秉忠家譜序

醫道行則活人儒道行則活天下後世范仲淹不為良相則願為良醫省宣使劉君秉忠高祖父某居燕山為金太醫活人多矣金亡後居毛滦家焉子若孫不皆世其業嘗謂人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藝之不精又下之唐子西所謂注本草誤殺人是也於是刻意教子移其所以活人者活天下後世孫六人秉忠其六也秉忠之長兄秉正業儒仕至巨下縣謀官秉正之子郁好修能文為行省掾秉忠之兄秉元之子又儒世有儒其身而不儒其子者有儒其子而不儒其孫者有儒其孫而不儒其曾孫者劉氏一門儒其子儒其孫又儒其曾孫持見自雲而來儒而又儒秉忠之仲兄秉礼以軍功顯推秉文世其醫秉信秉礼饒於財秉忠初以軍功入仕繼為憲且通於儒兄弟六而儒者三兄之子又儒猶秉信秉礼饒於財得非迂吾儒乎儒不迂也他日劉氏兄弟有以儒行而天下富者則將問之曰某之業孰與仲多

李宏道編蒙古韻類序

余嘗見唐段成式歷述自古至今字體之異稱意今之人不復見古之字李君宏道袖蒙古韻編示余字之古莫古於此矣然嘗聞之倉頡為作字之始頭生於禪通之紀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嘗考吾取无懷氏封禪之說是文字已在伏羲之前序書者謂文籍生於伏羲何耶要知字始於倉頡至周宣王時始變而字始不古迨秦而八体之字興戩豐作六体書而古文居其一奇字則又異古字異然不書為程邈所作佐書即秦時之隸又如繆篆所以摹印鳥書所以書幡信字愈不古矣宏道韻編之作其以古字之古而欲今人以古乎始以今韻觀之上平聲為門廿八下平聲為門九上聲為門五十五去入兩聲為門共九十有四多乎哉以古韻求之則特十五門而止四聲可全用者三声二声可通用者一聲獨用者皆出於中嗚呼不多也求字於声者如此又擇字之形相似者為一類總而言之字母止三十二嗚呼欽之則三十二散之則十百千萬字之古莫古於蒙古矣此特指体之古耳周礼以地官司徒掌邦教保氏隸於司徒其職以六書教國子宏道以蒙古韻編教人且欲使人人知之者皆知字之古以三十二字而括十百千萬之字於十百千万之字而教十百千萬之人視保氏之功為傳其嫡於李豈小小哉使孔安國生於今不致恃人無能知者之嘆嗚呼字言之文也韵言之聲也非字無以成韻非編韵无以徵字雖然宏道教人以韻編更自司馬公切韻法始

丁退齋詩詞集序

古山云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二先生大手筆也而猶病

於一偏焉之難如此余友丁直諒以所作詩詞名退齋集叢示余觀其風雅調度可以追韶濩且金石鏘今敢謂其一偏先生之長然視他人一偏之長則蔑之矣退之蔑人之長而以退名果退歟子不云乎由也兼人故退之夫由也兼人而猶待於聖人之退退齋兼之而自處以退淵然辭進易退者君子也王輔嗣以知進而不知退爲愚人若夫爲學之道則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隊村類藁卷之五　[illegible]

隊村類藁卷之六

古塘王[illegible]山　元高君
廬山李[illegible]　伯[illegible]詩
門人曾[illegible]之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序

章貢劉[illegible]山詩集序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一也其所欲則情矣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性也既發情也人之情豈能皆中節哉[illegible]又而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且謂其皆出於情又[illegible]之而上爲者中節者[illegible]者性[illegible]也情者接於物而[illegible]者也章貢劉君[illegible]甫以愛山名其詩夫愛七情之一也詩者情動於中而形之言也水陸草木之華可愛者甚多李[illegible]多[illegible]丹愛富貴者也所謂下焉者寵均[illegible]林逋愛梅子猷愛竹是數愛者移於物之偏也所謂[illegible]者[illegible]上者宜何如聞之夫子曰仁者樂山先儒謂[illegible]之至也山[illegible]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愛雖發於情而靜則[illegible]根於性其[illegible]所謂情之上焉者乎劉君不他物之愛而愛山焉必有得於[illegible]之靜矣

周衡齋四書衍義序

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蓋自洙泗[illegible]漢唐

以來論孟庸學[illegible]者師宿儒無有過而問焉者漢多訓詁之
儒唐多詞章之士[illegible]在此也至宋始自伊洛[illegible]大儒出[illegible]功
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皆或不及於庸學[illegible]者或不[illegible]
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為全書者恭惟朱夫子[illegible]義理之
精微研[illegible]性命之蘊與作為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illegible]
諸儒所可語此嘗謂宋理學[illegible]漢唐所[illegible]所有於
戲盛哉吾原[illegible]間有[illegible]先師[illegible]衛齋先師[illegible]
也衛齋取宋[illegible]第入謂指日金馬玉堂[illegible]
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illegible]
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真西山作中庸大學[illegible]
孟作者衛齋所衍為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illegible]聖人乎識
論未可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不敢也
先師嘗曰其為是書[illegible]皆喻無所逃罪先師[illegible]不敢衛齋
敢不余曰衍齋非敢也不過發明[illegible]人所問[illegible]今又且先師
庸學三序皆曰以俟後之君子衛齋先生所謂後之君[illegible]

九日紫極登高會詩序

紫極宮[illegible]陵[illegible]西[illegible]長江西山[illegible]庚辰九日[illegible]者
會於浙[illegible]登高也[illegible]龍山之會有酒而無詩[illegible]明東
籬之與有詩而無酒事之不偶如此余最愛吾人三月二[illegible]
亭[illegible]一觴一詠更得迭和[illegible]氣[illegible]九
日登[illegible]次王定國[illegible]到青
州之[illegible]公與陳蘇二公九日置酒[illegible]
詩有詩而又有[illegible]之所無者今兼[illegible]後之
同志曰[illegible]三月[illegible]九月[illegible]不[illegible]專[illegible]

趙文溪詩序

西山編文章正宗以詩歌一門屬後村且約以天理民彝為
主如仙釋閨情宮怨等作皆勿取後村所編西山去其半殺
矣我西山之筆也予來永嘉得文溪趙侯詩讀之觀其自序
首之以吟詠性情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天理民彝乎文
溪之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使經西山之筆雖正宗可
也始吾讀二南詩乎麟趾序詩者以為關雎之應至騶虞序
詩者以為鵲巢之應二詩皆以吁嗟終之於麟趾則曰吁嗟
麟兮於騶虞則曰吁嗟乎騶虞詩人嘆美之辭也有不盡
之意也二南之詩皆終之吁嗟周人道化之盛至是不形
容矣然騶虞之吁嗟止於二而麟趾之吁嗟至於三周之公
子其賢矣乎文溪賢如周之公子其為詩發乎情止乎禮
義西山所謂天理民彝者此余所以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

九月登高序

陽奇數也重陽又奇數也陽之數奇三月奇數也三月三為
上巳數之奇五月奇數也五月五為端午數之又奇七月奇數
也七月七為七夕數之又奇九月奇數也九月九為重陽數
之又奇正月十一月亦奇數也正月一日為三朝之始數不
曰一而曰正一陽來復不可以定日拘故獨以冬至言大抵
天地間陰多陽少於時為國家休明為年穀豐登世道太平
於人為君子道長今吾與諸君子聚於斯飲於斯相與樂
於斯樓集所謂陽明勝而德性用者歟

陳宗陽梅花全韻詩序

余曩遊杭，往湖邊訪逋老梅數根，古塚一丘，逋與梅死久也。時宗陽留杭，予校文外雍，得宗陽賦於三萬餘卷中，魁之。光三山江西士皆歎服。後得宗陽全韻梅花詩，知宗陽能詩，賦詩之源也。或曰：逋詠梅雖不止於一韻，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聯為最工，評詩者猶議其止詠梅之形，體性情則未也。宗陽詠梅，自平上去入，詩全韻多乎哉？予曰：一韻非寡也，全韻非多也。逋詠梅約而不失一言，宗陽試梅豐而不失一辭。逋欲宗陽全韻於一韻中，宗陽散二韻於全韻中，是或一道。予嘗嘆離騷比興草木殆盡而梅不焉，何遜以後梅之名始香，逋以後梅之名愈香，不討也。梅之名豈待詩而後香哉？逋一韻已[illegible]宗陽全韻[illegible]序宗陽詩，又將[illegible]與宗陽，宗陽與梅又嘗相與於無詩之境、忘言之天。宗陽曰：唯。

京庠賦社麗澤題籍序

論語第一篇曰學而，一篇第一節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先儒謂說在心，樂存以益天下之可說莫如學，樂莫如朋，學之不可無朋尚矣。應君芳叔以賦社題籍示余，且有取乎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說也。正秋之卦也，諸君秋賦之兆也，亦相與勉勵曰：吾業精矣，業精于勤荒于嬉；吾行成矣，行成于思毀于隨。凡我同志，當以先正有物混成、金在鎔等賦宰相之事業自期，毋徒為容說之說，則得矣。乃為之歌曰：秋風起兮鶚橫飛，蘇堤春柔兮柳汁染衣，金吾兮唱道，引領群仙兮蟬聯乎紫微。余將為諸君賀矣。雖然，見紛華盛麗而說者，非吾道之說也，朋友講習之中自有說我心者，故曰說云乎哉。

仲氏元剛章貢活囚詩卷序

余嘗讀東坡記王氏三槐堂云修德於身責報於天之語，曰：嗚呼淺矣。南軒云：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則利矣。此古今言利與善一大話頭。甲申春，余友自衍曾居窓龍以所紀余弟義端元剛章貢活囚本末作頌以侈之，併裒諸名勝之詩示余，諗余曰：此先生一家盛事也。且謂余身嘗不在其位而謀其政，罪也。昔有修德而畏人知者，吾畏人知者也，何以詩為哉？然詩既作於諸公矣，先生可無序。請初宋德祐丙子，余與弟群從章貢，同邑人自棠陳君同泉事。一日，元剛往訪陳，延坐中和堂，未幾一卒械七十餘囚來前，乃吉水胡冠也。陳以吉州何不斷詰，卒卒云：[illegible]是百十強寇，未易獲，卒非勇孰能力，而初諸帥[illegible]辭，王綱在焉。陳目之曰：斷手足沈之江，俾無子遺。王奉惟謹。元剛與陳為舊友，出位問曰：此非吉水二趙事乎？陳曰：然。元剛曰：若爾，非寇也，兄弟之爭也。陳曰：何以知之？元剛曰：曩仕于該邑，知之。二趙兄弟之爭久矣，兄王簿與張弟惠院與鄉先是鈐轄管郡陽，或謂鄉擄之張以赦歸，思為報復，時適兵興，所在劫掠，鄉挈家章貢，殆兄鎮僧二子[illegible]於麾下，廉鄉遂以強寇聞于官。是七十餘之寇，張主之也，其罪在鎮，而曰七十餘皆強寇，能無冤乎？陳[illegible]然曰：王[illegible]亂國用重典。王曰：唯。元剛又曰：以人命奉長官以嗜殺[illegible]可乎？五代何時而漢丞相治生之祠猶存，公平樂易，意度況三覆五覆讞刑之道

也要囚服念五六日又審克之呂刑書其反覆詩勸若此陳黙然元剛退就舟次以語雲屋徐二卿方山慈橋亭公有羅拜于元剛之前者誰曰提刑謂活我輩者公也公活佛也元剛曰非我也提刑也相與感泣而去嗟夫此蓋一念之烈也無所為而為之也[illegible]大序惟關雎有之關雎之詩天下之詩也傷人[illegible]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此作詩者之本意也然余懼乎犯兄弟交譽之譏也序之固不敢不序又不可姑以其之所以繫於卷首者[illegible]之所耳聞於自軒者繫於卷首因以示余子姪云

宗人仁靜文集序

王氏自江左以來號爲衣冠盛族階庭之秀如義獻輩人以瓊枝玉樹稱吾宗佳子弟有如此者自晉迄隋可[illegible]以夫子者出河汾之王又大於江左之王吾宗大師儒者[illegible]此者自唐迄宋科目興由科第進者代不乏人姑以浙盧言自狀元至宰相宋之稱相業者莫先焉吾宗為狀元宰相又有如此者於戲盛哉清江有同姓仁靜其字者未知前識之[illegible]儒器兵後以所作示余文自長書而下十八篇詩自擬古而下百餘首皆大家數兵以前時文之仁靜也兵以後古文之仁靜也王氏代有佳子弟矣今科目未興仁靜然不妨做乎古儒興仁靜之文又當徊乎今余猶望仁靜以文章致身也余記曩備員國子時嘗同此教胄子職也明年胄試嘗以仁靜為首薦後不果余與仁靜[illegible]譜同其學同毋曰同人于宗吝

予惟肖和後村梅花百詠序

古今詩梅多矣有百詠者近世萬如居士李公縝有之劉後村效李詩亦百詠方烏山和後村又倍之吾嘗讀後村詩尚有可疵者試舉一聯說到和羹俗了梁之句亦非矣烏山亦云狀元宰相事不敢點涴梁尤而效之也梅豈無用[illegible]於世哉林和靖疏影暗香一聯人所膾炙或者猶謂上詠梅之形体性情則未也使胡五峯評之必曰有体而無用梅非有体而無用者吾鼻祖沂公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兩句道着体用無該矣以百為事業如傳說沂公後村以為俗烏山以為點涴毋乃兩失過歟吾兒惟肖輙不自量詠梅百首擬拾水邊雪下等句屋上架屋耳後村百之烏山百而又百之惟肖又百之贅而又贅也老夫方以鼻祖之事望吾兒謹毋以俗以點涴議吾梅

予惟肖詩藁序

東坡嘗云吾在惠州以[illegible]得過能詩足慰云[illegible]詩豈易哉必東坡為之父然後過可與詩吾兒惟肖和後村梅花百詠余既為之序又擬古琴操淵明歸去來辭等作以至雜詠凡二百餘首嗚呼余不得以科第望汝矣倘幸汝之不墜吾學也雖然汝之詩其視過為何如余詎敢以此自[illegible]謂余以過方汝是自比於坡多見其不知量也余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嗚呼詩豈易言哉詩未易言也而余兩嘗序之汝其勉旃他日汝來前吾將問汝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否則議我者必曰王家[illegible]

陳梅垣同人詩集後序

梅垣陳君季璨叅留杭與余同遊大丞相杭山老師門[illegible]之以詩後十二年余來洪梅垣以同人詩集示余其詩皆[illegible]

梅而吟余曰梅以垣名非梅類者當字閑固宜不許入既曰同人必有突吾垣而入者垣不固也藩籬剖破矣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梅垣當類梅之同姓若別梅之非類比而同之不可也余嘗謂通以前如陰何李杜韋迪以後如歐蘇黃陳近世則石湖誠齋可以入吾垣者也遷雲之朝風之夕更得寧玉鈞携陶來靖節携菊來濂溪携蓮來者梅垣其間所謂伊人誰其似之吾梅垣清而又清矣公如富貴之牡丹流俗之桃李不與同類者皆當處之垣之外如是則梅垣所同非苟同矣梅垣學易不云乎君子以同而異

武寧汪材夫南楚詩集序

己卯春修江汪材夫以所作石城詩集示予頗稱之矣後六年來洪又得觀南楚詩集大丞相杭山老師□□老師豈輕許可者然而易石城而南楚何居老師□□居石城敘今居石屋之南石屋之南婦翁之居也居以□而易詩以地而名東床逸少清映通徽蘭亭一序古今絕倡方其編遊浙江便有終焉志追數之葺始為灑從高平之行眉山小蘇天下之文也居汝南有詩居潁川又有詩集至三而□曰欒城獨遺老一傳則曰潁濱材夫易石城而南楚其欒城汝南之意歟孟子曰居移氣文以氣為主或曰材夫自石城而石屋南取乎南其有得於詩之二南者乎嘗攷二南之詩八而言后妃婦人之詩九七召南之詩十四而言婦人女子之詩凡十二然非材夫之本心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石城轉而南楚矣謂毋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章貢劉愛山詩集後序

章貢劉君愛甫以所作愛山集示余余既以易黎三品之說告之矣別後三年又觀愛山近作愈出愈奇劉君愛惡與人異不愛世俗之所愛而愛世俗之所不愛清矣哉劉君之所愛也予洪人卜居東湖與愛蓮翁同一愛每夏秋交荷花淨如拭綠葉覃其上白鷗出沒紅鱗泝游清矣哉翁嘗曰晉陶淵明愛菊李唐以來愛牡丹翁獨愛蓮物非不愛菊獨愛蓮何也愛博則情不專也故以菊還靖節而專其愛於蓮牡丹則非愛矣人但知翁之愛蓮不知蓮之愛翁甚於翁之愛也西山謂予敵愛竹竹未必愛予數刻涼月夜雪光滿船與盡而返留有餘不盡之意於天地間前無古而後無今孰謂竹不愛予哉我予因是知山之愛劉君甚於劉君之愛山也劉君所愛之山非[illegible]公嘗為劉敍之[illegible]作亦以高以況劉君之高[illegible]

稼村類藁卷之六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青龍　伯雨讀
門人曾蔡龍　編
不肖孫世肖　抄
七世從孫寵　刊行

記

共春園記

共春者何唐人云要令天下共此春無限江南與江北或曰園以春名春特四時之一耳四時不皆春也四時不皆春則此園不常春也余曰天地間萬形有盡惟春則無盡無盡則四時皆春也一元之氣流通乎亨利貞之間元春也亨利貞夏秋冬也元則貫乎共閒也予嘗觀唐虞之時溫溫乎其和可知春也夏火也商秋也周冬也天運一周成一歲也此唐虞三代所以成四時也然則孰為收斂冬之始始於春始於春則四時皆春也丞相抗山先生章公有園在洪之東湖于匡湖瀕乞此園以娛老先生不以獨樂為樂而與人同樂余扁以共春非謂一草一木為春也指一草一木為春小吾春也溥天之下無一民一物不春大哉春也與天下共也予因見四時攜酒與客飲飲輒爛醉方其醉眠花下天地為衾枕乘又欲插花起舞陶陶然不知世間有富貴利達之事哉無友逢清風明月成三人相與對飲舉杯蒼頭扶歸顛倒什地傍之人拍手大笑謂七十老翁有小兒嬉戲態自攜殘酒來又飲又明日又來又飲此又括宋之春錄為園中之春此園也與客共與清風明月共不與俗子共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德隣堂記

保定成公尹吾洪洛陽姚公叅事亦為洪來同按察也二公比屋而居成公扁其室曰惠鄰取德不孤必有隣之義隣之說有二有以居言者有以德言者以屋宇隔屋間西隣借問有酒不飲食之鄰耳非隣也見擬移居作隣里不論時節請開門往來之隣耳非德隣也傳曰親仁善鄰夫鄰必曰親親必曰仁先儒云仁者心之德二公此心同此仁故此德同論語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蓋謂仁者處何往非仁與不仁者處何往非不仁此居必擇隣非擇所居之隣擇所居之隣有德者與之鄰不拔建德有鄰堂於羅浮且記之成公之扁斯堂也又一拔去離然士君子之立意固不可以無隣士君子之立身則不可以不孤立德而無隣是獨學無友也是孤陋也立身而不孤是阿比也是阿附也二公他日各以功名事業自見又當為特立獨行之君子余鄰舍翁隔籬聽談音韻清朗不知還許[illegible]隣卜鄰否

君子堂記

濂溪謂蓮花之君子勉齋記瑞蓮亦以君子稱二君子與蓮而三之三君子也嘗謂牡丹王也富貴者也梅兄也山礬弟也柳晉處士陶潛之先生也松菊者三友也有愛官爵者受秦封識者恥之然而不甘秦官也是數者不以君子稱蓮獨以君子稱何哉蓮有君子之道四焉出淤泥而不染一也濯清漣而不妖二也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三也香遠益清亭亭

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四也比德於君子也予居湖濱愛蓮也書濂溪愛蓮說于壁與勉齋瑞蓮記對峙噫露之朝風之夕歌遂遊而招隱士庸詎知二先生不為蓮一來耶且扁所居之堂曰君子晉唐以來稱竹為君子又謂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范石湖謂菊比君子有幽人隱士之操蓮得獨為君子哉余曰蓮蘧伯玉其人也舉天下無一人不君子蓮此心蘧伯玉此心也亦此堂命名之意也吾洪宗濂東湖二書堂天下之書堂士游其間所不以蓮自況者有如此水然而不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不敢也例以君子待湖濂之士亦不敢也謂湖濂無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謂湖濂皆君子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嗚呼夫子大聖人也而曰我無能焉吾黨之士下聖人幾等而敢以居我嗚呼蓮且得濂溪勉齋君子之稱學濂溪勉齋之學者其可不蓮哉名為君子而不蓮若是啓吾蓮且書以自警云

東樂堂記

西鄰既富屢不足宋老雖貧樂有餘呂洞賓為沈東老作也豈特東西鄰貧富異哉南阮富北阮貧南北亦然東老之貧為好客買書而貧雖貧不貧矣天下有真樂紆朱懷金不樂焉門多長者車不貧矣一樂也歐陽餘慶以東樂名堂餘慶無錢買書胸中之書不用一錢買客至呼新篘與客飲飲輒爛醉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此二樂者天地間至樂也餘慶尋東老樂處而樂其樂所謂貧而樂者也雖然貧而樂富而好禮吾夫子嘗並言之然則西鄰豈皆富而不好禮者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祭薄禮也實受其福謂西鄰不好禮可乎豈可專以富議吾西鄰哉詩不云乎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借為西鄰解嘲

養蒙堂記

余卜居洪之東湖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遇艮之蒙其繇曰天降生民其稱為童果行育德作聖之功是為山下出泉之蒙言未既章貢宋希聖來訪請於余曰某以養蒙名堂請所也為我記之余曰先儒謂蒙者人之初物初而美事初而善然而初之說有二有一身之初有一日之初赤子之心一身之初也平旦之氣一日之初也由一日之初養一身之初此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孟軻氏論平旦之氣自旦而晝自晝而夜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其用工在旦予謂善養氣者其用工在夜夜寐以氣為之清明未有不能存養於夜而能清明於旦者也此正山所以夜氣有箴希聖自夜氣之存養於平旦之初而又旦旦而養焉則存赤子之初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希聖由蒙養以求作聖人之功可止乎曰未也問予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小暘谷記

余多病畏寒老尤甚於所居闢一室斗大扁曰小暘谷誠齋嘗賦暘谷詩按尚書羲和授人時於春曰暘谷於冬曰幽都幽都燕也天地造化未有無冬之春有幽都然後有暘谷平在朔易也予聞幽都有燕谷鄒律一吹暖氣先至方今地氣自北而南幽燕之地一氣之先也余寢處小暘谷中暖矣小也未大也天下不皆暖也舉天下無一人不暖大也嘗愛杜工部云盡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推此

心天下無一人不暖矣子月陽生自一陽而二陽二陽而三
陽天下皆在暘谷中豈曰小之云乎

學稼齋記

余舊居富水之槎溪扁其所曰稼村何居杜句也拐耒東湖
丞相杭山先生寵以稼村二大字余扁於所居之室不忘舊
也或曰蓬可也稼可乎昔村今湖子非故吾余曰余之稼不
在田也記禮者論人情之田曰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
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厥田上上也余稼於此
久矣不為水旱不耕也且謂惟肖曰汝父本農家子將教汝
耕且為汝讀書之室曰學稼余聞農派先疇之畝故書曰厥
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汝毋忘乃父之訓或者又曰樊
遲請學 曰之學稼小人事也余曰晦翁不云
乎小人 軒亦云小人者事之小也余因是而
證以周公之說無逸之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以勤勞稼穡之人為小人即夫子
以問稼之樊遲為小人夫子所謂小人者非對君子小人並
言之小人也況余之稼乃稼於書非稼於田也稼其托也村
其寓也種學績文無往非稼存心養性何適非村汝而稼於
書則肖余矣夫子遺稼穡為細民之事而小之哉人而有子
能耕不啻足秋風稻黃雞肥 酒香余猶記曉昔與
田夫野老相追逐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樂詎可
量哉此樂也公卿大夫不恃也唐人有詩云去年生子名添
丁要令為國共耘耔誠齋亦謂世有農其子農其孫農其曾
孫者矣厥父農厥子農孫與曾孫又農此余之心也東坡縱
論有曰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迂齋謂彼翁此作其與朋
友兄弟之相切磋如此吾以是教吾子望吾子之學吾稼也
吾老矣得如老農幸矣

重修舊居記

先君卒度數年始有此屋里中名梳溪陰陽家謂其龍為虛
鞭兕天下之兆也必有兕天下之才者始足居此先君稼其
要而廬之前有老松當戶鬚髯偃偃清風徐來戛擊鳴球屋
後古木參天樹林陰翳甚或夜籟沉簫天朗氣清醉把盃酒
其下月影翠人扶蹤滿身又有一溪環繞清且漣漪一瞬而
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烏飛不盡虛曠無根主人與屋同一清
也到此談廬談〃矣先是淳祐己酉居成遣之日弟義端
銓榜〃 以入里中人士皆曰此地之靈也是科
義山〃 入聯薦又明科又聯薦為又明科義端又
薦又明科義山又薦景定壬戌義山以削頭成事廷對覆考
以備前三名同邑人為詳定官以私之抑之墮乙科廬鞭之
說幾驗是年侍親之成二水咸淳乙丑調南安獄掾丁卯自
漕幕歸哭先君於斯己巳哭先妣於斯壬申間選得關遣幕
改辟京局攝教外雍贊書天府又明年有金耀之命進司國
子留京凡三年德祐乙亥半剌永嘉臺評謂余為杭山客以
議遣幸併劾亡何江閫有參議之檄至草貢未上至元丙子
夏始歸先廬居焉廬之東偏地數畝闢為圃瞰溪而亭之種
竹萬個老松參錯其間淡然如萬卷如掌晨光熹微兒讀
其書余諸糟以聰客過我與虛日余與弟揖客環坐亭上一
觴一詠此與無涯真有怡怡切切偲偲氣象西疇春及時又

與老農談田畝閒事不二年鄉邦士友白之省省以[illegible]嘗將于先廬俾職教路學至是又舉家寓參舍明年掌道學事遂退而老於東湖之上數年之間奔走上下居先廬者亡幾余之心何嘗一日忘哉草塘黃君任伯以移居圖求跋嘗取容齋之說告之觀此可以知余之心先廬以甲申巨浸幾圮丙戌夏歸省松楸彷徨顧視淒凉新繪恍如先君在焉憮然已然考作室歌予乃弗肯堂矧已成之堂而復壞之乎余為人子有餘罪矣乃葺而完之如此一日針吾弟呼惟肖來前命之曰余葺此屋以還先君汝他日葺此屋以還我繼自今乎而孫孫而子子一日必[illegible]徽福於先君俾勿壞西路云[illegible]之志善述人之事是之謂惟肖汝其識之是歲八月望日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全生說也然而洪範九五福曰六極對言人不能以皆壽皆康寧皆考終命於是乎有疾有夭有惡有弱以致於凶短折嗚呼甚矣吾之聖人之為斯世慮也舉天下人人協于極此聖人之心也柰之何聖人之心不能以直遂也始不容以無所寄命焉醫是也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稽其醫事十全者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大哉聖人主生之心乎今之醫十失八九者有之矣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清江周仲山累世以醫行至仲山而神聖功巧備大山蕭公嘗大書四字揭之且扁其堂曰全生仲山來徵記於余余曰自神農使伯岐嘗百草而始有藥時未有醫也神農以前人壽皆百有餘歲自神農以後藥愈繁而[illegible]

三代以下壽皆不滿百至以七十為希醫果何恃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此生宜均能全此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是能全其生矣然而未溥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凡天下之疲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存我[illegible]以厚吾生也又將推而全天下之生然而未溥也為大造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千萬世開太平又將推而全千萬世之生此其施豈不甚溥哉先儒不云乎醫道行活生人儒道行活天下後世

臨江章侯心祠記

生祠古歟古則三代有之矣非古也三代以前吏皆循[illegible]吏皆良不良吏名姓因稱堯舜文武得吏之助固自言耳[illegible]尚書漢唐傳良已不古傳而祠又不古然則[illegible]其後相襲而祠[illegible]從祠鄉然祠郡臨江守衞福三山王始以賑饑功民祠之繼祠潘繼祠張多祠我行識者曰臨江郡斗大吏數十年為守幾為祠幾又幾十千為守為祠又幾以二十大郡著是祠將易市而祠矣易市而祠民奚廬編修章侯之守臨江也獨無祠奚無侯於政惟廉惟謹惟公惟明匪苛以斂匪虐以刑莫貪匪吏侯去吏如距莫敢匪盜侯刈盜如草士者曰匪侯奚師農者曰匪侯奚父若工若商于旅于肆于侯而在昔窶今富侯以德政召和氣無年使有年侯必王之如縱如侯肯祠之如王以無年顯其功侯以有年隱其功就功下是侯其優乎侯非無祠也民非不祠也侯不求祠於民民亦不敢以祠媚侯媚侯則欺侯矣民忍侯之欺誰之欺心之欺昔嘗過前數祠下始祠備刻

橙丹棟宇深像貌肖真冠帶儼[illegible]祖瓦[illegible]擲岩

儼然為祠者每德色於守為守者多恩其祠逆夫守去矣祠

已矣允飛棟頌像壁貌土爐香[illegible]鐘鼓與荒凉野廟

等守存祠興守去祠頹祠云豈誠云乎哉雖然侯固未嘗求

祠民亦未嘗無祠曰祠於心侯名大醇字景孟[illegible]永康人

登丙戌進士第

雪月舟記

天地中間雪之則清月之則清兼斯二者脫俗超塵自山陰

滿載歸後世無此段奇事幾百年矣予嘗謂山陰之後使雪

月主人[illegible]必無為安道一來特一餉之樂耳安得清名以奇[illegible]

古耶與盡之舟一逆此一段話至今未了僕我于猷能買雪

月於一[illegible]月於千載之下則天地間無盡雪無

[illegible]累同特子猷舟其來予居有限地[illegible]

[illegible]外雪而雪宜月而月宜桐山陰不欠于舟之名或曰舟浮物

也不滑之於水而舟之於陸何哉余曰舟寄也雪月吾實境

也反而觀焉方寸之地皆雪也清明之天皆月也吾一身一

虛舟也散此雪萬頃玻璃皆瑩徹矣此月一色銀河皆皎潔

泛此舟哉千古非重受萬象非滿盈盈乎若遺世獨立而逍

遙遊乎瀛洲不然其誠於雪月交光之夜朗然四顧萬[illegible]

音招素娥歎玉妃詠左大沖招隱之賦不知還有半點塵俗

否謂予亦信君其問諸子猷

古豐王義山　元高者

廬山李袁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鐩　刊行

碑

瑞州重建西澗書院碑

至元二十二年瑞州重建西澗書院工既山長丁起晦謁余請

曰泮宮之修春秋不書非不書有魯頌在焉不可無紀敢徼

福于先生[illegible]先聖先師而言曰西澗之劉天下之劉

琳有西澗書院何居宋紹興間郡侯杜蒼龍公貽孫以三

[illegible]兵燹端平丙申郡侯三山陳公最建

[illegible]所向先賢也後置燕居像夫子於中

[illegible]尊事之先所配無如春秋尊王郡守武昌高侯節始至行

[illegible]然曰書院名存而實亡燕居之像設未位三劉之

專祠未復非所以與山長詳復謀之同列僉曰吾儕不及教

非所以化民成俗也盍亟圖之遂屋於制撩中片瓦寸木以

[illegible]壞渠別選材之良者鼎而新之非重修也重建也初劉公

[illegible]登進士第宰潁上以忤上官意棄官去去之廬山之下居

焉愛西澗[illegible]號西澗騎牛看山徜徉岩谷山谷黃公有

詩云神光射牛背神光謂讀書眼也歐陽公為賦廬山高廬

山豈能自高哉得西澗而高予[illegible]皇祐初以經賦冠多士入

司馬溫公修史局有通鑑外紀與安石有舊安石欲引為三

司條例官辭弗就除秘書丞以忤安石棄官去[illegible]子羲仲恕

死與一子官充撿討有通鑑問擬有五代史糾繆以忤蔡京
棄官去西山真氏謂孔門三世不仕惟曾氏一門三世不仕
固難三世已仕而不仕亦難既仕矣仕而將為顯官矣不以
忤上官去則以忤安石蔡京去去者人之所難也於戲盛哉
開三先生之風鄙夫寬薄夫敦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晦庵朱
文公守南康往廬阜訪焉即址基而祭墓表其故居遺址立壯
節亭此三劉所以高風千古也古心江文忠公萬里建書院
于鷺洲祠大中程納二子侍焉且記之曰有是父故子然也
今西澗子然而孫又然矣鷺洲則祠大中公與其二子凡再
世西澗則祠西澗與其子若孫凡三世兩書院一門合祠俱
二人此又舉天下書院所無於戲盛哉於戲盛哉山長又闢
居而祠堂而講堂位置各有差亭於前
則來祠堂之左石講堂之東偏長於斯
有居之其西偏則處職吏斯者舊止存八齋兵後圮甚繼而
完之又增四齋于兩廡廩于旁為門七附庸之屋六以楹
計一百三十有八竹木磚瓦工直若干經始於七月某日越
兩月落成寓奉先聖先師而廟貌之是日我侯戾止山長深
衣大帶引領雍雍于于和穆爾彬江南自兵後絕無而僅有
也是役也直學吾清叟同書規若幹董其事書院歲入止一千
八百斛有奇歲或減半之山長廪於律已撙浮節泛祠祭外
行供無一日輟士自遠方來飯三日願留者不三日拘著于
式士固不為一飯留也為士者盍曰仁膏兮道腴滌水兮可
以樂飢三月不肉兮吾不知維澗之水兮薄言采芹匪飽我
以芹而飽我以仁維澗之水兮薄言采蘩匪飫我以蘩而飫我
以道繼自今以其飽我者仁吾心以其飫我者道吾身今吾老
矣考學他日之養乎人也為長者盍曰新廟奕兮創始者為
誰如跂斯翼兮如翬斯飛一日必葺兮君子之居繼自今毋
假土木為名兮瘠諸生以自肥先聖先師臨乎其上兮吾誰
欺山長吾洪人

重修東湖南州高士祠碑

余嘗愛洛陽名園記以園之興廢天下治亂之候也豈惟園
哉亭榭祠宇亦然吾洪舊建孺子亭於湖濱又於湖心建南
州高士祠湖舊有遺直數十畝每夏秋交花淨如拭綠葉覆
其上勝景也常悅濂溪愛蓮說草木梅不與焉而蓮得與蘭芷並
深屈平亟取之為衣裳後來李太白以西施等語辱吾蓮
不幸矣愛蓮說謂蓮花之君子遂雪恥焉高
士與洪霽月中清矣我湖亦有堤綠艇如臥
虹卿以千計午陰亭亭憑欄匝地或飛絮如雪六花舞而下
亦高士方開記曰五卿先生門對峙雖然此末矣以前東湖
也吾洪之東湖天下之東湖也年來亭圮祠傾匪兵故以歲
久祠與亭不古蓮與柳皆不古矣成公尹吾洪始至喟然嘆
曰洪以高士而重有湖無亭曷以其清有亭無祠曷妥其靈
乃鳩工庀材而新補柳千箇覲以芙蓉他日於萬絲中織
出一段芙蓉幕來者以前東湖所無有也東坡嘗詠芙蓉城
中花冥冥誰為主者石與丁高士又當兼主芙蓉城矣曼卿
度得專美我信乎園亭榭祠宇之興天下將治之候也雖然
古者賢牧守所至以興創得名坡守杭築堤西湖植柳其上
後人號蘇公堤今吾洪之名以高士而高已廢之祠亭因成

公而成不特郡人指蓮柳芙蓉為公甘棠將有指此湖為成公者高士不得專此湖矣高士東漢人名稚字孺子其事跡在史前祠亭之創始於某人某年某月某日在碑重修於至元某年某月某日公名曼得字良弼保定人也

龍興重修敷佑中廟碑

廟敷佑何始乎敷佑舊名昭惠靈顯王祠在城北薦福院側下元祐四年郡人立廟指馬跑泉為聖水人有疾飲輒愈廟於城者三大觀間賜名敷佑西昌令蔡公穎又廟於新建縣治之西即中廟也後罹於兵燹彼崇焉廟燬而神之像巋然獨存嗟夫能火神之廟不能火神之像雖數也亦神之靈也後八十年有奇太守王公補之廟其像而新焉又六十年有奇前祝史蕭思濟以盡乃心克理厥力悉東西廡施石先東廡而新後三年併西廡而新兩廡翼乎方正巋然乎其中廢者興圮者崇完如初工既畢邦人縱觀焉且莫嚮之者且辯也初神父姓李諱冰秦時為蜀太守灌口水怒溢徙蠹為害民幾魚神父斷石為五犀牛以壓之方鑿崖時操刀入水與水神戰莫敢抗水徙故道蜀人祠之是役也神為人子與有力焉唐正觀間有蜀士以道術來洪洪始有祠若然則祠又當在宋元祐以前郡志說其事亡稽果爾則祠自唐始或曰神廟於蜀又廟於洪何有靈於我東坡云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神無方無在無不在時黃之以道術行於洪者非神歟維吾州名洪世傳為浮州驗諸鐵柱可徵已江自梅嶺發源匯於湖洪騰其間唐人謂金陵為地肺水至則浮信斯言也洪為浮州不誣州浮於水而不水於水者非神陰相之力記曰能捍大難則祀之祠而廟廟而復修用敢徼福於神俾洪世世無水患以福蜀者福洪詎敢忘神賜哉又曰廟其子不廟其父有諸義曰嘗聞蜀有崇德廟崇德所以宗其父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於父孰謂父而不廟哉抑嘗謂浮屠老子之宮延千百年而新者緇黃之力神祠宇延千百年而新者祝史之力然浮屠老子之宮神祠宇有興而無廢國緇黃祝史之力亦好施者之力微好施者雖修勿修意天下萬形皆有壞惟常新則不朽敢以告後之緇黃者祝史亦俾以告後之好施者俾勿壞神父子治水功其事見漢溝洫志杜工部石犀行及陸海志晉常璩華陽國志載神父有與以累封王四字改賜神號為清源

前臨江路僞羽士揆舉尹崇創道院於洪之望僊門外五里許像旌陽許君祠焉扁曰龍沙龍靈物也道院以龍沙名與其地俱寰瑛豫章職方乘龍沙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又按神仙傳旌陽君云吾仙去後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內當出地仙八百人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嘗聞旌陽君逐蛟至洪洪本浮洲蛟穴其下震撼撞擊為人害不細旌陽君禦之鑄以鐵柱後勅賜鐵柱延真宮額初旌陽君與蛟約蛟來吾力猶能捍汝始舍是復出吾斬汝蛟陵蛟請命伏辜噫微旌陽君洪其魚矣夫龍方其蟄而未騰也蟠于沙及乎噓氣成雲雲上於天夾之以飛上下變化鞭風霆而雨域中而雨

天下施於人甚溥是龍也澤物之龍也旌邪去害物之蠹寔
洪之人命於澤物之龍祟為洪人徼福故創是祠經始於某
年某月某日工既為屋若干楹旁聳一樓岩岩若峰嶸如翼斯
飛望之有蜿蜒而升之狀洪之都人士晨香夕燈北面稽首
鄉旌陽君者至是亦有其地洪有玉隆萬壽宮亦祠所也環
數十里閭祠宇鼎峙記曰能捍大患則祠之祟文屋於道院
之旁曰附庸擴已田以飯方外士賓奉爐香不懈益虔是役
也中書左丞中齋揚公鎮宣慰使存齋胡公暉孫有力焉祟
廬陵人寓洪為人磊落慷慨可撼以氣宋時客諸侯門所交
皆天下知名士特名江湖可泳江西家貧而勇於義人稱為
存吾先生云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銘贊頌賦

鄭氏義門銘

家人一卦繼之以睽厥睽伊何二女同居正家之道先刑於
妻義有天倫女猶奪之其初一身兄弟怡怡婦言是用偏其
反而唐有張公書表門閭大書忍字識者所嗤既曰天合何
忍之為事至於忍其天已漓鄭氏一門和而不嗃昌齊而家
身修而齊

車氏湖山堂銘

有湖無山其湖也獨有山無湖其山也俗車君之堂兼山與
湖挾五車書於斯伊吾出陵云烱如一陂清冰出萬壑置在
迎風寒露之玉壺

小暘谷銘

余所居一室如斗大僅可容膝取誠齋小暘谷之名扁之矣
又記之矣或有謂余曰暘一也而有二義陰陽之陽則總氣
類之麗於陽者皆陽也謂之陽則有明之義洪範曰又時暘
若暘明也以是知書之暘谷謂自幽谷出而初明之時也日
出為暘之小自此而曰昕曰昭曰旰字皆從日雖然明未有
不自小而大者又為之銘曰
維陽之微匪微弗瑩雖谷之虛匪虛弗靈在天為最先之

在人為旦氣之清明則著著則形匪今斯今惟大人然不失赤子之心

龍畫賛 集書句

帝曰龍天大雷電以風有能奮庸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時乃功

虎畫賛 集詩句

王命虎有力孔武為王之爪牙如震如怒虎拜稽首為王前驅則莫敢予侮

贈月湖相士賛

此月常明上不在天此湖常清下不在田月湖胸中所性存焉相法之妙玄之又玄物來則應得之自然富貴福澤其生也全貧賤憂戚付分之偏月湖何心彼自媸妍

贈琴士陶雪窓賛

爾祖淵明寄興無弦弦至於無玄之又玄雪窓之琴所性存焉中有無聲無臭之天

湖南憲臺瑞芝頌

宋景定改元之又明年制詔秘閣直院太監胡公太初司臬于湖南皇帝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良折獄故乃明于刑之中又明年皇乾報既發舒休嘉乃季秋九月有芝産于憲臺之東楹阜戟煌煌九莖之奇三秀之異厥美未顯按神農本草經青芝生泰山黄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恒山赤芝生衡山則芝為衡山瑞也昭昭矣今是芝也不瑞於山瑞於憲臺之廳不瑞於廳之他楹瑞於廳之東柱惟東盛温厚之氣震東方之卦也於時為春於行為木公其以一念之春獻而為草木之春歟公天台人晉孫綽賦天台以五芝含秀天台瑞允為盛德之事不可無紀某不敏請撰瑞芝頌以詠艶斯美乃齋沐拜首而颺言曰

煌煌瑞芝元氣之精不蒔而茂不根而成厥瑞伊何其莖有九數華舒榮一莖三秀維漢元封甘泉産芝于時持刑有臣定國憲臺司刑膺之下暨神爵芝産盛德于時持刑有臣凛凛風霜胡為瑞芝此焉發祥維公此心慈祥愷悌與物為春萬象生意一民未化公曰徐徐毋嫉于頑霆雷以威罪疑惟輕惟明惟察公曰無辜我其審克德政為馨有開必先産祥現奇寶葉輝聯旄倪族觀動盪耳目孰媲其祥嘉禾瑞木驩言我公心乎愛民公曰無之天子慈仁驩言我公庶乎其政公曰無之天子神聖公緋茀有民曰不然天子之德匪公疇宣我聞漢制璽而為詔爾璽除匪伊四葉促台又聞僊家食而延年視公之壽歲萬有千晋有孫綽天台有賦五芝含秀休祥呈露公産于台宜表而揚我作頌詩播之瀟湘

贛州嘉禾頌

禾之為瑞昭昭也春秋他瑞不書惟大有年則書無麥禾則書尚書不載他瑞惟嘉禾則載詩之載芟良耜豐年生民等作三嘆三詠至今讀之有含哺鼓腹氣象志喜也於惟休哉宋成淳之明年丹山翁公合守贛越三月政孚人和有禾毓于境内一穗二米瑞也贛父老以聞歸其瑞於太守太守不有是年九月上將有事于明堂公曰此聖賢胥會之徵也此天地曆祥之符也守何力之有於是太學之士作為詩歌以侈其盛於惟休哉

頌曰
維天惠民惟辟奉天厥有嘉祥于時産旃於皇鉅宋繼天立
極靈貺斯駢孔曼且碩在昔祥符極熾而府時汝州有嘉禾
生汝守臣億拜下稽首表奉以聞天子萬壽臣億非誕民食
所資異乎他祥奇哉靈芝於皇章聖勅天之命先是郊禋有
感斯應咸淳天子祀于九筵未占有年應在感先彼異者禾
瑞于章貢太守謂誰丹山之鳳一莖二米其名曰秠不種而
生奇之又奇我聞崆峒秀且黃瓠若盈禾有餘其芳又聞
武夷膏産盈瑞厥瑞伊何十五其穗曷不于他于武夷之鄉
曷不于他于章貢之邦惟我丹山武夷之秀惟我丹山章貢
之守合二郡之瑞瑞于一時惟我丹山兼而有之丹山之文
周情孔思丹山之政召父杜母曾未報政頌聲洋洋匪他之
祥而禾之祥維時豐年多黍多稌邦人有曰太守之賜太守
不有曰天子聖神天子不有曰惟我有臣弼于一人同心同
德如古伊周皋夔稷契肆于時祀尚克相予商簡擇爲民
而祈有漢元稷降於郡國時則弱翁總領衆職寡教垂産
下有唐誰其相之曰郭汾陽主聖臣賢千載一會一再登盈
三登曰太於惟休哉乃賡載歌旅天子之命而作嘉禾

鷄鳴賦

余嘗試張宛丘芻鷄賦惜其未盡勉學者進道
之意因賦鷄鳴

人苦不覺物且有之伊蟲之羽莫靈匪鷄文以冠而飾武以
距而爲既勇而信以守謂仁而食不違此固五德之所素有
就若一鳴之不失期方其角繖乎梅花之奏輸催乎腳鬼之
綏紆組之息尚雷霆竅之枕猶酣莊蝶兮栩而遽鄭鹿兮蕉
而遺神識恍惚物欲昏迷倏聞一鼓翼而機自動繼聆三呼
旦而聲徹寤當是時也覺之則爲善闇覺則爲惡判乎舜
跖之兩岐嗟呼起而孳孳者悉之小詐而度闘者心之欺彼
育之翰云胡不以是知旦氣之清者至晝而不梏操之則夜
氣不存者幾希然則予於此不惟可以自省乎語默之幾
亦足以自屬於蕭蕭風雨之時也

蝸牛賦

余代庖京庠夏雨生綠枝文之暇偶因齋壁見
蝸牛爲有感而賦

天地之間生物何夥至微帶露無若蝸贏背負而設形不類
乎蜴蜥環界而牢識亦幾乎細瑣夫何肆穴戰於蠻觸倚兩
角於右左嘆服箱之罔功竟粘壁而莫遂顧爾力兮弗量歙
脫身而不可嗟乎蝸牛殆類乎人之升高而不知休者之自
禍也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跋

丁氏八南圖跋

有兒眞驥子一噴群馬倒寧馨兒也何如陶家兒進舍兒槩栗不肖子也子之賢不肖天也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任遜之子一以令稱老泉之子二以文稱忠宣之子三以官傳稱瑱珪玘瓘王氏之子四以才負稱儀儼侃偁倍賓氏之子五以義方稱僅偓之子六一登黼相五爲大僚鄭令公之子七俱爲達官若夫八子而皆以龍稱前有荀後有韓然而荀氏八龍不皆持國有子八人皆以詞章科第名如渝川丁氏八南者鮮矣今取其圖而觀之一翁龐眉八兒委虵父前子隨鳳雛龍駒既濟而滋有蟬孫枝科名巍巍擢魁禮闈噫子而孫矣將見子而孫孫而又子也子而又孫也豈惟八南哉今人生子必曰添丁唐詩云去年生子名添丁要令爲國共耘耔生子如丁恨不多見耳世之多子者謹勿傚劉父添丁矣撫翁之句

黃草塘移居圖跋

濂溪家舂陵而移居於湓浦涪翁謂茂叔如光風霽月築室蓮花峯下有詩云溪毛秀兮水清可濯兮濯纓溫公陝人康節衛人皆移家於洛溫公買園於尊賢坊名獨樂園每出輒從騎馬羅去前呼者深本遍天津橋訪康節相與倡酬兒子往往慕風土之勝林壑之美不曰某水某丘嘗去某時所釣遊也草塘黃君任偕吾洪人自鄉而遷於城好事者寫以爲圖一翁行乎前奚奴相隨三兒侍行亦步亦趨長兒背琴以次抱書擕笛遶梅花之疎一枝沉吟索句且行且遲道傍聚觀相謂爲誰也堂兒東湖拍手大呼老鶴來迎白鷗與俱圖未足以盡之昔孟東野遷居有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草堂無家具之可載中之書筆下之詩有不用車載者若草塘以身載之且載草塘而來與孟東野之所載者矣言未既草塘謂余曰去年遷時吾兒來前曰祖父世居湛溪舍湛溪而城人其謂我何願留之擇村余憮然曰草塘有子矣斯言也適有契於余心者容齋隨筆云士大夫發跡壠畝謂父祖舊廬不可居有更新其宅者自鄉而遷於縣於郡者有翻然委而去之數百里之外者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於其里之瀧岡歐公晚年喜潁有居潁詩序云廣陵得請以來慨然有終老于潁之意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又序云自翰林爲學士忽忽八年歸潁之志雖未遂未嘗一日忘焉至今年六十有四免幷居蔡蔡與潁連因得爲終老之漸嘗然一語及松楸嗚呼崇公惟一子公生四子爲潁人瀧岡之上遂無往有哉公子孫之迹每讀公詩序爲之大息以序不作則已余因是爲歎以容齋不滿於歐公者倒不滿於濂溪溫公康節三君子嗚呼天下後世敢有致不滿之意於吾三君子者乎曰不敢也然而容齋之筆可畏也雖然舍祖父之居豈特三君子就自備者若也草塘居洪之城東

自𨚗而還於城松楸相望一瞬間無頹去廬陵之遠雖遷猶不遷也予亦洪人自豐城而遷於城去家二百里以地言雖無頹去廬陵之遠以松楸言猶頹之去廬陵也於是乎有感為之歌曰歸去来兮胡不歸雲無心而出岫兮其出未為非鳥倦飛而方還兮其還毋乃遅歸去来兮歸去来兮

杭山賣金帶帖跋

余讀丞相杭山先生章公賣金帶帖為之嘆世曰稱顏真卿乞米有帖近世張橫浦嘗有帖為富民借糯米十石嗚呼飢來餓死可也乞之一字豈真卿所宜向人道糯米不過造酒用耳酒可不飲借米於人恐非橫浦所當為借假也假而不歸烏知非有伊川謂今世士大夫道得乞字慣吾学窮時與其借與乞不若以其所有售於人以濟窮乏庶乎免於乞與借杭山無錢買屋以經筵所賜金帶求賣於售參政留遠宋朝賢相有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之詩杭山窮乏於無屋況樓臺乎彼有謂田園貪宰相者既有田園何貪之有嗚呼必如杭山無屋然後謂之貪宰相

趙主簿平反集跋

呂刑一書不載平反之事何也無事可平反也獄有平反自隽不疑始史言不疑有平反之功而不載平反之事盖漢史不近名吴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而史無傳嗚呼近古矣趙公決疑獄有司以為大辟將抵死趙以為平人卒以免有司以平人者為殺人有罪者漏網矣趙公正其殺人之罪非有大力量者不能也不疑為部使者其力可以平反而行平反之事其平反也易趙公一簿領耳無平反之位而行平反之事其平反也雖非有大力量者能之乎祥刑者不以聞於朝趙公不求聞於人嗚呼賢矣哉今世士大夫有因平反而免削改秩者聞趙公之風可愧矣天地間凡吾之所當為者皆已分内事何以名為哉聞將有為趙梓其事跡者非趙公求聞於人也毋謂趙公近名

鄧檢閱林廷對跋

廷對自漢策晁錯始武帝時試者百人帝親擢嚴助為第一班固謂帝善助對而反削其策不載於史帝雖善助對作史者未必以為善也初董仲舒以高明光大之說對置舒首選武帝倘知有高明光大之學其天資亦高矣哉恭惟理皇之在御也聖度如天雖訐不諱丙辰夏五詔于夫夫于庭策之以當世之務臣林謂高明光大之說武帝不足以當之後舉以為理皇告反歟五甲何歟盖本朝策士與漢廷異漢廷策士多人主自擢本朝策士雖曰親擢而甲第高下定於有司舊制廷試甲第以覆考為定詳定不得與焉自王安石以私意沮壞祖宗成法甲第高下盡出其手丙辰詳定誰歟臣林不得為舒無憾也臣林不得為舒使理皇有以言棄人之名可憾也紹興策士有司以凌景夏張九成策進趙鼎奏景夏文勝請魁之有旨朕以直言取人遂不許嗚呼大廷策士果以文取乎丙辰詳定不御臣林於五甲使其策得至上前則理皇又一高宗臣林又一九成矣臣林對策千言忤時宰攻近習詬罵鴻舒之學固正大曾有是耿耿乎科目一時名節千古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芳名久遠看臣林其稱之咸淳八年重陽後五日伏讀丙辰聖問因得讀臣林泮洋之對

爲之拜手稽首書

高德祥聚粮集跋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丐粟非有氣節者爲也嘗恠顏眞卿有乞米帖海聖俞作丐粟詩近世名公且爲張橫浦刋借糯米帖三君子夫必如是餒果然歟吾將痛三君子矣嗚呼士窮乃見節義子在陳絕糧窮矣方以固窮責子路德祥惟當養吾剛大之氣浩然於天地間當有廩人繼粟者毋嘐嘐然曰餒在其中

鄭氏義門詩跋

自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天下爲家之氣象不古矣方秋崖嘗記萬石君家燕居申申一家之三代也鄱陽鄭君無萬石君之有而一家之尊尊親親有古三代風又難於萬石君者也行將推其所以二代一家者善一鄉又推其所以三代一鄉者善天下雖然爲鄭君不亦難矣先儒云家難天下易

乾坤清氣詩選跋

作詩難選詩尤難荊公選唐百家詩劉後村選唐宋詩雖然詩豈易選哉詩三千餘篇吾夫子删爲三百五篇非夫子敢爾東坡謂淵明好詩甚多文選未盡錄呂東萊編詩謂淵明詩如歸田園如問來使與夫飲酒責子擬古等詩皆文選所遺詩豈易選哉

宗人彌鄉始祖王彥方逸行圖跋

始祖王公彥方太原人也以獨行稱事見漢史後千餘年不記代嗣孫義山得畫像於宗人世欽謹頓首百拜而言曰畫工能畫者吾祖之像所不能圖者吾祖之行也圖吾祖之行有尉宗之筆在古之君子其好修也豈覬乎人之知舉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幸也行以獨名而又傳焉已非本心矣况圖乎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吾祖彥方肯以獨行得名於天下後世哉義山與欽同宗也世欽謂義山祖其祖義山又謂欽祖吾祖孰是而孰非耶王氏本於周以今視之不知其幾代也今吾同宗人[illegible]每曰某江左之後也某河汾之後也吾何從譜之然其初一人之身也繼自今與世欽結兄弟之好孰年長兄之孰生也後弟之毋如李璋所云太上老君三十七代孫或曰子既祖彥方而字之可乎余曰子思書仲尼例也

周益公宏詞程文集後跋

博學宏詞一科自唐始宋紹聖間復設是科所得皆雄偉俊碩之才然嘗恠唐人置此科於藍繼科之下何耶瞬翁於此科深致不滿之意且謂有誇張而無規戒歟於諸題中各令意又謂有中此科而全不讀書者及入場所謂侍李畫在欽囊中楊誠齋尤鄙之余嘗讀益公程文殊有可議如綉衣鹵簿記蔡邕謂鹵大楯也以大楯領一簿之衆故謂之鹵簿此益公記中所欠謂之博學可乎又如代安南國進馴象表一聯名應周郊之五輅耳聞舜樂之八音上句有象輅字下句無又一聯云音虞因鹵以焚身今獲逢辰而效伎上句是有出處下句無如此謂之宏詞可乎宋時廷試嘗問科舉八事姚勉爲大魁所答宏詞一科全不知置科之由率爾而對雖然此科得人不皆大人物也宋端康間有李國牙郎者亦自

此科出晚翁鄙之誠齋又鄙之冗也此余所以習焉而不倦於試也因讀益公程文遂書其後不覺其贅云

炳子公信玉泉詩集跋

寰宇記載仙人山石趺谷中生玉子此谷中之玉也屈平之詞曰飲石泉兮蔭松栢此石中之泉也唐人有詩云泉聲帶玉琴玉假泉以鳴也清矣而猶未也何也有詩則清有詩矣必其人與之俱清吾猶子公信以玉泉名其詩裘雲坡姚君序之詩以玉泉序以雲坡清矣乳詩不云乎所謂伊人溫其如玉其人如玉而後其詩如玉東坡漱玉之句清矣然必坡而後漱玉之名始重然則泉以玉而清玉以詩而清詩又以人而清公信殁後二十余年子申孫以雲坡所序詩稾來拜且泣曰申孫幼孤不能收拾遺稾使先君文采不揚於世申孫之罪也求余一言將鋟于梓申孫之志亦可哀已王氏為江左盛族多佳子弟人以瓊枝玉樹稱余固不敢以獻燕筆自況亦當家事也初公信幼時嘗從予學詞賦場屋不利改塗轍就右選歉借選媒科弟終身迄弗績以詩浙江湖仕至南安令余尹二水內艱于當路部使者辟令東安剡上將報可而公信九泉矣嗚呼九泉不作而玉泉則不朽也退之有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阿買能寫詩耳而退之稱之公信能詩豈阿買比哉余惡乎而已於言雖然序之者姚余何贅申孫請不已遂為之書其後覩是詩者因姚以信余言毋曰徐公之貌言於家人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曹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說解辨雜文

葛宋任古梅說

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東山楊公謂此特詠梅之形體性情則未也高安葛君以古梅名齋有正人君子之容貌佐佐奇奇古而又古也東山所謂形體者歟請與論梅之性情窮冬祈寒萬木剝落梅忽然獨存梅主靜性也未春而花性而情矣桃穠而夭柳柔而嬌皆受東君造化惟梅雪霜自凌霜特立而獨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形體云乎哉雖然梅與萬古不古之月同一古也想夫夜半以後月色昏黃萬籟俱闃安知逋仙不為梅一笑與東山辯上一句是形體踈影橫斜是也下一句是性情夫性生之謂也梅之香與生俱生動處是情浮動情也東山何辭以對

清江鄧幼恭漁樵翁舍說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淦川鄧耀恭以漁樵名舍是付名利於無心矣嘗游東鄣有漁樵爭長之論名利且付之無心奚爭為彼長而我次之可也清江六山蕭元生號漁戶長幼恭樵漁樵而而有之奪大山有是爭也康節未了之爭請為折衷以漁戶長還大山樵還翁想夫夕陽在西翁抱樵歸高架鉄鐺爛煮山川樵斗魚云我翁與大山俱清江人君子無所爭

況鄉人長於兄乎

趙文溪詩序性情說

余讀趙侯文溪吟藁自序言之以吟咏性情余因是而於詩之大序有感於中庸詩與中庸異旨也比而同之可乎孔門言詩必兼禮子思中庸一篇多引詩詩與中庸未嘗不可以互觀也余嘗謂詩大序皆自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兩句發出來未發之中性也既發之和情也詩總言之則吟咏性情析言之則由性而情詩三百皆情也情者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謂也未發之時詩之性也既發則情矣詩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中庸以喜怒哀樂言序詩者言怒哀樂而不及喜蓋言樂則喜在其中卽先儒釋論語第一章悅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也大序又曰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蓋動處便是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則情矣所謂情動于中者也此中也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卽性也不然作大序者何以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若夫發之一字則中庸與詩大序皆言之然大序言喜怒哀樂則各指其時中庸言喜怒哀樂則重在於中節且致意於皆之一字蓋一不中節非和也大序又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心聲也心統性情者也謹毋曰中庸不言心

臨川太守鶴雲有竟堂說

有志者事竟成漢光武勅耿弇語也天下事壞于成者何限志在人若夫成功則天諸葛孔明出師二表所志何如孔明初心已不敢自必其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能預知李君欲以有竟名堂孔明不敢必者李君欲必之李君將為孔明歟先儒云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道志於道義者功名不足道李君無富貴之一心志在功名功名不可必也李君移其所以志於功名者志於道義以竟其成可也雖然道義亦豈易竟哉李君其勉之

張廷寶字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玉之未琢也璞而已宣慰張公以珏名子何居雙玉曰珏晉韓夫朝皆賜玉五瑴珏瑴也宣慰公不特以珏名子且以廷寶字之古者冠而字朋友責也廷寶不字於朋友而父字之用屈乎例字以寶名玉成之意切矣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宣慰公非貧賤憂戚之家而能玉成其子廷寶生長於富貴福澤之中而能自玉其身學之力也然學安有止法哉玉之器必假雕琢而成廷寶入而家庭有父訓出而相與琢磨有良師益友進進不已必至於溫潤縝密成器之玉也廷寶韞匵而藏他日有持善賈而來者出而為朝廷用所謂至寶橫道人爭共取其在身則為圭璋其在宗廟則為瑚璉五瑴之賜將有如晉韓朝王者矣廷寶之寶天下之寶也天下之寶天下共之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廷寶器質純粹如玉無瑕而猶待余言何以異於以玉人雕琢玉哉

贈長沙丁萬里仕說

不識一丁謂之右選中有萬甲為此之誹吁屈矣雖然豈方回武士也剛景文將種也誰敢以鷃并目之哉長沙之丁魁天下之丁也。嘗與不識丁者伍丁君萬里以胄甲六韜兵法遊蜀闈今乃椅於注而不得調於銓曹厄哉勉旃近世名公多由此途擢高科者毋曰安用毛錐子

猶子希文冠說

柳宗元謂古者重以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為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必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可與天地並一毫愧怍人其形耳沐猴而冠耳此儒者冠貟屨方所以象天地其視此身甚重也先儒教人八歲小學十五大學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者成人之謂也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夫子直然大學自物格以至天下平其序有八而心居中為心之外為身身之外為家家之外為國國之外為天下此四者等級不可紊也由心有所謂意意者心之運動非心之外別有意也由意有所謂知知者心之識悟非心之外別有知也由知有所謂物物者心之天理非心之外別有物也貫一心於誠意致知物格之中此四者不可以等級言也故大學之道自正心始時維子月陽長陰消汝父以元服加汝將以成人之道望汝也今汝羇於志學之年正文公所謂大學之時也伯父不特望汝以科舉之學耳望汝以義理之學雖然正心未易言也且收放心

易爻辭解

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著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然驗之爻辭則多文王以後之事升之六四曰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商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出於文王則文王不當自稱為王矣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貞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文王亦豈能豫言箕子之明夷哉嘗聞之左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嗚呼周公被流言之謗非憂患乎即此驗之爻辭為周公所作而非文王明矣或曰易更三聖而成書言三聖而不及周公也嗚呼文王也周公也父子一道也序父不序子尊父也愚故以爻辭為周公作也

周禮師氏解

三公官不列其職師氏保氏周公不列三公九職者三公無職也三公之職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周禮之師氏保氏鄭注以賢無此官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也嗚呼三公乃上公九命之職也謂三公而下無此官可乎況夫周禮所載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既曰大夫為之矣而謂周召為之可乎

春秋天王求金辯

春秋一書以一字為褒貶也天下之財皆天子所有亦猶父之財守之於子其用莫不惟命之共春秋書天王求金若諸侯使之求謂之求可也若致天子之命於諸侯其辭之求耶胡文定曰遣使需索謂之求輕於求金下觀而化不致於廢哉春撥不厭雖然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諱為周經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諸侯無誠即書於周史可也

書於諸侯之史則格其各貨而得君臣王祭亦不供矣恐非聖人之意此司空圖亦嘗曰書天王使來求金者是使來私自求而懲之也愚故書此以爲之辯

周禮冕服之辯

司服載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是天子之服也又曰公服衮冕侯伯服鷩冕子男服毳冕孤服希冕大夫服玄冕見於司服又見於行人又見於典命鄭氏目以衮冕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鷩冕七章衣三章裳四章毳冕五章衣三章裳二章惟玄冕多無文裳刺黻而已孰知此禮一行居臣之禮服俱亂而非古矣古者天子備十二章之服以君有盛德備此十二物之象何嘗為臣下設乎或曰王者通服五冕臣來朝助祭每降王一等不思王可以服臣之服乎或又謂群臣少加降殺亦可服則禹稷契皋陶皆盛德之臣當服之矣驗之益稷舜之賢臣賢佐其服無文則先王於服從可知矣前章謂司服五冕之名獨衮冕有之他不可識也因為之辯

卷十一末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二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illegible]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

書

上丞相江古心為程大中請謚書 南安司理時

義山聞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人徒知第第相傳而不知堯舜禹後湯以前全是伊尹接得來湯學於伊尹伊尹以堯舜之道于湯者也韓愈述道統之傳獨不及伊尹何歟無寧因是而為之說曰本朝理學自周而程自程而朱人知第第相傳不知周而後全是大中公接得來然周程諸子皆以講明理學得謚獨大中公未以謚名又何歟於惟休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周程諸子也國初五星聚奎其象為人文之瑞於是濂溪之濱周子出焉方周子為南安理掾也當是時大中公攝倅南安見其二子俾北面之親切的當之傳自此始自是而後通書太極圖始有所授盛哉大中公之為人父也上以接孔孟於既往下以啓朱張於方來此其功在天下後世不細蓋吾道之有絕續猶日月之有晦明故其當絕續之交全在一接之力何者非大中公不生二程非大中公不識濂溪有是父故子然也有是師故弟子然也大中公有功於理學雖與伊尹以身自任者不同然識周子於人所不識之中

使千萬世知太極圖知有通書非太中公援之而誰援之此義山所以斷然謂太中公之功不在伊尹下義山壬戌摩泰嘗侍杭山章先生丈席聞親聆義理之訓且喟然以太中公未謚為博士識卽之闕義山江西晚出學未明理然居濂溪所居之官竊稽二程乃嘉定間賜謚濂溪則因謂鶴山有請而謚焉濂溪後二程而謚吁已晚矣二程乃太中公子傳曰子雖齊聖不先於父謚其子不謚其父可乎況南安自烈道源書院以來像四先生而祠先皇帝寵華之以雲章奎畫又置山長以講明是理每朔望郡太守率僚佐與郡途掖之士深衣并履濟濟來前而祠于堂者獨太中公無謚此而不言得罪師友欲乞鈞詳得與敷奏下太常議擬錫嘉謚以為天下後世為人父為人子為人師為人弟子者勸將見書之國史曰太中公錫謚自宰相某當國始其於世教豈小補之哉

上蔡院章杭山為程太中請謚書

義山嘗記壬戌摳衣丈席親聆師訓謂本朝諸儒皆有謚獨太中公未有為之請者且以為太常博士之闕後輪對言之居無何先生歸矣義山佩服師言未嘗一息忘乙丑再調得閩南安理掾乃濂溪所居之官大中公遣子就學之所仰恃主張大中公之心門生弟子可進狂瞽過者古時嘗與編使擇然後先生之擇論慨然口發前此所未發之議論勉為之獎而又從其手古心先生古心得書甚口其日由其中而不知來幾古心去國義山官南安日又致書于賈使長未及參閩而同列於且排舟事因從長其言之因極以為然謂旨到手莫踰過方為緣中而周以躬去是何大中公多不幸耶義山竊祿南安數月廳之東廡乃濂溪教伊川明道之所老吏相傳猶能道前日事先生立賢頭天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此正大中公奇遇之日亦先生主盟正李之風心也大中公自此可以徼福於師門矣將見書之國史太中公錫謚先生實主張之自當與鶴山為濂溪請謚同一光耀豈非吾道之幸

上待制劉後村論提綱衍義書

孔子作春秋榮辱列國之君大夫於片言隻字間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先師朱文公取司馬溫公通鑑為綱目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則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其目則倣左氏而參合諸儒之粹自周威烈而下顯微以前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森乎其備於此書矣然文公既為通鑑綱目未及為長編綱目何耶豈非為時諱歟孔子生春秋專春秋之筆雖曰隱諱以辟患然勸善懲惡不少假借蓋文公未為長編綱目者以溫公未為本朝通鑑也或曰溫公嘗謂稽古錄用春秋意行國初以後亦本朝史籍之綱是不然蓋稽古錄至於治平而止非若前代之全史也況長編綱目文公所以未及為其之不敢讀綱目有年矣妄意以本朝長編繁綱撮要修為一書非敢曰綱目續也大略以長編為據而兼採諸史也蓋自太祖皇帝順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而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內有截繼以太宗文治列聖守成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

以仁其奉己也以儉德謙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轄事相制藩鎮無擅兵之權郡縣無專殺之威十自一命以上刑有不及也故無大臣之勳施及群生功利無窮此其宏休偉績所以編之詩書無愧者夫元臣故老謀猷忠臣義士之功業則皆表而出之至於亂臣賊子賣國欺君變法亂紀則亦所不敢隱又取近世尹起莘綱目發明例以嘗見書於後名曰衍義其生雖明時不幸而不得親聆先師之誨晨窓喧夜燈暗卷莫非所謂料事之大書非不讀也而誦非其書隆某道山群玉之府豈無今畧頗凡之想而無由接逢故無書可讀其間錯亂差謬豈不多乎我今秀岩謂通鑑綱目徐賀其善今卓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殺紙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後書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而文公門人多忽史學不識歲名故有此誤噫以文公門人猶不免於差誤況不及登文公門者乎恭惟先生為一代大人物天下士之所依歸某素著雅拜門牆瞻慕遺風之座所擬長編綱要一書著累樂康兵諸遺竟於今洲一條以求正訂先生實於曰此孟子春法也陳平甫備要聲甫東文字耳子之此書有關於世道大矣鴟之其根脈師訓退而成書凡與陳平甫異者三百餘例竝抄錄所說衍義上一下剖其雖不獲登文公之門而獲就正於先生焉是何異親聆文公之教者豈非今日之大遇哉

代徐司戶上燕政参九軒獻通鑑綱目考異書

某嘗聞著書立言之士其有益於世教者有二焉一曰經學之士二曰史學之士皆有功於世教者也厥初生民六經未作也斯時也一忘言之天也結繩而已何有於書契標枝而已何有乎文籍迨夫書契作矣文籍生矣分張大和磔裂元氣於是乎有易於是乎有書於是乎有詩禮春秋聖人亦豈辭矣然亦豈得已哉故夫古之為經者六後之為經者什百千萬非後世之經什百千萬也向使五經不大易不卜筮吾夫子之六經無恙也則夏侯建不必為五經章句劉輔不必為五經通論許謹不必為五經異義程曾不必為五經通難孔穎達不必為五經贊義顏師古不必為五經考定張鎰不必為五經微旨崔郾不必為六經要言樊文深不必為七經義綱陸德明不必為經典釋文劉鎔不必為經典集音易一而已丁寬可以無易說衛元嵩可以無元包崔憬可以無易休徐鄖可以無周易新義書一而已梅賾可以無大小章句衛宏可以無訓旨周昉可以無尚書雜記王元感可以無尚書糾繆詩一而已伏恭可以無齊詩章句賈逵可以無漢詩異同韓嬰可以無韓詩內外傳陸機可以無毛詩草木蟲魚疏禮一而已戴經可以無石渠禮論劉歆可以無逸禮鄭元可以無周禮難張衡可以無周官解說春秋自春秋賈徽可以無左氏條例鍾興可以無春秋章句何休可以無春秋訓詁高士廉可以無春秋纂要是乎六一說一說一滌然不可謂無功於六經者乎若獲筆既絕之後為史氏之學者又紛紛乎其多矣史記司馬遷作也以史記為全書則史記索隱何必司馬貞史記章義何必徐廣史記新序說兆何必劉

向前漢書班孟堅作也使前漢為全書則注前漢書何必編前漢記何必荀悅註司馬相如傳何必郭璞漢紀音義何必崔浩後漢書范蔚宗作也嘗攷其書則有撰東觀記如薛瑩者有撰東漢補注如劉昭者有撰續漢書如司馬彪者是蓋不以一人而成一書也三國志陳壽作也嘗攷其書有撰魏武本紀如習鑿齒者有撰魏武春秋如孫盛者有撰魏紀如魏澹者是又不以一人而成一書也晉書唐文皇作也又有撰晉書八十九卷如王隱撰晉書三十五卷如謝靈運撰晉書三十二卷如干寶撰晉書十四卷如朱鳳凡此皆晉史之所引用者南北史李延壽作也而又有撰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如魏收撰北齊書二十四卷如李德林撰陳書三卷如傅綽撰宋書五十八卷如孫嚴凡此皆南北史之參附者隋書作於魏徵而前乎此已有王邵已有張太素唐書作於歐陽脩而前乎此已有韓愈已有吳兢五代史亦作於歐陽脩也而又有所謂徐無黨諸君子之立言垂世或相與共成一家之書或相與訂正一代之事其實皆有功於史學者至於我司馬溫公之作通鑑也自周威烈而下千數百年間盡取而為書刪削冗長舉撮機要而凡關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炳如也書成而胡文定又為舉要補遺至考亭夫子又列為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其綱倣春秋而參取群史之長其目倣左傳而稽合諸儒之粹亦詳且備矣其不敏幼受教於父師竊有志於史學嘗聞之先公云也山守泉時先公從之遊泉士林梅墝考亭之高弟也移書西山曰通鑑綱目一書所詳紀者斷斷乎出於先師之手而分注之目或委諸從遊門人平生功夫專於四書故未及修改自今讀之一章之內文意不相聯屬必須檢尋溫公故本然後意足明公倘為主盟俾敏博通明之士數人以溫公本參考其間失明公從而可否之名曰綱目考異以成先師之志甚大惠也蓋當是時登西山之門者先公最先諸友西山乃以此書屬之先公然先公考之未及竟故其考異止二十餘條今其成是書為卷三十為條千四百餘求以無敢負先公之志又嘗取鄱陽考亭年譜讀之其說曰綱目一書先師再加更定而未畢又信梅墝之言為不妄先生學考亭之學者也必能為某可否之是書仁以通鑑正本與門人所衷之目參校其同異而已於綱則一字不敢增損殆猶游夏不能措一辭也近世嘗有著綱目發明考疑文靖為之序金陵帥上其書於官之以為儒生克龍亦有以古本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為綱目考異淳祐丙午有旨行下寫而藏之祕書則凡有功於綱目者皆不為無遇今是書之成其與綱目發明者既不同而其考異又以溫公本為據非徒以古本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而已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二

梅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三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鼎龍　伯雨讀
門人晉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傳

金少翁傳

少翁姓金字元寶麗水人也禹時其先嘗入貢仕於周者以職幣名漢時有名称者著之令甲有為釋氏者明帝夢見之為設伊蒲器皿之饌皆其先世也少翁與魯國人孔方彭城人鉄關子剡溪人楮先生友善孔方以罪廢於鉄關子楮先生坐當斥獨少翁行於世嘗謂人曰吾道一以貫之言利析秋毫銖兩分釐必辨狂不喜入窮乏之家與富商巨賈最相厚每至主人延之上座呼為少翁子弟輩尤昊從暮夜往訪其徒動以千計借行窘官貴人雖盛怒見少翁來必改顏接之携手入房闥與其妻孥相得歡甚人有罪至死少翁一言即解或媒進者必借重少翁乃可少翁方面大耳其色黃與人交其初似崛強然性終軟熟獨於寒士少恩云

大史公曰少翁金姓以少名何居其少昊金天氏之裔歟

喬山居士傳

居士姓占其先占城國人也所至其名香香隨海舡至五羊與賈人交最密其族富甚繁居於泉必石如五羊之盛居高者因姓高居雷化者皆其支派也號沉香老尤有聲價若沉若檀若下者以賢名人有疾招致之其沉氣輕故與姓端姓丁者皆其類居本陵者非同譜也居士者避蓬萊人仙之號蓬萊翁有老儒先生手執周易一卷與夫讀好事者於明窗淨几間列古鼎其上與陳玄毛穎楮先生輩相友時召玉川子輿瀹茗好佛老有清淨適德無為之名善讀老泉木假山記愛其峰巖詭特嘗介陳白山見曾南豐為之加禮延之上座然居士無堅守特操為人足恭致書朋儕必三沐三熏九頓首然後遣有設廣筵者居士與俎豆雜陳于前賓醉主人命紅袖奉以進居士於几席間曲盡其禮備諸醜態遇貴介誕日紬詩詞與俱稱觴作過雲聲助人之歡里有喪亦往弔吉凶無廢禮性亦好圓向婦人須有齒笑其徒曰泉如貫珠瓔絡心胸間又有軟媚者喜趨炎常在人室擇亦雖汗浹不耻嗚呼無恥之恥無恥矣嘗謂居士為之乎唐長慶間有以此自號又字樂天姓白居易以詩名者非此　卷十三　二

大史公曰居士與右山道師事南豐皆無堅守特操又其甚為富商巨賈所貴卒至焚其身惜哉

甘國老傳

甘國老汾州人也以草名見於神農氏本草名松名遂兄弟也與松善遂所行縣相反族有二有居山中者白如傳粉多貴重之有依山而居者頗如渥丹人亦其族性惡濕喜傍腔有寒疾不可以風常擇燠室居焉初鄧州人有姓鞠者與江南陳吉善國老介以進得通神農氏年尚與貴重盧苔友而不如其苦口上黨人胡麻隨人黃芩石人秦艽其徒百餘輩皆趨附國老以媒其身吾儕有遠志老鞠惡之抑之弗使進能毒人如葛生亦為之和解尤與蜀之黃者五人相得空竭其

心許事出所得錢六一居士人品貴賤有疾以身和樂有
魏者最重錢曰老與之交亦不却日有貴公子欲招致之㫃
然未及至以利誘公子公子怒束縛之不為禮由此踈鑠踈然心
實愛之延之壽其後價益長公子晉曰君籠中有人矣國老
索無貲物准以計言爲人校世所好仕至三公號國老云
太史公曰甘位至三公爵其旁無嵩桂二子之辣君有過不
能苦諫人有以利求者雖寶已不顧惜哉

高御史家傳

高氏渤海人也古者賜姓命氏或以土或以王父或以名或以
官或以字或以物高氏出於齊公子高之後以名也其後有
受業孔門者名柴戰國時燕遣使入秦有名漸離者有名允
者江朝人也有不度以一代偉器稱有名於者亦北朝人也
仍時負壯氣其父曰大高氏之門者此兒之唐有封勃海郡
王者高氏代多顯不書書之不盡書也近世本在丞相守太
師雲金雲金生右平章政事宗元宗元生工部郎仁路仁路
生在班祇候生在班祇候巨由巨由生神射軍都指揮
使正德正德生生班祇候文祐文祐生褒褒生奉御熙
間以全道兒趙兒生四二縣稅同監翁翁生今御史伯元兄
弟二人弟大文院驗僻征宣濟書詳其所同出也初高氏有
女未嫁而孕父惡之疾於家忽一日有道士自外而入問之
如何[illegible]是其孕之父問由如何[illegible]云此幻鏡洞房不
[illegible]外[illegible]皆[illegible]秋時又[illegible]女道後園內[illegible]而西
有禾苗生[illegible]上有結穗而穀以手擇之取其穀而食之而有
娠道士今鑊於禾之所深繞尺得觸髏焉其苗自以而出後
生男彌月既於姻方命名問言者並而不嗑鄰里皆驚駭禾
幾又一道士自外來謂出孩曰我與此子名名高母漢母漢
即雲金也嘗聞郎之女發大神社壯之頭如有人道感已有
生稷為農師教民穀詩所謂履帝武敏歆是也又聞有目字
女因耘兒舉禾中有一穗食之生子其女竟仙去後人為立
禾女祠乃知食穗生于天地間有此等事夫不夫而育性[illegible]
生異人則不怪矣母漢以母食穀而生其事怪甚而遇道士
尤怪也而其後卒為祥宋時有李泰伯母無子禱于神夢二
道士來泰伯觀之道士取局之一子授焉于是生太伯為
宋名儒母漢之生遇而道士泰伯之生亦夢而道士道士其
異人歟非異人識異人母漢仕至左丞相守太師江右平章政事
皇后歟抑渤海之高天下之高也歟 一家諱母漢後皆
為額嘗惟襄不仕襄子趙兒為奉御 令奉旨齊香道
經河南年飢境內民殍多流離趙兒給所屬官曰我奉密旨
來賑濟今所在發粟所屬官以其事聞于朝有旨使還職曰
究問及還待罪東華門外奏云臣比者奉旨使外道經河南
境內百姓皇皇乏食若俟請於朝然後賑濟則斯民旦夕命
也臣聞民者國之本 一固則邦寧臣不待奏請令所屬官發
粟賑之臣死罪死罪上嘉其功有旨無罪可行金天壇間伯
堯墳封丘門外大兵壓境趙兒代[illegible]夜奉[illegible]以入[illegible]
地所嗚呼此何時而一念忠烈至此趙兒可謂不負所[illegible]
趙兒者又高氏之後所謂異人歟今行臺御史按臨江[illegible]
禾旅為萬物吐氣庸吾而先祿焉御史嘗調御史紀[illegible]

風望歿登道今有聲元裕之後又一御史是高一門兩御史也將見持平無私條綱具擧有庶人今御史爲李桐故事在用敢述顚末爲不朽傳且以告太史氏

贊曰於戲盛哉我高氏之爲與門也子孫子上而子子而又孫天之生與人也將大書特書不一書矣於戲盛哉

古豊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殿策

初考師咨黃綸批條對詳明援據精切必博古通今之士策第二等上

覆考祕書文天祥批策頭闡明世運大有考究以下逐段丞身發其素所蓄積匪呑不迫得奏對體末兩策尤有補於士用以見其學問之源蓋深矣雖間有可疵儼然不可是而沒其博洽老派之實也策第一等上

臣恭惟皇帝陛下攬大有爲之機中三才而立建極於甲中即藝祖皇帝登極於甲辰中興於庚申即藝祖皇帝創業於庚申氣運循環無往不復爲者進臣等於廷策之以三才之與且及於陰陽剛柔仁義之理而歸之於藝祖開國之功臣不佞有懷欲吐久矣幸得借玉階方寸地此而不言臣則有負敢以聖問中民極立而天地自位之語爲陛下勉臣聞帝王能爲生民立極則能爲天地立心何則帝王中三才而立惟有大規模然後能開拓乾坤惟有大力量然後能擔當宇宙是故天職司覆必有帝王者作而後天得其所以爲天地職司載必有帝王者作而後地得其所以爲地天之道不外乎陰

陽而帝王一心陰陽之泄具焉此之道不外乎柔剛而帝王一心柔剛之理存焉此帝王定之以仁義而為三極之宗主歟蓋自藝祖皇帝收拾五季破碎之天下以仁義一理扶人極於無窮正天地之常經明古今之通誼所能定天下為一陛下肇建改元之詔有曰洪惟藝祖之開基逮邇成周之卜世神策之受甲子用篤祜于眇躬屬首之起庚申實同符於興運臣於是而知陛下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此一大運氣不特與藝祖同且超越乎古今者有二蓋天下之數起於甲而天下之勢合於庚自大撓作甲子而有理即有數矣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帝堯在位一百年而即位之元為甲辰因辰而逆推大撓甲子之數則知盛帝即位之元多在甲黃帝受命之元其元為甲子主三才之紀一百年少昊受命之元其元為甲申主三才之統一百年帝[illegible]受命之元其元為甲辰主三才之統一百年若夫經世紀年所載帝堯受命之元其元為甲申大禹受命之元其元為甲戌而壽皆百有餘歲彼數聖人者其合乎甲之數止得其一而主三才且百餘年之久陛下電繞之年實在甲子龍飛之年實在甲申親政之年實在甲午是陛下之大氣運又兼乎黃帝少昊堯舜禹之所未有此臣所以拜手稽首而為陛下誦於萬斯年之詩也臣謹按西漢律歷志有三統之說天統甲子人統甲申地統甲辰是陛下兼三才而統之[illegible]皆備漢唯斷遺[illegible]清成不世之駿巧建丕天之鴻業又在乎庚申之歲是三才合為一之時也蓋帝王受命之數多在甲而古今混一之數皆在庚六國之合合於其年之庚辰三國之合合於其年之

庚子南北朝之合於其年之庚戌藝祖得天下其年為庚申而合諸僭偽為一又在太平興國之五年庚辰程頤曰庚者更也三才更新之象也不然古今凡幾甲而陛下之臨御獨兼乎先甲後甲之數古今凡幾庚而陛下之中興又據乎先庚後庚之期是陛下之一身天地之大氣運皆歸焉此所以能為生民立極故能為地立心也然而論數不論理不明論理不論數不備陛下既得乎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之數與藝祖同符矣而又能以理貫乎其間則聖問中所謂陰沴未全消海宇未全清疏附奔走而動嘆才難括克有[illegible]而居多[illegible]與夫法制者國家之綱儲蓄者兵民之命財用者政事之紀寔師者[illegible]之術皆可以懷理而行矣臣謹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非兼三才而兩之者乎然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曰生三才何也或曰三才之中各有兩儀所以交其道若各具二名陰陽也柔剛也仁義也故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然四象生八卦不曰三才生六爻又何歟臣有以見陛下身為三才之主而欲又求三才之與也臣謹因陛下之問易質諸夫子之說易其發明三才之道於繫辭說卦乃各一見其繫辭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此其列天道於上列地道於下而必列人道於其中以見人者天地之心自太極既判以來苟人道不正則變天之道亂地之理三才之大有不得其位者矣然猶統言人道而未詳言聖人極立之方也至其說卦始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此則言立天道於首言立地道於次而就立人道於其末以見立者乃聖人植立之功惟皇極之聖人有作致中和以位育盡至誠以參贊俾斯世悉為仁義之民以全其天與之性而不失其為天地之心然後人極立而天地與之俱立矣臣嘗致夫子所以讚易者於三才之道凡兩及之而聖問於立三才之道獨一問焉臣固知陛下有意於為生民立極以為天地立心蓋天地非人不立而人道又非聖人不立周頤作太極圖說原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而亦歸之聖人定之以仁義立人極焉圖說之作大易之言也夫子於易三言夫天地人之所以立周頤於圖亦申言夫兩儀人極之所以立然則天地人之立則俱立而人非聖人立亦徒立此臣嘗竊有感於漢亂之秋天地所以生民而開自我藝祖而帝一十世道民學開天地一日名王服素議易乎乾九五飛龍在天服素曰此正當陛下今日之事萬世咸頌藝祖為体易昭然著言易今陛下繼藝祖之正傳臣敢發明素之遺意故因立三才之道之問衍而立為民極以立天地之說抑非臣臆見也嘗聞端平改元其年甲午其日庚子陛下受藝祖於殿上親承聖謨越三日宗臣以御容進一時天表儼如夢中臣嘗恭讀聖製紀述有曰在天之靈將啓我後於休休哉敢不祇若休命是立民極以立天地之責藝祖盡親授其託於陛下矣況此事之祥不於他年而必於端平之甲午不於他日而必於三日之庚子是立民極以立天地之氣運藝祖又長發其祥於陛下矣大責任如彼大氣運如此陛下何以仰繼藝祖何以大慰三才豈有他道哉亦有仁義而已矣仁義者即在天之陰陽即在地之柔剛陰陽柔剛其形而下之器仁義其形而上之道也陛下惟自其惻隱仁之端而充之以極於仁之至自其羞惡義之端而充之以極於義之盡則上好仁而下爭先仁上好義而下爭先義皇極一立民極自正而三極盡入經綸矣此謂全天地之性以立天地之心而立天地之心即所以贊天地之化育陛下繼藝祖之休實始此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以涼菲荷祖宗之休父事天母事地子育兆民兢兢業業垂四十年三才之託任大守重親策多士十有二矣今朕垂問乎三才之與春夏生長秋冬收藏著明於日月星辰者非陰陽之成象乎東南溫厚西北嚴凝著見於木火金水者非剛柔之成質乎謨謨敘上明察於父子君臣者非仁義之成性歟是皆生於太極兩儀之自然非由人為明矣然而立三兩極者又必有待於聖人何歟三極之道立於聖人然後以之和風雨特九洲攸同水土平治倫明於上民親於下此盛帝明王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也何以然而致此臣有以見陛下身任三才之責而又知人者所以統乎天地之心也臣嘗求三才之理於太極未判之先先道之隱於渾淪而藏於未雕未斲之天者未瀉也是故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得氣之至清者為天帝王則以一心之微而天道之統繫焉得氣之至濁者為地帝王則以一心之妙而地道之統關焉陛下以三極之道立於聖人是知帝王此身乃仁義之宗上下以立才為者也臣嘗從之易

義易六十四卦或以后言或以君子言或以先生言不一而足獨於聖人則罕言之蓋聖人非可以常論是故易言聖人必於天地並言故易於彖辭言聖人者凡四未嘗不兼天地而言之在頤則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在咸則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豫則以天地聖[illegible]地聖人同於悠久由是言之聖[illegible]為一明矣陛下謂陰陽之未和然與其求陰陽和於陰陽不若求陰陽和於此心蓋此心中自有二氣也陛下謂風雨之未時然與其求風雨時於風雨不若求風雨時於此心蓋此心中自有四時也九州攸同此心之一天覆地載也水土平治此心之一地平天成也是理之在吾心即陛下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蓋人道立則天地之極與之倚立千古在前仁義之道不息萬古在後仁義之道無窮則天地亦與之相為無窮朱熹有言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地之道不外乎柔剛捨仁與義亦無以立人道臣謂捨仁與義天地亦無以自立矣豈特人道哉乾德間有言於偽蜀者曰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是三才之道不幸而否於漢周而又幸而泰於藝祖開基之日陛下能以藝祖之所以主張三才而主張之則生民之極立而天地之心立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漢儒傅會而春秋洪範為災異之書今陽居大夏而陰沴未全消豈知順乎陰陽何所考自蔚蠹汚竊而一家文軌有南北之限今義常混一而海宇未全清豈柔遠能邇何所賴自邪說充塞而諸子百家壞吾仁義今表章正學而弊習未全革豈正人心何所

先或曰兩儀之道皆存乎人民極立而天地自位何歉儕咎不若近取亦有仁義而已矣臣有以見陛下念天變之未消思地圖之未復而又慮人道之不得其常也何謂天變之未消臣聞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天佑于一德然則天命之所以去留者德實為之本朝以衛德永天命中間大變故大災異雖間見層出然上天仁愛之心則未嘗一日忘最是去夏之水尤可以見天之仁愛陛下也至矣漢永始中日有食之京師見四方不見谷永以為在內之兆明年日又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為在外之兆蓋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其禍淺京師見而四方不見者其禍深陛下畏天以前如星變如火災天之出災異以譴告者固不一而足然否多難乃興邦之基殷憂啓聖之漸獨是上夏以來洪流暴漫不見於四方而獨見於京師之近畿不特京師之人見之陛下將親見之矣陛下為之減膳撤樂為之救災卹貧即此一念已足以回天意矣然而人主之答天也固恐懼而加修省則可徒恐懼而不修省則不可今陽居大夏天時雖已順而陰獨尚干於陽明豈非人道猶有未至歟繼自今以往能以易之恐懼修省者為心則人道立矣如是而陰沴未全消臣不信也何謂地圖之未復臣聞自昔取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乃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其勢然也何者人之情輕於用己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故毆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攻非己之城邑則往往肆意為之從陳以東與齊王信而不斬取越以北王彭越而不吝如漢高之為而卒之以創基於天下蓋其能勇於為而已

晉元撫江左之勝兼吳越之饒又有新附之豪傑如祖逖如顧榮輩曰可集事矣而終於江左偏安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用之而併失也若元帝者可謂志不剛力不勇不足與中興矣蓋中興之道有二有中興其祖宗創業之政治者有中興其祖宗創業之土宇者今文軌一家版圖有併合之機而未至於大一統者豈非人道之備有當思歟繼自今以往能以詩之所以彼詰修政事則人道立矣如是而海宇之未全清臣不信也開寶五年河大決命曹翰往塞之上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經宿以来焚香上禱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藝祖斯言其知所謂立人道者歟自人道立於藝祖而天道與之俱立開寶元年一夕大雪上扣普門謂普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藝祖斯言又知所謂立人道者歟自人道立於藝祖而地道與之俱立陛下表章正學崇伊洛之儒先而天地間之正理復明去荊舒之從祀而天地間之邪說不作思無邪有訓而仁義之道本於心得毋不敬有箴而仁義之道見於躬行中庸大學有贊而仁義之道又得於講貫精而踐履熟固宜天道順於上地道順於下而陰沴未全消海宇未全清尚有如聖問之所及者豈非仁義之道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歟臣伏讀聖策曰今蹤附奔走動嘆才難而措克背側居多民蠹雖勸勵戒飭諄旨丁寧毋乃吾仁有所未至歟法制者國家之綱也儲蓄者兵民之命也財用者政事之紀軍師者封疆之衛雖及此閒暇日計歲省未底乎治安乃吾義有所未盡歟臣有以見陛下思人道之當立而

又欲仁之至義之盡也臣陛下所謂蹤附奔走動嘆才難者豈非人才之乏使乎臣聞自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天下無全才久矣然而惟用人而後可以辦集天下之事惟用中而後可以造就天下之才人才固不可以一律求也謹畏自修者無用世之具蹤跡自許者多生事之嫌優游不斷者有廢事之跡跅弛不羈者有負俗之累此人才之通患也聖人知其然聞九德之品以哉其寬簡之偏立三俊之目以約其剛柔之失嚴三德之用以克其沈潛高明之過凡此者皆所以為愛惜人才地也孟軻曰君子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中者不易之地彼能者固協于中而不能者亦望而取其中又曰中也養不中蓋以己之中而成人之中陛下惟能執此中於用人之際則有才者皆得以自見尚何憂人才之乏使而吾仁之未至哉且陛下所謂措克背側居多民蠹者豈非貪吏之未盡去乎臣聞貪吏之誅求世之所共嫉也惟不仁於貪吏然後能仁於民端乎以夫戢貪吏之詔凡幾下有人心者不於此而變焉真實頑無恥者也古之聖人其待天下士者何厚而天下士自待其身者亦厚周官十有二禁民商工賈皆與焉而獨不及士漢宣帝諸詔為吏而下者率不日營私則曰欺謾而贓之一字猶未之及是漢之待吏猶厚也然而上之所以待吏者固厚矣而今之為吏者反不能以厚待其身何耶臣謂欲去貪吏當自宰臣貪始蓋元載之家財既歸於有司則十五道之官吏皆知所畏陛下惟能即其臣貪者去之則人人相率而為廉矣尚何患貪吏之不革而吾仁之有未至哉法制者國家之綱也臣聞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萬

目雖未甚舉而大綱則甚正臣嘗求紀綱之所以正內侍不過留後而無漢唐恭顯之僭戚里不得預政而無漢唐呂霍之縱政歸中書而置以參政則漢唐專權之患無之財布中外而總以三司則漢唐藩鎮之患無之凡此者皆紀綱之大者也肇創於國初而承遵於歷代暨於熙寧而修復之紹興抑臣拳拳有望於陛下者政權之紀綱壞自大觀創御筆之法始兵權之紀綱壞自宣和之用貫黼始聖明之朝萬無是事然內批節帖間亦有之伏惟陛下以朝廷之紀綱一付於公議何患法制之不立而吾義有未盡者儲蓄者兵民之命也臣聞古者民務農桑而家有餘積上之人俾自藏以待水旱之災故疆埸有積倉鄉里有委積設有水旱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是時富藏在民三代而下此意不古戰國平糴

已與古異雖曰富藏在官其實亦為民計也自平糴之後又有移粟之令武帝因水潦之災下巴蜀之粟於江陵皆仁民之一術去夏水潦為患野無青草臣謂斯民止旦夕命矣陛下視飢溺由己講求荒政而斯民復有更生之喜伏惟陛下常以積貯為心則民食足而兵食與之俱足尚何患儲蓄之不豐而吾義有未盡者財用者政事之紀也臣聞財用之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不在國則在民漢唐中世兵禍頻仍事力彫耗嘗取食貨志即其君臣所以理財者觀之若算商車告緡錢等事漢史皆非之而獨取其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若散青苗征竹木等事唐史皆非之而獨取其用平準法而斂不及民數年以來國用竭矣而號為善理財者惟求多於無聊之民是於根本之地而尋斧而今邊烽息矣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其時也伏惟陛下常以節財為心則將見百姓足而君孰與不足尚何患財用之不給而不得以盡吾義軍師若封疆之衛也臣聞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世之為將惟務多兵而不知兵至於三十萬不可用矣前代以六十萬而勝楚以四十萬而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漢初合諸侯兵五十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衆困於白登王恢以三十萬伐馬邑無功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凡此皆以兵多而敗也今日之兵不患於寡而患於不精不患於無功而患於弱之未汰伏惟陛下常以練軍實為心則韓家軍岳家軍不得專美於前矣尚何患軍師不勇而不得以盡吾義而又法藝祖之選才能將者用人才法藝祖之不赦掊斂者斥貪吏法藝祖之易藩鎮於盃酒間者振朝綱法藝祖之發倉賑貸民飢

者散常平法藝祖之積二百萬匹者豐財用法藝祖之擇精銳為禁旅者整軍師果如是也將見天下之勢皆定于一也此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臣願陛下以藝祖為法者此也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臣既熟數而詳陳矣而陛下復策之曰爾觀史臣作太祖皇帝總叙謂太祖受立天下與民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肆朕嗣守丕緒思有以修藝祖之功答天地人之望施之罔極其道何由子大夫其別白熟復悉心以對朕親覽焉臣不識忌諱既以陛下同符藝祖得天地庚甲之數者陳之篇首而又以藝祖之治國平天下者條舉而詳言之惟陛下取為法則中興混一之功可不勞而舉矣臣幸生明時獲近清光陛下之所問者既空臆而言矣其所不及者隱而不言臣之罪也敢以切於今日者為陛下

告一曰居重馭輕二曰居安慮危何謂居重馭輕古者兵無常聚故將無常守西漢凡兵皆屬天子而命將出於臨時接漢掌兵之官或置或罷初無定制將軍皆因征伐而置負因所領之兵而立號是故丞相可將九卿可將列侯郡守可將事已輒罷終漢之世大權利器盡在天子把握中唐府兵之制始於西魏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內有十六衛外開折衝果毅府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以重制輕無尾大不掉之患兵散于野將歸于朝國家每調發下符契於郡郡守參驗乃發則權自上出所謂握兵於外者無之藝祖皇帝聰明神武大動既集詔天下精銳咸達諸闕自是天下無重兵雖有侍衛三司不過呼呵指撝於陛前耳故京師之勢重今天下之勢國未有內輕外重之弊然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廷或者有當加意乎臣故曰居重馭輕者此也何謂居安慮危漢文帝時烟獻里海內富庶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而賈誼治安一策方以寢薪厝火為慮謂有可痛哭流涕者誼豈好為是張皇哉蓋安危禍福相為倚伏有臣如誼如之何不為漢深長思唐太宗四年以後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致治之美幾於成康孰不為太宗喜而帝也常以未治為憂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米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不聳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一懼也古人防微杜漸如此藝祖皇帝削平僭叛天下寧謐而乾乾自持不敢怠荒嘗乘快指揮一事忽忽不樂且曰為天子亦大艱難聖謨洋洋萬代龜鑑今天下之勢固無內阻外訌之患然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或者有當究心乎臣故曰居安慮危者此也臣願陛下審天下大勢之所趨而為偏重之防察天下大機之所伏而為久安之計則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矜而宥之臣不勝惓惓臣謹對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四

稼村先生類藁卷之十五

古豐于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策問

稼村書院　庚午義試

問科目取士古歟非古也古今言鄉擧里選者必曰三代科目昉此乎若然則三代未嘗無科目也特不以科目名耳謂三代無科目何歟考之周礼以賓興者不一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或謂德不足則取之以行行不足則取之以藝若然則有德行者固可無藝有藝者果可以無德行歟所謂德行藝者又皆條而六之德則興之以知仁聖義中和行則别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或謂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可以與鄉里之選擧其說然歟漢興有賢良孝廉茂才等科唐興有明經進士秀才等科洪惟本朝選擧之法雖不三代而士風淳一則三代也然而制度沿革有當講明者賢良方正嘗以四通為合格其後又以五通為合格其後有以五通中選者一人又有二人皆四通而報罷者何待人不廣歟博學宏詞盛典也嘗以三古三今為題其後以四今為題以三古三今為題謂之大詞科以四今為題謂之小詞科近年試小詞科非有出身者

不可如大詞科則雖無出身仕子亦許試或謂中間有待[illegible]私其子而為之地者何小詞科反不與試歟解試舊例並用八月五日鎖院選日引試由是擧人多冒貫其後諸大學及諸路除四川並以中秋日試不知始於何年諸路差考官先是從權部所請詔諸州隔一郡差以防請托之弊其後有建議者隔三郡差不知始於何人宗室不差考試熙豐以來行之其後有請差宗室為試官者或謂淳熙間吏書建此議胡為至今不盡差與館職有試其初止詩賦謂非經國治民之道請改試論策於是詔館職試論一道策一道胡為至今止試策而不及論歟三歲取士舊例也建紹間嘗展年矣其後復立為三年定例不知復於何科進士廷對舊無例淳熙間始行又中的中帖中選者推恩有差不知始於何榜殿試止從物議者不許詳定別白主等或謂嘉祐間詳定為之彼果何人耶鎖廳人不為狀元非故事先朝乃翰林學士子先已賜進士出身後復廷試為第一名不知何人建議以齋郎對策不當為第一乃賜第二名或謂皇祐間時宰為之彼果何見耶宗女夫許赴漕人皆謂始於近年政府之請不知有因宗女夫所言於孝廟者凡孫遺宗女雖白屋亦許同有官漕試三十人取一不知例宗女夫之試者誰歟大學弟子舊補例三歲科擧後混試時未有待補其後有因乾獄多創為待補不知立待補之法者誰歟覆試權要子弟國初制也中間嘗罷行矣其後又詔兩省臺諫侍從有服親省試合格者命後省覆試今不問權要例與覆試是歟非歟廷試賜第舊有之然舊例正奏名賜第降一甲餘則各有差或謂其後有因

賜燭而納卷最後上讀其策嘆其忠讜親擢第一果爾則除甲之說然歟否歟其科禁懷挾其科置謄錄其科每舉十人為一保其科給舉人往來公券其科詔進士律賦並次第平反用韻其科禮部放榜其科詔臣僚奏薦毋得乞進士及第其科定釋褐狀元恩例比廷試第二人其科始分甲及賜同出身其科始唱名此制度沿革之大畧也乃歲仲春實興詔下天下士莫不洋洋然動其心諸君行將試集英矣其科賜御書其科賜進士詩其科宴瓊林苑其科詔金吾給狀元騶從七人清道傳呼聽引雙節此又諸君唱名以後得意時事也綠袍不怕露衣濕走入亂紅深處來諸君毋以狀元一時之榮耀白滿雪中未間知處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諸君當以狀元他日之事業自期邇者申明科舉之制且有歇日之禁凡場屋弊例將次第服去矣設者有司以科舉條例為問當思所以對

杭州府學

癸酉冬季堂試

責吏之說何始乎夏商以前未聞也虞廷九官之命不曰往欽哉則曰往哉汝諧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濕乎家人父子之唯諾雖曰三載考績而黜幽之典不得已而見之明盛之朝者不多見于時庶績凞庶事康何往而非實世道一趨官刑制矣果厚待士大夫意歟或謂官刑之制儆之也非真刑之也始吾讀商書一則曰敢有二則曰敢有是淫亂巫之風未有也然其辭峻厲而震發君臣相與之氣象微刻露矣世道降何哉迨至成周周官一書其所以懇切訓告者亦甚靜矣

今觀自三事大夫而下豈真有利口覆邦者豈真有敗誅荒政者豈真有不學面墻涖事惟煩者或謂成王過為士大夫慮也果然歟至周官六典之作其所以待士大夫又不苟矣今觀一曰治典以治官府二曰教典以教官府三曰禮典以統百官夫曰治曰教曰禮此任官之常也至於政典以正百官政者正也必有不正者矣或周士大夫果有不正者歟其甚也又有刑典以刑百官嗚乎何忍歟猶幸其以事典終焉事典所以任百官也不終於刑又從而任之嚴於先而寬於後又何歟漢宣帝諸詔為吏而下者下一不曰嘗私則曰欺謾是何漢之吏待其身而上煩人主之叮嚀告戒如此哉皇上自即位以來責吏之詔屢矣非徒亨聲色之化也播告之修不匿厥旨王用丕欽則下用丕變矣然而清亂官常癈曠

職守者其風猶不殄詔書屢下不忘懲之易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誨之諄諄聽之藐藐何歟豈尚口乃窮歟或謂躬修實踐雖無愧於宮庭而真意實德猶未孚於天下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人者也苟誠矣苟反求諸己矣而猶曰吏奉吾詔不動果在上者責歟抑在下者責歟過者月正元日出一札以風天下且於士大夫風俗不滿焉而歸之於無耻周子曰人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為士大夫者怵然於聖天子叮嚀告戒之下夫亦聞過矣而柰何乎恥心之不生哉古之君子以不能堯舜其君為愧恥者噫彼獨何人哉夫人為萬物之靈圓顱方趾稟所成於皇具五常而為之体

捆三綱而為之倫別四民而為之業秀於其間者為大夫士於人之至僭人之爵一以無恥之心行之則為貪為盜為奔競為詭詐夫亦何所不至哉管子謂禮義廉恥為四維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柳子厚謂義之説則廉與恥其果存歟廉與恥存則義果絶歟審如則是二維也撥誠爲則斷〻然又以恥為一維謂知恥則知禮義廉矣二者之說孰是孰非歟夫禮義廉恥之四維與仁義禮智之四端又果同歟孟子四端不言恥而以義為羞惡羞惡恥也管子既言義矣而又言恥何贅歟嗚呼恥之於人大矣哉嘑爾而與行道之人不受誰謂路人而有此見不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誰謂鄙而有此語文人不愛錢武人不惜命誰謂介胄之士而能有此言圖冠義如大袍禬如而不能以禮義廉恥維其身者吾惑焉雖然世不皆若人也蘀兮蘀兮風兮吹女一鼓舞間當有精白以承休德者願相與講明之有司當以復於上

杭州府學

甲戌夏季堂試

於戲自古泰和之盛者厥亦惟曰唐虞成周唐虞成周之盛燦然於虞朝虞朝之盛莫盛於九官劉向謂舜命九官衆賢和於朝今觀九官之外又有四岳十二牧者焉而四岳十二牧之名不見於經何歟嘗以舜九官周六官而考之九官之命始於伯禹之宅揆與天官冢宰同矣周官自冢宰而下即繼之以地官司徒為民計也舜自命禹而後即以民食寄之稷其為民計也均矣然嘗疑之周人自司徒而下以春官宗伯掌禮而舜則以典禮居五禮後何歟周人以夏官司馬掌兵大刑用干戈也而舜則止於刑而兵不預焉何歟周人以秋官司寇掌刑居六官之五舜則先刑而後禮刑可先於禮歟周人以冬官考工居末不為技巧工匠而末之此藝成而下之意也舜則置此官於典禮典樂納言之先百工之事果可先於禮樂納言之官歟或謂舜之命官皆有次序非周人設官意也治天下不可以無相故命禹以宅揆民若於無食也故命棄以為稷民既富矣不可以無教故命契以為司徒司徒教民之官也既教之而民不能皆帥教民不能以帥教不得已而有刑故命皐以為士凡此者皆治人之先者也先者舉矣則可以治末矣以治者治之末也故垂以共工於是治人之事具則推而及於鳥獸草木故命益以為虞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治之極矣天下之治極則可以立禮之時故命伯夷以典禮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又有禮以節之此功成作樂時也故命夔以典樂舜猶未敢以天下為已治而謂吾無過之可言也故命龍以納言而卒至於無言之可納嗚呼盛矣哉論者以是為舜命官之次序果然歟然有可疑者伯禹之賢舜知禹也素矣何待於四岳之薦而後畀之以宅揆之任自咨四岳而後必至於僉曰然後俞之何歟子夏謂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而不及焉何歟自禹而下相遜者凡四稷契皐陶[illegible]同寅協恭和衷之意歟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乃舜之所為者以垂益所薦者至於非其人舜皆不之用何歟或謂舜以朱虎熊羆為益之助[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歟舜命九官而後即繼之以咨汝二十有二人以

岳九官十二牧參而討之殆不止二十二人之數釋者謂九官之中獨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而稷契皋不與焉果然歟或謂四岳乃一人領十二牧果爾則以四岳為一人通九官十二牧始合二十二人之數審如是則釋者果何所見而指四岳為四人又去九官之三歟或謂禹益垂伯夷皆新命故疇於衆人而後用稷契皋陶夔龍舊為是官特因其已任之職而申飭之果然歟詢若幸而生於登明選公之時行將仕于時矣以舉虞朝之所可疑者以告

稼村書院

甲戌秋課試

大學一書以身心為綱領有主於修身者則曰紫陽不云乎須就自身心上做工夫方始應得萬事審如是則大學之綱領當在身有主於正心者則曰紫陽不云乎此心之靈苟得其正則無不合於理審如是則大學之綱領當在心二者果何所折衷歟孟子嘗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又以身為主而心不與焉何歟仲舒又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又以心為主而身不與焉何歟至唐韓愈原道一篇其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是身與心皆無遺論矣然自誠意而上不及格物致知又何歟至於進學一解自春秋易詩以及書四者備矣而記禮獨不與何歟撫惟乎愈於大學未詳也本朝自道理最大之言發於開國之元臣而吾道之脈有所寄逮至仁祖宋興已七十餘年矣而紹道之在天下既衍而昌既沃而光自以鴻厖自天聖五年賜進士中庸篇寶元元年賜進士大學篇而後周程張之學始出我仁祖之有功於斯道也迨至理皇又從而表章頡大之而理學又大明於天下雖然理學一派固得於我祖宗闡明之功然大學入門學者之所以用工者自心始乎抑自身始乎或者則曰大學自物格至於天下平由內而外由始而終其序有八而心居中焉心之外為身身之外為家家之外為國國之外為天下四者等級不可紊也由心而上有所謂意意者心之運動非心之外別有意由意而上有所謂知知者心之靈覺非心之外別有知由知而上有所謂物格物者此心窮格事物之理非心之外別有物三者不可以此為論者為之心外以此大學之綱領在心果然歟又有以身為綱領之說謂修身在誠意正心其曰家治國平天下之間獨皇極居九疇之中意與心知與物皆包於身家國天下皆基於身則斷斷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說者是七者之綱領皆在身果然歟由前之說則大學綱領在心者為是由後之說則大學之綱領在身者為是諸君細繹此義概要頡相與講明之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講義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是時魯哀公十五年夫子自衛返魯之五歲時夫子年七十二曾晳冉有季路三子同齒者也少夫子九歲子華少夫子十一歲故曰以長乎爾孜夫子所問與公治長所載孟武伯問子路冉有公西華者實同一時子路冉有公西華所對與夫子所答孟武伯者如出一口按論語公治長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又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武伯之問哀公十五年春也季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其年夏五月也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所對即夫子答孟武伯之問所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冉求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

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所對即夫子答武伯所謂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公西華則曰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子華所對即夫子答武伯之問所謂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三子之答即夫子答武伯而許之之辭也人但知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之對載於先進而不知夫子答武伯之問所以許三子之辭載於公治長者其篇次先後雖不同實發於哀公十五年同此一時也蓋三子聞夫子答武伯之辭謂夫子以此許我矣未幾而及夫子之問遂以夫子所以許我者答夫子求以合乎夫子之意若曾晳則不特武伯之問不及又別是一等人品蓋其天資高明用志遠大因夫子之問以發其胸中之天不求以合乎夫子而默與夫子合雖然此論三子答夫子之問與夫子答武伯而同一辭者也若夫侍坐之頃夫子所以許冉有公西華者蓋取其有禮樂意思而深取曾點者以其深造乎禮樂之極也由不知禮則哂之矣今觀冉求所對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求此語非禮樂而何求言禮樂而曰俟君子此求自謙之辭孰謂求而不可與語禮樂哉子華所對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子華此語非禮樂而何子華雖止及禮而宗廟之事與夫諸侯會同之際有禮無樂可乎孰謂子華徒知禮而不及樂哉二子所志皆禮樂之事若點之禮樂則異乎二子所謂禮樂者矣自莫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以至風乎舞雩禮之無體者也自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以至於詠

而歸樂之無聲者也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妙也或曰求赤之志於禮樂信然矣由之對其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此其志在於為國於禮樂乎何與吁是不善觀夫子之意矣夫子哂由口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求赤於問答之閒皆知有禮樂之事由則不知禮而率爾以對者也若點則深識乎禮樂之妙極而至於無聲無體之天此夫子所以與之也然夫子責由以禮而不及樂又何也嗟夫樂豈易言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周流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樂者禮之所由以生也由不知禮尚何責以樂哉蓋二子僅能得禮樂之粗曾點則造乎無聲無體之妙由則不知禮矣況可與言樂耶愚於此蓋可想見夫子之所以與點者矣嗟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至於無體樂至於無聲禮樂之天也非曾點其孰能知之方其托意於春服既成以至於童冠浴沂禮猶有體也及其風乎舞雩則無體矣方其鼓瑟希以至於鏗爾舍瑟而作樂猶有聲也及其詠而歸則無聲矣暮春者和順之時也禮樂者和順之積也還思雲淡風輕宇宙澄廓至和極順妙造真埜此時此意真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此禮樂之天也吁豈易言哉然攷四子之言志正在於哀公十五年夏五月點以為莫春何也蓋周五月夏三月也孔門用夏時此點所以言莫春也雖然學者知點之又有以異於三子者乎人知三子皆有出仕意而點獨無意於仕噫豈特點哉真西山嘗謂曾氏自點而參自參而元孔門二世不仕惟曾耳嗚呼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此點之所以有異乎三子者也嗚呼微斯人吾誰與歸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樂以韶名何居韶紹也舜紹堯也故曰韶韶以九名何居先儒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九歌即九韶始嘗疑之攷之舜紀可知已舜咨二十有二人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四海之閒咸戴舜之功於是乃與九招樂韶以九名自此始然齊有韶何或謂陳舜之後敬仲奔齊故齊有韶此說非也敬仲在陳非司樂之官敬仲豈知韶者嘗攷當時諸國惟魯樂最備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則魯有韶樂信也謹按齊景公三十一年大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適齊明年夫子與大師論樂聞韶音齊無韶而有韶竊謂齊因摯而後有韶也嘗讀孟氏書而有攷於夫子所聞之韶夫齊景公嘗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雖不明言為摯然以年攷之不相先後又以大師名未必非摯也招與韶同先儒謂即舜韶樂則夫子所聞之韶未必非徵招角招也論語不曰子聞韶於齊而曰子在齊聞韶何也劉向序之於初至齊之時子長繫之於適齊之後豈以先儒之說則當是夫子初至齊之時何以言之先儒引國語謂夫子適齊從從者曰韶樂作矣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知其為韶樂作初夫子適公

西華使齊適通齊之好非之往也正景公三十一年華返命而夫子以是年十二月適齊正大師適齊之後則夫子所聞之韶合在初至齊之年門人因夫子至齊而書在齊元非在齊也夫子喜於聞韶子長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蓋心悅韶音不知芻豢之悅我口也然學之與三月二字俱可疑夫子豈待學而後知韶哉且以季札觀樂之年攷之是時夫子方幼自時厥後至昭公二十五年正夫子適齊之年夫子魯人也豈有生於魯□□不知魯有韶哉又豈待至齊而後學哉此學之二字論語□□□有戟鉎然齊本無韶也因學而有韶是時惟魯得以用天子之樂如所謂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者夫子之意不謂齊而有此韶也先儒以三月為音字謂子在齊聞韶音不知肉□□其說為是要因是而有疑於書書自泰火

卷四　五

後其錯亂固以多矣某□□□以下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如此則不待韶而球琴瑟搏拊可以洽神人和上下矣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如此則管鼗鼓柷敔笙鏞簫可以感格鳥獸鳳凰而球琴瑟搏拊亦可無矣今欲用先儒釐正書法倒自夔曰以下先叙作樂一段然後及感格處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以至下管鼗鼓笙鏞以閒合止柷敔簫韶九成此是作樂處合作一段然後及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庶尹諧鳳凰來儀鳥獸蹌蹌百獸率舞此是感格處合又作一段曰神和以至人和自人和以至物和文意方順且如合止柷敔句據本文元在笙鏞以閒簫韶九成之上柷敔所以合止樂也樂止矣豈有樂止之後方奏笙鏞簫也先儒泥古自夔曰以下不加訂正孔安國所謂錯亂者皆此也諸君又知韶樂之功用有所謂極致者乎韶之功用不特鳥獸蹌蹌鳳凰來儀萬物和於野最是虞賓在位群后德讓衆賓和於朝可以見樂之感人也深虞賓丹朱也丹朱不肖全在傲禹曰毋若丹朱傲又曰傲虐是作以不肖之丹朱堯所不能化一聞韶樂之音盡變其傲狠之氣質與群后相遜讓噫舜之韶樂不特能化堯所不能化之丹朱而其樂舞之能化不率之苗樂記謂干戚羽毛謂之舞則舜之干羽即樂舞也舜之樂其至矣乎曾因是而知夫子定樂有由矣夫子自衛返魯然後樂正夫子何以正樂於自衛返魯之後衛之伶官多賢者攷之當時簡兮刺□□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之　可以為王者之佐此詩人所以比之為匹夫人或曰鄭衛之音夫子所惡今而有取於衛非夫子意耶是不然衛之伶官多賢如□夫子未必不與之論樂也此夫子所以放鄭聲而不及衛者有由也此夫子所以正樂不正於他國歸來之時而正於自衛返魯之後也又聞夫子自衛返魯取詩三百五篇被之絃歌以求合乎韶樂之音嗚呼何其致意於韶如此哉既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又曰樂則韶舞至齊聞韶又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嗚呼吾安得不三嘆三詠舜之韶也哉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儒謂此四者人之大倫或謂五常之中闕一不可子夏言人倫先夫婦造端乎夫婦也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言兄弟或者疑焉然有父子一倫則兄弟一倫在其中矣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孟子論舜敷五教而先之以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何也指舜之時而言也先儒云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嘗讀伊川春秋傳序有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方堯之時洪水横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逼人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illegible]而注之江水土而既平矣民不可以無衣食[illegible]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是道之而生養遂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是教之而倫理明也夫人莫患乎生養不遂而倫理不明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倫理明耳當是時水自水耳人心之五常無恙也蓋洪水能為世變之變而不能變人心之五常舜之所以命契為司徒使之敷教者舜特過為之慮耳豈有堯舜之民而待於教哉書所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亦過為之慮耳豈有堯舜之民而不親不遜者哉人心之五常與生俱生不以水而消長也契亦不過因其父子有親而使之知所謂親因其君臣有義而使之知所謂義因其夫婦長幼朋友有別有序有信而使之知所謂別所謂序所謂信學者莫把有字作尋常讀過

有者固有之也非外鑠我也孟子嘗因是而哭舜於五常之中所以處人倫之變者二父子也兄弟也人莫不有父子也舜之父子則不然也父頑母嚚舜可謂甚不幸矣舜則曰吾為人子而子職之不共父母之不我愛宜也父母何心哉鳴鳩山云親曷則天也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取之自彼天何心焉親之於子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致之自己親何心焉故古今無未是之天亦無非是之親舜豈無能而取薄於親哉舜大聖人也舜則曰我無能焉安有父母而不是者自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後舜得以遂夫父子之天矣人莫不有兄弟也舜之兄弟則不然也象日以殺舜為事往入舜宮鬱陶思君爾忸怩四字不多見於經與子惟[illegible]於孟子孟子之致皆[illegible]至不仁鬱陶忸怩亦不能泯於口此時之象非[illegible]於此曰羞惡之心不以象而亡也自洪水既平之後至湯之時世道一大變故人紀又一大修飭今觀伊尹告太甲曰先王肇修人紀夫伊尹不特曰修而曰肇修者人紀之一初也自肇修而後君君臣臣而君臣之紀復一初父父子子而父子之紀復一初夫婦各安其所以為夫婦兄弟各安其所以為兄弟朋友各安其所以為朋友而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又一初此湯之所以大有功於人紀也至武王之時世道又一大變故人紀又大一大修飭武王於是乎訪箕子一則曰彝倫二則曰彝倫皆所以為綱常計此雖孟堅賦東都所以曰建武之元四海之內更立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正為此也先民有言五常之中獨欠師道或欲以朋友一倫為師友梅翁嘗謂五常中朋友

一倫關於人倫之四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以有親有義有
別有序皆自朋友講明中來若以朋友爲師友之說則未爲
當蓋五者皆不可無師師道一日不立則父子失其所以爲
父子君臣所以失其爲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失其所以爲夫
婦長幼朋友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夫言
天地而與師並言以此見天地與師道並一日無師道雖天
地不能主也舜之所以使契爲司徒者司徒即師也師氏一
職不屬之他官而屬之司徒司徒非師而何彼謂舜五典中
無師者未之思耳嘗因孟氏之辭而大有感焉舜之敎敷五
教在寬此毋忿疾于頑之意也云云孟子則曰逸居而無教則
近於禽獸聖人豈忍以禽獸待人我於此竊云今人論有餘
明行之不[illegible]一毀殺也嗟夫夜氣之不存猶可涵
養也爲民[illegible]逸居而不逸逸居而無教猶可告語
世之民衣食而近於禽獸聖賢皆不欲人其人哉人而胸中無
天理則𥡴人而禽獸其心矣豈非一不逸之云乎雖然禽猶有
返哺也獸猶有跪乳也人而禽獸如也猶可也人而不禽獸
如也可乎哉

古豊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講義

九卦十三卦

洪平齋云易有九卦善一身十三卦善天下嘗因易而求之
書九卦正德之事也十三卦利用厚生之事也試以九卦言
履德之基也聖人既踐實地以履是德矣而無以執之懼其
易於轉移也於是謙以爲之柄既有所執矣而無以定之
懼其流於放肆也於是復以爲之本既有所本矣而無以固
之懼其本之搖也於是乎恒以爲之固既固矣可自足乎必
有以損已之欲以修其德既修矣而又益已之善以裕其德
既裕矣聖人猶不敢自已也猶謂夫天下之事安得其常通
而不至於困也聖人於此既有以取乎井之洌而不食使在
我者常有以有取于巽之順而能權使在我者不撓以是爲
處困之道而德之基業于是乎畢矣所謂正德之事者乎若夫
利用厚生之事則吾於十三卦有考焉古者庖犧氏之王天
下也作結繩以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
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
中爲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
取諸噬嗑庖犧以前未有耒耜也於是爲之網罟使斯民享
田漁之利至神農之時始教之以耒耜而民有食矣而不皆

有也於是乎　天下之民聚日中之貨使斯民交易以通其
有無此庖犧神農氏之易作非書之所謂厚生之事乎神農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誠謂夫上古聖人既有以厚民之生而
未有以使斯民也是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自乾
坤以至于夫皆所以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者也楊誠齋之說
曰自斯人之寒而皮未知織組之製也於是乎作衣裳自斯
人之出入阻於川隔而道斷也於是乎作輪轅自斯人之虞
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
而未知舂作也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無爪牙以自衛而憂
於搏噬也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穴處而病於濕　也於是
乎作宮室自斯人死而戚於藁葬之掩也於是乎作棺槨自
斯人之亡於結繩而無稽籍也於是乎作書契是皆制物尚

象以使斯民而百姓莫不日用而不知者此黃帝堯舜之易
非書之所謂利用之事乎嗟乎書言正德利用厚生為其事
乃嚴於易學者可不深考乎然利用厚生皆始於正德故書
曰德惟善政自德而政政即利用厚生之事也抑又論之以
十三卦而論由後凡卦言之無非備物以為民用由前三卦
而言之於此益見聖人所以為民立命之意學者尤當於書
求其言今觀佃漁之取於離即所謂奏鮮食未耨之取於益
即所謂奏艱食也交易之取於噬嗑即所謂懋遷有無也嗚
呼善觀易當觀之於書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
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觀子張問交一段全是聖人氣象孰謂子張而有是言哉子
游則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則曰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以難能難與之人而能發尊賢容眾嘉善
矜不能之語何也蓋嘗以之而得其說矣子張嘗問仁於夫
子夫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
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夫子答子張頭兩句便緣是　子張侮人者也夫子訓之以
恭子張不能得眾者也夫子訓之以寬如信敏惠皆所以救
其偏而進之道何者不恭則何以尊賢而嘉善不寬則何以
容眾而矜不能以子張而有尊嘉矜容之語竊意在夫子答
問仁之後有以變化其氣質故今日之子張非前日之子張

矣子游曾子所以病子張者竊意在子張未問仁之先自子
張領會夫子為仁之旨賢則尊之善則嘉之非自恭則不侮
中來容眾則容之無能則矜之非自寬則得眾中來與學者
惟見其為恭寬之子張而不見其為難能難與之子張聖人
之善於化人氣質如此夫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斯人者
與我並生於天地間者也君子一身斯人之責萃焉斯人也
皆我也我豈能以絕夫人哉此子張之所以謂我之大賢與
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
張蓋知夫人即我也不敢以我而絕夫人也非絕人也自絕
也夫以人視人則與我為二以我視人則人與我為一嗟夫
人而賢也彼自賢耳人而善也彼自善耳於我乎何與而我
乃尊之嘉之何也人之賢我賢也人之善我善也我而尊之

尊我也我而嘉之嘉我也人而為衆人也彼自衆人耳人而不能耳於我乎何恤而我乃容之矜之何也人之為衆人我為衆也人之不能我不能也我而容之容我也我而矜之矜我也嗚呼孰謂子張有是言哉子張自聞恭則不侮之語然後知所以尊賢所以嘉善子張自聞寬則得衆之語然後知所以容衆所以矜不能吁非夫子之教則難能難與之子張豈知恭寬之為仁也哉甚矣人之氣質不可無所化也亦甚矣聖人化人之速也大抵聖賢生世皆有天命人窮之責以斯人之即我幸而為賢為善者何少不幸而為衆人為不能者何多子張則曰皆我也吁非聖人孰能變子張之氣質哉自夫世人之狹於待夫人也其於人之賢者則曰彼未必賢於我也其於斯人之善者則曰彼未必善於我也我而忽之忌之可也其於斯人之衆人則曰彼不如我也其於斯人之不能者則曰彼何足與於我也我而斥之棄之可也遑乎何其狹於待人也子張未聞恭寬以前雖同門之子游曾子且難之子游則曰難能曾子則曰難與斯人也敢近之哉及其聞夫子之言則又一子張矣先儒謂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許其為仁此未聞恭寬以前之子張也惟其外有餘故一聞斯言而即變非特夫子之言也嘗讀泰誓而有感夫古人之用心也古之人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夫人之彥聖而好之其有技者若己焉其為尊賢嘉善之意至矣而猶休休焉其為容矜之意藹然書意之外寧有一毫忿嫉于頑之意哉孰謂子張而知此意乎雖然子張之取友固不失為皇極并包無

容之道子夏之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截乎其嚴者取友必端之意也夫子嘗謂曾子曰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曰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說與不若己者處與賢者處可者與之也與不若己者處是不拒其不可者也可不可之間道之損益係焉此子夏之論所以截乎其嚴也此夫子所謂商也好與賢者處也嗚呼此商之所以為益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先儒謂鄉黨一篇寫夫子之真嘗讀鄉黨至誾誾如也此夫子之出辭氣自君在踧踖如也至私覿愉愉如也此夫子之動容貌也君子不以紺緅飾至齊必有明衣布所以紀夫子之服飾也自齊必變食至齊如也所以紀夫子之飲食也自席不正不坐至不親指所以紀夫子之應事接物也雖然此以迹求聖人也聖人而以形迹求淺矣聖人其大造化乎門人之善形容者莫如子貢子貢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昇也子貢以日月形容夫子盡矣乎曰未也門人之善形容者又莫如有若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以山海形容夫子盡矣乎曰未也門人之善於形容者又莫如曾子曾子曰江漢以

澤以秋陽以暴之皜〻乎不可尚已曾子兼江漢秋陽以形容夫子盡矣乎曰未也然則如何而可曰諸君子〻然哉〻然登夫子之堂讀夫子之書徒見乎瞻之在前而不知所以在前爲何如彼見乎仰之彌高而不知其所以彌高爲何若徒見乎宗廟之美室家之好百官之富而不知其所以美所以好所以富者爲何在盍相與論聖人之大造化乎然則必如何而可以盡吾夫子也萃天地造化之大於夫子之一身其惟子思仲尼一章乎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謂非萃天地造化於夫子之一身乎嗚呼盛哉此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也已堯舜之所以爲堯舜文武之所以爲文武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又不出分內事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堯舜曰祖述以其道之所從出也文武曰憲章以其道之所由備也天時曰律如律調之也水土曰襲如服襲之也不時不食迅雷風烈必變律天時之事也居魯而縫掖居宋而章甫襲水土之事也財成輔相各遂其宜非有所增益也是道也充滿天地周流四時著明日月流動萬物皆並行而不相悖者也語其德之小則謂之川流語其德之大則謂之敦化言天下無物不生育也如是則與天爲一矣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然子思此一章不特萃天地造化於夫子之一身抑且合宰貢有若曾子諸子所以形容夫子者萃於一章而中庸前數章又皆總括乎此嗚呼盛哉此夫子之所

以爲夫子也或以中庸前數章考之舜之大知文王之無憂武王之達孝此中庸言舜文武也而此一章則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雖不言堯而舜述堯者也非中庸之所謂堯舜文武者乎悠久無疆此中庸言天時也不重不洩此中庸言水土也而此一章則言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非中庸之所謂天時水土者乎高明博厚此中庸言天地也至誠無息此中庸言四時也常久不已此中庸言日月也而此一章則言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非此中庸言天地四時日月者乎大哉聖人之道洋洋發育萬物此中庸言育萬物也而此一章則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非中庸之所謂育萬物者乎淵〻其淵浩〻其天此中庸言達天德也而此一章則言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非中庸之所謂達天德者乎以是觀天地造化之妙散見於中庸數章而皆總括於此一章又萃而歸之夫子之一身嗚呼盛哉此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也夫子其集中庸之大成也歟何子思之善於形容也然則子思之形容夫子盡矣乎曰猶未也何也夫子太極也天地水土日月四時與夫川流敦化極其妙則無體可求矣孰謂夫子而可以形體求乎仲尼因是而有疑焉子思孔子之孫也爲人之孫而字其祖何也子思蓋謂仲尼者六經之仲尼也千萬世之仲尼也吾豈敢私之以爲己祖哉是又一說安國先君孔子矣安國之稱先君是一家之孔子何其小吾夫子也或曰中庸何以稱仲尼者再也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子思所以繫仲尼於中庸之上者蓋以夫子集

中庸之大成者也是以總括前數章天地造化之大而歸於夫子之身况敢私夫子以爲己祖哉嗟夫仲尼之爲仲尼非孔氏一家之仲尼也六經之仲尼也千萬世之仲尼也嗚呼盛哉夫子嗚呼盛哉夫子此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其上古之極治也易十變而成泰開闢之世也屯蒙鴻荒之世也需訟結繩之世也師比阪泉涿鹿之世也畜履書契之世泰其唐虞雍熙之世乎因是而推唐虞泰也過上乎其和也眞假也假者大也長養之時也故言春者夏之政其吾在春民商秋也肅殺之時也故先儒言商之政嚴厲而駁發周冬也天運一周成一歲也然則四時之運其遂窮矣乎向窮而不窮也周而復始也春而夏〻而秋〻而冬〻而又春也然而周以後泰何不常泰也嗚呼安得挽三代以後之天下而泰之夫以四時配唐虞夏商周亦猶康節以十二時配元會運世上下數千萬年也謹按周易一陽之生於時爲十一月於卦爲復二陽之生於時爲十二月於卦爲臨三陽之生於時爲正月於卦爲泰蓋嘗攷之易六十四卦一卦具一象一象具一事惟泰之象兼三才而言也卦則皆指一事而言也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聖人中三才而立以財成輔相左右之責萃而歸之一身財成者何因天地之道而均以節之之謂輔相者何因天地之宜而順以導之之謂左右者何天之生民作之君以爲之司命也嘗觀橫渠有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此言也惟泰足以當之泰之所謂財成輔相者是爲天地立心也泰之所謂左右民者是爲生民立命也夫如是則能爲萬世開太平矣泰於月爲正書言月正元日則正中有元也泰雖不言元亨而未嘗不言元吉橫渠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而又繼之以爲前聖繼絶學蓋吾道之絶續又泰否之所關雖然主張吾道其惟泰之君子乎泰之彖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誠齋嘗謂泰之爲泰可以一言盡者交而已然而泰之彖象三言交而六爻不言交何也嘗攷之泰六爻雖不言交而九三一爻言際際交際也九三一爻介乎陰陽交際之間故九三之象曰天地際也交者何陰陽之界限君子小人之所攸分也苟則變而爲否矣今泰之君子固已在內而自勤无咎猶有人焉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之初九也總今以往使能盡天下之君子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泰不在茲乎

焉

稼村類藁卷第十七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也仕從孫冠　刊行

講義

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按伊尹此語萃天下之責於一身而不辭如所謂非予覺之而誰者此語尤緊切直以天下之患由己當是時任天下之責者尤湯大聖人也伊尹則曰其責不專在湯也嗟夫天下之人於伊尹乎何與而伊尹若是哉天下之大有一夫不獲者伊尹則曰時予之辜凡當時之不獲者皆未覺者也天下之人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伊尹則曰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凡當時之不被堯舜之澤者皆未覺者也舉天下什百千萬覺矣而有一未覺焉若未甚害也伊尹若無所容其身自謂有餘責矣此伊尹所以不曰予天民之先覺則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又尤載謂非予覺之而誰伊尹九二言予者蓋盡以其責歸之己也以己之昭昭使人之昭昭盛哉伊尹厚待斯人之心也所以不有先覺誰闢我人夫人未有不具知覺以生者特所覺有先後耳先覺如伊尹豈忍以之未覺而若是恝哉柔軒氏謂伊尹自任天下之下湯之天下也伊尹以湯之天下為己任若無夫天下固湯之天下也伊尹何敢諉其責於湯而曰非我也湯學於伊尹湯亦待伊尹而覺也天下之任有重於此乎嘗怪韓愈原道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而伊尹則無與焉愈豈知道者張無垢曰堯舜禹以後湯以前全是伊尹接得來中間無伊尹斯道之脉果誰繼堯舜禹以後湯以前伊尹是一箇大接頭孟軻氏論道統五百餘歲而一傳自堯舜禹以至湯無伊尹而言愈置伊尹於不論非知道者真西山謂愈未不知道因作文以見道誠哉是言使原道而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伊尹伊尹以是傳之湯吾何尤嘗以書考之伊尹之先覺不特覺當時之人且覺天下後世自孔孟後以至近世大儒其格言大訓多出於伊尹五篇之書人但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習之說自夫子始不思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則性習之說伊尹曾說來人但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日新之說自湯始不思終始如一時乃日新則日新之說伊尹曾說來人但知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常武美宣王有常德常德之說自易與詩始不思常厥德保厥位則常德之說伊尹曾說來人但知孝弟為仁之本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事親從兄與夫孝弟之說自孔孟始不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則事親從兄與夫孝弟之說伊尹曾說來近世大儒有主一之說不思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則主一之說伊尹又曾說來有不式以二不參以三之說不思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則不二不三之

說伊尹又曾說來若夫曰先知曰先覺曰天民其說皆始於伊尹真西山謂學之一字自說命始不知師之一字[redacted]又學之所從出前乎典謨所來發而伊尹發之伊尹所以詔來世開後學者不特先儒不能外雖孔孟六經不能外也謂非先覺可乎然吾既責韓愈原道不及尹又深不取乎愈之不知尹爲任道之重觀其上宰相書曰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是知有伊尹矣而止以相業稱豈知道者耶知尹者惟孟軻氏其言伊尹任天下之重者九三既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知此又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又曰伊尹聖之任學者徒知所謂任而不知所以任嘗考之書伊尹言尹必言躬於太甲則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又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於咸有一德則曰惟尹躬暨湯夫言[illegible]必言躬伊尹盖謂任天下之重者身也吾豈敢私其身爲[illegible]之身身者天下之身也不然伊尹何以曰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所以言尹必言躬也不特言尹必言躬又曰惟尹躬惟者我而獨甘前兩箇惟字其毅然自任甚不少遜即孟軻氏當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之誰猶所謂非予覺之而誰之誰後一箇惟字不過言與湯同一德而已即夫子謂顏淵曰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惟伊尹三言惟尹躬而兩歸之己孟軻氏謂其任天下之重而又曰自白者入不能任而惟我獨任之謂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曾子論任重而歸之道伊尹自任以重而亦歸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抑嘗於書而有疑焉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

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軻氏亦曰伊尹以堯舜之道于湯又嘗舉伊尹之言曰與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夷考伊尹五篇之書曾無一語及堯舜豈偶遺之耶抑告湯堯舜等語在逸書中耶不然傅說孟軻氏之說爲溢美耶竊意湯學於伊尹非從事乎口耳之學而尚書所不載者皆不可言傳之妙也嗚呼伊尹任天下之重以身而所以覺成湯者當於何求曰在心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堯受之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守一道也孟嘗論之堯之授舜則曰咨爾舜允執厥中堯只說出一箇中字於是中之名立道之名未有也至舜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實於中之外又說出一道字於是道之名立舜於道之外又說出一箇心字所謂性理等說未有也古今論斯道之相授受必曰堯舜禹至湯武則曰二聖人以征伐取天下豈知二聖人有功於斯道甚大皆堯舜禹之所未嘗言近世真西山雖能爲湯誥發明而不及武王武王泰誓中語學者又只作誓師等語讀過誠與湯誥之按尚書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斯言也前乎典謨未發也千餘年後子思得之爲中庸西山云中庸首章全是總括此數語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即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也率性之謂道即若

有恒性也修道之謂敎即克綏厥猷惟后也讀中庸者誰知自湯發之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斯言也前乎典謨訓誥未發也二千餘年後橫渠得之爲西銘西銘起語全是總括此數句乾稱父坤稱母即惟天地萬物父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即惟人萬物之靈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即亶聰明作元后也讀西銘者誰知自武王發之中庸子思所述先儒西銘與濂溪太極圖伊川易傳序春秋傳序是四件大文字二書之作其源皆始於湯武不特此也湯歸自夏作湯誥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其在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武王訪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彝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此常也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彝也二聖人於書一則曰彝與一則曰彝倫彝之一字又前乎堯舜禹之所未發者謂非上聖人大有功於斯道可乎今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等語不特爲子思中庸發端且爲千萬世發出一箇性字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謂湯武身之可乎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武王此語不特爲西銘一篇綱領夫子作易乾父坤母之說亦自泰誓中來二聖大有功於斯道也如此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詩人言人才之盛多以水言菁菁者莪之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其首章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釋者謂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才如阿之長莪菁菁然也泮水之詩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其首章曰思樂泮水薄言采其芹釋者謂泮水泮宮水也芹水草也樂僖公修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詩人喩人材之盛而取諸水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嘗讀文王有聲之詩又知周家育材之盛芃芃然如芑也文王有聲不特爲武功成而作其卒章則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夫曰莪曰芹曰芑皆非水不生活也嘗取其詩而讀之一則曰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豐邑之名自此始一則曰作城伊淢作豐于匹豐城之名自此始詩人之意豈不謂周家人材之盛辟猶芑生於豐水之中然表記又謂豐水有芑武王數世之仁者何也周自文武以至宣王數世矣宣王當四方既平之後正新美士習之一機故詩人又以芑歌之是芑也即豐水之芑也至宣王則又采是芑矣今吾之邑雖與周之豐不同然其爲育材則一也吾黨之士蓋亦相與歌曰維豐之水兮沂且漣漪士游其間兮抱彼汾菑維豐之水兮清且淪漪士游其間兮其樂無涯維豐之水兮清且直漪士游其間兮相與泳思又歌薄言采芑兮于此新田其芑伊何可茹而連薄言采芑兮于彼菑畝其芑伊何可擷而取薄言采芑兮于彼中鄉其芑伊何可掇其芳乃賡載歌曰昔我有周作邑于豐新我豐水與周攸同昔我有周作豐伊淢維我豐水與周伊匹矧是豐水芑生其中寔茂且繁長育之功爲豐之士者繼自今以往以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充此心之天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者養此心之源毋根芳

其志以傷此邑毋荒落其學以賊此邑將見豐水人材之盛不專美於周矣然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越我豐永地靈人傑所以靈此水者有物焉夫物之靈者莫如劍而豐城之劍一曰龍泉一曰大阿蓋水而無劍無以靈此水劍而無水無以靈此劍異哉劍之所以靈者水也諸君氣軋斗牛韜光晦迹是猶劍之貯匣安知無夜半望氣者即吾豐城而出之挽吾豐水而淬之劍得久貯於匣歟吾邑之士勉乎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今齋之飽矣士且奈何哉雖然一飯耳士豈為一飯而來耶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士固不為一飯而來也亦或肯為一飯而來也飢不一字不堪責有時乎不能無是餒矣然則士豈可以無養乎士不可以無養則養不可以無田養上尚矣以學宮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則學有異制以禮則有虞氏養以燕禮夏后氏養以饗禮殷人養以食禮周人兼修而用三代之禮則禮有異宜然其為養則均也雖然此論養老耳至於四代之養士尤有當講明者焉或謂有虞氏所養止於老而不及士何則士之名與顓不載也三代始有士之名不特養老為然也或謂三代養士止於詩書禮樂養士之心而不及其身非不及乎其身也田井矣為士之家各已授田矣當是時何士非民何民非士其聚於學也自食其人而無所仰乎官學校以養士之心井田以養士之身學雖無田而家有田嗚呼士而為三代之士何其幸歟三代衰校庠序皆廢而一國耳且欲養身乎以禹鍾校庠序雖廢而猶未忘養之名存漢人謂夫子養其徒三千雖事不經載然養之一字猶可為未者勸漢以東精房所建麓根而從者動千百計唐與廣學舍千二百區盛矣然所以養者何居洪平齋謂士生三代之時幾養一出於上士生三代之後自養而自學嗚呼士而不得為三代之士可悲矣嘗謂自校庠序既廢之後學之或廢或興田之或有或無姑勿論猶幸家塾存焉雖自養自學然儒者所以三綱五常扶植天地以至于今實塾力也嗚呼三代以前無也無學三代以後無家無塾盛哉家塾之有功於斯道也淮洲既遠鄒學矣又達東湖宗燕二君之兄矣於八邑之三學又立書院教之者既有其地養之者又有其資果何為於有士哉然猶皆惟夫今之所謂養士者　日笥明群弟子延於入大冠禮父大於樵如坐而先言起而聲越其秀而甚者也扣與坐於室之下設而升趨趨如春秀之食葉飯已則退矣挑乎達乎在城闕乎嗚呼上之所以待士者何厚而士之所以自待其身者何薄耶雖然教而養上之厚於士也食而學士之厚其身也養而得其均職教者責也職教者盍曰爾乎之豐庠之充其比如櫛其崇如墉一粒以上當與同志共此養毋使或者得以議吾之不公不仁吾黨者云亦曰志在溫飽乎其志毋乃卑與以論古人乎其咦書而歌詩者舊安之乎

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噫謀道不謀食兮豈一飯而能使吾之
不餒而

稼村類藁卷第十八

稼村類藁卷第十九

古豊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編
門人曾震龍
七世從孫冠　刊行

講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有胚胎此者有芽甲此者有萌蘖此者曰發生不已曰長育不已曰充滿流動不已然則孰使之然者元也元其萬物之一初乎是元也於四時為春於五行為木於四端為仁生生之理無間可容自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始者資之以始也故人君體元以居正命曰元年德曰元德其名正朔謂之元年其於萬物之上則曰元首其為萬國之主則曰元后乾以此元而統天人君體此元而統天下雖此元之所以為大然當自是而推之六爻矣伊川謂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舜側微時也乾之九二見龍在田舜佃漁時也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舜玄德升聞時也乾之九四或躍在淵舜歷試諸難時也至乾之九五飛龍在天舜為天子矣伊川此說竊以為未盡然也嘗謂乾之六爻唯湯武當之初九潛龍勿用湯在亳武王在西土時也九二見龍在田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武王觀政時也九三夕惕若厲無咎湯德言足聽聞武王夙夜祗懼時也九四或躍在淵湯升自陑武王戒于牧野時也至九五飛龍在天湯武為天子時矣藝祖時王昭素講乾至九五謂今日正當

此爻亦猶是也何以見湯武當此一爻乾文言釋九四一爻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革〻命之革也呼翁謂此一革非細有仙凡之異舜揖遜之時也非革之時也革之時惟湯武當之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乾道乃革工湯武革命之時而能在天則天下利見乎大人矣或门乾之大人以飛龍言革之大人以虎變言何也獨不觀之乾乎乾之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以乾之功用極而至於天下平然萬國咸寧乃可以言天下平之效有一不寧不可謂之咸亦不可謂之平矣必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惟帝臣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

而有一國不暨聲教便不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丕冒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服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擬北女來貢其琛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貢琛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必舟車所至人跡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然後謂之咸寧謂之天下平萬國而有一國不尊親便不是咸寧便不是天下平不特此也天地之間萬國而有一國不在覆載之內不特不謂之咸寧不謂之天下平亦不可謂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之下萬國而有一國不在照臨之中不特不謂之咸寧不謂之天下平亦不可謂大人與日月合明中庸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意此乾所以統天與天且統況萬國乎抑又因乾元而推元亨利貞四德矣先儒謂正下起元愚謂此語猶淺不若云正中有元蓋正下起元則是正已了元方來絕而續也正中有元則見正之往〻未過元之來者已續正下起元是冬後遇春發芽上占生意也正中有元是冬裏藏春穀種內含生意也試以剝復明之復之陽生於十一月而後之生則起於十月之半十月雖為純陰而下半月已有陽矣非剝盡而陽方生也蓋靜中有動正所謂正中有元也後天圖所以位乾於亥者蓋已寓造化之蘊矣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吾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易生道也生則

惡可已故曰生生之謂易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之象何取乎講按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伊川釋之曰麗澤二水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古今二水相附麗而有真益者莫盛於洙泗不特三千之徒蒙其澤百千萬世而下且蒙其澤也猶然此師友講明也非朋友講習也大江以西二水相附麗為郡有二臨水與汝水相附麗於撫撫則有南湖書院章水與贛水相附麗於贛贛則有濂溪書院吾洪既建東湖書院矣又建宗濂書堂曰湖曰濂皆水也前乎此時二書院離而不合今宗濂附東湖相附麗也嘗讀而有感乎時人長育人材多以水言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菁

莪之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
樂之矣其二章曰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釋者曰沚水也菁菁
盛貌莪蘿蒿也君子長育人材如沚之長莪菁菁然也泮水
之詩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其首章曰思樂泮水薄采
其芹釋者曰泮水泮宮之水也芹水草也樂僖公修泮宮之
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二詩言長育人材皆取於水水哉水
哉何取於水也然二詩止為長育人材設有長育而無講習
人材雖盛不盛也學校莫盛於三代士之来游亦莫盛於三
代三代之時有不談王道者穉然夫笑之焉有三代之士而無
講習之素我想夫菁莪之長養泮水之涵泳何往而非講習
也然講習二字不可袞作一處看講是講明習是習熟故士
君子之學於易當講明其潔淨精微而於書當講明其疏通
知遠者於詩當講明其溫柔敦厚者於禮當講明其恭儉莊
敬者於樂當講明其廣博易良者於春秋當講明其屬辭比
事者而又習射以尚功習鄉以尚齒習其所謂屈伸俯仰綴
兆舒徐者習其所謂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者立如齋立時習
坐如尸坐時習而又以論語之時習者習吾之學以坎之常
習者習吾之教有講而無習可乎徒習而無講可乎信乎人
不可以無朋友也雖然士君子之學詎止此哉士君子之學
其積也有源其發也無涯自泉之始達以至於彌滿六合自
源泉混混以至於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講習力也今吾於諸
友遊於湖溪之上遐想夫子在川上之時涵泳乎逝者如斯不
舍晝夜底意思所樂寧有既乎然則樂何在濂溪愛蓮者也
蓮之實莫盛於東湖濂溪愛蓮詠作於寧南昌之日是愛東

湖之蓮也宗濂今與東湖相附麗東湖之蓮又與宗濂共其
志寧露之朝風之夕庸詎知濂溪翁不特為蓮一朵耶嗚呼噫
嘻蓮花之君子兮光風霽月之與俱繼自今願與濂溪翁共之
濯清漣而不妖兮吾何可以不如蓮之潔兮出於淤泥而不
染兮吾何可以不如蓮之節兮亭亭淨植不蔓不枝兮吾何
可以不如蓮之可遠觀而不可褻兮牡丹之愛兮衆人之所
趨菊之愛兮如淵明者已希蓮之愛兮千古一人吾濂溪翁
湖濂之士兮相與講於斯而習於斯使不能自潔以厲吾蓮
兮得無愧於此水胡不曰彼澤之有蒲菡萏兮伊是人兮有美
濂何人哉兮睎之則是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夫聖人
用舍行藏與天為一也顏子用舍行藏聽命於天矣聖賢氣
象便有不同處然聖人所謂惟我與爾何耶聖人以己待顏
子固有惟我與爾之辭學者以分量觀聖賢不然云聖一間
之異孟子論夫子可仕可止可久可速先儒謂德以是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底意思恢無垢謂夫子仕止久速如春夏秋冬
四時非泉天為一乎或者則曰孟子於公孫丑言夫子仕止
久速又於萬章言夫子遲久處仕前一章先仕止[illegible]久速
後一章先速而後久處仕有以異乎當思而得之[illegible]前一章
所以言夫子之聖後一章所以指夫子去齊去魯而言今觀孟子
論夫子去齊去魯一章一章則曰接淅而行去魯則曰遲遲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前一句直下便說可以速則速
夫子去齊嘗速也後三句却說可以久則久可以處則處可
以仕則仕言夫子去魯之道也魯父母國也不於此乎仕將
奚仕哉不於此乎處將安處哉於此而不可久孰為可久哉
夫子之出處何往非天也顏子則聽命於天矣顏子有王佐
才而不得仕為邦之問四代之禮樂卒無所手施至於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顏子窮而在下雖天所命也士
君子生斯世惟天所命而安乎其天知命者也嗟夫道之將
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吾惟安吾天而已子張問
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
尹官名赫赫師尹之尹謹按春秋莊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

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
功使為令尹莊三十年以後僖二十年以前正子文三仕而
已之時此子文為令尹之始末也子文楚之上卿執政也其
為令尹凡三仕當進而進無喜色凡三已當退而退無慍色
子文若曰君而我用其進非苟進君而我棄其退當勇退柰
何其喜且慍哉先儒謂用舍無與於己進退各安所遇曾無
幾微見顏面子文其君子歟嗟乎仕者人之所榮彼有一進
而喜心生焉沾沾自足者淺之為丈夫也子文若曰時行則
行於我何與焉子文仕至於三而無喜色大耐官職也已者
人之所惡彼一退而慍心生焉悻悻然怒者小之丈夫也子
文若曰時止則止於我奚損焉子文已至於三而無慍色寵
辱不驚也子文其君子歟善觀子文者不在於三仕無喜色

而在於三已無慍色仕者人情之所願欲也仕而喜人情之
常也喜而不見於色深情厚貌者皆能之仕而復已已而復
仕人情所甚不堪子文其奈何哉子文處人情甚不堪之時
而甚安之若素所無者子文以令尹為楚之令尹不以為己
之令尹此其所以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西山云士大夫進
為難既進矣退為難既退矣退而不忘君為難先儒謂子文
知有國而不知有身退而不忘君者也使子路則慍見矣論
語第一章便說出一箇慍字以人不知而不慍為君子嘗証
之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見是未有不慍者易之君
子方且集以行之子文出處與易合子文其君子歟嗚呼聖
人安得不以忠許之然而未也善觀子文者不在於三已無
慍色又在於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夫行事而可以告人

者必其人無愧於心者也司馬公云吾無一事不可對人言
者趙清獻公每日所行事夜必焚香告之天子文以所為之
政告新令尹必其為令尹之時無不可告人者使其不可以
告人則不告矣惟其可以告人俯仰天地浩無愧怍此所以
三去三來有面目以見楚國之人者為其無愧於此心也子
文其君子歟嗚呼聖人安得不以忠許之然而未仁何也嗟
乎仁豈易言哉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先儒謂子文雖喜
怒不形物我無間然未得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故
曰未知焉得仁未知是絕句未知此仁焉得謂之仁鄭氏謂
以知為智非也嗟乎仁豈易言哉使子文遊聖門為聖門之
子文不為楚國之子文則去仁不遠矣惜乎其未也使子文
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則可以語仁矣惜乎其未也

嗟乎仁豈易言哉然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而許之以忠何也
左氏謂子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聖人不以忠
與之而誰與哉嘗因是而考聖門之所謂仁難也可使南面
冉求可使為百乘之宰公西華可使與賓客言子路可使治
千乘之賦一門之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在焉聖人未嘗
不許之以仕也然夷考其時顏子之外惟閔子騫不仕顏閔
之外惟曾子三世不仕西山謂人但知曾點無仕意不知自
點而參自參而元不仕凡三世言未既有為東坡之歌者曰
歸去來兮誰不遣君歸征夫非不指前路兮胡為皇皇欲何
之三逕就荒松菊猶存童稺候門笑語[illegible]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兮但小窗容膝閑柴扉嘻雲出本無心兮其出
也為非鳥倦方知還兮其還毋乃遲不如歸不如歸去細和
淵明詩左手招灌翁高揖謝諸子兮歸歟歸歟歌闋有和而
歌者曰士君子所學何學兮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彼荷蕢
而過門兮謂有心乎擊磬果何為嘆鳳德之衰兮又曷曰來
者猶可追此逃世絶人以為潔兮吾惡乎溺與長沮欲潔其
身而亂大倫兮君臣之義如何其廢之禱仕止久速兮吾夫
子所以為聖之時於是二子相顧而笑曰君請擇於斯二者

古豊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冊文奏劄

度宗謚冊

臣聞天地不難於模寫而難以盡其覆載之神日月不難於
繪畫而難以狀其臨照之妙蓋有可擬議者功之淺未易形
容者德之深所以名堯以放勳而放勳未足以盡堯名舜以
重華而重華未足以盡舜恭惟
大行皇帝秉天粹之姿持日躋之敬學自毓德青宮纂緒洪
業入纘理皇付托之重而篤志三年之喪奉慈元怡愉之樂而
竭誠四海之養用賢則不貳從諫則如流收召耆舊備蒲輪絡
繹於山林訓飭牧守奉綸詔回於雲漢經帷講讀寒暑弗輟
斯庭臨御中昃不遑斥絶美人允出獨斷抑制閹寺阜冠前
代戚畹無橫恩內廷無私宴宮室無所營繕服御無所增益
佩服乎思無邪之訓以為正心之本尊承乎毋不敬之箴以
為應天之忱宗廟之祀將以寅畏雨暘之禱極其精純崇尚
理學款謁儒宮待士則優禮加於前取人則詞章傚乎古一
刑之議三宥而行一事之為衆好必察蠲租賦則農願耕於
野弛關榷則商願出於塗褒諭將士謹固封守增口券以給
延軍食賞機速以專領邊防故越十餘年而如歷一日於是
日星著明乾象無愆風雨調協百穀用成天道順也田里安

居靡有愁嘆閭閻樂業歲逐生息民心固也宮府體一而尊
嚴者遠朝廷綱正而奸慝者消官聯備也庶尹交修百職無
曠僥倖者不得越紀而干恩廢黜者不得徇情而拚過上下
定而法度舉也儒道昌明文治彪蔚詞章之粹黼黻乎皇猷
庠序之盛弦歌乎郡邑教化行而禮樂彰也是皆尊先烈之
賢如成湯之於伊尹守無逸之戒如成王之於周公周能志
大有為發奮無越直躬陳教則肆用弘濟于艱難方將運乾
剛之德迎泰治之機修車備器會東都而復境九土鳴玉曳履
開明堂而受朝賀幅裂之地再混乎車書黔愚之民重歸乎
版籍然後灌甘泉之烽隳靈臺之 銘旂常薦鼎同律度量
衡使制作軼乎三王功烈冠乎五帝開太平之基遺無窮之
福夫何白雲天仗絳闕宸遊痛車馭之難攀對羹墻而如割

閔予小子夫堪多難嗣有大統恤祀禮弗克因山有期同軌畢
集列辟一辭太常合議以節大惠以揚鴻烈以見于南郊以
對于天下人謀僉同帝意允協鏤以玉冊藏之金匱昭示大
公用垂無窮謹遣右丞相兼樞密使臣某奉寶冊以聞伏惟
皇靈在天昭格如對俯膺駿典誕錫嘉祉奕葉丕承永永流
祚嗚呼哀哉

乙亥三月上殿輪對

臣恭惟聖朝藝祖皇帝建隆三年二月詔百官以次輪對直
書其事指陳得失既有以開千萬世之丕基高宗皇帝紹興
二年五月申嚴建隆百官輪對之制復有以建中天之洪業
於戲盛哉肆我皇帝陛下當千一歲之昌期紹十六傳之正
統聰明卓冠學問方新嗣曆之初首以開言路為先務一哉天
下莫不以建隆紹興時事望今日臣家世業儒學術膚淺四
舉一第歷事三朝終身班行叨竊踰分無以補報負此遭逢
聖度天寬賢路日闢誠有以光先帝之德恢志士之氣遂俾
愚臣亦獲望清光而抒愚慮風虎雲龍不世之遇此而不言
臣則有負故敢先之以聖學為陛下告而事有關於方今之
利病者次第陳之陛下幸垂聽焉臣嘗讀易至卦之蒙而有
感於今日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先臣程頤釋之曰未
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先臣楊
萬里則以為蒙以養正謂六五之君及考六五一爻則曰童
蒙吉其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頤又曰童取未發而資於
人也為人君者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也萬里又曰六五以
人君之尊有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稚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

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嚮明虛習而守之以愚者也若昔商
之高宗嗣位之初以台德弗類而學於傅說周之武王即位
之始以我不知彝倫而訪於箕子蓋聖人之所以為聖而蒙
以養正之功所繇驗歟蒙之六爻惟二五爻為吉者豈非六
五之君能以巽順自居而以養正之學責望於九二之賢九
二之臣能以剛明自盡而以培養君德輔成六五之聖學之
功用大矣哉臣不敢遠引洪惟我哲宗皇帝即位於元豐八
年之三月此幼沖時也當時呂公著奏乞人君即位之始修
德之要莫大乎學也范祖禹言進學莫不存於幼少之時於
是開講筵置講官既命日赴資善堂更日講讀矣而夜分復
輪一員直宿異時既御邇英殿講無逸徹章矣而復詔詳錄
講義次日別進條陳十事始於畏天愛民終於去奢無逸者

公著也取尚書論語孝經切於治道者百餘篇以進亦公著
也言觀文鑒古圖三朝訓覽圖可以見帝王善惡之迹者祖
禹也集仁祖訓典書以備觀覽且願以至誠好學為先者祖
祖禹也蘇頌以為國家舊典大抵躰唐請采進唐書故事蘇
軾以為陸贄論諫舉合事宜請取奏議進呈王岩叟從容勸
講其對聖問有曰須將先聖之言一一着心承當善者必為
法不善者以為戒此帝王為學之要也夫人主之學非徒涉
經史而已凡起居動作之間無非學也講學之地非徒曰經
筵而已凡宮闈之中九重之邃視聽言動無一非禮而後可
也講學之人非徒曰師保而已凡侍御僕從綴衣趣馬固匪
正人而後可也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紛華波蕩之
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雖
深宮禁密之地而揚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
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凜然若父師之臨乎前此學之所
以成也哲宗皇帝聖學緝熙固諸儒勸講之功而程頤之告
我哲宗則曰君德成就在經筵天下治亂在宰相此兩語尤
為切要今觀頤之在經筵講顏子不改其樂一章曰人主崇
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顏子乃王佐之
才而簞食瓢飲季氏則周公之蠹而富於周公魯君之用舍若此非
天下後世之龜鑑乎至如闔宮中不踐螻蟻則有願推此心及
四海之言又奏輔導少主不宜疎略之命講官以六參日上
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順之在經筵其啓沃者如此信乎
君德之成就在經筵也元祐新政起司馬光於洛首言上日
伏羲下至周威烈王略本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當

時元臣碩輔其以聖學為先者又如此至如光之入相即以
開言路為請疏曰近年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
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壅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
閭閻疾苦痛心疾首愚民往往怨歸先帝蓋以言路之通塞
尤治亂之所關其論風俗一劄則又以公卿大夫好為高奇
之論喜誦莊老之書流及科場亦相習尚口傳耳剽翕然成
風乞下詔書戒厲内外他如進修身治國之要嚴居官久任
之法纔纔言之以至論邊防利害則謂之文彥博輔佐四朝
熟知邊情軍國重事須詢彥博以決之及如進安西邊二策
則又曰今國家理財未得其道民力困窮於下府庫空竭於
上新遭大喪山陵總畢萬一激怒西人微出一不遜語則臣
之策不可行矣光於未明入相之時應詔一書已曰執政大
臣所以輔佐陛下者未得其道所以未得其道者在於好
人同己而惡人異己也然則天下之治亂不在宰相乎臣願
陛下仰法元祐之盛責宰相以輔聖政重經筵以崇聖德謂
蒙亨之治去蒙蔽之習則今之德祐即昔之元祐也然臣又
有不容已於言者竊謂今日之初政固與元祐同今日之國
勢則與元祐異元祐初范純仁呂大防條具邊計純仁
以明探敵情為對大防以敵無能為為言未幾而西使請和
鬼章就擒矣尚論今日之事勢不當以治亂言直當為安危
計也長江天險一帶抗之三百年社稷寄命督府陛下當幼
沖之年太皇享怡愉之奉家國之事委之中書二三大臣拱
手受成於督府日間消息奏延見羣議施措置一切禀命而
行者聞邊聽於廷今則邊[illegible]大廷如矣不料督府師潰臣

豈惟祗視今日都堂原公議明日堂議上章言遷者非守言守
者非遷築室道傍人各一疑凡前日之聽命於督府者轉而
歸罪於督府矣江上之連城披靡長沙之重鎮孤危通國上
下彷徨無措遷守二議泛無定主但聞侍從某人道鄉監郎
曹某人遊祖宗三百年待士大夫之厚今日禮報乃如此耶
政府大臣依違不斷坐聽諸人本且肆為大言陰植私黨以
妬賢嫉善為能以假公行私為得以持人惡己為巧圖其身
居言路先遣其妻帑於數百里之外者是不以天若祚宋存
心矣謀已則善因將奈何彼為守者前則為宗廟之重生
靈之衆非可以一日棄不思京師淪棄之地衆大之區未仰
於蘇薪給於嚴寓一有挽吾蘇與嚴則六軍萬姓何所乎仰
又自南渡建都以來恭安一隅泄泄沓沓泥深不踰尺塵常寄
淺嵩不遷仍不禁可升一旦事出不測欲待种師道之至得
乎遷之說固未易言也彼以遷為不便者往往又謂皇皇京
邑天下本根本根一搖天下震動而人主一身足以為天
下之勢乘輿所在所以繫忠臣義士之望懾亂臣賊子之心
四方勤王之師雷動雲合氣勢亦集彼之望風迎拜者不至
靡然從之也但恐集曰幸金陵某曰幸臨安距止渡河而後議
論定哉臣職司參貴敢於肆言天下事萬死猶輕然區區愚
衷沈以為一祖十五宗之德澤方深億萬年之天眷未艾猶
有可恃者所以先之以聖學為陛下告而切於今日之利病
者痛陳于前願陛下擇於二者中飭大臣亟圖之臣不識忌
諱惟陛下裁赦

第二劄

臣讀胡安國春秋傳有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
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地之用也成位其中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元即仁
也易曰元者善之長釋之者曰乾之元物資以始坤之元物
資以生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父母之道也天地為萬物
父母元后作民父母元仁也程頤曰專言之則一事合而言
之則包義禮智三者易六十四卦惟泰為得乾坤之元天
氣下降地氣上騰故為地天泰泰之一字合三才而並言其
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六五君位
也中天地而立人者也六五之爻曰元吉體乾坤之元以覆
載民者也易言元亨者四言元吉者十三言元亨利貞者七
姑畧言之得乾之離者為遏惡揚善以順天命之大有得坤
之坎者為順德積小以高大之升得乾之坎者為作事謀始
之訟得乾之兌者為辯上下定民志之履得坤之震者為見
天地心之復得坤之兌者為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之臨故
而準之使天得以清地得以寧萬物得以化生天下得以治
平皆此元也自古帝王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未有所謂年
號改元始於漢武帝始改為建元再改而元光三改而元朔
四改而元狩獨不書元朔改元之由若蓋自建元至元封率
六年而改元元光之後久無大瑞故六年而復更始然此特
論武帝改元之始耳非謂人君即位之初必改元也恭惟藝
祖皇帝開無疆之基以建隆為初元又改元乾德稱元年癸
亥也哲宗皇帝即位於元豐八年之乙丑是年下詔其以明
年正月一日為元祐元年嘗考藝祖皇帝之平海南平湖南

皆乾德元年之事哲宗皇帝相司馬光雖見於乙丑即位之
初然丙寅之春即下悔悟之詔下舉監司之詔德以降矣搢
刻快活條貫二十一施行文彦博以平章軍國重事赴經筵皆
所以輔成聖德而緝熙美聖治也臣讀國史每嘆聖祖之垂裕
後裔神孫之功光祖宗以綿延億萬年敬天之休恭惟[illegible]朝
春王三朝改元德祐正有取乎藝祖皇帝之乾德哲宗皇帝
之元祐臣願陛下以藝祖皇帝哲宗皇帝之心爲心今日之大
臣以趙普文彦博司馬光之心爲心將見德祐之治復如乾
德元祐之時前乎千萬世之已往以此而續後乎千萬世之
方來以此而新車同軌書同文爲父爲母億萬斯年又自今
日始抑臣又有證焉高宗皇帝初即位改元建炎五年改紹
興孝宗皇帝即位踰年改元隆興其說以爲務隆紹興之政
及學士草制則合建隆紹興之義非初意也後改元淳熙言
欲致淳化雍熙之美十六年光宗皇帝即位將紹淳熙之政遂
以紹熙紀元循隆興意稱而學士草制則又合紹興淳熙爲
義亦非初意也今德祐建元實有取乎乾德元祐之義非若
隆興紹興比也然論今日之事則不當以元祐望今日直當
息望今日也藝祖皇帝聰明神武繼天立極創業之始
雖在建隆而削平僭叛混一區宇則在乾德今天下事勢又
有難言者矣火寢薪而有及焚之憂深滅木而有過涉之咎
臣願陛下體乾之剛運乾之元以乾乾夕惕爲心以自強不
息爲政書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又曰其惟王位在德元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元德天德即所謂乾德也皆[illegible]者
也皆足以繫天命而守天位也方今之勢正需[illegible]健

足以起之允若茲則將見高光之保合大和爲乾之萬國咸
寧爲乾之能以美利利天下盛德大業功光創造豈特元祐
之治而已哉惟陛下留神臣不勝惓惓

[illegible]集卷第二十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牋表疏狀青詞

代江西運司賀乾會節表 宋丁卯

龍御中天正位欻雜虹流華渚嘉會合乾後慈闈一日而生璧衆寧三呼之祝恭惟剛健純粹篤實輝光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逐舜明四目萬邦惟帝臣時維孟夏之初節留千秋之候舉仁祖乾元之典合神宗同天之符皆四月之良辰慶九重之儲葉臣叨持使節阻造朝班受命無疆惟休正闕遲跡待於廻見日躋于帝顧綿延曆數之長

代賀壽崇節表

南陸呈祥王母介在躬之福東朝稱壽嗣皇修爲子之恭四海權聲一國和氣恭惟躬行柔順道休靜專充廣微音天下仰妻任之懿昭垂慈訓女中有堯舜之稱翊誕弥供慶於西宮而除會適先於一日臣越在外服阻造大廷會慶殿奉觀盛舉祖宗之典華封人祝聖願殫臣子之忠

代衢州守賀度宗登位表 甲子

繼照四方風啓離明之象出寧萬國時乘乾造之龍兆姓爲心百靈受職中賀竊以启憑王几於昭末命之道揚王遺宜纘正爲大歷之嗣陛下立生民之命上當洪造之心臚皇皇宜君宜王繼承丕承恭惟英姿天縱睿德四暑主鬯東宮仁孝恭之孟者看家南面謳歌朝覲之皆歸天地神祇永有依華夏亦有賴固不率臣濫叨小壘阻造大廷拉目望風塵但知於如草擧頭見日猶尤切於傾葵

賀皇太后表 仝前

嗣王時乃新位既臨於南面天下養之至礼莫重於東朝萬世無疆四方來賀中賀恭惟躬履節儉德盛高明卷耳求賢審官不替憂勤之至下武貽謀翼子要皆贊襄之功乃今誕受於多方亘古獨尊於聖母宮庭雍肅海宇謳歌臣邈在南營遙瞻北闕莫聯班尾載修稱慶之恭惟有拳心備述欣逢之盛

代湖南憲司謝登位赦表 宋甲子

大人繼明萬國覩龍飛之御君子宥罪八荒拜洪造之恩大賚普覃愛以天下中謝竊以舜嗣位而肆赦眚刑以至於無刑成即政而新民曰辟又從而勿辟越我列聖寶于前人皆於継体之初先此施仁之務自天而下如歲之春恭惟稟性寬洪宅心恭默祖宗以有家全付率由舊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哀矜庶獄甫登寶位誕布綸音方渙風朝布於九重而解雨夕周於四海假獄盡爲之湯滌獄繫毋使之滯淹雖在荒陬均蒙曠澤臣謹已宣揚大號遵奉寬條嘉與疲氓共觀新政衣冠無盡不圖還上古之淳囹圄既空恍若再成周之泰

謝皇太后表 仝前

乾龍御極東朝仰具慶之尊驛馬流星南土被本朝之化宥過無大惟惠之懷中謝恭惟內輔先皇中興炎祚青宮發遣爲天下以得人洪業丕承曰吾君之有子肆頒大號普諭騰

恩臣越在炎荒欣逢盛際共福于具王母載歌文克舜之歟
好生洽于民心益進皇疇義之世

代永州冬至節慰表　宋甲子

雲馭右遊方抱烏號之痛土圭測日欽增晷陽之光時式扁於陽生情可勝於陰諒中慰伏惟業上若虞帝墀上如成王短郤齋衣釋尚遲於麻冕長途周至悲莫奉於瑤觴茂對剛辰倍深哀思臣叨承郡寄阻造班儕想五更三點之朝尚追思於慶禮曆十有四傳之托願少抑於冲懷

代永州冬至節慰皇太后表　甲子

玉簫聲斷慟天仗之遐昇綠綠影長痛雲軿之莫舉一陽復長三繳咸悲中慰伏惟德媲媧皇志同太姒儷宸位四十載孰不歸賢祝聖壽億萬年所期同久倏驚南至頓隔西遊舉天下以無傳寔皇情之悽愴臣職叨漢郡屏忝周宗文德獻前悵莫伸於賀觴長秋宮每不能少抑於慈懷

代賀壽聖節表

南極陞輝爲正衮衡之序東朝燕喜兼明沙麓之符慶溢怡愉歡騰普率恭惟功參太極德被生民由佛地來同釋氏下生之日膺皇天眷肇文王以孚之休壽節遄臻習期孔熾臣林身罷郡稽首宸庭祝玉隆萬壽之香晨昏益效數蓰也千年之實日月彌長

代賀乾會節表　宋乙卯

星文既叅重際泰平之歲日度正軌訒開震夙之期慶衍無疆歡騰有截恭惟聰明宅丁持一乾中祖武克繩乞乾元之節五日毋儀是本後壽崇之宴一朝實鍾雷繞之祥茂衍嵩呼之慶臣偶叨祠廪阻造庭班祝玉降萬壽之觴敢忘堯祝進金鑑千秋之錄尚抱微忱

代湖南倉司謝賜曆日表　宋癸亥

曆紀龍飛四十春之景運時嚴象授三百六之初頒一札賜書兢拜承德中謝恭惟化成恒久政察乾文璧月珠星驗漢史太初之奏甘風時雨叶洛書五紀之疇王正又始於建寅休命有開於後甲肆頒日御以肇歲功臣敢不宣布上恩恪恭臣職楚郊農事益殫平秩之勞周廟豐年預謹斂藏之備

代湖南倉司賀明堂慶成表　宋癸亥

宣重光於癸亥載舉精禋新萬物於景辛迄成熙事馨香一德昭融上帝中賀恭惟封守太平紹熙純嘏六月雨暘書大有之祥億年敬天愛民無文之祝青宮肅事司於炎壇共叔於釋受命溥將歛福敷錫臣屬原驛隔阻效執遵多士對越在天陪想駿奔之列率土各以其職願賡燕喜之詩

湖南憲司謝明堂赦表　癸亥

重屋精禋昭格三靈之歆鑑門肆眚率由二祖之規六號載馳群黎旁洽中謝恭惟配天其澤守位以仁謁賦明年益顯培於邦本受釐半夜正尊鄉於宸躬霈雷雨之滋爲溥乾坤之曠蕩臣肅將使指叨被德音四十載措刑將畫衣而不犯六百石察吏敢奉詔以弗虔

天基節功德疏

堯甚五葉載符繞電之辰漢岳三呼虎祝後天之算一人有慶諸佛同名伏願道濟坤乾壽齊箕翼纘帝業常居一德之首聖子神孫五衍萬年之祐

壽崇節功德疏

四月八日同佛生辰億萬年為堯丈毋忝綴祝嵩之曠慶殫歸報之忱伏願行地無疆後天不老西桃三千年而花始實玩景瑤池南濵五百歲而葉方春齊休寳祚

壽崇節功德疏

景長南陸荷天之休位正東朝介福于母惟騰宇宙喜溢宮闈伏願山纂修齡川增名祉以天下養嗣皇頻捧於玉卮極域中尊徽號又新於寶冊

乾會節功德疏

離照重明天臨諸夏乾亨加合日紀千忱輒攄傾葵藿之忱仰祝如仙之算伏願與天同久如日方升四海九州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壽昌其莫之長

南安縣守到任浄齋醮青詞

宅生千里俯求夏屋之安仰叙九天仰竊喬雲之壽此心不二大造無私伏念臣某忝分符及期祗戍事來臨字方延見吏民之初躋徒公堂樓宸夜風雨之懼內則欲托燕巢之穩外則欲安鴻宅之離况師旅飢饉之相仍而撫摩勞來之未易不有宏覆何以奠居爰三肅於玄壇庶靖陳於清醮伏願上帝臨汝至誠感神與國同休集四境平安之福及春將母陶一堂長幼之和

南安郡廳上元設醮青詞

治郡圖功倏更瓜戍籲天有請輒控芹誠適元夕之屆期為下民而致禱伏念臣某自叨臨遣粗守廉平方寸地但存惟思仰不愧而俯不怍一紐香敬為所期又用明而家用康兩年不替於熙熙千里幸出於安靜皆由帝力匪曰臣能錐京兆止五日之留行將告去然刺史任二天之托常懼難勝

代永州進明堂銀狀　宋癸亥

九筵度尺恭逢周祀之嚴三品惟金敢效荊州之貢儀非及物奉謹供王前件物治於鑒山之餘等于曰幣之列四海以職來祭皆共給於包茅萬國得秋而成願告豐於多稔

代衡州聖節進銀表　宋癸亥

虹流華渚載啟昌辰金貢衡陽聿修臣職前件物坤珍所產常賦後供旅百支庭仰祝瑤觴之慶三千同德遥瞻玉陛之春　以下缺

伏願乂除災害洲拜嘆熱大田多稼而穀不穰豈特慰國人之望咸丕民乃粒而邦作乂又將舉天下以為春

南安司理院上元設醮青詞

帝德好生非得已而立法人情欲壽蓋不幸而罹刑謹涓丹忱仰干洪造伏念臣厶自叨臨遣粗守廉平徒善不為徒法不行兩務剛柔之當何敢非刑何度非及一皆忠厚之推未嘗嚴以三尺之苛惟有寬之一分之心伏願轉乖沴為和氣化強梗為良民雷雨之動滿盈霈洪恩而作解天地之間潤澤俾生意之咸豐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刊行

啓事

賀前宰相葉西澗除侍讀

恭審渙發明綸晉登耆德宗官語祿優加異禮之崇翠幄摛經允賴謀謨之益朝有壽俊國之典刑嘗聞自古之爲君大抵好臣其受教以虞書而考僅睹一言之片辭迨殷命所陳始曰學之一字因以仰稽於二帝從而歷考於三王有若虢叔有若南宮括有若散宜生洞多輔翼學於君者務成昭學於西王國循切咨詢此儒道之大所以爲萬世之師輔天子之學猶且取匹夫而友矧是訓諸之舊德卓然名世之儒宗恭惟某官六經老師兩朝碩輔王曰甘盤遯于野豈志壯闕之思湯於伊尹學而臣嘗記東宮之舊頃公再起爲國一來雖退居邇館之閑宜密侍金華之講蓋見儲雖貴而儒學允足貴當陛雖嚴而講帷未嘗嚴厥今聖德已極於高明學力猶加之勉強初不以生知之質而忘其明辨之功雖王求多聞固古訓之是監然國有大政捨故老以疇咨敢以往斐之言少效消埃之助嘗讀伊川之訓以爲先生而言君德成就在經筵天下治亂在宰相頑即兼載之位庶少寬丹扆之憂所惟本朝具有成憲只勵叔元祐之再入鄭忠定淳祐之重來皆由祠庭入侍經筵則俱以備台之師保而復登揆席於廟堂顧公所過於執政爲世又圖於新恭某欣聞麻綍喜出門墻每邇本以鼻源知受恩之有自歌壽考維祺以近台背願方春老以乞言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行即正朝而瞻函

賀葉西澗拜左丞相

恭審渙發宸綸復司台柄考槃澗處未容綠野之遊東山衮歸再爲蒼生而起爛庭記勳名之舊黃扉又風采之新嚴瞻具瞻國勢增重嘗伏讀中書之壁記因歷數本朝之名臣李復古之重來趙中令之三入向文簡自咸平嘗國繼相祥符王沂公於乾興秉鈞復佐景祐還裴晉所坐之處皆斯道得行之時至若寬夫之爲平章公著之居次輔允爲同列之盛此在近代所無矧今癸庸與昔溯恭惟某官一德元老兩朝師儒清時旂鼓勝事園林何敢隆從游之樂大旱需霖雨巨川舟楫正有資宏濟之功則攻撃急於救焚而望公甚於望歲白髮皎皎食我場苗實兢晦歲東昂蓋之貴于丘園命加尊禮與慨然起於屢聘之後蓋將以寬乎九重之憂方今大勢固以于鎮安爲先尚勞於撫馭離鴻雖集澤而鼎鼎猶爲之跳舞振鷺雖充庭而鶺鴒尚處於飛揚雲斷峴山聲咽東流之水海環京口氣寒北固之樓甲寅之報方殷庚癸之呼未諾此危機騎轉之頃正君子經綸之秋必堯舜其君民爲皐夔之事業仕官至宰相初非羨公主卷冕之榮端委坐廟堂自可措天下泰山之重某一寒有素百拙無庸念豐水迂儒誰歟待國士以國士拜杭山大造幸甚爲門生之門生叙分饒諭托身造化一瓣香爲曾子固實受賜於歐公新進士

謝馬裕齋孫嘗與惠於表餘況今三賢之謀政是必二般而用
人自慚竊衣鉢之餘又獲固既陶之下葉子昂俞光清德上
屢形天語之褒王出君更不出他門深有賴化鈞之造

賀憲使李肯齋除將作監兼京尹

奏最憲臺陞華匠監商邑艱之為準則於四方師尹嚴之尊
觀瞻於衆望神京增重輿論歡馳恭惟官識貫古今名隆宇宙
家傳忠正宛然乃祖之服學有本源豈特厥子之肯播麾
節屢持之後縉紳爭誦其名嘗記執事於西廡之時曾舉大
易為先帝之告其議論每根於理皆家庭所得之真謂以九
居五以六居二位各當之卦十有六其卦宜多亨利而二五
之辭多艱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其卦宜
多悔吝而二五之辭多吉蓋以君道以剛為主不患其不剛
患無柔以濟其剛之偏臣道以柔為恭不患其不柔患無剛
以裁其柔之溺使伊川及見必言此學之有傳儒談齊復生
自謂吾識之未到矧今魚水一堂之會雲龍千載之逢少焉
輦轂之最聞行矣晏旒之柄用盡推行於所學大經濟於明
時其於輔君德則必能以高明柔克者見之條陳其於盡臣
道則必能以沉潛剛克者見之施設以弘祖烈以展忠忱厶
拆鐵短才濫巾末第立身行己惟知實地之可遵洗手奉公
粗謂仰天而無愧初筮二水之戶誤為兩臺所知遂為宋陵
紫蓋而来得從紅蓮碧水之勝湖南之幕多有客有愧諸賢
冀北之馬無留良尚祈一顧[redacted]甚[redacted]景星鳳凰之覩或可為
明月烏鵲之依遊鄭公之鄉既稔聞於至德為肯齋之客猶
不負於師門

賀吉守倪儆齋兼倉　省闈座主

侯瑞春華庚飾陞華帝曰大江以西執司民令公為良吏之
表有儒政聲詔南九天雖雷一道其官所立願民之卓爾甚
氣孟軻之浩然科第非為求温飽之圖學問直欲造聖賢之
地三聲雷繞鴻臚殿上之傳五色雲呈大史奏榜中之瑞
試以本朝而考執種甲科之稱在元豐則陳瑩中以鯁直名
在元祐則胡康侯以剴切對俱以三名之雋卒然一榜之中
冩之汗青斕然忠赤仰惟執事卓繼前脩嘗伏讀所庭大
對之篇實為累科狀元之冠謂時哉不可失而幾者動之微
愛治世則以年穀粗登為行安警明主則以邊境康寧為當
慮以言乎正朝綱則歸之於去例用法以言乎強国勢則歸
之於括屢取輕鄙視公孫弘使之辭实過董子迂緩之說儻
使見對於大用當能盡展於宏猷試行前日之所言詎止今
日之小補而乃康取郡符而出荐膺使節之榮載惟庚臺最
係民所恍昨淳熙之際適丁浙東之飢維我方公欽哉帝命
念民生之未遂知宸慮之軫憂謂一道所係莫重於常平而
七事之條皆關於民瘼或言流移之當卹或言檢放之宜先
或言五等之選吏者當免歲租或言上戶之減價者合行當
與遠取富鄭公活飢流之法近述趙清獻行賑濟之規凡當
時修荒政以聚民蓋其學為生人而立命慨先儒之既往幸
美意之可尋矧今水旱相仍飢饉猶有烝民乃粒邦作又孰
與奏艱大田多稼穀不稔詎其發廩敢以紫陽夫子望吾儆
齋先生某學海涯如士林芥爾舉子戰春書嘗誦聖天命知同
列之詩御史肅霜成喜附淫翁稱監試之句雖顛其周厥之

四舉猶幸而忝竊於乙科初筮零陵訪漫郎三吾之迹早秉
橫浦尋濂溪一脉之原謬蒙部使者之知俾玷邑大夫之職
其奈嗟非子賤賢不安仁敢不於催科撫字之間留所謂先
後本末之序惜是出門墻之舊尋然觀綸綍之新東坡乃歐
文忠之門生既夙蒙於陶鑄昌黎為鄭相公之屬吏深有賴
於帡幪

代王憲付賀蒲溪入察

光奉丹綸肅持白簡龍飛天子重六察之專權烏府先生新
一臺之風采縉紳聳動殿陛尊嚴恭惟某官孟氏之氣浩然
顏子之辛孚爾有犯無隱何問宰相尊諫官卑獨立不群所
謂舉世濁衆人醉噫若予采節在王庭仰觀法筵第一義之
陳太師御史總百官之職易於排擊赫然奮勵蓋揚前一碑

正直臣子慷慨極言之地然天下多事始為聖哲馳騖不足
之秋況於今皆曰粗安而大勢亦云僅定時務極論似不煩
岩叟之力言逆侍戰兢物何待劉摯之太激然而安者危之
伏泰者否之招有絕人之資而無可畏之防先正所以為明
主慮建久安之勢而成長治之業亦有識所以為世道思夫既
抱憂君憂國之忠而又遇明目達聰之聖一士諤諤百寮師
師矧今樞臣即公同譜首開言路之選等是科名蹈栢臺之除
居然英武孟聽直聲之著旋躋宥府之榮源流本出於一家
事業相輝於兩地自裹行操政柄將並美於堯俞由監察踐
台階且匹休於傲仲仏驅馳所至覆幬是依觀御筆之新除
激愚衷而深喜乏子駿福星之譽正欠一句誦山谷纖補之
詩幸寬三尺

代南安守賀洪雲岩尹京

顯膺帝綍坐鎮王畿仰京邑之皇皇壯哉天府瞻師尹之赫
赫知是雲岩除目一新輿論交慶某官家聲忠赤學力老蒼
泰山北斗之材名金鐘大鏞之器質直踐實發居實重諸老
於咸淳忠言嘉謀直欲尊今而先舜嘗考先正序於潛諸
洪之譜乃知名宗同鄱陽一脉之原不特婺之派系而同掾
且均此簪纓之盛兩家父子衣鉢相傳一門兄弟埒應虎奏
然乎齋之後尤盛忠宣之美得專君者季方當家翰先乃
今伯氏即日盤洲矧惟衆大之區尚煩經濟之手邦畿維所
止屹然吾國之尊安商邑赫厥聲可以他人而彈壓伊欲淬
四方之壯觀其可無一代之名流厥今朝廷清明輦轂澄肅
宮禁無私無官索之旨權貴不闖千擾之風此包孝肅得行其

志之時而歐陽公難于以私之日上之所以臺擢吳公其舊庸自京
尹而參[illegible]權務之故與由開封而拜宰相適此殊恩

代賀吉守趙端齋除江西提舉

皇華與庾紫詔揚庭帝曰江右之民方競困極卿為廬陵之
守乃以最聞不易地而建臺親自天而錫命屬吏聞風而起
畏部民舞手以交懽竊惟庾司最係民命自李悝之請平糶
耿壽昌之奏置倉正為便民而設自時厥後
此意猶存或號常滿者蓋取儲積而有餘或曰永豐者意在
充裕而不竭武德則以義而置貞觀則因社而名至我本朝
重爾民食置場而糴則始於淳化增價而斂則本於咸平以
慶忠為政則嘉祐之至仁以恤歉為心則慶曆之良法雖我
文公之出時在淳熙之間挪來告訊使節將指冀上寬亦哀

庸撫字爲之君生謂常平之制實關民命之司而七事之條
允爲天下之法或言當貴賤於檢放或言當厚恤於流移或
言上戶之糶價者賞典未行或言五等之還災者歲租當免
至述乎招徠曆未歷陳乎誘致海舟為貢而奉行不虔者頗
以奏劾閑居官而老病無能者請以揀汰法惻怛而能愛民
者輒以權攝用材力而堪任事者不當以常法拘遠取趙抃
賑荒之遺規參用富弼活飢之成法蓋以關雎忠厚之意安
吾鴻鴈離散之民是以盜賊不起穀價不貴當存飢之歲而
獨浙東如有年關市不征渠梁無禁當急賦之起而獨浙東
無橫斂此皆得司徒聚民之政豈特係皇華于隰之光真一
道之福星作九天之霖雨若然則朝廷之委寄夫豈在常程
之煩簡上官志大而氣剛才高而識遠見諸議論漢忠獻之

更生作賦文章唐詞華之李白早袁瑞芝之最又聯王尹之
班上春方陞朝論惟允紫薇紅藥宜晉陟於穹崇白署青原
乃尚煩於管領市方時於傳績民願借於我公俾龍暎於周
倉用飽恩於漢節依舊棠陰之蔽芾聿新綵戲之光華矧今
飢饉方殷新陳未續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果何道以致祥思
溺由己思飢由飢當視人而如己猶幸所在義倉之積不如
其他公廩之虛大田多稼穀不穰而此豈無於積粟我庾既
盈盈廪維億今焉尚可以發棠不亟救之何嗟及矣敢以榮陽
夫子望吾鏞齋先生如其者不肖無聞里閭抵陋屢黜於有
司而不改尚期柔硯之磨四舉於吏部而後成有愧韓繁之
弃墓闕綸綍孱在門墻愧賀厦之已遲幸摳衣而于進敢
懇切而述先儒之政然後師依而及此身之私 云云

代賀臨江守江古崖到郡　趙將仕

光膺簡檢榮領大符上念大邦誰可任承宣之責必當遴選
正有資撫字之功和氣先庚而巳乎惟蔣旁達而交慶弁官
才高而識遠志大而氣剛絕似乃翁僉曰父前而子後仰惟
伯氏所謂今人而古心此家學之相傳爲時流之景仰朝家
重之爲天球夷玉天下目之爲景星鳳凰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玉霄洞天豈態風日閩皇福地却愛江山然而黃霸守穎
川於承平之時信臣治河南於無事之日不過振摩而巳曾
無弭理之難維今清江非昔樂土粵自干戈之後遂成瘡痍
之場安牟積之業者不無望於撫綏集鴻鴈之澤者不無資
於還定市井雖漸復而無蓋之民猶露田野雖粗豐而恐飢
之慮尚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曷日脣室家之慶

七月於秀八月剝棗九月穫稻何時遂耕鑿之權因思累政
以來詎擇賢侯之暨王留耕之講求民瘼極力救荒張松山
之請兌積皮爲人除害此二公所以巡歷要地而一郡所以
指爲更蘇白非我公嗣繼而哲行師歌騰於襦袴佇看寵錫
於絲綸某閑逼最迂讀書亦能繼思昔我祖嘗忝司宗愛分符
裘易業策君俾同帯布力加以爲果之工妄希科目之華
不陋詩書之澤家聲雖亦每思家學之傳世祿繼榮猶望世
科之繼不謂濫叨於秋貢至勤送上於春官奏賦入明光之
宮豈敢忘於妄想出門問長安之道願指示於榮途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淀刊行

啓事

通賀南安守周竹友

先府君詔來領虎符試敷周行誰如竹友肯來屢爲夢梅兄此君請哉斯民幸甚其官以真實地爲踐履於知行處著工夫其學閒洛老儒宗其文章號大手筆賦等兩都而上突過孟堅詩自晚唐以來絶似賈島亦既螢英於壁水久當接武於玉堂而乃嗇視九邊庶取一郡維今橫浦乃昔名邦曾廖先儒之肯來遂脉斯道於不朽俟今庚止士何幸歟不特理學之有傳抑且譜係之同出然嘗推義理相先之地胡尚有冥頑不靈之風最是通日以來不勝良民之害嘗以先漢而考居多良吏之稱然而黃霸守潁川於無事之時吳公治河南於承平之日不過撫摩而已曾無平定之難矧今綠林之擾轄寧潢池之警粗息盜亦有道或者激之使然人而不仁胡可疾之已甚然過於姑息則易流於縱必有所好惡則斯謂之能要於春風和氣之中加以烈日嚴霜之峻將見以戍而鋪德自能易澆而爲淳鑄鐵成金鑄頑成仁彼豈終於梗化賣刀買牛賣劍買犢宜各遂於安居竹侯最閑即膺表擢言觀帝綍促入從班某幽海涯知士林介爾四舉祈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對盡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第試

書生謝命歐陽子不放其出頭雖諸老咸惜其遺材然一命皆可以得志矧笙零陵之户濫爲幕幕之遊歸而再調於銓曹甚來司於獄掾匪藉二天之宏覆其能一日之苟安竹快鷹隼之隮不勝燕雀之喜周公報魯國之政即膺人札之召還王勃記滕閣之文或者寸長之獲展

通賀道州守揚尚峯除江西倉

願被宸綸將明使事洗清東廣昔騰提刑雨之歌臨照西江今幸使者星之至觀瞻不遠風采維新某官其道則格物而致知所學乃尊王而黜伯傳孫明復不傳之秘衣鉢此經於胡安定宗發之言奎踔其解舉子業特其餘事大手筆其雖爭衡卓然以春秋而名家宜乎爲學舍之高選憶昨守春陵之日以身爲吾道之宗謂上天崩儒生賢哲於此邦其初意正欲闡周子於來世俛式先覺開我後人乃再闢於書室遂摩興乎祠宇新廟奐乙奐斯所作人以爲濂溪之生奉山巖崇巖魯郡所膳士者曰高峯之賜不特爲作成之地又且無教養之方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特後儒宮之盛有餘其香有賽其積仍豐來廣亞之儲廩初養士止二十員其間爲田僅一百畝公力爲之歲拓士何幸而家成授孟子室而養弟子以萬鍾廣哉教育付仲尼居則曰先王之要道多所講論至於西江持節之時足又先儒爲憲之所式敬爾由獄即襄時争南安之囚自以爲不究猶前日辨分寧之獄何我公之官歷皆從哲之舊迹如此祥刑食爲得元公愛人之意兹焉司廩又將舉老尊肯政而行時維淳熙公持使節謂一路之命乃常平所係此七條之奏爲天下而憂矧今歲歉相仍民飢猶有

額以浙東提舉之政福我江西諸郡之人竹侯勳庸平晴法俗某士林芥爾學海涸如少習詞科未免為陸子靜楊誠齋所鄙歸未理學未易造程伊川張橫渠之門每嘆迂回場屋之間惟知刻苦燈窗之下四舉石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對盡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奈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其出頭雖諸老或惜其遺材然一命亦可以行志初筮泰陵之尸濫為墓幕之賓歸而再調於銓曹凜其來司於獄掾匪藉栟櫚之庇能無踈瘕之憂以石生為媒溫生為才儻一經於題品如伯樂不顧匠石不覬果何賴於提撕

通江西倉楊高峯除憲

眷隆丹㫖光被鐫衣自汝水而贛川屹兩臺之峭峻由庚司而憲節舉一道之觀瞻除書方兩於九天輿論已當於列郡某竊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看工夫比乾淳諸公簡樣人品衍濂洛五派吾黨宗師帝曰在大江之西誰能任一道之責要必得朱紫陽浙東之政然後話富鄭公青州之民我馬維駒六轡如濡爰重諮諏之寄鴻鴈于飛百堵皆作果收安集之功既績用之彌彰豈斯今慕之敢後乃今持憲而儀建臺雖明刑司臬之殊然為民立命則一禹思溺者稷思飢者固由惻隱而推皐曰殺之堯曰宥之允體忠厚之至然當考華貢之為郡不能無溪峒之可虞萬貫年國不終於梗化好人怨讟亦未易於革心惟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將見以嚴而濟治合皆化盜以為民佇看奏最於霜臺非久催班於天闕某賦才甚短議讞非長念刑其無刑此帝世好生之德而辟以止辟亦五刑用法之仁固知恪捐

尺之嚴詎每有寬一分之念匪藉栟櫚之庇能無蹺瘕之厄况風荷於知音豈迂同於屬吏雖大梁小桷無所取材然舊發遺簪詎非君棄所以得聞於異渥為之深激於賀悰除江西提刑而收平寇之功即挺稼軒之召命為南安司理而宥折獄之譽敢云薦茂叔於公朝

通賀江西憲吳恕齋建臺

恩疏天闕榮建霜臺肅座恤刑特重憲綱之寄伏輕察吏幸依德字之光郡民舞手以交惟屬吏聞風而起畏竊以諸道詳刑之職實為本朝立國之基惟仁於雪活而後能體祥持之心惟能於督捕而後可副熙寧之選欲稱九重之隆委必須一代之名流自非我公時克是事厶官材名於赫德望斯煌其主知玉雪之清纖塵不染所負乃棟梁之重大任可勝卓然吾道之宗允矣公朝之望若學問之正大與詞藻之英華上覩姚姒下揖莊騷該貫群書之奧高摘屈宋濃薰班馬撰為一家之文自時歷仕以來旋步耳衢之間左右司學攷學祠典故具存天下事盡在邦曹識任彌重使有心於求進則何官之不為久應入侍於冕旒胡乃尚持於塵節帝曰江右十一郡之廣誰與澄清公奉天子尺一詔而未正貢欽恤上以體當宁好生之念下以遂群黎觀德之心載惟名門夙有家學蓋以三百篇之作皆老師宿儒所未言十二國之風有先王遺教之尚在今也以得於吟詠者採民隱以精於討論者為吏師強暴之侵則知穿墉之奸所當明刑政之苛則知發風之雅所當正讀行路之章則必能如聽訟之召伯歌泮水之什則必能如泮問之皐陶宜岸宜獄則小宛之詠固已

深於講閱無罪無辜則巧言之詩固已熟於萋貝錦還我設
辭追我偽斷能明辨於是非周爰咨度周爰咨諏必也洞知
於利病此乃家庭之教詔與夫師友之見聞第以輔佐之才
經綸之學自合即躋於紫閣詎容尚滯於繡衣行矣絲綸升
之庸爾以展致君澤民之志以宏開物成務之功某文字處
無姓名蟣虱簪纓刻苦惟知厲志於螢燈老硯塵穿豈謂吞
名於膠擾冒濫干祿拙甚謀身幸哉一旦之遭逢有此二天
之覆幬尚祈容察敢致賀投望夫子之墻行即仰瞻於數仞
依栖德之屢賴言大庇於萬間

代通賀陸雲西除江西帥

九陛鵷鷺千連宅牧天子衛中國撫南紀之上游元帥秉雄
圖建西江之大閫金湯鞏固旗幟精明於惟華宗厥有碩望貫
以新語著稱以文賦名胸蟠萬卷者有書簡之獨章釋五經
者貫玄學之邃詞翰固稱雄於當代學問亦見重於時流俱
未若唐在貞元之間府有宣公者出嘗試觀其大略真允合
於明公起詔草若湧泉曾作禁垣之遺臣學士皆閣筆嘉高
詞藻之工固取奏議而觀有戚今日之事君德雖無於差失
政術猶過之語不可不陳國勢未至於阽危居重馭輕之策
不可不審以言乎財則田里竭誰與陳大盈之儲以言乎兵
則禁衛虛誰與論神策之戍爪牙得官而名器濫間架有稅
而賦斂興吐蕃尚敢陸梁漢備之不可踈者所當慮盧杞未
聞則寬智術之不可測者所當防苛刻之政雖未聞或謂其
恤民之未至猜忌之迹雖未著或疑其待下之非誠苟居中
樹督之無人則多事艱難而誰責今也以鴻儒之材而審翰

以演綸之手而經綸於枚用詞臣蓋以得君志重元戎閫寄
府尤高制敵之謀亦猶抗守西陵吳猶有所恃而固遜在南
鄙黎人不可得而侵使威聲震于大江以西則外敵自是不
戰而壯然而福一路幸矣澤四海謂何匪伊茂著於外庸豈
止復為於內相某官蓬萊道山之人物楚澤雲夢之胸襟行
本今天如鶴露霽月光風之象文追古作有加陽春白雪之音
嘗以識系而求諒亦嘉興之裔既有同於氏族又俱入於禁
林所遇之時雖殊此心之忠則一蓋明上我后非可與德宗
而並言而襄上王臣豈肯使穀輿之專美所以水心取其忠
以鄭公而學則過東坡謂其才如賈誼而術不踈誠斋以大
勇稱徂徠以能諫許剛敢謫言其大節不復比數於其他如某
者不肖無聞至愚極陋自揆叨恩於延賞愧非學古而入官
昔嘗從諸老先生之游皆予其進今又在門生弟子之末何
幸斯遂列璧書嘗屢於鶚薦於那弁允為於際遇一編策售
有慚露簡之留心四舉蜚英殊愧龍門之點額以樸樕之流
而曆學有能移之譽以斗筲之器而蒙材可大用之褒感極
于中名淺於賁春在門墻之梓喜隨綸綍之新少攄賀履之寸
衷猶類振木於文席鄙忌循蹤再叙飯依烏大夫出師河南
援溫生於幕下裴晉公董師淮右辟韓子於軍中敢以此身
投之大造江西陸子靜幸依當代之名師河汾王仲淹願續
斯文之餘脉

代通賀京尹李肯齋

參最外臺疏恩中禁邦畿民所止正資彈壓之才京兆政如
神妙揀精明之尹綸言一布輿誦四馳某官維岳聲名肯堂

[illegible]於道造乎孔孟顏曾之奧而文薪若歐蘇韓柳匪
節庶幾于後冕旒孟重其名自簡注於先皇俾馳驅於近甸
謂人情莫不欲安莫不欲逸必使臣周爰諮度周爰諮諏畀
以寬綱蘇之慶節蓋司廩祥政之寄乃為人立命所關阜白
殺之荒尸有之勞勤重難之與禹思溺者稷思飢者推行拯
救之仁既績用之彰茲屬蕭庸之敢後嗣聖方新於臨御神
京要在於潤澤必得韓維包拯其人俾任王尊張敞之職商
邑翼翼為[illegible]於四方師尹巖巖徧視瞻於一道盍循宋業
即遣循良[illegible]刻苦茅簷叨應桂籍杜牧第五人賦慚聲律之
未工張繼[illegible]伏經緯科名之非稱嘗誦劉元城看除貫之
語遂滋黯[illegible]女延司牢獄之官此心惟務於求矜凡事敢言於
朔尤嘉[illegible]朝立法未嘗離以三尺而先儒嘗謂性嘗寄之一
分析因莫湯之未[illegible]仕所慚之託雖紛虛之是懼有恩惟倚之
可依方千[illegible]首田王畿既在走趍之列得窺閫庭天下尚祈容
察之恩

代通賀吉守王敬巖燕啟　宰相王淮之子

紛旨天漢綿瀣星馳秉玉節以建臺風霜一路分銅符而作
郡雨露[illegible]生郡民舞手以歡呼屬吏委身於歸向嘗考皐陵
之[illegible]祈佇[illegible]良相之秉鈞其節操剛方其學術正大其與大
藩則政事[illegible]於寬厚其多奏疏則議論主於和平逮夫疇咨
君時登庸[illegible]之[illegible]惟圖任共政入而鈞軸之司每
取周史而[illegible]撫如相業之盛咸有一德允釐百工上以天變
為憂[illegible]則[illegible]言乎寅畏上以民生為念公則備述乎飢寒論
邊備則謂其廢而不修論人才則惡其附而不刻論風俗則
歸之於[illegible]名核實論[illegible]則歸之於[illegible]處深思用能振起治
功翊扶君德因以方今大勢揆之在昔先朝蓋有聞孫克肖
乃祖恭甫超群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沖咳唾成文陣馬風
帆之筆詠神滿腹冰輪雪柱之清自登膴仕以來即盡要津
之立雖徘徊於州縣已顯著於聲華良蓋分符感受寬之一
分之賜綉衣持斧未嘗巖以三尺之苛所至皆清而人共推
其操[illegible]而名益重左右司學為宰相與故久諳天下事盡
屬郡曹職任更重使於時而可徇則何官之不為屬吏化以
政茲乃起贖而與庚矧常平之為職寓大意於恤民帝曰江
右十一州之根尚茲然嘆公守廬陵十萬戶之郡就以撫摩
往為朕行號得君重揖山者負海[illegible]官商規利之[illegible]為廩賑
飢[illegible]由[illegible]之念於一路則幸矣如四海之[illegible]何福星
錢[illegible]于霖雨尚稽於傅說青原白鷺[illegible]之旌麾
此[illegible]閭萊[illegible]有[illegible]家之衣鉢別今天受牲於[illegible]之數誰與
陳傅[illegible]忠民生其於淳熙之飢誰與[illegible]之語誰備未
前如淳熙之同誰與陳傅[illegible]良頗人才未能如淳熙之多
誰與蓉[illegible]之聖問淳熙之風俗歸厚今則進身化之言無
其人淳熙之慨復究心今[illegible]忠力之竭者誰其任行即著
聞於[illegible]有[illegible]後由中書而翰林盡復青瑣
之[illegible]而右[illegible]之新元老遵先正之規摹
宏[illegible]今之[illegible]於[illegible]一門兩秉於國鈞魏徵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外為秉未諳東漢之名
家如[illegible]以[illegible]生[illegible]於有司而不改尚埛桑
硯之[illegible]於[illegible]部而後成有[illegible]之[illegible]居照臨之下

少保賀慶之私鳴鵲南依自喜小巢之有托馬牛下走行挽
負弩以前驅

通賀行省參政王允中

建行省府號小朝廷下一尺書演絲綸於北闕提三道印合閩廣而西江牙纛攀林臨耄倪呼舞竊以明夫樂賢參政乃成夾輔之勳丞相董師集功爰重專征之責非小事任要大僚當必惟其人乃副茲選某官丕天儒績貫日精忠蹤帶鞶袠有兩叔子璿志桓曾又一召公歸然廊廟之重臣出則詩書之元帥如我公者其斯人乎於惟吾宗居多名世南為直溪相濟有伐吳功此特以其顯言固未暇於枝數迨至屯晉而後延及江右諸郡或揮玉麈之清或擅瓊林之譽或比之為鳳麈外物或望之如神仙中人風流如逖少者多事業惟茂祖而下其派又傳於汾水厥初皆出於太原蓋惟我公之聲獻足證故家之文獻有公輔器則所到當超於覽作賢臣頌則其文不藏於蒙蠹當以仕國而顯何莫非常家之事茂林脩竹崇山峻嶺群賢畢集往年嘗訪於蘭亭落霞孤鶩秋水長天逆興遄飛今日又臨於滕閣遐想康婆於研記方將陪續於家譜顧惟肖人得忝華胄昔丞相旦愛狀元曾非特以鼎業而相期蓋亦念譜系之同出此周人所以異姓為後而大易亦曰同人于宗出婺州之派而兄庭堅本實同於家譜非錢塘之族而叔羅隱蓋嘗恭於詩名

古豐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啓事

謝前丞相大觀文江古心舉改官

起者莫於綠野正切嚴觀轉生意於洪鈞遂荼桑之辭某天生成之賜有無窮感激之私敢以寸丹寫之尺素竊以師播而稽首仰于嶽府以攄忱嘗聞宰執之退閒宰輿朝廷之樞要若稽前代有大議則諮于家迨至本朝雖歲與亦得而薦始者五台之限今為三削之拘昔乾道間有洪景伯以侍游之祿二十餘載凡篇舉於朝八十余人今觀上天者七於壽俊之必其心意源上於人才之地今存均為舊稱俱處部陽侯吳之地顧見好賢之心尤切烈行矣再登於台席則于然又播於化鈞以期覓賢之資先入陶鎔之造伏念某志雖刻苦材隨喙為雄笑揚雄自分為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卿相請為禮為之年不過俗吏而已若韓蘇素守頗能堅食淡之心況範籬所限亦嘗闡作賦之事不待控飯投之請翁然稱除選之奇人皆言樂爾所知或有知而不舉世固有求而不得今則得於不求華哉遂為之別上從如萃老監塩倉而但蒙與士之稱至若仲淹常而溪而僅得發運之薦是皆常事未足奇逢眾著瑞名於公家之中厠跡趨材之列竊惟今世為人容者皆曰門生某欲用才有宰相而為之舉主因

稱薦比伴企前修李推官拔奨事之與衆見知於德遠陳蕃
爭論識源之弊夐取重於蘇公此皆上宰之見知正與今日
而相似其如凡陋曷稱品題姓名因踢表以九賓蔡傅登龍
門而百倍偶叨末第有慚科級之褒騰躁乏寸長深愧吏能
之膚敏何所守而有廉謹之譽何所學而辱遠大之期雖先
生相與者仁義之言然君子所恥者聲聞之過某官四朝元
老一代宗師出處合大易之宜仕止當夫子之可巨川舟楫
大旱霖雨既全濟世之功上天宮貫平地神仙復取隨時之
義緣欲適牟揄之樂其如勞兩杭之思嘉關號渥於旰廷韜屈
往蹟於巨鎮春惟湘水更於長沙在先朝曾煩寇平仲之來
於近代又辱周申國之至第開抹秩雖容舞袖之回旋會即
詔還佇看衮衣之入覲方具謙叔於對菲薄錢可備於楠椽
茲敢不求堅乃心不易所守無益驕於驚鈍期仰答於鴻私
史課固除觀文每欲法陳襄之薦士趙忠簡遂相位尚祈引
明付以登朝

謝江西運副劉安撫舉職司

時安撫自廣東易節江西道由南安因致版授

不免躁進之譏判上乃居首選

當幕從紅曾依巨屛識司披白豈比常員備陳感激之衷仰
荅生成之造嘗以日昔門生而考蓋有終身舉主之依正仲
為康節所知蒙特薦而即除中秘出君吳本魏公之客更再世
而不出他門蓋飢則傍人飽則颺去者特世俗之常而入以
事之又母出以事長者乃子弟之職矧于日麻如天之覆俯謂
此身果何地以庸瑣自期而屢屯於臨在上伏念某賦材甚短

謹嚴非長念帝德好生非得已而立法而人情欲壽豈不幸
而麗刑惟有寬之一分未嘗嚴以三尺自顧夙歸於此治其
如未能於選坑嘗愛前哲鄙甚小兒謗疾走又思今世或謂
丈夫當雄飛所以急於版授不自知其迫切黜兩何如吾與
也取其無躁競之心由也兼人故退之亦姑示抑揚之意匪
終伊教庸玉于成自滿來聞玉石之箴吾過矣吾過矣如繼
此背門墻之訓天厭之天厭之豈謂包荒而不遐遺與人而
不求備鶴飛三遠方嘆無依鶚薦一書肯蒙送上乃知君子
愛人以德先生與言以仁以疎拙之庸而許之以學家文清
以淺陋之識而期之以才高志邁悦有益加所養敢云可大
厥施厶官人品一代之宗師學術六經之閫奥松廳執法天
家御史之不凡芸閣分香瀛洲學士之妙選今乃以經濟群
生之手出而司澄清一路之權嫉貪吏如嫉寇讐護善類如
護桐梓可憐鄭谷更教何處獻篇章忍使孝標飛向誰家傍
門戶遂令鬼竊復入鈞陶其敢不圖報洪私力堅素守一之
為甚其可再自知取數之多二猶不足如之何尚賴成終之
賜

謝兩浙運判朱出友舉改官　文公嫡孫

京銕司薦自愧駑庸冰清衆材濫叨鶚薦翔為他人之客易
而登大賢之門難蓋緣嫡一脉之傳有尚友先生者在凡經
題品於粲光華嘗謂委命於人者固後進之常擇主而事者
亢大節所繫人如晏同叔范仲淹始出其門世有歐陽公蘇
子瞻乃為之客況一家之文獻又萬代之宗師恭惟明公克
肖先哲所以及門者衆而皆為受業之徒尚論諸生雖今世不

多癸元宏以無忝弟如乃祖得一王力行此懸所以為振起
而来其意實勈與奔競并伍伏念某志雖刻苦才極迂踈初
筮零陵訪濂溪之生處再遊横浦遡伊洛之源頭茲叨右浙
之底條又拜考亭之的嗣允動與師門而相值亦似於道學
以有緣比修執贄之恭荏叨外堂之顏即之也温聽之也厲
不皆門外處之長懿之斯来動之斯和又覺座上春之滿每
記實從周之述備詳先夫子之言謂耿鎮江嘗漕兩浙二榜
在客位甚好深疾干求屢更有政績可稱自嘗薦拔剡飛輓
之權既一而廣訪之地又同宜乎遵祖訓而行幸甚為鯫生
之遇獲被巳久偶焉儒級之登囿於奔者多敢謂吏能之著豈
堪撫字乃辱薦揚然而得攀附於師墻雖以比尋常之剡牘
懷衷希寵罷鎮某郡官理學淵源吏師標準雖持飭節性

知體本躬有道之辭懂進經筵又將舉誠意正心以告悖守
家庭之舊卓為人物所宗以先師舉用有才之心為今日激
勸後學之地遂令崽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謹操修勉圖稱
塞辟如為山一簣止不無資培植之功其不及泉尺寸間尚
有望挈提之賜

謝戶侍劉斗岩舉改官

地官公舉素推衡鑑之精天府底僚遽辱菲葑之采拜貺大
作成之造有無窮感激之私敬以寸丹寫之尺素蓋嘗伏讀
鶴山先生之集真有前朝諸老之心欲以司馬公之薦士編
與夫呂文穆之夾袋冊並正獻之掌記陳恭肅之薦章會文
靖公議之雌黃虞忠肅翹材之紀録梓而成帙名曰達賢因
以知士夫行已用世之方亦且見先正為國儲材之意不閤

今日復見古風然而所舉之非賢或者大人之得謗伏念某
纔無學問頗識廉隅讀孔門舉爾所知之辭當安宏分保伊
川求者不與之戒寧事蹤圖自宜甘恬退之常豈可為奔競
所化嘗攷古人之汲引非如後日之干求栄安世者以不通書
為恭陽者未嘗識面今乃頗移於素守至於無恥以自媒豈
知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人如晏元獻范仲淹始出
其門固自惜人品之不同然景慕師尊而則一不待控瞉投
之請居然蒙特達之知燁然衮褒為之價壹何所有而獲鄉
閈推予之譽何所長而辱器識端重之稱雖先生相與者仁
義之言然君子所耻者聲聞之過其官道尊斗仰望舊巖嶠
司徒兼五教而數豈專白利宰相由左遷而進斷自此升匪
伊峻苗菲紫閣之遷方且兼赤箭丹砂而取遂令庸瑣例辱

甄收某敢不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彈於駑鈍圖仰答於
鴻私劉華老薦光俞皆一時之遴選王嚴叟事魏國雖再世
以家恩

謝刑侍檢正常蒲溪舉改官

龘曹竊稱自愧踈庸宰旅薦材誤蒙甄録拜春風之披拂大
厦屋之栟櫖感刻肺肝恩淪肌骨敬以輪囷之緼寫諸竿牘
之中竊以本朝奏舉京官無一定數淳熙始詔歲額止七十
員艱哉一改之難必也五削乃可此一職司與四常員之舉
在諸選人為再及第之榮不惟通籍於金閨亦可進班於王
筍合此最上浮屠之顏真有禰人成佛之恩儻或一簣之虧
安有寸階之望伏念某志雖刻厲材則迂踈自航宦海以来
尚窜選坊之苦少不如人今老矣空壁歲月之蹉跎道之將

處如命何紱重湮功之感慨賤甚盍人之職都哉佐吏所為每恩斥鹵之司實任煎熬之責幸勃蕭頗慣粗能堅食淡之心矧箕裘所陳亦嘗聞作鹹之事因仰思於先正固有屑於是官至老監衙倉而得學士之稱仲淹掌西溪而蒙運使之薦至若陳推務論鹺源之弊亦取重於雍公李推官拒筴筆之興且見知於德遠遂啓覬覦之想仰希造就之仁身然力抗於丹忱或者俯垂於青盼離驚鳥之群而騰一鶚莫雖五判之齊詠騶虞之什而發五犯豈謂一朝而獲何所能而譽之以學力雄贍何所養而許之以性姿粹明燁然亦發為之傳宣公宮宏深而肅括愷悌而慈祥念惟內惟貨惟來當嗇克者有五事而無言庶獄庶慎戒勿誤者凡兩云深懷以辟止辟之思能致聽訟無訟之化至於以穿掾而通知三省之政以銓曹而公持九品之衡匪伊峻黃奈紫閣之遷亦且無赤箭丹砂而取詎斯庸瑣例辱陶成某敢不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殫於駑鈍期仰答於鴻私諸侯薦人與之諸侯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衆人遇我部以衆人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敢負此恩

謝浙西提舉倪放齋舉充文華科

初舉改官削至舉自已足選繳回改舉

斗下光芒企晁董倫魁之彥天邊剡薦卦游夏文學之科方自慚銜卷而還忽又拜衮褒之寵感甚一之而至再難乎二者之得兼輙陳狂斐之章端寫輪囷之謝當即薦舉諸科而論無如文華兩字之榮必其人之卓犖爽而所學之汪洋磅礴自先秦以來未見之典籍何書不涉於胸中由柳開而下一瞬乎綸綿其筆獨追乎古作亦然後可以當士衡作之譽可以擅孟堅搞藻之名必若而人乃預茲選豈屑庸瑣亦未為揚伏念某以老門生逢舊座主詞非明水誤為陸宣公所知文不阿房嘗辱吳武陵之薦昨者偕申於學牘初非求售於門墻有此殊知居然送上自惟凡陋已叨五鶚之薦飛又拜吹噓幾若六鰲之連制乎奈合浮屠之顏遂還合浦之珠縕衣宜改為芳薦辱品題之賜黃紫文在中也佩無縱縞衣長況造物所忌者文人之名而聲聞之過者君子所恥少年氣壯固嘗慕李白之花老去才慳似有奪江淹之錦試以昔人而較孰擅宗工之能合二晉而言惟陶淵明歸去辭自三代而下獨諸葛亮出師表至若范文正岳樓記不能免小說之譏韓呂黎聖德詩猶且議少時之筆以鄧公甫過錢塘所作而或謂其七分是讀以蘇東坡記實和之藏而或謂其一字未安不然明允者猶短於詩妄議乎固者大工於韻如此而俾膚淺之學而著作之科是凡物而儕之鳳麟下乘而得以麒驥詞林之雋非一采詠人物者不能館學之需必五色雲科名然後可其官道任天下之重身為人物所宗謂董試別開曾放此人一頭地之出豈掄材當道不思昔時好腳跡之稱方且推廣盛心獎進後學遂令弱質例拜美褒然而華藻之勝者一意之華辭評之工者世道之薄仙惟當講求至理剖落陳言文章於道未尊敬誦后山之句科舉之外有學當求擬之所云

謝湖南憲胡蘭齋特薦八士

貎關四門丕闢招徠之道周有八士例蒙吹送之恩昔已中

一紙之春風令逢成兩華之秋月濕身受賜拜手循牆若怵嗣皇纘服伊始明詔百辟求賢爲先咨爾二事大夫及我有官君子各欽乃職爰舉所知其培植人才則有取乎咸平之初其涵養士氣則景慕乎淳熙之盛大者光明俊偉小者正直靖共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聖天子既旁搜而傳采大木爲杗細木爲桷賢宰相又並蓄以兼收盛哉古風見於今日某辭惟嗜古樵不入時每思父生師教之身當佩聖經賢傳之訓惟知樸實人每指其迂愚狙守厖勤已何求於知遇誤蒙甄錄特與吹噓豈期牛馬走之微得兼魚熊掌而取以木強之拙而許之以操守甚介以膚淺之愚而予之以才學俱優嬋乎華衮之褒寵其緇衣之意厚知固厚揣分實堪雖公舉非私僉謂可齊於元凱然諮才有愧恐難並美於隨酈某官廣大包之量以容人持謙柄之平而稱物凡爲皆方廉恬退之士張中心定之知人所引多公正忠厚之流韓琦公之報國遂令崑璜更入陶成某敢不思稱所蒙益堅此志甚不移於素守期無負於殊知大臣法小臣廉當體父師之誨鄙夫寬懦夫立須堅節操之持

謝湖南倉李亨小舉從仕郎

烏幕綴賓萬間廣厦鶚書爲士一日九霄遇蒙特達之知不啻生成之造謹按選人奏所須舉削以寸升當考力職令之制肇始於建隆而選人始定於舉負自職幕之薦申明於景德而選人尤嚴於舉主所以三紙關陞之限有甚五削班改之難於是契好綢繆夙昔有舊者其舉曰私親故干求彼此交薦者其口互挾貴而門者家勢舉之謫惟毋以是求者成斯以舉之未若器之爲陳求所知其交以道仲淹本元獻之客亦薦公不面古風復見今日然必須於名勝始無玷於品題荀非其人或得而議伏念某一燈辛苦四舉闈闈雖王嗣宗爲狀元幾在臣勝矣之列李揚大年與貢舉巧爲丕休哉之辭大廷之親策謂何公道之晦冥甚矣然科目特一時之擢若名節乃大義所關惟自勉於此心求不負於斯世幸甚芙蓉之水蠢然先枿李之春甚壯之野非無良乃從隗始湖南之幕固多客誰在王前何所學而與之以文傳暇廬何所取而稱之以評重鄉國鋭其進必速其退豈其由捷徑而行遠乃獻斯格乃寧敢不佩昔人之訓細味嘗揚之寵大非廉頑所宜某官玉振而金聲準乎而繩直道家塋業老氏嚴宅遍歷華要之途翰林主人予畢塞御蓋掌絲綸之命仍借廣壇之重尚持使節之光漸漸之石維其高不憚岳山之峻皇皇者華遠以禮廣爲楚俗之詬遂使顧生獲歸鴻造某敢不益堅素養仰答盛心舉所知舉所不知幸遇大明於公道觀所主觀所爲主尚期無玷於師門

謝湖南憲王學可舉縣令

烏幕駿台猶萬間之廣厦鴻鈞播物同一氣之陽春曾幾寸寂之可勝乃厚殊知之甚腆滌身拜賜稽首修辭當建隆景德之間最重縣令幕職之刻其始則舉自之定厥後則薦主之嚴昭然定法之垂皆爲選人而設所以三紙關陞之限不啻五削班改之難於凡得於求售者坊舍人之門不以爲羞速於寄進者宰相之書不以爲恥曾未若內舉不辟外舉不棄者爲大公爲至正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僭非苟

容淵須得於名流始無愧於僉論苟非其稱或得而謗如蕭者譏豈不多聞道最晚一燈刻苦宋宗之窗未鶏四舉間關獮衡之差屢踬晚方末第殊負夙心雖工嗣宗為狀元幾在我勝矣之列乖揚大年典貢舉巧為丕休哉之辭大廷之親擢謂何公道之晦冥抑甚然科目特一時之羅若名節乃大義所關豈來從於紅蓮敢濫叨於翠渕既有出門下之幸何嘗送天上之紫氣剛大塞兩間於直諒乎何有文昭回飾萬物豈藻麗之敢言愧經書之罔功於賢勞而有愧感甚綉衣之造燁爲華袞之褒揆分佚踰撫惠威激厶官其業則大科異等為今之命世真儒周爰咨度周爰咨諏夙重駪駪之遣雖速我獄雖速我訟肯容雀鼠之奸然且以收拾後學為心以主張斯文自任遂使至微之嵬瑣亦皆獲囿於陶鈞厶敢

渠廿四　一十

不永佩作成盛堅稱塞豈無使人不如我同好既已辱於殊知允號門生不知恩非人誓不忘於大造

代謝判宗趙庸齋舉縣令

大宗維翰夙欽麟趾之英先生與言遽拜鶏書之寵喜踰所望感極而慚嘗數淳祐之正人伏讀庸齋之奏牘其忠勤懇切其議論和平言三老則自李而徐皆當世之典刑薦八士則由蔡而牟俱明時之洪碩或比之精金美玉或壁立之鏌鋣干將或以其真見深識而有靈蓍神龜之稱或以其高蹈遠引而有景星鳳凰之譽以節概聞者指為銀山鐵壁以廉潔著者目為玉壺冰清以良翰妙劑化有用之才以寒松勁柏言特立之操方今邊壓將人人物晨星正需若人與吾共事列之侍從則可以耕王斷國坐之廊廟則可以致君澤民亦猶王丈正再則二十人如王曾呂蒙正諸公皆重望陳古靈一薦三十士自司馬韓維而下總名流必得斯人不負所舉豈期嵬瑣亦與陶鎔謂有可以薦揚初不問其微賤某篆是駑鈍輒非工共伯氏之一燈晏希遠業克黄嚳之三賦思繢前功偶因廷賓以入官聊復司征而竊祿豈謂不遺於一介乃蒙送上於九霄職業周修有愧吏能之敏甚詩書粗習執云儒者之燦然得之若驚何以克稱某官朝廷元老海宇儒宗其學尊主而庇民其才開物而成務道原深造孔門君子之中庸封事屢陳漢室宗臣之忠鯁粵自立朝之後凡幾告君之章或歷歷乎排奸之辭或懇懇乎括田之奏憶昨歲逢於己酉時維日食於壬寅舉世莫不憂危滿朝類皆緘默惟公蹇蹇而諤諤其言炳炳而琅琅且謂其本在明德新民其

卷廿四　十一

要在存心修政戒私欲而持公道屏陰濁而扶陽明五鳳大始之遇災而責躬元嘉大興之因變而知懼治平不知去奸而釀成王氏之禍建始無以應天而屏棄李膺之賢凡空臆而蓋言皆愛君而憂國不得言則去眾三十四疏而告歸追更化之新奏尺一詔書而復起天下所望以為相聖主方喜於得賢豈惟儀上於星辰自合功成於霖雨入辭禁闥中宸隆前席之深斜正宗支外邸賴典司之重使留石犬牙之盤固即甘泉豹尾之儀還循收龍底之參卷增重墻根之楓李延雖晚出亦辱殊知厶敢不刻以昭題勇於砥礪仲由可宰千室邑此時辱劉於公章荊州不封萬戶侯曷日得依於此地

代謝惟西帥李受梅辟

某李膺之名宿已懷於皈向趁袁安之卧今獲圖於階成借
非佐幕之才端出韓鈞之造鄭陜淺陋少叙輪囷瘠以為大
夫鎮河陽首搜羅於溫造裴胥公使淮右先招致於呂恭或
降禮而聘孟容或下車而辟文聚皆所以極一時之盛選為
多士之儒稱恭惟帥閫之尊書議邊陲之廣為九重開大幕
府選辟更如小朝廷必謹詠於其人始無玷於所職孰云庸
瑣可備使令伏念某學本闇疎志雖刻苦錙鑄元陰於紙上
空懷抱負於胸中少也熔恋辛勤為狀老於場屋蹭蹬一官
自慚樸嫩之微又追桑榆之暮然功名未了毎思據馬援之鞍
釼脊力尚強猶辛從廉頗之飯雖年少未容多遜況晚節尚
有餘香第書無娩書之能又進在窮邊之所入黃茅之鄉而
作從事已是浪遊泛紅蓮之幕而為元寮最榮則上最是東

安之為郡係乎北鄙之要衝非智謀若干儀曷副典籤之選
必文章如杜傅始堪記室之除處以非才難乎善後某官道
兼文武學貫古今運籌幄之中料出丈飽之上陳破敵策洞
摸有伯紀之風不特江淮為之知名將使沙漠聞而破膽佇
看金湯之固入調鼎鼐之和况籍甚季方又世能門之科第
而謫然仲子得聯雁塔之姓名惟知修屬吏之恭非敢叙同
年之好某敢不力圖報稱勉效馳驅望蜀罔之高地之相遠
促齊丘之戍心以為期

稼村類藁卷第二十四

稼村類藁卷第二十五

古粵王義山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編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啓事

除架閣謝平章曹秋壑

司筦何官敢兼王班之綴特出有造濫叨金耀之榮拜上公
持地之章提俾生息忽暮於老朽陳歷子墨遊寫寅丹宮考
我朝故府之儲參皆當代典游之選或以郎曹而領是為要
路之津有杜起莘縣胃務而除是官有李公傳以教授而擢
是職蓋名公鉅卿自此而外非耆儒宿學不在茲則未聞屈

瑣而可濫選伏念某大夫讀書何為末投閣闒四棠硯錍錢
以亦穿未竊乙科選如坑而未脫郎某喜於騷為難乎奮
迹於官途分甘為搖落之官豈不料清華之地自材膚淺凡
事皆拳拙而為處世迂疎此第當辭東以■侯果何補於實
用徒爾負於明時黄粱累驗自笑騎車之瓶紅蓮從幕嘗為
筆研業鞠成不了之痴兒徒費曲成於先老遂令金璧圖
有微瑕第虞未贖於桑榆遽藉於新渥載惟書官文字
之任將以培植館閣之才若稽漢世之官則為掌故其在周
卿之屬是謂司書伊所任之匪輕非其人則不稱敢期屬講
獲玷選掄所簡屢空未易究揮毫之軸看書畿茂誰能闢堊
凡之穴始聞命以戰兢終佩恩而感激真為奇遇曷報隆知
某官為帝者師任天下重至三為極一身撐柱於乾坤明兩

作雛双手捧擎於日月有功再造與國同休其任恩然則王文正之明其抑僥倖則杜祁公之勇尚爾兼収於見瑣使之各效於定趍某敢不仰稱陶鎔益思勉勵謹蔵都箍惟當守周益國之言不出他門願終作韓魏公之客

除禁閣謝參政章杭山

成事別頭已拜品題之造升華故府又蒙家拔擢之恩頂踵皆出我公際遇無如今日敢緩手墨誕寫寅丹故嘗考官制於我朝以此待當時之名士或以郎曹而領是為要路之津縣買務而除則李公浩之在京局自教授而擢則杜起莘猶是選人苟非其才不在茲選末間尾瑣而可躐遷伏念么為學荒唐旨才淺陋四擧問闈於場屋一生辛苦於燈窗嘗遠伯王四十九年始麼末第得杜少陵千萬間厦可托■終歲

期不振之蹤屢有非常之遇曾未踰月已叨五鵠之齊飛甚至溢自幾若六藝之連御搢紳爭詫鄉里共榮靖惟厥由伊誰之賜其窮達不在命而在化筆其主宰不在天而在大鈞端有機緣倍費造就載惟主管文字之任將以培植館閣之儒若稽漢初乜有定法必經術兼通者方補是關必文書遍贍者乃與是官廢不筒經未易窮挿籤之富眼非燭月豈能盡盃几之詳非老師特地於提撕何生意復春於衰朽知父毋愛其子恩斯而又且憫斯縱天地生此身豈復我者不能載我蓋坐門墻之舊此通今古而繇未有若茲備極其至么官正心誠意之學調元贊化之才禹成功皐陶矢謨參預政機之容獨為師召公相右佇看揆席之新凡群才均在於蓄収獨弱質存於成造么敢不恪共乃役無負所知小子無取材幸圖師門之甄錄參政行且相尚祈化治之陶鎔

除禁閣謝樞密陳靜觀

仰北斗之君曾依龍榜轉東皇之造又入鴻鈞自惟至陋之誤才乃俾濫司於故府感恩踰分拊已增慚嘗考國朝金耀之蔵是乃人物珍儲之所或以郎曹而領實為輝路之津盖名公鉅卿自此而升非老儒宿學不在茲列末聞尾瑣而可躐遷伏念么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場屋間關於四擧殿庭忝竊於乙科堪笑揚雄自分為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翶翔猶記殿上一聲雷繞之時嘗有日下五色雲呈之瑞是試進士第二已豫為陳福國相業之兆吾榜得人最多深有愧王文正德量之重多少齋書之得路孫寔尚黃耆之累盃惟知安汚濁之卑何敢作清華之夢至若主管文字之

職將以培植館閣之需周曰司書漢為掌故必得博古通今之士以備謀王斷國之才盡所任之匪輕非其人則不稱毋自慚於猥坊擬璽玷於選掄貽誚腹空未易窮挿籤之軸看書識淺豈能閱盃几之文儻非力賜於品題焉有殊常之遭際靖惟庸陋端出甄陶彼李絳莽待年生且恐餐四海偶同之語如昌言已居樞府猶不忌衆人會飲之懽皆我公念曆拯之題俾小子忝鵷梁之處么官科名晁董學問顧曾張樞密督師正賴運籌於帷幄司馬公入相行將對秉於鈞衡然猶無取於摘埴亦且不適於蕣菲遂令凡陋獲預蓄収么敢不仰稱作成益思勉勵聚奎雲閣每觀壁記以有慚坐紫薇垣滿拜台纏而知感

對移謝平章 賈秋壑

余在京叅時福鄉爲大宗正行下臨安府追穿
囤府黃貽慶爲一宗室告其罪余適當筆擬牒
穿國府追解廟堂以不合不申聞朝廷擅行追
解爲𦕅管人一日劄下漕司者五令具析至有不
有朝廷疏誤大尹之語此蓋省吏借此攻京尹
且宗正司行下不言黃貽慶係𦕅管人京尹申
廟堂乃知元擬出於余之筆都司擬吏劄行官
合不降罷掌章判云王帥僉乃一好儒者特
免降罷劄如對移以此啓謝

謝才佐幕自速譴尤大造轉鈞處此實餘小吏固存全之地
上公真溥濟之天恪修駢驪之辭敬展輪囷之謝嘗惟天下
之事千里之謬其失在一差古人所言九州之鐵亦難成此

錯矧大府剸繁之劇以迂儒棼書則昧小有材者嘗之不欺
事者鮮矣伏念厶一寒自守百拙無庸非元甫其人安有精
簡牘之譽乏子部之識豈能免胥曹所欺偶因閱訟牒之間
豈料爲奸言之惑亦緣潦草誤認黃花自謂𤼵官烏敢肆慕
中之辨無端𦕅管輩類皆箝跛尾而書明審之意謂何肉脊之
過益甚用遣是訓而誤庶獄昧周公立政所云不察其差而
從僞辭背安國呂刑之釋本亦無心之過初非有爲而然誰
令胥人致誤大尹輒追械士庶于獄孰不議渭州部署之專
重𦕅置於清之誅要必待開封推官之奏居然執筆敢照移
文誤以𦕅管而爲編管之人輙圖具析而控辨析之悃君子
之過如日月敢借爲書生緣飾之辭王者之法如江河尤幸
過元老奉行之恕不特免譴訶之責反過蒙拂之褒保全

待制不降官盡出范文正之力對移指使便執捉當得張來
子之言縱使麾指亦難報稱人官手扶日轂功盡坤維以一
身係吾國之安危爲斯世作人才之宗主正心誠意致知在
格物四書已久於用工尊賢容衆吉語善矜不能一物不令於
失所大夫吏生之惠甚於再造此身厶敢不痛改前非力畜
今是雷雨解赦過宥罪陋作休九重欽恤之心天地泰包荒
不遺其敢忘洪造曲成之賜

對移復職謝平章

書生罪重山岳爲輕元老恩深江河尤淺其青氈之復落拜
洪造之亦頽首修辭矢心推謝嘗謂親之於子豈專事於
鞭笞天亦何心特有時而霜雪蓋皇極無棄人之理故大易
著宥罪之文有能自訟其非可在赦過之列伏念厶強名曰

士大夫蓋書生刻苦於終窗四載間關於場[illegible]殿廷覆考
我於續王士則之甲科處呂傳呼姿前張蘇子瞻之乙選少
已在不知人之境老猶未了事之癡鉗跛尾而書未免犯
昌黎蛇盍田之戒承乏佐幕而闢侮不李歐公赴夷陵之時偶
因訟牒之繙遂爲胥曹所惑樊可覩自壁山而敗本是勸停
之廢人郭忠恕有乾州之𦕅何乃擅離於貶所皆幕府不加
於詳審故致　堂雖已於施行雖罪在必誅豈虛辭之能飾然
過猶可改悔死路以自新仰惟元台又一大造謂衆人欲殺
其誰有意於憐才況一夫向隅豈恐滿堂之皆笑姑從薄罰
且屢殊恩蓋蒙稱獎於他人者未足多而經品題於宗工者
豈易得李如介甫猶難當純儒者之稱文不蘇洵何以得老
秀才之本自惟庸瑣有玷掄揚載惟　已撰之頭銜仍隨本來

之面目皮蘇鈞天而請果蒙化地之恰師古復爲故官敢忘後戒杜牧得洗前過書拭舊痕雖蒙吉喙之多難述寸衷之感厶官三代良佐六經老師再乾坤開闢之勳一宮府平明之体爵馭貴祿馭富循徇乎公靡徇乎私功疑重罪疑輕寧過於厚無過於薄謂小吏既知於循省則公朝當示於寬洪厶敢不勉自揉修力圖報稱過也如日月之食深有愧於斯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誓不忘於此德

光岳書記改辟行在糧場謝京尹趙常庵

邉幕贅席翻思鑄錯京畿司糴名謝韓鈞敢覬望於斗升冀踏塵於分寸捫心知感稽首修牋伏念厶爲儒而迂閑適也未四舉而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對直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李宗書生齊名歐陽子不放其出頭雖自甘甲第之卑猶幸玷乙科之選亦嘗究心理學李宗莫窺程氏之涯岸習詞科未免爲紫陽所涛獨彬彬其誰語爲皇皇乎何之詞選此士不殊左其計不甚巧而於肥斸妄求贊畫於尤山誰推以柳易播之心遂起得隴望蜀之想爰即師門而歸向仰新化治之陶成乃蒙吁寒谷之春無復有窮途之嘆載念糴場之設均爲京尚之榮如芡如粱乃求千倉之遂大田之稔爲酒爲醴以洽百礼釀成萬戶之春然而莞庫之司純乎近利理財之職易以賦人幸於理欲以精明粗爾公勤之能守却胡奴之米寧羨滿船畏老婢之驚肯甘媚竈嘗謂真卿未必有乞米之帖每思淵明何嘗作山飯之詩侏儒飽而臣飢鄙哉不恥瘦妻僮而子仆久矣安貧吾服寧有放其雷之聲此心頗素揚之水之潔然亦當爲之事初非有冀乎右見辱在于門墻益愈堅乎仰藉厶官躬所雍者蔚庵以當而稱一塵徹底之清無波止水萬變不移所守勁草之疾風自司尹正以來惟尚仁者之政指如仲鄧肆爲薄歷之咸每笑棘安一切嚴明之治邇者民食艱難於困斡都人正賴於撫摩惟公軫惻隱之心凡物囿生成之賜思由己飢思由己溺既廣推拯救之恩予欲汝翼予欲汝爲行即任替襄之寄方此搜羅於人物俾之奔走於事功然仰厶偏蒙甄錄厶敢不恪共乃職圖報所知對日月之清明補緇衣之改造元戎自辟而命於天子既獲玷於使令國士待我而報以衆人是有辜於眷遇

謝除寫掛丞相馬廷鸞碧梧

掄才別省叨蒙衡鑑之公叨簊京局端出陶鈞之造等莫大挈提之賜再此生成之恩感激於寸衷敢揄揚於丈席伏念厶士林芥蒂學海瓦礫文不阿房曲廣吳武陵之薦詞非明水誤希陸宣公所知論擬東坡言刑賞忠厚之至而以有學力批策無縈愬爲國家措置之良而以識時務取非假朱衣點頭之力且免紅扶勒帛之羞非蒙青眼之品題必致白首之海困嘗以自昔門生而考類皆委身座主之依就中昔而見者有好抑迹之稱爲宰輔所期者有傳衣鉢之語固自知其非稱然猶誦於所聞翱屈於仕路之崎嶇亦甚矣選坑之沉陸可憐杜老何時洛以翱翔堪笑揚雄白分爲官之落拓誤辱知於京尹叢冊上於辟書倘非念壬戌之陶成又安有甲寅之報可顧惟叢爲即古邑人李征第非長未慣通於齊安幸廉勤粗律頗不於韓漢今嘆延於蘇甜當

使詩歌於若晟ㄙ官弘深而爾哲英懿而惠和畢陶入相而
矢謨協贊雍熙之盛召公居右而出保北面寧敉之勳鍾勇
為緑野之遊猶念及蒼生而起憶昨首南宮之選衆皆以台
輔而期君稽㳘翔豚有先正歐陽公晩歸政府范景仁位至
端明名雖冠金榜之題身未到黄扉之地惟王沂國當魁禮
闈韓魏公以德器深厚推其賢王文正以遜退詳明稱其義
槩以我公於前日同乎當代之名臣然且闢衆正之路杜群
枉之門大■公於斯世名一藝者靡占小善者録無不遷之
棄才人取数已多撫衷知感審傳説之象喜再覩調和鼎鼐
之新㬋㝠蓦於魚藻有望造就門齋之舊

辟新諭令謝邵守李莿窩

登李膺之龍門未　泝王喬之鳬舄實出吹嘘以言介
紹則無又匪趍承　有讀莢人之判斷躬懷伏地之懇
嘗謂當叔從東坡遊乃門下士師魯就仲淹辟本幕中人此
皆舊知未為美事俱未若孫中承汲引何待呈身王公旦薦
揚亦皆識面不待既見之後無非相與以心曾謂今時有此
奇遇伏念ㄙ士林卉陋學海涯如場屋間關偶預鄉書之四
舉殿廷叨竊濫厕簪鷺之乙科昨再調於銓曹俾與聞於讞
議與運使爭疑獄何敢希周濂溪辨南安之囚徽司理發誤
人竊有志王保衡平許州之案特覔之一分而已未嘗敷
以三天之奇詎意深堂郎使者之知兼厚太守之遇謂祭令
乃承流宣化之職惟君子有學道愛人之心不量字邑之非
才乃以薦書而持辟叨喻其矣康寧何載念瀹柳蒋爲壯
邑憶昔曾遊之日正值承平之時羽匯生塵文書簡寡古廳

無訟田里　相安夫何比年以来豈勝多事之嘆得非人不滿
岳不能伸　河陽之李學不子賤不能鳴單父之琴矧當困弊
之餘亦罕肥桃之力辟使令之備至懼駑鈍以難勝ㄙ官僚
然為當代所宗見者謂名父之子問學如長江大浸匯而成
淵材器如泉大阿爛然燭斗自合首班行而高豈宜躬州
縣之勞而乃蛋視九邊之榮康取一麾而出清江碧嶂暫為
淦邑載以凝香金馬玉堂行矣取青毡而出色向念凋殘之
邑可無經理之材遂使疎庸獲叨委寄ㄙ惟當力推行於所
學期無負於斯民以慈祥愷悌之心集安靖和平之福從令
尹之政非可須闌好官ㄙ矣之稱敢不自勉

江西道需學提舉謝參政王兑中

鶚洋備員久甘獨　司物部意先春是雖拔一士於尋
常然實嘆一道之　已慊衆心專從判三經以
一今不可捨六經而作　以其文可以經天而緯地其學
可以尊主而庇民可以為大造立心可以為生民立命可以
為前聖繼絶學可以為萬世開太平在昔成周設大司樂謂
秀民難與九伍故當時學以專官迨夫王化之已漓甚矣人
才之不古戰國之士皆於客乎取兩漢以来出於吏者多唐
所尚者辭章宋亦從而科目斯文幾矣而國随之仰惟明時
嘉惠多士於各道而置提舉俾善類皆有宗師伏念ㄙ學海
涯如士林卉爾四舉所膺寔之挂一日看長安之花自甘落
杯於宮從敢意超躋於侧列國子先生入太學愧無訓導之
功吳興弟子多賢才愧乏作成之力昜若重来於璧合奎而
粗穆於與　言人不厭常而乃任徐州之撥質非安定豈堪為

湖學之師後盡爲旦評之所推所以歸鄉校而無偏者夫鉅
者之先民是稱顧何修等而上之蓋其不自此升矣有是遭逢
之幸感能得逢之知ㅿ官以身載道而南其名卿斗之北自
生民以來所未有盛美茂加調嘉善而矜不能■有一飯三
吐哺之誠無諸侯不揖客之傲續斯文於將喪覆吾道於既
厭遂使賤愚亦蒙甄錄ㅿ敢不益堅素志而報殊知季中書
選差儒　蓋不輕於卑職令運使提督與事深有愧於非材

是　教授謝參政賈鹿泉

杏壇絕鄉自誰主斯文藝有銓材又漸吾教上欲接諸儒於既
往下焉得一脈於方來以爲何待而發斯舉敢以寸丹所蘊
默許及士於心中得謂道不常　如三代以前之時天必預擬一
人以當其會　天佑吾道絕續之交漢創
葉以來大無　故不有尹傅其人則天下
後世不復知有與議云云　士於何而求義理之說
此天地否塞兩害人非尋句口耳之諸儒矧今下車訪其子
之晤謹言　無陸賈之輩倘我公之不作將道統之焉歸當今
含義與道又一聖民生民以來未有顔學仲尼使六經諸子
德見於人而三綱五常不墜於地此真有大造於斯也所謂
陣有川而泉之佚念ㅿ爲儒而迂闊道也未試文場屋至四
舉以方外對策蹉跎居乙科而有忝知科舉之外有學愧道
德之負初心　欽薛官以來頗爲諸老所許國子先生入太學
嘗相見於　謂明吳與弟子多賢才今又私於洲艾ㅿ官趨世
俗而立於　胸負名教而責之身爲大造立心爲生人立極爲前
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嘗受橫渠與言似爲皇王而設豈

而況護囿雖陶ㅿ敢不仰體殊知益堅素志傳道授業脩
辭悅無愧愈之能傳學當思力行益廣子思之教

代謝江西倉趙端齋碑正將

辟書上達境無韜略之長成命俯須俾服戎行之後僥踰已
甚踟躕莫遑陳策牘多慙抑吝鈞陶之賜竊考將貢之置
寔自元朝以來合西北而論則九十二人■東南之區■一
十三將兼以禁貢之制列于各郡之間此又乾道之初特從
密院所以所以整齊卒伍燿燿威靈或以其沉毅而善謀
或以其剛明而能斷或虎頭燕頷而有封侯之相或能韜豹
略而有料敵之謀或工於訓練而紀律嚴之精明或長於擊
刺而器械爲之軍刂　書生素無武略之
長俾仕陳于ㅿ　於戎情元凱文場
且無稱於武　閫中百萬兵余
長公子勞方如書　擊而勝者謂之能
鎭服長久而封者謂之方籌謀措畫謀者稱一世之雄濕
號亭檄者激諸路之進讀左傳於延安方戰之時才當八面
序春秋於吳冠始平之際者凱奏九重是皆博古通今故能
得筆壽英勝當麾庸瑣可副驅馳如ㅿ者冒舉無成寸長奚取
念鞏危者軍旅之事可輕付於章句之儒嘗慕叔子之風相
從緩帶恐爲馮援所誚何不吟詩願羽檄之交馳嘆毛錐之
焉用ㅿ官消尚而立於獨氣大而美食以剛堂甘英標凝然泰
山喬大之重提此文印纔乎黃鍾大呂之音以平易可近人
處心以忠恕不違道爲學以義者宜居於朝著胡然出守於侯
藩雖皇爲青原良以賢刺史而至然王堂金馬正需是學士

之际旣政腏之上聞宜綸音之從覲乃疏恩於北闕仍秉節
於江西帝曰欽哉召伯之棠陰未改民亦勞止中丞之發程
嘽咨纔八十一郡赤地之餘甚矣僊兆衆倉生之困朱文公
之使浙首拯流民趙清獻之治杭亟推荒政此今日之急務
亦先生之本心豈特為一路之福星行即溥四海之霖雨循
念邊陲之警預思將略之難方碧油幢下之需才惟先所急
豈白面書生之不武可廁其間自慚幺瑣之微獲在使令之
末么敢不益求刻勵勉副提携幕府開而所辟皆儒既獲備
蓮戎之列天下危而注意在將敢期殫報國之忠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啓事

皈按前丞相葉西澗

緑野優游超出神仙之上洪鈞块圠頓歸造化之中不修尺
牘之私曾乏寸東之謁政九頭荀荆之引吭抑惟本朝屬有
先正或罥　之諸如公騰用方並蓄乎於
荼之沐　棟梁材而此乃吕正獻當
國之時　分當為之事俾人才各罄
所長爲右　先之居獨樂園亦涑水退閒之
所以他人處此惟牢閉戶拒客者所複二老不然且情抹旁
搜而廣進身固處江湖之遠心常為宗社而憂伏念某學海
漚如士林芥爾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陛對
於百錢為擢舉首之凌某書生薄命遭不放出頭之歐
陽公鎖陞乙科覺騎已分亦嘗聞求理學不能免伊川科舉
奪人之誤妄習宏詞又恐犯鶴山文字自售之戒獨觴觴其
誰語將汲汲乎何求過為京尹所知誤在辟客之列裁念余
官之設乃為京局之榮可以非材而當此選非藉吹噓之力
終無存退之期其官得可之術惟仁者靜滿三霰之望收斂
其功有晩節之香自安於淡挺特立獨行之操於急流勇退

之中閒中日月靜裡乾坤安分逍遙天之境洛下羣池剏開
花竹有時醉居易之吟然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者聖人之時
而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君子之道是雖魏野脊隱上天辭
富貴之詩將恐逸人遯跡無地延樵夫之閭蓋識者每以此
覘吾之國而我朝所恃則無兢維人行將蹤北闕之恩豈可
久東山而處徐行當車晩食當肉固樂循真境之安巨川作
楫大旱作霖當再念於蒼生而起宜廣爲之搜訪庶可備於騶
驅雖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其爲人品之不齊然
予曰蹶附予曰奔走予曰先後者豈可異時之乏使致令兢
瓊英英翹叔倘蒙飛鶚薦而升或可充棨材而進雖素辱路
國矢再拜
自杭山喜復出門生之門下

讀格庵之四書嘗覲方册備京錢之小吏已出大鈞恪修騂
驪之恭躬贊成林之俾 衛袖庸表樞衣伏念某學海淵
如士林於介爾僥倖韓昌黎之四舉黍竊范景仁之乙科雖尼
於不放其出頭然安敢自尤於薄命竊肯安希拔萃擬習宏
詞終以疲神文字之間不如刻意義理之學獨辭辭其誰語
非皇皇乎何之乃蒙嘘谷之灰旦屢待春風之坐買驥既取
科第得文工教之爲官楊時問調京師慕程門往而從學矧
在宋寮之下風依張陵之仁懇切一誠晉越再瀆 官伊洛
以前一同乎乾淳以永兩晦翁自誠而明以真實地爲踐履
由博而約於知行處有工夫每嗟漢唐之儒不知義理之學
雖宋道正心而正心以上之功則闕而不講昌黎論致知而致知以
下之要則畧而不言幸以先生繁疏而猶可爲備聖絕學之

繼至若齋名之取義尤於大學以用工自此而相吾君則非
心邪念之不萌推之而平天下則全體大用之悉備此大儒
出而宗主斯道而後學所以歸依其門 敢不愈究講明以
求石訂愚不可及也未能救氣禀之偏賢尚在此乎深有冀
師資之益

賀投浙漕洪損齋

鋸局卑微竊祿王畿之下氷茸崇峻納身洪造之中雖超承
之日方新而歸福之心維舊敬修尺牘瀝寫寸丹竊讀乎齋
先生之文可爲天下昌頌之慶謂太平之君當與賢者共而
皇極之世非棄人之時或言仁傑爲東之有宰相器或言舊
何苛韓信眞大將才或言正倫無有魏謚之知或言阮咸不
辱山濤之薦其於趙韓王則取其綴奏紙以進其論陳古靈
則取其疏薦章以聞此皆先正所云敢爲執事者告僕我華
閥有此聞孫伏念 學海涯如士林芥爾四舉間關而得第
幾在甲科一官僥倖以妨身方成再調幸忝盍人之職獲依
處使之光宗豁昇非良未慣通於齋莢幸筆耕有素頗能守
於韓薦豈敢辭若黌之勞惟恐蹈蔭謝之嘆雖才非劉擊監
豈倉而有學士之稱然心慕仲淹掌西漢而得運使之舉敬
九頓首而一引吭 官九垓隆名六經粹舉天自出若水季
臨安而篤生異人鋒車入帝闕過家山而又持使節行即佩
紫囊而上姑暫留錦水之榮某樹某水某丘且歷指昔時之
遊釣維駒維騏維駱豈久煩彼隰之驅馳矧茲兼兩路之轉
輸何者非二天之覆蓋圖爲得月遂移近水之樓相與爲春
撥出泣寒之谷况巳在匠石之門伯樂之廐安得不發竊感

之歌謳明之言倘今焉獲一將於師門則終此可終身於陶冶審傳說之象臣伊觀金鼎之調和舉勝萬於魚端有笙簧之吹送

啟投浙漕朱尚友

燈窗積學熟讀紫陽夫子之書雖君備員獲隸尚友先生之部卓有先儒之標的允為後學之範模輒致啟依仰祈甄錄竊嘗考對事所載無非主公道而言謂有司舉野才所貴正以之得謂郡守薦屬吏毋為私意所蒙乘之公論而不遺疏遠之人求於下寮而不取軟媚之輩輒以當家之事言于執事之前伏念某學海淵如士林芥爾場屋間關於四舉廢庭忝竊於乙科以義理悉入道之門研精逕造知利欲乃鄙人之漆搖手莫前凡平時思所以律諸身皆先生推此而淑後進茲忝預人之役獲在王畿之間做沿海鈔法之行務寬征催念臨簿官實之弊致事煩苛皆一遵乎大訓格言其不跲於膚流俗吏百年雲谷久欽喬木之家四壯星軺又拜甘棠之芴是謂三生之幸遇可無一語以求知乙官當代老師斯文正派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着工夫作好監司又括起浙東之政為名法從更詳陳稍後之書使吾道之統有傳見盛德之後必大非又進薇省藥階之步循且权竹頭木屑之才致期夷袋之儲遂啟大鈞之問不慙衙需長覲陶鎔幸親今代之文公可為師表顧效同安之王子以備門人

啟投刑堂趙手齋

枌陰風庇敬修執贄之恭李椽卑棲遠走問鈞之想遲未達於趨戊乃先急於謀身輒恐恥以自鳴庶徼榮而一顧[illegible]

考古人之薦士無非與天下以為公呂文穆夾袋之儲博採四方之衆論虞忠肅翹材之館類皆一代之名流曾何專取於里閭抑豈有偏於親故允謂王公之大夫誰得議其私然處鄉黨則恂恂如吾夫子所以聖雖桑梓而敬止作詩者謂之恭蓋知人本自昔之所難而居鄉乃論秀之從出所以朱買臣之貴不為於他人而薦於同邑之賢異隱之之名不顯於他人而顯於鄰居之士固自知其非稱姑略誦於所聞伏念某拆棲短材濫巾末第立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遵洗手奉公祗循仰天而無愧物箴雲陵之戶誤為埜府所知擊柔薦[illegible]為愧無[illegible]書深愧湖南之客多賢恪守廉勤恐為[illegible]之士所耻遂依宏[illegible]獲終更嘗受劉元城看條貫之言自屏周濂溪平獄事之[illegible]蓋本朝之法未嘗嚴以三尺朔先儒之論尤當寬之一分惟當仰體天地好生之心推行祖宗不殺之意或可逃於吏責庶不辱於師門第乙也家地一寒命途多舛竊稽舊語編想古風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此公論之難屠臧童子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俾後學之有依歸忘其躍冶之羞或者脫穎而出顧自媒之可醜然公舉則非私乙官學者宗師道之標的融一心於萬事而主之以理貫萬物於一心而準之以平天下之勢持衡權重輕而各當君子之道絜矩度人已以皆公然猶合衆俊以兼收豈忍使一夫之不獲輒因參覲就致皈依倘辱盼青或可破白與其德行道藝者既有撕月旦之評與爾鄰里鄉黨乎深有望春風之賜

通湖南帥參政皮泉溪

十國為迍厄伽跡垣之重一行作吏濫叨民版之司喜大造之可依撫徵蹤而深幸敢修辭贊敬瀆鈞墀ㄙ官經濟規模弼諧事業道足以開物成務學足以尊主庇民朕心朕德惟乃知夙荷藻旒之眷嘉謀嘉猷則入告寮菜帷幄之謀頃未離場屋之時已大為縉紳所于煒然駿譽蓋于諸公且聞旋以麟經首乎俊造之選竊考春秋之大義獨為洙泗之全書筆削片言褒貶萬世縱以游夏之高弟不措一辭有如公谷之名家特列諸傳雖明於董仲舒而或者病其閑縱雖習於公孫弘而或者議其奸諛自漢以來專門者幾費違則有條例之作鐘興則有章句之文然察要於士庶而人議其迂訓詁於何休而人疑其鑿或以繁露立說或以指要為名未自為家師各異說俱未若天開景運道闢斯文自孫明復之發微一出而其學傳自程伊川之序傳一著而其理顯為說則無如橫渠之粹作傳則無如文定之精迨止齋績一脈表傳至泉溪惟六人而已彼荊舒所見謬矣以新經之說易聖所謂以致事殺人以學校殺後世者其斯人乎安得為天地立心為前聖繼絕學如先生者以之輔東宮則辨明乎尊王黜伯之義以之斷國論則界限乎崇陽抑陰之嚴如徒述明公出仕以來特不過常人誦德之語用飛昌言其所學不復綫數於其他況嘗身到於黃扉竹看恩跡於紫詔風雲之會頃刻以須ㄙ辛苦燈窗迂迴場屋屢黜於有司而不改力席業硯之堅四舉於禮部而後成始棄韓黎之短胄然出仕漂甚曠官非庇覆之足依恐顛濟之未免夫子之墻數仞尚祈受教於師門杜陵之廈萬間所願棲身於德宇

通江西運使曹介軒

蕩節覩鳳凰仰崇墀之峻理曹議讞叨居列星之甲以昔馬親炙之無繇而今也趨承之有幸三業熏香首拜典籤ㄙ官王振而金聲準平而繩直所學乃經濟彌綸之道其業則潔靜精微之書於真實地著工夫始者自誠敬而入從原頭處去理會超然得本領之真考帛編三絕以來盡芻狗諸家之說謂田何而下凡專門者幾獨伊川所傳為造道之精方理探極而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造心源妙處吾聞先儒先儒開三聖三聖開諸天以此而發微闡幽以此而開物成務至若昕庭之大對巍然進士之甲科謂世變以降何嘗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惟英君者作斯能轉亂而為治轉危而為安是之謂大易之道窮則變變則通於此見先生之學誠則明明則著果有親操發乎倫魁矧今乾九五之大人才際時龍之御泰九二之君子又新治象之開雖曰否終則傾當思復德之未或益之乃可致龜朋之助不節若何以室寡財之原主德固無過而小過至於大過者所當思世道雖已濟而既濟終於未濟者所當處艮止也君心之善方萌而未固者不可以不堅定坎險也邊境之事有備而無患者不可以不豫防惟明公熟記於心庶他日大推所學無但曰吾職贊輸而已而不為當今平治之圖側聞丹扆之與思非久洪樞之日秉悉攄素蘊徑上黃扉ㄙ折積短材濫巾未第辛身行已惟知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直欲仰天而無愧初筮二水之戶誤為濟其所知犂乘嶌峯俾蒼烏幕茲叨厚掾又值瓜時非雲天庇覆之足依則風雨震凌而奚恃此運使

最識大體所期爲過於仞墻微司理幾誤平人惟有盡心於
職業

通江西帥趙月山

師垣顓閫元戎陳十乘之儀理掾循貟小吏托萬間之庇況
昔也怏愳壓景星之覩列今焉又烏鵲明月之依受容察與
他人殊謹熏沐以賤名徹ム官準平而繩直王振而金聲竊
學孔孟顏曾其文歐蘇韓柳王茂洪過江爲第一流人物可
以鎮浮小范老行邊有數十萬甲兵長於制勝蓋天之福人
國爲世而生名公豈偶然哉必有以也仰峨峨之鍾此秀信
乎蜀珎爲國家之寶惟賢粹然趙璧傳真儒之無對見吾國
之有人厥今寶祚方隆金甌尚闕帝以江淮之重國之門戶
所關誰爲朕行徒得君重南至召陵北至無棣豈容土宇之
中分東望夏口西望武昌正欠丹師之一捷今憑砂筭遠制
窮邊南海謹理命召未宣行復輿圖之舊北門鎖鑰非準不
可既清沙漠之塵然後銷張告秦告郊廟長城遠矣顧
續用之福彰以我公未豈凡庸之可後入東樞機之要共調
鼎鼐之勳以展經綸之規摹以宏久大之德業ム奮身寒苦
賦分偏慳方陛對掄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奈書生薄命歐
陽子不放其出頭正衆議軒輊之間得明公主張之力然天
子自爲座主故廷試不稱門生如此知遇之深豈止輪囷之
感矧又在走趨之末尚祈宏霈復露之恩縣江西安撫而拜大
參頒繼中興之賢相爲南安司理而辨疑獄敬希前代之儒
宗

通江西司俞松磵

皇華建使鳳釭六纏之光藍旋抗麾幸托萬間之庇望紫宸
基而拜謁馳短轄以效忱ム宮精神玉壺之氷氣槩金莖之
露其道足以關物成務其學足以尊主庇民上規姚姒下遠
莊騷極群王而傳覽高摘屈宋濃熏班馬蕭衆作之所長頃
未離場屋之時已大爲縉紳所予追蹇華於月殿旋接武於
雲衢遊蓬萊則以賛畫稱宰花封則以撫字著最是一麾之
出藹然五袴之歌處事則折之以理而人服其詳明治民則
代之以寬而政尚乎平易均之作牧不無難易之殊何者爲
功莫甚焉殘之後嘗以前賢而考艱哉循吏之稱若黃霸之
守潁川紫文翁之治蜀郡皆在承平之日不過撫摩其民養
惟瀟湘素號樂土粵自干戈兵革之後遂成瘡痍塗炭之場
惻帝念民瘼公出守相與集安丶之福未嘗赫赫之名竹
使分符在昔已歌於宋蘇宗陰滿地至今猶坊於去思此愚
爲隣邑豐城之民嘗竊見先生清江之政因稽近事惟有二賢
張松山持節於湖南王晋耕建臺於江右皆由此郡即峻他
除惟明公旋陟於臬司在今日後同於漕運錐梁以晋耕建
甚於江右則異然比之松山持節於湖南則同帝眷愈隆民
望尤属然崇其之職乃大計之攸關爰自比年以來不勝斯
民之困惟論道經邦之手乃全制用之方非正心誠意之書
不載生財之道此乃明公之素學奚待小子之贅言弟恐丹
詔飛來共宸促覲鮮于爲一路福難久爲京漕之漕蕭何乃
萬世功行即皇華侯之拜風雲之會頃刻以須

通臨江守李莆窗

竹使分符行托二天之庇花封試令愧非百里之才以半主

親炙之無由而一旦掘起之有幸將歷階而休謁先生幸精力
通名稽首辦香依躬文席厶官準平□縱直玉質而金相從
清議之家史傳名節唐宗英之裔官縣詞章然此特以世譜
而言又孰若論當家之事業考先朝執政仰惟竹湖先生比
乾淳諸公簡𢽾人物紹濂洛一脉吾道宗師憶昨嘉熙之間
勉為先皇而起其出處關世道之輕重其論列係民生之戚
休為國老臣上方呼於內相留佐天子人屬望於端明夫何
幾詔之徵來而乃扁舟之徑去使今世知有難進易退之節
皆先生倡為特立獨行之風豈惟我公弃肖乃父尚論其世
家藏棠笏之猶新歸視其家蔚若槐陰之如舊綵未役青瑣
之故物亦當峻紫寮之資班而乃呼視九遷厠取一尉用心
寧寬厚而不流於淡為政寧優柔而無過於嚴鍛鐵成金鑄
頑成仁可傳循良之吏賣劍買牛吉乃官猶催安耕鑿之天
此真賢太守所為夫豈今俗吏可語行看政最上結主知鑒
膺細書一札之褒榮繼刺史三公之躡厶間閒未策往昔半
生於淩陵訪漫郎三吾之跡再尋橫浦抱濂溪一脉之源
不自度其跡愚乃昌膺於際廟陳吟求久與謝推不去之
誠豈謂師門遠有求■可使為之許少陵廣萬間庇寒托帡
幪士元非百里才願逃猿驥

謁湖南倉趙端齋

浙西江之水嘗瞻仰於使星望南嶽之雲喜皈依於恩造既
仲也得振起於丈席豈伯乎不鐫仰於仞墻以半生傾慕之
心遂一旦從遊之願切以弟兄之共學莫難師友之同宗明道伊川俱受
濂溪之業永嘉濂坡兄弟實共一之門 涑長而遊者尹公淵尹公沭受泳水之

時有劉公敞劉公攽並叔和叔則俱號横渠之高弟堅而均中則皆為和
靖之門人參學無言則皆孔孟為宗以文而論則皆以韓歐為法
或講明義理而為道學之倡或編摩史籍而為通志之書此
皆雖弟難兄俱遇良師良友至若郇仁郇武奴事於章厚蔡
卿和舜儀從於荊舒彼四不肖者固小人之雄而二太奸者
允當世所嫉昌若吾黨之心乎幸遇當時之巨儒厶官宇量
恢宏風規高潔如居漢世未多悲鯁之更生若在唐時不數
詞章之太白自叔高第即步亨衢身雖州縣之服勤人以廟
堂而期望左右司當擇所任惟人基閣事須習知乃居此
選君昔青源白鷺已煩皇華朱幡自應入侍於吳楚胡乃又
持於虜節帝念湖湘之重今為兵革之場其在平時猶究心
於矜閔矧當此際益加意於撫摩眷惟庾司寄係民命惟振
貧恤孤而後可以言廣惠惟賞糴遏糴而後可以言常平惟禾
春青苗如富紹庭而後可以居此官惟舉行荒政如朱文公
而後可以稱此職此固明公之素學奚待書生之贅言第以
論道經邦之才致君澤民之緼自合作九天之霖雨豈止為
一路之福星佇看安靜之庸益茂經綸之業遄歸青瑣大庭
蒼生如厶者文字蠹魚姓名蟻虱一舉登龍榜頗妄希進士
之榮三舉定天山亦屢忝將軍之捷諸公頗交舉乎予厚有
司亦速拔於齊生方其刻苦於功名間亦用工於詞學雖文
章末技未足為吾道之尊然科目累人止得為程文之習重
念構鶴之微賤嘗供牛馬之使令■焉邑司征頂踵拜二天
之賜洪川華族陶鈞皆一方之功惟其厚知遇之深所以抑
汲引而進顧借齒牙之餘論庶成羽翼之深恩伯氏吹塤仲

氏父詹承韶同考而迭和大木為宗細木為稍尚期拙者當以
孟諫

代謁臨江倅陳所翁

監州貳車荆之尊久懷傾仰弟子修先生之敬擬遂振起轍
陳短陋之辭仰塵高明之聽竊謂以貴下賤乃君子之盛心
委身事人此吾黨之大節故必有名世之士始可為善類所
宗豈以為吾黨之答者多狗盜之徒執事膺之御者皆龍門
之彦每傷世道之薄因嘆士風之衰急於求進者掃門不以
為羞甘於自鬻者上書不以為辱是皆無耻之輩又豈知道
之深者若世有歐陽公蘇老泉始得之宗人非晏元獻范文
正㒺出其門今有身為吾道之主盟手提斯文之正印其英
風霽月排山嶽而吞湖海故有抱負者所賴歸其鍵筆雄文
積河漢而爍斗牛故尚詞華者所以學不此之往則將焉依
況當氣塞兩間才高一世所召乃杞梓之器大任可勝其主
冰雪之清纖塵不染聞者嘗居於朝列胡為屈佐於侯藩
以故為俗學所譏名高故為時人所忌倘能少屈趾步可
造蓬萊之山惟不苟同掛袖去乎滓之間然上則賓之如良金
美玉而人皆望以為景星鳳凰設若有言責於時決不減虞
唐之曾讜使其任天下之重必為元祐之大臣然且尊賢
而有才者窮而悼屈來者由斡直楯無不見退求者渴飲飢
餐無不如意嬖猶太山不以峻極而辭纖芥滄海不以浩渺
而卻細流故雖寒俊之無狀猶恐一夫之不獲微而絲粟見
也陶鈞以為儒而迂適時者少寂然而若頗知厲志於詞場
老硯磨穿豈湮沒名於風塔[illegible]

以右扩学矣貢推而後輓欽拱仰墻之下掘衣文席之前叛
師嚴涵尊未審定夫立門外之雪迫情親意決又如光庭挹
座上之風敢以平昔所聞少裨高明之末嘗誦后山之集服
膺前哲之言以司馬公呂文穆虞丞相之編與曾之靖陳家
學呂忠獻之紀萃為一卷名曰達賢固以覩諸老之推善尊
能抑以見衆正之得時行道此因先儒之陳迹許亦我公之
夙心如蒙賜九鼎之言達之當路庶不使一夫之士沉於下
僚

稼村類稿卷第二十六

稼村類稿卷第二十七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龍　伯雨讀
門人曾眾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劄目

通江西憲楊高峯

某伏以孟春謹時生意融和仰惟某官秀嚴一節風動列城
九重簡知兩閩協贊某謹𢀛笑拂著諏日之吉九頓百拜貢
忱于大籤臺首丐台照
某欽以一路福星生人之司命□□討之為春斂之為秋胸
中自有一造化寒暑小物□□之合彼又焉能為滲滴淅小
忠不敢為執御者告
某並審先府宸緯就日□□□□公子之名豈專斷獄之不疑
之母好在平反□□□□□膝漢部伏惟庚恨某官淑問如
皋陶式敬如蘇公持平如張釋之于定國帝以為永持奇乃
人命所關非廉而明者不輕畀嘗閱易之六十四卦凡刑罰之
事著於大象者四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
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謹用
刑而不留獄蓋噬嗑旅上卦為離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
知刑獄為人司命故就卦觀象以明為主先生公而生明以
洗冤□物為己任又嘗持瀘漢之憲□□矣瀘漢不云乎利用
獄以動而明也敢以為一路賀某知有關西夫子昔美門外
之雪座上之春後學之所共仰也曰昨嘗修小夫半檣之啟
得以致名氏聞每恨無由雅拜以展弟子禮於函丈之側引
瞻崇□悵寧不淺
某庸拙無倫豈堪議獄深惟横浦理曹乃我朝大宗師發軔
之地通書所謂治獄必中正明達果不佩先儒之訓今又得
大賢君子臨照其上比荷賁翁先生檄為東湖南浦以來曠
官有誅原其侯罪惟三宥之
某聳聞霜臺大建一介小吏所以事長官者何敢廢樽謹
誅儀語一道少當辯香□安崇威不暑而汗倘廢雷擣萬億
秋之幸
某採分恭微不敢嘗申使闓五城十二樓□實艤之間恭想吉
星次舍福履無邊新治一切要事□救不搞剪以承

通江西沖趙月山

某伏以孟冬謹月翔鳳兆賽恭惟某官德鐵節征　全湯華固
九重注尚二儀昭森某謹端笑拂著諏日之吉東向九頓首
百拜以賤名□于都督府首丐台照
某竊惟國家置元帥府其權所需霆則奔走群動其叱咤風
雨則潤澤群生川君瀆神且為之後先輔護寒暑小滲望而
退舍繭縹小忠不敢為執御者告
某仰惟某官學通六藝書忠貫三精其詩則有似賈誼之密
其經濟則周瑜魯肅之英其吟嘯則謝安庾亮之雅其牧御
則羊祜陸遜之仁六履之析榮洪流之舟楫也四郊多壘此
為何時惟硬□□可以任大事任本朝自國於東南以來江
其淮□也淮其藩籬也淮藩則門戶安矣二三年來使為許

出楚甦坤濟時丁行且誦杜老淨洗甲兵之詩後當紀之旂
常勒之金石邦其永孚于休ㄙ敢預以為天下國家賀ㄙ嘗
鬬帥垣頫闢號小朝廷屬吏之事長不敢以賓主見豈特虔
若小侯之事大國哉瞻望牙纛何時得與戎服左執刀右屬
弓矢帥前特犒者同一歡拜
ㄙ豫章晚李聞道也木四叨秋賦佐倅一得壬戌座泰首爽
大魁文先生拔出甲而乙天實為之ㄙ亦嘗進拜師墻於
九頭首謝蒙于其進秩愛之意彌隆勞問之辭倍至感激ㄙㄙ
過永矢弗諼今也幸又以牛馬走服役於使天照臨之下或
者造就之機其在此乎願以此身納之化冶惟先生念之ㄙ
不勝碩望之至
ㄙ辱知舊矣深惟事長之禮不可無以為贄謹課儷語少償
辦香觧突咢學罪豈萬坐倘辱垂擲棄幸倍萬
ㄙ頗識分守不敢僭申使閣星珠月璧之春伏想自天錫祉
中外惟均ㄙ限在末寮奔走職也覆封恐有指呼敢不端肅
以承

通南安周竹友

恭伏以秋高氣清主宇如洗ㄙ官擁旌旂在道先聲已需上下
神祇夾扶奔衛ㄙ齋祓百拜頓首拜賀函于大旆是用徽省
覽
ㄙ載惟盱為江西名郡龍湖之清姑山之秀草木不足以當
其奇而異人出焉皆扶輿清淑所鍾也動與理俱靜與理會
何蓄不除勝服小忠羆庸濟于執御者敢畧之
ㄙ恭審昕陛跪思名藩作牧分漕符而出來臨南楚之邦既以

嶲毋以行尤便止堂之萩信矣入閣之勝事宜然境内之歡
聲溢翹首延頸以俟泣止伏深慶忭
ㄙ仰惟ㄙ官人品一代之宗師學術六經之源委誰不朱轓
皂蓋卑闇挺老萊之衣綵令金馬玉堂孰若燕傍公之宇此
一段事真二難并孟浩然賦萱堂之詩身尚離於侍側述安
仁奉街輿之樂時又在於閒居俱未若兒與雄藩母垂鶴髮
聚[redacted]一家之和氣點[redacted]千里之陽春世以本朝而觀孰為蘩
親之壽蘇易簡之母薛陳文惠之母馮皆以賢稱卓哉前比
行矣肯輿而上殿騈然錫宴以蹤封閭兒拜稱觴紛歎艷
ㄙ生平一瓣香寘之懷袖久矣擇而後娃惟是誦芳文於方
册企佳譽於班行自謂無緣可以梯接今也幸匪伊得身親
炙矣横浦歸天一方然我朝道原一脉實於此乎基之ㄙ為
之喜曰前有周濂溪於茲江後有周竹友於方來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
ㄙ劍水一書生聞道也末廣覯黄册四試始售庚泰乙科再
調玆關材質朽下議謝非長添乎露漆之足擢矩意今茲得
以末屬效駿奔杜陵之廣廈萬間白氏之大裘擴蓋非卓然
白賀貝逢喜至踊躍
ㄙ時文手耳於抽黄對白諸非曰能之然事長有礼非贄無
以為贄不善為斷血指汗顏倘辱寵盼其為光寵不啻萬億
稱
ㄙ揆分甚賤不敢僭申使閣五城十二樓列仙之問新治一切
黍使敢不端肅以承

通江西漕使劉寶俞

某伏以盈夏謹時暑□清梅恭惟ム官鵲袍昌奕錦書光莢
風采一新穹祇拱揖ム謹熏沐九頓首百拜謹贄賀床夜祈
台丙

ム嘗聞古人君子動與理俱散而為一路之春風和氣何禍
不除老佛氏蔭練之說妄也寢餘之說瘠也ム備嘗疥ム比
者使節東來嘗於梅關道左膝行雅拜修事長之禮仰荷蒙
去位貌待賜予潔一被光采百倍感激知遇千喙難宣

ム竊惟□運副使自唐始歷遷甚不輕也嘗以宰相兼領矣
叫……昇伏讀國史有嘗為轉運而號為一路福星者
併……ム有云今復以子駿為轉運誠非所宜然欲救
東……子駿不可茲者伏審欽奉宸綸再持使節大江
以西……析賜羅而言曰是前月灣五年而民歌之曰運
使如水清徹底者而況鄉鄰之府宗於書錦歐公之記不云
乎富貴大壽不足為公榮元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及生
靈功施社稷此公之志而亦以是望公豈止誇一時而榮
鄉哉敬誦此語為先賀

ム門人也棲身宇下亮援不出他人之門頂踵無非大造之
賜今此又遇使星臨照而ム又以賤役獲在走趍而今而後
倚賴壽持之因不一而足非素獎雖使言謀亦不能如是之
巧也……得不大……二百

ム仰止……在門生故史之列賀語不當落人後亟修儷
語少叙印抃一日鄉去千里甚倍常

ム揆分……賤不敢借中使關五十二城樓列仙之閒横浦悲
有委使敢不端芴以承

代通京尹洪雲岩

某伏以陽暢之月霜曉肅明共惟ム官麟符增重天寵維新
九重簡討兩間協相ム謹端笑拂著諏日之至吉仰申賀履
之恭重惠下鑒

ム竊惟一代異人受明天子休命来為天府民物之主山君
水妃莫不吞走深識攤設後先區區塞燠又焉敢論鼎餘斧
藉是肆劬竭若脩敘暑赤

ム茲審上騰神京中誅大尹涣揚大札聽朕訓辭壯觀上都
煩公彈壓伏惟恍慶ム嘗聞之天目之山苕水出焉右龍飛
鳳舞之伏自紹興有詔為行在所遂為帝王州恭惟ム雲岩
先生巍然八座之尊彈壓千里之地蓋嘗伏讀前史三輔之
置自武帝始兹以漢世而考類皆京兆之稱然而才力巨者
以斷制為能耳自察者以發摘為巧故道德之味每為刻薄
所勝而根本之地反有削弱之形惟本朝先正則不然杜正
獻尹京惠治尚公平范希文尹京則政甚簡戢雲岩之再為
抗也蔽嘗崇陰不盡前時之遺愛饑瞻杨社居多ム所以
留遺伏想東坡之惻然勞弃崔之弛鹽禁利民之事不一而
舉所有以知開封府拜相故事為上言者

ム日者蒙恩陛辭嘗得返衣丈席仰蒙師慈以道義箸循稱為
余綸揄揚勸端出吹嘘逖遠陛行優更蒙獎諭俾在江西
趍庭逃天一方望長安於日下惟有誦江東日暮之遺句

ム老矣一麾得郡在省得離廢之地已交郡事延見父老具
言聖天子所以撫摩安育之意雖岩窮溪㵎之民莫不扶衣
折笠羅前之為即此事可見人心天理豈終於不可化論□

當以民爲讐謂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以待猺民則治民亦與之俱安矣若夫廉勤二字平日得於師門者敢不服膺

某厚知遇矣深惟東南之禮不可無以爲贄謹譔儷語少當瓣香竊媿嘗學崇罪當駕坐備厚雷擲恭幸倍萬

某願識分守不敢僭申便閣星珠月璧之眷伏想自天錫祉中外惟均某服在本寮奔走職也覆封恐有措呼敢不端笏以承

代通揚州制置李庭山

某伏以孟秋謹時老火猶熾共惟某官斧鉞專征令湯發固晃旒簡注旁庭夾持某謹三宿齋沐以氏名聞於省谷內

某竊爲國家置元帥府其撝呵雷霆則奔走群動其吹呴風雨則潤澤群生川君陸神其爲擁護先後莫敢不承厥職寔畀某小物宜而從舍萬鼎小忠不辭者爲統御者告

某嘗謂行抑古鄉會號小朝廷屬吏之事長不敢以箕帚見又豈特屢若小侯之事大國哉某從屬于宙之陞名未遂星屬之狀都行將與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者同一羅拜

某仰惟某官學通六藝忠貫三精撐拄東南半壁之天控制西北二邊之地輕裘緩帶雍容有叔子之風羽扇綸巾談笑走曹瞞之敵揚爲巨鎮昔稱淮海之美麗泉黃灣之清泚遊觀之勝未足也哉惟南瞰之游址歷平重淮之派蓋自唐以來爲節鎮南渡後尤爲大藩屏登摘星樓江淮南北可一日而盡又遠想彼全於新塘之時皆天下奇勝陸續既往之殊勲恢拓方來之雋軌自此而紫樞黃閣有

相故事在某拭目以俟

某自叙云云

某賀書云云

某問眷請委云云

代賀左史馮初心

席前蹤渥柱下陞班鳳閣掄辭久佇含人之標緻鳩東筆又掄學士之榮國典增華儒紳交慶共惟某官任重而道遠器大而聲宏其學問爲真儒宗其文章號大手筆剛惟嫉惡獨秉乎鐵石之心廉不沽名確守乎冰霜之操久膺仙注徑陟清華寵惟修注之司實係禁嚴之職雖上無過舉初何煩直筆之在旁蓋古置史官正欲警宸心於未動不特譽班於雲霧又將涣發於亂言在史記事右史記言固顓切劘於君德外制掌書內制掌誥尤當務潤於身獻替愈重於晃旒進將參於機細由起居之官入東西府可平步升自翰林而相凡二十餘員頭事在某濫聞除目深激慶悰望五色之雲遙知端簾之雨願馬首餘波恭惟賀私仰祈台丙

代賀右史王侍郎

某恭聞寵疏陞華柱史細旃廣廈固嘗談金殿之書彩筆丹墀又來侍玉皇之案清光近止輿論翕然恭惟某官甚業則博學宏詞當世之宗工巨筆自先秦以来未見之典籍富貯胸中至紬繹而後一變乎綸綍從見古作果持老筆入直禁庭夜宿帝衣試擬元老詔誥古之手日觀華幄講說命三篇格君之辭乃令符柱下之一筆自古東嶠頭之二史既要地處緊班而立則台階可王步而升山不要推起居即登樞府正

仲陰修注随拜右丞此儒者榮昔當家事厶棲身庇庥喜感
鄉溥望五色之雲遥瞻瑞氣捲一簾之雨頫弭餘波恭控慶
私仰祈台炤

賀贛守胡石壁

昕陛聯恩台藩作牧瞻余襄公之坐處仍此來遊訪趙清獻
之留題居然如舊旗旄改觀襦袴先歌恭惟歡慶厶仰惟厶
官於知行處著工夫以真實地為蹊徑人謂何無忌似舅推
公獨立而無朋世言胡安定教人其學由體而達用九㢢節
之所至其風采為如何如高山深林龍虎莫測其變化如青
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追高卧乎東山嗜九還其何物元
城之間曾不通於政府傍觶之書未嘗至於京師嘗侍丈席
之傍親聆謦欬之及非不知有變化之事決不肯為阿附之

三錢舂渠乃真石壁故開先生之風者鄙夫寬懦夫立而
充先生所學大臣法小臣廉乃今不薄淮陽而來肯為章貢
之重攝千里辛公澤四海謂何行送詔綸即躋法從厶辛苦
一經四充秋賦忝竊乙科再調銓曹叨受菑闈惟是厶讀書
不多聞道也未每於當世之鉅人名德未嘗不願址而而事
下風嘗謂石壁先生今第一流也學問為世儒宗文字為大
手筆政事為妙監司他日論思獻納則為名侍從輔佐弥縫
則為賢宰相後學晚生拾此將安之乎

問候秘監文文山

恭不天先君菀棄禍罪痛深肖摩忽蒙扶櫬恩踰常情悲感盈抱
未牙造台墀俯伏九頓以謝拊巳自訟凜如負芒泰嫂包荒
誤蒙矜拭厶故臘訪聞縣縫一封喚歸禁近書類皆曰春字

遇長日也衆陽用事齊世虞庸指日可蘗乃正月之頭於襯
御筆峻除厶官可直學士院跳郎星卿月而上著之紅燭紫
薇之地位置甚清公論推允玉堂得真學士矣先生之文黼
黻皇猷金玉王度一揮九制文詞典雅真有三代之風自大
魁而知制誥罔俾蘇陳二公得以專美于前矣娥眉之嫉胡
為乎來哉得非道大者難容名高者易毀直如磨而不磷涅
而不緇何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青原厶鷺能久留乎鋒車搖
搖行矣徵召狀元大拜者有呂文穆王文正李文定之芳躅
在厶翹企以俟厶去冬奉先君襄事後人子之情不待霜露
既零而君㠯悽愴常割于懷久當薰沐尺箋為師門敬肅恭
柰匕何等姓名不敢以凟非慢也今弟厶官條侍雍容埴荒
送奏緘一家感事治聚乞呼名

稼村類藁卷第二十七

稼村類藁卷第二十八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祝誄行狀

龍興路五學教授告廟文

聞之孟軻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ム里人也而職教焉非父兄之䛐支則朋輩之同儕詎敢曰為鄉里師乎ム昔為國子正今又分教於鄉漢胡母生齊人也為博士而歸教於齊學者宗之ム無學之可宗而敢援此例將有叱而去之者曰此非子生

東湖

ム聞師之所存道之所存也ム聞道也未而敢為人師乎昔胡文定為太學官歸教鄉聚文定則可ム則不可

宗濂

ム聞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三者而無一焉抗顏講席多見其不知量也抑嘗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ム不敏請事斯語

縣學

郡有學古也縣有學自宋始惟洪既有郡學又建湖濂一書院於附庸又建學焉聖人之教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有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ム何人斯職五學之教敢曰君子之所教者五

祭實齋劉尚書

洪範五福自壽富康寧攸好德至考終命五者備矣先生既壽且康不待德為天下達尊而齒爵又為天下達尊然獨不以富稱生平一塵瑩徹千古駭南海之邦象犀珠玉萃焉曾不手汙富求於先生而先生無求於富欠五福之一他人以為欠而先生則曰吾無欠矣以貴言先生有五福之所無以富言先生無五福之所有富與貴先生何心哉至於命終者終此又今世所難者天之報先生厚矣ム病不及嘗藥殮不及撫棺今又以采薪之憂不及修辦香敬嗚呼痛其甚歟嗚呼痛其甚歟

祭山居劉侯官

哀哀山居而止於斯家庭之學曾未及施所學伊何救時之剛公而大用廊廟之器假令萬鍾焉能況公毋謂斯到上於一月哀哀山居修短皆數出師未捷而身先死少陵所以為武侯哀從古如斯獨山居哉異嘗許公一世之雄卧百尺樓餘子下風硅璋琰璧不假雕琢海鯨天驥不可羈縶其學汪洋渺乎向舒讀書人間未見之書作為文章翔鵔躍鳳睥睨韓柳越軼歐宋公有英嗣必世其利曾遊廣寒聲聲秋義天地中間惟理不朽六藝猶在詔令傳後山居雖死不死其名彼富貴者烏覩好音山居逝矣欲見無所潔觴一奠隕淚如雨

祭徐伯康

上庶人三月而葬也公以名父之子天靳之壽讀父之書而

不得用於世死又後十七年而葬禮歟非禮也豈□今亦之情有大不忍於心者故廢禮而用情歟雖不合乎禮然亦可諒其情矣嗚呼人子之情天下之至情也聖人緣情制禮□得不諒人子之情乎嗚呼

瑞金知縣愚齋聶先生行狀

先生姓聶氏諱嘉字思仲世居臨江軍清江縣修德鄉石州里家世儒科天聖間有登進士第者諱言熙寧間有登進士第者諱復先生其裔也聶族望於清江舊矣曾祖諱公彥祖諱侯服父諱次山俱以詩書燕其後先生生嘉定癸酉之癸亥癸卯癸丑義山每髫時間往外氏家外祖父令同群兒角對偶每試輙弗敵先生與髮壯判若句屬屢試場屋不偶寶祐乙卯始拔清江群湖年試南宫知舉竹溪陳公顯伯定其賦點天下忠義留公夢炎讀其卷曰此有學識士也策殿誤竹所以本房副考朱君伍易之竟以第五名試入等今湖南帥幹鄧君林留京語人曰林德之順齋登公垌省魁初取清江聶嘉因謝有司竹所謂先生曰公為省元七日科第高下固分定人皆為先生惜先生處之裕如也初授贛州贛縣西尉再調宜州教授未赴改辟臨安府右司理參軍秩滿辟浙西帥司與市酒庫以考舉及格改合入官自授宣教郎差知贛州瑞金縣先生之來□病矣既歸猶力疾哭先君甚哀是日抵舍求暮閑從容見家廟禮訖又冠裳見族姻如見家廟禮又禮訖觴族姻以下賓退入坐正寢環諸孺以考相勞苦甚盡夜向晨顧謂左右曰吾神逝矣目雖如醉然殊不安席堅忍内拭以送于歸言訖整襟拱手而逝時咸淳丁卯臘月十有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嗚呼曳杖逍遥之歌易簀戰戰之言此聖賢事也非先生盡學力到處其何以死哉初先生病臨安旅中戒其子曰我母故里中以官病未終丐棺於京尹吾計吾囊倖餘千錢僅可棺全吾以歸吾父母嗚呼士窮乃見所守先生病且殆不旦夕死猶不肯向人道乞字此豈窮而所能屈哉是殆與孟郊之食苦薺腸亦無縕袍陶元亮之不折腰同一堅硬聞先生之風者頑夫廉鄙夫寬薄夫敦懦夫有立志嗚呼人不能窮而天地窮之悲夫孟先生之學所以不為死生得喪貧賤禍福所恐動者全在足養得剛大之氣故見之行事無非自是氣中發出來世有一等衰颯憀怯又有一等私意纏繞之人其身未死而氣已先死先生身雖死氣浩然天地間不死也先生自幼不好弄儼然成人篤志問學家窶甚無資買書從朋儕借録外祖父伯舅為典衣質以産教之近所居十數步有小齋先生閉户讀書雖祁寒不爐夏不扇老母歸寧先生入拜堂下群犬喧吠如生客蓋先生晨夕與書俱以至忘歸老母歸語其故先君矍然曰果爾肯房為覓友吾羅致之俾共學焉書同燈坐同席寢同衾窮晝夜之力纘修丁學者垂十餘年先生學益進遂同就正于前南豐府金川黄公抃揚先生經術實林江西賦家哲匠嘗試教官又試博學宏詞升先生自發明門以為士林衣儒門下高第發浦扣之而嘆之曰吾為先生服其教者不特為魁岸偉器且冀其德而善良焉先生於燈窗用工最苦今世士子取科舉之文如詩賦論策疏詞細書出於寸紙若數十帙類編先儒文集前後無肆所未有口吟手抄配分類列其為帙十四先

生曰是不足以惠後學於是文肅投廬陵先聚有民之書鋟充版取先儒為正宗括其精髓盡五年心力書成凡十有二帙名之曰友録士友互相傳寫為矜式嗚呼先生用力於斯文至矣方其未尉贛西家食需次猶不已於學反覆考亭四書編閱本朝名臣言行録采取其可資立身之本編之成書曰士學心録可達之治人者别而貫之曰仕學如是又十餘帙故其行修於家達於鄉而信於人其學問於師得於心而措之民皆自講習中來也開慶己未及瓜頴守雲西陸公景思以文雄當代於士少許可識先生文學聞以初筮未應舉止以文華上之於朝其詞曰雅器玉温英辭金振蓋亦確於許予者是年冬北兵職上流所在傾洞贛雖僻一方多寇警邊塵一閧郡國民兵設烽燧排栅尉皆身之奔走疏附曾靡寧

卷之八　一五

日時有以清野之説獻守當去撫公謂是其說下令撤城西民居先生爭不勝被撫從役故簽其事後亦無他居民賴以不毀鄭民王今德之鄉有殺人者事已逾年不知殺人者名縣懸寸紙以數人姓名下尉捕先生己疑其非遂加搜訪得真殺人者縣所指果皆平民或曰尉捕盜有功當上先生曰尉職也以人命易官爵非吾志輙疑其籍境有劉村閭頭兩鄉對峙世相讐小有爭輒相屠先生履其地覈其爭之由械其尤無良者致之縣縣欲并冤其徒黨之先生不可悉致其人于尉坐之兩廡以義理曉之爭者百餘悉相顧自責曰尉活我也相與釋私憾結歡盟處前之為持牛酒轉相問勞還三年賢勞備至逮事憲使恕齋吳公革一日民有訴邑事不公者十餘狀恕齋盡取其事於尉期以五日盡辦其

所處也先生不由吏手如期悉定奪以申皆中肯綮恕齋甚重之有遺訛之意書滿贛民謳即其地像而祠焉先生聞之曰是小吏受容寀於臺府之下免過幸矣顧敢爾繼又聞有私餘其像于家者覓畀之銭卷而藏之會吉之龍泉闕令恕齋以先生辟命將下恕齋適臺西總再調取宜州令官恕齋尹神皐肓白之廟堂辟先生右司理先生介潔高遠以吏塵困人往欲就冷職誓不以書生試獄吏牢辭至再恕齋曰公廉明如此何官不可為勉彊祗事恕齋後謂人曰吾為天府得兩獄官謂先生及廬陵許君寅發也厖職以来隨事爬剔惟求無愧俯仰官爵不論也禍福不計也獄有二事一則曰冐官爵而戕人命一則殘骨肉而攘家財其力可通神而吏又舞吾法蓋州縣數年不决之獄先生據按推詳姦狀俱白

卷八　一六

誣以利弗動脅以貴弗怵甚至合沙肆毒幾入臺評後二姦卒正典刑先生之名遂滿天府上下莫不歎其廉能雖閭巷小兒亦知有蕭司理充齋徐公復以廉平舉恕齋以廉介舉于朝趙公汝暨以持身端謹舉厥後被旨薦矣又以先生才學操守聞于上期年閒三剡如寄有貴介會先生名欲以京剡舉謝絶之退謂所親曰吾不敢以父生師教之身而辱於戚畹之門蓋其所學正大自貴重其身如圭璧靜見孫公子秀尹京於縉紳閒稔其名一見青睞會華亭有巨室因羅碎家先生曰華亭為邑歲輸止十五萬ム人一家耳家不大於邑而倍其數三十萬有是哉白之府ヒ轉白於朝卒藏半籍見由是期以遠器不數日以學識優長超繩端潔舉不閲月而石溪大公舉能為之合穎節齋陳公訪以遺賢為樵舉先

主簿聽獄訟盡公得實稱而肯齋李公䔍亦以從事郎興簡
陞兩考內五削俱圓吾儻悉皆以先生通籍為賀先生曰吾之
心豈祗婣身苟祿計哉每書戒其子必以充廣德心力行
好事為訓秩滿市民爭絲旗幟以華其去有庖空但酌西湖
水及面上三年無慨客等句杭民駭瞻謂前此所無有六考
既書會任內有慶因微眚法礙通班以與市酒入辟留幕府
肯齋政事間九心力不逮者悉以委之南廂闕求官者數
肯齋曰此非氣魄如夏秋不可卒不他界攝事期月能壓滿
京國識者遂稱其有剸繁治劇之才先生官於桂薪玉粒之
地凡四考介峭屹立食止菜無異品西山先儒謂斯民不可
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惟先生可語此蓋
其安貧樂道每曰為好官不若為好人故自入仕以來行事
之纖悉必記而養廉循侍亦必籍以識意蓋曰事不可對人
言者不可書則吾不為之矣符其之侍而入者不可記則吾不
有之矣此亦清獻露香告天之道意也自持其真曰仰不愧
俯不愧內不愧兢兢此心戴天履地推是心謂造物當湧沸
其報而所到止此嗚呼痛哉性儉約辦喪故褐終身不易最
友孝方伯曷年襄大事稱家之有無未嘗等其人
舅始娶敖氏生輝森繼徐氏生先生及欸先生處兄以
言視二兄急難不啻已雖兄號專啼顧自登第後每以
蓍不及親為恨其之官也迎兄就養不欸出為族人後年未
三十而死上有垂白之祖母事之如己母下有垂髫二女撫
之如己女娶同邑楊氏子男三人端兄禮部待省端茂端
佑俱秀而文人謂先生有子如此死無憾端茂以父命繼弟

欸後女二人長適同邑彭果次適豐城熊以道皆業儒孫男
四人孫女四人俱幼其孤將以咸淳巳巳九月奉柩葬于新
淦縣欽風鄉白羊嶺鶴鳩山之原俾義山狀其行將以乞銘
焉義山竊惟先生之學自養氣入先儒謂人若有氣魄方做
得事成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又謂氣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氣而人得之以生
者惟能得其所養無妄為以害之則本體不虧又謂浩浩
氣絕詩浩然便有剛果意富貴貧賤威武不能移
低不可語此氣先生於養氣上用工最深故死生不為之動
齊且以氣魄稱而先生自贊亦自信其仰不愧俯不怍蓋
方時手不書乞米之帖口不誦乞巧之文故其氣不為
窮之餒使其立乎人之朝當大事任艱鉅多懿之諫朱雲折
檻之忠張綱埋輪之勇王義方劾仗鎮李義府陛秀實奪象笏
擊朱泚陽城裂麻延齡麻韓愈上佛骨表孔宗曾扣鍔大呼
庸子方論欸荷龍錫是皆先生所敢為嗚呼言有大而非誇衆
人疑焉達者信之嗚呼安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與之論養氣
之學哉義山痛念幼從先生遊不特相與厲舉子業於躬行
踐履上件件點對小有過必面規無少假借雖情好本兄弟
然敬而憚之甚於嚴父哲師之臨其傍凜乎法家拂士之譏
其後也義山壬戌寓弟太常先生有書自贛來以其生平所
受用者力行好事充廣德心八字相勉嗚呼先生棄義山
而往行而無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也怠而莫
予警也嗚呼已矣以先生氣節如此而不得傳於史其官守
之卑又無言責以洩胸中剛大之氣噫悉奈何其

徐侍郎逸事狀

宋德祐甲戌北兵渡江舉朝相顧失色余往訪正言徐公與
論國事閤中諫哭聲震天御史中丞陳[illegible]哭尤慟明日過庭
先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李可走又明日監察御史潘文卿走
獨公彷徨不忍去謂余曰自古無走臺諫閱月除公左史兼樞
戶部侍郎然行過庭可方卿當提死不死物千章賈似道督
師江上自度力不支將議和擇也罪公議弗敢欲其議自臺
諫學校出賂壽政府韓爵於公公毅然不從嗚呼壯矣事亟
詩遂幸擇也公抗言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金陵皆非
惟當同守京城嗚呼又壯矣明年卽守和寧門和亦不及事
矣未幾京城失守遂亦不及事矣公諱卿孫字麟伸一再魁
鄉薦壬戌省試 列自拗蓬卑列善化主簿王江言多可[illegible]
[illegible]
蓋是今衡山尤耒徐故事作邑最治除參天子以公政舉諸
撼門公監參御史路宗夫等而上河官不可為其所行事又
嘗大書特書不一書儼然忘言可也宋亡上大夫多逸事無
以徵勸千萬世取以告太史氏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譔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墓誌銘

清江楊居士[illegible]墓誌銘

余家豐城去清江甚邇[illegible]而其遠爲邇而遠以邑異其鄉
之行好事而不求聞於人常守與耳接雖接弗詳也一日有
以楊公墓狀示余者請剡辭讀之自孝於親睦族姻而下與
人交皆與理合居鄉[illegible]與鄉人共年穀低其直之昂無
德色其鄉多元壞一不而萬焦者公貲自己未及堤其水傍
田之渴耕者利賴之他鄉或不稔此獨歲邑委括田他郡踏
拑出我紅無乳遺且加嚴焉以求悅長民之不肖者公獨不
媚所行皆近厚不盡人之情其生乎顏漢馬少游近世閭士
黃長老不蘄全爲忍其子數以書俱爲士林佳問屢榜亞天之福
善未與也余曰果爾是可書遂訪於今監察御史雲屋徐公
雲屋爲余言如所狀之行且[illegible]與公居同里又甚近以其逼之言驗
所狀之行於是乎書公諱[illegible]氏字信伯曾大父ム大父ム父
ム母蕭氏娶江戶張[illegible]之女龔氏男二人女一人孫男
一人曾孫一人生於嘉熙丙申八月二十一日殁於ム年ム
月ム日葬於ム年ム月ム日墓在茂材鄉ム山之原銘曰
晁期得耆鄉達尊之稱可以驗里中之評嗚呼是可銘

月堂呂居士墓誌銘

呂氏族於洪不多見有世居豐梅仙鄉里名皇地者族甚望家還其譜莫詳其系之出也公諱益字舜臣尤望於一族曾祖諱明甫父諱廷韶俱弗仕母ㄙ氏初仲父未室先祖父為擇對曰娶婦毋以貲必有婦德乃可有媒呂氏女者先祖父曰呂以詩書儒其家必能教其女是可娶幼侍仲妣傍乃得於所聞自仲妣歸于仲父也尊舅姑以孝處妯娌以和ㄙ私竊自語芠其家法然也非有賢父兄不能是後十餘年ㄙ與清江愚齋聶公父諱嘉同學公子夔斗亦來學以文韻頡每課試與之角相雄長諸老先生奇之ㄙ又私竊自語曰是其家學然也非有賢父兄不能是以仲妣孝於舅姑睦於妯娌知公事父母孝處兄弟無間以夔斗若於學知公學然後知其于學方公之刻志于學也獲及師竹囿於公溪塘鄧公西坡鄧公其友也為文貫穿經史如語孟揚本朝名臣言行書手自抄錄字畫精楷某公端愨士也尤工於聲律燕處堂公秋圃鄧公俱以明經擢第公遊子執經參請皆有言夔斗學詩同經多逊之ㄙ與嘉夔斗未弱冠為文字友嘉擢丙辰第仕至通籍ㄙ壬戌塵忝夔斗僅試成均明年便飛上廣寒宮折取第一枝桂吁亦晚矣公亦無及見矣非命歟始公習舉子業屢試有司不售乃堂於居之南前有老松當戶鬚眉甚古又有此君叢參錯其間每清風徐來有聲磨戛如琴球門列膏壤鑱居水次ㄙ而鳴群蛙嘗前朝暉夕烟拱揖献狀省身靈公高之扁曰月堂想夫天朗氣清之夕萬籟俱寂呼取月來復歌印扶醉酒盃照沈瀣劃然長嘯不知月之為此身此身之為月也嗚呼公則古矣鶉古遂天之月則不言也杜工部月明玉堂空子猷剡溪之游林逋孤山之詠諸君子皆與月為莫逆者也而今安在哉豈獨公然歟天地間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所可為公賀者書脉不朽耳若夫遇歲歉則捐有余以及鄉之人歲時所在發襟出力以倫桑梓此富而仁者所樂為也亦處鄉里者所當為也是不可不書亦不必特書公娶[illegible]氏先公三十六年卒子男四人孫男八人孫女十二人曾孫四人公生於癸卯三月二十七日殁於丙辰六月五日享年八十有六諸孤以八年十二月丙申奉柩葬于同里之龍州將葬夔斗來謁銘ㄙ以哭先兄辭後一年夔斗曰子之琴瑟久言謂文奚辭銘曰

嗟嗟呂公以月名堂種桂一枝于月中央後有興者高掇其芳月堂雖死而名猶香

汪母孺人李氏墓誌銘

先君師主一張先生先君嘗曰主一仲子顯妻弘齋李先生女荆叙市榮惟蘋蘩是供識者嘆其賢儒家女武寧汪秀章少以大學稱弘齋曰是可妻以其兄之子妻之其抃如弘齋女晦翁嘗謂李敬子赤子行天理徒滌人欲吾之畏友也世之君子其學足以化天下而不能化妻子者有之矣弘齋之學能化其家如此今世婦人之賢自事舅姑以孝也處妯娌以和也勤以治家也儉以足用也婦人皆能之然此婦人職分當然也天下惟婦人能教子為可書孺人適汪也生二子從溢從潛從溢自幼至長皆父之教孺人能相其夫以教子一家之間父既儒外氏又儒從溢有成立嘗試特

科入第一等授廸功郎蘄州蘄水縣尉從潛遊庠序有聲後
溢不特儒其身又儒其弟又儒其子將見曰仍曰來儒而又
儒汪氏書脉之永孺人有力焉孺人生爲儒家女既嫁爲儒
家婦宜乎其子孫之儒也孺人以從溢恩封孺人女一人適
建昌縣學李惟義孫男三人中龍旗龍以潛溢爲名禮部廉
龍尚幼孫女二人長適同邑余紹崇次適陳自立曾孫三人
儀鳳翔鳳附鳳曾孫女三人孺人生於紹熙甲寅二月乙未
終於至元戊寅庚申葬于上清鄉毛源雙龍山之陽某年某
月某日也銘曰

孺人之家儒故能相其夫儒教其子若孫皆儒

亡嫂孺人周氏墓誌銘

柳子厚誌亡姊崔夫人之墓曰夫人歸于夫家爲婦爲妻爲

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葬而上以至于幼孩崔
固不若我之知也銘婦人惟族姻知之悉禮曰內言不出於
梱梱以外縱知未必如是之悉也亡嫂故參書武昌軍節度
判官嚴公事周公某之女周清江儒家也曾祖某祖某妣某
氏某年歸於我先兄先兄諱某先孺人幾年卒先兄世居龍
興府豐城縣長豐鄉提溪里去清江不一舍後徙居焉初從
伯妣楊氏早嫠延師訓子手植書種先兄與弟沂以學相懋
沂特奏名進士故吉州安福縣主學詩書之澤孺人又能演
進之古今稱婦人必曰功容言德雖然常事耳不必書惟能
教子者爲賢母孺人自歸夫家事舅姑以孝處某　以穆婦
道備矣生二子銘登甲戌進士第前廸功郎吉州萬安縣尉
次珪瑞出繼祖母舅楊氏後丙辰科南省正奏名雖不幸早
世然詩書之澤霧霈矣且方來而未央也嗚呼教子爲人父
者之責也不幸父亡母存母始得以專教子之名雖然豈孺
人所願哉孺人生二子相繼取科第他母所無也孫男五人
孫女二人孺人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殁於某年某月某日葬
於某年某月某日其葬清江縣某鄉某山之原過其墓者必
曰一母而兩令子孺人生子又能教之此所以異乎他母也
其可不書銘曰

兒在襁褓母保抱之不曰有父在兒方垂髫母長育之不曰
有父在不幸父亡母存教子之責萃於母之身母而賢輒其
子此三遷之教所以有慈母之稱嗚呼母也天只父兮何恃
而母獨擅教子之聲亦豈爲人子者之所忍聞故傳曰婦人
不顧有名

胡母孺人劉氏墓誌銘

翰林之蘄有故人焉是爲翠屏先生李公某翠屏死未及銘
其墓吾過矣雖然翠屏之學皆門人胡順父得其傳銘其門
人胡順父之母之墓吾之責或可逭焉爾孺人姓劉氏諱貴
静儒家女也曾祖稱祖文政考良恭妣蕭氏歸于胡某號齋
其號也號齋殁於寶祐癸丑先是翠屏銘號齋墓有曰學問
博見趣明爲人純茂篤實與庚子鄉貢有是夫故妻然也愚
嘗讀銘婦人惟族姻知之悉劉君及孺人中表也梱以內之
事劉知之狀孺人之行甚悉有是母故子然也古今稱婦人
惟曰德言容功常事耳惟德言爲可書遣子就學於東修帶
禮有不廢孺人之所謂德也每談古聖賢事及家學家法之
懿以相訓厲孺人之所謂言也以孺人之德之言如此不書非

關欺余洪人距頼九百里於何西知胡母之賢以信翠屏者信胡又以胡之内姪劉君状孺人之行愈信孺人為胡之賢母又以教授張君厶學賓盧君厶之書歴述而益信其賢此而不銘雖可銘孺人生於厶年厶月殁於至元甲申之十一月享年六十有七葬於厶年厶月厶日其地在厶鄉厶山之原嗚呼孺人孀居三十有二載今日可以見夫於地下難矣哉又能教子親明師取良友為世閭人難之又難也若夫典中饋而惟酒食是議温公韙此婦人之職不書銘曰

翠屏死其學傳於孺人之子孺人今之孟母

先君擴記

嗚呼先君有子不肖獲罪于天不自隕滅禍延于先君嗚呼先君何辜至此極耶未窆之先衣允宣教郎待參爵諱状先君之行将乞銘于今世大手筆義山不敢私述先德謹取嚞所状者約而録諸擴初嚞與義山兄弟同筆硯學成而歸寶祐乙卯嚞領鄉薦明年試南宮知舉定其賦将飛天下他考官意見牴角竟以賦五名入等先君教也嚞以是状先君最詳王自江左為士林盛族先君諱逢昌字叔潜世居豫章豐城六桂溪曾祖諱子忠祖諱情然父諱德秀俱弗仕妣清江周氏故賓州別駕諱邦光之女娶清江聶氏嚞姑也先君骨相傑岸望之揚休山立事親最孝處兄弟無間言待族姻以恩義相商決議論務寛厚人有善稱不容口惡則為諱之家僅中產無剩財小有餘輒推以及人歳不登減糶價以濟鄉之貧乏率為常力行好事不止一人以君子長者稱之以詩書遺後人曰吾家篋笥今也方弱冠籍身郡庠十載一燈僅一再亞選語人曰吾有子可肸此書矣謝場屋去築書堂曰翳澤群鄉之秀者學焉數十年來里中講説義方之訓以先君為法淳祐己酉義山義端聯江西薦又明科壬子又聯薦又明科戊午義端又薦又明科辛酉義山又薦明年義山偶塵忝廷試覆考秘書文公天祥以義山策有直氣已第在前三名後乃乙科越三年景定甲子會朝廷賜高年爵授恩授先君承務郎致仕母孺人先君存時嘗卜壽藏於瑞州高安縣新豐鄉西山之原義山義端以咸淳丁卯冬十二月癸酉奉柩葬茲地其地坐巽面乾至穴所撮一峯而上之龍虎蹤蔚一水来前逆徐演迤如之玄山下有青石兩如豎虎形抑水勢而緩之惟徊旋狀然後來前復一山如蒲帽天馬聳〻如躍或曰壬戌歲廷之選可取而償以為先君子而孫孫而子子而復孫孫而復子子相與環無窮當有代興是識者嗚呼利先君之葬為子孫榮為人子者恐乎并君生於淳熙丙午閏七月丁丑終於咸淳丁卯六月庚午壽八十有二義山從政郎南安軍司理參軍義端成忠郎知武岡軍綏寧縣孫男二人惟肖登仕郎次通孫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鄧直夫次適将仕郎待銓彭懋次許嫁進士袁雷應未行余尚幼先君将考終稱萬古萬古者再義端問何謂也先君曰淳不觀誠齋先生與伯子訣之言乎言訖而逝義山時教貢江西漕幕是夕漏二鼓家僮以先君将去世之命召義端暨而奔来百里訃聞嗚呼為人子者當親屬甚可懼之年乃去之而仕今致不及欲嗚呼窮天下之哀不足以聲此心之痛盡天下之辭不足以文此身之過罪大惡極嗚呼尚得為人子耶

先妣壙記

先妣姓尹氏諱維清曾祖諱大方祖諱公彥父諱侯服俱弗仕妣周氏世臨江清江縣修德鄉五石里生於淳熙丙午閏七月二十三日先祖考爲先君擇對嘗曰一婦賢一家齊矣必懿行淑德乃婦之母以[redacted]先君諱道昌禀父命而受先妣于正室景定甲子上有事于明堂制詔士民有子登進士科者以年封有旨授先君承務郎致仕先妣孺人享年八十有四以咸淳己巳九月十二日終嗚呼哀哉先是咸淳丁卯之夏先君病亟顧諭孤義山義端所以忍須臾死者有母在哭父未乾繼以哭母天乎地乎痛其鉅乎義山嘗聞伯舅季舅言先妣在女氏也事親孝父病爲父禱食不肉三年族姻賢之事先姊如父待弟妹恩義無大間既嫁以孝於父母者孝於舅姑以睦於兄弟姊妹者睦於妯娌及先君之姑姊妹義山幼侍先君傍得於所聞及長得於所見如伯舅季舅之謂嗚呼先妣自笄而上爲女之道先君之知不如伯舅季舅之知出嫁以後爲婦爲妻爲母之道伯舅季舅之知不如先君義山之知也以伯舅季舅之言驗之所聞於先君及義山得於所見先妣可謂賢矣初先妣事姑之日從事祖考惟恪起居飲食之節靡不至先祖考喜朋遊中饋之助賓至是日值先妣饌先祖考喜曰吾待賓不菲矣殺羞孔嘉不戒而具不豐不敢進不精潔不敢進先祖考亟稱之每對人言願此婦蚤生男以報先祖考眷愛妾或謂先君兄弟四人一飯必分已幾不可以再娠先妣曰生子耶吾子之生女耶吾女之後舉無生姑姊妹已嫁而反多倚依焉先妣恥之必迎之私室生於斯寢處於斯進婦實覆叢以往族姻有女力不能嫁者嫁之雖脫簪傾橐弗吝其仁至於不呵叱奴婢郤有咎莫辭已禦寒自疾痒一也性雅潔嚴紉機杼之外無他習袪服珍飾悉屏去先君篤於義方塾延名師戶外參請履滿每餉先妣必身之庖厨相繼無廢禮伯舅有子諱嘉安與秀拔兒時不群先妣歸寧以嘉爲可教婦語先君曰是子可爲吾兒友卒致之俾義山義端共學嘉自是爲士林秀俾淳祐己酉義山義端聯江西薦又明年壬子義山義端又聯薦嘉子端與同江西薦又明年乙卯義山義端又聯薦嘉預鄉薦明年嘉試南宮登科天下聚徵誤竟以賦第三名入等仕至通籍文明教戊午義端又薦又明年辛酉義山又薦明年偶塵廷試大魁文先生以義山所對有直氣批第一等上擢第一後爲詳定者抑之置乙科初外氏家本儒天聖間有諱言應舉聞有諱復與君進士科厥後文脈寖衰至嘉復振嘉未第前其字薦其兄文名薦其叔啓薦嗚呼先妣以一婦人而能使二氏之子孫淳於道德仁義難矣先妣事父母爲賢女事舅姑爲賢婦相先君爲賢妻教子爲賢母嗚呼先妣爲女爲婦爲妻爲母之道可謂賢矣今以咸淳己巳十二月十四日奉柩祔于檳塘祖妣彭氏之墓之後嗚呼先妣以開禧丁卯十二月十四日歸于我先君先君以咸淳丁卯六月十四日棄先妣而逝死者歸也開禧丁卯十二月十四日先妣之歸夫婦之合也咸淳丁卯六月十四日先君之歸夫婦之離也今先妣又以咸淳己巳十二月十四日歸于土嗚呼死生離合固不偶然也而人子之痛曷可歸之數[redacted]嗚呼痛[redacted]甚歟

稼村自墓誌銘

余姓王氏生於宋嘉定甲戌八月之戊午先君名余曰義山字余曰元高世居隆興府豐城縣長豐鄉之梳溪今為龍興路富州曾祖諱幡然祖諱德秀以詩書世其家先君諱道昌贈奉議郎妣聶氏贈安人妻李氏封孺人男惟肖女仁靜適從政郎惠州録參趙孟棻孫男同孝尚幼先君師主一張先生力行一敬字為一生受用屢試成均弗績高揖謝同革曰吾歸教吾子矣創家塾扁以麗澤群鄉子弟教之洎長俾師吉州司戶雲林先生揚公棨龍學鳳易齋先生擢第後試博學宏詞因習焉自淳祐己酉至景定辛酉與弟義端以賦四上春官壬戌厶歷泰廷對覆考秘書文公天祥批第一等上擬擢在首選時給事侍郎徐公經孫為詳定同邑人也他有

所主先得厶所取宋以極言時事抑之乙科初授永州司戶再調南安軍司理闕陞從政郎連丁家難服除問遷得光山軍節度推官兼書記未赴辟浙西興場參天府幕權京學教授京秩五通其三陞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權主管官告院除國子正以考學及格特旨改合入官宣教郎添差通判瑞安軍府事奉使台州催發義米慶元措置海船就之往南交事朝旨以提舉浙東市舶兼隸馬先是宋度宗山陵以覆按使幹官總護使禮儀官該恩轉兩官乙亥春江上報至丞相杭山先生章公鑑議國事不合有脫屣者嫉公嫉其徒攻之公抗章三上不報遂去厶以門下客為監察御史潘希聖所劾鐫兩官罷見任未幾江西按撫司辟充參議官本上丙子春宋太皇詔下郡縣令民相率歸附厶惟宋未亡

朝存道而厶以奉使出及章公去國而厶以坐黨罷希聖謂章公之鑑國事厶實誤之嗚呼千萬世而下誰實任其咎耶嗚呼奉命皆歸而厶之上關明被劾按閑而某之歸心白古人謂蓋棺事定厶終身之事已定於此時矣余海宦所至無足稱述惟以苦硬自將鮮與世偶至於抑權豪雪冤抑苟微分所當為無所顧忌生平無他好獨於文字刻苦扁一所曰稼村讀書其間惟肖頗能繼吾學余疇有得處刻橫渠張書法得餘之初宋乙卯歷試春科舉後增試小詞科環海內已應今者余起而為之倡所擬凡百餘篇左招容齋先生劉公元剛丞相文山先生文公天祥為之序兵後散失已幾又嘗取宋一經試其要而書之口授綱析其目而杼之曰精義幾數十萬言俾之初學後村先生劉公克莊先生以為公之書法

中間有與王子吾合老陳子甫備要聖歷實文字嗟乎後村豈輕許人者批某詩銘記序稱頌說書傳策問講義雲袁啓狀誄誌凡三十卷讀書管見十卷惟肖頼成又以質之杭山先生先生寵之以序曰文者貫道之器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斯嗟乎杭山豈輕許人者雖然余何足以當之余辛巳歲卜居東湖或曰子袁鄉井何居余應之曰雞溪家春陵而居濂浦康節衛人溫公陝人皆居於洛洪母父母國廬陵何傷胡文定建之崇安人晚年於衡山買地結廬焉錄言行者謂公終於正寢今其老於東湖矣丙戌夏歸省松楸再先君墓旁廬墓福稍瞻如見先君語惟肖曰梳溪吾童子時所釣遊也不二里為西陵村吾將營焉他日返葬于彼與汝母同穴有合葬于防之故事在夫有生必有死吾是老矣死已晚矣苟獲

體其受而歸全幸也獨不幸而讀書又不幸而窮科第又不
幸而立乎人之朝向使不讀書不窮科第不立乎人之朝豈
不陶陶然天地間一民耶既讀書既窮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
矣而謂一民之不如嗚呼必有不如者矣余最愛杜樊川謂
君子自誌其墓彼直以死生為晝夜耳斯人不作而余竊慕
之如陶淵明秦少游輩自為挽歌性性悲懷慷慨不脫兒女
態壯夫不為也卿然余之誌余之心也誌作於丙戌之八月
書誌曰併死葬日余不得而書銘曰
東坡死於常葬於汝之陽部瀛瑞其子婦而樹於眉山之傍
嗚呼何必去父母之邦

稼村類藁卷第二十九

稼村類藁卷第三十

古豐王義山 元高著
廬山李嘉龍 伯雨讀
門人曾震龍 編
不肖孫惟肖 抄
七世從孫冠 刊行

樂府樂語

千年調 遊易巖嶺有感

勝地獨湖山滿堂貯風月歌舞太平氣象雪回雲遏紅鞋朱
滑踏吁嗟紅芙蓉萬疊入揮到這淒絶 因思舊事莊敞平
泉宅莫與他人留石對兒孫說難全晚節不如一丘壑任箕
屋三間任窮達

水調歌頭 壽浙南帥大詔

沆瀣金莖露清瀁玉壺冰分明昨夜光現南極老人星山甫
秀鍾崧嶽傅說上符箕尾造物為時生一代詞科伯飛上到
蓬瀛 紫薇天丹禁地棠綠綸盤洲益國箇樣人物只三人
辭却翰林風月故就湖湘霖雨天下共為春試看玉堂太半
衆洪鈞

臨江仙 壽章丞相

明日中元生上相真上相上元生上滿城燈火晝三更台星呈
瑞處一點壽星明和氣黃裳開老運湖山萬里光榮碩推天
地發生仁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

滿庭芳 壽公節使

綠卯迎風錦棠媚日十分春色臺香肯烟宮燭飛入侍臣家

瑞靄深籠畫戟壽星照曲義熙高平因知是崧高華旦冊宴酣
瓊花　翻鵷新詔罷蘭棋庭召入已辦宣麻比汾陽福壽公
更穹華佇看稠疊紫書香詔𨖚蘭芽鳴珂處西湖路上
接武築堤沙

水調歌頭　乙亥春永嘉歸舟

宇宙郵亭耳遊子問舟歸灘上灘下轉柂欲遲　遲安得
泛河一葉尋見江南歸去多只是旬餘此身無地著舊淚漏
征衣　獨張翰見風起早知幾誰把棄舟偏重良策淡明時
夷島人烟相接恰在永嘉上浦〻憶浩然詩鄉閩萬餘里夫
路一相悲

乳燕飛　乙亥春題鴈蕩山

稚有登山癖覺老來尚可〻攀游遍躡最險姪蕉光稱鴈蕩
爭秀群山第一天簇聳出穹崖千尺景物深藏長谷裏最上龕
水鑿時衝激碎礙處鉅石
地生天作誰能識睹江山如故恨無一時人物壅運當年為
大守佳處都曾遊歷獨不見此山腳風月直須人管領怎不
不移石壁題巖壁今且着老夫筆

念奴嬌　懷舊

題臨湖潤閣在東陽向巨源所創洪容齋作記
舊贊潛幕居其下

南昌奇觀最東湖好景重〻疊〻誰賦湖光新傑閣横把翠
峯嶶薛十里芙蓉海神捧出一鏡何明徹為魚飛躍活機觸
處凝〻　容齋巨筆如椽迎來一記藤得芳名獨猛憶之邈
前日事詩社梧柈敷設倚看斜陽簷頭燕子如把興亡說
𡚱誰送一川無限風月

瑞龍吟　壽尒尹曾節之

晨光曙遙見　灼文奎照天心處娥眉穫工畫飛玄冠南極
勝樣烽遺柳皐迎爭看碧幢旗戟藹然佳氣深〻有美堂中
鎔幃　幕笙歌不住知是元戎初度玉觥頻舉雲堤烟市時
聽笑聲都人相賀相語　人〻説是活　生今世襟懷內藏
霜瑩月春風秋水文蕭紹歸貴南豐與子問文昭節義君問莊
椿歲堪誰比清源曾公漳洪部君宥府豪衣紫侍

賀新郎　自賀生日丙戌四月

自笑對醯醬作瞻然一老江湖奠湖湘曲好呼爆然來子舍
報道生孫新人齊天也從人所欲喜亭足錐錄有現孫時萬
事方為足詩禮脈今有續　吾家本是山陰族見生來風神
稍秀足娛吾目吾子吾孫同此月日分就弟五六喜聽得歡
聲滿屋愚忠瑰明天所賦只無突無難為多福月飯泳書勤
讀

文章末技耳至於騈辭俳語技之尤小者也司
馬公自謂不能四六歐陽子不肯為人作四六
鄉道鄉不作樂語而余皆犯之矣惟肖類於春
尾姑存之以紀一代儀文之末云

壽崇節致語隆興府

萬乘介壽尼辰拱文母之尊四海蒙恩雨露寵周臣之宴頌
聲交作協氣橫流與天同心為民立命欽聖子承〻繼〻九
州悉臣奉大后怡〻愉〻永久億載寶爾加徽稱於漢典綵
衣綵瑞色於舜庭拚金爐香霭貫壽之旦玉卮酒承

縱之春萬宴聰明注純受敬晋禧作王母三千年之桃寅新紅華封祝聖人八九策之蓂開並綠耳屬韶之雅奏多魚藻之深仁臣等幸圍明時忻逢盛事遥瞻禁衛藹播衢謡棟鵷鷺簇宸恩醲湛露燕群臣香傳禁柳鳴球琵影顫宫花藹縉紳璀璨祥光三殿晓怡愉和氣萬年春明朝又紀流虹瑞更效封人祝聖人

對廳致語

怡愉奉太后稱觴盛長樂之儀普率皆王臣會　接鎬京之飲懽浮魚藻光射斗牛恭惟特進大觀文大丞相國公四海儒宗两朝元老巨川舟楫旱歲霖雨不有其功清時鍾鼓勝事園林自樂以道輅遊洛社更築沙堤宫使端明相公吟遍玉堂來尋綠野聽星辰履久聯紫殿之清依日月光已覺黄扉之近宫使閣學尚書為國帷舌同姓股心寄與西山雖喜林泉蕭散召還北闕要推社稷經綸觀使提刑戸部曹策騶馹肯盟鷗鷺入直天上尚記清秋趂起山中便持紫囊提刑詔使鼓刑部灑人寒露厲古清風衛岳雲開會見郎官列宿甘泉地近即依天子九重觀使提刑判府監丞王節猶香幅巾自適宵中宇宙素存開濟之心足下風雲直峻清華之武觀使判府刑部老成器局光霽襟懷恭白雲之司早培朝堂翔紫霄之表簡在帝心衆位判府郎卿金石奏鳴琳琅映照吟萬柳陰中之句香入詔芝接五花影裏之班望高玉筍及梓里淵前之材俊皆蘭臺向上之録恭我知府運使華文國史祕監侍郎兼觀恭節麾麾組不知書錦為邦家之光闢里之榮但喜陽春在天庭之間湖山之外扇與十一郡咏恭天之衆載歌萬億載慈祥之詩壽崇方慶於坤闈既醉共分於天禄合星垣上寮佐皆月乘之儒流蓉府材能柳營韜略客坐聯杏壇之秀男邦譜花縣之英邐迤肆陳筵賓迭奏福令于王母幸永聽慈極之尊河清生聖人更同效華封之祝三等敷陳俚調揚厲休期

八葉蓂香夏氣清坤闈有慶佛同生楓宸稱壽雲霄迥華野霑恩雨露深祚永萬年齊晋福孝濡九有樂升平電樞又報祥光繞需拜揚休天子明

唱

金闕深深正夏日初長禁柳青祥烟紛簇紅雲一朵飛度形庭千妃隨步處覺薰風微拂觚稜天顏喜向東朝長樂獻九霞觴

分明西崑王母來從光碧駕飛駢為言今日金仙新浴共慶長生捧桃上壽天一笑賜宴蓬瀛齊聲道明朝前殿又祝椿齡

勾問隊心

妾聞舜殿重華薰風初奏唐宫興慶壽日新逢遠方稱讃效微誠女隊蹁躚呈妙舞腰翻翠柳步趂金蓮豈無皓齒之歌可表丹心之祝相携纖手共躡華烟

唱柘枝令

西山元是神仙境瑞氣鬱森森彩鸞飛下五雲深急管遍繁音碧岩鬟　斜花欲顫輕盈蓮步移金縷檀催拍莫洗吟傳入柘枝心

花心唱

慈元宮殿五雲開壽獻九霞杯步隨王母共徘徊仙子下瑤
臺紅袖引翻鸞鏡對姿婆雪風回繁絃脆管莫相催齊唱柘
枝來

四角唱

風吹仙袂飄飄舉底事下蓬萊東朝遥祝萬年杯玉液瀉金
罍天上蟠桃又熟俾乾顏紅添芳腮年年摘取献天堦齊舞
柘枝來

遣隊

銅壺漏轉屢驚花影之移往擢風輕已覺蓬萊之近霞觴已
蹙雷鼓重催歌舞既周好去好去

句隊

瞻壽星於南極瑞啓東朝移仙馭於此山望傾北闕式歌且
舞共祝無疆

吴仙詩

一曲清歌艷彩鸞金爐香擁氣如蘭西山高與南山接剩有
當時却老丹

唱

千年紫極鏁烟蘿艷質含羞斂翠娥遠睇慈元稱壽處不妨
連臂大家重與楚舞更吴歌

謎仙詩

丹丹飛霜綴綺裳遥知謎母下丹陽黄金鍊就三山藥來祝
蒲花獻壽觴

唱

秘傳玉訣自靈修家在仙山最上頭更有仙茅香馥郁年年

今日薰風時候攝取獻龍樓

鶴仙詩

飲馬池邊號浴仙仙姿花鶴古今傳金經尤有延年訣未数
莊椿壽八千

唱

自在雲間白鶴飛晴川浴罷不勝衣旋裁五色氷蠶錦千花
羅襬衣三呼叡裡惹得御香歸

龍仙詩

楚尾吴頭風作黄滄波深擁小龍君頭朝帝母龍樓現來與
霞裾駕五雲

唱

閒雲遲影日悠悠暮倚朱簾更少留龍壽本齊天與算共從今
日一度東極慶千秋

栢仙詩

古栢林間小劍仙雲裳低綰髻輕韡願將天上長生籙来祝
東朝億萬年

唱

新吴曾遇許旌陽寶氣横空一劍長願祝慈闈長不老天長
地久有如此栢萬古鎮蒼蒼

遣隊

花陰日轉覩妙舞之初停蓮步雲生學飛仙之難駐遥瞻翠
閣已啓金扃待擬重来不妨好去

王母祝語

長樂宮中永壺天之日月蓬萊島上曳洞府之烟霞不辭發

水之適來祝南山之壽恭惟體坤至靜與佛同生德比周任知文王之所以聖孝爲太后喜唐帝之孝于親和諧一堂慶流萬宇岷國五城宅幸居至治之朝雲璈九霞觴因獻長生之籙恭惟丕承慈訓克紹洪休八九葉蓂開接虹流於華渚三千年桃熟侑宴飲於瑤池薰風迭奏於虞絃湛露載沾於周澤臣　喜遊化國適際昌辰叅依天闕之光好誦仙家之句

壺嶠天低樂聖時南薰初試度蘭池影飛霞佩朝金殿曲奏雲知獻玉巵稽首萬年兒曆永承顏五色舜衣無仙家更有蟠桃在明日重來謁帝墀

唱

龍樓日永鶴禁風薰佛曉壽星光現無限霞裾欣傳帝母與佛同生華旦佳氣慈闈看龍顏歡動玉巵親勸捧祝嚴勤對萱草青榱菖蒲翠軟奇香噴堦前芍藥繁紅深紫淡遙望千官鵷序曉仗初齊趁覲慈元宮殿更喜明朗虹流佳節同聽嵩山呼萬湛露重〻燕慶兩宮盛事如今親見齊祝頤西崑疑碧南山增綠與天齊等身長好年〻拜舞宮花顫

勾隊

萬歲山前三呼祝壽千花海裏一[illegible]從來無日不春光是薰風初夏薔薇[illegible]芍藥翻堦葵欲向陽榴將噴火正好共尋奇卉來獻芳筵對仙李之盤根今朝一轉慶蟠桃之結實明日重來上侑清歡千花入隊

萬年枝詩

百子池邊種最奇無人識是萬年枝細花密攢青〻子常衍披香雨露滋東風向曉薰風早禁路飛花沾壽草年〻聖主壽慈闈先獻此花名字好

唱

先獻此花名字好密葉長清翠羽攢仙蕊紫禁風黃鸝夏到花飛細香堪拂〻曉宮娃爭報道無限瓊妃綵紗來蓬島來向慈闈勸頌禱萬年枝同難老

長春花詩

東風不與世情同多付春光向此中葉裏儘藏雲外綠枝頭賭帶日邊紅百花能占春多少何似春頻長自好清和時候卷紅綃端的長春〻不老

唱

端的長春〻不老玉顏似紅酉暈精神好多謝天工相憐惜花間不問春遲早風外新篁搖翠葆長樂宮邊綠陰籠她道此際稱觴非草〻降仙親下達蓬島

菖蒲花詩

昔年有母見花輪富貴長年不記春今報紫茸休結節麼來遠獻壽筵椿漢家天子萬山路又見蒲仙相與語而今帝母兩怡愉莫忘九疑山上侶

唱

莫忘九疑山上侶住在山中白石清泉處好與長年沾雨露靈根下遣蟠虬護青〻九節長如許早晚成花又見薰風度十二節添須記取千年一節從頭數

萱草花詩

當年子書可詩章綠葉丹花有暉光爲道宜男仍永世福壽

太妙職而昌猶記叉侍曾與賦灼々朱華入　紫微右棲
是慈闈歲々丹霞天近處

唱

歲々丹霞天近處借問殷勤何以逢蘭杜碧砌玉欄春不去
清香長逐薰風度況是恩光新雨露綠葉青々葱翠長如許
端的瑩花仙伴侶年々今日堦前舞

石榴花詩

待闕南風欲上場陰々耕綠繞丹墻石榴巳着乾紅蕊無盡
春光儘更強不因博望来西域安得名花出安石朝元閣上
舊風光猶是太真親手植

唱

猶是太真親手植猩染鮮葩歲々如曾拭絳節青旌光耀日
分明是箇神仙匹引領金靡紅的々下有仙妃織手輕々摘
為道失顏常似得今朝摘取呈慈極

梔子花詩

當年曾記皆華林望氣紅黄梔子深有敕諸宮勤守護花開
如玉子如金此花端的名薝蔔千佛林中清更潔從知帝母
佛司生移向慈元供壽佛

唱

移向慈元供壽佛壓倒群花端的成清絶青葉玉包全未折
薰風微處留香雪未折香苞香巳洌沉水龍涎不用金爐爇
花露輕々和玉屑金仙付與長生訣

薔薇花詩

碎剪紅綃間綠叢風流疑在列仙宮朝真更欲薰香去爭擲

霓衣上寶籠忽驚錦浪洗春色又似宮娃逞粧飾會當一遣
移花根還比蒲桃天上植

唱

還比蒲桃天上植耕綠陰中蜀錦開如織萬歲藤邊嬌五色
宜春館裏添新寬七十二行鮮的々歲々如今早趁薰風摘
金掌露[illegible]華潤凝光碧

芍藥花詩

倚竹佳人翠袖長阿姨天上舞霓裳嬌紅凝臉西施醉青玉
欄干試曉香晚春早夏揚州路濃粧初試鶯紅妬何如御傘
掖垣中日々傳宣金掌露

唱

日々傳宣金掌露當殿芳菲似約春長駐微紫深紅渾欲與
淡[illegible]風花裏度吹送香塵裏[illegible]翩翩處
歌罷花仙歸洞府彩[illegible]奏南浦

宮柳花詩

御墻側畔綠垂々接夏連春花點衣好似雪[illegible]胡旋舞樓臺
[illegible]頻燕初飛薰風日永彤墀號宮妃簇仗呈千巧就中妙舞
最工奇戲衮玉毬添一笑

唱

戲衮玉毬添一笑笑逞[illegible]人間少偏倚龍池依鳳沼隨
風得々低回遶[illegible]面點衣諸百巧似雪飛花點東梁園好意
住金[illegible]香[illegible]上林不放春光老

蟠桃花詩

蕊珠仙子倡紅雲来說瑤池春道是當年知[illegible]禮三十

花賓又從新紅雲元透西崑路青鳥啣枝花[illegible]薫風初動
子成初消息一年傳一度

唱

消息一年傳一度萬歲枝香總是留春處曾侍東風嬌不語
玉階霞袂飄飄舉蓬萊清淺紅雲路結子新成要爲金盤共
一實三千須記取東朝宴罷回青羽

報唱

十棵仙葩天也愛留住春光一一嬌相賽萬里鶯花開世界
園林點撿隨時採照坐十眉仙體態天與司花舞徹歌還再
獻與千宮頭上戴年年萬歲聲中拜

稼村類稿卷第二十

附錄

除國子正誥辭

虞廷九官命夔教胄子文體弊矣知道者爲學校師爾直
簡而剛廣命爾爲正以教國子所以正不正也爾其擴
正學以明無虐無傲之教師道立世人多爾其懋之可

行狀

嗚呼死生亦大矣啓張輕任聖賢又難之先生於至元丙戌
八月自誌其墓明年二月十四日以疾終嗚呼其知死生之
說者先生文滿天下識與不識皆稱爲稼村先生義端不敢
援伊川例狀先生行痛惟先生平生所爲事皆可語人見於
自誌已義謹裒其迹以俟當世大人先生姓王氏諱義山
字元高曾祖憘然祖諱德秀父諱道昌贈奉議郎妣聶氏聶
安人世居豐城縣長豐鄉槎溪里今爲富州至先生始以科
第顯先生生於宋嘉定甲戌之八月少長先君延鄉先達蘇
公埜俾義端兄弟共學新淦楊公舉能擢第後試博學宏詞
於先生徒步往從之外氏儒家也先妣有猶子嘉猷力學雖
貧甚不輟先君奇其才而嘉其志曰是肯與兒友否先妣寧
父母以嘉猷與義端兄弟同研席曉窓夜誦切磋磨剖先生
苦學不及嘉猷而天資遠過之嘉猷稍長端莊沈毅先生憚之
丙辰嘉猷領清江薦試南宮知舉尚書陳公顯伯以嘉猷魁天
下俾原韵胱一字以第五名入等仕至瑞金宰先生之學其
得於一家師友者又如此端平甲午郡上先君救荒恩補先
生官司征新喻先生治易兼詞賦自淳祐己酉至景定辛酉
科與義端四以賦與薦士子先生爲九題之魁壬戌試別闈

侍主文右司馬公廷鸞常傳章公鑑得先生兩試文曰
是君於場屋者故榜同考官見先生名皆以得人為賀馬公
貽書浙憲俞公桜曰近校文得江西二宿士先生其一也廷
試發策以三才及宋藝祖開基為問先生對云帝王能為生
民立極則能為天地立心推明三才中各有兩儀之理及先
後庚甲之數時在邊有尾大之患先生末獻二策一曰居重
馭輕二曰居安慮危初考呻衆黃公續批校語精切博古通
今第二等上覆考秘書文公天祥得之喜執以示同列曰大
魁在此矣且謂末兩策尤有補於世用批一等上鄉先達徐
事徐公狂孫時為詳定抑之乙科先是先生於獻策極言
時事徐公揣知先生意諒先生不肯以非道進恐以前甲之
説啗義端義端以愛兄之道亦將説吾父母之心遂以先生
二策告之徐公先有所主卒陳其計義端不智重為先生
累文公力爭不屑摇於朝出不直徐公秘書歐陽公守道攻
書於參政皮公龍榮曰王某殿廷之對初備前三名後乃如
今所觀鄧先達廣憲雷公宜中貽書義端曰近與後林談泊
氏殿廷之事同為稱屈後林鄧先達江東憲李公義山也是
不特當時朝論不直徐公而鄧評亦不直之初筮永州司户
閱陞從政郎再調南安軍司理辟令新喻入滑蔡丁考
妣難服闋受光山軍節度推官兼書記未赴辟浙西安撫司
莅場入天府模樣京學教授甲戌秋孟享差充刑工部架閣
權主管官告院乙亥除國子正以考舉及格特旨改合入官
宣教郎添差通判瑞安軍府事宋度宗山陵充覆按使幹官
迎護使禮儀官該恩轉承議郎奉使起發台州義米措辦慶

元府海鹽三月到郡兼浙東提舉市舶踰月以丞相章公鑑
以同事不合去職兩官罷見任未幾江西安撫司辟充參議
官分司贛州未上丙子宋大皇詔官民歸附遂還故山以讀
書著文為事至元己卯邦人士懼師道不立群而白之當路
强起先生出行中書省俾路學以聘幣禮聘先生于家辭弗獲
遂教授諸生明年又以先生掌江西學事歲以得師為喜辛
巳退老東湖之上環所居皆遂名其堂曰君子軒勉齋瑞蓮
堂記於座右士有不遠千里求文於先生者則謝復止方學
者求一言以自壯者尤衆先生隨所叩而酬丙戌夏携
子惟肖歸省松楸憮然有感得地於二里外之西坡村曰我
死必葬是秋七月還東湖及冬得痰疾雖侵未嘗不冠四方
朋友過從必出近作示之坐語終移日撫喩顓之士以胡氏
不為世之銘來請於先生先生援筆立成文字益簡古不
知其為疾呼惟肖來前曰昭翁嘗云權德輿神道碑只一板
以葬便長了且謂顔真卿千里汝要用碑之俾勿謨襄
塗嗚呼此先生絶筆也正月之吉先生參謁家廟書所作文
薦門序喜而語惟肖吾年七十四死無憾顧生平無他者好
惟剛吾文字罔幸毋隊吾志易簣前一日語惟肖曰吾疲力
不至文明日遂行詣朝衣冠而起曰惟肖曰勿死我婦人耶惟
肖侍側先生端坐正襟兩手置膝上踰時而逝嗚呼曳杖逍
遥之歌啓手戰兢之力到處其何以死哉先生
天性至孝先世先生命曾冠顓天哉已等十年
延母齡逾俞先延八十四而終先生七十四而終其心士歲
昭如也先生貌軀幹手足俞

人言吾生平有一豪愧怍其於迅雷風烈必中贊之有偶厄於舍者解衣推食無難色所至以抑彊扶弱洗冤澤物為心巖硬自厲不可干以私其家坦率讀書之室凝塵滿席泊如也剛毅寡欲性儉約身外無長物萃裘故褐終其身不易為學不泥於章句訓詁為文必本於道尚根据斥浮靡江洋自肆浩浩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博物洽聞貫穿今古發為論議雄贍奇偉施之政事天下國家可均也築於先廬之傍扁一所曰稼村藏修游息其中尤篤於教子唯諾間皆義理之學且扁惟肯讀書之所曰學稼自為記以訓六經子史有所疑必紬繹為之說有儒先所未及與開疑者案為十卷凡一百八十條名曰讀書管見有宋史類纂宋史提綱數百萬言以□□□學劉公克莊公謂先生書與得孟子之他如詩銘記序贊銘跋說書傳策問講義筆錄表狀誄誥凡三十卷既成先生曰謹藏之以示子孫因自序之宏詞擬古百篇存者孫鮮左帑劉公元剛序云言莊旨遠有衷回容與推闡關鍵氣象崢嶸之據垣是能盤詰其海灝之旨文公天祥又序云國家大制誥大詔令擬諸其形容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與三代同風安知責不在予丞相章公總其文而序之有曰元真以孔孟之學而養之以伊洛之淵源以無施不可之材而王之以理義之繩尺又曰以其典制王堂者而為操觚弄翰之末技以其執筆青史者而為篆書記事之繁文以其賡歌廟廊者而為騷人墨客之清吟以其講論經幄者而為經生學士之問答又曰文者貫道之器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斯前先生仕喻有邑家鄉郡縣若欲奉其鄉人李叢卿父齊地吹其僕訟之縣責欲殺李有詞于郡委先生審斷先生書李之父可徒然殺寡見格法當點開爭端若鄧之僕先正其僕詐欲後告未欲辯鄧如先生言李遂免徙信紹南還俗或訴之先生檄云紹南棄異端從吾道自人其人訴李不行時漕使江公萬里巡部至清江訴者不已紹南出先生檄江公大喜檄入幕受知江公始此時與論易學大奇之壬戌冬奉先君之戍二水先君年將老湘道多崇峻及登陟先生翊翁輿以行不知其為勞受納職也吏以筆例白苗一斛為錢若干歲可得千緡有奇先生厲色曰害民而取贏吾不忍為也焉用例耶安縣富民曾九二十四人睥其家奴曾來福承大辟獄官鄧道興賕獄上無異辭寃未先生審凡先生閱其牘以辭異疑詰獄引曾九二十四訊問一鞫得實情曾來福得免死寃使胡公大初巡部至郡以平反功上于朝且有自建好修之判還臺亟稱於倉使劉公應龍倉檄先生入幕九郡之事皆咨於先生澧州有劉其姓者冤死饒於財子幼僕蠹吞其租三千業覺以積逋丈其過先生謂主僕無交易條亦無兩□理點其僕歸其田于主湖澤縣士人李某者有田數畝鄉豪謀并弗遂誣以契券不明有爭獸于縣學縣受之李訴之倉倉以告大戎發文來申先生擬云春秋書齊人來歸鄆讙之田胡文定釋之曰齊人嘗歸汶陽矣此獨書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今李心未心服而遽告之先聖決所不受遂還其田郡寃慎掃洲有土豪生四官與鄉人廖六四有宿怨一夕率其徒百餘毁其室誣曰殺寇廖乘劉以兩手捍門旋以腋鎗死獄成謂廖之弟自內持鎗殺其嫂先生疑

掐目曰若鎗自内來則傷當在背再下郡覆勘果自外擁害
王四官典刑攸縣楊寧養同姓爲子既授室楊寧卒于
子奉柩歸族有諱者訴于漕司幹官曲筆吏立之繼以其
父家書證之不能直訴于部下之憲司先生當筆索攸縣楊
判署驗書跡無異乃置其族人于獄事未結先生校文于
漕語人曰丁戶出院當詰之撤棘謁漕〻怒先生從容曰
幹官誤使長也漕怒益不解先生還幕卒辯[ ]其族之諱者
列人遂漕所立者還前所養者湖湘多用人祭淫祠其名爲
古脚紅花歲百數巫覡爲之有發其事罪坐祭鬼之家不及
巫先生姑正巫罪且謂巫殺人已多刑以法外自是巫風盡
殄其在南安也官廨西偏乃大中程公遣二子就學於濂溪
之所先生謂明道伊川有謚太中公無謚非博士議郎闕繳

附錄　一六下

以告白之廟堂丞相江公萬里得書甚喜曰某固於其中而不
自知已何江公去國事遂寢令爲邑判蔡著將之官榜略云
今未處泰時嘗仕兹邑時新喻內新也今不吉矣部使者遣
令爲此來將以新于之國令與爾民約各自交事後一事之
曲筆爾民其尸聞我其在湖湘時歲大飢民飢運副劉公應
龍移諸郡之粟以活洪殍既有殍民三千應募郡守方公尼
之且其言不謙先生擬云知郡壺山先生之子也壺山嘗佐
漕幕洪之民皆其甘棠傳曰愛及甘棠况其子乎愛甘棠者
猶及其子豈有爲人子而不愛父之甘棠乎嘗記後村誌壺
山墓云壺山持七閩漕節移上四州之粟活下四州之民活
民之殍數萬知郡家庭之間獨不聞此訓乎如何知一□定
還父訓嘗以不孝論方慚懼伏辜其家民陳山者以遠□□守

有訴于漕先生暴其罪陳挾權貴書皆通神迄無所施乃取
他人父同姓名者告身白于官覬得免先生以所持告身給
與前所供父名音同字異擬云父一而已陳宗何父之多耶
竟抵罪外雖天下之學也職教者非其人弗■先生至責其學
月書季考多得名流江浙三山士從先生游發策滿戶外故出
先生之門者多取科第立班行其在天府幕屬召取學諭兆
無子僕因守姬汙其二女事覺挾之出家於福邸文冠觀母
有詞府不敢問先生曰是不可治宜急刑於市而尸諸謝府
幹辦武經郎王澤誣舟人盜金銀器若干仁和縣拘于官其
父母自經先生察其冤立王澤於庭斥之曰汝挾勢戕無辜
當縣汝擬上京尹黃公萬石判云觀僉廳所擬謝愁閣略無
畏天命悲人窮之心諸若此類遽數之不能終姑舉其槩耳

附錄　一七

先生嘗集其擬筆名曰公生明又曰力行好事先生特立獨
行之直果敢觸事無所屈撓故其抑權勢雪冤枉卓爲當世
敬服惟在京幕時誤追朝廷羈管有官人黃貽慶者都司取
去陞罷平章賈公似道判云王帥僉乃一好儒者特免陞罷
對移龍山監稅兩月覆職閑廷三湖南倉使劉公應龍以竣
擢儒科蔚有文采舉使李公丑父以文傳踐盧許重鄉國舉
憲使王公亞夫以漾麗之文直諒之氣舉改官五江西運副
劉公應龍以學邃文清才優志遠舉觀文殿大學士江公萬
里以科級寒膺吏能譽敏舉敍正常公棣以性姿粹明學力
雄贍舉自詩劉公良貴以器識端重鄉評所推舉浙漕朱公
沒以奮縣儒級緯著吏能舉南安守周公子榮江西憲使徐
公明叔但舉改官以省劉求下不該舉倪公普舉至而公貝

已足敌學文華特其辭云文如虎蔚史能屑敏展也瓌奇之
彦可備館學之用直諒文公乃翁學以白代其辭云擢巽科
第傳經羣書發為有用之文見諸致遠之器時章公參大政
以書薦于平章謂先生遯而臨履材識俱不苟多士中巨擘
留意大科識者期以館閣明年有掌故之命陞班南監告詞
云虞廷九官命夔教胄今文體弊矣深思得知道者為學校
師以剛直簡而剛虐命爾為正以教國子爾其搆正學以明
無虐無傲之教譏之哉嗣皇幼沖將就師傅有旨選老成之
士侍經筵先生與林公一龍在選復不果嗚呼先生立言則
兩宰相為之序制行則諸老先生交譽於朝非義端之私言
也嗚呼先生已矣懷堂木之千尋託中宵之風雨尚忍言之
哉先生自誌矣何銘之求義端應之曰唐東明張先生自誌
而卒柳子厚銘之則先生之墓焉得而不銘先生娶李氏封
孺人男惟肖女仁靜適前從政郎惠州錄參清江趙孟祭孫
一人同老尚幼惟肖以是年秋七月壬辰奉柩歸窆遵先生
治命也惟肖築室於墓像先生而祠焉扁曰稼村書院丞相
章公大手筆也歲撥田租三百斛為晨昏香火奉且大懼先
生之文無以詔後讀請於嗚呼先生死矣先生之名不死也
雖然先生亦豈藉有名哉觀先生之自誌可以知先生之心
嗚呼

杭山章丞相銘墓

宋景定壬戌試胄漕進士予別省余於逆卷中得賦一篇老
作也驚曰世固有横道之宝耶則袤而出之時碧梧馬公廷
鸞總文衡論東復在優選既揭名則稼村王君也有司動色
相慶余初期以集英第一既甲而乙士論惜之劍水多瓌傑
君望之望也儀狀端偉雅行堅苦少讀書有大志學不博極
不止發而為文渾浩如長江大河精潤如良金粹玉駿發震
厲如鈞韶奏雷伯仲以詞章齊名俱四領漕薦君皆留意詞
科泛帰就既第初筮永州民曹闕陞從政郎再調南安司理
辟新喻令兼傳彭迹丁家艱服闋授光山節度推官兼書記
未赴辟浙西趁揚兼天府幕擢京學教授甲戌秋參除刑工
部架閣乙亥遷國子正用考舉改合入官授宣教郎尋丐外
添差瑞安府通判會山陵選屬充覆按使幹辦總護作佐儀
官薦恩轉承議郎奉使起發台州義米措辦慶元府海船甫
抵郡古無提舉浙東市舶時余以論言謝政言路以私忿
指君為黨文致其罪劾去之既而江西帥辟參閫議分司于
贛未上俄時異事殊歸故山読書著文外無復人間世事
時當路采衆望聘師儒雖逊應命終莫能奪其志退而老於
東湖之上凡士有所造請無南北遠近酬對無少倦丙戌冬
得君書知有疾明年三月其孫惟肖遣介告訃則君以二月
十四日死矣惟肖械君所自誌及李父義端所狀行請銘且
諗曰昨侍先君子踰辰松楸然後釣遊之舊卜地西坡顧
惟肖曰我死當葬是還東湖忽病疾作言動酬接猶如平時
作文且不輟正旦謂家人移書曰吾年七十四死可無憾
至丁亥前一日忽語惟肖曰吾度力不支明日遂行詰旦整
衣冠端坐正寢兩手置膝上頃之脩然逝矣今將以是年七
月三日奉柩歸葬父子祈知愛惟措碩毋愛於言余聞之喟
然嘆曰稼村偉人哉生能自誌死能自知世之醉生夢死者

有是乎可以觀學力矣允嶽氣分天下鮮全材體於材者或嗇於德優於文學者或劣於政事君未仕則以儒學稱既仕則以吏能著在幕府則直筆聞於世郡在班著則清望孚於薦紳雖道制於時所施百未一二而出其緒餘已卓卓乎聳人耳目斥受納弊倒自初官不為利誘于反覆郡辟內雖獄官受賕不為情奪強奴謗主之女冠豪辭誣平人以脅金事雖王邸戚畹之權勢不為勢怵湘俗用人於淫祠往往罪不及巫至是首坐以極刑外雖天下之學掃救不數月所選拔多取科第立班行是皆關繫風俗人材之大者類非俗吏所能為也迨登館學駸駸嚮用而卑適有大不然者天耶人歟君生平於文字間最著藏修之室曰桵材因氏焉教子必以義理之學扁其讀書所曰學稼自為記以訓子亦先世大學

有穫斯積義考方於是占焉所著書有讀書管見十卷宋史類纂宋史提綱凡六十卷類稿凡三十卷宏詞擬藁元百篇余嘗總其文而序之子惟肖又能輯而梓之君既卑館甚與創稼村書院以貯遺文以妥遺像且割租三百秉奉祭祀所若干俾族徒其間群鄉之子弟教焉所以昭孝思廣先訓也余於君生同甲居同里為舉子同所業生二十有餘載始識面又三十載君第進士始再會又十有餘載君縣掌故列肖監始同朝會章疏父大興危得日急廷議遷與守各是其說余謂國計所關宜熟籌而後決時在列者慮不及遠方倚權植黨以自私競浮言相擠軋余既抗章去言者橫以主遷議見誣且併及君嘆既加諸我復加諸人天不可誣也當亦自覺交至通國洶洶余一頓以靜或者至今咏其矯情鎮物不蚤快

大計謂其主遷可乎雖遷非計也徒守者又何如哉往事已矣必有任其咎者而余則累君矣余自蒙恩西歸屏蹟林壑與君會不得再猶幸桑陰相望書郵可以絡繹而君復死矣銘將焉辭抑君既自誌而難弟又為之傳夫吳膺壽慨合論昔於世道升降之會人事得失之際吾黨進退離合之機不能不重有感焉廼敘而銘諸君諱義山字元高生於嘉定甲戌世居隆興曾坊今為龍興路富州三世曰愴然德秀道昌贈奉議郎娶聶贈安人室李封孺人子郎惟肖女仁靜前修職郎惠州錄參趙孟柔其婿也孫同老銘曰

孰通耶塞孰失匪得東湖之居西埈之域

須溪劉大博撰哀辭

王元高如斷岡孤松雖幹未成陰而風已遠身益愈高闢新江右之間書言其文而亦未有深知之者也余與元高同試別頭對殿下元高因疑予且出巳上亦喜推余必巳上而余竟出其下遠甚然元高猶不滿謂其嘗備二三人者亦何至不若東里某也黯然西歸將焚其藁上親後相見輒問曰猶乎未也曰當其時憤故爾及言某公某事大節可觀曰余不以私忿揜其誠心服善又如此余官都下得君南安書曰獄函偏則程大中遺二子拜濂溪處也古心公為鷺洲以大中公是已然濂溪二程謚諸門人謚而大中公獨無謚非闕典余攜書入白政府古心公曰余周旋其父子師友間余乃不知出此慢也一從官茂明知其我輩人宜言明日會堂中及此書將報而余去國君每竊恨嘆竭所作疊疊欲余盡聽之嬌然如所嘗見蓋其文點話吁可哉之廊廟充喜為語快

有識詞科者如君必居首又使番數年為學官選大典冊見舍人學士失援君亦　選惜也年五十不遇至六十六十盡回視一二十年間庸人故紙顛倒塞白可勝笑哉余讀君自志三大息自誌雖杜牧之趙埜卿外如王無功陶元亮陸魯望吾歐六一邵堯夫孰非自道或晦氏名託微隱或舉細事云爾耳若其情誼節志學問文字非他人識者不能得之形容如元高所長政在好懿物善急義黨正常身挺而以主氣類下推車以遜同志間居而有言當路之事末俗而有授昏溺之心槩非其人所得自言而他人言言亦不及則知者少也嗚呼元高吾江西學校比年文武墜地有何物邪論節暨洲不當祀古心公死節前朝若會君典教事廷責之浩然以名節通宇宙同不朽嗚呼元高余前言文事學直小屈使朝論正色詎止此然亦有二焉使有大條書舉立聞稱經斷獄不在死以下使薦進拯口不悟其人平生或謀且自謀皆君所長獨在此又萬一必無是事而余過憂之者以是語君殆不為病而美亦可見生茂陵甲戌死丁亥二月其子以葬告扐聞訃既哭讀自誌作哀辭君諱義山豐城王氏號稼村嗚呼元高辭曰

大阿之不來兮來何益於佩觽兮熙星紀兮生勞之不作兮語何益於死所兮超遂初兮

稼村書院記

稼村先生王公元高之子惟肖創祠先墓側因所自號扁曰稼村書院以余為公同年徵記詰之曰郊而封溝也家而嘗禘也祠於墓漢世有之漢以後惟宋文潞公廟河南吾於司馬溫公碑猶焉然則祠於墓可也以書院名可乎書院所以祠先賢也人而賢祠之非賢而居乎稼村由高科歷仕班朝雄為阜有聲稱生平著述多發先儒所未及足以詔今貽後賢乎祠莫不可然書院之立有二有因其地者有因其號者衡之嶽麓建之武夷廬山之白鹿因其地也吉之鳳山瑞之西澗南安之横浦因其號也因其地天下之書院也因其號一鄉一國之書院也是數者皆僉諧之公未聞子而可私其父自為一家之書院也何居惟肖泣且拜曰惟肖敢私吾父哉墓於斯像於斯錄其文而置於斯使君子若孫得於目觸於心服縣書而思無窮為可久焉耳詎敢妄擬前輩余聽其言而哀之曰嗚呼此孝子慈孫之天也洪平齋有云生之奉百年耳死之奉與山川相為久稼村之祠以書院而久書院之存以斯文而久惟肖又以歲租三百斛為書香火奉餘以為文集墓印費延鄉之名士友董其事歲修其墓稼村文章半天下登斯堂瞻斯像而誦斯文恍乎耳合樂之詩章也郁乎無窮之祕寶也凜凜乎肅清夫之遺風也彼廬編黄以守者視此焉而稼村嘗名惟肖讀書之室曰學稼且記之曰余稼於書非稼於田惟肖能學吾稼則肖余矣嗚呼今而後知惟肖之克肖也書院創於某年月日為楹若干工既大丞相杭山先生書四大字以華其扁稼村名義山洪豐城人今寓東湖其行事不愧不怍者在自志其嘉言善行可以俟百世者在杭山章公之銘詩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一家之書院云乎哉廬山陽平曰李嘉龍記

[illegible]日利[illegible]書院上梁文

伏以書院奉先此是一家創見稼村有後只觀三楹旁題其
事死甚於事生知肯搆又能肯幢切惟基所創祠堂之始著
以涑水記潞國之碑[redacted]自後來微俗之不存以峻宇彫
墻而肆後國爲春秋祭祀而設實則族黨聚飲之場聞有尚
摸素以爲規又能俾緇黃而董事謂庵可也揆禮不然具位
極之報嚴父者子之當爲不敢效常人待親以至薄持於家
廟立作學區攖歲租以奉香火丞嘗延名儒以敎詩書禮樂
展省而瞻道德之貌誦詠而聆金石之音自是難哉未爲盡
也是必表而出其著述之妙斯可遂其所以顯揚之心故臧
文仲謂身歿不朽在立言惜既死則其言隨泯陸平原以書
未能成爲至恨然已矣則徒恨之云先正稼村提擧國正侍
郎先生有類藁三十卷今見三百條衍義數萬言提綱類數
百其力勿於是痒於是徙命鋟於斯賈於斯予以助舉印之
資予以副快覩之望是爲箕裘之本永壽詩書之傳載致吾
豐百十年以來試即前賢一二人而論如花理鄉之西堂集
黃禮經書之竹坡文一則周平園序其端謂之立志高遠一則
杜立齋銘其墓謂之養氣浩剛雖得於品題議論之公明不
若此誌銘序跋之稠疊先正稼村提擧國正侍郎先生得碧梧
丞相以南宮座主題其碑之蓋杭山丞相以當時同制筆其
事與言皆謂仲氏月旦狀行之詳深得正公伊川直筆之旨
若稱自誌畧無慣慨悲憤對峙兩碑直是光前後備至君文
山丞相序宏詞之葉燦然斗一星躍中天之光彼得一以爲
樂此兼三而罕有然是特述諸公大書其美尚未見先生

可祠之因不必論進之甲科退之乙科須是要思其小節就
其大節奉命皆出關之跡甚明被劾投閑歸田之心尤白
適當和守兩難之日洞明利害一劍之機夫宅揆所以斷國
論是非廉謙所以詢衆議可否不在其位敢輕於言豈料辟
謗之興併在一網之數誰詒伊戚大甚其辭然古有頭入黨
之人連坐幸矣不待蓋棺而定公論較然雖遍有鄉閭議幕
之除終不改家山懷舊之念倪焉一出而惠多士得爲全人
而終餘年遊者如斯亦可哀已是以惠庵有訓古君子作室
必先立祠昌黎亦云鄉先生既沒則祭於社茲於百世之奉
以慰九原之思又記誠齋春雨亭之文嘗爲宣溪王邦又而
作歷述數巫之論禍福與夫二丘之抑低昂不過敍事則休
之居至有或尤其先之處定皆欲覬當貴避貧賤果何以寓
哀慟盡吾思罔岡以數事而竊無如今日之舉有是父乃有是
子此甚盛之美談稼於書非稼於田真可成於先志輙憑吳
力舉輿修梁

東秀涌呈猊一派通其水其丘釣遊處此心足慰九泉中
西一堠高崇衆岫低難弟狀兄皆紀實二王名與二程齊
南不憑釋老作墳庵一似虛鄉圖已像雍容日對聖賢談
北左右地新歸永宅預爲幽室效王推且許門人爲嘗似
上王素已如王旦稱晚年最喜提孫枝垂訓傳家副深望
下老子壯心終未謝天手豈肯喪斯文學者待稼村今學稼
伏願上梁之後百神司衛真宅安靈泯水西頭讀蘇穎濱之
遺傳衡山墓下瞻胡文定之春秋邵伯溫編邵康節之書藉
祖禹拜范蜀公之像大 拡曰更看光前

杭山遺祭誄文

某於稼村生同甲居同里學同所志而仕止之際其時與事又同闔於知幾不免自累且以累人則誰之咎也嗚呼往事不忍復言矣人生幾何而會合亦豈能幾回視弱冠試舉子時曾一識面其後ㄙ衡文別頭君繇別省擢太常第始再會又其後同朝僅三四載俄事變大異由是別去而會不復再矣然猶幸俱還故山相望三數百里交訊稍數藉以自慰去年冬得所寄壽知以病告意晚福方隆何恙乃已臘後書再至則更醫後有向安之漸為之喜極方擬上起居問而訃且至矣嗚呼以五十年之交而遽有一旦之訣以同朝之好而獨負後死之慚黯然而生孰與乎偷然而逝也然稼村之死不能不重為吾心悲也讀自誌之銘孜仲氏之傳抑稼村雖死猶不死也然則銘墓不必他屬可也令子之愛其親者雖至而其則非其人也耳目余塞聞訃後時不勝哀殤先寄一齒病足如縶東望潸然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為藻藉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而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猶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如此夫往年有博學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浸少於是小詞科之制立廿六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之者迄今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琢軍王君義山元高自為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誥大誥令擬諸其形容叢編鉅冊其能出意為舉之上矣元高中進士科余被旨校文殿廬第其策為選首後乃乙科元高意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余謂元高自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予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乎三代同風安知責不在子正不必思吾不得志於進士科而退為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于帙尾嘉定壬戌中秋廬陵文天祥拜手書

讀書管見序

西山讀書記李公韶序之以為去取先後各有深意且以諸儒未說深明其本旨為畝致堂讀史管見議論英發朱文公則以為有照管不及處嗚呼雖然大江以西有老儒先生者作王君元高義山是也元高博極群書其為學有本領其為文有根據學者知所企敬尚矣余幸得侍同朝先帝山陵被命覆按知元高為通儒辟為屬公退因與論孟子養氣一章元高謂余曰西山夜氣箴大有可議余聞而駭焉元高為余言天地之道無間容息故易言終始者貞下起元之義西山乃云艮為萬物之始終造化之脈絕於西山之手余瞿然曰大哉言乎卓然超出於西山識見之所不及矣歸日元高出一編示余名曰讀書管見其於六經子史評論考訂皆先儒所未發洪千古之已往契萬古之方來吾知此書之大有功於世也稱子曰讀書自具一隻眼元高有焉文及翁書

宋史類纂序

朝廷有真得失天下有公是非豈惟彪炳於前代雖當代斧藻亦不可一日無竊嘗拜手捧讀三朝寶訓而有感焉為

三聖宏綱布在方册得輔臣推闡而光益耿又嘗拜手稽首請開基事要而名歲久爲𦘕祖聖謨光啓萬世得從臣發越而政益微誠若琳至意不宜驕仁政無述視良法不尋其初畧大計不正其失可乎吁𠃧聖訓律長編則長編法而字訓簡以事要埒長編則長編賸而事要清王君義山鼓棹長編揖其畔岸鼓琴長編聲其清越在議論在發明在微顯闡幽在彰善癉惡凡天命人心之樞紐國章民紀之條貫君子小人之消長中邦遐狄之盛衰詢事考言曲通旁暢有補於史學不淺訂纂云乎哉寶祐丁巳八月己酉廬陵劉元剛敬書

宏詞擬藁序

宏博一科范奇傑華瞻度之備也國家何嘗一日不以此求天下士哉於其求也亦多術矣嘉熙頒試今題簡其條嚴其執於既仕者拔其尤肆念工師得大木將棟明堂何必斲而小之則始小科仍循貫又念帝布之英阨於未仕未得由此其選則俾郡闈省闈歲奏其藝專経賦論策並而不偏廢嗚呼上求下之方詎不重以周乎哉求而應者蓋有矣余耳目孤陋未之見也豐城王君元高擬藁二十一篇提幹劉容齋亦既序發余重盥再讀典則而有味容齋冠其篇首曲盡諸体姿態每体每篇標貼批注處處精密如琢藍璞如鎖淮瀆余何所容喙哉權奇倜儻之駿攸伏莫状步驟超絶有千里之志而旋規折矩入細中程動如德格和鑾之節天閑內廐其舍諸余觀彼老擬制科策力言兼董公孫科舉之累身由是科志於得而已不厭其累何哉及觀紹聖設科改▣初察龍溪宜詰之乎蔚乎福輝然按綜之工浮於氣格擬設科以前

▣至和凡制元祐三制如甲庫之所口中盡稅神品聖品大捐遠絶始信唯元所謂累者特未能忘情得失間故耳彼吳莫諸人爲科目累者不論也王君從事於斯盡吾所以能應者上之求歟否歟不以术其心端能不隨斯累矣敬論王君求切偲之益焉寶祐丁巳立夏後二日仙都散吏廬陵陳彬序

宋詞擬粟序

於戲角古今典章討進置歲月爭奇較靡銖眉不肯讓人者紹聖以來戰獨卓之詞科是已是科也天球河圖舒鼎昭兆盤銘岳碣金馬鮀禋雌霓連蜷碓星氷增蔚可俎豆詞林羽葆藝圃莫不大覺于昌闔自爾雅遠而邊固雖不復作大手筆而燕許元白不復登崑體變而東坡南豐不見初寡能溪齋句相宜盤洲盤靈閨閣相應悦齋實圃香妙相比西山平齋罔碑相叶作者代起幾無餘巧帝以龍天下為義末厥鮮羅搢而小詞科之制立噫大臣不為拙工敗廢繩墨繇其二而小之何居毋亦為人才彫落處是擬其二千石外復有比二千石歆來者省力而易於政及帝意深矣能斗牛之墟直劍氣之北有奇士起王君義山之諸國子監來見之書序提學司屢薦之手就途錄而私擬今觀三十篇鳴和鶴舞交衡成中其度典雅而不淫音重制表勅賜而有則音重記頌揄揚而不誇音重序銘正大而不衝音重箴誡體物切而不蔥音重詔檄露布言非直遠有東恒容與推闡闓鬯氣象蹤之被垣是能盤詰其渾灝提積江餘而不忘任公之措可為拙於用大措當今運國浩積天子思得一第九州之才風采萬國豈必捉所業以求售將見隱陜侯以何廷尉以姓呂隴西太守以昆邪以昧罪再拜為玉堂薦有詔金鑾論當世事文不在茲乎寶祐丙辰嘉平紀月日旅甲子廣陵劉元剛拜手書

稼村類稿書後

從祖宗村翁益弟弗嗜仕遂于學乃貽是稿屬詞存義於是乎可以觀德得心郁華於是乎可以觀文月湖先生知而愛之而溥整菴公表而則於是乎可以觀志矧不類諸而繹繹而成成而悦乎者若而傳於是乎可以觀訓德以基文文以宣志志以昭訓訓以迪德此稿所由刻也雖然越二百年之久旁搜傳采乃始獲茲則所遺者多矣吾祖月座翁與翁德同文同志同訓同時同所行止活四記而已則所遺者益多矣嗚呼有而弗知弗明知而弗傳弗仁傳而弗備弗順後斯繼編者惟德作求焉爾謨求則志文訓若其庶乎否則其惡免諸是可鑒也已其亦可懼也已

七世從孫廷顒頓首識

稼村類稾後序

欽順嘗聞諸月湖楊先生宋之季世豐城有王義山號稼村者以文學名當時其所著有稼村類稾文詞良妙昔嘗見寫本於其族孫處顧其傳之不廣爲可惜也余聞先生言然每以未獲一觀爲歉一日稼村七世從孫冠以先生命奉所謂稼村類稾來示余得之甚喜疾讀一過如驟入武庫劍戟森羅舉目應接不暇終卷復細讀不忍釋手蓋其才高學博而筆鋒遒勁由當時之途轍以望古作者之門墻既及其門且駸駸然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其所上廷對最爲醇深有經世宰物之嘉猷有扶顛持危之至計其他作往往激詭縱恣開闔不常而未嘗不歸宿於義理其爲儷語組織尤工誠可謂一時之傑作已時冠方謀鋟梓而先生已許爲之序復請余贊以一言余曰子誠鋟梓以廣其傳於四方人之知而好之將必有甚於余者夫安用余言之贊矧余言不腆抑安能增重斯文也冠竟不余釋辭而去者數四而復來曰鋟梓已完

工方東手以俟切惟斯文固不假余言之賛然其湮晦不顯亦且二百餘年乃今一旦顯行於時雖玉光劔氣理不終於埋伏而識者之遇要為非偶然也然則非先生不能識斯文之妙非冠不能識先生之意以永斯文之傳是其可以不書庸書于卷末

正德十一年歳次丙子春三月癸未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泰和羅欽順序

書稼村類稿後

正德十五年庚辰秋予職司獻俘寓留都門外得提溪王稼村類稿讀其文而知才足以經世志深於憫時學克稽古準今惜夫生丁宋運將傾而與時齟齬竟不得通位一騁其施以紓時屯命也予菲才自顧無益於時居位而乞休屢疏

聖朝不遺葑菲而更荷甄録視稼村不其多乎愧與位并考世尚友夫遇不遇時也才不才天也而脩之在人者求而同之安有曠百世而不相感

者乎因書於稿尾

賜進士中憲大夫奉

勅整飭江西兵備提刑按察司副使

東鄞半湖陳槐書

月屋漫稿一卷

（元）黄庚撰

清鈔本

月屋漫稾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黃庚撰。庚字星甫、天台人。厲鶚以其生於宋末入元未仕、遂收入宋詩紀事。然宋亡時庚尚幼、觀其集首自序、乃泰定丁卯所作。時元統一海内已五十七年、不得仍系之宋。今仍題作元人、從浙江通志文苑傳例也。庚嘗客山陰王英孫家、試越中詩社杭易題庚爲第一。考官乃李侍郎。今評語與原詩並在集中。案張觀光屏巖小稾亦有此事未詳孰是姑兩存之蓋甚爲當時所推重。其詩沿江湖末派體格不免稍卑。而觸處延賞亦時逢警語。如五言之斜陽明晚浦、落葉瘦秋山。柳色獨青眼、梅花同素心。鳴榔舟葉聚、撒網臥平蕪。細柳雨中垂綠重、殘花風裏亂紅輕。清夜夢分千里月、故鄉人各一方天。風月滿懷詩可寫、雪霜侵鬢鏡先知諸句。類皆風致婉約、猶具晚唐之一體。王士禎居易錄謂月屋漫稾一卷、皆庸下無足取、未免詆之太甚矣。

（七言之鐘帶夕陽來遠寺、碑和春雨涙花圓諸句。）

句廬偶稿

彥盦題簽

集106-317

月厓湯藁序

唐以詩爲科目詩莫盛于唐而詩之弊至唐而極宋以文爲科目文莫盛于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極甚矣詩與文之極其弊而雖于其起弊也昔有虞明良之賡歌已開太古忠言之天矣三代以還雅王者之迹熄而世播近古其播于辭詩嘆而碑金刻于規諫諷刺者皆所以紀一时之實豈特為是虛言哉周以詩文主科目非世道之幸古以詩文為科目文豈人心之幸哉古道之淪不可挽也嗚呼自孔子删定整作以來詩書易春秋之文俱存而其道則泯矣以言乎詩自三百五篇訖于戰國詩之脉幾絶而騷續之於騷有功于騷之下有漢而漢而至于唐惟杜少陵爲備以言乎文 獲麟絶筆之後諸子百家惟與漢起不有孟子之書 聖人之道幾矣故孟子功在禹下至若荀楊之著敘數節古班馬之論古史歷三國六朝隋唐之世斯文微如一髮而韓昌黎力挽古學於唐而宋則歐陽出焉嗚呼盛哉乃所以爲衰也故詩盛于唐唐之詩脉自杜少陵而降詩以科目而弊而弊極于五代之陋文盛于宋宋之文脉自歐陽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而弊極于南渡之末年以科目而爲詩則窮于詩以科目而爲文則窮于文矣良可歎哉僕自髫齔時讀父書亦師訓雅如習舉子業何暇爲雅致之詩作閒散之文哉自科目不行始得脫屣場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氣盡發而爲詩文且歷玫古人諸趨之流弊脱然莫驗雖不出範天機性之出歸浮而遊江湖也遂得率意爲之推吟詠情性講明禮義辭達而已工拙何暇計也于是裒集所作詩文繕寫成編命曰湯藁以爲他日覆瓿之資若曰復古道起文弊則有今之韓杜在 天台山人黃庚星甫氏序

旹泰定丁卯孟夏作

月屋漫稿

五言律詩

天台山人黄　庚撰

漁隱爲周仲明賦

一笠載春雨扁舟寄此情世間塵網密江上釣絲輕不羨魚蝦利惟尋鷗鷺盟狂奴量下水猶作漢時清

九日偶書

水國雁已到山籬菊未開判次頭上帽莫放手中杯暮雨滕王閣西風戲馬臺人生能幾度惟恨付蒼苔

秋晚山行

鏗然從策聲無事覺身輕落葉山行秋流泉澗飲清蟬痕沙露濕雁影夕陽明歸路遶林突班荊歇隱聲

夜坐即事

對景生清夜青燈與已華詩慳難就業燈瘦不成花易醉然遶酒頓歸夢來家何時鋤廢圃學種邵平瓜

雨后送春

歌鼓滿湖濱傾城出送春波光行畫艇山色醉遊人者六雲何在梅梁迹已陳我來閑弔古回首一沾巾

晚窗即事

一枕紗窗下池塘中夢驚殘雪金鴨暖清香玉漏寒晉帖徙倚雪屋詩著眼看晚來吟思倦和月倚闌干

幽居

幽居少塵事贏得一身閑竹屋無人到柴門盡日關斜陽明晚浦落葉啟秋山隔水僧歸路忘機自往還

宿龍瑞山房次周雪矼韻

木葉秋容瘦窗懷思故人溪雲微見月一去思經年落中年詩屋冷湖海釣船閑何時歸故隱風雨對床眠

翠峰庵即事

竟日尋幽興林幽不掉遠客行黃葉竹僧帶碧溪楊巖瀑氣寒雲外風吹夜湖是山情無限何用楚詞招

王倩竹館偶即事

池館翠深處閑雲居未偶猶閑甚不舍點華香竹淨傍居鶴爲香鶴解無心清無簡分長日一編書

寄雪谷王府判

曾記還家日重來約夏初自從一別後又是十年餘原憲水閒爲松床懶寄書幾行問消息近況是何如

餞越守

旌節涉天兆江山條夕暉傾城餞州牧別淚點朝衣人指生祠語春隨祖帳歸自來言越廟與去時肥

別山陰許友

好風猶勝畫秀衣動園林枫色打書眼梅花開寄心江湖
方悟從歲月自侵尋忍别山陰去徘徊懷飛岑

隨蕭秋嚴時寓錢仁蘭君

蘭君分清隱秋冥飽看山風霜林髮老天地一身閑拄杖寄雲
書吟囊好月還詩成誰與讀時訪竹林間

書懷

平生湖海氣老去歎蹉跎命雖非富貴不送窮江空思
捉月天閑欲行風俗眼從渠白首人識此翁

寄菊坂吴府判

客懷元自老那是為秋悲一别又三載百年能幾時方書無
為寄心中有鶴知遥想菊坡菊西風秀涛籬

夜坐即事呈倚竹

一室冷于冰秋高夜氣清月寒搖竹影風急亂琴聲寄
欲知身健安貧覺累輕吟邊閑倚竹誰識此時情

曉春即事

園林芳事歇風雨晴荒城轉恨青春逝時歎白髮生啼鴂
國恨歸舊故鄉情三逕多荒草東還許未成

登寶林佛閣次韻

世杖浮高閣登臨思渺然閑身空歲月老眼幾山川落照
秋浦飛帆遥暮烟傳閣帳分貴餘懷付今篇

夜坐讀書

寂寞家貧不親書隙光吟青燈風雪夜黄卷聖賢心書送閑
與廢斯文寄古今鳳兮胡不至三歎淚霑襟

春日西園晚步

為好園林好文即伴好行花香解路綠柳色暗迷舊恨月書卷
在何好白髮生斜陽紅畫出一抹暮山横

書所寓

不厭茅廬小栖可此身蘭猶如俠客梅欲似待人有地堪藏
拙無醫可療貧萍州故鄉青長懷鑑湖春

書懷寄呈許友

寂寞茅廬下窮居且待時吾儕寧可忍余子俗難醫風月娱
宜酒江山都是詩廣文無鄭老誰與共襟期

題義上人清虛閣

偶來成一宿便覺與禪通看塔月影不掛簾秋色空因知釋
氏學亦有吾人風吟到忘言處從能此意同

秋夕和呂講師韻

誰將括從標雲外伴清幽午夜山林月一花天地秋經寒涼影
淡禪榻古香浮不作繁宮夢連能懷舊遊

偶書

豪氣消磨盡攜書寄海濱文章雖遇主天地不憐貧家累依

劉表妻兒笑罵匡披卷還可問吾道幾時春

九日

筮節今朝是秋光又一年但教樽有酒休問遙年錢白髮垂
唐帽黃花識晉時龍山游何許回首思悽然

送別胡汲古

自憐身是客又送客登舟雖有重來約難禁一別愁風烟迷極
驛中樹暗春洲渡夜懷人處山空月滿橋

西峽即事

松陰逆水迷俊客吟卻秋宿有仙來寒花無語客漁洲烟雨
留僧寺夕陽歸回首來時路白雲深幾重

六　上

春日和韻

新晴天氣好老去惜芳辰桃李自春色園林又夕陽樓簾通燕
入掃迷樓花香寒食清明近松楸憶故鄉

述懷

柴門閉掩畫重簾竹室深茂草由生意枯桔見古心有書消白日
無術化黃金寂閒生涯多長年只苦吟

對竹

門對南階竹青青玉為竿雖然無地種且得隔離看露葉
晴楊迎風枝叉亦寒但教休剪伐日用報平安

秋色　山陰詩社中選

愁意欲不勝理斷動愁情落日遠深處西風點染成丹楓明
野嶂白水漫江城馬上人回首戒點客裡

山居

結屋依山住無家多靜宜藤花上綠竹苔石外荒雜花種植
童沽酒敲門客送詩老懶生計拙後、又何為

懷友

柴門春易老未見故人來樹密鳥相語山空花自開向閑欲心多見
別後指幾時回處問頻書札何時共話杯

夏夜山酌

山酌酬清興憑闌看月移多茶醒醉客添燭了殘暮景

七　六

且同井桂影出中池荒城江漏遠試問夜何其

王倚竹陰觀打魚多獲日圃字

陽岸皆漁伴輕舟破曉烟鳴榔舟業聚撒網浪花圓鏡驚
寂為樹鷺飛還別川洋、聊付物生來自無遺

新秋

來窗月未早蟋蟀過南樓殘暑年猶塞一朝初報秋行、驚
客恨字、字鄉愁仗阿人同立弟書能寄不

病中

讀易窗閑久多時不點朱硯乾墻滴水籠破藥後書氣味如
傳淡形容似鶴癯支遮空滿眼誰念病相如

月山書館

山色青遶屋幽深隱隱居巖梅香筆硯寒雪冷琴書壁布先
賢傍門無俗客年代耕樵吾在何必羨長沮

秋夜獨坐

黃庭重讀罷掩卷對寒燈發為憂時白心因學道清一窗秋月
色四壁夜蟲聲坐倦閒欹枕詩成夢不成

九月書懷

客裏同秋老鄉心遠雁飛重陽今日是三逕幾時歸籬下菊
黃菊門前少白衣無人慰苓餅獨立對斜暉

古松

天播森寒翠蟠枝挾倚天虛濤無六月老氣已千年斷柔
人能壽采枝鳥亦仙秋風鳴彩葉彷彿奏虞絃

詠雪

撲簌敲窗紙寒齋對水濱六花和露夜孤枕未眠人身靜
影遙回心清趣自真愛梅情更苦塢壓一枝春

石窗為明工人賦

何年鑿山骨八面鏡磨苦海月招還白天風吹不開玲瓏宜
丈室明潔稱虛眼界皆通遠開雲任去來

對鏡

無業夢不到使窗時一看是非狹內照妍醜付塵觀容髮漢

七

染白猶存白寒侯晴晚雲較尔整衣冠

夜坐

世事等輕雲遠塵寄此身青燈少年夢白髮異鄉人披劍
鷲山光吞舟恭谷神黃庭重讀罷吾得葆吾真

西州即事

一雨洗窗碧江城稻待插山吞殘日沒水挾斷雲流燈影深
村夜鐘聲古寺秋西州舊遊地十載此淹留

春日即事

扶杖行出徑園林欲暮天錦叢紅濯雨絲柳綠綠煙春思
三月風光又一年客懷正然絶那復聽啼鵑

採菊

籬東閑採菊三逕路苔深曉露冷殘葉秋風香一樣晚英
供小酌嗅蕊伴清吟會得悠然意方知靖節心

春日

春色濃於酒何須醉玉觴柳疎啼鳥影花雜蝶分香往日
隨流水閑愁付夕陽吟邊白髮無猶是少年狂

六月白菊

壽客背時善何須晚節香人間方夏熱籬下自秋光便是重
陽日真成六月霜莫教陶令見應以醉如卿

白蓮

八

泰華峰頭種移根植野塘一池秋夜月萬柄曉天霜面帯羅
青盖真妃送素裾鷺鳥無記取點點水雲鄉

石門

飆馬東山路驟驟掀石門落花春夜雨流水暮煙村久客迷行
役清遊援手煩勞生多感慨餘恨付乾坤

青山陰蟀

逍遥三山道重来感舊遊湖移寒帯雨山色淡生秋書驛通
鄉信題詩記旅愁江湖十年客雨度到西州

偶書

老眼看書晴桑榆景漸催文章身後貴懷抱酒邊開燈火常

猶在功名心已灰客来休問字正度掌中杯

宿甘露寺

山陰疑無路縈迴一徑通鐘移寒渠外塔影夕陽中寂世茶
煙白幢分焚火紅禪房還香薦清話數宵同

江樓

憑高閑眺望老眼倍增明林白山雲出湖紅海日生登臨懷舊
恨吟笑遣閑情客裏逢心友開樽叙若縈

竹杖

一枝蒼節瘦恰稱地行仙不但挑詩卷尤堪掛酒錢看梅敲
雪夜引雀早苔穿莫道葛陂水化龍飛上天

次韻書懷

風霜頭易白悔不早歸耕客路遠千里儒冠誤一生世情雲共
薄心事月同明老去侵蹤跡逢人懶送迎

秋日

旅食幾時休生涯未有涯西風一夜雨落葉萬山秋起石終
嵩陰竹主隊可憑江鄉烟水遠何日買歸舟

贈旋上人

破衲和雲著何時下赤城高年頭未白得道骨全清詩思秋空
潤禪心夜月明何當指竹子来結遠公盟

王直翁招遊

芒鞋朝踏雨来自赤城山久別勤生面相看各老顏開樽節
屋裡探茗竹林間此去淡縈遇寒丝行跡難

賞雪梅

紅花無嫵媚並蒂占春陽自有雙成畫金膝姑射粧月淫同落
影雪樹共棲香玉笛頻吹處安免落野塘

王槃所請別

羈懷不可述教者古琴知客舍相逢日江楓正落時夕陽村
店冷秋色野橋詩別去吳江上悠悠動遠思

除夜即事

除夕無詩侶燈寒酒獨斟三更風雪夜一片歲寒心衰老常

晝病詩閑不廢吟明朝年八十晚景情懷陰

王可交昇仙臺四首 臺在青龍鎮南

人去臺猶在飛昇事可疑神仙自變幻塵世想虛花煉氣顏雖老當心巽已華千古西古跡題詠属詩家

異人鍾秀氣草木亦精神見說爲漁父誰知得道真仙家自勝景無路有迷津每隨騎黃雀相隨入昊旻

仙翁不可見惟有一空亭地冷春留雪林深晝見星杉皇圖香色蘭蕙吐幽馨玉尊斜陽影閑看鶴刷翎

我來陶西古絕景覺凄涼蝸石雲侵廢門雜露濕裳森森林木茂移野花香寺近晉傳語詩祥生竹床

十二

冬夜即事

杉竹樓書至下其如寒夜何輕還枕黃昏御夜燭消溪紙帳梅花暖布衾春意自遠人無安夢夢不到南枝

寄友人

相望咫尺地久不到蝸廬寶遠人何處心就近其殊安樂常念蔣情意亦如我幾樣愁書相逢勝寄書

偶書

老來驚歲晚往程度年華雪凍天將雪山寒梅未花晴買西方飯午寺覓僧茶歸路江村暝行行反暮鴉

孤雁

長空猶嘹唳隱約背斜暉塞北離群遠江南失侶歸度雲憐隻影照水認雙飛却羨投林鳥相呼入翠微

王曹蒲澗程刑 乃巫山後人業山曾以詩寄詩投陸放翁

詩句巫山後如今世所稀特來看治守應肯投詩機會間從芳老秋雲猶唯飛台山千萬丈望望未能歸

和巫亦山韻二首

一生偽塵夢老去付悠悠始信功名事難將智力謀有才如孔孟無命不伊周君道今如此看天可問不

愛靜常成癖耽書近較癡年來自周錯君即不為虛稱長物影隨無生涯應有詩窮通係天命知命復何疑

十三

題嚴子陵

故人雖即位自不欲為官天下事已定山中人可閑一絲江月色千古客星寒捷徑終南士聞風定報顏

除夕

堪憐驚綠鬢無事此夕兮且斟分歲酒懶賦送窮文客思悲家郎心逐海雲隔和在何處日問東君

和鄭梅溪 有錢塘十詠

江湖新識面恰似舊相知腹貯三餘學才工十詠詩名蘇太史家世鄭當時客路攜琴去終須遇子期

即事

雀羅門户靜無客扣柴扃亭白鬚先生白看書眼尚青雲始起
石壁月波汲泉燒笑談剝名堂沈酣醉不醒

對雪

寒不寐燈吐紅看白髮對共談兩鬢今同是異鄉人詩客梅
花月茶盃數雨年時狂飲遠別難思淚沾巾

寒夜呈梅深

寒齋對紅客拜寒似僧家燈冷殘燒盡燈昏不吐花夜長
添睡思歲後憐年華吟儂推窗吐梅落月來斜

林齋山深閑同宿山中

秋風山館客稀席邊燈前共話忽深夜相看少年斗量天

十三

寒松鶴出雨餘天上有聲落下飯牛人未眠

遊東庵

若遊覺亭寺三逕竹邊閒林客若不到空庭月白來苔山峰
鳥靜雪樹猿啼枝枝轉碍空年深草綠苔

贈了上人物化

破衲暮秋寺入山深更深近向當桃刹在不果禪心寒潔窗
暮壁晚花生古林遠思明月夜誰能顏師縣

呈毛一齋先生

苔翠閑雲書如千為典刑為傳着指白見當眼長書教三歲三
後傳宗本六經我來尚奇字應許扣柴扃

別徐駿前

安浦又而我先陰一鄉校紙同誰别久不覺譜言多故得長
面山甚如形去日詩無終未冷井晚更相遇

寒暑作可

将学者文我年來慨席文懷吳歌伐木懷别懶停雲病後
少出户夢中每見尺書無發依舊日却與共論文

寄月山太守

下車方歲月早已收錢歌太守一身從來川百姓肥動勞於
雖訪閑暇即吟詩古况依然在州按賦式微

歲晚寄懷呈月山太守

光陰催我老無為空怜情陽不為日飲生辭歲年有為傷老

十四

安寺了印成仙道得為清蕭園学吐祥

鶴林仙壇寺

古壇歸雀杳野鹿白成群嵐氣浮清晚鐘聲出白雲樹寧
僧居老水到寺門多人世無窮了山中了不聞

五言古風

擬古

晚中有玉蘭風露飽清抱含章不求聞當見九秋老夫君曰已
遠佩飾為誰好何如飲與芳山林脩枯槁
驪龍有明珠奇氣欠時存一為鮫人采夜半注海若堂涙

難得珠薇思遠託如何賜所貴用之以琢在琢在亦何惜一去迴

流落

名門有貞女姑結孫嘉盟嫁婉庠未滿良人已遠行遠行何
時歸妾身不自輕空帏守寂寞誓以終此生難忘受恩深缺

缺憾生情

山中傳物當中本自四時秋水非難發無氣日以衰爭藤不如枯
青。上蛛羅雖陰雖有託已過風家翻飲生方自憐孤竹對同而
但緣有妻不莊。高遠天倚杉羅雨露沃葉藏雲烟根盤石地勝者
落四壁寧由果所秀　不與春扛千歲久庭放卷玉色腴且旺
山人劉孟蒸玉味道雲仙破言子眼饒身不三千年

十五

早景

雞鳴起濯髮披衣出戶歸自汲古洞泉落月猶在手三漱吞朝霞
餐光散花柳蓋素雄請人延佇思良久

至後

道人嗜茅宇猶抱舊絲琴對葉妙夫夕雲散遠臨雨氣一簾潤
雲去千山深斜陽暢微暄點點花點孤林秀時堂浩歌静聞歲寒
心孤梅發清夜庭樹鷲揚會

校扛雲秋經府

當年攜華屋樓樓頗街雲營守窮斧斤大章煥丹複花
石擬平泉水陸致奇怪閒逕扛唉宵後天下樂朱門鎖荊棘

花木已荊索蒼生類煙崖園亦身執托雲逃上苳大不過華表鶴
丈夫保無名風采照儲閒胡為一枝拈張錢鑄此錯回頭暮烟合

不昧拾餘作

九日會王修竹西樓預生廿七人以落霞與孤鶩齊飛分韻予
得落字即席走筆

舟之五雲深山西日兕落登樓集群賢推日天宇廓落不悲祖年
來光照杯酌清歌舞急鼓打排洞凝佃懷龍山遊此樂久寂寞
州為落指人目首懸嶺暮醉餘發語情多核庚佳作者發流
酒中西風吹不落

綠珠

十六

娉婷石家妹傑影照雅使靜珠不論斛得偏中柳枝一笑金谷春
新鶯皆欲逝空知苦樓中乃後而然挽危主愛妾深因妾為畫
樓缺風月話殘花把香墜

燕子樓

華年隨逝水日暮高樓空長。徐後妾事主不及徐雲屆擬書沐
昨在為誰容春風燕子來秋風燕子去。來影帶双孤寫抱樵持
回首孫墙博青花不敢媚

潘淑妃

二八入宮掖一笑輕三千雲臨湘何許步。生金蓮纖難不勝春
風姿後波仙躁華一回首荊棘生我前君思花上露妾心井中

泉井泉聲不波下照青天

秋胡妻

陌上桑桑歸室中春正饑妾心知採桑安知使君誰結髮爲人
婦失人守室帷婦義不禱天黃金欲何爲老姑倚門久不待盈
筐歸為妾謝使君風化關庭聞

紀事是歲大旱

去年虜入于此寇春高低夢現御風去金闕閑九天虎豹猙不濱
知予有仙緣玉庭排五雲青鐘飛紫烟青紅雨重子畢乎遠救
苗下土饑黎臣思粟將救自兵戈幸休息饑饉方連綿洪惟大
生淮宗司水旱權版言田家春与世解衛懸上帝先臣請乃回炀

七

豐年每拜謝潤下回飈墮林泉夜雷声殷殷甘澤雅活田況思
喜且驚異事聊偶然世懷當世夢　夏現有虜杜斗
米三文錢

病後謝友人存問

出居坐臥隨卽掃世陸淪荒逕無撤逕蓬藿方蓁風雨撼四壁
一榻寄居仲誰念相憐病當堪原憲貧友人陽河畢懷思賦停
雲紫年來逃我問善同殷勤但曉話契闊道合情文歡請言遠
流休素氣念重兵書懷談不盡說我胸中虔盤疏豆來賸筆、
為尔陳飛盃煮新酒味有太古春此佳況竊慚旣諸勸陞此氣豐
頃日薄暝生秋吳斜陽落虛影把袂意方些歲月邁何時後

私乳我輩重道義撥利同足云紫華易消歇流業久彌新
破言保名節勞力配古人

遊謝仙巖飛霞觀巖下李泰改善

兒王鑿山骨何年驅六丁飛霞遠石間縹緲開琳庭永懷謝仙伯
坐對山水城我來事玉雅登眺妻客情杉風驅鴻暑但覺毛骨
清探窺上仙素人而空勞勞石麟卧荒草中問是誰家瑩野老對
我言共人昔之卿金玉埋黃壤送日冠蓋飲吳歌宴否年邢重
水循石乃知騎鶴者不如學薇蘭蕨所以世外人逍遙遠蹤嬰侍
數松空款息洞口雲冥冥。

約王翠所不來舟中偶成

六

清飈捲夫域碧水出秋寺遠見山亭回首隔煙霧滿筍魚
郭苑秋霽寧戍倚蓬問舟人云是三江路羅荻難欺楊野水平
也渡鈎翁收荻烟稚子收漁長抱翠人不來歸陽在高樹

種松

去年種松樹未有萬與蓬今年松漸長埋沒蓬蒿中老人待
春歲歲華不改我回視蒿与蓬零落悲秋風

題三月梅花卷

衍姚觀家獲見鏡燒娟人方勝春華未坐出古素喜飛仿具賞
續袂之居翠猶如空山中孤鳳怨星瑞歸林尋坐俟衆芳憔

讀文相序獨蒙

垂垂大厦敍一木支吾力豬樹悲滄海銅駝化荊棘英風傲凡樣流
死猶錢眷血沉淪秋宵月照西堵惟留吟嘯徧千載光燄

雲間有懷

風流懷二陸才名動三吳荒塚今何許千載空烟蕪嗟時運文
華爲家事先驅百歲明月驛莫傒侯鴻都古運有翻覆超遠
空良闍撰載生軌輕表千金體人生名不死百年同緩史稻
遠又寄青乃爲天壤供湯九山雲丹谷水拓白鶴久已解天大
不復呼斯人今已矣弔古空嗟吁

偶書

百歲集以夜山樓起呼月秋夜猶未悲感此衆苦歌人身非金石
壽能忽已雪盈堆播心秋出山泉水汩猶爲抱青死不憂蒼莽沒
風塵嗟已衰空屹外時海翻有戴道理神功補元窮明詩挽風塵
爲憂世蘇春秋筆削嚴而處書乃禾徵義將聖周道悲大道沒
悠悠千古心淚死文書生

古意

庭前有高樹風枝無停枝棲鳥驚不鳴夜半環樹飛托身未得
所三匝情依依高飛抱霜枝任飛鵰前茨乾坤豈不容振翮將
去去枇杷思明月別影徒傷悲

感懷

入山採芝薪射虎採我且入山尋蓬萊蘇蝕擲我舟山海供有疑

晴理凝遠悲乾坤如許大此身常浮泛依托豈無地望望將安求
何當騎鳳鴟抱道無所違

七言絕句

書懷

萬卷詩書千古事一燈寒夜十年心功名夢斷身無用閒補
韃靼吾楚吟

偶成

淵明覺是歎悲少伯玉知非痛恨多畢竟是非皆一夢百
年華碌碌事如何

暮春

芳草閑講三月時春愁惟有落花知柳綿飄白東風老一樹斜陽
噪子規

書燈

書幌依垂風不來照書花暖夜深閒剔餘猶有餘光在照丹
心未肯灰

海棠

胭脂輕點淡力微真把半酣夜深時杜鵑啼落花梢月稻
傷東風種不知

春陰有策

照滿蒼苔濕徑雲翻階紅葉帶啼痕可憐花片都零落雨

雲雅為不是恩

芭蕉

年年葉雖披倚竹林叢年雨露受深恩綠章封了今已開空

對西風把赤心

黃芙蓉

墻邊淡淡數朵芙蓉迷人粧來贈紅粧詩人莫作桃花看便覺西

風不甚涼

閑窗

誰送寒影入夢中迷知人在此楊柳飛絮楊花飛雪未識都

因昨夜風

廿二

花柳

花半陰何處舍帶柳三眠出已當頭誰知花柳無情物添

慷慨當使有情

酒家

風起青帘出杏林行人來醉酒家翁酒家西知深苦節度者不是

紅如行半人

題壁者花遣人

蔓叔枝頭也竹籬半挑菜挑半挑詩笑子盤礴山雲裡眾石

青青作孤壁

晚春

老來無復多狂興傍杖看花動客愁積骨情重老不省相扶

風裏木格衣

漫述

古獄撫誓生計了一笑方識丈夫心事歸隨老時兵無所用

西藏都揚舍

古意為進不為日由查諸說試我人有限光陰空後後推錯誰

哭古年身

對案半談當世了閉門且讀舊时書莲迷筆歐賦心猶未忘

老人若子虛

楚江何是沈清淡用寞無能誰鐵大悅想者倘千古了孤忠為

廿三

義居東方

遠人要說少卿事去無心慕藏業李不封侯劉不第千年

古史亦傳名

世事艱難外究力功名業難諸人為浮雲富貴非吾願是賞

扁舟理釣蓑

脫中濃酒心先醉著屐登山腳欲輕溪飲清邊懷陶謝古人千載

尚留名

眼前萬事等一夢世上幾人能百年千古英雄今已矣北部

荒塚草芊芊

無聊每至江湖客詩社久人風月閑了去無為歸隱計邦子

何處覓青山
烘柳日為花院後灶沈煙冷竹窗虛閣編柏見偽帳晝不讀雜
勝讀四書

一春
新綠園林雨過時黃鸝無語恨春歸楊花怕逐東風去掠往
闌干不肯飛
花心欲日性先覺柳眼窺春意未知桑柳無華為潤謝一春
消得幾番詩

江上
江上支節限界覓多端影裡水中空見詩說與閑鷗鷺候我
漁磯把釣竿

述苹與名菴和尚
恨技無能久不畫墨竹三年到離開離者八萬四千偈四句當
心一瓣香

梅菊
菊清梅占風霜園梅白偏宜雪月天君宗與未愛花者當是
請節與逋仙

江景
寒雲為背天將雪冷入魚腮水欲冰釣艇歸來江路暝舟人分
火點漁燈

聽雨
老來已覺此身閑過日唯詩亦嬾看半榻白雲眠聽雨一窗蒼
影偏春寒

暮春
東風庭院夕陽天帳綠愁紅又一年春自要歸花自落莫將
芳子怨啼鵑
柳老黃鸝還別枝花殘粉蝶繞空林遊人不管春光去看去
紅芳看綠陰
一鳥不啼春寂寂百花都落雨瀟瀟十分花鳥東風恨半在詩
中半酒中

題漂母飯信圖
國士無雙未肯臣漢王收力只精神築壇直待進也恐不及
漂邊一婦人
一飯豈能忘漂母英雄未遇有誰知可憐屠夜無著半
不及金壇拜將時

詩窮
風林月恨為詩窮終日相敲句未工何是年勤學鄭島嘔心
博得一生窮

贈瓊澤為堂謀歸賦
傳州為築故瑤瀛蕭圃長是吟詩時一都雲雷盈甁起布

初茶頭拈不知

雪居為西上人賦

雪壓西湖水欲冰雪封樓閣[illegible]玉稜層夜來門外深三尺應

有齋腹枵主僧

傷春

園林去年已闌珊楊柳今年佳倚闌去年堤上柳眠風脆尽綠陰底

在雨中寒

雨過

雨過山頭雲氣遙湖生渡口岸痕深一聲短笛斜陽外知有

漁舟泊柳陰

十五

印手

花露研朱枇點易桑爐分火畫焚香逍人不管世間事白

靈閣中日月長

選客

旋沽村酒春消瓢自汲山泉月夜煎清散客來閒一話款勤

相逢且談棋

木芙蓉

芙蓉一帶遶池塘芳綠叢中簇艷妝錯認園林春爛漫

不知身底有風霜

論詩

三百餘篇皆思簡中妙處少人知韻鳴樸動用定力後深推

數不是詩

書館即事

煙掩野色入書窗一畈平田隴竹塘春雨初收新水漲藕花

未放藕花香

對菊

菊似雲的帶楚狂醉英人去思依依西風寒露甘清苦不

受春光只愛秋

夜景

一池清淺藕花月半夜深生菰葉風風月無邊詩與動無數

十六

收拾錦囊中

秋池

西風吹露冷欲墮無葉荷殘柳葉黃秋水不知時已老

藕花猶學少年妝

瓶花

瓶花紅淡淺含泉宜有影寒香可憐堪數東根不知定却

將殘色與人新

聞孫游中歸維揚

聞君歸省賦歸歟得意篇間起居居士祠前花草香平

山堂下柳陰好

題墨竹畫扇

淇澳之清入素紈一枝瀟灑勝千竿此君不受人間暑
生風夏亦寒

新昌大石佛

倚天巖石鑿雕鐫佛相分明在眼前篆筆與嘉州爭大小法身
光明亦無邊

黃菊

歷盡秋光萬蕊多少金風染得成籬下年來無諸節
看不似芳何清

螢火

化身腐草時生光照影隨風過野塘堂下久無人夜讀借
不入照書囊

睡起

滿階竹影掃斜陽一枕秋風桂子香夢裡不知身是客
覺來依舊至他鄉

寄秋山和尚

幾夜孤吟懷舊休蹊鐘敲月動詩愁何時來入遠塵紅分
我山中一半秋

懷友

離友思君淚欲流夢魂遥到老龍邊秋何時還我晴窗下共話
巴君夜雨時

昭瑞宮月夜

飛仙扶我上瑤壇古桂香中夜徘徊鐘聲一杵吹月落清身
風露不知寒

東山謝太傅祠薔薇亭

圍棋別墅御秦軍千載功名一盞磨今日江山几否而荒祠
花木亦堪事

春情為嫩黃上人賦

枯子燈錯嫩半祥白雲半榻伴高眠分明記得莊周蝶飛
向梅花雪洞邊

田家

流水小橋江路景疏籬矮屋野人家四圍空闊無塵事一簇
春光屬菜花

春寒

客思重重山色外詩懷點點雨聲中薄人料峭東風急猶有
梅花未肯紅

春宵料峭透寒衣睡起情懷悄無憀怪得幾番風力勁清
惜香雪落梨花

池荷

紅藕花多映碧欄秋風纔起易凋殘池塘一段榮枯事都被

沙鷗冷眼看

琴臺

一曲精誠撫玉徽高山流水少人知紛、耳種此心誰所得

人間有子期

遊山堂訪王野隱高士不值

蓬萊深處訪仙家雲護岩扉石徑斜笙鶴未歸春寂、

青鳥啄殘碧桃花

過雲棲廟

細雨兩山扇笠斂愁添千古哭聲寒猶知此廟閑風教某作

孝帝神女看

禹廟行書

大禹祠前柳色新斷潮年馬閱行書登臨都道江山好許到

平成錢氏人

子胥廟

伍相祠前雲氣昏吳心子與誰論怒濤夜半翻江月疑是

忠臣一片魂

西湖行書

畫船去後沸笙歌湖水年、打碧波回首蘇公堤上柳綠陰

不似舊時多

明妃

和戎何物遣蛾眉悔恨枉殺畫師漢王深恩如可報甚身

死處亦無辭

一函香骨埋沙漠魂魄南歸戀漢庭惟有春風知此恨年

年吹拂塚痕青

煬帝行宮

彩鳳樓前汴水流吳王不復錦帆遊長堤落日春、柳

穿帶春風拂御舟

明皇按樂圖

一曲霓裳奏太真頭如羯鼓動胡塵當時弟輩用雅樂諸

世古中無亂人

采蓮女

越女蘭舟泛綠湖采蓮花露濕紅衣春前影裏數聲返驚

起鴛鴦貼水飛

過玄觀

雲裏深、護石壇紅塵飛不到閑于清壇清地主人點一株松

風鶴青空

林高士隱居

家住西湖深又深古松陰裡乳茅尖白猿攀樹落花點

樹底有一地雲

吟邊

證外蒸腐過來歸山園寂寂掩柴扉吟還白首來詩料風
逐楊花撲客衣

道士夜訪

步屧搖殘碧雲冷佩玉璁璁詣柴微月夜聊風露驀歸道仙都
道士相尋歸

題梅花詩卷後

月香水影句清奇路卻道仙人有誰吟骨春風吹不散此句已
從絕言詩

贈王琴師　號竹林居

一曲絲桐仔右史百篇風月寄嵐情吳詩即是琴中操底

卅一

用聽當別斷斷

謝聰講師惠桂花

廣寒世界仙家種金粟如來佛國花多謝高人分與我
一枝和月到山家

寄懷

年年春暮客天涯無見東風隱翻花自歎身如梁上燕
營巢長傍別人家

春寒夜

銀燭燒殘珠淚斜春寒詩思覺凄清一庭夜色無人管分付
梨花伴月明

秋還賦桂

巖桂花開風露天一枝移向杖房邊清香熏透詩人骨暈福
眠秋夢亡仙

問菊

山園將主對秋光一抱西風兩嚴霜笑傍東籬問黃菊白湖
明清誰帶香

唐竹卿道士相過

一徑秋風老翠苔柴扉掩盡少僧開詩書門戶無人到只有
道者道士來

半科珠雨

卅二

萬古數點寺晴光混霧庭花秋年老池草普田詩思者吟空
分得一遍涼

秋

隨風將起太輕狂夜宿花房春夢香抱抱不知身是夢又將魂夢
化蝶莊

見扇有憾

滿眼霜樣如塵黃明君何太私球身只上無情扇只常
秋來不帶書

聽講師涅槃臺

萬物生死視如手要看逢此大衷闡勘到底光煌織成涅槃不是

涅槃臺

踏莎行　姚月臺

胸中消盡千年磨，舌底宣通一世人，試把五行推測而度

文昌燈戲時事

中秋翫月

十分清影照人間，一片山河古影重，惆悵年年今夜月，人生能得幾回看看

秋景

梧桐翻風敲老樹，啼聲帶月注寒砧，六六清光少閑風月伴

客窗秋意多

三十三

對菊

黃花能得幾時紅，萬樹繁華轉眼空，黃菊雖嘉偏耐久，西風雖淡似春風

玉繡球花

花神巧學材官樣，不屬針工屬化工，疑是球毬初琢就，團團雪滾東風

柳子

春情無限不禁華，多少遊人逐御車，盡道東風花枝好，誰知年年卷集麻

九日感懷

彩燈初試醉芳肥，一曲清歌酒一巵，料得如何歸去好，亂花應怨君歸遲

賞蜀葵畫卷

蜀葵何人為寫生，金杯翠袖樣輕陽，花前露重宮題遲，嫦娥帶雨

華嚴經寺

春夢

銅匜文納聲無亂，六六屏山酒半醒，夢入中州看春畫，春風吹亂玉釵雲

題明皇按樂圖

西風楊柳佛管絃，春宮花綻月娟娟，織腰舞到霓裳曲，鴛鴦起秋地上城

三十四

明皇楊妃合酒圖

君王捕袖傳拂宮，指紅扣同曲，六同拼玄鳥，光千古恨，當年已宮苗影中

暮景

溶雲同合曉風移，白鳥飛還落照明，一曲彩虹橫界斷，南當雨後山晴

和請蓂

木落秋山萎草荒，梅花千古蒂，詩秀吟魂山人，香誰招得稻雞一行出水長

宮詞

閒話天子御宴回宮人留鑰內門開琵琶撥盡黃昏月不見

花間風輦來

塘平泊舟

客舟繫纜柳陰傍湖影後邊夜氣涼蕭吹波光搖月接一

天風露稻花香

錫唐舊園

十二峰前富貴家今雖不復舊繁華亭臺寂寂無人到滿

水東風句荷花

春雨詞

卅五

舊影滿階玉闌干閒看梨花六樹翁遊子不歸人寂寞深

宮殿鎖春雲

山中

萬壑松聲撼翠微夜寒風露濕人衣山前猶月照孤徑竹

衰殘閒客未歸

客路

春風客路草萋萋小駐征鞍日又西回首舊山雲杳杳竹雞聲

裡鵓鴣啼

金陵懷古

六宮禾黍千年恨一片江山萬古情明月不關興廢事夜深

還過石頭城

仙姑對奕圖

碧玉花冠素錦裳對拈棋子費思量任年不下神仙着棋

是蓬萊日月長

山村

小小荊扉傍水開竹橋斜路入雲苔呼童掃去殘紅葉怕有詩

人踏月來

虎丘阻雨

石闌波碧劍池空池外秋聲萬壑風人倚僧窗看風雨亭亭

塔影有無中

卅六

山中秋夜

石床瑤月雜絃琴玉宇凝秋絕點塵萬里無雲銀漢淡一

天風露濕星辰

寄劉方蘭室

樹下山橋客秋柳杖藜攜帶碧闌雲歸來依依帳眠清夜半

夢楊花半夢君

水仙花

冰魂月魄水精神寄跡凌波遍楚雲雪夜清閒誰是侶泪

羅江上伴湘夫

春閨

屏山夢斷楚雲裳金鴨火香火未銷情傳闌干強無語靠
風雨掩春重

種菊

種菊叢叢遶水涯深紅淺紫映山家平生不識春風面獨
殿秋深看自花

孔明高臥圖

未用胸中十萬兵草廬高臥擁柴扉當時不見劉先主誰
識先生是將星

蓮花峯過暑

日火燒空海欲枯蓮宮深處盡生寒佛家一片清涼界借与

詩人畫日看

贈易數周仁山

河洛圖書非紙上乾坤大象只胸中煩大細算乘除數看
通何時方學通

聽江上杜鵑

客裡春歸又一年殘花落地草連天緣何不動歸與聽
雨鬆江上杜鵑

過戴邨子

月到梧庭客未眠玄都羽士誦雲篇玉爐煙斷瑤壇冷
金磬一聲響清天

暮春

園林芳事已闌珊開盡荼蘼亦撒香深院日長眠睡雨重重
簾影隔春寒

傷春

春望別我去匆匆景相催鬓已蒼杜宇一聲花結局人生消
得幾番風

即景

雜落西風野老家閒看景物感年華枇杷落敗芙蓉死
收剩秋光与菊花

贈上人

撇離人生与人非有耳如聾未是癡不管當時非清唱感
生前事已先知

墨蘭

一幅畫花倚出窗韻騷讀罷意清淡筆可與醒靈均夢端
猶帶時楚畹香

寄任子忠

老去懷人鬓已秋江山猶帶別時愁碧雲不隔相思夢幾度吟
魂到客舟

和李蓮溪楊花韻

如山別後有誰憐踏雪看花又一年幾度相思空夜月前林

次恨不成眠
定句遒仙琢肺腑彩名千古冠吟壇一詩書屋西湖水白雪
陽春和者難
一枝寒玉倚橫塘和雪攀來袖亦香掃向膽瓶花紙帳長
教吾遶月各芳
南枝開遍北枝開紙帳花香細若瑞雪詩人應斷路枝
暮日日尋詩來

折柳
陽關一曲灞橋春垂綠陰中別恨新漫折青絲千萬條尚應
絆不住行人

画芦
錦襗斑斑帶淚痕毫端寫出此天孫清高不肯埋塵土根本
雖無有節存

秋芦
蘆花寒夜照汀洲白鷺飛邊泊小舟水落漁磯風露晚瑟瑟
數聲冷瑟秋
晚過支邦步履遲霜吹霞渡秋長岸頭凝望青山外萬里
江天一鴈飛
秋高風急鴈來初夕客於江岸為鵝好夢不成人睡覺半窗
殘月夜憐孤

論落天涯已白頭西風吹悄冷颼颼悲秋未了感身世一樣情
恨兩樣愁
暮向青門石逕斜櫓聲深處野人家炊煙起處江鄉晚一
片斜陽萬點鴉
滿眼秋光動客情小園閒步杖藜輕黃花憔悴應思舊陶
淵明去後清

王荆公廟
遠傍蘇占古祠邊土偶亦冠綠無言似起青苗未面目猶
如執拗時

項羽廟
失計鴻門恨未消一生霸業亦徒勞當時讀策學千人爭似
乘風地步高

松
勝壽東風未肯休霜吹蒼翠有無憐誰知此是多情樹最愛
春光最怕秋

梁燕
深閨雨歇燕歸來往御泥帶落花飛並頸休說相依
怕主別人家

梅花
竹邊一稱外樹村芳雨點三花帶雪開蜂蝶只貪桃杏艷嫌花

嗟溪不見來

酒家

風颭青帘掛杏村，田家新釀琥珀春，今年半歲無錢糴買，

賒卿杯飲幾人

江村

極目江天一望賒，煙漢漢，日西斜，十分秋色無人管，半屬蘆

花半蓼花

西山韓太師墳

古墓年深草樹荒，石人石馬卧斜陽，爭如湖上逋仙塚，詩骨

埋雲萬古香

示屏墨竹

洪漁新拈筆下分，枕屏畫筆點寒雲，詩人紙帳眠清夜，不

夢梅花夢此君

和韻答

西湖卜隱爲詩忙，吟到梅花字字香，鶴不歸來山靜靜，梅邊

閒詠月昏黃

述懷

故鄉遙遠幾時還，目斷長江煙渺間，一點飛雲天萬里，白雲

高處是青山

寓舍古木無柴

桃李門墻萬樹青，詩人茅屋稻凄清，籬前古木無春菜，東桃

東風亦世情

秋信

昨雨初晴淀薄埃，秋添楊葉墮墻苔，一聲新雁南樓外，早送

西風信息來

秋色

紅樹界開微滌淡，斷雁點破夕陽清，一番雨過天容潔，畫童

霜染濃成

秋聲

庭外梧桐葉，風搖聲近耳，和些蟋蟀傍寒砧，村鼓殘月喚起

鄉愁倍無涯

秋陰

漠漠重煙暗蓼汀，江涵雁影不分明，一天暝色迷清畫，雲閉西

風雨未成

秋霽

雨過郊墟淡畫新，嫩雲斂盡十分晴，陽江一抹斜陽影，恰

向蒹葭紅蓼明

秋夜

庭前梧葉雨晴後，江上荻花風起時，涼透書窗人未覺，篇秋

竹聲已先知

閨情效香奩體

金鴨爐消一字香滿懷春恨鎖眠妝落花又怕東風惡倚
陽仍坐看海棠

淡淡香肥粉未乾相思成病怯春寒無情數向琵琶訴
得琵琶又倦彈

儘看絲桎鈿蛾眉別久含羞爭奈門掩將想還又懶想
明殺少懷何處

懶向妝臺對鏡高羅衣怯薄正春宵春屏依舊珊瑚暖移到
春風看牡丹

江村即事

江郊暝色淡煙遮數點歸鴉雜落霞宿雁花殘宿樹各分
一半夕陽歸

春日

世無許春詩畫樂黃鸝攪曉將無福博山煙冷香鬟靜
風颺簾花雞睍無

舟次九山

水雲茫茫列青峰煙樹蒼蒼渚中江岸維舟雨不定煙
嵐分綠入蹊逢

讀秦紀

並吞六國稱雄經稱反先毀焰中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

紀上溪成功

倚竹偕合

乳燕銜泥春晝長枕書無夢到高唐桃花紅雨梨花雪和逐東風
過粉牆

夏日游天玉汎舟鏡湖

波光萬頃接天光畫舫歸來載夕陽一片湖心天不暑萬荷風
裡清易香

秋夜登西樓

清涼金英玉露濃斑璣深夜不禁寒桂花香裡人難同清涵

高陽十二闋

雜詠

柳綠青含雨杏添花怯東風惜春無事倚樓閑看春色皆他鄉
花柳帶絲看

人亂閒人空看菊詩名林逋落誅楊管事漢來愛花無林也
高節與高才

天外斜陽猶立樹林間宿鳥已歸巢黃昏手把柴門掩
有弦入蒂月敲

梓樹已回春暖黃鶯猶結歲寒心百年身世詩中老好景難
消幾度吟

野綠園林濃雨後落紅庭院夕陽時一點林字律東金鍾堂

也未必知
林巒已作圍勝磐石磴猶思臣口鐘風物秋來多感慨天寒活

醒宿山扉

紫蘇詩成無貴家麻衣金盡已多時元龍豪氣依然在慣
守清貧業亦無

人笑氣節何足道腹有詩書自不同實學要誰具眼江湖韻

過杜司空

地多種竹堪容鶴池不栽蓮總種魚小徑荒苔人不到閉門閒
學撫舊書

竹林叟日　呈

不受炎光玉葉牽仙林佐作為林看此是長年水雲氣時臥綠
陰詩亭筆

滴翠松

老年猶定一株高月下前幹夜庭昇吹詩擬把闌干拍宿鶴
驚飛露滴起

夜宴

香篆煙銷夜已闌硯池冰結漏聲寒梅花影落書堂上應
詩人帶月看

寄鄭印齋

相思何日得相逢料想君心與我同莫怪近來書寄少病多力

背下狀堂

七言律詩

枕函　題中行秋試題新好

古樹煙銷供照朱倚林高臥夜寒初四層屏半床夢雨藥
籠一卷書日月其心知代謝陰陽回首臨虛座起來華夢嘆
吾將收拾乾坤入草廬

考官李仲印處所批詩題吾讀子枕函自題凡字大手筆語
能撰寫其不似率不描風雲雨露江山花鳥此乃所以為稱也予閱
三千餘篇鮮有全篇純粹如披沙揀金使人閱之忽見此作為
修然通篇中乃古雅流杷玩而不忍釋手此詩起句既字便含

四十六

陰陽數理氣象俱游頸聯不費力出尤妙枕函之物頸聯寓心回首四
字極真精到結句好其尾聯亦不可過足有力量全篇雄
渾合法度音調諧當兩兩之後評者此堪驚壇老手可見擅
絕也知子非大器也覓見眾作誰曰不然

松杉

何處化偃蓋千株時閱利暨竹林間一株獨高雲影散夜午
寒聲響續君應知勁節逸多團不讓其根潤燒於人吹取
歲寒節寄將石九字

題李藍溪梅花吟卷

孤芳不與眾芳同香蹴京君與治家吾苦一生蘇武雪後為

千古伯奇風瓊瑶與樹偏宜晚鐵石盤根抑樹古幾度滄桑
三霜晚斷臨都在角聲中

秋夜

詩山香冷夜將闌紅影橫窗燭未殘庭樹露濃花氣溼井梧風
老葉聲乾世情吟暖知心少明德東西合兩難一段客愁吟不
秋無言背月倚闌干

秋夜和月山韻 任月山王人也

寒夜殘燈照客愁念年添得鬢毛衰半窗明月三更夢一
枕西風兩鬢秋吟骨瘦、覺歸眼、歸心切、壯力衰何時果還家

山中獨騎半車訪伯休

四十七

蘭亭今飲觀音帖

秋談清談音書虛禊亭此時清來去一時人物已陳迹千古山林
空盡圖鐘帶夕陽來遠寺碑和書雨卧平蕪昭陵玉匣埋難
保筆意從誰認髓髮

春游次王倚竹監藤韻

天色新晴芳草客主人領客出城閒閒亭臨流與義帖
空石衣冠下禹山春水斷橋芳草碧晚風啼鳥落花閒
中詩向壺中隱何必仙人大小還

倚竹宴客東園

二月韶光濃眼濃棋枰宴共小亭東酒當半醉半醒客重

新篁挺瘦中柳樹枕流吟聲綠壓闌花豔著衣紅曉來桂鳴
梁州曲殘繞吳娃扇底風

書懷

剛腸不撓是男兒苦志叢中益見悲嘆、世情難寫合稽客
路欺門、舊時風月總遙恨好雲江山常欠詩莫把闌干拳長
抱人生秋鬢易成絲

送張伯威提舉

人生聚散苦浮萍遠憶當年得追隨棋局殘清夜月菊花
吟老半烹秋客中送客難相別山外看山總是愁回首片帆江
路遠蹤煙斜雨到西州

四十八

春郊即事

園林春事漸闌珊客思無聊午夢殘紅杏花開蜂蝶飽綠楊
春老燕泥乾光陰有限愁已白地業無成心尚丹倚徧吟闌天欲
暮一簾風雨掩春寒

小酌

小酌園林酒半酣落紅影裡惜餘春拂花歸去蜂隨帽倚
欄行來鶯趁人白髮尚存千里客黃金難鑄百年身何時
歸賦滄浪水濯我征衣萬斛塵

城南即事

支節披晚出城南古寺荒迷草自生嵐氣半遮空鎖鑰百年人

物尽丘壑雕琢語無慮等主簇圍繞花自有情世事轉眼皆夢
境浮生何用喜營

夜坐次林梅山韻

人傳幽寂夜來闌竹爐灰冷篆煙殘一天霜氣星辰溼萬壑
風聲草木寒老去空懷多感慨年來世事轉艱難何時歸
隱孤山下明月梅花得共看

有感

自歎文章不遇時平生壯志與心違十年湖海無家住千里行
囊有夢歸殘夜月光燈火淡高秋天闊雁聲微傳言思
古巷無存老淚斑斑濕舊衣

聽雨

晚雨堆簷兩無聲心地空閑景亦清山色淺深遠近雲突府
光弄淡晴晚景對窗思无亮秋佩幼蘭敦廊乎轉傳西風難
望眼一行雁影夕陽紅

生朝自述

都道人生七十稀老邁那庸嗟衰遲鬼騎月老無法
修看當前詩快樂自憐蒲柳質加勞空起席籬思門無須
安清如水轉對蘭花課壁詩

雪

片片隨風整復斜飄來千裝覺添華江山不夜月千里天地無私

玉萬家還岸未春先樹發前村破曉雁梅花呈年金恨庭煙
似自掬冰雪煮石茶

九日客懷

烏帽斜欹西嶺傍老來空使舊登臨一枝黃菊霜風淚數
聲蒼苦古國心控難秋聲庭霧冷雁鶴寒信塞雲深不獲
黃花酬佳節只把陶詩細細吟

舟次樟蒲南

煙樹街前過浦東扁舟一葉載詩翁斷煙流水殘雲外古木
荒祠夕照中客醉小橋何處笛酒醒孤枕半江風湖山勝處翁
還舊堪歎人生自轉蓬

月夜登樓

玉宇澄清暮靄收冷邊燈傳仲宣樓寒蟾千里夜如畫射雁
聲天外湖海詩書豪傑眼風雨斷少年愁更殘息難荒
城角吹老梅花插髮絲

送彭川孝至寓入通

儒冠不戴星霜人世浮華作夢看橋等候伊返趣同歸
杯罕休夜月望鴻來鵲看藕慈川樣樹無嘆指方無最
深家深空雲珮玉珊珊

月夜次何竹韻

從信吟閑信野塘古謊蓮漪滴更出月皓夜靜燈戶細竹淡秋

溪聲夢添竹把水風侵扶淦眠幾花露滿耳未消歇欲邀明河来
絮喚天孫織錦裳

寫滿牙書懷

子規聲裡已無書消遣光陰只苦吟時從無方醫白髮妹
有多勝事今年來不作功名夢老去金反富貴心鴉抱然
棡逸海角修侶身少知音

呈嘗田司杜壽重程欽

行李轎書一騎隨遠去嗅幕聊雞躬山川太史九州比舉錄
迤風七月詩如路冥其表依和種少陵歌錦付孫植誅身儒術說
云拙老壽君民由此時

守宅來軒宣慰

雅庵曾駐錦湖邊別去匆匆又兩年清夜夢分千里月同鄉人
各一方天素知心自有鴻兵頻寄書無稽修見說侯星臨湖
右明胡彼買渡江舡

遣趣

渴蜂將理矣心期小艇軒篙香淡庵閒程一生長是林欽中三
味有誰知幕天席地忘形處枕麯眠情得意時此味畫妙處
未解將醒到底誰知

秋懷

兩程西風已併游老悵悲威不禁秋世無阮籍誰青眼今有

杜陵人白頭破擁衫知見弟義照歎窮為子孫謀誰講湖海
飄蓬空對影孤燈相對然

偶吟

幾年踪跡隨江湖三徑茫荒懷舊廬身老方知生計拙家貧
漸覺故人疏柴新拾來朝炊書讀火分來夜讀書怨鶴驚
猿應往我名山何日賦歸歟

感史

松風蕭瑟雨初晴庭入書堂夜氣清耿耿蘭膏照千古遼遼
遠漏轉三更力于興唐應難動氣如忠邪莫不平推老長
嘆方就枕窗前吵喔又雞鳴

落春

寂寞園林三月時客中最度兄春歸桃眉綠歎聲無語花
臉紅銷恨擲飛節物時後雙鬟去功名長五寸心違百年身
世成何事回首西山又落暉

對月

萬里長空天宇寬十分秋色上樓前月浮滄海曉光涵
星落銀河象緯寒詩後傑教詩筆健吟邊吾放酒杯乾
一期長留和月歎熱殺後添人倚闌

秋夜

十分秋色滿軒窗景物凄清夜氣涼師月籠桃金鎖

破損衣裕朽玉子瑞井梧葉脫毛高影嵓巖桂花彫不斷看
坐到夜深吟興動研池涌露寫詩狂

寓舍即事

樓居偏翔栖傳雅訪人住要恰和宜高向突兀牽不到空
凄清心自知窗下芸燈童睡早林間有月寄歸遲荒僕
作庭除看南北東西任所之

書帳奉简溪某樞學

十年湖海歎飄零晚景投閒百念輕看水看山真有味學
書學劍恨無成竹風吟處詩情動梧雨敲秋客夢驚老去
人門知久計不如歸去學淵明

登寶光來峰 有井通海在橋下返可基越王臺在側

乘風免步踏崔嵬高聳千巖入眼來古殿真穿滄海破浮
圖高拂白雲開龜占理設今無塚鳥啄登臨舊有臺王氣銷
陽歎歸去一聲孤鶴過蓬萊

題吳實齋北山別業

北山佳景勝南山景與登臨眼界寬推遠徑棧雲喜看鳴漁柳
啟月夜漢雲一匝池古林幽勝四面天開畫畫看竹屋數間
塵不到主人日日倚闌干

書懷

池館深深鎖翠微深課餘多暇日偏長屋邊湖水環書閣窗

逝光陰華似去吾道寫存貧亦樂客身甚健老何妨十年心事
閑檢古簾睡綠荫送夕陽

依綠亭

数橋涌沼濺清漪蕩漾煙霏斂遙秋閣角雲光摇翡翠
層亭倒影浸琉璃荷逢鼓琴游魚躍柳外鼓棋驚鳥飛流
吞紅塵香眼客情深何情賦新詩

秋思

天空凝碧換秋容鐵馬冷然一夜空梧葉多庭世夜雨萬籟
霓性霜風十分淡冷梧影外一片清凉殘影中興動蓼蟋
砍歸去懷彌心子恰和同

題四暢園

四暢園中四散人藤床對坐遣閑情撥琵喜有爬梳莫搔鼻
座無喧噴歸物案閑談世事揭疑元不為科名一時快喜
真安雅把丹書守下成

登寶林塔

此是浮圖可摘星吟邊喜與客同登闌干六曲又六曲梯級層
為一層極目江山無礙障著壁雪漢破氣騰雲尋疑是題名
寄佛拭拂碑問寺僧

偶述

漂泊江湖秖自憐人生能遣信閑天老難于求心灰矣貧不求

人氣淡結五年當行前諸節一錄出其祟叙淵宗來閱我生
淮事閉户開書對孟嘆

涼夜即事

涼入庭堂睡思濃夜涼當戶竹花紅光掩珠簾梧桐月香透
竹房茉莉風散秋覺來人不寐獨聽蟋蟀自鳴工小豈閑殺
訪成赤詩立池塘草夢中

次月山少監落京韵

匹馬長安入 帝京秋深猶未問歸程一書不及同風寄千里宦
叙共同昭霄漢已隨新鶴舉家山應負白鷗盟從沒了却封灰
子秋錦歸來寄出學

一　五十五

聞角

禎角嗚嗚到枕邊情似向曲中傳梅花三弄月將曉榆塞霜
寒清天織錦佳人應有恨挑成書寄報寫紙寄北盲未亂市
寄江揚孔時宵傳

舟行送王孫歸至漱川

落星寒露曙光浮擬岸風輕送客舟篝燈遙山雪壘一
江頭水淺深無淺煙茅店家晚日霜楓林裏伏枕傷遠宦
還自吳此月潔浴悅何賜

寄峽山胡府判

館湖狂生王西湖舉秋生涯計已過五年自憐腰下折四方安得口紓

湖家山送迎行心遠燈火凄涼影孤其後風雨看夜闌人書還寄書
寄兮

送姜仲方之館

行止此人方總歸愛君無計可相留張儀失業猶存舌穆傳知其
擇良逢、別依江路晚風、行李驛亭歇眠年我亦携書去為

答人問第二篇

梅花

紅梢橫斜浸冰湖瘦枝猶作雪樹時對寒水玉月梢領
江夜眼珠時候吹冷夢迎疏影酌情懷昔癖安得年光草子
幸共梅枝冰雪圖

一　五十六

江湖仲觀

深峙山川香氣鍾人煙樓閣鬱雲、湖生湖落東西浙雲雲
東南此峰何猜扶桑紅影迴護金橋松林陰濃與青已遠無候究
寄江卿沈茹規曾

隨陸為記南山賦

非時梅似四十不寧其經遊紅塵田埂耕樓可草野求可的西吟
謂灌無礙滯必寧擇地有無閒東從客身一節忽入青山去岸邊
給南捷往人

李日卿居

卜築山居願寄寧靜樣節度信江卿庭前勝萄箇寺長轉下

傍雷臺綠交書閣花氣侵簾密竹墟泥暖燕營果山雲樹翠淨
吾子峰頭詩成手自拈

偶書呈王僧竹

琛心不復寄杯盤頑鐵湖邊水自波晚節黃花秋思淡夕陽紅樹
客無多日倚帷指丁令有書迷海鶴志知石窟白鷗鳥情懷
也風一曲付狂歌

寄鄭穉山

起敘吳楚三百年海岳雲文錦繡篇吟情六義初刪後著意
三天未畫前敲叢翻字歷幾經清往太白不妨仙如今海內宗工
郭譜肯題詩寄鄭虔

五十七

燈花

謀生元不假裁縫一點春從午夜回自喜幾枝依小草不然花
片墜蒼苔．有情嫩蕊模樣淡．不香憐不結當下救枝紅
燼落更深偶客未曾來

寄遠

冷梅荒苔不到門情己與茶邊背中寄苗自看晝眼底紅
山不盡詩雲淡風輕坐遠神宙氣自躍搖天機無心與物同兵
此意寄寄何子知

次巴一齋韻

詩書習錡日高眠書案又是夕陽時松陰分綠侵硯几花片

飛點硯池殘錢白搖落白髮侵杯不復傷戕看東風故園年年恨
惟有歸來杜宇知

寄月山上座

一身襟懷海樣寬骨謝骨為別離攢辟霜慣識桂君策汗馬
對行蹤難角芾還都閣月冷硯倩鄉信寒雲窗歸來未許深
山外見說看生理謝安

送文正學還像與王東廬

古畫未隱賓繪堂遠君能揣摩珍藏數百故園三百年青海蒙
孫子世芳守前冢年戩羽與家丈此日傳增光當時種植根面遠
分得槐陰到菫卿

五十八

遊西湖次毛玉田韻

鶴田錢塘昨夢飛行春載酒憐芳時花間不礙香輪入柳外堂
驅駿馬來春日荒山和錦幕斷雲流水子胥祠忌情鷗鷺閒
于我應笑江湖客未歸

故園有懷呈任子宏提學

十年不作還家夢荒草深．秋竹成叢至．落花隨水去有情
歸鳥勸人歸 儒冠誤我風流減客路淒涼故故擬何日攜琴
賦歸去躡雲同採故山薇

寒夜即事

傍偶闌干豆漏長柔豔捉斷為詩忙清分梅影寂直月當入

移影天邊雲振古採添孤夜根迴惟難學少年狂讀書窗下
篝燈坐一點醒騷一家居

謝韋平齋惠筆

管城子孫英豪卜惠山房騰與屋誰兔拔毛詩追竹曹愚字
先功深抄書未得識見力拙管難忘一寸心揮稿玉堂無曹到
雅宜幽居守清吟

龍江館居

幽棲似我不相聞家在青楊翠竹間遠屋四圍都是水陽林一帶
不見山詩篇陶寫清秋景書冊消磨白日閑門外沙鷗如舊識
辰樓飛去又飛還

五十九

元日

睡眼朦朧擁不開隔簾鳴曉夢驚回竹爐尚有殘灰火擬酒
初斟歲林身世百年如夢幻功名兩字已心灰門無賀客清閑
甚自汲寒泉浸古梅

偶題

一春過半近清明雨霽影未晴細柳雨中垂綠重殘花
風裡落紅輕世間何發存生過眼底青山不世情富貴伴來從不
得人生何必苦營營

俞景仁教諭和之

江雲舒卷弄陰晴野綠園林似染成花怯曉風無情薄柳無春雨

濕芳影梅邊茅屋無塵中深閉柴門遠俗情佳客相逢慰
岑寂溫醪閑把近詩評

倚竹有插石與進物游對秦望山五雲門

秦望諸山環几席仙府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迥三千界月白風
清十二闌滄海氣侵珠珮濕明河影近玉簫寒謾誇身在鴻
濛上何必遠蓬萊駐紫鸞

倚竹宴宿廣寒遊亭分韻得天字

銀橋疑駕海天長金粟離離照玉瞻影浸山河樓殿冷香分風露
知我者亦知廣寒元無野郵笑溫柔鄉有鄉閑折一枝驚昨夢素
娥憐我授玄霜

六十

酒邊呈張景純 題畫山水

蓬萊閑上笑談餘別後思君看畫圖萍水相逢供老夫家山自好
未歸去清風一榻莊周蝶明月扁舟范蠡湖此是達人真樂事客
中何必歎窮途

江上寫懷

錢塘江上集白鷺添冷邊短亭後擬歸十年不答甘清苦一杖忘
情付曳甜雄禍福風流幾多破窗滿月低垂坐梅花處人
耐寒宵夜吹更入竹簾

夜坐

香篆烟銷夜氣清篝燈閑卷遣閑情半窗月落梅無影

三徑風來竹有聲寧違昨夜閒窗共讀書之友名功名白雲滿
楊仗高臥歌枕詩成壽不成

挽衡山齋

攝壽龍孫思告終儒林多士失宗工雲間依舊無清氣江上
詩然但古風慧悵夜闌聽雞鳴鄭齋人去九山空我來堂
而私情哭哭痛天亡者返哀
武陵後裔有仍孫傑出才名世所尊搬向山中尋詩句思後地
下趨修文月樓不復賡詩句春風猶想共論樽痛恨死生千古
陽關風吹淚淚妖雲

送任子敏司丞赴北

雞鳴花雲入帝京少年正好作功名不辭驛騎三千里欲奮鵬搏
九萬程白玉堂中揮翰墨黃金臺上被恩榮何須折柳送行色
只憑詩篇話別情

和俞教授見寄韻

天邊日月似梭飛萬歲光陰難捉期有酒不辭西野宴無人同
惜昔春衣江山猶記登臨處身世都兒少壯時晚景清閒宜享
遣黃庭一卷寫言微

任從善池中有蓮分子賦之

芙蕖開出佳池亭花佳雙頭媚晚晴兩兩臉騈肩如欲語一房並
蒂似含情同心淨植真奇種駢蒂騰芳比瑞名芙蓉依濂溪書日

見愛蓮方說不雜諍

鹽

同錦入貢黃連種子踏岸匯東水晶潤下作鹹從海產熱波出
素似天成事神潔白惟形似富貴除奇以廣名此物可方西相
事把何為用調羹

餅笙

熱中竟日負炎書調劑從一氣生緩緩煮湯方解眼微微研斛
忽便群蟻為清香社臺寮似許鶴情歡不平和出書生郡
解此日繳詩名為羨駐駒

書懷

杜門已與俗相違省往晃深樹遮行白雲清曉后世塵官求
富貴從心棋除居盤谷勝金谷耐著荷衣勝錦衣萬歲光陰
可看境且看走兔與烏飛

和杜柳溪韻

萬卷書連堂半徹背焚黃屋府十圍弊外三千丈郤看蓬選之
泰古事轉湍觴雲書客懷老遇眼稀雲人是兒曉白鷗去
空尖路咲桃錢詠細秋

布衣閒玉張叔青閒居

挽新青年聚衆仿業林深處若祥扃全沙布地跡無土玉軸
排亚藏有經雲樹千年張翠黛煙蘿一片展青屏黃鶴歸

摇今宵夜方多梧石柏下庵

和菁崖韻

地僻浮生半為嘗祥房竹飾梧居兩莊屏圖是中心造丹臒
多應被服嗔佛法不狭身外覺世緣只作夢中看我來小向
無生話萬吸西江一吸乾

偶成簡任甫宗叔諸

方年光景易侵尋消遣閑愁只苦吟但覺筆頭風雨過不知
黌底雪霜侵冥鴻已灭九霄志老驥空懷千里心寄貴倚肩庵
方介何須拜鉄和知喜
方步光陰一轉蓬晚年不与少年同手因館客人方為詩知等
時同雅士獻賦求達揚運素情才難遇遇杜司空有府進样承平云
播造擊華呈夢中
貧病交攻久感詩肅然一室將相進臨錫已盡琴樽與藉累
無補寧人賤秦傑不治臣仲舉徒安排久親年知年歉
鍾子初休計舉老賓通名方時

壽謝月山太守

太守初逢慶誕辰貴轉不殊見方心行府教則在直天罷者咸
讓宇馬驻曲鳴跳既詩白雪相傳鶴鸛排吉祥航狭朱象尤
壇威恩与沾濱一樣深

秋生印守

甘氣侵寒冷客乾吉飲白髮老猶攜光陰明日又明日廿年一年難
一十收在江山元如塵曹中風月未全遥遠人不作陽春夢
根帳梅花作兩般

和毛止山先生雜詠

風搖以見轉白頭當然往杞有誰憐石知毒手文章月懷天人
生去万千淸氣長西詩存科閑然不動經梅逢山窗書永洋
冬子一梅多事枕易眠
身世飄浮水上蓬開中傳手有誰同吟言夢中深詩科區
半生花府化工經後為時學無然來幽白書空園林寂寞
春日客寒玉栞麻雨露中
破研塵封撫賦詩晚年才思覺氣虛能書自笑已成癖暮當
元事不慨飢風渴懷詩何害雪霜侵髮晚光如太古八十方當
遇杞鈞濟世疾樹肝

論午月山主人酒邊即事

良分葵梧照眼明香蒲泛泛注銀瓶何年飲是堪同樂
佳名微將祥一日汎湘悲楚客千年弔古讀騷經把卯記卯
聊隨俗步祥符插戶庵
時序催人易白頭論陽懷古客添愁祥符不定湘山恨多秀
雞已空圖為記節時物斟擬沒存標無限免就身高敬思遠
揚君錦楠雨時廉今去不

寄謝蔡松江姑教

一别羊城又一旬天涯何日寄殷勤安將詩眼誰知己契潤閑心
羽枝共惹悵夢寧同夜月松江人來陽秋雲明雅役羨扁舟

書來訪吳沼田居又

和杜秋漁韻

白髮無一老夫年來漸覺世情疏石床夢冷和雲臥茅屋燈
殘共月居室何物躋魯酒家老不甯與唐書奚敢君嫌樹清
谿上借我苔磯學釣魚

和茅六山中秋感懷

老來吟拙自知羞盼景年年詩未羞酬湖海愁看今夜月功名虛
度十年如流光偏照廬舍屋影自登之樂横斜影垂雨懷
容未妨妨共世共沈浮

茅六山和邑

故人邑我竹遊居談笑徒容樂有餘泛盡無勞手攜淫桃燈
對讀夜案書歸來尚懷湖殷蜀高州誰知詩句廬孫遺
觀今古手寄千載只欲史

上廉訪分司官

行部巡荒察吏奸皇皇使節右刑官移搖天上星辰動清邑雲
間風霆蕭蕭毅嚴持三尺法卿民物啟一方寬秀名已廣全甌
底使作他年寧和看

和鄭桂山竹夫人韻

玉環飯國起胡塵有色徒留淡世名北叟專房何在癡一身空
淵第丙情綿名李白年心淨歸節行来微云消稀見婕妤
秋後扇共恨無根哭時平

斑竹夫人

評漫書墨沁微凉香徹重攜進竹床眠乱無着熱岩淵痕
無注秋房湘竹冷淡宜湘筆玉體玲瓏稱玉郎奉親踏村
無毒到傍人空以聯雨鄉

遊虎丘山寺

浮生偷得片時閑古寺尋僧借景看樓閣倚雲山氣湿樓橦
搖水潤移室地理吳劍痕猶在碑刻唐詩客未湯寄楊梓房不
知岐起來松日已三竿

賞秋凝園

不管廬都斷浙東驚風吟珮陸書樓既著長策安江左窗前
石似綠中危樓進雲晴亦雨気楼進海夜生風人間富貴咨
屋上回首吳山夜照江

聞鶴

雲情和上海雲收何處仙禽過夜樓清夜此人千里月孫天
驚殘一聲秋玉堂儐俯假山書羽袂飄飄赤壁過回首女墻旧
對子千年華表動新秋

和毛宜藏蓬萊閣韻

傑閣聳虛翠靄間蓬萊元不在人寰繞圍城郭千村水盡遶層巒四面山筆表鶴歸蓬海遠爲虛風去夕陽閒我來倚遍闌干月雲鎖重門夜不關

送張拙庵赴任江陵

滿載琴書宦游裝使節重臨瀟湘帆風飽三千里綠參霜重六州荊渚行教影依然越人共憶舊風流市橋無柳難攀折只拗梅花送去舟

次鄭村園見寄

雲深紅日出林遲歸故蒼苔力未衰老愛歸田遂請節杜思人海雲寄吾期春風老陌揚花後故國江山杜宇啼一種閒愁無寄處家傳舊業績寫來詩

漁舍觀梅寄傍竹韻

半雪溪邊護墻陰滿濯梅枝出竹林影淺荒煙和雪釣香浮老逸滿在斜窺見水鮮傳書信秋許鷗鷺識素心回首孤山千樹遠扁舟乘興夢中尋

清眠

清眠時節已春深白髮蕭疎懶倒琴一枕一生孤夢托林千里故鄉心浸花雲下分紅影掃欄芳薦借綠陰章布故人同笑語不妨沽酒共清吟

贈大祥寺時上人

仰承參差傍水涯大雄常貴有僧家油幢碧上苔軒竹閒譯紅園健樹花穠、層戶晝畫永停、塔影夕陽斜西明道番蓮宮自泌山泉處石泉

贈道士花居道士竹鄉

道士道士青竹行吟兒桑田幾變又雲居若對燒丹灶風林花落素居錯休輝陵有青松映郭老應無白髮生月滿竹鄉詩宿去欹遇子吾吾吹笙

夜宴

皓月飛觴興未闌蓮宮影裏漏聲殘滿浮金盃美人腰纖舞歌聲嬌咽氣往曲音往傍柏近在歡回覺入膛雖黨心事多端年少一段閒愁了不平

隱居

編茅卜隱讀書林門掩蒼苔一徑深常戶晚山嵐識面吟夜月粉紅心花園錦繡翻紅影竹列琅玕舞碧陰別是一般清富貴自須滿懷積黃金

見梅

孤根倚竹一分陽枝比枝南次第芳臨水曉妝冰鏡冷橫空雪樹凍雲香未成林賞調金影先占春魁伴玉堂因懷西湖林處士年、覓句每伊他

挽任完雷

方擬芳除上玉堂，玉樓有召返仙鄉。才過賓誼同年少，道長
叔回一歲亡。師友交情渾此絕，死生罪恨實堪傷。雷塘宅在人何
在，腸斷西風淚幾行。

寄王愛梅 時下同餞

諸生歸去著庭空，塔下遊觀倚夜中。千尺空梅聲滿月，七
層金鐸語天風。升堂僅可同僧飯，括鉢何須鎮寺鐘。料得把刻
詩題舊歷，代年塵有碧紗籠。

送人歸淮

白首文章氣節，年少高才名姓香。膝鈍儒者宗孔孟，心傳

究

管祀岐黃，躬學種淮淞，吳廣書級（？）看花，從洛陽去，我自懷身
是客江湖（之）返，客還卿。

上唐承旨學士三首

儒術學海老宗師，每恨聞名識面遲。一郡山川司馬計，百篇
風月謫仙詩。玉堂拜愴思當日，金鼎調元定此時。把負大才應
大用，行看重（業）遍周伊。

表表形容動縉紳，金章委命舊詞臣。胸中千古淵源（博），天下
十分論品人。猶記演綸依日月，行看經國上星辰。枚南風此雲山
異，日日翹秋升缓（？）塵。

中（州）人物孰稱賢，性退閑居又幾年。獨抱丹心長戀闕，因思綠

野且歸田。未應騎鶴淹東魯，行看文星照北燕。見說君王思
國老，寵書即下九重天。

寄月山少監

南北相望各一天，江湖久別思淒然。迢迢遠路三千里，僕思先
陰五六年。請節主穀君可喜，白頭不寄我堪憐。抒梅難寄

江南信，惟有新詩數十篇。

哭劉月村

交游排行相知（晚），老天乎不慭遺。行（業）彫零亡友又良節，
失儒行在生前知者遠，像臨死竊難寄。料詩月夜抑空人不見，
傷心千古傷山期。

卆

三山秀氣孕英奇，衣衣才名冠一時。廣殺（宋）高曾不第，荊
州人去碧（月）依依。生有子猶堪表裡，胥無山亦多悲，留得常令
詩業在，燈前讀罷淚沾衣。

和仇山村九日（寄）卷

（眷）秋景物覺荒涼，獨舉危高。（遊）考花歸陳清秋，陶潛歸節
（吾）吟（夜）紅沈（來）陽，煙（樓）晚浦，（吾）（罪）題（秋）霜，落盡林（巒）相（表）追
歡。

富春日子賜芝，賓（蒼）謝君王

寄錢竹深

壽齡（漸）高果（況）幾年，捨身早佛絕塵緣。把節美居如（峰）頂，
片袖香（開）（幾）竹邊。支遁才高丈杜重，參寥詩好動（蘇）仙。何

常存豪人間多物也未有一辭禪

見天地心　松江府學題

乾坤主宰物難窺識破識說便可知陽動于陰分太極判窮究
後霜妄機化工自有經綸文生意元無間斷時為象時來往
此語細參羲畫究精微

白雁

振鴻素侶過南樓秋滿同群就與儔雲外拋行分玉李天涯
印字帶銀鉤為兔違塞疑雲鶴低落平沙歎雪鷗夜月蘆花
笑視寒帳閣喀咲數聲秋

印存和衡山齋韻并呈水洲白琳敬

六　全

竭夜為龍客至山同看明月上雲端粘天水闊鏡光遲捲海風高
厚氣寒合反幸逢三益在暖揚休恨四拜難席中長有於
詩者役作唐詩積況看

梅現　武林試中

芳心羅浮遠已隨玉女想像多風韻和思一縷寒窗月似見三生
石上香的孤芳冰氣魄蹤冷豔雪精神料應楚些難招玉
教倩花光為寫真

書懷

湖海難駑已絲平生壯志與心違一千里外家何在三十年前
手已飛孤西去且應尋舊鶴思華表尚應歸一春齋冗坐懷過

今若淡於雲風渥露衣

甲子歲旦

天開正旦布金收宇宙陽回和氣浮歲按上元歡甲子時同太
古慶喜妖未歇不違年華改清思推造化勝杯遙濤
憐與物題詩記節留慶酬

七言古詩

白漢款為嚴笠賦

火雲燒空日色紅暑氣若人方鬱結嚴自宴完水亭東竹
色集香獻清涼介削水晶蓮新珠簌箬庠叢盛陳列銀盤翠
出白皺酥透鼻香濃風味到信來未動心已寒灑陵先嚴而深

六　全

和凝寒令行冬令臺結冰澌洗祥數又疑仙掌流沆瀣破
傲年和玉屑請向藍田採瑤英釀成青液色澄澈妙是太華井中
蓮倩役銅耕渡不竭又照夜半雷破山石穗分流亂臭裂根腕的
雨歙錦羊酥又如俱山佬宿迎頻和照吸光濃離摹玉虹中五龍
別令人啟嗟不啟齒恰有乳香寒遺數一盞一盞後一盞勝騎居
化為冰雪性茶學蒲拔仙詩白漢詩溥油香聞編白覺饒泉
流誰謂胡涓托嗽主人殷勤如淡氣味清醇朝善測料
詩成六維抱良將鋪設更主作醉思用咲應而南巖求

信訂亭

東隣義園載雙松一枝煨槿校英堂信郎亭高石雙松立

摩崖写此本是命本千載扶持之右神姑鎮天南丹崖表文獻
扶桑萬古根本豐百年樹杜絶而無此枝風撼鳴箏鏘拨錚如丸
雪賀、換羊對之雲蒼、不知天地有素落言冥共相看念功雲孫戲
冤之亭下幽刑相仿耗清有昇戲自足廟而無天雞出有山林風殺
稜鐵而不可把麾之壽齊九元蓬萊孫生此王不下森、蔚鳳藍
此耗

題東山玩月圖

斜陽紅盡暮雲碧一片天光涵水色海濤排供擱銀盤千里嫦
娥共今夕主人飲宿登東山踏踏寒光看秋波星河倒影凌空
晴霞華濤玉夜氣清涵夾激水、欲上海若辭易天吳驚搖舟
搖帆泊煙嶼古木枝腥生秋聲憑高人立金鰲背閑看湖生空大
諸外老龍勸海雲氣寒長鯨撓雲浪花碎苦、高吹滄浪中吒
之江岸飲居早山巔揭石羅樽罍賓主傳杯不放杯醉舞欲
舞賦詩三山會跳月樓琴來刻詩詩飲不知醉仰天長笑嶽軒閒
倒者樽罍欲起舞乾坤清氣入肝腑天造風月空四時恨夜江
山白千古謝安歸履遁安山來客登舟宴半渚夜亮南樓今在
不堪仙赤壁知何許滿眼往、羲亂空千年人物供塵土人生光
景若流霜夜易盡雙鬢換胸中而君摩似子盾間休飲否
利慾我輩適意在行樂古人所以秉燭遊月山追懷前遊空
畫空風燈入練素我未見畫如見景想像高唐猶可賦詩君謂
雲居可期雲萍合散今何之安得扁舟微川与日共枝履相追隨登
山把酒醉明月共看此畫歌此詩

醉時歌

茫茫古堪與何日分九州九州封域如許大借能著我胸中鬱鬱然
須是此酒法麴波醲畫飲河流路以衡淨千頃黃金罍酌以微
江為斛玻璃舟天為青羅幕月為白玉鈎月送天孫織雲錦如或五
色奏奇喜披襟把酒踏月空長揖此牙求勸酬一飲一千石一醉三年秋
高卧五城十二樓閒風吹吹酒醒起來披髮騎赤虬大呼洪崖拉浮丘
飛上崑崙山頂頭下視塵寰一培塿揮手、拂逍遙也

天台山人黃　康著

清源門增林伯良集

西泉蜀居張攘校正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

〔元〕戴表元撰

明萬曆九年戴洵刻本

剡源集三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戴表元撰。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人、宋咸淳中登進士乙科。除建康教授、遷臨安。又遷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皆以兵亂不就。元大德中、以薦除信州教授、調婺州、移疾歸。再以修撰博士薦、不起、終於家。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表元所著剡源集、明初上於史館、宋濂曾序而刻之。凡二十八卷。其版久佚。此本乃嘉靖間四明周儀得其舊目、廣爲蒐輯、釐爲三十卷、表元後裔洵復梓行之。王士禎居易錄稱海寧刻剡源集四卷。乃黃宗羲所選錄、非完書也。表元少從王應麟、舒岳祥游、學問淵源具有授受。顧嗣立元詩選小傳稱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骫骳、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朽腐爲神奇。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尤自祕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帥初一人而已。又引宋濂之言曰、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不已者、惟剡源戴先生爲然云云。於元人之中、推之獨至。今觀其詩文、信嗣立所論不誣也。

重刻剡源文集叙

余自垂髫時游澤宫見祠所謂剡源先生者歸言之家大人始知其為先世也稍長見其遺文一二因訪求其全藁始知有剡源集宋景濂學士為司業時嘗叙而刻之太學而竟無從得之既而友人周羽可好其文極力訪輯頗得其全而多所訛脫余嘗從借得手抄之日夕覽味始知前輩為文其命意構辭必有準繩不苟馳騁以衒奇巧每欲刻之以程後進而力未能也邇以承乏來典南太學事因求宋公所刻遺板而無有矣乃稍加校訂命工鋟梓以完太學之舊嗚呼先生舉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國祚遷改東西奔竄甘於窮老時江南搜訪人才使者如織先生名傾一時而竟不之及晚乃強就一儒學官而無何即棄

去此可以窺先生之心矣晉陶元亮辭為彭澤宰而日娛於詩酒千載而下非有精詣之士孰能知其解哉余嘗謂淵明非詩人而先生亦非文士蓋無意於詩文而詩文自不得不工者此所以為難及也余故因刻既成而敬識之以告世之學詩文者

萬曆辛巳春仲四明剡溪後裔戴洵謹叙

刻剡源先生集小引

剡源先生集集宋剡源戴先生作也先生生淳祐中以舍生高等登進士乙科累教授建康臨安而雅好山水間一濡毫摛藻為古文辭若詩往往匠心而成追古作者有聲秋林然先生輒又敝帚視之故非以此獵人世名者至世之升沉晦顯倏忽變態之當其前一視如飛霞飄風歸于烏有也以故趙孟頫黃文獻諸公一稱先生為江南夫子一樂道先生不輟及郡國志乘所紀載先生高標逸韻如丹霄紫霞中人不啻古所稱田子方魯連之匹爾先生於仕進既澹如又不喜標揭為名高遂令曠世後無知先生者迄于我

明宋潛溪氏為一代鉅儒博綜羣籍搜訪遺編得先生之文于殘篇斷帙之中序次而表章之顧于今幾三百年所而先生諸作炳然藏于國史副在名山直與前代作者韓歐諸大家並垂不朽其於人世名又烏乎逃焉語有之日月之光匪爝火雨露之澤匪桔槔所從來遠也先生歿數世有孫愚齋公起家進士為

明天子侍從之臣尋擢司成教兩都國子敦行古誼以身率先士自勝冠以上爭自修飭以期無負司成公教而礪亦承乏南雍備司成公屬吻受知遇謬膺校閱得縱觀先生之文而因知司成公所以有今日者其樹德發祥蓋有本歟司成公不以礪不文屬為之引顧安能為先生志萬一而恩寢司成公命輒拜手僭引其端云

萬曆辛巳仲秋

賜進士出身迪功佐郎南京國子監助教後學

東吳周汝礪頓首拜書

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稍長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肯為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後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初表元閔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辭骫骳䏲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為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為神奇蓄而始發閒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時者唯表元而已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體裁議論一取法於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詞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脩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關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于郡國濂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為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果以剡源文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覽焉因而作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偕以為體偶儷以為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律孳孳為華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編寡慕古奧則剗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敝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詞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為之一人憚其任獨耶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作新而不刊清而不露如青巒出雲態能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于所謂豪傑之士耶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升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康府又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于家初先生既擢第慨宋季詞章之陋即濯然自異又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

皆歸先生無異詞先生之沒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鄉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閔者來爲國子學正方與先生之孫貧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詞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寧無讓于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揜也其先生之文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重輯戴剡源先生文集序

余自束髮時耳先進言即知邑有鄉先生曰戴剡源先生者云元史傳先生學博而肆爲文清深雅潔化陳腐爲神奇及閱邑志得中所載先生文一二讀之誠然矣誠然矣雖然先生之文不特志所載已也意先生里中人涤化爲近必有悉得先生之文者於是詢之先生里中人里中人弗知先生文矣即知亦罕有藏者乃更詢之文學士文學士有錄先生文者矣錄非先生全也嗟夫先生之文矯訛翻淺宗旨道原明體發微矩式才彥若大車行途而險者易者弗能舍也若利器宜用而大者小者弗能外也若布帛菽粟資民生活而千百世弗能越也乃今遡先生之沒僅二百餘載耳而先生之全文卒不可得而見豈先生在當時秘重著作不妄與人以故修文之士罕有誦終鮮流布也與哉噫非然也文之上下隨乎時時之取舍存乎人人之輕重由乎世世之崇尚係乎好尚不以好而世之重者輕矣世罔攸重而人之取者舍矣人不知取而時之上者下矣先生起家宋咸淳進士未幾而元胡當王明賢淪喪則時非熙隆之時世非熙隆之世而人非擅重文學之人知先生者惟趙孟頫氏以江南夫子歸先生耳他何能尚可俾世流布也耶此先生甘心窮約屢遷居止爲避地計而終不肯以文字擅名人間其先生不得已之意乎至我

明德隆盛彰文起學始求先生之文采入史館而太史宋景濂氏復序首簡以表先生於是學士大夫既知有先生而又知有先生之文矣然布之未廣而家膳人錄之卷或散于衰

徹或壞于水火往往好尚文學者知重先生而不克得先生之全文以資多識也嗟吁惜哉嘉靖丙辰余過進士家偶得先生全集之目閱之轉躍然喜曰此足以綜先生之文矣乃特是博訪苟有所得無論單篇斷簡即手抄之積至十五六年而先生之文始全矣獨詩集一部僅俻諸體而散落尚繁然後之人有能舉一而知三者出焉則先生之詩數可無限也隆慶壬申余承乏西蜀遂携之官退食之暇復躬校閱區分類聚勒成三十卷命吏繕寫獲成全集庶幾後之學者知四明文獻有如先生而執筆文章不獨韓蘇諸大家爾矣因爲之序以識始末云

萬曆元祀歲在癸酉夏五四明後學華東周儀羽可甫書于巴渝之官舍

戴剡源先生自序

先生姓戴氏名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其世譜可知者六代祖居奉化縣小方門三傳而徙坊墘又再傳而徙剡源之榆林先生生淳祐甲辰五歲知讀書六歲知為詩七歲知習古文十五始學詞賦十七試郡校連優補守六經諭郎厭去遊杭作書言時政激摩公卿大人無所避杭學每歲貢士得三百員試禮部中者十人入太學謂之類申二十六歲己巳用類申入太學明年庚午試中太學秋舉歲終校外舍生試優升內舍辛未春試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授迪功郎畀學教授癸酉冬起畀及乙亥春以故歸舊廬改杭學教授辭不就既而以恩轉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會兵變走避鄞郡及丁丑歲兵定歸鄞至是三十四歲矣家素貧繳劫之餘衣食益絕乃始專意讀書授徒賣文以活老稚鄞居度亦不可久遂買榆林之地而廬焉如是垂三十年執政者知而憐之薦授一儒學官因起教授信州噫老矣大德丙午歸自信州時體氣益衰而婚嫁漸已畢即以家事屬諸子使自力業以治養其然性好山水每杖策東遊西眺不十里近才數百步不求甚勞意倦輒止志懷委分自號曰剡源先生因以名其集或稱質野翁充安老人云

剡源戴先生文集目録

元史本傳
剡源先生自序
卷之一
記
仁壽殿記
奉化州學興築記
和靖書院記
美化書院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銀峰義塾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奉川驛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臨池亭記
寒光亭記
耿氏時思亭記
喬木亭記
紫芝亭記
卷之二
記
遺安堂記

秀野堂記
清華堂記
質野堂記
愛蓮堂記
廣心堂記
居清堂記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水心雲意樓記
困學齋記
清容齋記
養心齋記
學古齋記
愛日齋記
謙益齋記
卷之三
記
清峙軒記
容膝軒記
餘軒記
省軒記
清茂軒記
恕軒記
蒼雪樓記
充安閣記

松風閣記
拂雲閣記
潛齋記
雙桂行窩記
芷庵記
擬晉山房記
卷之四
記
陶莊記
黃可伯隱居記
玉林記
龍陽記
冰谷記
文溪記
西村記
秋山記
中枝山莊記
丹泉墓記
唐臺西城圖記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寶陀山所見記
損菴記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順寧菴記
西原菴記
卷之五
記
會稽唐氏墓記
敷山記
戴氏剡源張村莊記
小方門戴氏居莊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圓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天壽報本寺記
法華寺興造記
卷之六
記
杭州祐聖觀記
婺源羊闕嶺施水菴記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邢州秀野堂記
徐氏報恩閣記
此樂堂記
冰壺相者之居記
晚香堂記
先天觀記

虛室記

卷之七

序

春秋法度編序
通解稿辨序
讀易蠡測序
左氏鏡斑序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汴略序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左氏蒙求序

伍典蒙求序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奇童烈女寶鑑序
程宗旦詩編序
趙子昂詩文集序
尚書小傳序
天原發微序
先天圖義序
老子原旨序
王伯善農書序
禮部韻略序
齊東野語序

卷之八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大學中庸孝經論語集解音釋序
仇仁近詩序
初察王先生摘稿序
方使君詩序
桐江詩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張仲實文編序
趙君理道文序
陳無逸詩序
李明可詩序

胡天放詩序
張君信詩序
張仲實詩序
白廷玉詩序
陳孝淵詩序

卷之九

序

湯子文詩序
陳晦父詩序
洪誉甫詩序
許長卿詩序

李元凱詩序
董叔煇詩序
趙生詩序
圖南仲詩後序
長汀和漁歌序
朱伊吳詩序
劉仲寬詩序
方埜叟詩序
吳僧倫古師詩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登師詩序
珣上人刪詩序
珣上人再刪詩序
余景蔣樂府編序
王德玉樂府倡荅小序

卷之十

序

富春孫氏族譜序
林陵翁氏譜序
李氏族譜後序
臧氏家集序
袁中雜詠圖詩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貫母滑氏夫人詩序

東平杜氏新修宗譜序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牡丹讌席詩序
八月十六日張園翫月詩序
北山小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遊南岩詩序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遊蘭亭詩序
客樓冬夜會合詩序

卷之十一

序

王丞公避地編序
王敬叔詩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恒莊詩序
千峰酬倡序
陸孟孫字士宗序
袁鈞字德衡序
史景正字序
陳處度字序
王一初名字序

曹仲達字序
袁氏子字説序
史昭父字序
王仲昭字説序

卷之十二

序

陳公輔字序
陳養直字序
陳同與其弟周字序
字三友序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陳氏三子字序

趙氏二子字序
曹氏四子字序
唐氏十子字序
凌氏二子字序
朱使君七子字序
張訓之字序
道上人字遂原序
陸原章字序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卷之十三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送高虎臣序
送趙生遊吳序
送賈敏求序
送貢九萬詩序
送孔明遠序
送唐君儒序
送王子慶序
送陳養晦遠遊序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送鄭聖與遊閩里序
送方中全北行序
送張叔夏西遊序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送蕭茂叔之淮安序

卷之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送貢仲章序
送曹士弘序

送吳州判遷番易詩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送老甘秀才序
送宋吾省序
贈曹子貞編修序
贈黃彥實序
贈鎮子敬序
贈相士歐陽生序
贈談星者謝生序
送李公度歸三茅山序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朱尉開伯求荃覲省序
送鉛山王亦誌歸鄉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送謝仲楷序

卷之十五

墓誌

安陽胡氏考妣墓誌銘
曹君墓誌銘
吳君墓誌銘

楊氏考妣墓誌銘
游縣丞墓誌銘
故王林項君墓誌銘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誌銘
游鄉貢墓誌銘

卷之十六

墓誌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畢君範墓誌銘
趙君理墓誌銘
陳府君功父墓誌銘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墓誌銘
故道錄章公墓誌銘
康濟甫墓誌銘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誌銘
樓府君墓誌銘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張允甫墓誌銘
李思宣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徐使君墓表
五山陳公墓表

徐耕道遷葬碣
周府君碣

卷之十八

題

題繆氏族譜
題新刊袁氏孝經說後
題徐可與詩卷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題寶葉真
題蔣孝詩卷後
題董孝醇詩後
題趙考成遺事後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題披書歐陽公鳴鶴圖
題蜀繆氏族譜後
題天台吳康齋公家藏朱文公遺墨
題貫休畫羅漢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題蔡景山遺稿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題王秀才靈山藏詩
題趙敍仲詩編後
題畫二則

題廣鴻草堂圖
題陳留侯公訓子詩後
題畫卷
題十一子像
題胡璞報慶圖
跋劉文節公帖
題溫上人心經
書張淳休郴行錄後
題姜安宗君自畫所作畫後
題孫常州稿藁
題趙郎中詩卷
題湯仲友詩卷
題史和盲詩卷
題萬竹王君詩後
題蘇子西詩卷後
題王氏寓菴遺藁
題袁通父詞卷
題京兆劉侯事後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題周氏先世書帖

卷之十九

題

題趙子昂畫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明皇聽樂圖
題洪厓圖
題怪木疏臺
題石鼓攷
題蘇氏三帖
題李端叔帖
題趙侍郎誥
題渡江諸賢帖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題王初寮家帖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題茅生刻字後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題陳強甫樂府
題陰符經後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題王敬仲孝弟類編後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題唐師善談乘
題沂州先賢攷
題雷賓行祀後

題李常御試稿
題陳提學講義後
題徐山長講義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墨後

卷之二十

跋　銘　箴　贊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議
跋宋元獻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跋吳侯二峰說
冠城軒銘
周氏舜軒銘

昉軒銘
朱漆印匣銘
復心齋銘
遜齋銘
寸屋銘
君子軒銘
奉化州庠小學箴
秉氏字箴
真贊二首
仇仁近真贊
鮮于君真贊
周義烏真贊

徐仲彬真贊
單吉甫判官真贊
韓仲友真贊
任仲端題真
蜂上人真贊
東坡雨行圖贊
蘭石贊
畫兎戲贊
畫龍贊
千戶高君行述
東平趙氏述
奉化知州于伯顏去思碑
王氏子奔述

卷之二十一
賦
可竹軒賦
耕覓堂賦
寄安齋賦
一大菴賦
竹坡圖賦
縮軒賦
喜友堂賦
息齋賦
靜軒賦
容容齋賦
胡麻賦
蝿虎賦
碧桃花賦
觀魚賦
卷之二十二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讀吳起傳
讀孫武傳
孫臏附傳
伍子胥列傳

孔子弟子傳
蘇秦傳
張儀列傳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范睢列傳
樂毅列傳
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魯仲連列傳
伯夷叔齊列傳
孔子弟子傳總論

商鞅傳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卷之二十三
雜著
讀國語
讀孔叢子
續蔡氏偏斷
辨孔叢傳
佩韋辨
參考二氏誠
猶議
祭文
衆祭徐子方水言文
祭張復山長文
祭趙丞文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祭古榆林廟文
祭張村千廚縣山神文
遷奉祠堂文
信學謁先聖文
先儒祠文
鄉賢祠文
土地文

中丁遷先賢祠文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卷之二十四
書啓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趙氏婚啓
回孫氏婚啓
回徐氏婚啓
范氏婚啓
舒氏婚啓
回弋陽趙教授啓
通燕右丞啓
通蘇教授啓
回凌德庸諸公啓
回舒子燕送餽酒啓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疏
觀氏閣營造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萬戶府新提控求仕疏
趙道人北遊疏

翁舜咨疏
代史承奉謝安熙疏
鄧君疏
城隍廟修造疏
傳
二歌者傳
劄子
回袁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說
漁說
論
齊論

卷之二十五
講義
先進於禮樂 一章
子與人歌而善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子以四教 一章
故至誠無息 一章
德不孤 一章
謙尊而光 一章
菁菁者莪 四章
仲弓為季氏宰 一章
觚不觚 一章

回也其庶乎 一章
子罕言利 一章
祭如在 一章
卷之二十六
講義
子路人告之 一章
曲禮曰毋不敬 一章
天在山中大畜 一節
天官冢宰以九 一條
說命惟學遜志 一條
子路使子羔為 一章
中庸其至矣乎 久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良冶之子 一章
善人為邦百年 一章
伯夷叔齊不念 一章
後生可畏 一章
滄浪之水清兮 一章
惻隱之心仁也 一章
卷之二十七
古詩五言
四十五首
排律
十六首

卷之二十八
古詩七言
六十四首
卷之二十九
律詩五言
九十九首
律詩七言
四十九首
卷之三十
律詩七首
五十九首
絶句五言
二首
五雜組
絶句七言
八十八首
目録畢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仁壽殿記代阮侯

慶元路奉化縣學仁壽殿成縣尹丁濟以書諗於同知總管府事阮麟翁曰願有所述麟翁曰嘗學詩而竊聞詩之説曰天下之生未有無本者也萬物本乎天爲之子者本乎父母而民本乎君是三者仁之至也而有報物莫壽乎天天之壽不待物願之而壽也然而孰不願之若人子之壽其父母則苟可以願者無不至矣此報之道也昔者周之始興其詩有七月周之極盛其詩有鳧鷖既醉周至于文武成康而仁其民至矣其民如天如父母以懐之懐之不已則咏歌之咏歌之不已則相與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以壽之此人之情亦報之道也然獨至于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棠棣伐木之燕樂天保之歸美則疑若君私仁其臣臣私壽其君而民無所與久而知之則鹿鳴諸詩之所燕樂者即周之親賢中外諸臣所託命以仁其民者也天保之歸美則諸臣率諸其民而獻之即其平時持酒醪飲食具樂舞設祝嘏而欲以壽其君者也噫乎休哉洪惟

皇元繼宋御宇奄有諸夏櫜弓假鉞而天下戢其威翦征緩獄而天下頌其平雖遐海邦遠在數千里外慈仁所加無間軒陛故詔書每下斥鹵之毗岩穴之叟投縉植耒驩喜出聽誠可謂千載一時太平混合之嘉會而麟翁及濟適于此時分受國邑何榮如之始麟翁佐治宣城濟實爲附庸迨麟翁

之來復相際接誠嘉其廉明肅給之材而出之以豈弟樂易庶幾乎知古諸侯之職而無愧于詩人之所稱矣今又因斯民休養之餘力不煩尺符寸箠而斯宮聿成以彰尊君報本之意蘇翁安敢不發揚而褒侈之乎君夫作爲一代聲歌以追繼風雅使天子仁聲令聞無疆無極則學館諸生必有美其事者蘇翁願竊有俟焉至元壬辰秋七月望

奉化州學興築記

古之齊民一名爲儒則其人所以自待與官府所以待之皆異至於學校雖有常居而發政出師養老習射獻馘聽獄之類無不在焉然方其盛也有優禮以乞其一言俗之既衰乃或欲毀之而杜其議政俗之盛衰上下始專守夫子遺言以爲法故有廟以嚴鬼神而有學以明禮樂吾奉化舊爲縣也

廟學棟宇殘爲兵燹襄賁丁公濟來爲尹興之縣既升爲州相距不十年而垣墻不修衛防彌空荊蕪被之蹊隧生焉其郡王公其來爲守悒然嘆曰茲非吾職乎即與同寮議興之計其役賦板栽均丈仞章逢樂輸胥徒驩從不累旬百堵齊立于是增繪象旌蔽帷鼓篋之堂嚮呼之殿風雩之亭童衿之舍缺完仆興罅補茅塞閑游有禁觀眺有節偃憩有適瞻展有敬重扃穹屏修衢清浸于于相仍雲行星輝噫乎美哉州之耆老遂相與讌樂而謀勒文以頌公之賢著公之惠余自鄉亂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鉅公無慮百數皆修衣冠隆閥閱歲時燕毛序坐談古今久近文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孩稺輩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每課試縣大夫親命題第賞

格慈愛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見酬答如客于時風淳氣厚上下情義周洽與前所稱古俗殊爲未遠顧學然眉頰亦復著皆猶幸及身爲賢侯之氓狎見廟學之興而咏歌德化之成良可自慶因爲撫實記載如右而併綴所聞見一二以勵吾黨亦務謹重修飭以稱官府見厚之意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冬十一月望

和靖書院記

越會稽五雲鄉之石帆里故侍講侍郎和靖先生尹肅公之墓在焉肅公洛人以學行名節爲程門高弟鄰關　載而南蓋晚年遂寓居越死又葬越越人慕而祠之也宜元貞丙申冬部使者曹南完顏公貞按越有語門下而言曰越雖山州而多儒先故實屬時與文郡國有名賢者許即祠建塾若朱

文公以莅仕嚴敬處士王右軍以隱居皆自敬與有如肅公生依死藏于越乃祠而不塾非闕歟前使者河南狄公嘗草創焉度不果就惟公圖公聞之與曰豈不在我即屬其事學官學官以聞于提舉學事以諗于郡若宣慰使以上於省府報下如請先是議易地于龍瑞宮之傍以爲址黃冠師世業也不便曹南公與郡侯忽哥兒通議躬往相視而得今卜址山寒南日鑄東樵風逕而西石帆石帆之陰即肅公之墓岡溪縈環墟聚綿密越之名跡秦皇酒甕射的玉笥陽明洞天之屬一一在目咸曰蔚乎佳哉議既定里士亦發藻洎弟震以地之比近者欣然相成其在民產猶有所礙則郡侯通議公捐俸金厚價買之而址始完乃以大德丁酉季春起工訖明年戊戌仲秋日纔五百有奇鋤荒起廢而成祭室講堂齋

修之屬庖湢之舍凡爲楹一百有六十祭器昔所無有而新冶銅陶土劚竹木製之者爲事九十四通塾之址及田土之隸于塾者爲畝二伯其役之速而民不病其勞其費之鉅而士不知所出既成碣之曰和靖書院而相與伐石願記其始末余惟天下之事雖有皆知其盡善者必人與時相值而始能成古之人賢有道德可師於鄉則死而祭于其社在禮謂之樂祖又凡始立學必求其國之故而祭之以爲先聖先師國無其故然後不得已合于隣肅公之賢其在越也謂之當祭于社謂之當爲儒祖茍立學而求其故謂之當爲國之先師此事之甚善者也然積之久而無人爲之有爲之矣而不能成迨至于今始值曹南公以材御史高選持節而來實庸勁知大體郡侯通議公亦由閩部使者移守至郡寬明有惠學官師儒學材良勸趨於是郡之賢士大夫皆出而佐謀贊力而終始經營辦治者郡學正王君庭槐是爲北岳右丞公謀孫皆非偶然之故也君子嘉其事之成而爲越人喜也曰是不可以無記是爲記若夫肅公言行出處本末之詳不特越人知之天下學者皆能言之此不著其年八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記

美化書院記

美化書院以處之縉雲美化鄉得名舊矣當江南初附時宗正寺主簿陳公大猷以名大夫太傅喬公行簡以材宰相相與極力鼓動絢飾穹碑鉅榜隆棟宏址美化雖在縉雲窮山中一日而名字聞于天下膾炙于縉紳韋布之口然書院立未百年兵燹及之悉化而爲蒿萊煙礫問其本末則已無有道之者元貞二年秋九月四明陳君天益始被綬來爲山長於是事屬乎定前蒞是官者薄其地迂廖瘠往往託故不至禮殿六楹孤立風雨中肖象弗建奠謁靡寄饗籩祭器若其他供養居止之須種種匱乏君曰是欲誰諉耶即易充補塞修覺室漏設素王之容倡先賢祠屹門闢翼廡秩豆籩諸事既以略備乃率先置養士田十五畝繼而詢荒數耗經理而得田及諸儒所助通一頃六十四畝由是春秋之祭費取焉朔望之膳具取焉師長職員之稍給取焉月有書季有考雍雍于于雲興谷應巖居之叟塗行之子嗟呼嘆詫以爲不圖荒凉契闊矣而復有歌舞雩觀聚相之圖之感也惟講書之堂以役重未就大德元年冬十二月廉副使拜降公僉事完顏公臨其地嘉前事之有緒而欲權其成也以屬邑主淮安翟侯種起望族年方壯有材識尤致意學校事人勸趨之遂增臺門新宮垣至明年十月而堂竟成完顏實始大書美化書院額亦書其堂曰美化堂於戲美化之於縉雲縉雲之於處視秦漢郡縣鄉聚之所隸屬地不加大也處有學縉雲有學美化復有書院視周人之序而庠庠而塾學不加多也而君子論古常若有餘驗今常若不足要非皆人事之咎勢或有所待焉周法取人用鄉舉里選秦漢以兵以貲以吏至擇經術生猶多本齊魯法之益衰始有科舉今此事且止士庶幾返本趨實而今宰如翟侯師儒如陳君適皆能效職于下知體要急名教如兩使者能大宣其道于上將見人人閭胥黨正不暇書家家毛伏儒林不勝傳禮俗匝于寰區王風溢乎無垠而美化爲之兆矣遂相帥礱石聘文類著興作

之始以貽永久余不得辭因次第而爲之記

稼軒書院興造記

廣信爲江閩二浙往來之交異時中原賢士大夫南徙多僑居焉濟南辛侯幼安居址闊地最勝洪內翰所爲記稼軒者也當其時廣信衣冠文獻之聚既名聞四方而徽國朱文公諸賢實來稼軒相從游甚厚於是鵝湖東興象麓西起學者隱然視是邦爲洙泗闕里矣然稼軒之居未久旋廢辛氏亦不能有之辛巳歲太守會稽唐侯震因豪民之訟閱籍則其址爲官地明年乃議創築精舍以居生徒纔成夫子燕居及道學儒先祠而唐侯去其冬番陽李陽雷㓨至遂始竟堂齋齋廡門臺諸役成而扁其額曰廣信書院甲戌歲春也書院成之二十五年是爲大德二年戊戌官改廣信書院額還曰

稼軒而棟宇頹敝已甚又五年北譙朱侯霖至展謁見之作而曰茲復誰諉乎即屬山長新安趙君然明極力經理初書院之爲廣信也計屋不啻二百楹浮尨鋪綴不支風雨及整頓完損迄成堅廈講廬齋房儲倉膳庖會朋之序休答之次通明之牖備禮之器於昔所有必補凡今所無必具植都門繚周墻甃文逕余嘗以暇過趙君問繚回環榆柳擁翳長湖寶帶橫其前重閣華表翼其後心甚美之問水堰曰是中可種萬頭魚今以蓄洩水處也問松臺曰是稼軒遺跡舊植栢千株今增之成林也問桑圃官池曰是稼軒所耕釣今表而出之也問湖上門曰是舊塗自西循湖南東來今始復也問新井曰是舊甃今得諸涯莽中修浚而汲之非新井也問地廣袤若何曰是西北曠土皆稼軒故物爲營卒所侵吾請于官得復而萬戶府又約束之使無擾也問土役多寡財計贏縮若何曰吾力何以及之此賴郡侯捐俸倡助而諸人相與成之也問餘役尚幾何曰吾所欲就何有極使不以滿去將專祠辛侯別置小學作一亭名倚晴以眺靈山諸峰一亭名魚樂以俯西池一亭名盟鷗以復湖心之舊也嗟夫人嘗言有才不得位及有位何嘗見其才顧其志何如耳一精舍之在廣信千半未係輕重識者以是覘風化厚薄吏治賢否自唐李二侯去又廢幾何年而僅遇今朱侯其間豈皆無位而不爲乎若趙君以一寠儒領空藝能成賢守意與重役其才志彌不可及謹爲摭實發載本末於右以勸來者

銀峰義塾記

銀峰義塾者饒德輿余文夫氏之所築也銀峰饒之勝處余

望族文夫雅士居望族得勝處不私以爲遊觀憩舍而藏書闢館欲與同志好學者共之誠哉其可以謂之義矣初文夫之先有以長者稱于鄉嘗求聚遠樓詩于蘇學士文忠文忠復贈之其後有朝散公又得趙丞相忠定題其居之扁寒溪累傳而至曾祖鄉貢公遂用所學教其子遂昌尹以進士科爲通儒名大夫是爲思齋先生思齋及游新安朱晦翁之門居家註感興詩及蔡氏三問解與夫性理諸書悉行于世思齋之子聚齋公仍以進士業貢于鄉而值舉罷不得盡試文夫濡染家教自其齠齡如龍馬駒未調而知步如器車材不削而成執性復高爽不動于勢利進取兢兢然惟恐墜思齋基搆是懼而銀峰之塾與焉塾既興不遠重江複嶺介友人棠底以謁文於余余惟文夫之興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

以知本其二曰廣教以美俗知本義也廣教亦義也而余之所期于文夫則不止于是按塾之名起于禮記禮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四者疑皆有師教之而古者學無專官師無常員竊意惟國學有司徒樂正宗伯之屬庠序則黨正遂大夫等官自爲之而塾者二十五家爲閭而父老之不仕者坐于門側之室爲左右師以時督其子弟是之謂塾德興于饒爲多士文夫歸而益以義致其老成而賢者禮之于家休之以車輿几席導之以書册琴瑟與其少壯而材者納之以介儐之祝習之以筆翰俎豆使德即流暢情文周該將有魁奇英偉之士彈冠束帯輕身千里外慕義而至而況銀峰蘇趙之風聲潤澤未達於耳目間乎余雖老落成之餘尚能爲文夫賦之至大三年歳在庚戌孟夏哉生明婺州路儒學教授剡源戴表元記

洛陽獨樂書堂記

司馬溫文正公居洛陽以道德文章功業爲中原純儒名臣當昇平之時享謙静之福所與遊如文潞公邵堯夫二程夫子蘇子瞻之徒又皆一時天下妙選而其獨樂園者巋然在諸豪貴閒幾不可比數人以公故亦屢書遊之竊計洛陽雖名區去之千百年欲復求時遇其人似不可再得公沒未幾何事果有不可言凡昔之王侯將相華榱繡戸文軒暢榖弦歌鐘鼓衣冠玉帛相與動心盪目以爲豢衍之娛者舉一轉而爲荒蕪茂草獨其山川猶存不過寒蛩野兎之往來吊芳窮寂而已而行人過客樵夫里老下及兒童婦女道及洛陽故實則誦司馬公之德不衰夫一司馬公生而狀貌無以踰人雖爲相居位之日淺被服清苦無異窮書生不知何以能得人之歡慕若是然耶大德丙午歳余遇衛君用于信州幕府君用洛陽人問其故曰洛陽之事則既然矣抑獨樂園亦不得爲司馬物吾圖之百端幸而僅有之顧吾家自高曾大父以來世世知誦司馬公之書且知慕公之爲人今驅馳北南娶漸種種洛陽之俗猶爲近朴欲以其地爲祠塾仍榜曰獨樂以存先賢之化又他日更有餘力則買田賦粟以供諸生之稍食庠里中後生小子可以共學於斯兹非司馬公之道風休澤所以覃被其後人者乎士大夫患無志不患無位君用清勤謹恪知禮要敦雅實是真能學司馬公者後有道龍門嵩少而來言獨樂之後將見堂廡落成深衣釋菜重席養老使洛中之人長者與慈幼者知孝雍雍于于復還盛時

舊規皆君用之賜也因書以爲記

溧水州中正堂記

中山溧水之望也溧水自爲縣時官治當面之以臨民出政其氣勢清嚴秀重與人情相稱慨縣志以爲賢宰史侯彌蓋之所規措有正堂琴堂豳堂諸目相去八九十年仍之以兵革棟宇毀廢縣亦升改爲州乃稍別築聽事退食之居而倥傯久不能備大德六年秋九月知州汝南郭侯敬始搆浮費乘餘力剏後堂四十楹然後曾寮有容休勞有次展遠有眺思深有憩且復置元帝于寫管左挺公廨于吏舍右戒石之陰接之古槐門臺之表飛以翬甍至于秦淮一河油油洋洋與山趨迎絶爲州境佳處則新亭俯焉耄倪士庶來游來觀驚嗟嘆借詠未嘗有佚因民之樂既率長佐舉酒樂之絶衆

役之最題其堂曰中正堂曰吾爲吾州求無愧吾中山且不忘史侯舊名也噫今人居一官攬其土之美惟不厭不懼不能稱作事未分寸務求掩前人而專之若郭侯之顧名思義希賢勵志究然有古君子風度非可以世俗論史侯四明人於余爲鄉先生其家世父兄踵台輔能自立不附麗卒以學行政業著稱于時郭侯治溧水廉而知體慈而守法蓋與史侯異代同道盍斲石爲州民紀之俾勿壞

當塗戶曹掾續題名記

士大夫居今時而能輕旦暮之憂以爲千載之計可以謂之難乎曰難也貢舉盛而人不崇世官一介之賤初脫畝畝就祿州縣間規籓書期會非素習其志拘而力窮雖有多能鮮有所作爲持之僅三年幸不以罪斥輒相顧有滿色又暇責其餘哉惟戶曹在諸掾中職最優責最輕意欲最易於上通有才者居焉往往擅一府政凡始關于吏部率得之夫其若是宜可以行志而樂于名高之人乘其少事又置之若不屑然曰吾不過爲歲月回翔而已嗟夫食焉而無愧事焉而求有成自古聖賢猶難之今也不謂吾不堪其官反謂官不足充吾身寧非欺乎上饒楊性叔敏愿而文方盛年已能崛然取天子科第爲當塗戶曹之次蓋以餘力大治其學六年而後至官至則靡聲颺馳獄議川決前後部使者郡太守皆其能屬委叢疊君晝坐議舍理案牘夜歸緝讀書傳其說以爲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遠儒將融揉異以適于世用是既蜺去州縣之拘勞而後無興於名高之累其擇術審而用心宏待 已尊而期澤物也急卓乎有可稱已毋去以故

事嘗題名而舊石久已溢額瞻慨歎懼愈久愈失其傳乃爲續立石而遺使徵記於余余聞物之久莫如石先秦以來古文奇字載于石者必傳然徒以久而不以賢古之賢而能傳傳而久者則不賴于石是故以石而傳人不若以人而傳石也性叔既身勉之且推此以勵後之人使官學于斯者皆能內不慚于心外不慚于政上不慚于君下不慚于民近不慚于朋友遠不慚于簡書雖微此石千載之下固將聞其風而慕焉而況有以詔之乎性叔名應桂今石蓋自稷君代者施君有政起書云

奉川驛記

浙江東行數百里將窮而爲海也其州曰明州明州之海益東而南行數十里江之支流亦窮而山興焉其爲縣曰奉化奉化苞山根江而被海其形望於明州雖最高而土壤峭瘠津塗阻艱行者病之凡西人之捨木而欲東與東人之辭陸而欲西至者皆失其便故濵浙之塗通置船官騎廐而奉化無有余攷地誌奉化在秦漢前蓋介于百粵甌閩之交當先王統一盛時政役之所不加王人使客之所罕至其館置疏濶非意故略之勢有不可得而設也然近世事繁難槩于古前有縣者嘗屋創驛隨作隨廢會有聘問發召期集之事節傳猝至則寓諸民廬喧隘擾雜客主交愧焉今令襄賁丁侯濟之來喟然歎曰是不可久且每至而煩民吾何安焉迺相土度材得廢址之在官者成屋之當規爲驛者于民廬之東崇拓而增營之風雨蓊萊之場壓烘塋燐之區忽焉而垣闔具軒簃立先是主簿李君大用實倡其畫及是二丞王君澤

白君龍志同議諧功用大集計屋之楹至于百有五十計功
至于百八計日至于七十而官與民俱不知其勞起事于季
秋庚戌訖功于仲冬己未驛成因其名名之曰奉川曰吾以
存國俗名其堂曰德星曰吾以肩賢德噫嘻美哉于是縣人
樂侯之成嘉侯之勤者相與過余而謀曰茲事子不可以無
記余惟侯之可紀者衆以余之爲民于茲邑自侯下車見其
當兵燬之餘日夜與其同僚備其缺敗振理頹廢昔之撤墻
夷竈而逋亡者今皆歸聚其廬有居處之樂而侯之所興築
若廟學亭治賦嶮之局禁社之增藏獄之戶諸如此類何可
枚數而專美一驛乎哉顧侯之通明廉愛無一役不矜乎民
凡以圖久安而除其數害有古循良吏之風則吾父兄子弟
宜不可泯滅不著夫紀當世賢大夫之功行而推考其里俗

山川風土之盛衰與廢比儒者之職也余不敢辭遂以爲記

三江鹽場興造記

古之君子先民之勞而後逸其躬故雖不急于崇繕修美居
處至于政成力暇因人情而興公役賢者亦有取焉越三江
鹽場官舍歲久廢壞前任事者類不屑意元貞十年場之長
官改陞司令爵在七品而大梁曹侯自公府高選實來爲之
鹽法繁雜戶額等第不可均民無完心侯至覈得實酌殖耗
推籍土業高下宜增而增宜縮而縮不旬月逋流還歸盜販
清息昔之焦熬憔悴晨盱晝營而莫之給者一鞭不施談笑
辦集官吏坐曹而相慶父老擁埊而交賀於是鋤荒剗汙蠲
堅蒐良於聽事故址新寘游憩息之室以人人計者三十有
奇使客有歸節將迎也僚吏有聚協官守也輸納有藏謹賦

計也臨涖有容嚴肅名也觀眺有娛宜德勤也總室之大有
堂因舊而扁之曰清安嗟乎今人之材有悉其聰明敏決僅
周於簿書籌楚而不暇乎他嘗若古之運甓者亦有風神高
曠視吏事不足浼我而寄託於耳目心體偃仰之樂若杜牧
西山之爲者此其道皆有所缺若侯之精粗不遺清恪兼至
進盡奉職之能退全養志之適役之不威而政足以成物學
之不私而仁足以庇後蓋非誦儒徒吏所可窺識人蘇三江
來頗能談侯隆寒溽暑躬造場亭家撫戶諭餓糧不屬至自
備餐糜以濟其饑之秋賦是買公堂上坐飲賞賜之人人得
其驩其虧賦者拱手跽膝使之自悔余聞近民吏有父母之
親師保之教室非是耶侯名實字秀實前歷江西行中書省
掾和州經歷皆有政績可紀通文學其材方鄉用於時官且

滿士民感咽填訴持其卑不聽去而相率來請於前進士劉
源戴表元願書其事于石以著永遠不忘侯德且勸後之爲
是官者遂不辭而爲之記大德三年歲在己亥春正月望日
記

臨池亭記

臨池亭者山陰右軍祠塾之別築也祠塾始自部使者東平
王公侯按郡來所載蘭亭舊跡以全氏廬爲之官爲置塾長
聚生徒講學其中及是十年而東楚湯君屋實來既大出義
理之學教塾徒餘暇巡行丘壑周視垣宇慨焉有興弊飾陋
之意遍先修右軍祠增繪象設龕几庋豚以展奉嚴事之具
必與禮稱地迫山麓遇甚雨湍決則水流堂闔爲甃石渠以
疏其餘有好事者蓄石本蘭亭序甚善年月與因併刻諸詩

曁傳文之類分置兩壁塾事幾畧振矣惟墨池之在江南往往而有此正永和修禊處反闕不具遂捐俸倡率諸生又亟謀于時僚之賢而文者東平彭郎中榮祖若右軍之遠孫易簡潤之等志諸力均爰相爰鑿于是就面勢之宜得池於塾西而甃之以兹亭亭成伐石請誌其事余惟古之名人能以其所長行世不廢者未有不始于勤勞而成於有以自重今右軍書擅天下學士大夫極力模楷之幸且有得莫不脩然內暢以為精脩妙鮮雖連城之富三公之貴有不與易而是邦之山川形勢前後名馳勢驅計不知凡幾何車轍馬跡獨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厲勸盈於翰墨之外此臨池之所以為美也湯君年方富尊賢好古能行其家學居職不以眷寸升斗歲月為亭志於興文美俗又方謀增置田

祖以完教養其事可書者未艾云大德五年歲在辛丑仲夏既望戴表元謹記

寒光亭記

寒光亭在溧陽州西五十里梁城湖上亭之下為寺曰白龍歲月湮漫不知興創之所由始宋元豊間重脩塔記稱父老相傳已七百載則沿而至今可知其久也東閩浙西淮襄宦客遊人之所必至至必有歌詩咏歎以發寒光之美無虚覽者張安國趙南仲吳毅父雄詞健墨最為人所推重而棟宇番廢不足以相暎發州有進士湯君以文辭為之微施於江湖之往來值一二名公卿喜之亭得改立如此十年又毀大德辛丑春進士君之諸孫實來相游尋顧瞻徘徊則昔之華榱雕檻惟荒榛存焉喟然曰兹亭之興吾祖固有力今安得視其勤傾貲庀工亭又加築既又捐田白龍以為修葺之助功完事具寺僧乃為進士君置祠而來徵記于余人嘗言江南佳山川造物者靳畀于人而惟僧佛者可以得而居之是蓋不然人之獲如此意者孰加於王侯將相彼其占形勝營園池斥臺榭徒欲樂于其身有餘丐及於賓游傭伎僧佛之樂常願與人同之故人之從之材者不吝於言仁者不吝於財無怪也此非惟有數而用心之公私廣狹吾徒有愧焉者多矣豈止於係一亭之興廢而已哉進士君諸孫曰德裕曰佑孫寺僧曰相慧余剡源戴表元十年丙午季秋二十六日記

耿氏時思亭記

鄆耿子都之先墓在泰山東汶水上子都既出仕游四方而

心懸懸不能忘也一日以諗余曰吾家繇高曾以來休于兵顧兆域雖存而榛蕪莽然樵芻往來蓋嘗與宗黨謀築一亭以為展省之地而名曰時思子幸為我記之何如余惟子都之不忘其親而思之於義既得而於名既稱而其禮不可以不知也人子之於親苟欲盡其情何有紀極先王每為之節使弱者可及而強者不能過如死之感如狂如迷如逃亡無所歸比既葬而虞而卒哭而祥而禫遂返服復寢而哀散矣至於葬也所以掩藏而安之而不敢偷不敢易且不敢瀆而祭也然此猶論其近親愈遠者祧愈殺服愈降者諱愈略故無見於目者無想於心先王懼其然於忌日也以為終身之喪而春秋時祀如見之於齋君子之不忘其親而思之其慎諸此而幾矣抑余於子都有思其大者焉耿故大宗而鄆弊

魯儒府也耿自得姓以至子都凡幾世世凡幾兵兵而得完者幾家家完而得衣冠登仕籍者幾人同枝而獨榮氣必有所鍾同源而獨清流必有所潔子都於此時時而思之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忠為人長則思慈他日功成名遂行高爵尊懷章而歸故鄉下車而入里門父兄子弟燕毛慶飲姻游隣舊牲牢迎勞然後除道拜塚燎莢告恩虎羊蹲前冠劍立後使士大夫往來山東而道茲亭之下者瞻仟名而致肅讀題表而太息將見儒林萃之鄉評稱之曰噫嘻耿氏門華哉有後如此不亦美乎子都奕然而覺欣然而諭曰吾雖初願不至於是是子之言不敢辭因書以為記

喬木亭記

喬木亭在清河張君燕居之東張君望清河籍西秦其先世

忠烈王嘗以功開國于循而邸于杭子孫五世而所居邸之坊至今稱清河為余兒童遊杭見清河之張方盛往來軒從駢蓋填擁歲時會合鳴鐘鼉笙絲磬筑相讌樂飛樓疊榭東西跨據纍纍然無間壞豈惟清河雖它貴族蓋莫不然如此不數十年重來杭觀宮室衣冠皆非舊物他族亦皆湮微播徙殆盡而惟清河之張猶存余嘗登所謂喬木亭而喜之風烟蔽遮林樾清凑美乎哉其可以庶幾古之故國喬木者乎主人對余而歎曰嗟乎吾喬木乎是亭者幾不為吾有吾幸而復得之吾生于忠烈之家自吾之先未嘗無尺寸之祿當其時出而逸遊入而恬居耳目之於靡曼妖冶心體之於芬華安燕固未嘗知有喬木之樂也自吾食貧不免於寒暑飢渴之患吾之處世不待勸而休涉事不待困而悔日夜謀所以居吾躬者百方欲復曩昔之娛娛不可得時時無以寄吾足騁吾心則瞰好風景佳時取古聖賢之遺言讀喬木之傍而諷之其初不過物與意會久而覺其境之可以紓吾憂也為之徘徊為之偃息為之留連不忍舍去故倦則倚喬木而憩悶則扣喬木而歌沐則晞髮於喬木之風卧則曲肱於喬木之陰行止坐卧起居動靜無一事不與喬木相尔汝蓋吾昔也無求于喬木而今者知喬木之不可一日與吾疎也吾是以必復而有之余聞其言益賢喜昔人有欲存謝公宅者云愛召公者愛其甘棠有文靖之德而不能芘數畝之宅李衛公愛平泉草木至自作記戒子孫夫勳名世祿之家自不能保其存而使子孫存之子孫又不能存而使他人存之今清河忠烈王諸孫乃自能以力學好修存其先業至於皆仆

而獨完幾棄而復振不惟無愧於後而反若有光於前真美乎哉於是張君止嘆而作洗酌而謝曰非君吾亦不自知吾美之至此也盍書其詞於吾亭以自勸且亦勸後之人

紫芝亭記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驩傳奔觀驚未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諗於剡源戴表元曰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之華實一一皆有益於人惟芝之為物疑若世外無用之寶可以為祥瑞頌詠而不係于朝暮之所採擷寒暑之所服襲又芝為種不一色亦異產往陶隱君葛稚川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錄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有不能即獲獲之而疑者輒不敢服則名

字徒存不過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服之可不必疑其即之郁而柔蕤之忍而堅近乎有德君子故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而同賞不相謀而相恊也雖然余於集賢君有所贊焉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概爲世所不捨入儀館閣出坐方岳五轉而來爾領東南之庠校天下士被其欬唾者雖爲梓風歆其膏沐者潤爲滎河顧何所不可得乃方枝棧枅發蒙髮求一丘一壑如將老焉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既出而不難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傷淼華不病嘗名生乎無用而愛緣於不切人之後之勞固多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

如娛其幽羇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甚山逕溪迴逈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爲之不殖五物爲之不蕃瘡瘍意山之絡絡附麗靈根異蘖如是芝者尚衆且久從君遊取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法雜餌之遂成二老偕游往來永無飢渴聊以撫樂聊以引逸不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一 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遺安堂記

辛卯之春余過滏陽馬德昌於松江之上於時浙西水德昌以臺傳銜命發粟賑飢所至州縣吏胥等矢郊迎先驅候官寺𠖇塵師秫騎德昌巾褐坐治事聲煒煒甚余深歎羨以爲大丈夫如用於世固當如此矣一日少閒愀然謂余曰吾無樂於是吾家故農夫聚族滏陽世世以耕田讀書爲樂無肯去鄉井者至今大木累十圍蓊然馬氏族葬處也自吾先大夫嘗遇一隱君子教之曰子異日必不免仕吾見世人仕者多貪子能不貪而有以及物即甚善先大夫異其不凡也

既而果不免一出爲州典獄尋棄歸享上壽浮沉以終先大夫性本廉在官以事活百千人亦如其所云既歸築一堂用隱德公語名之以遺安曰我不免於隱君子之言若吾子孫自當如我志也洎吾之身與吾昆弟則皆不得如先大夫之言游家南來驅馳霜露衝冒暑寒所樂能幾何孰與吾滏陽田里間歲時豚酒相徵逐臨流坐樹歌呼散步之爲快哉且先大夫遺吾以安吾庶吾勤吾慈吾儉吾不敢廢吾先庶幾不辱先大夫之力至於吾心其何以安乎余聞之爲之肅襟正容三抑氣然後敢復語夫德昌之所以賢與其先大夫之賢豈非古所謂君子人也哉自井法廢而士始不安於耕居畎畝者不謀試游宦則迫於賦稅征戰周衰已然矧於今日吾見草野書生朝來高第而暮恥其故居不可旋踵行遇父

見時常所往來有厭然之色語以厖德公事不可入於心況又使聞禹稷伊呂之風扶今吾德昌家世儒學潛光擯貨嘗止不淺至於賢父子再世始聞於時蓋震遏厚隱瑰遐識聲明潤澤宜有不得而蔽者而方謙沖掩抑欲尋厖德公本語求安田里豈不高哉雖然德公之道狹矣古之君子不皆以不仕然後爲安而德公鄙朴過當視之討穀於人已稱福之間其達緩勝於當時愚者而已然自其子姪如士元輩已不用其語若德昌父子之道可以仕可以不仕者也德昌年方盛仕方始當世決未見捨他日功成而歸教行几坐洋洋乎以詩書禮讓蓋厲其家又以化其鄉人使滏陽之俗農於郊者見其遜耕而敬饁也儒于庠者見其睢旴可書而秀孝可舉也當是時馬氏之道其及物爲何如夫及物廣者天之報

亦廣然則馬氏之安非人遺之天亦遺之矣德昌曰不敢知不敢知抑或然者先大夫之慶也子併爲我記之

秀野堂記

宣之北爲淮其土氣雄深曠覽故其人㑗愨力勸而趨本南爲浙其土氣清妍沃濟故其人開朗多聞而好禮宣人介而中居隨其性之所欲而遷焉有南椅湖盤涵宣傍數州而宣占什七宣之鎮山曰麻姑臨其上游岡林蔽遮雲物噴吐隆隆然自成一島嶼而岸湖之州地偏勢隔不立厩置非富商貴官之所趨走淮浙之氣兩無所入端康中武德貢大夫自蒲城始來居湖之陽幾二百年而大夫之子孫皆以文學爲舉顯聞於時有名松者與余同咸淳太學其父清貢公吉德君子也與其族連甍接居衣冠棣宇歲增日益幾無虛壤德祐之微傳物聲盡而最西一堂與閒園諸亭獨完焉茲非昔人所謂瑞室者耶乃葺而自居取大蘇公獨樂詩名之以秀野而新孫先世所卜以芘諸子又刱別館以儲美書延碩師致嘉賓於是居者如趨萬石之庭游者如造鄭莊之門余丙申歲亦嘗道南湖登秀野之堂而觴咏於其中名臺美植曲檻文瓷一一如意而麻姑之支峰離群鱷行與湖相須疑伏堂背瓵種之田曲尺之流縈紆迴環信乎其爲秀而野也越三年公來請記余惟人性之感於清妍沃濟而開朗者近於秀感於雄深曠覽而㑗愨者近於野二者可相兼而不可以相勝昔者仲尼憂秀而不實亦不以野而勝文爲美今夫南湖之在宇壤間不知幾千百年始得貢大夫居之大夫又二百年始得公父子文學而顯至於際興絕續之際天又瑞其

所居以開之是皆有數然公方敦飭其家清修篤守徐行儉取若恐傷先世二百年忠厚之積是不獨爲淮浙偏氣所勝而能兼有其美貢氏南湖之澤吾見其未可涯也遂爲推述大略併地乘世本書之庶幾後人知作堂之始

清華堂記

奉化葛竹董氏以衣冠文雅爲吾州甲族其枝葉散布江浙間者爲名鄉材大夫不一而葛竹故家獨守恬素輕進取有處士之風焉余嘗過而愛之有彥受者於子弟屬甚而台寧海俞出也余與俞世舊尤愛之於是彥受將築讀書之堂於所居之東而成請名於余余取文選語名之清華而告之曰子亦知夫水與木乎水之滔滔而來若是之清而不汙者豈非紫岡激之巨石楨之疏治之不已而致然乎林木之蒼然

其蔚爲儒絢於春陽時雨若是之可悅者豈非以前日之凝冬沍寒欝薄之久而能堅其華乎是不難喻也今子之質甚良而資甚裕良則不煩裕則不勞不煩不勞則不知所苦而嚮於學吾固願子激梗之以崇岡巨石欝薄之以凝冬沍寒使清者益疎而深華者益成而堅不亦可乎且子之宗不爲不清且華矣克宗之難不如承宗之易進趨之有餘不如恬素之不及子之智似亦足以知之矣以關西之風節而有德祖河東之名德而有子厚非不奐然起於人意顧去其初則甚遠故不願子之似之也彥受繼自今問安視膳之暇督耕治事之隙游歌於此臺之上不惟其清華是迨而以其已得者日取古聖賢之言洗濯培壅俟異時學成而材立交廣而名暢然後不得已而用則用於世爲高蹈不得已而處則處

於家爲隆棟余之所愛於彥受庸有旣耶

質野堂記

剡源先生幼而羇居長而浪遊老而羇栖獨常常以爲異時儻得餘間營一區之宅於山林間則將名之曰質野以遂吾志自爲斯言惓惓然往來於心者五十年而不能成也蓋方其盛時川浮陸走峻坂鯨濤前猿悲怖後獨自思吾惟學文干祿以至兒於道路使但爲尋常人何患無容足之地而安矣及失勢而奔逃扶攜老弱經涉險阻見所過窮村鄙人籬埴潔脩雖犬雞睢又未嘗不起卜鄰結社之羨乃大德丙午之孟冬歸自上饒於是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長大平生婚嫁漸就清閒發橐中裝并車薪米備買雜費之餘尚留三千緡以爲陸賈分金則不給以爲蕭何買田則難多且尋議與築伐材於近岡聚土於後麓役工以券而使之自食頻隣於暇而量予之直不三月質野堂成以次克安閣茗異亭縮軒雪鏡諸役仍舊名而增新構前後左右凡一百三十六楹溪山面勢煙雲情貌無不欣合桑蔬粳術禾麥行伍無不周密客有在傍嘆曰先生之志則少遂矣抑欲以質野自晦而未忘於名也何居先生曰子不觀於山川草木蟲魚之爲物乎物之居於世未有無名者也草木蟲魚之可資於用也黃帝名之山川之著也禹名之惟羽毛有識之屬能以聲自名其名者然後人亦因其名而名之以余之區區持衰窮之身托於山川群於草木蟲魚羽毛之屬以爲居游頗五十年欲成一質野堂不能得而今也晚暮幸得成之而得自名之而何不可樂而復何譏乎客問而愈笑先

生亦笑因復自名爲質野翁以記其辭於質野堂云

愛蓮堂記

物之無情莫如草木然至其發於形動於氣而隨人之順逆以爲禎祥妖孽昭然有不可掩亦猶人之一身其行事和平樂易耶則遇其境無非芝蘭玉樹乖刺齟齬耶則遇其境無非蓬茨荊棘昔者子思之中庸言善不善之先知以爲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而商書之陳天命謂之貴若草木皆其證也相臺唐伯榮所居錢塘東之圃有池焉植蓮其中歲己亥孟秋旣望其蓮生一莖雙葩圃人以瑞告錢塘好事者則旣繪爲圖畫以相傳誦說交游士大夫則且將作爲歌詩以相稱詡讃美伯榮伯榮於是取周元公語名其並池之堂曰愛蓮而屬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曰盍有記初伯榮盛年㩁牒而南

嘗仕矣驅馳未幾何有浩然之志乃移其材謀之可辦於疏煩劇劇者經營池臺位置花石費不傷煩清不苦寂值佳風晴日體中欣暢即扶藤而遊班荆而休自有道者窺其微固以爲不減千戶侯樂至是雙蓮生若造物嘉其安恬而設幻以娛之者伯榮曰吾則何敢居之或者吾唐氏之先世遺澤醇積蟠薄之久而將發其祥乎蓋當是時伯榮之伯氏在海鹽通守叔氏在南昌試宰皆秩滿將至而伯榮之子居安適用中朝官薦通籍翰苑一門內外前後來榮歲時會集左蕃右屬榮名貴祿殆與是花相須而至是誠可爲傳詩讀奏者也然有一焉蓮之德元公以配君子君子者之居於世以孝友爲根株貞恪爲附帶材敏爲條蔓詞章學問爲枝葉花蘂能是矣視浮名外物之去來如暄凉榮悴之制於天培覆毒

天之存於人者吾所不顧而要其定焉彼亦不能違也伯榮兄弟居家有睦行蒞官有能績蓄奇書致名士彬彬然與於文學是能備君子之德而知所以居其祥矣故爲之記

廣心堂記

鄞剡之交有焉曰雁溪其傍之山層盤陡矗悍急而無停坡其水舂衝激瀉紆繞不知幾折而始達於雁獨近乎儒者祥卿之居則樓靈發舒蜿蜒展聳祥卿遂題堂之榜曰廣心意以爲其地當二邑之中勢若至此而稍廣者衆皆奇之余獨曉而知之蓋山將止也當其地之中皆爲心有百里數十里繞一止而爲心者有不能數十里即止而爲心者亦有十里五里止之少而爲心者心之廣狹視其勢之偏全若水則惟山之趨山止而止山行而行山全而全山偏而偏今夫雁溪

是當鄞剡數十百里之中爲山之適止勢之適全心之適廣而茲堂又當雁溪之中爲止之又止全之又全廣之又廣者也而祥卿豈偶然得而居之哉余試與祥卿登堂而飲飲酣而歌歌倦而遊望其東之諸峰想像唐賢皮日休陸龜蒙躋攀唱咏之迹班班具在至花臺月榭無復存者其西之穹林窈洞則從劉晨夫婦晉孫承公兄弟所從登仙避世之道烟雲蔽遮不可物色其南之荒關斷棧巖啼鳥噪固當江左王謝家衣冠綠竹之窟穴而其北之陰嵐海氣噴薄杳靄猶庶幾乎脩間安期生鴟夷子皮之徒不死而浮游其處方當諸公功名盛時形神炎炎朝馳暮奔去人何遠而惟高懷絕識之士揮而却之如棄涕唾想其霞舉太宇池淵淨略無纖毫哇吟邊幅得不云乎得其大體爲大人得其小體爲小人

夫人之所具耳目口鼻肢體皆同而大小如此相遠者豈亦以其心耶吾觀祥卿天資瀟洒門不暇客軒騎惟多心乃快愜而遇荒歲不進產待窮交不改愛自壓年懷儒官之隳不求調授于一經不廢業行藏去就動有古大人長者度量是其能爲溪山佳主人對之兩無慚色矣故爲之記

居清堂記

自余歸榆林交游益離有故人子畢允涵來縣窗竊坐移日客情蕭然時時取架上書相與抵爛隱几席筵莫新扊扅岸接離而哦之以爲樂一日得東漢仲長統傳至欲卜居清曠之說欣然會心允涵曰若曠則吾不能抑願得清者居焉其庶乎因歸而名其廬曰居清之堂蓋允涵家世儒業自先君子以䘵䘵爲資積倅錢餌粟之入稍歸山中增舍廣室間師

里胥已從而指目其後故但有慕於清以爲衣食取給而不求豐餘起居取適而不至縱逸浮沉以玩世優游以畢齒而不翅志願足矣噫嘻嗟夫如允涵之謀與仲長公之所歎羨大略自無以相遠誠或偶而得之豈不甚幸而人事容有不應然者夫既以其身得脫於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僮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豚魚果酒醪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闈無恙妻孥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且夫清之爲道尤難於言雖鳴而起令耳目口體百爲與物營營然交鬪回念清夜之所存有能持而養之雖塵埃滿頭泥淖沒膝吾視之如玉雪不然名利一不酬其心言動無以遂

諸人縱復朝餐沆瀣暮飲滄浪腸胃間秖益穢濁可厭耳故仲長公風裁雖高當其往來展轉青徐兗冀之郊議王說伯何所不有覲詣鄴臺不免參預曹公父子機事塵勞如此所謂平林高臺彈琴諷詩之趣度不過夢想及之而已然遺言灑落初不失爲佳士今吾允涵居有圖史之娛出無簿書之憂閉門奉養仰力於農圃登山遊眺雖坐於漁牧爲之不止將天機日深世累日遠而猶懼不足於清何耶天惟清故能藏光景神變化海惟清故能容蛟龍與寶藏古之君子至清如伯夷方能與人無怨其次黃叔度陳太丘諸人近於無感而物畏不言而教行又其次方至仲長公黃侯他日閒暇別爲允涵言之

陳氏不礙雲山堂記

余異時聞越中士大夫名其居之堂有不礙雲山之號者心誠歆賞之以爲山川信佳亦必有佳主人而後當之余安能如王謝諸人遂命車開道徑而從遊其間乎癸巳之秋會上虞陳孔晨於鄞與之言則堂孔晨物也在上虞之雪峯青山白雲菴之傍聞其名益佳余所居剡源諸山與上虞相犬牙孔晨雖貧而高爽好事喜客約孔晨歲時間意到輒訪之孔晨慨然曰噫此吾先君子南墅公之所名也昔先君少而屢居倚屋有南山於屋中矚眺爲最勝嘗曰是若造物驅設以樂我者吾既取以名吾墅矣倘幸而營一堂以居因其面勢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宜當是時天下名卿以權柄意氣得士如江東二吳趙信公李制置曾伯皆嘗聘翁入幕則皆致賓合力成翁之志甍閣以文字知名如木石先生尤端明故參

預姚君希得則各書四大字顏揭翁堂額以爲之扁江湖騷人過客戴復古翁賓暘高翥則落堂之成往來題詩几壁以相讃慶然堂雖落成翁未嘗即居之凡再上襄再度嶺辛勤三十年堂雖大成而翁倦遊老矣甲戌之事遂不可言又一年上虞殘燬獨此堂者巋然榛櫟中吾兄弟不能徹而居也於是乎有雪峯之築雪峯在村郊空曠間名之以不礙雲山爲尤宜故姚扁吾存之尤扁吾弟存之雖亦先翁之居而先翁之意也始余恍然奇孔晨我輩士耳及狎聞孔晨言徘徊重有感焉夫物之資於人可以相娛而不可以相勝功名富貴之人一日而無所爲則其心不樂日無以預乎煙雲丘壑之事而其力嘗足以兼之層臺歌館翠比朱連土石疲乎鍬鍤林垣奪乎綺縠以至禽虫草木之情寢搯於歌鐘輿隸之役

而皆失其素故雖雲山在前目不得舒心不暇領則物有以礙之也今夫越中固侯王之窟宅而山川之領袖前乎此時自非以文章氣業相求誰復有過上虞問南野翁之居者歲月幾時陵移谷遷彼雄豪什百千萬於我者忽焉不知蹤跡之所在而陳氏雲山故存求之南山則不礙於南山求之雲岑則不礙於雲岑不惟閴寂興通喧寂空之而愈存散之而皆足而一門父子兄弟前苞後映東攬西襲若雲山獨於陳氏有情者佳哉佳哉南野翁於余前後賫余在金陵通管識翁鬚眉雪白顴頰丹潤每侍坐留飲必至夜分目光炯然談天下事數千百言不倦若無老人衰颯之氣孔晨兄弟真能從容釀酒作雪岑佳主人令余忘醉歌以附於文黨翁高吾家復古之後南野翁聞之亦當爲雲山助喜矣

水心雲意樓記

淳安胡天放嘗爲余言黃灘之美也曰黃灘南於淳安之治二十里所背崇嶺面雙溪岩林澗壑之所縈盤風烟魚鳥之所湊泊自曾大父岳陽公以上世居之岳陽公既貴而徙居邑之西塘大父桐川公繼貴與之有易也然時時念念不忘黃灘焉迨今西塘之廬且四世當承平時人情以遊宦爲樂雖西塘闤闠中不得久處而暇數數遠顧黃灘乎邇來名宦事息邑罹於兵廬燼於燬吾將返吾初而隱焉丁丑之春既披荊伐翳架樓十餘楹於黃灘之上取杜子美語名之曰水心雲意而予爲我記之余聞而嘆曰嗟乎賢哉胡君之歸黃灘信美矣而可以有取於水與雲乎夫水無心人之習於動者得之以爲心雲無意人之習於靜者得之以爲意及乎淵停抶蓄風起雨作動者未嘗不靜靜者未嘗無動而二者卒不自知其然也今吾與天放以其藐然之身三十年行乎世故之江河而生物之息日夜更迭而嘘之陷深而莫辭險數而不悟故方其盛時視人間之奇歆艷愛悅者莫如名第官爵車馬揮訶於門途從歎笑歌於館榭清人之突未黔郎吏之駕已秣使西塘之人咨嗟仰望以爲不及雖比鄰雞犬草木亦有功名富貴之色此如水之方波雲之初族雖欲不動而不可得矣洎夫心疲意倦而當休也則畎畝榮於祿食徒步安於騶御禽虫之歌喧不偷於鐘鼓之考擊丘原之陟降不煩於箠楚之奔走子朝出而遊於黃灘黃灘之漁者將與子分磯而坐黃灘之牧者將與子同川而飲暮歸而休乎茲樓黃灘之寸妍尺娟將縱橫自獻於几席之下此如瀕雲歸山冬泰返宅雖欲不靜亦不可得也天放歸而爲好事者用王維盧鴻例圖黃灘以見寄天放善爲詩凡與天放游者登於茲樓多所詠述而黃灘瀕溪有一老石盤陀可愛岳陽公嘗屋爲之賦詩而未及刻也余憂患之餘比天放尤早衰夫已無復四方之事旦夕按圖遊覽或因而起與得附題於諸君登樓之什又不鄙而託名刻石之末則幸矣

困學齋記

丁亥之春余識鮮于伯幾于杭方是時伯幾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意氣雄豪每晨出則載筆橫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爲快軒騎所過父老環聚指目曰此我鮮于公也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數十百年古鼎彝器陳諸階除摸抶斷文嚴款若明日急有所

須而爲之者門無褻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觴經
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悦余跡蹝顯繁見伯幾如此其
以爲世外奇崛不凡人也別去五年復來名字顯然無聞問
之云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一室名曰困學之
齋將收放心而求寡過焉余聞之嘆曰噫乎世有如伯幾之
材而待困學者乎然如其言自不失爲奇士諸葛孔明高節
不仕諸侯一出成鼎足之業其終身本志乃云抱耒躬耕作
南陽田舍翁耳嵇康人中龍不以三公易冶鍛之樂彼其雍
容揖讓進退脩然豈無學人所爲哉今吾伯幾推而進諸嵇
葛之儔固所未逮其屈折就此殆似爲世故所困耳夫困道
尚多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之故踰於常人何
止萬萬就其所好雖賢而未免於累者而愈輕之使如紀渻

子之木雞亢桑畏壘之說豈不爲學之愈成哉於是知伯幾
者皆曰子之言於伯幾爲宜盍以爲困學之記是爲記

清容齋記

鄞袁生養直既規寢旁爲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
東郭順子之爲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
爲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以爲之銘而書來剡源頤
有記夫東郭順子載於莊周其事他無所從質然如其言則
天下有道之士也若夫孟子之於夷惠也余嘗疑之夫子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人而至於無怨其和孰加焉
彼孑孑然輕一夫之死以與八百諸侯之伐君者異論在周
人以爲矯在商人未嘗不謂之當然也而孟子則曰衣冠不
正望望然去之由其道者將入於隘夫無怨者固教人隘也

哉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夫子稱之曰行中慮言中倫世有言行中倫慮
而爲不恭之和者乎蓋夫子沒而學者傳其舊聞微異矣今
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
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而學其道而求其清焉已
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
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天之蒼然
日月星辰係焉四時行焉百物成焉江河之泓百里一浸而
明者可鑒毛髮其爲清而容也大矣生歸而益治其學惟不
能清焉苟爲能清端居而家巷睢徐行而州里遜又益治而
清之不止滯者盡清者安三年而與之親者不見喜怒之色
焉十年而與之疏者不見臧否之迹焉夫子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凡生所學於古聖賢人之道與其所言舉無
間然矣何獨於東郭子者而滯然學之哉若余之愚偶幸竊
聞之而未逮學也且將求人之未服其何足以進生乎以生
之勤也姑次第其辭以附於劉君之末

養心齋記

史文靖公之孫曰景文其居第在東湖之上間亦往來州城
與余相從如一相善也景文宰相家而余獾然書生聲欬不
相款然過余傾意氣與語有移刻不厭倦及見余披緗簡編
塗竄鉛墨喜而從旁嘆羨若以爲不可及昔魏公子之於侯
生陰將軍之於井大春風度不亦若是然哉嘗闢一燕居之
齋名之曰養心而求記於余曰吾觀世之人好役其材而智
者何其甚乎吾年亦高力非務然而能厭之願歸而少休焉

將求爲子之學者與之朝游夕居讀書以寡過教子以供者吾志足矣余謙謝久之則復之曰賢哉景文亦知景文之先所以居東湖者乎蓋夫東湖窮海之僻壤而會稽下邑之荒聚也其始不過爲農樵漁牧之居君之高曾擇澳而潛焉老者知慈少者與孝其俗幾少變而善矣無幾時而絃歌唱焉衣冠翔焉而東湖爲文物之區矣又無幾時而高車駟馬之所奔驅朱門甲第之所照映騶官僕從填塞往來笙鐘歌舞喧咽擁沸而東湖之富麗通於名都會府矣夫物氣過泄者則當少息人文太盛者則將反本今之東湖亦可以少還其初乎景文歸而力踐其言使山川草木復得油淳蘊實以自致於君且余聞之采色養目之昏鄭衛養耳之聾滋味服御養口體之衰惟以學問養心者無憂而常安無厚而常貴景

文歸而規其名益思其義也乎哉景文曰唯唯遂書之以爲記

學古齋記

三吳之州莫大於杭其地山環水娟其人機慧疏秀而清明其俗通商美宦安娛樂而多驅馳通衢廣陌行如附車輪而輿之上下坐如聞江潮澎湃之聲爲意雖有董仲舒揚子雲難於攻苦寂寞而守其淵深之思焉州域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張仲實居之入其門庭除靜修草樹深蔚儼然山人處士之宅先是巴西鄧善之與仲實兄弟交分一室共居而題其扁曰學古齋相與讀書玩義理於其中如此十年而善之以藝選召且由此而進爲於時仲實曰我則不能吾家有垂白之二親貧無以奉魚雀重使之疲勞道途則奪其便且吾非矯名者焉一常調得一郡博士給數斛米充養具亦足矣何用是紛紛爲哉於是學古齋仲實獨居而有之余聞仲實子之安恬惻慤言真而志儉既過他人遠甚抑學古實難子之道將何先今且由子之學於是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櫛焚香而振冊則冠服鼎彝簡編字畫非古也飢食而渴飲寒裘而暑葛與夫賓客祭祀之交接其禮文器物制度非古也廣而推之出而與宗族姻戚朋友言入而仰以燕其親俯以帥其妻孥臧獲一舉足一出口而步趨唯諾之節非古也益廣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雖然若此之類猶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則又當古其中乎故曰學古實難始余之少也有意於是功名患難四十餘年頭白志荒而泯然無成今之來杭尚賴比隣於仲實而學之仲實曰有是

哉子之言吾將佩服之且以諗善之俾無忘吾齋云

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復初以門功世祿掌於越至復初之身而翛然爲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爲學其一以爲孝也吾學既不屑爲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爲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爲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亦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游不可勝數自非甚闒茸無志操誰不能爲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爲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屑者往往如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爲孝而其爲孝也不

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奏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顧焉彼以其身享鼎餗如羊豕被鶉緼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奈之俾其親而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焉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祿養者此譁於名者之愛日也鷄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爲是則饘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爲勤組綦藻繪以爲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凌節躐等者爲方其惜陰童齡請益觚槧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門凌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有專精一經

之士纂蔽帷鑽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飢渴迷晝夜神疲氣耗而其親之容顏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族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修而静虛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之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先大夫手搆南望一區湖峰縈環仰有煙林雲月風嵐晴雨之觀俯有魚鳧鷗鴈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婭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歌商確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而披斕斑之衣侍寬閒之燕日喧與軒時節觴膳極庭闈顏色之奉是自古交游淵騫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戶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憮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爲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爲我後之可樂吾將以爲勸遂書以爲記

謙益齋記

天下之善惟其不見於私之爲者常人之所易容而君子之所必察然亦有心知其然而名義之責不可加則舉而歸之於天何者吉凶禍福是非善惡至於天而庶幾乎各有所止矣故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余嘗怪今世士大夫位卑而氣高身微而欲廣於力之所及爲志之所得施一切無所辭讓而獨妹妹其咎訾訾其辭傾巳以行悅於人曰將爲謙以求益是果以謙而益者乎哉是豈非穿窬之行壟斷之道而天地鬼神之所忌疾者乎哉昔者伯益之書益言之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既而推之至誠以爲人能至誠而物無不動既而文王周公以來以其繫辭而著之於易既而孔

氏之徒以其說之大略而發之於中庸既而儒者禮法之家以其道世守之至於春秋秦漢之初而猶以爲教故趙文子之早慧也而其父忌於祈奚羿張子房之未相知也而其師安於坐而受履觀公子張廷尉之貴也而其客敢於使之執韈結襪是皆誠心爲之以損抑分量之有餘而增益其不足非獨如是而止吾想其時齒於庠而貴者猶有坐於賤者之下而不慚也行於途而壯者猶有代其老者之負任而不以爲德也射於鄉而能者猶有授其不能者之爵而不倨也於乎是豈非天道之當然而容可以僞爲之哉長樂林敬輿溫然好禮知義君子也紫陽方先生旣名其讀書之齋曰謙益而重之以訓辭而敬輿復以諸文於余余於先生之巳言者不能贊也然所聞於天道以證之因以爲之記

二卷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清峙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脩脩然有高世想及出而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前意不相異同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過高安李所贍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爲之太息既而諗其居有讀書之軒名清峙問非東晉王茂弘以稱庾公者乎則大笑夫庾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賢之目一日進用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爲黯子不見夫山乎山之崑崑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與草木藏虎豹游仙

眞人始與而神之世稱瑞曰景星鳳凰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清峙人望其爲山爲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若吾所贍恣雕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憲之府徐行而無取精思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乘傳車以柱後惠文彈治道強悍將不少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閤吳吟洛詠作仙人處士亦無愧作此其規模器量雍容蘊藉豈與夫退不忘進進不能退往來於功名得喪之岐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猶能清言人物如庾公清峙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日微以至於隋唐科舉與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峙矣吾與所贍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膚深議所贍之鄉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贍登石龜峰絕嶺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詞歌廬山高之篇以爲樂以附於古人班荊傾蓋之贈可不可乎所贍曰唯唯因以爲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語於人曰如子言則常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韋而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不合而子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爲今人也而已乎自爲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假會稽孫君發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備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

君子所以居其身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暘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爲師者爲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爲匹夫而無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爲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偕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嘯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據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爲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共以爲非而或以爲是是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

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畫於壁牖間暇日賓遊者至即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棄軒裳滯城市而爲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作之隙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儼辛悳然敎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盍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刻源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鄞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士安逡巡而笑曰吾之問子義止於是乎余爲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

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埽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趦趄畏懦之色者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爲士而不識其事貴爲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糜之則反以爲賊不仕而儕之則反以爲蠹山林韋褐之徒足未嘗覆官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淺涸者不習則殺身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涸而人之習之益鮮豢居豢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況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聰明坐於五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人不失其所欲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瀆容湖海容瀆閭閻監夫扶背嚙齒出横逆以挾人至於大人長者之前如飄風然蓋有有道之士以容一世之人而未足覩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地萬物者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惟德無所止堯舜畫文章爲永世法禹之水功稷之稼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爲許洛通才盛年方出遊大藩府於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不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爲記

省軒記

大名王麟伯官廂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留行過余於吳見謂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爲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既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名卿賢

大夫游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種種皆非流輩所及顧方兢兢然顧內自省焉豈非厭時材俗樂爲不足喜而求庶幾有見於道乎哉抑余區區之愚雖不足以助麟伯姑嘗試爲麟伯誦其所聞而麟伯亦嘗試爲余聽之哉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峰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嶔假突雖陰暝霾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予見戲乎陸曰吾蹶焉又嘗行大川凌震澤浮楊子見舟人駕扁舟於瀰漫洶湧吞天浴日之濤目無留瞻而手無停操人人爲之震眩失措而已方夷然不自以爲勞及乎篙休戢輸放意酣臥而溺生其中此省與不省之說也今夫吾人以其邈然之身行乎世故之風波而歷乎人情之險阻

功名利祿之誘蠱之於外妻子饑渴之迫驅之於後此雖欲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憂何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視動則必有珩璜琚瑀之節以省於聽納徒也必有約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省於犒立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侍命也省於容色齋戒也省於盻嚮寢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恐懼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如曾子曾子晉沒啓手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方見惭於執燭之童子蘧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能自儆戒其高年卓識無一毫衰頹昏憊之氣則其精力剛強時從可知也麟伯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併發之妄身不待恭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恭恭體實皆厚於

余以余之猶不敢惰也而麟伯安得太然無虞乎惟吝不至於白晝平陸之賊篙休載輸而溺其舟者幸甚於是麟伯謂余之言懇俾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清茂軒記

剡源在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爲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構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爲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咏踪踪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深覈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未爲農時時以職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聞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悍雲泉敵深竹樹影寄私以爲謝公之居展其在此訪歷其跡則梯高以飛宇突凹以展圖青峦壁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嗟乎異哉有毛氏子衆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爲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於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爲之徘徊忘去殆不獨以其居也嘗即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爲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追而致其材有中爲九筵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爲雞豚之柵豨狙之杙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農以美歲量材而備

出一匕之餐必勞而後食一畝之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爲達人者矣未有既爲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抑壽於寵詘之間百年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爲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與御美情耻於素所僻陋而求還之已散之朴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怪吾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顧方閒閣寂靜若有所耽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駸駸老矣其獲免於前之云云者猶震聊聞之洒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以警來者遂書以爲記

恕軒記

東平程侯士寧爲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接士如賓恕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獨於奸慝佚徒誹讟貪

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奐春暘容衆而一得其人則研窮鍛擊不貸絲髮退者門食稽者窟考由是平時世家根連爲惡之胥收蹤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者亦沮伏而伺暇日余嘗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額之扁曰恕軒余請之曰得無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韋之比乎夫恕之爲名也約而其道甚廣儒者甚難言之而人情之剛柔緩急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槩其至大要則嘗吉於利害喜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床隔於楚越同氣疎於途人而况持三尺之法以臨一州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深而貌峻而欲與其所利除其所害就其所喜違其所戚戛戛乎難哉故善治民者嘗先於以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邪也因居於家吾爲長於家而患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和其長吾爲士於鄉而懼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之以禮其士吾之居屢見吾之隣有爲民窮而無所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慈其民吾之居位見嘗官貴將幸有權而爲吏控持以暴其民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奸慝俠徒譁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如心爲恕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皆吾如其心而欲之人之所嫉吾亦如其心而嫉之察之於身驗之於事習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恕也且虎狼不遯羔犢不育蓬莠不除禾黍不興奸慝俠徒譁黨貪類不清良民不寧爲長吏者惟能於此有所不恕然後能行其恕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凶周公之懲荊舒刑管

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爲恕也弘矣而於政何所傷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贅其辭乎於是侯聞之愉然而喜薾然而興曰美乎子爲善言人情者其遂爲我記之

蒼翠樓記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遊常常誇誕之然而其州多平岡淺壟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近者盤旋遠者聯轉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古梅老桂脩松茂竹陰森蒼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有一樓橫截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既取太白詩語名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爲記余惟天下之物凡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名而行名榮而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顧其分故季氏雖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家孫叔敖實相也僅敢取寢丘之瘠封惟夫高曠奇逸之人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山林草野煙霞泉石之具又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以多牧積取而不較若今蒼翠樓之托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跨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古爲衣冠玉帛往來騈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馬跡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援挽其平生辭藻而及於乎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羈束時時幅巾野服瀟散塵外居家貲產不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酣與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筆皆無俗子氣韻似此華流固當爲太白所許頗恨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蹤跡家風井井已略可以得

之矣

充安閣記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汶晨之儲纍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閒而臥諷之左右縱横充然無不滿之意因命之曰充安嘗歎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閣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

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嵬嵬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羨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嗤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爲何所失於余乎今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今姑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濕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快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偷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適於喪亂全於貧約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畎畝而騰風雲斂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舊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敬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衆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

爲何人哉而況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空言言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閣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令之言大於彝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松風閣記

山陰王德玉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丘之勝構榭之以爲閣而名之以松風既乃以諗於余曰於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客能深知之而不足以爲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然得之足以爲樂而不能以深知若余者庶幾知而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巖竦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

路無往來沙石為之飛走林谷為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叫呼觸者容傷當者摧非夫堅全而不能靜審而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明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為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為舞偃然為笑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況於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驕霖欲收稚暑方壯潛居愁藹幽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鬱鬱不得免焉颯然微涼纂舉襟啓關牖而視之則蒼雲扶疎清蔭如屋纖塵不搖百竅猶默而脩脩泠泠已爽焉若游清泠之淵而養沆瀣之漿矣當此之時可以援琴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笑傲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illegible]之

嚴出有功名進趨之恥清修而後學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戚榮辱喜懼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顧吾所以堅忍自持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遷大得願而能止亦有以過於適然之遇矣為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琴者書飯蔬飲水以為帶於軒綬甘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肄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名也必有灑然於中者矣德玉曰是吾樂也抑吾願與客同之遂以為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虞明仲既創築玉清觀於所居虞峰之山中即其上游築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清而至高者榜之以拂雲而徼記於余余異之曰噫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散於窅冥而反於虛空來不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而欲取之以為清以為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居於山頗知雲請為明仲彷彿言之而明仲亦彷彿為我聽之蓋余之昔也嘗徒游倦歸而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里之外以為雲皆在城市井落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郊陌藩援及至郊陌藩援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城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崖谷其取於雲彌近矣就而即之雲終不得而有何也雲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記而取之則不可也人之求有見於道亦猶是也彼道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至以為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章句而無之則以為在名物度數求之名物度數而無之則以為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擅

市井落之類也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藩援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也精而見功也敏賢於常流何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澄觀反視凝思靜察一窗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巾幕張弛無非道者豈惟一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鳥語默無非道者然就而求道種種何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推莊周之辯不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為何言乎明仲居山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庵清清西虞峰下對之若不忍身刻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之士非君輩其誰

清高記

刻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間暇以問生生曰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爲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疎於禮而顧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顧潛於名益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永遠也而顧潛於德爲窩而揭焉朝出而復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冲冲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嘗謁館憩止於時見生鴈行間步驟峭楚既而館諸兒受書寘業知見日益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蔵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聞拒客語爲之爽焉自失益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

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室悃悃以行其朴兮毋嘵嘵以爲覺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英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德兮薄取以厚吾宅兮抑貸而不獲姑稱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之右方以爲記至大己酉季冬既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終不解養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處晦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顧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沉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騖貨財聲伎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欲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古睦邵徳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拔擻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既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徳芳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迥

之處邂逅客途見之者頹白髮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廬嘗並西築堂曰壽樂並堂爲亭三前二後一可以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大致爲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爲壽樂行窩子以爲何如余喜徳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爲行窩記

芷屋記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請文以爲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數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寧人未違於是姑有托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淺說之辭冀援以

自廣旣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思其寄托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由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官遊楚日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泓泓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膚以名物爲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之役旣以不貲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海跋涉一二千里水陸以千斗升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所探掇於騷以爲娛者油然觸心不知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恭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旁多閑壤頗欲規數十百弓之地爲一藥畦

聚衆芳而環蒔之四時攀玩能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物如江蘺杜衡麋蕪宿莽蘭蕙茝之疇猶可以類取惟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蒞曰芳香曰葯茖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顧芷不難致而余畦成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弘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軍縱筆擬爲之所居山房之窗壁几格硯席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額而介所從遊以徵言於余余始聞而疑之以爲集賢公之居切邇中朝旣以文學爲真侍從出又爲賢二千石摧強扶良拯飢約與廢墜去之旣久而能使其民咏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具於古人何所不可至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嗟夫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爲以用於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發散其昏滯則血氣不行而疢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無不精於戰事及閒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肄於舞以至于戈羽籥琴瑟筭數之類無所不學書乃簡牘雖非如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一旦倅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恇怯齟齬之態秦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錮興而士始以清塵爲高視人閒事一切皺粃之若不足爲者晉氏遂東風塵迷目始眞無所用力而各獨以其書傳右軍在當時尊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人沖懷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

挾而爲之耳豈惟右軍今他人皆如王敦郗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迹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盛之朝而據乎逸爲之會其起鵠舉其止豹隱萬萬不當以丘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蓋優哉游哉聊以寄意俛仰爲適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杜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爲余之期公與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爲公勉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去放於山林隴畝之間然後己無所愧而人有聞焉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評大夫之材曰登高能賦苟使爲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廬棲谷飲崟崟然泯耳何隱爲余嘗與番陽吳熙載縱論此事爲之三歎既而熙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蓋陶莊者在番陽西山下澗泉縈縈林樾蓊焉自其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爲場圃癸卯冬熙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坳窪以爲居游之墅因而疏鑿

流之波以爲池蒔秀蔚之叢以爲苑而横一樓以操琴其額曰清音樓之北爲室藏書册硯筆壺觴之屬曰集雅中爲堂深沈曠廓曰燕超燕超之西爲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洎古今書法名畫曰玩古東爲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虛爲二亭曰看雲馭風門之南爲逕曰五柳橋曰雙檜而總其墅之名曰陶莊熙載既爲其名與其詩番陽又多故家遺儒人人皆能詩日相飲集唱酬以爲歡由是陶莊日聞於人而熙載方盛年強仕以詞章器業行名當塗凡四遠而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而居也嗟夫若熙載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而內無愧於己外可聞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今誠未得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馳四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溟渤西岷峨風霜遺路之危若猶未厭今而爲詩宜有太史氏登歌以紘明堂璧清廟俟他日功成名就潔身來歸問園池花木固無恙徐與番陽諸老或過客如余輩婆娑笑詠以償陶莊隱居之樂尚未晚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爲高者多託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居之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也於是又有逃蹤絕俗之士求超然於是物之表以爲安而終不免於累者心迹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説蓋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竹爲藩屏傍寢規小軒間植荷花則名之曰深淨少東豁一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青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易

折而益西瞰豬山之地曰蒙泉經營位置閒遠迴僻若無絲髮與世事相接者而可伯賫性從容言動詳重慵未嘗廢江湖交冗不忘客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荊共酌或臨流雜詠優游俯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休席散庭靜幕舉浮雲在空流水繞磴或焚香疑佇或展卷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亦不能入也持是而隱於山林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爲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轍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言以立教王仲淹學易傳業以贊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善用者是爲京房虞翻郭璞可伯其擇於斯乎

王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諳嚮爲客言之而客略爲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爲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過高以爲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蓺裘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燕王侯將相所無之豢養而後爲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與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爲仙乎至德之世沉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之士少知道者視璆琳琅玕之過目真能使之如泥沙瓦礫不以挂意而況於仙人則又

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載仙人蹤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一無雜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多稱藍田荊山藍田荊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爲石也嘗有餐玉者求玉於藍田至稼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爲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爲石吁嗟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純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尚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余焉去玉林不遠矣

蕺隱記

越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荊吳暮齊晉異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翅也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槩雲門禹穴於水誇鑑湖若耶又往往多在荒墟僻島人煙散朗之處而蕺山附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之所以得名蓋昔者越王句踐嘗於此擇蕺焉既而王內史逸少居之既而爲戒珠寺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以忘其蕺山久矣有儒者王廷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蕺隱余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則蕺山者去其家尚半里然郊原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扆凡山中之雲煙卉木花鳥陰晴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貰遺榮辱而隱焉而廷吉於越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

厚文墨故如廷吉之年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謙然慕爲山人處士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懼墜實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蕺山之爲廷吉隱亦將幾爲廷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愔然如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薰然如柳士師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古之學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嘗休休焉居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廷吉曰願受教因書於齋以爲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水之動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爲雲自無而有者爲霜爲雪爲雹至於爲冰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爲雲人見之以爲常而其爲霜雪也必厭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爲雹人之遇之必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多而不厭苦嘗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爲禮而史官書之以爲闕且其爲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劌明至於可鑑而能深沉以藏納嚴至於使人憯切凛栗而潛陽内敷以發物可以調煩熱可以爽滋味可以却汚穢可以消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學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冰谷而問其説於余余則人也

自未識仲彬時閭里人寔人有居兵衛而爲軍士誤俘其孥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爲公府掾一日署檄如其類盡放出之贊戎於婺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萬計余聞其事每爲之哽咽及與仲彬遊見其門庭潔修襟宇瀟洒雖閭僕騶厮亦無苟且脂膏之相雞鳴而起從人問民疾苦事功書於册不行不止余謂仲彬之才猷德量其清貌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舍關於世之有無皆庶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日益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聲洽疏瀹澡雪而歸濯纓於冰谷之泉聯裴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流溢以爲茗漿發冰谷之清冷以爲醪醴嵇陵之居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清談雅歌權游樂飲以終日豈不出處無愧而身名兩適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鄖懿以爲山水掩映碧而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隣[illegible]居久而情誼聲跡與溪相類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亦[illegible]師爲文溪焉余嘗詰之是溪之初本無即名之者也而不害其爲溪自夫人以文名之而愛始生愛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爲溪累而溪又以累乎何如師曰吾何以知名[illegible]之有無乎哉吾以一身寄於空虛混混乎與衆幻俱馳與[illegible]俱休顧不可無食也而棲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杖溪雲而遊喜則藉溪石而謳吾取於溪者是足矣而何知夫溪之

爲我我之爲溪乎而何者爲名何者爲累乎且吾久之殆將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容知乎南望鄖驛出爲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背闕峯吴侍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達蓬土人相傳秦始皇嘗登此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謂跨溟漲泛煙海求仙採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是溪之左右前後汲汲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適志當其盛强恨不疾擬而先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間而吾區區者乃獨得而專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爲衆人之所嗤是豈不可爲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以忘言矣於是余聆其説喜師道之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不久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而

文也遂撫而述之以為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為鄉關江湖為室廬雲物為軀骸丘壑為心胷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情遠矣而禮法之士訾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東者以有居也羣而能安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一日違哉之二說交相攻彼隨此為拘此駁彼為拯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於其安而不遷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而有首丘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恣如屈原蕩如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念終不能以相忘而况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君廷玉清村夫嘗仕江南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暮而覩之廷玉亦諳其土風

而喜其政之易數也欲去之不能余嘗間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廬也吾家自昌國君有籍齊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亳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宗其淩有泗汶二水之委流其聚有陂池場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藝釣弋芰荷榆棗瓜苽之入其俗有宗姻隣黨歲時伏臘遊戲謳歌之娛自吾來南此事途繆每好風佳辰未嘗不畏然矯以遐慨也故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仕也將以行志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於仁人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狹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托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玉者謂余之言然而期廷玉也遂請書以為西村記

秋山記

宜之為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為勝而麓峯亘州之東南於山為稍高秋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曰子姑以意為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宜乃始得登麓峰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厓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翅集於檻席之下余為之咨嗟笑謔以為茲山固造物者故為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荅夫嵩峰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縟遊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為玩試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逮至於秋而氣之晴者爽然而清物之穢者豁然以流故非分之娛雖致之美不謀而獲

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為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贏者有時而收焉吾宜州盛時甲第馳騖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樹卑者錦林繡谷丘爭以來忽焉而化為風煙逐為丘墟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焉相與窺撫睥承於荊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既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忘失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脩然亦若有所遺失秘氏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剡源中枝山之葬地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癸亥窆而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祔

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爲穴五後壓三用兒尚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爲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一外曲角如員形內皆甃結磚槨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祔焉余家初絶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卽葬葢幸旣有中枝山而家世居長不用僧俗禮無緇黃濫費鄉隣姻友賵賻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陰陽家放其意葬在百日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卽極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事又江南山稠木迫難用中原昭穆爲穴穴多者惟以磚槨隔分左右中枝之祔穴不先甃結則後不可動餘見世人有餘貲多買田而不畜山畜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貲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沾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史拘忌

禍福之說緣之而人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函葬知後有當祔而不豫爲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骸爲可恨也故爲記以戒吾子孫毋怠

丹泉墓記

葛翁煉丹泉處處有之人或疑焉余以爲神仙家奇詭變化之迹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并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生不死孰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以爲貴嗟夫世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爲之余聞葛翁當英雄蠭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爵姑取荒遠一微渰求丹砂以便鍛鍊又所以經營辛苦專欲爲人開迷除患而無絲毫沈酣豢養之態此其天資去流俗人遠甚雖不成丹得仙何兢番易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爲葛翁所汲里人葉士心葬母於其旁而結廬焉如將終身旣而部使者嘉其行拔以爲左史士心清通謹恪與物無競自其長其朋其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是各爲丹泉之歌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余惟士心方爲世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爲控弦擬彈礪砌規劃不當遽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祿而歸尋隱居之初服竟揚名之終志螭龜表前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哀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爲知言因以爲記

唐畫西域圖記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爲羌種畫者又特舉其槩每國書一王而一二奴於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撒掌倨語員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脚鞾貿鬣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鞾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韜小髻餘髮番髮辮如縷皮裘玄鞾微解交手按膝一奴布韜髮餘垂獨辮朱裘玄鞾者吐國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氈冠如首絰上標白犛牛尾旁鞸一雕翎皮裘朱帶玄領緣襪二奴一冠飾裘帶履襪與王同而紺繹一紺帶素襪而朱鞾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賧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番髻王白皮裘黃毛鞾坐而傴指數曲奴青襦黃縷

者拍手爲節而歌面有酒色丹穢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聆衣皆及項者又党項之西千硐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絢纈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向背動止遲速諸態觀之奕然如生餘器藻縟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揣度余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事而當時來朝此鬼瓌者混居羌中亦無特出名字故君是淺淺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爲國大體正不必當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肉裁韉而能不害其爲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矣乎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見童時遊錢塘三竺兩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謂其師

教人以得道滅度爲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爲可惜今持所聞以疑之以爲死生之道如晝夜佛氏卑於無生爲有夜而無晝老氏之道卑於長生爲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苟生如是而死則不徒死爲有晝有夜其吹噏而不能一遷來驅蹇五十年科名利祿出入是非之關兵華飢荒呼吸存亡之岐可謂沉酣饜飫心欲休而迹不留者數矣乃始時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爲其學見其道逕自在意不能無戚動若其徒之說以佛氏之道光明瑩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者爲燈發之以堅忍滋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甚微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盡燈之目學者存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爲之宮室焉而來之於形爲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爲之鐘鼓焉而震之於耳爲之梵唄焉而嚴之於口爲之芬香焉而盈之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爲長明之燈焉而洞之於心情文周流中外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特未盡也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既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尚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融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爲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即其名嘉其多發徒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爲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已置

紛華勢利爲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喙喙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深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爲勸舉千萬人排之不爲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爲其學者持空虛而譏之平居暇日鼻比麈尾灑酒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爲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爲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羣聚而合誦焉既而猶之者滋廣又裒貲置田收其入以供薰燭湯膳百須之費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迨三年五月而介其士大

夫來謁記謂將鑱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嘆其道之盛顧反待區區之言而傳也然余因日久日爲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爲登載歳月本末而略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君夫資圭氏某田數若干則具諸碑陰此不著

寶陀山所見記

明州昌國之東絶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居遇近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居地則必爲見光明富美瑰怪不一之相於岩洞間値其不肯見求之百端卒無有也至大元年正月十六日今齋政康訪司僉事阿里吞公以渡海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勒後見本像金輝玉質溶湯絢爛珠纓綉幌纓繞燦爛從行者書吏南陽李玉君璋括蒼李惠廸吉及僧官李主瑞僕琅庶緇素耆儒同時異所駭驗驚歸稱意滿欲歡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所敢知然其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趨惡爲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公天性清穆於朝廷爲至親嘗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山海震動詢災恤荒靡憚艱險不貸魁桀技行之處抱馬足投牒訴冤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誠心救苦除惡何能至是是以幽明感通神人欣諸如昌黎登衡岳而陰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云云故至誠如神寧非能耶寧非然耶

損菴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浮屠之有道德者數人其説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以爲損及是投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菴而求文於余余曰子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以吾之説乎則大笑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雖言也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所居僅得於海之支流餘波而非海也方其汎然而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巷穿塘埭涉陂澤颷馳而來蹇突而奔雲蒸而盈者海之瀰漫衍溢而非可以爲益也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沉然而不可得前舒而後浚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歛藏消縮而不可以爲損也非徒如是而止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爲物澄清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瀆淫之以霖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閭爍之以陽烏而不見其有所竭學者之於道亦然譬如癡聾如啟無所不爲也如無所爲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辭彼其知巳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益而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以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以能輕千乘者也於是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辯矣凡吾子之所自名與吾師之所以敎我者皆贅矣姑爲識諸壁而觀之

竹溪道院眞武祠記

人之氣盛則鬼神爲之輔道勝則物之助之者多此理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怪儒生談幽明之事凡在先民所常言輙棄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臂臆決之蓋上古鴻龐之初蒙俶方相之徒固僮僮然曰晝與人並行於途而莫之禁也於是有祭祀卜筮於是有祈禳祓除於是有誓盟

詛祝其於鬼神既察之不暨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院真武祠本經始於竹溪黃公祠興而兵功用罷究其子宗元徙橫山發材增栁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書來剡源曰願有記按真武即北方玄武神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起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瀆之屬已皆廛祀而故厲相傳其神爲人時先修道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僊之流有功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竹溪公之父尉冠岑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蘇堤茶肆坐問玄論蜂起投以養丹晏育及役使風雷秘法時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深信也尋之永嘉從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顙禱須臾有白蛇蟠几大雨如

注人始驚異而猶未以爲好也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黑衣翁復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鐵皮鐵樺鐵團圓句年歷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門市中贈言痛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禮無怠靈旂義槊數數常或見之迨家用日充而有橫山之彝宗元不敢替斯誥也而移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基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黃石公而祠之比其沒也後世獨祀黃石不絕蔭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爲勝這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黃石而備於臘禎祥福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盛而鬼神輔道勝而助之者多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相遠安知世無班范大手筆者爲螢氏書之是爲記至大己酉歲季秋四日

順寧菴記

奉化大小高竹之西登岱山之陽其支之聳曰芙湖其灑之秀曰錦湯風煙回還林巒蓊鬱處士徐翁之居在焉於居之西不二百步武爲之丘壠曰吾異日倘獲夫婦同室於此卽吾事畢矣既又爲之廬舍以嚴其守護既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斥禾田以久其贍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略備而一日請名於余余名之曰順寧嗟乎人之死生大矣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天命得彼莊周荒務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休故爲其學者至於楊王孫之臝葬劉伯伶之荷鍤則已太簡有愛之者珠襦玉匣石槨層灰苟可以用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關洛諸儒之說以爲人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

幸而無過則謂之順死幸而無辱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凜凜不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出曾參易大夫之簀而始自安以爲得正而斃余家去登岱不遠南北奔馳晚乃方葺一巢以托風雨何問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種預備爲之欣嘆自今以往優游篤老益務謹行止以教飭㑪開問學以興子弟使芝蘭之枝根爲鸞鳳鵠溪之翔躍焉蚊龍庶不負余之言哉

西原菴記

西原菴創於奉化貪孝鄉錫山西足翁師之塔在焉足翁師諱德麟字足翁許氏剡源人剡源有古剎曰西峰圓覺寺十四歲授其主僧一公爲師稍長縱游嶺叅卒得法於天童無際派公遂主數溪龍山三年次蘆山六年次昌國晉慈八年

撤晉慈一新之次奉化岳林三年次昌國吉祥四年余尚書開奉化岳林住持一年即退歸鄞育王關主主育王一年退主鎮江焦山四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八日索筆書偈辭衆而逝師生慶元己未至是七十三載矣逝既用天竺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東歸余尚書之夫人魏氏捐山三畝令介文塔藏之是爲西原既而其徒之長清萃及其季介文介逵各出私力爭買山麓拓塔壠崇塔亭又宏屋室以備歲時朝夕展禮若祀蓋報本之事是爲西原菴既而於塔之左右續二塔以濟他比丘之不忍棄其骨與諸人之亦用其法者祔窆於其間既而其季介石捐家田五十餘畝歸菴以助饘粥香火之須既而告諸有司以西原菴立籍使其子孫自清萃而下世世以次傳之如是庶幾可以堅久不壞而介文介逵介石不幸相繼喪清萃然老衰盡力於西菴不少懈惰顧其嗣惟如紹欲以西原之事傳如紹而來請文曰願有以記之嗟夫人孰不死死則無復可念此世世達人皆知之而況於學道者乎然爲人子孫則不得若是之恝故爲之瘞藏爲之展息爲之衛防蓋人心之當然而孝慈之道在佛氏本不廢也足翁師有語錄行世焦山辭衆偈尤悄絜僧林皆能言之此不著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人生而閭居死而族葬故其敦親重土昭穆百世而宗不遷文華未繁而侵欺爭奪之訟不興後之時國無世家鄉無禮俗有能僅存而不廢者非上之教蓋係乎其人焉降及近世風俗益衰吾觀於士者之家而三世不別籍者希矣一命之貴通籍其矜歸視父兄之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輿旋乘馬悶悶然思更之至擇葬也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陰陽之說東奔西馳故有禰踰祖支破宗形侵勢攘智謀力奪無有厭極既其甚也有出疆遠卜非殯非葬世之子孫疲於展省而併失其故封者矣有褒地相交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無涯之獄者矣於乎人生而群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掩之不可以無葬也先王公爲之制而人各不失其厚後世務厚其私而行之胥陷於薄有感之士得不懼而圖哉會稽唐氏爲東南閥族譜牒絲牽繩聯數百年不私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都聚斯既賢於人矣其遠祖通議大夫之葬在山陰縣旌善鄉之古城山寶祐中有私致其家之券於鄉貴人節度全君者全君以間壤納之久而知爲通議之墓城也瞿然曰得無有議我者乎俾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酒掃如故越二紀會通議之七世孫班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請于全君全君謝而諾之竟還券唐氏且爲鑿圖形標界石以信于唐氏如法於是會稽之士大夫賢唐氏之

子不散其宗能守其身而孝其親復故物而光先獻也曰凡有家者不當然乎又賢全君之復券能下勞於曹族不煩有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曰凡處鄉者不當然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以著不忘全君之德以示後人使知為子孫而與人以先世之近縢與受之者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許以余之嘗學禮也嘗來請文以繫於碑陰乃述其槩而授之其歲月先後步畝廣袤則唐氏所識詳焉

敷山記

昔余嘗讀晉人絕交書督基文心誠怪之以為諸公酣詠山林沉湎鄉井亦云過矣久之歎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於時窮出此爲猶可矯僞激頹救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爲則好義之士又有爲之裒工穿礪致鉞買山以成其高者

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於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過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爲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山中卷外截水盤折行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扶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蒼峭亘連圭起窾伏望而知爲美壤也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隣有曹君者如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於子敬欲寬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視年高他日倘幸以爲壽藏而築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歲脩以養體詠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畢事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惕然一儒徒清苦刻厲議成而言應言而動其不得敷山審矣則曹君不爲傷義子敬不爲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遺於敷山之下是吳興之幸子敬之達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柳子之言爲愬姑爲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鑴於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弟名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登余剡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爲某年謹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剡源張村之長錫嶺山十八年爲德祐甲戌而我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擧柩歸祔葬我祖考府君兆西又十年爲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卒前囑其孫表元曰昔吾葬吾二親於此踰家三舍人皆以爲遠雖吾亦以爲遠也今脫此持空身來得與汝等同廬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爲昔吾得數寸之壤纔足以爲墳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賻錢而易諸隣縣遠今計之爲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藏吾親無所悔惟是餘壤之未完心猶歉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爲之曰吾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巔在兌兌頂拆下蛇行數千步而屬于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巔之表少右而東復有巔焉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爲鄰藤曰

天廚縣之右又從庚顛分乖高支披之益長以抱長錫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之左其顛與天廚齊如二肩垂支加高而長綿綿延延其將停也迴岩峭壁駐于艮溪曰青梅潭青梅天廚之間嵯磵砂磧不堪往來有役于山者往往取逕冢下僕幸而盡有其處歎者爲樊夷者爲舍以寧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葬力可爲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奈何顧吾家有書種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五年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泫然欲泣於乎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罹不祥乎穹天之罰不敢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前卜葬我先考府君于西二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青梅天廚罔不略備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寬慈朴

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爲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聰敏精書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爲同父妹雲臺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四方晩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卒業故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教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次科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爲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始疾以旁諭先考府君曰屬寢於張山舊壠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既畏在殯先考府君於近郭之山但既張者靡不如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不歸家人惑焉一夕忽自歸曰有剡客與我言問其居居張村吾欣其名懼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往而觀一麓甚美與吾父夢合也吾其圖諸然而無資則往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

之麓也房而隸之且累十壬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資假我使吾親得成塋自茲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累十壬又日具饘食人求其諸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顏槁削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善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沒也若先祖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與吾子孫之得居於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種繫于冊以示後之人大德十年丙午二月朔日孫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

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葬揉橫坳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十五府君之葬臨低坳面右謂之蓋龍穴也惟十三府君迷其葬嘗在泉孔中不能定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果居忠義伉村爲伉村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爲花園戴氏祖又次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葬龍潭山商坳亦面右爲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事具崇寧閣石碣生四子長諱宇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葬小方門西南樟樹灘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衛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鬭訟與譬釋勸諭而解者

無慮累百家役滿日縣大夫遣子弟排藍輿簪花幞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八步其葬有崇阜左拱水縈環之龍源廣度石棋盤諸山體迎顧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是於表元爲高祖次諱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絕又次諱寘曰八一府君居小方門西宅爲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寅曰八二府君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爲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生六子長九一府君諱頻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鄞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於表元爲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二十五日先卒同日葬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墪青墪在田隴間異時族聚墮田皆戴氏物墓有封樹今屬單居遠萬一顧視

之不周將爲犂鉏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誅何以自贖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絕又次萬三二府君諱汝明字叔晦是於表元爲祖始去小方門別居坊縣絲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六四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字簡之最後以毛氏詩爲待補太學弟子員一人九八府君之長子萬廿九府君諱杰字順仲又字良英太學上舍附甲戌進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溫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君諱杰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於禮部特奏名其子謙四府君諱頤字平甫復入乙未太學先祖府君獨朴眘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監羣議出婿于鄭夫人夫人善父先生諱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詞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

高選鄭夫人督督又嚴甥孫綴外家故始皆攻用詞賦業府君生丙申七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夫人生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戌八月十二日剡源張村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漭字默叟性穎晤類先祖舊法中朝官三歲得賸上其族子弟名之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賸至杭試一不中即罷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生庚午五月六日辰時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三八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卒乙卯九月七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日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君諱頡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廿一府君諱須凡七孫在者

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三子爲仲父後兵燬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尋奉二父葬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之殯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壤而遷焉表元因念爲兒童時隣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道歸小方門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析前諸房鳴鍾會食縣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常相往來花園之族歲一見從村之族大慶弔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年有六八府君諱龕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舍附甲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君諱霖字良父太學特奏名迪功郎主新昌縣學蓋幾自表元得通家展敘龍潭墓有山租錢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祖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

郭老稚傾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餕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飣雜餅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閭族聚會歡譜自以爲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旁枝居鮚崎者榮一府君諱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庚戌太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鄉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爲之歎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即先復小方門特奉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宗譜力不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小方門爲然祖德深長未易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本始缺於斜合失今弗圖後悔滋甚輙盡所覩聞發載簡冊以示剡源子孫弁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仇村花園之益後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且貴能夫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與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爲於世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非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知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爲古來名跡則爲之徘徊

躑躅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沒人狐貍宅爲私歎安得瓊臺玉宇也而屏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禹氏國之要衝崇峰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顚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夜清異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爲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之地退食之堂撞鐘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亳

有祖君處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致永隆仁和之田爲頃贏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畝贏五百以充其用乾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爲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爲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賚爲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爲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執祖君之道最後得富春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頻祖賢其人又爲致山壤之田弁昇元若隸顯忠廟者爲畝贏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杜君益成之爲畝贏二百山爲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其人之爲也若是而昇元之與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爲仙人翺翔是山之中而後爲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得爲昇元之徒擇是山之毛以爲衣挹是山之泉以爲漿已不翅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深

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慮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雖於訏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害不可知而吾謂老子書有惝然憂世無窮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爲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宅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自宗法廢士大夫不幸而無子則取之他宗比其論之也疑飭履霜若固有然余嘗見蜀縉山高魏氏台西祠陳葉氏合二族爲一家歲時子孫衣冠朱紫遍祠廟聯昭穆班拜尚坐上不誣其祖下不沒其親如泰漢前分注別籍而相展欲者禮有然於人情可以義起其類此類我江東醴陵教授程元憲見余言其二母氏之事元憲故弋陽鄭族而貴溪程出也

程夫人之父禮兵曹掌故用經術兩貢于鄉入太學釋褐程江南名儒委家政於翁夫人程夫人爲女甫十齡輒能代二親經紀中外事化艱險爲饒裕既長適鄭鄭亦益睦當是時程夫人之仲弟今將仕公之夫人邵氏亦賢淑嫻禮度與程夫人相善紹緋閨號孝義程家憲府嘗列上其事乞褒顯值歿物不果既而邵氏無子掌故公夫婦年且七十無享先廟郤瞞深念憂形類色會甲戌歲程夫人携諸甥歸寧見元憲方亂奇之曰必以是爲吾賢婦嗣且吾女雖鄭婦程氏家由吾女而立不可忘程夫人以姑婦辭明年程邵二夫人相繼卒掌故公夫婦固請于鄭得如言以童孺持喪行服乙亥秋九月也後三十一年當大德八年甲辰於是元憲歸自醴陵既闋歲即高守塢郡夫人之墓西築堂以併祠程夫人供養

鋪設種蒔布植一一如式旁祠置田若干畝以充祭薦守護之費初醴陵以乳泉得名其泉不時發父老相傳有異人至其地則發醴陵升州設教授自元憲始庚子春山亭落成而泉發于亭下凝碧如染因名亭漾泉中都官部使者州長倅佐學士諸生徵圖作歌以相推美及是以名祠前之池亭所以申報稱脩思慕之道甚備而不鄙辱諗於予噫嘻此固畸昔所常惓惓於緣情起禮之歎者也元憲年方強仕有才學能不遺其本益取德義道藝倡率程鄭子姓使兩家賢俊雲蒸霧滃他日軒車駟馬修宗合譜於高守之亭者纍纍百世而不絕後之君子夫豈惟高魏陳葉是許將程鄭閒閥附焉益皆漾泉之餘澤也耶其年十二月十日剡源戴表元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道奉化結埼西南五六十里有聚曰固海有山曰宿雲有寺曰崇勝山起鎮亭圍盤枝拔爲大小橫山蓬島安岩馬鞍龍斜增嶁之屬千餘百折而後至於宿雲傍峙一麓且伏且昂上人目爲鎮山頭若與鎮亭相首尾者自此外薄爲海而山止矣山止則氣必聚前於搆寺者取於宿雲環面之以爲對既而推之以爲右三易而負之以爲背趨逆接據始與山稱寺之額自唐天成三年名固海院宋治平一年改今名寺之棟宇興廢則有瑾禪師者實爲開創第一祖而不知其所從來屋久且敝嘉定間妙聖師一徹而新之惟大殿爲故物至元丙子之兵方丈祖塔外皆以燬廢祖森師乃重建法堂庫院諸室備材蓄工將以次營撤殿立塑像前寺主文彬師亦擬於道場上飾觀音自在像漸漸可以究復舊觀而森師逝

己丑二月隣境盜發寺燬自方丈祖塔及彬師下房外又皆燬于是一正師劬勞禪節而重興之以戊戌冬建庫院又二年壬寅冬建懺殿又約師建山門長者天台蔣邦佐建法堂丙午冬建香積厨馬溥建大釋迦像諸餘藻飾位置以至祝釐禳災之處凡寺之所須無不具備寺之田産蹙縮則僅留若僅二十有六畝山一百畝慶元元年壽産師始於寺東青山西得海成田得若干畝繼而妙聖師於川塘南築月浦得若干畝然猶不給迨一正師又積累增買六十畝有竒以充長夏口供由是晨昏鼓鐘寒暑鼎鉢綫成叢林而於後協贊傾貲助役者僧如日如月也又是耆宿文采等以狀載顛末與其諸老之績若一正師之行實來求文以爲紀一正師之居號象泉奉化泳者吳氏子年十八棄家投寺僧如岳爲比丘稍

卷之五　十二

長講學於南湖安道寧法師華亭西岩伊法師有賢名丙子歸盡思蘭若奉乃祖彬師師逝繼主其席與王宿雲者十有三年逝以丁未正月定祔月浦祖塔側壽五十八嗣三人允聰允時允中師爲人天性崇重接物無親踈一以慈恕益狀之云云如此余聞宿雲山久山南古仙人種桃林燒丹洞靈跡接踵而有竊以爲四方之事可以老息若此山州里之中發笠扉履之所不及固不得捨寺又當台明孔道要會多遊從開堂振錫先後多得賢主人旦夕幸身閑健或尋靈運穿山之蹤繼與公登隆之賦而庶幾見之遂不辭以文爲之先容云至大戊申之後十一月既望記

天壽報本寺記

奉化剡源之山起會稽略天台穿連山界嶺石門南東行累十百千折然後達于班溪堂皇曠爽庖衛僱伏行道之人皆以爲宜棲禪林梵坊而未有領會之者余近過其地則風湮林莽間朱碧鬱煥鐘魚有聲問其廬曰天壽報本也問其創之僧曰正恩也問規構曰剗荒萊揭隆棟有若幻成凡室之於殿堂廊廡寮庵滬像之於繪塑器之於食用諸物無不具也問産殖曰田之可稼者爲畝二百陸地山林之可藝可薪者通爲畝百五十朝夕之饋粥公私之靡費可不至缺乏也問歲曰經始於大德癸卯距乙巳落成之日無幾時也於乎據形勢之要極工能之巧謀敏而業宏心精而慮久是何不動聲色而倏忽變化魁偉不常如此哉世儒多言浮屠法能絶私去累無愛憎戀慕於心故遇事往往堅決不就不止又所與遊盡江湖之交多閱於土風而熟其向背逆順故所

卷之五　十三

爲而成所成而善是不盡然恩師於班溪爲鄉里毛氏子父諱某早世兄弟五人最少者亦爲僧曰淸瑞恩師自其幼年母邵氏即割愛命之薙髮易服復與之經營之資曰他日我老願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庵未成而邵氏歿日夜念之不能忘於懷淸瑞師懷之爲助鄭田若干以起其役功用克集庵之考卜師耳目所自悉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靜山師以庵籍杖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纔什一非壞於故家子弟則同門僧挾強懷妬以破蕩之遂以公牘上聞乞易庵爲寺而得今額其名義蓋上申華封之祝下存凱風之思云寺僧相傳用甲乙恩師之下曰拱辰曰自端其世世以次謹持之俾勿替至大改元孟夏七日記

法華寺興造記

奉化僧剎以名蹟著稱而人所慕者東岳林西雪竇二剎
相望六十里修袤隔之峻嶺矗焉或值霜潦凍雪進不得達
而退無所依自余爲兒童時聞患此久矣後十年過之則宿
二制之中日峰之西南有法華接待皆建堂廡備饘餐以爲
行路之憇舍又二十年過之則前鐘後鼓左巾右鉢崇殿修
廡層軒複院窪高聳駢峩峩然成一寶坊梵宇矣訊其事始
法華僧前後二師者實爲之前師曰妙森後師曰文冏前師
於時泣日與其賢主人趙二卿者相善二卿爲之捐糧以補
竭貲力以創始久而邇乎遠悅輸助恐後遂闢其趾爲唱法
之堂爲炊爨之庖爲偃勞之室既而二師圖所以永久也前
師居治如故而後師持亟遊從江浙閒富豪乞求贏餘歸營
子本以貯田産由是法華之業漸立而前師病瞽殆力憊求
後師于臥榻側瞠目囑以吾二人糧空拳爲江湖暨津梁不
可中輟意後師荅以盡力當如言即瞑而逝宋咸淳辛未歲
七月五日也數經始之年當淳祐乙巳至此二十五寒暑矣
後師嗣爲之益增田拓址裒材展工又凡二十五年然後經
流居游出納之所像設妥侑起止之位法屋拱衛莊飾之序
大小靡不完備與奉化諸大刹等伏臘朝晡百需之費亦不
假求外而給於是略可如志而後師又病又力憊以艱難繼
紹事宜囑其嗣若珣輩而逝其語如前師加苦元貞乙未秋
七月十八日也後五年若珣輩懼歲久墜其遺言而先勞之
不可不紀齎事狀厎袁來請文誌諸石余惟一法華之有無
在宇宙間不爲損益而其道之所由興廢可以爲世之勸戒
方是地之未爲法華接待也人見其荒榛野草固不知有今

日之盛雖二師往來蟑呻霜露中時亦何敢以爲必濟謀同
助勞胥分志廣而衆不疑故能赤手竟成之然又必須五十
年之相繼事始不廢孔子稱如有用我者期月可也三年有
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稱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而孟子稱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至要其大期則謂五百年必
有名世人之行志待五百則已遠任之者復要之必世而三
年五年七年期月者皆是也而功卒不立孤行而少與多嫌
而數易故吾儒之齟齬什有八九爲二師之徒所笑無足深
怪二師皆居鄞之通遠前師周氏受經金谷空相壽五十有
五後師戎氏受經城南能仁天壽壽七十有五歲骨異塔合
亭在法華後鳳凰山上大德四年後八月望日記

四明戴表元帥初

記

杭州祐聖觀記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宋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越再乙
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今霞城貞常崇教法師王君壽衍被
璽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瑤營締事劇即勤勵自飭完缺飾
廢不期月績望大孚乃從遺老搜問故實而記載之詳泯然
無聞乃愕然而作曰嘻茲宰非缺歟蓋觀之地舊有明遠樓
者阜陵嘗讀書其間後移爲觀以崇奉祐聖香火爲百姓祈
福仍賜今額以道士伉君安一主之然館無徒具而資糧不
充爲杭尹若潛以時時經紀之而已又後壽成后許以遺命

撥養田二十餘頃之隸仁和臨平者歸觀慶元四年戊午觀
始有產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栖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
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原圃地二千餘畝俱以恩澤得之
然後化者有歸而食用無乏之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
延燬籍有司之力期歲復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惟門
臺及陸君宗補虛白齋存焉於是陸君竭囊賫窮舂鍾晝夜
興繕大人長者聞聲胥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游公副總管
張公撥助爲多剔榛瓦礫中百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適
來若素後繪若耕終畝凡陸之規修廊崇殿叢房複宇閎弗
閎敞最後乃架方丈之室丹青絢遒舊棠遊樓臺脩有甜朗
長有次歲時朔望群瞻鐘趨琅璈之音檀沉之氣風行雨淳
靈寿神槊陰翳閃爍嵬嵬乎信藩都之勝觀仙真之珍宅也

夫由毀之創則書勞由今之繼則倍善誠盡爲圖之以俾信
勸遂受相與斷石來請文余惟神道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
觀韜藏俛仰於百有餘年之間名宇若存若亡至者自伉君
後且十七易及今始適遇其時而興又適得其人而盛是殆
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其天游
神運逍遙揮斥自當渉八荒爲一室閱千紀如一息去留伸
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乎區區名跡之短長乎惟至于有生
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雖甚曠達誰能忘之此紀述
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爲文俾刻之大德五年辛丑夏
六月既望剡源戴表元記

婺源羊闘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由閩出其餘連東行千峯萬折將舒而爲婺源也五

嶺最爲氣雄形深脩峭阻阨而其塗爲三吳百越商旅之所
必經加以霜霧暑潦風雪之蒸薄蒙冒前無停居後無行群
則猛虫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睥睨往來者胥以爲病有
上人洪君勞震當五嶺之中曰羊闘嶺者躬刊築之勞創精
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汲茗飲以沃其渴煩既又
懼功惠之不既爲捐橡田爲畝者五圖地爲步者二千一百
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有役於婺源者如無
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楊之持己堅墨之拘人
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
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由非之蓋當先王時斯民之
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兕水不畏蛟鼉蒙也有鑄之以
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飢

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間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為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真儒能為之願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姑有考也五嶺於婺源為著其外有回嶺猶險前是洪君既嘗廬之因附書焉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信多名山山尤名者往往浮屠氏居之有居貴溪之瑞龍山者曰威德寺相傳天將雨即有雲氣蒙蒙然吐其上旱歲有司為壇壝請輒應由是以瑞龍名山而寺額取神靈潤澤之義如所稱寺蓋為民而設非尋常窟土木聚緇褐而已然郡志於貴溪載威德寺縣志併載寺田五百五畝而皆不詳其所起惟僧家以為將馬祖禪師實始開築寺久且廢田歸豪

家靈崇之跡亦少而瑞龍為空山矣乃至正己丑歲今天寧主僧妙眞自鉛山西林歸道途所經目悟心動會詔旨許所在興葺廢寺有侵疆匿產者詰其罪於是剗荒發堅鳩良役能凡經營六年門堂廊廡堂寢房橋洎諸莊嚴像飾之制靡不完麗簽錫往來鐘魚朝昏儼然與承平梵宇無異此一瑞龍山也以昔焉廢之之易而今焉復之之亟何居是不繫其人乎萬家之邑百里之城視一寺為大也居其位而不治其事問之則曰吾志非不及此雅不得獨為也今夫妙眞師為之不因其素治之不當其任謀與于遘迺功成於咄嗟勿躬悴心先施其勞而後食之及既去來天寧則以授其徒之嘗同宣力者廣煜廣枝廣猷大臨崇玠等使次第補其處行哉進退從容治辦豈不皆然異于人哉師字少白閩儒家黃氏寺成之九年遂來索文為記因為畧敘本末若譜驗文檟傾助氏名宅石具焉大德七年歲在癸卯五月朔日記

邢州秀野堂記

邢臺王成父自其先大夫築秀野之堂於所居之里洎成父長成而能仕以材選佐使江南乃及與余交而問記於余余嘉其意不得辭則本故實據古昔為成父講之先王之時人無不農凡操耒耜服稼穡者通謂之野人人皆農而何以治之於農之中擇其秀者以齒于學以錄于鄉以升于朝其尤秀者為大夫為卿為公而通謂之君子孟子所謂非君子莫治野人非野人莫養君子此其別也漢始以秀才名科然亦不廢力田孝弟諸目自是有公府辟召自是有九品中正其所取之人載在史冊往往由草野得之非皆綸巾羽扇噓

靈麈尾以清流自命也科舉任子興然後一切鄙農不為余之少時身預斯弊中原風俗則非江南可比三河尤為豪傑義士窟宅想見王大夫名成行尊倦遊東歸有意於斯堂而營之也神馳大行之飛雲目遡漳河之流泉下車舒徐迎接阡陌班荊從容問勞父老會鳥往來花竹左右一時功名經濟之懷收捲淨盡平生交遊故舊闔堂成而落之烹羊羔糕伏雌彈鋏擊筑醉舞起和而歌噫嗚於是公同揚觶張老進祝舉過庭之異聞修飲餞之旅語雍雍乎于于乎其尚友溫國徵名洛園而倘徉於秀野也然乎豈不然乎成父之材之能仕余所聞而知也抑成父有所受之而然而余之知猶未盡也士何用學以材得名亦何用以能仕為材成父顧斯堂之名而常自省焉

徐氏報恩閣記

人道之至親無踰於父由父之親而類之凡父之同父皆父也皆父則皆親然先王制禮獨許爲父廟而諸父不廟者尊各有所專也皆親以順其情獨尊以嚴其義而禮始行又當其時生閭里死族葬服盡者舉同爨之緦屬遠者預四宗之祭想見世家族聚雖百代可以不散而况群從尚近之親乎後世宗法先壞人無貴賤以析居異產爲俗以第五倫之賢而愛衰于兄子謝太傅之義而哀殺于期功他何望哉弋陽徐君覺民嘗爲予道其伯父思齋公之事徐氏初以儒儉起家迨覺民之生十一年而喪其所天思齋公撫之猶子也爲之督業爲之聘師爲之典衣當田以供其費比長爲之通名于鄉先生謝禮部疊山教授之門以盡其藝藝成而科舉廢公亦與世辭矣於是覺民兄弟既葬公于里之杉木原有司上其名而官之遂教授信州再轉尤溪遂昌主簿而家日且肥覺民曰吾微伯父之賜不至是圖所以寄其慕思者杉木原之旁不半里有寺名中山乃於寺東偏刱飛閣三間嚴像設潔龕几宿鼓鐘割上肥田十畝以予僧俾諱日以其禮祠之而聽徐氏子孫會祭閣成扁曰報恩夫此何足言報抑聊以志不忘焉耳如是既定覺民不自安以問于余余曰此雖非先王之禮而猶先王之意也不然備家者力既不能置宗法又不許備廟人人各親其禰世世愈遠其祖而覺民之一再傳不復知有思齋公矣覺民其忍乎君子于此不惟當姑許之又當獎成之使爲尊者知恤其卑之有報爲子姓者知不遺其旁親之爲美於以扶人倫勸世俗宜非小補閣扁某公篆預所書其割田作日揭閣月日載在租籍此記者宜不著

此樂堂記

弋陽徐覺民爲尤溪主簿時大夫人年適七十覺民歸而率其子弟諸孫奉觴爲壽懽如也顧舊堂頹迫隘明年因其後隙闢而新之爲个五爲楹十二魁深廓方有異有容遂取白樂天對酒詩中語名其額曰此樂堂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天下之樂出于力營勢致者莫不皆有淺深豐約之不齊而惟奉親之樂得于中心之誠然不以貴加不以窶損迨乎情真事愜適無牴牾則畢門素士之養或有王公卿相之所不及樂天名位固不爲甚高其清才至性發于懽暢形于歌詩鏗鏘膾炙與人齒頰覺民有契于此而取焉無所不可抑區區之論以爲覺民似不必甚羨于樂天今樂天在固將求爲覺民而不可得也何以言之樂天奉母時家貧俸薄嘗從禁林乞爲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淒涼酸楚聞者憐之後來祿食稍充居饒園池樂備絲竹則其樂日與賓游僮伎共之而不及親矣新井之篇爲母受惡一斥司馬再遷分司逃譏畏讒浮沉終身猥之門清祚薄子息稀絕晚節寂寞自同枯禪而何樂之言乎今吾覺民宦雖淺足以行志居雖僻足以全真進無簡書之憂退有山林之安而大夫人自其盛年康甯勵操勤勞之獲積成豐餘貞烈之苦舒爲康怡歲時[illegible]稱安晨慶繇衣盈前含飴擁後益動而甘旨具顧指而[illegible]計人生居處承順之悅一一無所虧[illegible]豈惟樂天愧之[illegible]之凡爲人子者舉願爲覺民此樂[illegible]可得也古者[illegible]兄弟之義將登堂拜母覺民於余不[illegible]乃[illegible]

云以先之而因以爲記大德八年四月旣望

氷雪相看之居記

吳成李法師之居在京師崇眞宮客有挺于氷雪相看云者以問之其人臆之曰法師厭紛囂羞溷濁姑有取於天地間淸物以爲洗心盪目之玩焉耳何疑乎其人之舉有學道者聞其人之説呀然而笑曰噫是以世議相短長可也烏足以盡達人之云云共且子以爲氷雪者孰爲之曰氣爲之曰氣孰爲之曰水爲之曰水盈於天地間爲雲爲雨爲霜露之屬皆是也而得爲氷雪而可常常玩之乎曰氷雪之可玩者以其爲水之變而愈淸者也曰水變爲氷雪而愈淸不曰氷雪又變而爲水乎盍嘗靜而思之氷雪者水之迹水者天地之迹天地者太虛之迹太虛者氣之迹人以其迹與太虛之迹

相摩不啻百千萬塵之一息其偶然得氣之淸而能以功言行業著稱於時而超異於流輩者亦猶水之偶變而爲氷雪也名成志就得其憑依享之長年而有後者氷雪之近於人而收藏稍久者也俯仰雖不愧于幽明而暴謗畏譏名不能終全志不得盡遂者氷雪之難成而須臾幻滅者也全貞守素滌潛不市以自善其道氷雪之處于空林邃谷而無斧斤之戕風日之爍者也然是數者皆不能不化雖不能不化而其爲氷雪淸氣長在也抑其説何止于是吾遊於世而知夫人之可貪可慕者無如權貨勢祿大之英雄豪傑之所必爭而小之不免爲愚夫愚婦之所共感當其疾趨而求壟闘而爲莫不以爲難致之珍不拔之業而由吾觀之經於吾前而不留于吾目蕭蕭然氷雪之不若也故氷雪一也有化之于

迹有化之于無迹有迹之化吾前之説也無迹之化吾後之説也吾嘗見儒者不涉吾道家門戶以爲恍惚怪誕故其事雖爲言吾道家所居有瓊林珠玉之雕飾夏暑不能使之暄冬寒不能使之凍窮其飛騰變幻絶跡之觀希世之須何境不可遺何求不可獲而况區區氷雪之玩欲有即有欲無即無乎而公等何以疑之於是客與其人者駭嘆愧謝知世外之學果有所不盡也托余述之而文之以爲記

晩香堂記

番易樵隱吳君作新堂于壽椿山所居之西偏種菊其間而名曰晩香其子法師與余遊以書屬爲記蓋當其時公之年與夫人之壽皆七十法師自禁林得請歸奉觴稱慶朝廷之近臣江湖之名儒凡能文詞墨翰者俱有餞贈以相褒美詠

嘆華綿覩榜照耀山谷文軒貴驛寔動行路以人情論之意亦可以娛遲暮暢憂鬱而不愧于其名矣法師曰不然吾家居椿山幾餘二百年自樵隱公以上世有厚德不戚戚以居不汲汲以趨方番易盛時朝朱暮紫東印西組人無寧蹤而樵隱公處之恬然及今詮改皐罷驅馳之事盡息而吾樵隱公恬然猶前日也頗作一區之宅以避寒暑爍瀑前有淸泉盤石之觀後有脩篁茂樾之美行旦觴業論絃于其中已不啻足以於耳目欲有所增益將世情何物不可願而獨取夫菊殆微懷淡泊偶自相合耳而何他説之云乎嗟夫物之無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髫以至皓首余見富貴家多矣名園甲第逕奇花構怪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聘致惟恐不亟裝飾惟恐不侈歌鐘未休老憊且至幸乃有賢子孫扶持之僅

僅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而知也而吳氏隱德盤薄停蓄至于二百年之久可謂晩甚猶徐行應取如是天豈不愈念之而士大夫聞晩香之風亦可爽然動心哉是爲記大德八年秋九月四日

先天觀記

信之龍虎山以儒著學僊者附之而居枝牽葉聯不可勝數也曾貫翁作先天觀於其山之南役最後地最僻境最勝其初也人皆疑之終也人皆奇之貫翁曰噫嘻吾何意于是乎哉蚤吾生而畸孫年未衰而倦遊交雖多而寡諧以爲旣不願有求於世徒得數弓之宅一夫之田奉吾師香火而休焉已不翅足顧使近地不可得會有以山麓售喜而買之則樵者捫岩而蘇耕者焚林而菑其艱且勞如是而何以爲居然

不敢決焉捨去爲之盡力攀陟一眺忽然而堂皇開突然而門衛立問其名若仙人岡麾山臺山天應山之屬平時想像於煙嵐渺沒間者一一近在目睫心不能無動遂乃銖累寸葺自經始于庚寅明年辛卯精廬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十有三年甲辰祠殿庫廡門臺諸室俱成澗徑自水口驟至觀前可三里水縈縈四時不絕流遡鶴飛臺下少東第一橋曰雙清其南曰月泉益東第二橋有成石如船俯瞯瞯中曰雲閣而遡少南第三橋曰飛花流水益南又橋[illegible]北折滙一巨池曰長生先天觀門臨馬過門益北[illegible]粟中又折益西曰自然亭自然之西南曰添處[illegible]深處陟上巍屏矗張正與僊人岡麾山相客主曰雷壇俯壇而西南曰雲菴曰逍遙眺琵琶峰可企而摘也復南俯一圜池曰魚我魚我之頃曰天風雲外其東下曰元圃益下横二泉橋而瓠腹者一瓠餘流爲丹出二泉右可以第四橋左可以長生池也諸名或亭或不亭或扁或虛大略使人遊其中如循環無端觀傍田可稼者余百畝田上山破荒發堅悉種花竹雜果木今皆滃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顚末次第誠不料得至於此而人何以疑之復何以奇之乎吾始聞貫翁賢願覩之及承其言儉而慈靜而貞信乎其有道高君子也古之爲僊者不擇地今所稱琳館往往爲人指目者其先固皆荒巖絶谷不通車轍馬迹之處意有神物秘惜待其人而居之如貫翁之於先天寧非是耶寧非是耶請以是爲記大德八年九月日朔旦

虛室記

人情之至不能忘者莫如身因有身也而不能忘其居因有居也而耳目口體百物之須舉不能忘焉因有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也而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而世無閒民矣臨川危公遠法師與余相遇於玉溪之上曰若我則庶幾免於斯夫余聞其言固心異之閱一年而以書來請記其所居之虛室嗟乎公遠乎子之室其旣真能盡虛之耶抑方將有諸而遂以漸虛之乎人之一身寄于茫茫行于冥冥得有其室實難有室而能虛之尤難有而能虛虛而不失其有尤加難焉公遠生于世家左元右史前道後術少無枓舉利祿之賊長無妻孥產室之錮所謂耳目口體百物之須仰於世者甚簡使之富貴可以知其不遷使之貧賤可以知其不怵而又出門盡見天下

之名山大川登堂則縱交四方之公卿豪傑凡老師宿儒經生學士白頭矮累而不得如意者不勞經營悉萃几席豢芳襲腴搴奇攬秀天爵之華內美之珍無物不具公遂方守之以謙取之以廉溥積而厚貸多穫而少穫其爲室也可謂之有而能虛虛而能不失其有者非耶雖然公遂爲老子學者也虛室之言出于莊周莊亦師老子而老子之虛與莊周異老子之虛虛其德其言也憂世以爲慈同物以爲和譬之與天地八荒萬象爲一室者也莊周之虛併其言而虛之久則將使人傲世逃物而自居其福譬之欲以天地八荒萬象爲己之私室者也公遂其審擇于斯二者而居焉大德八年孟冬既望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七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春秋法度編序

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鑄經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來以爲復讐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讐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爲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㙯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惘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繇磬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特中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固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耶鄉郡趙君漢舒與予爲同年生精力趣尚記誦討論視余略不衰惰其先人清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舒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詳考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無近世掎摭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何其能哉蓋漢舒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塗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凉盛衰而奪於交游之期於漢舒何有紀極漢舒年未甚高余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干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通鑑瘖辯序

學者之於書猶賈然賈欲居貨必據乎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百物之聚時其贏詘而察其良窳博取而精出之而又取之以廉而守之以不悖然後可以爲善賈不惟能富而能不至於敗通鑑者眾史書之雄都要府五通八達之衢者也通鑑未出之前稽古之士一史不窺以爲陋通鑑既出眾史書事以聚是天下之貨一日不勞而致之矣然自余知學以來而見前後輩習通鑑者甚少不曰未暇則曰力不及夫力不足者窮賈也力足之而未暇者稀賈也暇矣力及之矣而有終身不習焉者陋賈也幸逃是三者有是三焉窮力而習之詰其事前舉而後隨誦其言累百千萬不遺一辭可以爲難矣然而不通其理不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則猶多畜

天下之貨而不時其贏詘不察其良窳貨雖多而不知爲富之術是滯賈也又有人焉能習其書能通其理能盡治亂賢否之所以然可以爲愈難矣然而措諸辭則戾於訓施諸用則趨利遂便而不適於經久則奸賈也奸賈不若不賈之善也里中有博雅君子曰王君熙宇子和予晚不及見而見其翦冠所著通鑑瘖辯若干言而讀之竟事求當不求逸語求盡不求巧時引周漢以下千餘年陳迹救之於王道此其譬於賈也若挈禹貢九州山海之富而用周官之法衡之也豈與夫白圭范蠡輩比力而等哉惜乎王君年未老而學已成迫其老且益昌而不得一名以行其志使之議於朝聞於國也君止一子今亦老矣賈術非不善也而世寡人之博其書與否不可知姑私條所聞以諗于同好云爾

讀易蠡測序

古聖人之經至難言者莫如易余攷王制見先王時之居學校者其法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仲尼之門人記其師雅言之詳不過詩書執禮而皆不及易惟其自爲也則不得已有文以明之以見易非聖人不能言而雖聖人之教人亦不使人之狎以易其言也漢以後始有易師今諸家法度學彖具存往往用之占災測筭非若後世之言易者以爲必能通聖人之言而續爲之說也余之少時不免斯累近乃稍自悔艾欲慎其出竊嘗問與爲雜學者往還若丹經之鉛汞曆書之紀朔醫家之運氣兵家之機勢大略反與易合而支離泛濫不切者莫如書生舉子之說此無他使數氏者猶託於象數爲可準而書生舉子專以空言談理故也儒者徐君之

祥自番易蠡所著易經蠡測若干言見余於餘杭其言象數取皇極於康節取太極於濂溪厥既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上下體而通之一卦有六十四以至於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辯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於易反覆懇款實皆不叛於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於天人性命事物精粗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一日即了其得於天益厚不但人力之勤也然君於易書之變本由象數以通理而象數者起於無而寄於有理者妙於有而歸於無寄於有者其變可知可言歸於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人之可知而言易之變固不止於四千九十六人之不可知不可言畫之一不必三卦之八不必

六十四可也古人老而學易易又爲憂患作徐君洮世益熟刋落輕銳而復諗之蠡乎蠡乎其遊於聖人之海有不爲夜光乎

左氏窺班序

夫子沒遺言之著于世者爲經學者各爲説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遡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爲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敵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折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覈嘗欲依倣其法删繁去滯定爲一書以達於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

年來倦學能業獨稿以爲二編之法錄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公以來皆直取春秋爲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考無問左氏因知學膚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峰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斑示余余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錄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已脱稿久矣嗟夫此豈若余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寧海人

于景龍註朱氏小學書序

余兒童時聞鄉里老儒先生以小學教授者纔四五家每講課罷雜試河圖洛書之數若堯典閏法禹貢賦則周禮兵制之類又少暇則都講口授顔氏家訓少儀外傳等小書故諸生碁有姿性者自未冠以前而諸成人之事皆已緊舉於時朱氏書猶未盛行浙中時從人傳抄之以相啓發恍然如楊雄問方言蔡邕見論衡之喜及甲辰乙巳間有用其説取甲科者四方翕然爭皆朱學而吾鄉以遠僻方獲盡見徽文公所著書大抵諸書惟易本義四書註小學書最爲完備其餘或未經脱稾或雜出他手非全書也今三書者惟四書家有人誦之易本義真知者絶少而小學書最益於人人無讀者良可慨矣于君景音生於文公闕里年齒長大而好溯流之思獨取小學書司釋章解欲以行世美哉其爲人乎余也少而遠遊長而亟仕不惟學不俟成而併與兒童之所得而失之固于君之罪人也哉天啓其衷方自悔咎幸于君書成則願秉燭而學焉屬書序引謹篹諸其篇端云元貞乙未季秋朔曰

陸宣公奏議精要序

有陸宣公奏議精要三卷宣公吳人以純誠直諫嘉猷遠識學行政術爲唐忠臣未嘗以文名也其言亦止緣當時利害而發非有垂世傳遠之意而眉蘇公父子亟慕而學焉大蘇公遂取其書進之經筵以備講讀自是以來學士大夫以諫諍者尚其懇實以詔撤者尚其明達以書判者尚其果決以獻議者尚其詳盡而宣公之書行矣夫以宣公之誠之才之識之學發而爲文在其當時雖嘗暫用而斁於昏愎林於讒邪至於蒙疑負累竄逐困躓視同列材名下已而位宰相者滔滔皆是獨不得久立於朝而卒以罪死死數百年其書始盛行於天下則於宣公可謂無負而懷忠抱朴之士行不愧

神明信不欺豚魚一時偶不遇於其身者亦可以無悔矣嗚呼雖然自唐史稱宣公議論炳如丹青者已數十百篇今之所存卷帙猶爲浩汗故窮檐白屋之下沉潛焉永無所不可而籌領劇繁刀筆倥傯者卒然竟之有不得其涯際余友蘇臺陸君子順乃採摘其精語要義聚爲一編以便觀者萬目之綱挈綱而皆舉千口之室入奥而不迷余爲之深嘉重歎不獨喜吳中陸氏淵源之有致而由今以往使人人不憚傾於宣公之書因而熟復其用心行事將見草野懷珍者俱寒誇之士慶闡結綬者舉端貞之臣於人文治化似不無少補云大德戊戌孟冬朔日

汴略序

古之通史者百家皆出於父兄先世聞見積累以得之若司馬班范劉李以降可睹已其有草野後流庠序遺哲羊若採拾而後喻者則不在此限然及其至也精之以講學粗之以用世俱不病於匱之故東方生三冬之勞而文史可以足用陸賈賈山輩摭掇秦漢近事以資口辯而時人謂其知務此其故也汴梁立國百六十八年渡江而南又百五十年其間設施沿革本末條貫筆之汗青織之金匱在承平時學者尚不能盡睹加以兵燹相仍典籍散失以余之淺猥記誦問咸淳景定中事首尾茫然不相聯屬而况耳目疏遠者乎天台潘可大生又後於余質敏而志專學劬而識詣窮坐山谷授徒以奉親足未嘗出戶限之外而網羅舊聞自建隆庚申迄靖康丁未詳其記事之體附以辯論若范淳夫之唐鑑胡明仲之管見名爲汴略者三十卷又自建炎丁未迄德祐甲子

金天輔戊戌迄天興甲午撮提綱要名爲南北紀年者若干卷嗟夫如可大之講學豈非靈龜神屈潛藏岩澤而光彩氣祲自見於外也哉使之進爲以用世何可撙抑而可大不願爲東方生陸賈賈山之流者也姑爲題辭篇端以發其槩云

急就篇註釋補遺自序

古之君子不以道藝物自一藝以上苟有所益於人雖衆技所庖祝之賤猶身親爲之卑大聖人亦莫不爲若皇帝之醫藥虞舜之陶漁夫子之牛羊會計皆是物也夫古之聖賢豈以殫力疲肌爲異人之能也哉後之君子平居侈然論古先王之道若不足爲而問之以目睫之事於其所服食於其所居處於其所游衍肄習有日與之接而不知其名義者焉豈不大戚耶余之幼也被沐父兄之教凡小學之所當講者幸而得其端倪氣昏質陋中道輟書年益長而悔之乃始摘磨持類以自刻勵而文獻凋零微言就絕一時交友方共詆傷以爲不切於事每至耕鉏之餘酬晝之頃有觸於心必默識而私求之家罕書籍有急就篇一卷漢黄門令史游所撰唐弘文館學士顏師古所註又經新安朱先生仲晦所校自謂名本然而篇中正文絕無音訓註之所及疑義尚多竊不自量爲之補其遺闕兼有異同之說載於左方嘗觀洙泗以來師友會辨皆互出所疑以相扣答然後理盡而學精使顏朱二公而在余固願得而面請也又惟古人著書動緣教戒而作此書本取急速成就其辭以便於童習而四民之業百用之宜靡不周究秦人以法吏爲師公私宦學傳相授襲故以吏文終焉儒者欲求漢學惟齊魯諸生訓註猶近古哉

左氏蒙求序

吳伯秀爲鄉校諸生時余與之寒同枕飢同竈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余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辨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竟然占居上游請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慚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別十年余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奴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又皆壯健自度非祿祿必將有所著見於世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頗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余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尋討滕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躬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紬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益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者余讀之如斷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嗚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箋記遍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稿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樸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於十歲請習于外傳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目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強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博學濫物不以讀誦口舌浮華爲急而惟恐誇根傲蘖芟鋤之不早以爲終身之累而爲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輩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爲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爲鄙亂之質而賊之以辭章記誦虛囂無益其說是矣而白首紛如者富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鉛山詹仲羨嘗生於衣冠之林長於文獻之府來杭以伍典蒙求示余其一事親其二事君其三夫婦其四長幼其五朋友典繫一章章繫百句句係一事詢其所以然則仲羨嘗登故相江文忠之門而學於白鹿洞有觀於先師晦翁之說而爲此也嗚呼令仲羨之書行充其言庶幾乎成人者有以教而小子者有以學乎勉余方以窮授徒見朋友間績蒙求何翅百家論其不畔於小學家篇數而可以養人之純心稗節固無踰此編者故爲之序云大德戊戌歲孟冬二日

昌國應君類書蒙求序

余五六歲時親當聞有中童子科者心慕之蓋其法以通念九經而復試中能文爲出身夫以江南東西閩浙淮湖廣蜀之大試者歲不過一二十人而中者不過一二人則亦可謂難矣景定咸淳中試員稍衆有司厭之以爲徒斷人之淳心而長浮慧廢其科不用因念取士之法敝矣進士科最貴最敝三舍宏辭次貴然亦皆編析成言以待問諧比虛詞以眩舉幸而得之則蕘不次之擢非若童子真能淹誦群經而試所能而後授一下士之秩而已自餘任子軍功吏員納粟之

類歲以累百計又所不論有司不敢廢豈皆畏其能救童婺古耳而獨斬於童子一二人何邪其亦不祥之甚矣童子科既廢三十年人諱之不習而風俗愈不加厚余以窮授徒江海上鄉大夫昌國應君翔孫過之相與慨歎江南經術荒蕪紛紛朋儕中疑難滿胸而卒無所問是誰當執其咎者出其類書彖求示余凡諸經之指篇標韻舉槩然在目汎濫而及於儀禮爾雅諸子楊雄之太玄馬融之忠經莫不皆有彖求自初本以來昉而爲之是不一氏其能散而完博而精固未有如此書者應君益景定咸淳前未廢科時童子也嗚呼難哉余既序其書聞昌國官學士大夫應氏實爲祖至今預公遂大其閭閈而應君問學氣行白首不衰方就家塾請合祠先賢天之欲昌其文以淑其徒者意未已也大德戊戌孟夏望後五日

奇童烈女寶鑑序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父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誠爲之耳熟於時東閭西巷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歸則見時昔儒素之門僮奴與馬姻連玉帛光艷熏爍一一無復舊俗益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敗士大夫率皆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惜哉竊嘗思之人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行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人不問男女於其幼穉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教之知耻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貽其視聽益受之而納於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與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睹記而今去之數千年謠諺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勞髣髴庚子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煒於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寶鑑者喜其有助於名教爲之裒廣稽首板行以示人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於世而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彝倫殊非小補遂從更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程宗旦古詩編序

語之成文者有韻猶樂之成音者有均一也均法廢世以胡部新聲爲古樂韻學流人又以唐人近體爲古詩矣可不痛哉余嘗有意緒正其事以爲樂出於中聲與人之歌詩最爲

不遠三百篇國風雅頌可以被絃歌薦宗廟者本不求如後世音切之備然當時人之諷念精熟士大夫尋常叙述邂逅寄託必取斷章一二以流暢其意者諸成文而有韻故也漢魏後詩猶入樂府遇其理到處流傳至今兒童婦女輩能諷之與起若如今人直謂之無詩無樂可也宛陵程君宗旦老而篤學取唐虞以來諸經傳語之有韻者目爲古詩一編以誘激後進其意若與余合爲書梗槩卷後而歸之元貞乙未秋八月日

趙子昂詩文集序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必以詩文相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眩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最後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集者若干卷屬余

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才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論以杭喻浙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二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故也他日試以其論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必

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迹綢繆傾吐而後爲過而後世乃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頓迅在楚漢之間古詩沉潛鮑謝自餘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翺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大德戊戌仲春既望

尚書小傳序　雙溪王先生

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爲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今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胥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微士大夫嘗爲余言朱文公無恙時同里開有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學行爲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既沒而諸生方脫黨禍起而尊奬先論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爲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爲惜余不暇論其何如也己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尚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爲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完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閱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閩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尚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開禧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簀之日既久假令尚在必相與綢繆參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驟開門戶遂生異同之

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尚不相一惟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大德三年四月日

天原發微序

古之言天道者必兼人事自羲和來絕地通天以前書傳之所睹記不可考也由是而有歷象有律呂有龜策有祠祭禨祥盟詛之類其法與仁義道德紀綱制度之說通行於世至其緒閒餘論春秋之季猶人人能道之先儒有云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通經者病其固豈天人所以然之故在當時小人之所易喻而後世搢紳先生以爲深遠而難言耶天之未喪斯文而仲尼出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爲至矣其自爲言乎再傳而子思子明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而充其極至於三千三百禮樂之美九州四海聲容文物之盛而其妙又歸於無迹又再傳而孟子明之曰知性則知天曰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諸事一一以天行之能治其人曰天吏能自治其身曰天民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爵曰天爵道之將行而爲堯舜也曰天使之道之不行而退不失爲孔氏徒也曰天止之嗚呼至乎哉秦禍息漢學與傳言者雜災祥讖緯尚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淸虛釋老千有餘年之間學者醒行寤語談天爲茫茫無預吾事於是有周程張諸大儒同時叅立於隆平之代縶其狂昏發其宜聾迫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惑也又得新安朱子即爲之鑿析剖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一趨於是瞭然而無復遺憾士之幸而逢於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而察之何學之者又以易廢城闕之童耳熟而心荒市朝之夫口然而身悖前所謂秦漢以來之弊夫何以相遠余行憂患展轉百折竊意深山窮谷中輕功名拙進趨之士必有精其學而藏於家者一日新安方使君出其平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五卷相示讀之自太極蹤落之始至於行之所倚氣之所使數之所起器之所儗精粗內外與所不紀而綱提領挈出於使君指畫不少景翔嘗以鄉貢進士一詣春官不售歸食貧終身鄉長者提學鄭君孔明館穀之朝夕與共講學書成遂爲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嗚呼無君子斯焉取斯詎不信然鄭使君已爲序俾予附書其後謹不敢辭

先天圖義序

自漢儒易林之傳絕而士大夫一切以理談易幾二千年如楊子雲太玄虞仲翔納甲關子朗洞極魏伯陽參同契之類往往皆古人象數之餘說而學者疑其近於曆家方士弃不肯習迨至近世乃有太極先天二圖於易最爲深密然非濂溪康節闡張於前考亭朱先生尊奬於後則二圖者安知不以疑廢今二圖既皆顯行於時而今談先天者猶不如太極之盛何也太極以理先天以象數理易喻而象數難精前輩所以有狗馬鬼神之論也余之少也固習於科舉長也阨於憂患又生窮鄉僻邑無所師授亦莫能聽受其說山陰嚴養晦以四十九圖相示方員之象縱橫之數不勞執比一一脗合而陰陽往來動靜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於濂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扃籥而窺其堂室矣世念漸空幸有餘力可以償平生飢渴之願當從養晦卒業焉

老子原旨序

右老子原旨三卷當塗南谷杜君所著註老家多矣亦有出於名儒大老之手而人無傳焉豈故略而遺之耶緣其中未能釋然於老子之學而務矯其辭以合吾意毋怪乎有所扞格齟齬而不能通也儒者疑老子道德仁義與禮之說又憂禍亂自爲也過多又謂老子非神仙無久生不死者以此數說積於胸與今之言老子家異譬如越客楚服澤居之人而評陸產安從而折其衷哉余嘗與杜君尚略此事杜君脩然而笑曰是烏足以疑吾師乎凡吾師之事吾知之若他人則何由知之吾師歷年多最後爲周柱下史其著書某章指某事某章指某事類古史因盡出其原旨諸所云云世儒窮

年敝紀而不得者一一傳其師意縱橫出入無所顧慮嗚呼世無老子之學即已耳必若欲崇老子之學其書當自老子之徒自爲之吾夫子獨善聃門人高弟身親受業然目未瘢而難易同異之論紛然而起後來殘編斷簡同門彼此相違者又所不算蓋皆以爲出夫子而卒不敢自以爲是而又假強知老子意而註其書耶故道相若則能相爲知智相及則能相爲言杜君黃冠師不事煆煉方與役使鬼神察其意似耻之而不言至於談笑王侯之間游戲榮名之外逍遥委曲以退爲體以忍爲用變化無礙委蛇若虛是庶乎能爲老子者若余也何足以知之若余也何足以知之

王伯善農書序

世人嘗譏嘲儒者無所用心爲必不得已寧退而躬耕野間

爲農以畢世猶爲無所愧負余每陋而非之使儒者誠用將無民不得業而農預其數夫安在栖栖然親扶犁負耒而後爲善昔者仲尼鄙樊須孟軻闢許行良爲此耶丙申歲客官城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旌德治問之其法歲教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牟麥之類所以蒔藝芟穫皆授之以方又圖畫所爲錢鎛耰耬耙扒諸雜用之器使民爲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爲之安用教他縣爲宰者群揶揄之以爲是殊不切於事良守將賢鄙使知之不問問亦不以爲能也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利賴而誦歌之蓋伯善不獨教之以爲農之方與器又能不擾而安全之使民心馴而日化之也後六年余以薦得官信州伯善再調來宰永豐豐信近邑余既知伯善賢益慕其治加詳伯善之政乎於永豐又加速大抵不異居旌德時山齋倚然終日清坐不施一鞭不動一檄而民趨功聽令惟謹歲時屬耆者強壯問能從吾言試其具幸而能則大喜出卮酒相勸獎即不能或怠惰不帥教輒擊麾展轉引愧如不自容嗚呼眞美矣而儒者之道所謂爲民父母能近懷而遠悅者有不當然乎於是伯善自永豐寄其書曰農器圖譜農桑通訣示余閱之綱提目舉華實聚顧猶農書有南北異宜而古今異制者此書歷歷可以通貫因爲序發其大指併附載所聞見以信儒者之用世皆非空言今是書行而長民者一以伯善爲法雖人頌子產邑歌豳風可也

禮部韻語序

余少時請益鄉先生問記禮家言春誦何也曰誦詩也曰誦

詩何爲也曰將以爲樂也曰夏又絃何也曰古之學官惟禮與樂其春夏皆樂其冬讀書亦將以爲禮也不特此也其學曰辟雍辟以明經雍以和樂其官有祭酒司業酒者行禮之物而業樂板也余於時頗領悟顧琴瑟亦不易爲惟詩爲近樂差可自力由是日爲之業廢四十年人情世故何所不有而不至於放心動性而出於繩檢之外者詩之力也來江東有鉛山虞世民取平生所見古書之涉於禮者叶爲韻語欲使兒童婦女流傳成誦熟於口耳浹於心體將見朝昏節朝之儀不教而自行父師保母之訓無言而皆喻甚有功於人其教固不淺淺而虞君之意亦云厚矣於是遂從之以成書而附余所知之區區係諸其篇端云

齊東野語序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耳非實也蓋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悉聚於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翕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爲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故莊周目齊諧爲滑稽漢高貴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稽乎其欲似鄭子也其訂輿圖審乎其欲似晉伯宗也其泚辭章稽纂贍乎其欲似吳公子季札也他如稱舉旁引曲證如歸太山之巔而記封丘之蹟也遇夏相之圖而數射夫之序也凡若是不苟然也而豈齊東之云哉故曰周子之謙耳非實也周子曰我自實其爲齊非也然客爲我非齊亦非也我家曾大

父中丞公實始自齊遷吳及今四世於吳爲客先公嘗言我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也豈其齊孫而遂忘齊哉而又太父侍郎公踐歷六曹外大父參預文章之事出入兩制臺閣之舊章官府之故事泥蟠漁貫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次第其辭以附於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

剡源先生文集卷之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潘可大孫子釋文序

始余疑孫子教吳宮美人戰陣非事實太史公承襲所聞括其奇載之耳及言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事亦甚畧蓋古有是人善言兵不必其能自爲兵也而孫子十三篇遂行於世後之能兵者因共宗之嗟乎夫孫子者豈非春秋戰國間恢詭抗技人世不獨能兵者耶其書縱橫變化深而切博而盡讀之使人好焉友人潘可大蓋修飭而好焉者也年方冠於書無所不覩而獨爲孫子作釋文若干言一日袖以過余曰自吾爲此書朋友始而駭焉什四中而疑焉什六卒而

非且笑焉什八矣夫非且笑者是誠不知而疑焉而駭焉者亦猶未釋然於此也昔周之衰學士大夫失其所承凡能修明世教不畔於先王者惟仲尼之徒爲然自餘爲游談雄辯爲狂憤者言最下爲刑名計數諸家蓋人人而能言言而能文也孫子其言兵而文者歟夫既言而文故能勇變古人之法而自名其家由漢以來最名將如韓淮陰趙營平皆口傳其語班班於策最奸雄如曹孟德至親爲之議他可知矣然而其書之要曰兵以詐立以利動夫車馬資糧之輸賞罰部伍之節山川陰陽之宜不待武之智而能及之也必若以詐而立以利而動生人何罪焉後世尊其人專狥其法覈其實陽諱其名凡軒轅氏之子孫逮于茲累千百年爲血爲肉皇皇然終不能自必其命非言之文者爲之乎於此復以文翼

之譬若燧火之熾而翕其炎愈不知所終矣然潘之意非嚴
孫子者毁其書所折衷至稱仁人之兵主於除天下之害其
殺之也所以生之諸如此類本孫子所未講而學孫子之家
所未知持兵者得是說而行之則爲湯武之舉談兵者得是
說而推之則爲伊呂之佐其心仁其術愼其於詐利也遠矣
然則必若潘君之云然後可以論孫子哉故孫子猶或可廢
而此書之意不可以不傳也君名衍翁天台人

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序

儒者之說其精者爲道德而粗者爲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
雖世治有斷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寡
也周之旣衰禮樂刑政壞道德茫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
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書書詳而後世之記言者始雜然自

其徒相繼皆歿之後千有餘年往往常有窮經學古之彥不
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宜舉一世不好
之而不變舊熏氣染之久而亦或爲人所採拾道德之緒餘
禮樂刑政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于近代濂洛之派
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
孟氏而上三代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
孔門之高弟共爲之尤精者也爲之補微文抉隱辭使尋源
者不迷其精麤淺者不昧其岐有功哉濂洛之徒皆沒說者
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加明之故
孝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註大學中庸有章句以追太極西
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冊之關於義理者舉有訓解其徒之
書余之資雖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人爲余之先猶得而知

之願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品之尤鈍於余者則不及預此列
矣余也白首東來乃始獲聞番陽有學峰饒君者嘗學於考
亭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彙敘其意猶考亭
之於濂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堯輔與余遊余又見其
箋詁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游饒君之門而於饒君之書又
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余所謂窮經學古之彥不以
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草澤間者耶堯輔歸而
於是書也益弘其入謹其出幸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
欲聞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徒而誰耶

仇仁近詩序

景定咸淳之間余初客杭見能詩人不一二數不必皆杭產
也時余雖學詩方從事進取每每爲人所厭薄以爲蔑技乃

天之所以畀於窮退之人使其吟謳山林以洩其無聊非歟
世者之所得兼余嘗隘而非之諸君子非失職安得爲此不
祥之言離去二十年復來事有不可言諸詩人皆盡而余恍
然獨行獨止如羇禽趁鄉而無與翔如馬行過其故壠裹回
而悲鳴也嗚呼曩昔之歎豈不以此哉然猶未敢自震何世
無人何人無心特余交際先後疏數之間不足以得之久之
詹君存得白君廷玉二君者皆聲聲志於古人皆不棄余而
肯與之交私心自喜久之因二君得仇仁近也遂贈余錄成
一巨編中其織未錄者尚什伯於此余驚其多而服其善奏
其斂而收其寄自是寓客中抑鬱不自暢不得與諸君晤語
則取其所編張之案端行坐諷之以爲快仁近又方力學期
樹立以爲千百年後世討視余區區相知於耳目間似不足

爲既竊自喜茲編之不絕於世而余猶及見之耳仁近詩余不敢許於知言就杭人求之比其盛時又過之無不及也余年視仁近不甚相絕而氣衰業不早就進退皆無足據幸君之相親庶幾諸君愈益見厚時時得新聞以洗舊蔽不敢望有名譽或藉以一變稍稍捐去晩暮孤貧之憂即君賜大矣君之所願君自得之余無以進君也

初寮王先生摘稿序

初寮先生左丞遺文前後集內外七十六卷李文敏公周文忠公爲之序所以尊奬稱美之者至矣靖康之難公落南且死子孫往往散居江閩間皆以材業通顯而鼎闈詞章議論之臣一時收用中原舊族士大夫不論習公文者以爲野陋於是七十六卷之傳家有其書焉大德己亥夏余始識公之

六世孫庭槐于杭問之云甚矣乎吾先公之澤將微也吾憂之然兵燹而猶寶藏其書惟是一二父兄之不競於力懼無以貽永者且先公仕政宣歷兩制登中司嘗以直忤蔡京父子被讒斥陷死地偶幸不殞而本末人不盡知頗欲摘取奏篇制草之有所關涉者別爲一編以便傳覽其間閩楚越倡和之作實與茶山曾公吉父東萊呂公居仁龍門陳公去非諸老相爲鼓吹文獻之不亡繫此之故因亦附載編中子以爲何如余惟公之言行名實布在天下耳目如膏粱紈穀其誰不厭飫被服而是編所謂掇其琦而揚其華者也遂相與贊成之而併書所謂詮擇之意如左是歲六月望後四日記

方使君詩序

右紫陽方使君丁酉歲雜詩一卷使君初爲名進士時袁元以兒童竊從士大夫間得其文詞誦之沾沾然喜也年二十六入太學而使君適由東諸侯藩府歸爲國子師始獲因緣扳敘慣平生之慕願爲然當是時諸賢高談性命其次不過馳騖於竿牘俳諧場屋破碎之文以隨時悅俗無有肯以詩爲事者惟夫山林之退士江湖之羈客乃僅或能攻而館閣名成顯達者亦往往以餘力及之使君魁然其間外兼山林江湖清切之能內收館閣優游之望於是一時好雌黃摘擷者無所施其輕重越二年袁元亦成進士稍稍捐棄他學縱意於詩而兵事起矣自是別去使君二十七年然後得讀此卷大篇清新散朗天趣流洽如晉宋間人醉語雖甚褻不及聲利小篇沉鬱峻整如李將軍游騎遠擊自成部伍益使君好客志氣白首不衰而學問播聞端平以來諸老於書無不

窺於理無不究故能若是之有餘也閩篇佚浩繁承學之士疲於傳錄惜未有好事者託之木石以廣其傳云

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黄陳學其沉鬱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志懷出處有偶相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爲是虛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晩起家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至今使君晩老亦守嚴多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錦峯繡嶺淋漓翰墨前後照映於百年間

良埰繪畫表元因念生世不早不得事放翁而獨幸熟從其子孫遊聞翁爲州日江湖詩客羣扣其門傾箱倒索贈施之無吝色及解印東歸扁舟捋然使君去桐江爲邑耳儼蹤羅饕人人見之者不知其嘗爲二千石也偶遇壘觀卻玉揮金貰酒謳客終日一時雄棣雅量略視放翁何遠故其爲詩筆鳴鏘應磁動針合雖不規規求與之似而自有不容不似者其居使之然乎於是同遊之士來謂表元子於門牆衿佩中若知言者盍識其云云以爲桐江集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於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弔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

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得工於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數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父之於詩謂有遺非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湯翩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瞻規之如陳周鼎商廟遺器蔚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荊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爲纍臣羇客也公盛年藏書萬卷居饒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弁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肴浮扁舟窮旦夕賦詠於其間脫使失祿不仕浮沉明時但如蘇子美流寓達館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弁陽且不得居類顏皤吳雖鄉索立而歌欷歔如此而人方美其詩工不知於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係之弁陽示不忘土風云

張仲實文編序

詩者文之事余嘗怪世之能詩家常謙謙自託於不敢言文而號工文者亦謾許不爲曰道固不得無也嘻噫是何異於言醫者曰吾曾爲小兒醫婦人醫而不遍乎他言兵者曰吾能車而不能徒五能謀國而不能謀闘豈理也哉西秦張仲實余誦其詩久矣信乎其傑然者也交之二十年而始見其文其敘事如諸葛公起草廬鼓飛足形勢共當如是如是而

無闕辭無剩語也其析理如吳公子札過魯觀歷代之樂因其所起而知其所止也其立教如嚴君平依卜筮勸人父慈子孝而各喻善也言式言其然仲實終不自眩窮其縈帙巨綃雲蒸錦組山翔濤湧而皆緣於人情時務若追之而若不得已而發此其趨豈又有進於文者耶抑猶欲姑出入於謙謙自託者耶仲實生世家能力貧劬學爲進士能早不累於科舉縱交得覽貴氣起卑而年少余十許歲其材名何假余言而者獨感於所見爲敘大略云

趙君理遺文序

吾鄉五桂堂趙氏以文翰科目起家兄弟皆爲名大夫余晚不及識而識其後人澧陽使君之孫曰君理與余交最相厚也君理雖生世家貧與余同其處貧之策亦與余同鋤圃授

徒取靡麗觚能以充饘粥如是積十數年家稍康始有意遠遊
以廣其成名嘗客崇德州理侯家衣冠鉛槧之士爭附之不
二年以病歸里中輒死初君理與余遊雅獨好書見奇書傾
囊倒橐收買不吝惜書閱夜讀務欲竟覽玩味而爲詞章舉
筆沉重整綵有元和嘉祐之風詩騷賦尤敏贍應接如響然
骨相清峭天台舒景高在貴甘余携見之景高私余問曾識
歐陽公二蘇公書乎余應曰識則問君理何如余時以爲
景高好庾言斯人正不須若是嗚呼庸詎知其不祥之卜遂
識然乎天之多與人以才常少與之福故自古名能文人十
有八九窮困坎坷廬陵公雖富貴比於同時兩府諸公猶爲
未遇二蘇顛頓有不可言至其門第非不奇麗秀偉誰復知
意獨身後聲名赫赫能千古令人歎仰此福固將安用君理

死十年其弟幼宜爲之收拾遺稿託余爲序引余知君理草
凡所撰述多爲鑑吏而惜宣來之未盡今之奉化於古爲鄮
今之鄞古乃爲鄮君理嘗爲古鄮志大佳亦不在卷中宜使
廣詢之

陳無逸詩序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子杭自是展轉離合八九年
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居湖晚年歸湖
既歿而余始識湖之秀民奇士能詩者數人數人詩皆清嚴
有法度竊怪之蓋雖科舉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然未應
頓悟至此久之識公之諸孫無逸始聞得龍泉詩讀之然後
乃知湖人之於公良有所受而公平生雅善爲詩中經憂患
[illegible]僅不喜誦詩於人而獨家庭里閈子弟時時竊聞
之耳最後戊戌歲與無逸同客杭始又得讀無逸詩無逸之
詩視其祖天閑之駒朝生而知步玉田之禾晚穟而同穎也
視其鄉人冰蠶火布起履塵脫垢爐燼倏然而潔也於是縱幕
與無逸游而無逸以家世故猶若未棄予者或携手秋郊行
吟或抵足夜榻臥諷或杯觴探籌或硯席點竄歡諧怨憩舒
適困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任心而成遇手而得
蘭蒿雜揉瑤玉混礫有一時欣快出之而徐即增赧自悔無
逸盤旋營度一字不圓不脫口嘗笑問何苦乃爾無逸亦笑
曰吾自吾吾者也吾吾者何容外人知之余退而味其言眞陳氏
詩種也至是歲晏將別忽傾橐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
惟區區之言必不足以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深相知有如
所陳者乃爲登載梗槩其篇端云

李時可詩序

余自五歲受詩家庭於是四十有三年矣於詩之時事憂樂
險易老稚疾徐之變不可謂不知其槩然而不能言也夫不
能言而何以爲知詩然惟知詩者爲不能言也今夫人食之
於可口居之於佚服之於煖而遊之於適誰不知美之問其
美之所以然則不得而言之昔嘗有二人射其一百發百中
若矢生於手而侯生於目其一時而中焉時而中者每中輒
言百發百中者未嘗言也揖百發百中者問之其人啞然而
笑曰吾初不知吾射之至此也問可學乎曰可學而不可言
學之法固問之曰日射而已矣夫學詩亦猶是也故余平生
作詩最多而未嘗言於人亦不求人之言今年辛卯春余來
吳吳士李鳴鳳字時可以其詩示余余以前說告之時可因

雖然必強為我一言蓋時可之於詩勤類余居家窮類余窮而不廢業類余往年吳中熱時可攜書就食諸公間東家餘幣西家發廩妻孥終歲充然無不恍之色而今此樂何可復得時可間關憔悴猶日為詩自娛為詩必擬古自近古名能詩人陶謝以來之作規模略盡故下筆輒無今人近語時可之於詩其視余殆可謂莫逆於心者耶嗟乎時可休矣今與時可別更五年三年相逢於江湖之上樽酒班荆握手道舊當亦恍然於吾言之非誣矣時可識之

胡天放詩序

嚴於浙中為佳州奇山帷攢清流練飛世之騷人稱之有錦峯繡嶺之目迨至於淳安則佳益甚山叢而益奇川疎而益清異時余嘗識其間知名者數公衣冠笑談楚楚然稱其山

川者乎然當是時諸公之文章方期於用世無有肯劌心凋形沈埋窮伏而為詩者山川雖佳其煙雲魚鳥朝夕真趣不過散棄為漁人樵客之娛而已兵戈以來游宦事息乃始稍稍與之相接而前時諸公訏謨典策之具亦且倚閣無用呻吟憔悴無聊而詩生焉去年春識胡天放天放者淳安諸公中之一人也讀其詩獨無呻吟憔悴無聊之聲焉余疑而詢之蓋夫天放生二千石之家而甘簞瓢之操懷四方萬里之志而存丘壑之好自其童年厭薄世祿疎擯舉子已就為詩今之所編稿欲十易於手矣哉乎余於天放交游視淳安諸公為晚古人有言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余於天放獨安得而無言乎天放名倫

張君信詩序

人之於藝苟非其攻而好之者則不能精余少時多好好仙好俠好醫藥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踘擊刺戲弄之類幾無所不好翰墨几案間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我攻詩最久而異時以科舉取士余嘗治詞賦其法雖精一精詞賦則力不能及他學在杭州見異方之精詞賦者莫如閩士閩士中有尤精者焉當是時張君信閩士中尤精詞賦之一人也余既早成進士去益為詩君信雖精詞賦過大進取輒不利然亦數數為詩嘗以贄見其鄉先生陳性善學士陳學士戲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慚之棄其詩復專攻詞賦而科舉廢矣於是君信者慍若狂始放意為詩不復如前却行顧忌辛卯春余來見君信盡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氣張音吐清暢余為擊節從容傳當雋永惟呼適其雖然余於

君信皆漸老矣余自追念少年血氣盛強時所好諸藝皆為無益幸而不精雖精於詩亦復何用曾不如醫藥卜筮方技猶可以自給蹴踘博弈之流猶為人所愛幸東方生歎陛楯郎之不為優旃太史公羞節士而尊貨殖非空言也君信此事姑止聞新年移家湖上為我種魚千數頭稱雞圈豕令牧養可作百十日具鑿秫釀美酒數石余以深冬訪子為子屢醉不一從來二曹父子淵明太白精於詩者無一詩不及酒余二人亦可緣此縱言乎君信名華

張仲箕詩序

異時搢紳先生無所事詩見有攢眉擁鼻而吟者輒靳之曰是唐聲也是不足為吾學也吾學大出之可以咏歌唐虞小出之不失為孔氏之徒而何用是啁啁為哉其為唐詩者汩

然無所與於世則已耳吾不屑往與之議也詮次舉廢詩事漸出而昔之所靳者衆而精焉則不能因亦決為之為之果於唐則又曰是終唐聲不足為吾詩也吾詩懼不逮於古不懼不逮於唐其為唐詩者方起而抗曰古固在我而君安得古於是性情理義之具譁為詆媒而人始駭矣杭於東南為詩國之二說者余抑聞焉蓋嘗私評之詩自盛古至於唐不知幾變每變愈下而唐人者變之稍差者也今人服食寢處之物玩適之器不服及古雖古不能信其必古但得唐人遺綵斷楮廢材敗鏽數百千年間物即古之疑其攻能精絕亦唶唶歎羨以為不可及至於為詩去唐遠甚然談及之則不以為古誠古不止此抑克其類焉姑無深詠唐乎張仲實傑忠烈王諸孫在杭友中年最妙而詩尚最力強志多學嘗與

廬陵劉公會孟往復是能為唐而不為唐者也故吾樂舉諸人所疑於古者告之亦以堅仲寔之學云

白廷玉詩序

日余得白廷玉姓字於周義烏往還書中其賦銅浮滬一篇尤清騶可念自是欲識廷玉逢人輒問之而廷玉挾書北闕數里外栖栖然窮書生耳時節一入城不能與故人從容立談而去則余無自而接廷玉焉一日儼衰博之衣忽來顧余逆旅中辭傾意酣慨然有古人班荆之喜傾蓋之誠又出其自寫詩數十百篇贈余以其有以自重也愈益念之昔者杭為行都士非欲售其業者不至杭詩雖非干世之業而自山林攻詩者一涉足於杭而遂焉若杭人之所自爲詩則遂飲甚何也累於知也今夫士大夫之居游於杭者皆無前時之心而余之得廷玉與廷玉之得於余豈不亦有可言者抑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又特好記覽每一篇必欲令汪波於六經之淵披條於百氏之畹蔵放此不止余何云以得廷玉抑

陳李淵詩序

昔年嘗爲人賦海東青詩有言此詩經研雲公題絕似難復措手也併舉全章云云余記之不能忘來江東夾谷子括都事以使杭經過席間及前詩始知為畸亭陳李淵所作李淵京兆人與遺完裕之同輩遺完盛推下之他詩文極多海青詩研雲外尚餘七章皆清豪可諷既而子括云歸杭將倡率朋友之知畸亭者盡刻其所藏以傳會郡守朱侯適同其語忻然屬意以爲不煩他人遂下諸學官爲之彙叙釐正登載

版本凡得古賦一古詩六律詩九十四絕句七樂府三白古文人才士能以著述名字聞於後世要自有不可泯滅然亦豈無不幸而不自傳者如杜子美稱薛華長句至與李太白相埒而華無一語行世計當時留連顛倒淋漓揮寫歌闌興盡不自收拾而諸公雖相賞愛或者不免脫落散失故爲是可惜耳然則是編之傳不但後生可以想見中原文獻之美如夾谷君之尚友朱侯之好事皆不易易得也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湯子文詩序

丹陽湯子文官余州時余方爲民萬山中勢不得相往來而子文數數以詩見交余重謝其意而心賢之闊絕十五年以爲子文去而翺翔江湖之上當已執士大夫之珪爽客卿之車而開通侯之封久矣辛卯孟春忽邂逅于錢塘逆旅握手問寒暄竟復出詩若干篇相示曰自去子州所辛苦極力而得者纔此耳余讀而味之則子文詩肆麗清遠乃一如丘園書生山林處士之作捜羅虫魚抉摘煙霞幾相忘於前日之爲者嗟乎子文何以若是然乎富貴不足道然得而處之亦

良不易使子文十五年之間幸能如衆人有所成就不過亦如衆人徒勞而已何苦勞於詩耶此事勿論論切於詩者余自學詩來見作詩人諱寒語無不喜用書云二者能累詩是矣然古詩人作寒語無如淵明最多用書無如太白子美而三人詩傳至今不見累之也今吾子文詩二禁俱廢尤有爽然於余心者哉子文所居丹陽古詩國今交游風流可稱者有誰其江山高秀余平生雅愛遊處也旦夕從子文歸而求之詩在是矣子文名炳龍

陳晦父詩序

世多言唐人能攻詩豈惟唐人自劉項二曹父子起兵間即皆能之無問文士至唐人乃設此以備科目人不能詩自無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諸公既不以名取人詩亦幾廢人不攻詩不害爲通儒余猶記與陳晦父昆弟爲兒童時持筆橐出里門所見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於場屋科舉其得之之道非明經則詞賦固無有以詩進者間有一二以詩進謂之雜流人不齒錄惟天台閬風舒東野及余數人輩而成進士早得以閒暇習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務每遇情思感動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傳諸人譬之方士燒丹鍊氣單門秘訣雖甚珍惜往往非人間所通愛久之科舉場屋之弊俱革詩始大出而東野輩憔悴老死盡矣余亦髮鬖種種晦父在當時年最少且復五十餘作詩方工天固將遲其成使之行名以遇於世乎晦父詩凡若干卷嚮昔已經閬風翁稱道者余不復舉舉自括蒼以來續而通清而有餘妍緻諸唐人庶幾升堂而入其室者也大德丙午孟冬

三日敘

洪潛甫詩序

始時汴梁諸公言詩絕無唐風其博贍者謂之義山豁達者謂之樂天而已矣宣城梅聖俞出一變而爲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聖俞不爲然及其久也人知爲聖俞而不知爲唐豫章黃魯直出又一變而爲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詩於是非魯直不發然及其久也人又知爲魯直而不知爲唐非聖俞魯直之不使人爲唐也安於聖俞魯直而不自暇爲唐也邇來百年間聖俞魯直之學皆厭永嘉葉正則倡四靈之目一變而爲清圓清圓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託於四靈而益不暇爲唐唐且不暇爲尚安得古余自有知識以來日夜以此自愧見

同學詩人亦頗同愧之頭白齒搖無所成就來上饒得新安洪焱祖潛父潛父詩儁游雋永處不减宣城沉著停蓄往往豫章社中語視永嘉雕琢俯手而徐就之耳為之驚喜賛敬恨相得晚而潛父之年非余所及謙躬強志於書方無所不觀於理方無所不究誠若此其升階而趨唐入室而跻古不患不自得之余憊矣不能從也大德八年九月朔日

許長卿詩序

酸鹹甘苦之食各不勝其味也而善庖者調之能使之無味溫涼平烈之於藥各不勝其性也而善醫者製之能使之無性風雲月露虫魚艸木以至人情世故之託於諸物各不勝其為迹也而善詩者用之能使之無迹是三者所為其事不同而同於為之之妙何者無味之味食始珍無性之性藥始

勻無迹之迹詩始神也余自垂髫學詩以至皓首其間涉歷榮枯得喪之變是不一態詩之難易精粗深淺亦不一致雖不敢自謂已有所就然不可謂之不勤其事也方其勤之之初顰呻度豁經營轉折幾亦自厭其勞苦及為之之久積之之熟則又懽然賛之以為樂戊戌之冬過錢塘瑞石山許長卿於逆旅中與之商論及此長卿曰夫我則亦然蓋長卿生於二千石之家嘗通金馬門之籍從下士之列而游東諸侯之幕府最後遂為文相國知用志既不展則幅巾布衣浮沉民伍故其詩排徊窈窕情鍾意劇如高漸離李龜年之過鄴歷國驚欣而悽愴也噫嗚慷慨神張氣旺如唐衢莊舃之懷人思土若不顧居而中不能什也登山臨水留連暢洽如宋玉司馬相如之感遇而有所適也掃門卻軌呻吟沉著如虞卿馮衍之獨行無與而莫之悔也嗚呼茲非余心之所同然者耶茲非人情世故之所託於無迹之迹者耶雖然長卿之齒在余後而才氣在余先非泊然無用於世者不得以余為比無室家極力孝養其母扁舟往來吳松震澤間鷺翔冰峙見之使人毛髮清竦旦夕幸西游或當就而問之此中多車馬塵非論詩所也

李元凱詩序

括蒼諸老先生之賢而文者余猶及識長山葉公其稍後則梁君子奇又稍後則華南伯胡國器與余相莫逆者也當是時括蒼衣冠名宦㸌起為執政侍從諫諍官者六七輩不止浙河東西儕儒寄客依之成聲然至於談鄉曲學問淵源本末則諸公歛然各有所避讓每私居盛集長山翁幅巾癯肩

尊席中坐南伯國器之徒揖齊群趨執簡叉叩如師弟子惟子奇以嫌在遠不得至會所覩其一時會合風致浮沉雅俗發吐華實真如建安鄴下元和郾城之適而今想像何可復得庚子春有李元凱舜臣過余吳山坊中蓬蒿風雨之舍問其年與余同甲子也問其業與余同詞賦也問其居括蒼問其族其父兄嚮昔與余同集於長山翁之席者也於是元凱老而好詩呻吟囁嚅心愈勤而身愈窮又不得寧其居而游其事種種有與余相類者及為詩之曲折悲歡炎涼之感發衰腴瘠之變疾徐繁簡古近之發開懷抵掌顛倒傾盡亦往往與余合嗟乎元凱乎夫身既已老而窮而方好詩以遊遊將何之而詩復將為何用顧為詩亦窮不為之亦窮吾人姑毋尤詩惟遊當少止元凱歸山中跡少微清冷之風以為綠

笙䶊石林沆瀣之泉以爲膠漆委蛇行吟徜徉酣歌詩不少廢乎爲我問訊長山翁子奇南伯國器之徒之子若孫其亦有可與元凱同游者乎

董叔輝詩序

吾峚化前百數十年時地理去行都遠士大夫安於僻處無功名進趨之心言若不能出諸其口氣若不欲加諸其人閉門讀書以遠過從耕田節用以奉公上雖無當塗赫赫之名而躬行之實爲有餘矣渡江以來鄉老之曹天官之選信宿可以羇致加以中原僑儒褁書而來卜鄰而居朋儕薫蒸客主浸漸編戸由明經取名第者十有八九可謂詩書文物之盛而過飾之器必渝其素倍華之末易腴其根於是乎時恂恂自重之夫擢[illegible]鼓篋爲時而興居有喧譁諷歎行有通名

投贈聲華氣韻豈不愈儕求其復爲前日悃朴黙訥之俗何可得也董君叔輝之族爲硯溪寺下潭頭三院當其盛時儒衣乘軒飛蓋者幾累百年然諸老大抵專以躬行明經爲本故雖門戸俱相頡頏鄉閭乃最稱獨爲長者至於詞章學問淹注發泄無所不具而不肯琢刻鏤繪而爲歌詩謂之江湖技藝恥而笑之以余所聞惟叔輝之遠祖耐叟參軍有集藏于家其詩近樂天近世靜笑翁方巖簡重不輕語語出必該洽名教其詩近康節少元鄉貢公每見人即說張武子姜堯章作詩家法而不作詩即今文獻凄凉前後行輩荒落殆盡而叔輝孤承大宗遠紹墜業窮居教學之隙大肆其力於詩詩之成家無一不學而尤酷好余作見輒稱奬余投老空山單行無徒亦喜叔輝時時住之值一篇成相與倚桐葉爲歌

而折竹枝扣牛角和酬以爲樂及是以嚼蠟編示余求評余評不評於嚼蠟編未能輕重抑揚之成非一味叔輝之世其醞釀之積採擷之勞非一朝一夕矣遲其熟而嚼之其甘苦辛酸之變亦已詳且悉矣故余惓惓先之以諸老躬行明經之本若食之祭先炊飲之祭先酒然不亦可乎

趙生詩序

往歲余遊金娥山中值天大雪上下岡澗一色急投寺門回顧已無行蹤寺僧救余附火坐定問案間何書乃張武子詩一巨編因取讀之窮昏晝不厭僧見余嗜之甚云有能詩趙翁後去此可三十里許甚恨無緣刻從客幾便不得相接欸也遲晴上大梅山訪保福護聖趙翁在焉叅余里閈前輩出所謂秋汀詩詩中交游名字往往有白玉蟾紫崖諸公亦及

與張武子父子甥舅間相決余心異之夫白玉蟾以仙紫崖以俠張武子以文令人談此三人令人倘倘然有宇宙外意而翁周旋其間良可人我遊大梅山歸後翁死翁之子景嵩今又能以詩示余余晚學不能知詩而知世間如白玉蟾紫崖張武子諸公必尚有嘉往遊而求其人乎

國南仲詩後序

往時國温州使君官錢塘余方弱冠嘗熟遊其門值衣冠盛集鄉人自寧海至無慮累十數人人以爲詞宗戴伯鼓辯縱橫無所避獨胡俊甫舒東野在坐則衆客停喙聽其撲竊以爲笑然二公多說詩當其時自二公外諸君皆海詩不爲使君居席端兩客之余間起遊使君執二公欲私有所問輒控手不肯荅語然余心知其不必語也俊甫窮布衣得一官歸

死使君歸自溫州亦即棄我去獨東野老壽巍然高臥閭風香嚴上三十年浙河以東學詩者朝暮至余以貧賤逐食時時得一相過從聞去歲又亦棄我去矣嗟乎余之悾悾乎其處於世豈曰不遇而今若是乎於是零丁忡悁神消氣懾若孤行無鄰若中渡奪楫有儒學子棠詩一編邂逅錢塘客舍叩之其居寧海其氏國其字南仲其名焴蓋使君季子而余故人也發其編閱所爲序東野公也問嘗識彼南否曰吾鄉且父友也遂而討其言嘗余在使君傍問詩二公時君垂髫踆蹲知狀也余爲喜慰甚喜以幸使君之有子慰以私其孤窮而將振其陋也然君方欲余評詩君詩本有家法又經鄉先生二公爐錘風姿格力已超脫凡近至於年加境變則識當自長此非他人可預雖使君與二公之初亦不以語余也

然則是行也君歸而行吟坐嘯於南岡北嶺之間倏然而喻矣

長汀和漁歌序

長汀和漁歌者州判官吳公熙載之所作也奉化之爲州其右逵南明跨沃洲陰岩岡盤崇嶺疊積行人經從值天凍冥非籌明挾舉不可以縱適其左蓬萊瀚海盲風駭浪沓翻吞嚙晝夜變態雖好遊之客亦不得安意而處惟州之背脈通塗坦郊平達於北渡不五十里而清溪貫之紆徐縈迴水行者以舟程折計凡七十二汀近州之汀稍長謂之長汀汀人多漁每風休月淨時輕篷小艇往來如織忽窮窮間漁歌聲與鳴榔相交意像森悄非復人境汀中父老又相傳唐時有葉法師修真結壇汀滸而白龍嘗來聽法又憨僧持布袋行丐市井一日因裸浴汀潭而人見其背上有眼有怪形異香為古佛雖非事之必有要其山川元氣噴薄隱見自應爲仙眞神佛之所棲託熙載之從事於是州長官之賢者禮而懽之專者簡而安之吏民之能者親而爭之不能者崇而勸之故居其職少勞而多暇獨喜爲詩詩成名之曰和漁歌歌不能爲漁作而作之趣與漁合又實常以公檄過從漁汀諳其風俗嗜好音節態度出語輒能道漁意汀漁安公之政樂公之爲人見公之來喜動眉睫往往詩方脫編而汀漁已傳相成誦自下車至解印適作若干篇清純縝美如其性行一一可繼錄昔元次山有浯溪詩劉禹錫有湖南竹枝歌近世名賢宦跡所歷惠愛不可忘者皆註其篇章長汀之歌其爲吾州琬琰之鎮笙鏞之編乎至大改元之季春既望敘

朱伊叟詩序

往時吾州皃磯劉良佐有詩名其詩多山林田野之思江湖交游相爲引重者吳郡范至能山陰陸務觀其尤也於時浙中諸老林立寄公僑客自中原避兵來者杲集而吾州尤爲淵藪衣冠談笑朝暮翕合若皃磯之徒雖鶉衣苫稿學垢滿面徒行於市井之間人豈有靳靳者哉自余爲兒童猶及見父兄行年三四十不遇則去而挾詩以遊或藏重草屨中莫不皆有王公之高乎驅之貴嗟乎古先賢達不及識士窮如此豈不亦可以浩然無憾於世乎戊戌己亥歲余與鄉友朱伊叟相遇于錢塘逆旅白髮蒼髯皆老矣皆窮皆能以文字自樂而伊叟示余手抄詩一編讀之藻艷律熟於皃磯時時過之無不及也顧江湖交遊不得范陸有位貌者以爲之名

雖相知如余輩賠賠何足為伊叟損益因相為扼腕太息而伊叟一不以為意惟殷勤欲知吾詩可不可何如耳是其中愈非俗子所可窺測遂留其編簇衍而書私情之感慨者以復伊叟云

劉仲寬詩序

余少時喜學詩每見山林江湖中有能者則以問之其法人人不同有一老生云子欲學詩乎則先學游游成詩當自異於時方在父兄旁游何可得但時時取陸放翁入蜀記范至能吳船錄之類張諸坐間想像上下計其往來何止日行數千萬里之為快已而得應科目出交接天下士大夫請其鄉土風俗已而得官學江淮間舫浮洪流車走峻坂風馳雨奔往往經見古今戰爭興廢處所雖未能盡平生之大觀要自

胸中瀟灑然無復前時意態矣身又展轉更涉世故一時同學詩人眼前略無在者後生輩因復推余能詩余故不自知其何如也然有來從余問詩余因不敢勸之以游及徐而攷其詩大抵其人之未遊者不如已遊者之暢遊之狹者不如遊之廣者之肆也嗚呼信有是哉番昜劉仲寬自其鄉棄詩數十百篇東來不肯妄以示人而專求一言於余余讀之終帙其道壁而鎖飭者升許丹陽之堂其頓挫而悠揚者摩黃豫章之壘訊其所以然非過從經歷足之所及目之所覩則一語不以嘗于心而諷諸口今觀卷中山川草木雲烟虫鳥皆有余往年經行蹤跡無遺落者仲寬蓋似與余不同謀而同法也抑仲寬年方盛仕方開材良氣銳遊恐不止於此方當爽犍載鍾與中原燕趙梁宋齊魯諸名儒弦歌二南之風笙鏞九成之音其次尚當頌碧雞賦洪都歌于蔿于以發揚太平製作之美如此則游益廣詩益肆而非余衰窮拙陋者之所可知已

方端叟詩序

余在吳與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跌宕詩如杜牧之落魄放遊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胸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盻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為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噫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既以飢窮累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間作詩不過如李龜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

者此余自敘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略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為詩以來遊江漢淮鄂最久江淮漢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竒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樵草樹之與隣禽魚兎鹿之與群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歡強弱之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歎焉既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遒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玄英先生玄英詩既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清謹余知其為玄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吳僧宗古師詩序

人之能以翰墨辭藝行名于當時者未嘗不成於艱窮而敗於逸樂何者材動物也詩人之材其於翰墨辭藝動之尤近而切者也彼其營度於心思綿歷於耳目諷詠於口吻辛苦鍜鍊百折而後以其成言裁決而出之而詩傳焉其得之也勤其發之也精使有一豪昏德眩惑之氣干之則百骸九竅將皆不為吾用而何清言之有乎今夫世俗膏粱聲色富貴豪華豢養之物固昏德眩惑之所由出也吳僧崇古師生華亭錢氏世家當錢氏全盛時余婦舍與之相連屢過之軒綏填門騶訶塞途歲時節朔休沐子弟袨衣靚飾婦行庭巷略與四姓五侯家貴游何異崇古師娟娟然在鴈行中不知其何以能別異於人也茍日加努日專而事日殊崇古師之所交吳人也所見所聞吳事也計其心雖欲不為吳不可得闊

絕二十年余再來練塘張湖閣壯年歌游處所一一無復故物獨烟林水鳥相顧徘徊太息頗欲捐棄生理訪張季鷹天隨生之遺蹤而隱焉有緇袍而瘦者袖詩一篇旣余閱之清馴而不枯抑怨而有章詢其則崇古師也訊其族華亭錢氏也嗚呼使崇古師猶有其家富貴豪華豢養之具所以昏德眩惑人者去之不盡不苦其心不勤勞其肌膚豈暇若是專於詩耶蓋天快其疾而納之以清能靈識此可以為崇古師賀而不可以為弔也且又同時貴權相先者旣皆歸于灰飛烟滅而錢氏子孫乃今猶以詩著不又重可幸歟崇古師勉之大德戊戌歲仲冬日南至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圓至師詩文集序

圓至師詩文一卷師諱圓至字天隱江西高安姚氏子父兄宗鄰俱以進士科目起家獨喜為僧江上兵事起即去依袁州仰山雪岩欽禪師至元中自淮入浙依承天覺菴真禪師天童月波明禪師育王橫川鞏禪師二十七年復歸廬山越四年建昌能仁虛席郡牧趙侯移文請居之二年竟棄歸廬山卒於大德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上皆吳僧行魁師所記圓至師在天童育王時余適授徒郡鄞屢相遇於親友袁氏舍每見但好弈棋勞形苦心枯子移時竊竊不即下骨貌素癯不善飲啖一語不肯為人說詩文性似厭聒然退而出其所作清馴峭削殆以理勝魁師又言在承天時亦留積砂三年積砂魁師所居有賢遊從佳館殺留之甚安旣不得已居廬山愈多病魁師嘗南泛長江問其安否今死又懼遺藁散墜為掇拾刊木積砂以傳其氣義可謂能始終而天隱為少

慰矣師可傳不但詩文今世言禪者亦多推天隱又或號筠溪牧潛云

魁師詩序

藝之於人有好之而不厭者以其樂也苟所樂之在此他雖有可樂者不好之矣千金之家終日吹彈綦踘而窮閻窶夫皇皇然磨礪洒削雕鍛利贏餘以給妻子此二途所為樂不同而樂於所自養者同故當其疲精神窮昏晝忘飢渴而為之雖使師襄放曳歌周南誦離騷於其側有不能暇聽何者所樂不存焉故也浮屠氏之枯空淡泊草衣而木食巢居而野游無富貴紛華之美於其心無貧賤急迫之勞於其體其於人世一切之累舉不可以相及而詩之為藝出於人之精能虛費勞不撓形清不膠物又非若吹彈綦踘之鄙褻而難成

摩劘洒削雕鍛之喧煩而為美也則樂而好之是固其職余之少時往來西湖三竺間見其徒能此者不一令人愛悅甚時雖未能學詩學之固未能精因亦以為彼山林世外人適當然耳一來省事屏居同時先輩士大夫翕忽向盡始好為人說詩以為樂尤喜與山林無世累者游而所見聞一不如昔戊戌己亥歲有雅師自吳中來屢相接前後袖詩既余累十百篇指斥傾盡奇屬沈著讀其詩繁者鏘逕音節者涵浮風究而訊其能奔駒縱鶻搴拔俊聳飛丹幻寶閃爍迅發炫於余少時所愛悅有過之無不及也嗟乎師之詩至此信其所自養與好而樂之者異於人耶抑視他人以為異而在師能之則固適然耶聞師所居吳中有良父兄別業藏書致客規模風指凡皆出人意表師所以能縱游傳交耳目肺腑豁

無鄙滯者亦有以成之而然也余家大處士晚年吳中好事者經理佳山林館留之逍遙遂居吳中余窮困何由就師結詩鄰乎

珣上人删詩序

人之於言少繁而老簡彼其中固有定不定也言之至者為文而人之文有涉於刑名器數而作者不必皆出於自然惟夫詩則一由性情以生悲喜憂樂忽焉觸之而材力不與能焉此其老少之變繁簡之異豈得不有待而然哉珣上人學佛氏之道違世避俗與木石並居於大山長谷之中余不敢以常情論之顧獨喜為詩出所作十百篇示余謂余曰為吾删之余疑而嘆焉夫古之學佛之徒以吾書所載如支遁佛圖澄二人者於其時最號能言能使國君大臣公卿子弟人人傾聽之然其言傳者甚少將其所為言與今浮圖之言不侔乎抑固多有之而不見於吾書耳文教益衰詩律濫觴於是其徒始有兼其空空之說而以能詩鳴于世者益兵亂已極衣冠之派銷鑠之士逃於其類而為之非佛氏之為教或當然也上人本三石陳氏儒家子年未四十氣貌嗒然如不欲語今又厭詩之繁而務删之是不待年之老而能簡於言者歟夫由佛氏之說則不無如言由吾之說則氣識定而言當自簡上人其幸思之

珣上人再删詩序

余識東玉師在紫芝山中且一年嘗為序所删詩者也還烏石之明日入剡源村省拜丘墓禮畢循溪行恍恍若有所失有衣緇褐之徒脛其行縢而來蓋東玉宅里在焉余邀歸信

宿見其雖習為超世忘物之說而溫篤孝友信乎仁義人也且別出一編既余曰子昔所數於吾詩者吾删之既矣吾歸而諗之吾法於吾徒之言有所不屑而何子言之須乎雖然必為我竟言之余聞而益疑蓋佛之說異於吾之說者不獨此也吾以百世千萬世為久而佛曰是旦莫之頃爾吾以九州四海為廣而佛曰是得其地初無幾何爾吾以生人以來莫堯舜夫子為聖而佛曰是聖人於人間世而已爾其大者若是自餘刑名器數民物事為宜無所留於心而況飢渴寒暑之感見蟲草木之喻嚶嚶然呻吟雜擾以為辭者視之何直劍首之吷哉何東玉遺於大而未能遺於小也吾觀東玉行應法言近道其必有所異於諸人之得者矣雖然東玉之道於今為盛載其輕單無累之身輔之以學將何行不可至

何人不可得余慙矣不能從也家有三老人方謀備貨山樊之間動搖筋骸以治養具於其暇日脩閱種牧之書與溪丁野稚講而治之幸而征法不加饘粥無絕上下相保優游天年斯既多矣他日東王遊行而歸過相勞問於是益出瓊歸說觀以發樂其韍陋是則余所望於平生還往者也餘何有哉餘何有哉

余景游樂府編序

詞章之體累變而為今之樂府猶字書降於後世累變而為草也草之於書賁樂府之於詞章禮法士所不為余於童時亦棄不學及後有聞乃知二藝者本為不悖於古而余所知特未盡也今夫小學之家鈎毫布畫一人意而翻之千萬人楷而習之者世之所謂正書而古法之壞則自夫正書者始也

放焉而為草草之自然其視篆隸相去反無幾耳國風雅頌古人所以被弦歌而薦郊廟其流而不失正猶用之房中焉此樂府之所由濫觴也余嘗得先漢以來歌詩誦之大抵樂府而已宋梁之間詩有律體而繼之作者遂一守而不變蓋病偶儷歲深月盛以至於唐人之衰而詩始自為家矣其為樂府者又溢而蹈於留連荒蕩杯酒狎邪之辭故學者諱而不言以為必有託焉陳禮義而不煩舒性情而不亂其事皆出於詩劉夢得有言五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樂府之道豈端使然同鄉友朱君景遊自絕四方之事捐書避俗日課樂府一二章有所憤切有所好悅有所感嘆有所諷刺一繫之於此編成久之不敢以示人而先私於余余矍然曰此固疇昔所悔以為未及盡知者也君強記洽聞法度修謹故

其所作援古多而諧今少覽者多有以余為知言歲陽在玄黓陰在敦牂良月晦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德玉樂府倡荅小序

往年客錢塘與金仁翁劉養源翁處靜輩商略樂府往往花朝月夕皆能自為而自歌之余雖不能輒從旁拊掌擊節稱善亦一時之快也聚散三十年升沉工拙是非賢否悉所不問獨江湖交友過從之樂時時未能去心耳覽山陰王德玉此卷令人恍然慰喜然德玉世家學問詞語佳處自不減吾仁翁其所從遊永嘉陳用賓淳安胡天放諸公皆耆儒名輩醞藉自重亦無養源處靜留連放蕩之態余末路得與翱翔其間良可自慶惜乎材思益衰無以映發聊作小序附名篇端譬若侏儒顧優而笑曰彼長者豈欺我哉元貞乙未孟春十

日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

序

四明戴表元帥初

富春孫氏族譜序

富春孫氏在東漢時有長官者死葬餘姚四明山中子孫從而家焉然越千有餘年至宋之乾道淳熙間始有以學行著又百餘年而遂為大族名卿望郎良守牧賢師儒萃於其門盛哉顧世代愈深而譜牒不立夫世代愈深則恩疏而忘祖譜牒不立則傳久而失宗有國子監進士堯字叔高慨然以為病家詢戶問旬纂月緝凡寢廟之所藏碑碣之所存父兄姻故之所知心思耳目精力之所可得而及者蒐討略備亦既可譜數世蓋已無復遺憾矣其心思耳目精力之所不得而及雖孝子順孫無如之何一日偶得先世嘗為浮屠氏之教者數紙於塵煤鼠蠹中自其譜以上於是又得諱第居娶男女生卒葬之歲月者數世而譜遂完嗚呼以孫氏之積必待二千年之久然後始大而其子孫始克為譜慶東南士大夫世家固少有能致此者若進士之純誠篤孝日夜恐墜失其先緒殫勤盡瘁然後僅以成就皆余所愧嘆而不及者也進士君作譜無有書某男子長而能為人子弟若父兄某女子嫁而能為人婦若母與其有犯失也皆備書之讀其譜者勸戒生焉譜既成其群從兄弟之賢而有力者又相與糾合其族人使行為一第以五行相生之義第為二十字以傳永久曰如此週而復始吾長幼昭穆可以百世而不亂其族人窮老癃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舉者又皆為條

畫以賙恤之孫氏之義風殆方興而未已也餘姚他孫甚多惟祖長官者自別其望曰富春故曰富春孫氏譜

秣陵翁氏譜序

氏族之難言久矣世之賢而有知識者雖欲求之而不能得不賢而無知識棄之而不求者固不論也蓋古之所謂同姓昭昭穆穆百世而宗不遷離鄉別土疏支別屬有廢弔或絕而婚嫁不容以相通謂若唐與陶陳與胡之類是已而近世自其近而可推者則已不問嗚呼是孰使之然哉余嘗見廬陵歐陽公孩提之歲而喪其所天流離艱苦寄食他氏稍長大發憤問學即痛念宗緒之凋疎而為之訪求纂緝定次為歐陽氏譜一編他日至謂人曰人而不知族姓所自出者則無以別於禽獸蓋深切篤於此矣一時游從諸賢相與激發故眉山之譜祖咏道而南豐公宗鄫子然亦臆度倚傍而言之爾而此三族者其本末幸而猶若可攷故言之而通自古昔喪亂以來族愈大者散失愈深而混奪愈甚則雖有賢者固無如之何也秣陵之翁有燮者以譜示余閱之由其高大父通直公而上通於楚國左臣緜孳繩連可數者五十世又由楚國左臣而上通之於軒轅少典數千世之遠而可以一日盡也嗟乎美哉間嘗問其故則愴然曰燮之生也幼而孤惟其不忍翁氏之宗將由我而忘焉而為此也且非我也獨能之雖生之晚而凡翁氏之顯人靡不知也姻連中外有所可知於翁氏者靡不求也知之求之而靡不考也故是譜也幸而備余於是既為傳錄其大略可備攷證者于家而有感於廬陵公之事因舉而贊之以成其志且以益廣其學云元

貞丙申歲季春既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李氏族譜後序

奉化江口李氏其先自閩來明至東義復以盛德者起家其諸孫多美而文皆能因緣科目以取貴顯當其盛時舉族幾無布衣蓋江南之取士有二途其一曰進士甲科其法以三歲之秋舉于鄉于漕于國子監試用經義詩賦論策明歲春再試儀曹中即進之大廷策之第為五甲而高下皆授之官其二曰三舍法其法儀曹於春試進士畢取去歲秋舉之見遺而不忍棄者單試之經義詩賦中即升之成均曰外舍生以經義詩賦論策月各一試而學官自考之曰私試歲終較其優升內舍曰外優優成又取內舍生月考之歲終較其優曰內優優成儀曹再歲取內舍生通試之為優平二等曰上

舍試內優成而再入優為上等上舍授官比進士第二人其次一優一平為中等上舍其次二平為下等上舍與教授而通名之曰釋褐外舍生之未升也儀曹又每歲以經義詩賦論策一試之亦分優平曰公試既升而試如上舍法李氏之興自族譜外有傳科錄別載子孫中諸科者名字有棣華集載子孫中諸科之文以其法之細且煩得之宜艱而李氏於傳科也歲無虛籍於棣華也月不停書如此者七十年殆亦可謂盛矣兵火以來高堂列宇作為灰塵傳科棣華之彷彿不可復考考而書譜亦再以燬燬於是水口鎮通直公之子明新以為懼日夜以所記憶精詢備葺而譜得略完惟是癘落者不能增加傳聞者且將就盡為之憮然不寧而徵言於余余家三世成均與李氏為硯席交知其事不為不熟且亦

自懼宗祐荒凉後有問閥閱曲折於兒輩者卒無以對因以身親目睹之故備陳之附書譜後比之紀遊述夢寓一或有考焉若夫李氏祖澤積累之源則有傳宗龜鑑建炎備禦錄江口橋記及諸墓碣去之百世不可磨也至大己酉秋季既望剡源戴表元書

臧氏家集序

吾州臧氏自鄱陽東遷以余所知十數公皆翩翩然能用其文辭氣誼行名儒林間而吏部公正子最著然其家單矣自餘往往清純自持耗甚者業醫閩其先人世精醫皆全活人不可計故天報之以賢子孫云每鄉國大比若試于禮官臧氏昆弟子姪群然輒班籍中蓋亦可謂盛矣而鄱陽之族余以遠未之聞焉丙申季春始識廷瑞於宣廷瑞鄱陽族之翩

翩然者也鄱陽距宣尤近其來宣者言其族之在其州猶其在吾州者也於是加嘆慕焉既而廷瑞出其世譜載其著者爵位名字凡鄱陽與吾明之族皆備又附載遺文人為一編嗚呼富哉昔太史公既廣覽奇書軼傳作成史記其辭偉矣而自序家世舊文如翻論等類亦不遺棄王仲淹稱其先人銅川府君以上人人有述仁人孝子之於其宗固如是乎廷瑞之作視二公尤廣當厚衰族散之久而極力從事於此其志為尤可尚也惜乎余陋不足以發其事廷瑞嘗中童子科當仕矣今猶強力而吾州之族國史公之後方以廉譽進為於時天庶幾未忘臧氏也夫

褒中雜詠圖詩序

異時關陝多奇士其山川峭深風氣清厚懷珍負異而隱

者可以為鄭于真達時撫運而起者可以為諸葛公皆無所愧作於人世而惜強壯之年道里隔絕不得接識其人以為不慊迨於混一車馬廐置可相往來而老儀及之所居又海濱退壞非進趨當世者所屑至以故常有齟齬窮陋之歎乃不自意諸公憐其無營處拔之一秩得以職事受察於今江東廉訪僉事王公而因以識聞先大夫褒中先生之為人先生博學而通宏材而潛余也何足以知之而僉事公淵源文雅獻為器業川驅霆行春煦霜肅寬不容姦廣不剷物觀公之施於身達於丈民推其本於家庭者可以得先生為分之一焉先生嘗著褒中雜詠若干篇隱居之懷經濟之識簡寫具備其在憲臺南左山魏中丞閻徐二承旨之流皆為之敘述稱贊來江南高郎中趙學士復寫諸畫圖以相映發余實

不揆輒亦附辭各題之下以致想像尊慕而併書所以然之故于右方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先生有焉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十二月望序

旌表節婦徐夫人詩序

人之常情以物與人而人能守之不失則愛之也愈甚天之與物於人其何獨不然天之所與人之物其貴重於其身而又與之以守其身之物曰禮義人受天之所與而能守禮義不失其貴重之身者天亦不失其愛而常扶持之故孤嫠寡弱之家艱險勤苦百折能行人之所難行則生於其門者為子必孝為臣必忠而其人必康強壽考及見幼稚之成而身享其報此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必至如炊之食如種之穫可坐而待其熟也浙東部使者拜降公之母太夫人徐氏生公

而寡太夫人秉不欺之節鞠[illegible]庭之一訓內護斧資外勤師資朝咻暮視勤不違正迨公業成名立[illegible]進陪台垣儀憲府出藩入從左侯右伯而太夫人魚軒綵衣[illegible]蛇就養金璽錫誥便蕃受寵人以為康強壽考享禮義守身之報而取受於天者豈不在茲乎己亥之夏有命即所居第旌表如式有司題其門曰旌表節婦徐氏夫人之門轟轟乎義風熾乎當塗洸洸乎頌聲流乎寰區於是縉紳士大夫侈其事者咸作為歌詩以播騰積善之慶且上以光孝治而下以勸禮俗余之昔也受屋於公為民又嘗忝幕為客歆艷贊慕之日深矣茲顧誦所聞題辭其編首云

賈母滑氏夫人詩序

古者內諱不出門外言不入閫婦人女子而以名字聞於人

難矣世德之衰始有婺居貞節之譽班班簡書間然宋共執經蹈死左氏尚惜其無權巴清見家秉寢史遷不以為知禮求諸婉娩執法從容名義嚴而有政慈而能斷若今賈母滑夫人者近世鮮有往古亦無愧焉夫人居趙州柏鄉滑里嫁同縣儒者賈府君年三十四生二男二女而府君沒於時孩幼滿室舅姑耄衰夫人俯躬艱勞仰備珍養支傾補竭晨夜靡息二老人者安其經營皆以高年樂終及時招師資遣婚偶遂以餘力啟厝先親之葬殯者四世賈氏綱紀資業倍振於府君存昨大德庚子歲於是男廷瑞以承事郎來江浙為中書行署都事年三十九數始孤之期三十有一年矣而甚勤其官苞苴之謁不行冰檗之操日著緋衣象板魚軒錦書出儀都寮入侍親膳誠宦游之美家教之飭而造物者矜其

苦節稱之以材賢而享其慶也嗟乎盛哉南北搢紳韋布之士交為歌詩以頌嘆美德謂表元之舊也嘗為文學掌故俾以古義發題篇端謹為敘次本末如右

東平杜氏祈岱宗事序

鬼神之事自孔氏以來難言之因其難言而世之人誘為荒誕吉善者無所恃悖逆者益無所憚不知古先聖王雖不日勝其說以求人之覆昵而初亦未嘗廢也故有占筮有盟詛有禜禳禬禱之禮而人之愛厚其親者至有減年以相益移禍以自損其事往往有騐而信其為儒者又正言以非之曰天之道豈若是瀆而甚者又擬人之近名而言之也嗚呼金縢之書載武王病而周公為弟欲代其死使非仲尼存之於經則人亦豈信之哉東平杜克仁客山陰其兄以檄出餘姚

俱病疫克仁念其家自嚴侯開東藩即有名宦之籍今兄弟南來相依而生死不可知且父遠恐遺無窮憂則私禱岱宗願損己十齡以延其兄幸萬有一得良愈即歸自家步拜詣祠下謝神既而皆愈克仁如其言步拜詣祠下謝神巫請其故驚異之事遂漸聞於人士大夫爭各為詞章嗟歎以激摩流俗之隆於私而薄於義者而示以諭於余余於岱宗之能生死壽夭人其理不可知也然岱宗無神則已岱宗有神不以與杜氏兄弟而誰與而其事則孔氏之徒所難言後世以為疑而古先聖王之所不廢者也遂為略書梗槩而歸其叔杜氏云

楊氏池堂讌集詩序

丙戌之春山陰徐天祐斯萬王沂孫聖與鄞戴表元帥初台陳方申夫番洪師中中行皆客于杭先是齊周密公謹與杭楊承之大受有連依之居杭大受和武恭王諸孫其居之苑樂多引外湖之泉以為池泉流環廻斗折涓涓然縈穿逕間松篁覆之禽魚飛遊雖在城市而具山溪之觀而流觴曲水者諸泉之最著也公謹樂而安之久之大受昆弟捐其餘地之西偏使自營別第以居公謹遂亦為杭人杭人之有文者仇遠仁近白珽廷玉屠約存博張模仲實孫晉康侯曹良史之才朱棻文芳日從之遊及是公謹以三月五日將修蘭亭故事合居游之士凡十有四人共讌于曲水客皆詣如約而大雷雨作自朝達晝不止官途水尺行者病涉十四人之中其六不至公謹望望然與之起視曲水則既漫為釜憲而曰余惟客缺是愧若飲豈必曲水哉乃揖其在者還酒與殽近

集於臨池之堂堂有危樓翼然俯納眾碧大受又特具諸領客陬之既又復于初公謹大出所蓄古器物享客為好或鼓琴而絃或手矢而壺或目圖與書而口歌以呼醉醒莊諧駢譁競狎各不知人世之有盛衰今古而窮達壯老之歷乎其身也酒半有作而嘆曰茲遊樂哉其有思乎抑亦知夫茲遊之所由起乎蓋夫茲遊者蘭亭之變蘭亭者鄭國風溱洧之變也鄭之溱洧在當時小人知衛之而晉之蘭亭在後世君子以為善也雖然人生而感樂哀之情猶天時之不能廢於寒暑其發之有節而導之有故苟使變而不失正則歲時樂遊以叢人事之適豈惟君子雖先王張弛之道其孰能廢之方晉之未還故都之汲處五方之中而習累世之盛男往女袂春遊而祓焉固其閭閻委巷之所通行也晉之既還名

士大夫僑居而露宿愁苦而嗟咨有願爲盛時故鄉之民不可得矣故且寓言出遊以寫我憂而何擇於褉之有吾觀蘭亭一時臨流援筆之作率嘯嗡喑默如長沮荷蕢冥然而遠懷其能言者不過達生捐累如莊周翛翛然羨死灰枯骼之適若是者謂之樂乎非耶今吾人之集於斯也宜又不得視晉人而樂於晉人何耶於是坐中之壯者茫然以思長者愀然以悲向之嘆者欲憮然以辭既而讙曰事適有所寄也今日之事知飲酒而已非歟所也且我何用遠知古人盍各爲辭以達其志辭之達志莫如詩公謹遂取十四韻析爲之籌使在者人探而賦之不至者授之所探而徵之得其韻爲古體詩若干言得其韻爲近體詩若干言群篇既成咸有倫理是庶幾託晉賢之達而返鄭風之變也已矣因次第聯爲巨編而命表元爲之序

牡丹讌席詩序

人之於交遊會合談讌之樂當其樂時不知其可慕也事去而思之則始茫然有追扳不及之嘆渡江兵休久名家文人漸漸修還承平館閣故事而循王孫張功父使君以好客聞天下當是時遇佳風日花時月夕功父必開玉照堂置酒樂客其客廬陵楊廷秀山陰陸務觀浮梁姜堯章之徒以十數至輒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明日醉中唱酬詩或樂府詞累累傳都下都下人門抄戶誦以爲盛事然或半旬十日不爾則諸公嘲訝問故之書至矣嗟夫此非故家遺澤余所謂追扳而不獲者耶大德戊戌春功父諸孫之賢而文者國器甫復尋盟興自天目山致名本牡丹百餘驛第中以三月九日大享客瓶罍設張屏筵絢輝衣冠之華詼諧之歡咸曰自多事以來所未易有是樂也不可以無述於是國器甫與永嘉陳某等各探韻賦詩通得古律若干篇而命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其卷端云

八月十六日張園玩月詩序

斯人之居斯世雖學道不可以過勞於是乎必有時節讌遊詠歌之樂以節適其筋骸而洞娛其血氣其晝遊之樂非遠之乎山林寬閒曠野之處則不暢固亦有因勞而求樂未樂而反勞者矣幸而得其遊而可樂然四時之中值乎冬夏隆寒盛暑則不可出可出而遊者惟春秋而春氣喧濁不如秋清故自古騷人逸士以中秋玩月爲四時樂遊之最大德戊戌歲八月十五夜望舒掩其明遊者闕焉乃以次夕合讌于

君子軒之園園主清河張楧仲實其族埽如晦烈景忠客剡源戴表元帥初錢塘屠約存博龍泉陳康祖無逸會稽王潤之德玉戴錫祖禹嘉興顧文琛伯玉侍遊者仲實之子炬燈之如晦之子奎無逸之子繹曾是夕也雲河豁舒風露娟爽客主諸人談諧莊諧歗歌起止各盡其趣而園在杭屋闤闠中略無囂塵深垣[illegible]徑芳林遠樹居然令人有山谷意酒半有歌退之贈張功曹長句者遂取其末章分韻賦詩以爲樂夫其遊足以散勞而不煩飲足以合歡而不亂氣清而能辭樂最而有文是豈非學道者之所許而騷人逸士之事也耶明日聯其詩一編而屬表元之齒稍長於諸客也命以爲序云

北山小序

大德己亥之春前清明二日余與顧伯玉約遊北山訪林以

道騎過陳無逸要之偕行以道之居去北山尚二里而遠至
巳日高舂留飲少遲以道遂導余三人者循今泉穿玲瓏巖
緣三天竺出小陌復南入彌陀寺謁大山妖師初遊時自不
擬即歸謂寺可留得留爲佳爾至是妖師一見以文學故深
相厚諸客殊無去意行歌坐歌俯仰自在倦則夜向深幾觥
枕席間山雨洶洶窗牖戶徑動如臥揚瀾左蠡舟中也明日
飯已妖師復留以道之子自其居齎饌食來稍出就彌陀西
小積勝亭之大醉客王將各散去因分韻賦詩記懽而屬余
序其端首無逸伯玉吳士余家近越於妖師以道父子益鄰
里云是日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遊雲門若耶溪詩序

出稽山門東南三十里得陶山巋然一佳塢也於時春暮溫

林[redacted]散坐索索有涼氣夜分尤甚尉者陶巖上虎登詰朝
問人非虎也出山盤東六七里一溪清絃如帶車者云即若
耶溪溪上有任公子釣臺敞恍無復人境乃知唐詩人李謝
非虛語彼王謝輩儇倖綏携導從而遊直以不能遊爾舍去
故耶溪忽縈忽直山乍昂乍伏左右顧皆會人意稍轉登明
覺寺諸勝一一在眼中穿西壁碧帷四懸雲門寺也初遊陶
山小雨至若耶尚陰晦近雲門天日始霽清朗遊投元上人
竹房飲酒酒酣倚顧況所題松樹酌焉翁丹井泉分韻賦詩
自永嘉陳用賓而下通十四人皆賦之詩成剡源戴表元序
之甲午歲三月十日序

遊南岩詩序

余既棄故業以文學掾至信州益老而遠行意則然不自聊

頗聞州之南有危岩空寬僧處其中林泉溜清會鳥往來幸
而一遊得以癸巳積舒國滯然至官四閱月不能遂也乃季
秋二十有八日高舂約朋客出關鶩輕舟西浮可七八里所
捨舟遵小徑益南披攬高下起伏又三里所得岩形如剖瓠
深實懸綴飛層仰積橫嶂旁豁崩湍欲落未半僧湧居者緣
其餘隙琢坐床斲步道曲會人意岩東有泉時時出一滴石
罅中地宜栢霜花於時暄晴光彩穠澤可愛滿岩鐫來游人
名氏前漫後缺獨朱晦翁辛幼安題蹤儼然數之適百二十
年歲月日與今游皆相同良爲奇事岩西攀磴上小窩無數
其一稍盤窈云古有得道老釋結坐於此平出轉南竦矗一
石峰相直次第刻成立梯者五卷其嶺州城郭可俯眺余極
力及四梯不敢盡登而止所見已不貲矣初約以昏歸抵岩

既晡遂治籍具歌飲岩中夜向深氣倍淒峭并人境夜景再
周遺按歷俱不忍去是遊之事取饌於漁因庖於樵假笔於
圃惟牢糧壺酒燎米燭蜜客有預携者惟縱之極他無比前
番歸忽自笑余也固習於山居平生行吳楚間見若不少而
獨爲此留連不能忘情何耶余既不自持抑諸人者方英年
盛氣又多土居何爲亦若是復瞿瞿乎於是分韻各賦詩一
篇同遊者大名王應夔景然先歸餘客鉛山虞舜臣舜民宋
如曾吾省上饒鄭仁則則榮曾道華華父徐如礪若金王叔
太正輔叔謙自牧則榮之子義榮番湯湯及翁及翁而余剡
源戴表元帥初是爲歲大德壬寅良月朔日序

陵陽牟氏詩㕔詩序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

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顔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鍾鳴鼎食時奉養百爲纖悉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輿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須馳暇或有以勞奉至於窮栖寒處杯漿爵酒爾鮮粒食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即而將之其歡忻暢悦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卧苕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眷相與隱約産息煩衍更衣而煥併釜而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嘆其約也丙申春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第成甫帥諸弟大設醼食私第爲二親

壽二親燕而樂之將從朋客甥孫中外闔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巳亥春鄧夫人復七十成甫復帥諸弟設醼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於是閭者相率爲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衣冠閥閲之所無有余重自惟念以牟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豐宜不能覩昔之倫而眞情懽忻暢悦如是衆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於斯世者眞不係於外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人人孝德之易爲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畢意爲辭表諸篇端而題爲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城東倡和小序

余少時學詩誦夫子之說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易知也至於可以羣而難之有老先生教余汝他日當自解此非可以言語悟也蓋自弱冠出遊至于今閱歴三紀平生所過從延接貴賤浮沉賢愚聚散無慮千數至是而始略知夫交之難而尤未知羣之難也非羣之道難於交而交之可致不如羣之不可致也交之羣莫盛於杭於是歲在大德戊戌嘉興顧伯玉客於杭城東杭之賢而文者皆與之游而居存博白廷玉以歲晏立春前一日過廬清談劇飲甚適既少倦郎相與循開垌步江皐眺太白錢鏐之荒墟弔陶朱子胥之遺跡意色蒼莽神爽疎逹而存博遂先成古詩二韻六言五章以紀其事既而廷玉有和伯玉既和又別爲詩而張仲實陳無逸諸賢又皆和有和詩遂不可勝紀其氣如椒蘭之交襲而郁也其音如簫鐘之迭居而不亂也其類如鈞芥磁鐵之

不相違而相入也噫嘻美哉其羣矣哉余也山野土木之人無能預於茲集而知舊併其流雖每不疎外屬以小序見命不敢固辭私心亦喜交道之有羣而詩學之少驗也而爲同業者顧之因附繫其頌嘆云明年仲春哉生明剡源戴表元序

遊蘭亭詩序

蘭亭自右軍後一千年人無紀其遊者山川人情古今賢愚不相遠蓋豈無遊者而人不傳耳至元甲子之春於是部使者東平王公新蘭亭右軍之祠墊且再歲荒原廢墟粉墨翔湧今使者河南狄公楷帷蹕臨放洽益洽當三月三日右軍肖像適成王氏子孫之賢而文者曰子才拜爲牲酒祠下遂謌曲水流杯序飲如永和脩禊故事當是時兩使者前後至

越以詞翰風流接士聲撼江浙東平公雖去越行部相望而河南公欣禮之成縫衣峩冠彌巷滿谷山翁野叟奔走出觀先是東平公即塾招明師選童稚之秀者以爲諸生至是命之當席拱揖誦永和諸賢蘭亭詩音容諧同情禮清邕凡在飲者無不懽愜中飲有坐而歎曰美哉遊乎自吾具耳目以來所未始睹識也獨未知較永和諸賢時何如昔仲尼感逝川羊公悲峴山後吾人一千年不能使人慨慕咨嗟嘆想如吾人於永和否是未可知也既又作而非之者曰子何以古人爲哉子不觀夫杯乎今夫杯油油然隨風而行浮浮然乘波而流盛醇駕輕若浮若沉前行既遠而後至者亦莫能自休焉今吾人之游於世有以異於杯之游於水乎今人之不能爲古人猶古人之不能爲今人也而何羨乎且人苦不自知當永和諸賢徘徊几席間取快一時豈暇豫期後世事若然者徒敗人意耳今日之事且極歡爲樂安知後來者不羨從吾今日而不可得乎飲酣遂取右軍詩爲韻人探一韻韻成一篇自河南公以下總得詩若干篇而屬剡源戴表元爲之序

客樓東冬夜會合詩序

五官四體之於人皆不能以無役役而有所獲則因而資之以爲樂農之於耕商之於市百工之各於其業當其衝風埃觸霧潦艱難曲折窮心思之所營殫筋力之所徹而後能有區區之贏餘或終朝莫息或窮年暫逸幸而値之則收形神散肌膚與妻孥姻黨笑談讌集以展平生之綢繆以補尋常企願之所不及豈徒若是而已人之能以功名志業致其大欲於世者雖賢愚臧否爲人稱慕姍笑之不同而皆未有不爲而成者也况若吾人之云云進無所榮於時退無所佚於家疲其躬苦其心自兒童佔嗶學誦閶闠於名實之得喪顛頓於事物之變遷其勤勞又有過於農賈百工者矣而欲何所成而何所資以爲樂耶於是必有默然而自喻者焉而不必人之同之也雖不必人之同之而必有同之者焉何者四海之廣也千萬人之衆也我爲迂人必亦有爲迂者焉我爲獨人必有亦爲獨者焉大德戊戌之孟冬余客杭久且念歸而方韶卿自婺至顧伯玉自秀至一夕不約而胥會于雲[illegible]無邊之邸四人者皆窮皆好迂行獨間關顛頓而不悔而余與韶卿老矣相顧尤不能爲情因相留止宿無邊大出酒炙饌具相飲飫左觴右奕前歌後笑至於語洽氣酣感慨之極則又各以古今名義相振激舂撞擺闔略無道途羇旅之感意度相與驩甚夫由貧賤而得其求者樂止於妻孥姻黨而已耳富貴而肆其欲者樂止於多僮奴侈賓游美衣豐食則亦足矣而豈復有賢於吾四人相與者耶是果有與吾同不悔於徒勞者耶夜半云半詩篇再探韻篇告成厥有序引是月二十有三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四明戴表元帥初

王丞公避地編序

父黨王丞公子兼字達善避地編古律詩雜著凡七十五篇始丞公以文學行義傑立鄉閭爾余初為童居相距無半舍不能識也來錢塘乃始邂逅定為忘年之交聚散數歲各守一官江浙不相聞乙亥之夏皆失仕歸余又實廬並公為隣於世時昔重鄙累篤之不可接者一旦盡得之當是時兩家生產赤立徒有六經諸史先秦以來古文奇刻處士之書合數百千卷每閒暇時留連聚論日至五六往返間又為歌詞韻語以發其燕居之娛私心甚幸以為吾徒雖不得志於世

固有以樂矣越明年兵聲撼海上村郊之民往往挾家東組而立伺塵起即遁余與公勢不得止倉皇棄其故業指山中可舍者為之歸蓋其事不能相謀而流離轉徙困頓百折不自意復相出於天台南峽之麓自是而行同途止同旅交同友客同門急則傳聲疾呼老穉携挈以遁須臾之命緩則握手勞苦流涕譬釋以寬離鄉弃土之戚此於人情何所暇遊而長篇大章交至迭出倀倀乎若不知其身之受死禍而飢渴寒凍之號其後也將痛極感深力不可措遂且猖狂放恣以暢其鬱滯而不自知耶今觀編中次第一一而在竊嘗想像當時交際間事惟馬隕特為詩或臨流據石佇思而退成或褰裳擲筆牢意而立就獨吾丞公貌骨老蒼矩步就席至一字不肯出口少焉迫之而作語益遒妍音度諧合比事屬辭默寓如泣泉客始為傾欺自失而已若無有焉是不亦盛德長者人哉公平生他所論著悉燬于火既出峽率妻孥耕爐地而食終日言不及利天果不欲喪斯文乎何其老而堅也余雖不材旦夕從東阡南陌後和叩牛之行歌續負苓之坐論尚能為公好之

王敬叔詩序

金華王敬叔示余古近詩若干篇余受而歎曰敬叔詩非余不能知非敬叔亦無以知余之知也敬叔初與余相識時在錢塘西湖之上翛翛然山人處士日幅巾杖屨往來南泉北嶂間或遇豪貴人供張其處耳如不聞目如不睹時雖不肯與余說詩時時察其動作俯仰蓋無非詩也爾後來吾鄉州同寢食稍及詩事然非有所游歷及邂逅高人異境蕭散適

意亦不出一語余嘗評敬叔斯人有無故而餉之千金度正色能辭之故其詩自然與世故簡遠最後余來宛陵與敬叔益狎見其詩益多敬叔雖世家金華而生長宛陵有先業之池臺足以備游眺有中產之田園足以充飽暖貧而不怨卑而自肆當戶門清休風日佳好兄弟壺觴硯席浩歌驩醉哉林幽樾之下無不足者以是其詩往往皆非無故而作作必為人贍多不厭荏周有言見注者巧金注者昏百里奚無爵祿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豈不信哉敬叔亦嘗與余言吾人學詩如燒丹道人勞形內悅或能以餘力取給朝暮若王公大人則不必待是而樂嗟乎敬叔之道信其至於是乎抑吾人之相知猶未之悉異時宛陵有李咸用詩種子孫世其業數百年雖貧而衣冠蟬聯至今近世梅都官能詩尤貧至使人

不敢賤其菫草敬叔勉之余旦夕歸剡源山中亦不敢廢故業以求無愧於所為知敬叔者焉元貞丙申歲長至日剡源戴表元序

顧伯玉詩文稿序

古之聞人能以文學華其躬而名于後世者豈獨繫乎人力之所成就亦其豪傑之見有以異於衆人而然乎予常怪今人好揣摩時材者斬吳士嗚呼彼直見其居衍沃安紛華而無志於超覩遠舉以為士風適當然耳是焉知其初吳之初有延陵季子以多聞博識能使齊魯晉鄭諸國之名賢傾身而願從之交者有言子游輕千里而北學於仲尼仲尼之門遊者累千人而子游為文學首凡東南之儒者班然名揚聲顯宜皆出於二人之苗裔焉故其流膏餘澤沾洼吳士漢魏

以來閥閱尤盛若華亭顧氏其一也顧氏起丞相雍子孫世世不墜清業其詩著於史牒余嘗客華亭問所謂亭林野王讀書堆而願遊焉亭林之東數十里亦有顧氏之居東園而與余同太學屢為之留連往復如是二十年始識伯玉伯玉雖世居東園業成而科舉罷即大縱其學於六藝百氏之書浩浩乎恭為古文章而出交於當世之勝已者以廣其識既而猶以為隘也會郡國以其名舉茂才異等則棄其書走燕趙間盡與其奇士遊遂遇見執政大臣將㧞動之以太平經濟之略當是時年甚少氣甚銳視爵名爵位若不足致留滯未見省而亟翩然以歸諸公相知者頗極力羈縻之不可得人或為伯玉惜伯玉曰我之為我未失也歸而益力學攻文章乃今蔵編鉅帙間楚客之賦詞漢儒之論議唐賢之篇什伯秋月纂已使人膾炙不暇令不止其可以名終身傳後世者雖古之聞人何遠也士大夫懷居養安内無豪傑特起之見外無交遊廣博之助而望有所立其難哉惜乎雖知出此而早衰多累年又加長不得從伯玉驅馳先後而相與覩德業之進則為深可愧悔乎

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日月五星晝夜與天錯行而雲霓風露雨雪雹雹為之變化不測山起西北與水東南馳而外截為海介鱗羽毛齒角物果寶藏之美從而出焉蓋其為物也停涵盤薄蓄積之者厚則其周於用也不竭人之精氣蘊之為道德發之為事業而達之於言語詞章亦若是而已矣竊獨怪夫古之通儒碩人凡以著述表見於世者莫不皆有統緒若曾孟周邵程張之

於道屈賈司馬班揚韓柳歐陽蘇之於文當其一時及門承接之士固已親而得之而遺風餘韻傳之後來猶可以隱隱不滅近世以來乃至寥落散漫不可復續豈天地之數有時而不齊如適值其薄蝕震動傾陷漏洩之或然者耶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於文子朱子沒其書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真希元臨邛魏華父二公纂緝而繁緒之為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為其學者剽傳之戊戌已亥間來錢塘始得熟從紫陽方使君遊使君生子朱子之鄉而於真魏二公書纏析鉥校無復遺憾禮樂刑名度數之規天人性命智識之奧詢之靡不知知之靡不樂一夕乃得盡其平生製作讀之熒

發乎河漢之光華而陰明舒慘若有鬼神物怪先後而翕忽之也恢恢乎太山喬岳長川巨瀆之噴薄氛祲而蟲龍蛟鼉豹犀虎象出沒震攉之不可抑也歷歷乎時春美卉平郊茂樾與馬丰腴而衣冠靚修舒眉酣氣樂閒歌謠之奏也嗚呼是豈非精氣之英統緒之會而諸老先生未盡之澤者哉余既惰愚雖幸許教於門而衣食經營有所不暇顧今江南舊德如使君不一二數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用疾首疚心願與同門者永其傳焉辱諸生以序引請故不敢辭

恒莊詩序

客有言恒莊於余者曰縉山李侯德隆自其遠祖太師公以勳業行義立家爲北州鉅族事在史官名在天下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舉稱之爲縉山忠孝李家德隆又自用其敏介清慎爲時能臣而念先業之勤懼愈久且散其宗乃取旁近先塋之田若干畝命之曰恒莊使李氏爲子者孫者世守之以圖永久不壞庶幾近於古之亢宗保族而能恒其德者乎余答之曰李侯之世則美矣李侯之爲是事則加美美抑客亦知夫人之所能恒者乎夫人居土而生資土而養其沒也藏土以爲歸先王知人之須是三者也於其居也栽之宅里於其養也界之田疇於其藏也成之塋域而賢有功德於人者又世世胙之國邑以酬其勞以勸其類然後人無賢愚貴賤皆得而恒焉後之人於是三者既皆其所自爲有力者過於有餘而無資者遂至於無以濟其不給人之常情有餘之過不能無爲不肖不給之久亦不能自制其命而必爲賢於是慘慘然或起於遊說或發於技擊或豪或援或譎或藝于榮冒舉以求脫貧賤之厄其不幸而不得與得之而後失者則去窮民之很籍無幾耳而惟禮法之家豪傑之士始僅能自以其志節表見於世故古之能恒以時而今之能恒以己今夫李侯植身於璆璧之林羅名於冰雪之府名言應經制事合法而方進爲於時以大試其道於是舉也聲激氣溢家振戶率將合四方好義之士悉取縉山恒莊以爲式則銷頹風扶善俗其於時政也不爲無補豈獨亢宗保族私其德於李氏子孫而已客曰侈哉子之言乎退而李其朋相與爲衛歌以發揚李氏之美凡得古律詩若干篇而屬筆於予予綴緝前所問答之云以爲李氏恒莊詩序

千峰酬倡序

故友謝翱皋羽嘗爲余言唐詩人在江東者郡最多不過三四人而獨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間施處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頻章協律八元之屬以十計余攷之信然豈其山巉水駛風氣疏爽士大夫得之而爲清能靈爾往往有非他郡所可幾及耶而恨平居以來不得牆簷褰裳往從之遊以縱觀其如何之爲快庚子歲余在錢塘有携千峰酬倡過余未暨伊優中取而疾讀之蓋皆新定諸公所作亦有與余江湖場屋庠序之舊方其濯纓清流連鑣層雲雍容雅言優游燕歌固當他有汲汲於今時之爲者風霜揺落砂礫淨盡平生扳援馳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俛首從事於山川篇翰間一以逃喧遠累一以忘形適老寒暄榮悴貴寂禽虫卉木百物之變出沒於前憂愁喜樂窮達貴賤史冊古今之感往來

於中一一可與吾揆而不得爲吾累也何莫非詩之助者嗚呼快哉然而余言諸公之詩顧若倘然無所遇而作非如唐人朝暮刻苦挾之以資身華世者也夫爲詩不挾之以資身華世而倘然以清能靈解自適其不遇此正古仁人君子隱居求志之事而於唐人乎何誇惜羽卑不在不得反覆究極此論姑撮大略題諸卷端一歸之

陸孟孫字士宗序

笠澤陸孟孫以其父命請於余曰陸氏幸甚得公爲婿今者孟孫又幸得婿於公惟是孟孫年浸長矣而業不脩懼頽其家且貽公慚願賜之字以敎孟孫余謹爲字曰士宗姑蘇之族莫望於陸自三國至於李唐代有儁士其學行志業載於簡牘間班然偉矣迫乎近年貲禄名第不爲無人而不聞有以是族而行於儒林者與微族等耳而山陰之族遂名天下談者曰姑蘇田腴而俗偷由腴則其小人無耕鋤糞治之勞而不害得善禾俗偷則其君子偷而無遠心彼山陰之壤多雄岡瀦流士生其間不恥無貲而恥無名雖牛醫馬人之子知貴挾冊而歌唐虞况以舊族魯語有之息土不材瘠土好義茲非其證歟余以爲不然士視其所居立耳土之腴瘠何擇焉自余爲爾家婿猶見褒衣而能清言者數公遠祖唐宣公之牒猶櫃而藏諸廟宣公之祠于社歲時子孫陪祀猶於爾家取之今皆無矣更去之百十年將愈無矣嗚呼孟孫之宗可不爲寒心哉孟孫於嗣爲嫡長禮謂之宗子吾女亦嫡長也獲承宗事孟孫其力務爲學焉以無忝所生以解談者之惑毋惰

袁鈞字德衡序

積物之力其初起於銖其輕易舉也銖銖而積之累百而至於爲鈞則不勝其舉矣智者於此欲舉之不勞而知其力之所以然必程之以衡衡舉鈞立而物之無窮可以坐致人之於德亦然人之與人其初並鄉而居同途而趨揹揹然固相若也忽焉而爲大賢無以異於物之積銖而成鈞又由此加積之旦旦而程之而至於可以爲堯舜故程物之力而知鈞之無窮者衡也程人之所至而知人皆可以成堯舜者以德爲之衡也濟南袁氏子鈞字德衡請文於予書此贈之

史景正字序

甬東史君家鄮其族昆弟之字皆别以景旣有字君景呂者矣年長學成而娶之以書來剡源曰是不慊吾志願有易也遂爲易字曰景正而告之以其說夫物未有可必正者也必正之能正焉者寡矣惟人之心自其童蒙未有不正者也旣而能言旣而有識則旣而無所不爲不正者斯至矣雖然其所不正幸而有以治之已失者可使未遠而還不幸內無賢父兄外無良師傅資微氣薄功力不充兹其陷於棄人也已爾吾他日掘地下而得泉涓涓然出竇穴間舒之爲淪漣瀰之爲滄浪清可鑑而美可酌也放之數尋則又混而爲泥沙瀦而爲汙池湮而爲糞壤草莽交之虫蛇與焉其不至於是然後積泉流之會爲渠爲溪爲湖爲江以達於海人心之初不愧於斯泉之清與美也世故之爲泥沙嗜欲之爲汙池利祿之爲糞壤朋儕臧獲之爲虫蛇草莽可以不懼哉聖人於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吾子其務

愼其出而養其正也乎犹年既長者德將愈加學既成者識
將愈堅積其功趨而會於聖人之海無難矣

陳處度字序

盈天地之間凡其形之大小聲之重輕數之少多至雜而不
能齊者必權之於度然亦有度之所不能權則又折而歸之
于矩故有度以度物有矩以處度而天下之理盡矣豈惟物
學者之於道亦然今有人處閨門易周也而不能推之於鄉
黨處寮僚易嚴也而不能推之於眤近處窮約易持也而不
能推之於貴盛處煩劇易決也而不能推之於閒裕處安樂
易肆也而不能推之於患難諸如此類蓋必有縱橫曲折旁
通泛應而不失其度者焉大學論絜矩之道曰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

毋以從前夫子年七十而始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其爲不失
之道也陳氏子矩字處度乞言於予書此遺之

王一初名字序

松江王君名一初既又名讀書之室曰一初而問其説於予
予復之曰子之名若字予皆自爲之爲之而不自知而他人
何從言之且亦嘗推夫人名字之所由起乎人生之初一而
已矣既而不可以無别也而名生焉名之又不可以無别也
而字生焉既而其所居處其所服用其交接游歷不可以無
别也而名始紛紛然而繁夫其初之一也而誰與約之其末
之紛紛然而繁也而誰與益之是非惟吾與子二人不能知
雖有上智神識而何以言其然乎且又非其人之生者然也
天地之間形色之類事物之故其生者何限一一而名之將

不勝其名一一而言其然將不勝其言故姓氏一也今幾族
井地一也今幾等曆象一也今幾家書契一也今幾法以至
皋陶之刑名伯夷之典禮伶倫之音樂岐伯巫咸之醫藥卜
筮與凡百工衆業莫不各有本祖其初如此而今如彼是孰
使之然歟且又非惟人事之變然也陰陽之升降古今之去
來其淳其疵其成其敗如蜩蟬之化蛇虎之逝故者拴持把
玩不能須臾之久而新者已代之矣則其所謂一者何嘗可
一而初安在哉虛無幻誕之徒乘其敝也遂欲悉取而屏之
而索諸群言之外九州八極之表而世之儒者攻之愈堅守
之彌力雖其説不必強所難通而遠自上古以來天地之所
以立日月之所以明風霆之所以神江河山岳之所以流峙
近取吾人日用飲食之所御雖更百千萬變而未嘗不一者

夫豈不可深言而况吾與子之所欲知乎於是王君脩然而
笑俛然而喻曰吾問一初子併舉其極吾問名字子徧語其
類辯乎哉因書以爲序大德戊戌孟夏望日剡源戴表元序

曹仲達字序

大學曹君之子和父字仲達居吴與余世好相善余爲序所
爲達之義以諗之今夫雞鳴而起日入而休人之起居俛仰
勞逸榮悴關於氣之噓吸凡計一萬三千五百息能和之者
鮮矣幸而和則四肢百竅皆無壅塞窒滯之處疾病不興而
安樂生焉此一身之達也親親長長老老幼幼而家道具莫難
於爲上寒暑飢渴豊殺之權不敢悍焉莫難於爲下喜怒愛
惡予奪之欲不得肆焉惟夫不悍不肆處之得其宜則指揮
唯諾節度惬適而情義諧洽此一家之達也爲人子弟而撫

之者順為人師友而接之者悅擧近而遠者聞身賤而貴者乎然後不求之祿非望之福踰都越邑而自至蓋有闔垣揚軌恐不免焉此一國之達也珠玉不市衒而光麟鳳不庭畜而祥賢士不出里巷其治行故窮居而和其言則信而化之可使為三代之俗盛行而和其政則尊而用之可使為三代之王此天下後世之達也達於一身古之人有行之者嚴君平費長房之類是也達於一家龐德公陳仲弓之類是也達於一國管幼安李令伯之類是也達於天下萬世伊尹周公孔孟之類是也仲達於此數者其何所從乎仲達曰吾將思之遂以為序大德三年歲在己亥五月望後三日戴表元序

李氏子字說序

桷之為於室也其為木至小而為數至繁故易售小故易求然惟其直焉者為中桷也吾嘗居山見匠者之擇木得為棟者十難一二焉得為梁者十難三四焉得為楹為桁者十難五六焉至於桷宜若往往而遇而積之反勞於他材輒疑而問之曰是尋常之須耳他日營大厦其用有數倍於是者非踰都越邑累年歲而求之不可得蓋不惟直之貴而兼其長焉然後為美桷也故愛木者自其拱把而養之以至於桷既桷矣不敢使止於桷也益養之至於為梠為楹為梁為棟亦不止也益養之如皆不適用則有規而為應門為闕者取焉為明堂大室者取焉此非其材之異養之者至也君子之德藝亦然小進如大却群居而獨行拙於美成而工於持久怯於近名而勇於任重夫然後材堅器良行乎世故霜露之中出乎衆累斧斤之上不敗不傷引而伸之無用不適矣袁李源命其子曰桷復取義於殷頌字曰伯長余愛之欲有以助其養也為茲說以廣之

史昭父字序

人常言日中必昃以為世之用明而不能持久之喻余竊謂不然蓋日之行乎中天胖乎下土千萬世旦旦仰而不褻者正以其能中而能昃也苟使中而不昃則人得以窺其神而為日不既勞乎豈惟日天之於雷霆風雨霜露所以寄號令行恩澤者也然朝之烈者晝即收春之震者冬必藏何也彼所為不數數於用者即其所以用也豈惟天人之精神智力不懼於不堪而懼於難繼故有聰如愚敏如鈍其初晷刻不能自給而日積月累沛乎其有餘在易之晉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晉進也明出於地上其勢加進也以加進之明而其體四柔二剛剛又客而柔主也用易者詳戒焉於爻而嚴加辭於彖使養之以柔而自立於昭若其明不出於勢而出於我陰多而不躁氣升而能卑噫嘻至哉而於序卦有言曰晉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明夷若之何日中之不昃而可以持其明乎鄉友史昭父名晉伯生於袞繡之門而世紛縈之業躬韋布之謹余嘉其可以語易也為序以贈之大德三年歲在己亥十一月望日剡源戴表元序

王仲昭字說序

三衢學者王君勲字仲昭詣余而請曰勲之幼也既幸受名於親長也又幸得字於友而未有命之以訓辭願序而贈焉何如余讓不獲則為仲昭畧疏其槩而聽仲昭自擇焉蓋夫人之居世未有無勞而食者也無勞而食者謂之惰民政之

所非而刑之所不貸故於文力田為男自其勝耕也而皆與之一夫之産使之動搖筋骸以孝養其父母以活其妻子雖以舜禹后稷伊尹之聖而不得免於其初而况他人乎此以耕稼為勲者也耒耜既閒則業必有所馴筋力既疲則氣必有所滯於是有射鄉賓介之講有干戈羽籥之示有弦誦俎豆之率歲時伏臘泣之學官錄之黨正而登其成者進之鄉老而列之士大夫此以肄習為勲者也責非君師而求學者聚於其門權非官府而辨訟者決於其庭右漢以來名賢貞士雖功烈不能暢於天下而一時遺風餘韻蕭良伏暴扶顛起懦如江河之浸雨澤之潤日夜長養而物不知此以敎勸為勲者也德行道義也者人之根幹也言語詞章也者人之枝葉也枝葉之去於根幹遠矣然木無枝葉無以庇其身人

無詞章則亦無以養其德自有人類以來以迄于今紀載之事莫之或廢而千載之間行名之士精於言者皆傳大之以鋪揚先王典章禮樂之美而小之呻吟伊優以自娛其不幸此以著述為勲者也若乃為大丈夫而遇於世才足以行其所欲為計足以達其所欲謀從容廟廊而使四方萬里無衛揚柤械之警談笑遣麾而使三軍百姓無鼓桴烽堠之警其存也珪冕以迎之簪紱以榮之其久也旂常竹帛以旌之此以宦達為勲者也耕稼也肄習也敎勸之于著述也勲之在我者也自昭其昭者也宦達也勲之在人者也昭人之昭者也昭人之昭者待於命命得而為之則得為之命不得而為之則不得為之自昭其昭者不特於命為之在我而已矣今之人窮歲年弊血氣以爭不可必為之命而已所得為者反若不暇為之嗚呼吾見其力之勞而不免於惑也仲昭智人也今而往其且將自昭其昭乎其將徐有所待以昭人之昭乎仲昭曰吾謹喻矣是為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終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陳公轄字序

天下之器可以遠行者莫如車居而能制人者莫如弓然弓非矯之強莫得以成其堅徒車而無所翼亦不能以重載故古之君子擇義而名之取於弓之矯之之強以為弼取於車之翼之之重以為輔自其孩童知父兄師友之教也一噫嘻唯俞罄折不敢自用也而必顧於禮其闡之於昭昭也若有官府書之其為之於冥冥也若有鬼神臨之凡所以矯之而強其内也自其達於政而可仕也求之山川風土國俗以廣其識質之簡書詞令才藝以弘其業貢之封疆兵革要約以

信其節凡所以翼之而重其外也内強則不至於失身外重則不至於失人大丈夫所為乎居俯仰無愧臨事從容有餘者用此道也今之君子方其自為也既不過以途人待其身及其待人亦僅僅相與為途人無怪也宛陵陳君名弼字公輔問其說於余余為略考書名之義而遂及於弓車之用昔工尹商陽以弓射人而知禮君子善之王良恥為嬖奚御而見稱於孟氏公輔往而務其矯之於内者慎其載之於外者其於義也庶過半矣

陳養直字序

學者陳生名規斬於人之意其圓也其族昆字之以養直曰規弓材也弓材直養直疑之以問於余余曰何傷乎古之言規者曰官師相規曰沔水規宣王人未有己不直而能規人者也故規也者以己之直直人之不直者也仲尼崎嶇以行道而長沮桀溺非之以矯規者也西都之季莽勢已成谷永貢禹譏諫於亂朝昏主之間以容其身以詐規者也鬻拳泄冶不勝區區之諒許君以千禍以隘規者也范蔚宗柳子厚才高氣峭欲伸一二而丧其千百以亂規者也故己直而規人則其規行己不直而規人則其規毀若伊尹規太甲孟子規齊王汲黯規公孫弘韓退之規陽城規之善者也養直美資謙愨檢操是能顧其名矣是能直矣余得廣其材說於弓材之外以堅生之養大德丁酉歲後十二月朔日戴表元序

陳同與弟周字序

人雖甚賢所以待人者必有不能使之同人雖甚不肖所以謀己者必無不欲使之周余自涉事以來至于今有見於斯

理熟矣誠有一人焉能恢容博施於其躬之飢渴寒暑安危苦樂寧不暇乎自為而必使患足以及人功足以善俗則天未嘗不與之名位祿壽而昌其子孫之胤故堯舜之憂勤而不私也以朱均之不肖而猶百世不乏其祀禹之水功契之教績稷之農勞而配天皆數百年孔孟之皇皇明道無一丘之勢以資其身而袞冕蒸嘗至今為萬世師門恩里蔭他姓莫敢望焉此豈區區褊心狹量之所能知哉潁川陳文忠公家禮法為宋大夫第一化其德者國稱忠臣家稱良子有遠孫羅田尹見其二季同周於余而曰願賜之字而因以教之余與之交信乎其為仁賢忠厚之澤也謹為字同曰孟恢字周曰仲博而推明之以人情天道之說庶幾休風慶譽勿替引之以期于永久莫墜云大德丁酉十二月朔日前進士剡

源戴表元序

字三友序

五行之近民用莫如火彼木金水土皆出於自然惟火也人為之雖人為之而亦出於自然古之人當其時也則然薪火而後始飲食火之不新蓋自五季以降不以為怪矣學者安於舊弊而不聞先王之法此其一也字舒然以新之易之象曰風雷益吾嘗觀於風其順於物而動者皆益也其不順於物而動皆損也惟雷亦然是風雷之於物有二道也君子觀其順之道而從之則為遷善觀其不順之道而違之則為改過然善與過豈有能自知哉吾若求益也而入於損吾若求損也而入於益在擇之而已矣字童益之以擇善天下無有生而貴者也自古之聖賢舜禹伊呂皆起於隴畝耕漁之流

當其窮時未有不以所事在位而貴者也孔子之法曰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曰彼趙孟之貴非貴也我仁義之貴良貴也斯言也非孟子而言之則涉於傲安有傲而猶得有貴於已者乎雖然若孟子之道則不可以不守也字吳良貴以守道

陳景惠諸子名字序

儒者陳景惠氏自其嚴君積德攻文以良聞于鄉里鄉里同業輩行若後進生往往持所售名麗書齒仕籍偶齟齬不偶而天昌其家景惠遂有丈夫子七人皆明嚴整飭良種幾未墜云一日以名字請余余為取名繫之於良而各為字以訓之曰汝良合合莫雜於璧玉璧石而潤於石蘭璧卉而潤於卉其類不可遠其自處不可不嚴也字良合以孟嚴曰汝良會當其時之可謂之會然知時之可而不知理之可則入於悔暴虎馮河有不顧而為之者彼其心一時亦以為可也字良會以仲理曰汝良全人之受身於父母耳目四體之與其心俱不可妄也耳全於聽故不妄聽目全於明故不妄視手足與心各全其職故不妄為字良全以叔受曰汝良俞古之君子重然諾然者然人之言諾者諾已之許而其最著於經傳曰唯曰俞唯者惟於已而有所悟俞者喻於心而有所感今之君子意然而吉色然而許而望其能自信信人無有也字良俞以季信曰汝良僉自大聖賢不敢以胸臆明智自用每見一謀必博盡於衆言之僉同而後出之窮閻白屋之士横經以待問懷珍以求聘而曰我能為人決大疑發大政吾知其必有以得此也字良僉以季博曰汝良介柳下惠之

居魯謂之和可也徐邈之居魏謂之通可也他日君子考其本末之實而以介歸之字良介以季實曰汝良企白圭企禹而不至於禹燕噲子之企堯舜而不至於堯舜豈獨不至去之益遠惟七十子企仲尼雖不能至而去之不遠則學與不學之分也字良企以季學訓畢七丈夫子者請書於楮因書以遺之

陳氏三子字序

剡士陳子得名其三子曰模楷格而請字於余余曰是三名者其義一也傳曰膏粱難正夫子弟之難正豈獨膏粱哉余頻年浮沉客徙所交游大家子不一有見狗馬聲色而悅有見貨玉章綬而悅有見宮室輿御而悅號稱賢者不過見異書異服古器玩而悅無有恂恂然謙顏愿辭而能行儒生學

士之亨者越來山中氣象朴野前數者之疑幸且不接于目而彥用其心者猶不少也陳氏之子既儒而好禮是能正矣模也者正之始也字模曰伯正木無楷不能器人無學不能材舜楷堯禹楷舜七十子楷仲尼古之人皆然字楷曰仲學學欲博博則不能皆正學欲約約則不能必正於此有道且學而且格之格也者所以一于心也字格曰叔一二子盍往而各思其義也哉雖然居是家而無以正其子弟非良父兄也居是鄉而無以正人之子弟非良士也余與子得亦盍交自勉焉

趙氏二子字序

仲尼於春秋諸國非主齊則主晉成季之在晉猶夷吾之在齊也然仲尼以功許夷吾言不及成季何也夷吾之功及天

下成季之功止於其國他日謂齊桓公正晉文公譎亦猶是也由求子貢之才過曾點遠甚含瑟言志悠然累十言適契聖人之褒亟稱與之至終身所成就竟亦何敢望由求子貢故以成季之志而能接之以弘毅曾點之志而能斂之以平實則為全才盛德無復遺憾是皆不可以無學也上饒趙氏以丈夫子長勳字伯成次點字仲與請為訓辭書此遺之

曹氏四子字序

易之道無不亨者也易為憂患作而能無不亨何也易有亨不亨而易之道無不亨也今夫人有生而見與於天者天亨之有生而見與於人者人亨之夫我之道欲亨而天與人交亨之豈非我之大願至於道不可期而天與人或不見與則如之何若是者我必自亨之故命之有亨有不亨在天在人而道之無不亨者在我太丘曹君士開取易名其四丈夫子皆以亨且既皆有字而質其義于余余前四子者而諗之曰來震亨字子以德脩震於易為長子為動為懼為長子重任也動而懼危道也任重而危人何賴焉古之人於此不恃無懼而恃已之有德周公之東山也而赤舄几几仲尼之陳蔡也而調琴自如脩德故也來賁亨字子以文剛賁之體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夫苟中柔外剛而飾以文君子何貴焉彖易者戒之若使之以柔文剛不若主柔而文之以剛於是體不撓於內飾不虛于外而文以成來謙亨字子以光益天道之不可過莫若謙謙也者欲人損有餘而益不足王公損驕吝故能以富貴光其家士君子損銷嫉故能以貧賤光其身來復亨字子以善初人之初無有不善當靜而伏於地中其氣

氤氳然及動而震蟄擊搏物有病之者矣性之於情猶是也故曰為善者務要求復其初曹氏之四丈夫者為人子者也為人兄若弟者也今而為人子者他日為人父者也為人子若弟者它日為人臣之道也為人兄若父者它日為人師為人長之道也四丈夫者處其義則思慎其躬慎其躬則思稱其名稱其名則思亨其道乎哉

唐氏十子字序

相臺唐氏一門十男子其鄉大夫紫山胡公命之皆居居字元若曰元善也人之居不同而同歸于為善云爾余考傳紀元非徒為善而已也蓋於事之序為初物之數為一而人之體為首若是乎其尊而孰能踰之今試驗之於君之鄉群然朝而同遊暮而同休者孰非吾等夷儕輩也而有一人焉能

脩飾顏籍為善人君子之事則衆必交相推異耻其身若不敢與齒何也彼為善則我亦莫能踰之也為善於一鄉一鄉尊之莫能踰為善于一國一國尊之莫能踰為善於天下天下尊之莫能踰為善于千萬世千萬世尊之莫能踰亦猶是也雖然彼為善者非徒曰能善其名字而尊也而為善者無有不得善其名字是道也雖文王周公不廢豈惟文王周公古之人其子之最貴稱元子卜用元龜筮用元日員用元士冠用元服凡物之可以顯其善者無不用也天下之民族亦無別生分類若垂禹皐陶伯益之倫僅始得稱才子而稷契朱虎熊羆八人遂目之為八元嗟乎唐氏之子亦務尊其名字而使人無以踰之哉按十子海豐使君者五曰居仁字元壽曰居吉字元太曰居敬字元謙曰居約字元博曰居禮字

元脩提舶君者二曰居安字元靜曰居謙字元益南城令君者三曰居簡字元可曰居信字元孫曰居貞字元實三君者方以才名器業顯揚於時余既諗而嘉之其往而益厚基構綿續遹隆賓遊使此十元者虛心而強學顧名而思義居則不失俱為良子弟出則相望俱為名卿賢大夫它日國史書之儒林譜之三河衣冠世家遂將推唐氏為稱首不亦可乎余於紫山公之言非敢益也直衍其遺餘焉耳

凌氏二子字序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官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教學徒也既有字之彥道彥德而未加之以訓辭及是乃來請於余而告之曰噫爾愈爾懋覓覓昂昂欲為韓者耶為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絕學徑詣聖處敏難知順逆揖叛鎮為必不可宥明同異謂外教為必不可報介難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爾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噫爾懋爾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為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焦勞其筋力不同而同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為物甚良索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為焉此不懋之過也今夫仁始於不忍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於為堯舜之博濟義始於耻穿窬及其懋之也至於可以為夷齊之讓國今孫焉語汝以堯舜夷齊之事歟然誠有所未暇而不忍欺孩童與夫見穿窬而耻者人人之所可能也夫道務於為韓之勇敏介厚而不專於文德務於

人人之能為而可以至堯舜夷齊之仁義人之欲納忠於二子者寧復有加於此乎二子顧其名若字而無負余之言哉

朱使君七子字序

廣信朱使君以德世其家有大丈夫子七人既皆取德為名繫之以曰懋曰輝曰容曰成曰潤曰明曰覺且既皆以伯仲叔季得字曰昭曰剛曰大曰振曰溫曰俊曰裕而未加之訓辭客剡源戴表元乃為考據名義本使君之意為詞以序之山木之脩然其既成材也人知之其寒暑之所望日夜之所息不得而窺之德之長於身其昭也人知之其懋也人亦不得而窺之伯昭昭其懋乎哉日行乎中天人日日見之而日日其輝如新豈非以剛故耶人之輝其德亦然剛純者明極剛雜者明微最下無剛惑矣仲剛剛其輝乎哉海容瀆瀆容

湖湖容谷故大賢容小賢大才容小才德之優劣於容之多寡稽之叔大大其容乎哉物之成實風振之音之成樂磬振之拜成禮曰振動之拜師成列曰振旅之師德之成尤不可以不振也叔振振其成乎哉玉在石中其德溫溫而山不枯君子取象焉溫乎其性以潤身溫乎其文以潤國溫乎其政以潤物溫為質潤為華也叔溫溫其潤乎哉毒莫憯於察淵魚智莫窮於數眉睫明於大者小固有所遺也故書稱克明俊德俊之為言大也叔俊俊其明乎哉士寬者裕於耕賈寬者裕於商才寬者裕於行德寬者裕於藏季裕裕其寬乎哉序既七丈夫子者肅然而興聳然而思請書其詞於冊以蚤夜覩省無違義方云

張訓之字序

襄國張氏子嚴既受其名於親不敢一日忘也而字真能定其友王成父欲字以訓之若曰嚴其親之訓云爾而不遠數千里來諗於予予曰可哉按訓之為言古箋傳家皆釋為順順以行美美以立順其為人也殆庶幾乎姑以人事切近言之目不敢睇非道之色耳不敢聽非禮之言足至於不敢履閾手至於不敢下帶此一身之嚴也父坐而子立兄行而弟隨夫語而婦諾此一家之嚴也推而至於嚴交際則行必執贄見必修容坐必正席語必儼顏又推而嚴於官學則辨必援經取必顧義諫必守禮刑必據律嚴於祭也必齊嚴於戰也必誓嚴於婚嫁也必媒必帶嚴於聘享也必賓必介凡此皆所以為嚴之目也行之既久執之彌熟則血氣和平而災害不生儀情純習而悔辱自寡天下之言順亦無以加此矣成父歸語訓之毋多談西北自古多奇男子子之鄉有堯之遺風焉迨於近世如宋廣平元魯山猶磊落令人歆重訓之顧其名若字而就有道者正之哉大德八年九月朔旦

道上人字逢源序

事之發必有原故地之高平曰原物之可復言之可逆情之可矜亦皆曰原取其動之善而不失其初也學者之於道亦然人之生天莫不與之以口目耳鼻百骸四體之屬曰身主其身有知覺而能動者曰心心之動之之初其原皆係於仁義曰性動而不失其初之原耳不能使越仁義而聽目不能使越仁義而視口鼻手足百為皆不能使越仁義而動以至達於事物發於禮樂刑政者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別而散於陰陽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運曰道道之所以不

可一日離於事物人之區區之身所以能參天地變化而為三才蓋以此耳故學道者貴於逢原逢之如何逢之仁義而已矣人之心初動於仁義之原能擇之精守之堅勉強而皆逢者則為大賢君子逢之自然不待勉強者為堯舜力不能為惡時一逢之而不能精擇堅守為中才愚人強者隔於血氣弱者陷於嗜慾昏冥終身不能一逢為下愚不肖為桀紂為禽獸無足數矣斯說也由孟子以來不廢而為佛氏者曰性不可失其初是也若心則惟恐不拔蓋南湖道上人之字曰逢源余嘗與之言其義而疑之上人曰今吾教行將人人不失其性不起其心不私其身將舉國而為善人雖官府可以不設而君何疑乎嗟夫上人為上人之學鰥居遠引於山林間以其說身行之清齋寡求屏絕世故何患不得為善而

吾之云云則稻粱藥石衣冠琴瑟可以通行四方公傳百世而無厭者也且道無二原子不可以為余之達使我而幕上人之達亦勞矣而上人冲虛秀朗內練精苦於諸問學併通轉注然能將之以靜絕無絲毫浮佻險詐之氣雖不垂紳綯纓吾知其深於達矣故詳為之言以導其名若字導之猶有所未喻也則還心難冥矣上人他日數稱太章其學與上人遠甚亦以示之何如

陸原章字序

物之麗乎文者皆曰章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其在水有濁錯而成文曰濟水在玉器合而有文曰璋王在木理合而有文曰樟其木在人為士而有文曰文章首有文曰章甫之冠身有文曰章服然皆以文其外夫為文而外之不止將令人輕學而文亦有時而渝虎豹之炳然其存也人畏其威其役之也猶愛其皮君子之為文章者恥之然使非虎豹而生蒙其皮則不若是畏愛之矣故君子貴飾質也者所以出其文章者也甬里陸氏世賢而材余因冢子少年子名元章請字余為字曰士質

送袁伯長赴麗澤序

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寢食與其家之指揮洒掃推而大之為官吏而受人之民人為師儒而受人之子弟無非事也人自幼少強壯而至於老日日而學之凡以求無愧其事而已未有當曰我不能而姑止者也而今之君子率習為之辭曰我學治其身治其家猶未之能也而安能治人此說行故賢者得成其謙而不肖者亦以容其偽及乎人不得已而取之則謙者退處偽者售焉此甚非君子之通法也蓋往者銓格以科第高者為郡博士吾鄉之先生長者史文惠袁正獻沈端憲之徒於格當得者皆辭遜不受而寧求他官他官之難不優於郡博士而為之者以為皆以不能而不為則勢所不可故隨其資就其力且為而且學之耳余年未三十以新進士謁天官於格亦當得郡博士而不敢辭避不就當是時家有老人須祿以養余性尤不通吏事勉強文墨議論聞且為而且學之亦先生長者意耳邇來又二十年居閒散放無絲髮進益時時回思前事令人面熱汗下今袁君伯長與余同郡同業候麗澤之缺當行已久而不肯決曰為長於麗澤師儒也其任異特與郡博士正等而東萊公之闕里也吾趍趣焉余曰固也然吾伯長當學為其事而求無愧者也謙而

非偽也東萊公之學又史袁沈諸公之所同者也必不可已則當且為而又且學之者也伯長持身有士行居家有子道天資高文章妙博聞廣記尤精於史學近復貫穿經術他如琴書醫藥諸藝亦深得其理蓋多君子至必皆愿從之遊者余故人王及翁御史無恙其介紹而請焉元貞乙未春十日剡源戴表元序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

古之君子可以仕乎曰可以仕而可以不仕者也今之君子不可以仕乎曰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者也可以仕而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可以仕而其身可以不仕者也不可以仕而不可以不仕何也其材與學不可以仕而其身不可以不仕者也古之君子其得材也厚矣其師良其學之之法備上之人其時可仕也然後仕之然而不必皆仕也不必皆仕而為民則亦無不樂也今之君子其材不及古矣師不必皆良也學之之法不必皆備也其可仕也上之人不必皆仕之也然而皆有欲仕之心焉以為不仕而為民則其身將不免於累也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則為仕者皆為賢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則不仕者皆為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無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於無以自容其身今古之不齊與其俗之靜躁人之治亂如斯而已矣杭有吾黨屠君約字存博學古人之道而其材能為今人之所難能生於紛囂長於華豪而閭門哦書耳目不亂取所得於書之清切雄快者發之於歌謠布之於翰墨有騷人貞士之趣年四十矣當路數授之以官翱翔而不就迨于今茲又扳之為婺學正始拜而行斯人也使之不仕知其能靜使之仕知其能治者乎哉然余於存博猶有欲言焉蓋存博之可仕者以其材與學而不可以不仕者猶以其身乎夫人之生於世勞矣其不勞者非人道也古之為民無刑獄猝至之憂無賦役濟久之苦人知其可羨如彼也然其筋骸膚體疲於田疇而拘於耒耜狎習於風寒暑濕之事與今之農夫正等耳居之久也以百里奚甯越之賢不免於叩角而嗟釋鋤而起它可知已今之民一名為儒則其處也壍壺而壓尾其出也高車而駟馬乃有古時已仕在官者之所不及至於在家庭為子弟僕役在道塗為少賤負戴在庠序為生徒肄習其勞逸萬萬相遠於古人又未論也已仕者之當勞較於未仕之責俞難也均已仕也仕而為人師長之當勞較於為官吏愈難也未仕者之責止其身已仕者之責及其人為官吏者治人以政為師長者教人以道也嗟夫存博知夫道之難於政身之所受輕於人今之勞也猶有逸於古其有泰然於心者哉存博行矣且時婺學稱東南經術淵府正余所謂師良而法備者也今猶有為東萊之學而不變者乎存博問而求之求之而得其人則以余說質之又歸而教余焉

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古者學無官學之有官蓋以居其人而絃歌舞蹈揖遜聚習於其中亦或以熱他用如養老習射獻馘聽訟之類非若後世置師弟子專以教學為也置師弟子而專教學者古有之矣則必取之於高年退官窮鄉素望又非若後世以銓格調官名一人為師而其餘皆如弟子者也夫以銓格調官得古人不能必之名行古人不可專之教問其年不必尊也攷其仕非必舊也索之一旦而推而位之衆人之上決疑請益者四面而至此非才可以備三代之司徒宗伯卿大夫學可以

配先達之齊魯明經師其誰堪之而三代司徒宗伯卿大夫之才齊魯明經師之學未常有於天下後世有郡必有學學必有師則取之於何而給於是選者始不詳而教者亦不暇皆善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詞賦為稱職古之師儒教人之法非止於通經義能詞賦而已也顧其疎密淺深之有所據依循足以為無法之法適都大府千萬人之聚據高坐者一語不酬則羣喙咻焉至於刮席坐對悖然不容其身而後已嗚呼難哉毗陵為浙中文獻之國游儒寄士冠摩轂擊居學官者以為尤難大德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之江南之搢紳韋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才學可以為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皆若人其何

不可之有因相率作為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於余余不得辭抑余私有欲贊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於白及今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請為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忘本之義夫為師儒將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為則法不信知其為禮而有不曾於黨鄉故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為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呫囁而穩諸題篇之末

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為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為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為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一日棄也寒而欲授之衣飢而欲授之食危而欲之安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故賢能之人未嘗一日絕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也於是為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須則往往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才可稱一官則事止於一官非天下衆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為難者謂精神膂力必足以檢挻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周匝還棹而已耳無他望也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為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沉寄歲月於其間大德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老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候人趣行于途姻黨餞于郊見之幾有蹙縮不安之色問之曰若吾者其敢自謂無愧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能言而受教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族里州國一善一能之

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懼其不足也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則一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愧且懼乎哉且今天下內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尊以道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隳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謂之有道乎哉余聞其言為之面汗內熱蓋其官也余之疇昔亦嘗容易為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其官知余之不思而為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不思而元仁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為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易稱而居之真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本為佳邑衣冠文學猶有與嘗從游而存者乎為我物色而以元仁之說叩焉

送杜子問赴學官序

吾鄉奉化經學淵源可攷者起樓先生文叔文叔與慈溪杜
先生醇一時俱為鄞令王荆公所尊禮文叔終慶曆中其門
人弟子散布東南而私淑於奉化者趙教授范民舒文靖公
元質荆公為政以經義設科取士奉化去開封遠文叔之徒
多不屑仕至渡江久之乃稍稍有以經進而毛氏詩最盛每
試與江浙閩湘之士參造乎禮部若辟雍習詩者望其風不
敢與奉化齒王司第甲乙或至榜中連題奉化五七輩然後
及他州公論莫不以為當然數十年間名字膾炙藉藉於諸
人之口李秘書景平楊博士麟子黃知郡義甫杜常平叔範
其尤著也四者之中李楊黃嘗立朝位望相埒而叔範官者
不達然獨有才子弟其名裕字子問者才尤奇奉化後來言
詩遂推子問稱首又以為諸老先生之澤於此未絕而天之

酬杜氏者庶其在是無幾何來罷三百篇之策學者黜為空
言邑中故家雖衣冠強盛如李楊黃者亦皆通播蕩析子問
不得已携其耿耿者去而之西會尊官貴客通知其名左館
右轂既而為之薦進於當途假之文學掾之階而強之仕於
是子問老矣曰我無愿於仕也而不能無愿於祿俛首束裝
忘數千里江楚之勞而赴焉人或以為子問喜余曰是未足
為子問喜也余鄉人之所期子問於杜氏與諸老先生之澤
殆不止於是也雖然子問之年非甚高而衰也人之於子問
其知之亦非曰止於是也然則子問之於杜氏之於鄉之諸
老先生之澤猶可期也於其行遂酌酒以壯之而文余言撫
而書之以為序

送杜孟傳之石門洞序

儒者杜孟傳其先蜀人劉氏也於前溪先生巨濟為八世祖
巨濟之孫為文節公德修西南學者因而尊稱之為後溪先
生者也其家世文學風操余知之稔矣己亥庚子歲俱去鄉
關僑庽於杭一日來告余別曰吾以貧故不能忘尺寸之祿
然得一山墊寮甚恐無以給吾孥而幸前溪公之蹟在焉蓋
栝山之石門洞東距永嘉相大牙三百里耳其初岩壁陰峭
草樹蒙密人無知其名字者往往不過為山魈木客之所棲
託宋景平中謝康樂守永嘉尋幽得之始漸漸以詩傳於人
至梁天監有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曆有侍御史丘丹州刺
史裴士淹繼至皆有詩唐末洞廢宋皇祐改元蜀李堯俞守
栝洞始復復五十年當紹聖三年而前溪公守栝有監州杜
穎行縣過其地覺有異戒從徒持斧所道見之寫圖歸以相

詫前溪公驚悵即飭吏新葺之將來元章守連平生兄弟交
也馳報為書其所為石門洞文於是林泉雲物雄詞麗澤相
為光輝而洞遂為東吳形勝第一前溪公去洞又廢廢二百
年又稍復洞旁官為創塾而不肖孫承人之乏實始幸得瞻
餘風拜遺澤雖藜羹糗飯猶將甘之余聞其言為孟傳喜甚
贊孟傳亟往今人禮法家常輕詞章厭遊覽是自有說顧如
石門者非遇康樂以來數公若君家先大父發明之而使稱
奇詭傑之觀歲於荆榛狐兎棄於樵蘇覓物良可痛惜孟傳
官雖卑祿雖窶視先大夫身為二千石徒想像縹緲間不得
親往而謝丘李杜諸賢雖得親往然亦有官府不能久豈若
孟傳三歲居游其中朝暮仰窺岩林俯聽鳴泉之為樂哉孟
傳行矣他無以為言矣所知袁陽孟侯年方富清而能詩今

適為其州馬其又將為石門動心乎

送高虎臣序

古之學者必始於鄉七雄以來始有遊學然源流至漢而濟南伏生廣川仲舒之倫皆以居里著其名行示有本也宣為名州又江南部使者治所簡書之宗衣冠之業舟車之衝職庠校者恒多勞而少譽非望實兼茂疇敢居焉南陵高君虎臣醇資清裁隆齒俊業魁然為桑梓稱首遂奉省符來正本學為之三期佩衿歸良寮采推平官府稱賢由是道也豈惟行於鄉雖達之天下其誰曰不宜君子以是知高君之學成而將仕也滿秩之日驩謠騰興衮編載[redacted]冠以序引元貞丙申十月望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趙生遊吳序

邑有儒者趙生壽父美其衣冠過余門而別曰樵孫生於燕娛長於鄞虞年幾壯而始知學然而未嘗知遊之樂也惟家世父兄嘗宦於吳今將往而涉足焉惟長者賜之言詞以先之余聞而嘉之夫吳古奢國有陸海鹽綿稻魚鍜治之饒聞於天下其地形介於荆越姬太伯之所逃夫差項籍劉濞孫權之所用也然而有言偃公子札之化故其人多聞而善議有朱買臣機雲兄弟之馳驟故其人好詞章而長談謌有范蠡張季鷹之慷慨高舉故其人機變喜事而無留心其山有虎丘靈岩之嵬崒峭刻其浸有松江震澤之瀰綿浩滉烟雲魚鳥池臺苑御漁帆歌酒之玩日充於前故其居者撫貲內足可以不出戶限而通公侯其遊者輕裝空行亦能談笑跬步轉易拱把而居千金昔余之少也當壽父之年則嘗遊之

矣其君子者余嘗親之其故實猶可徵也其野人者余嘗接之其質朴猶可治也迨再遊之不如昔矣迨三遊之又不如再之見矣今壽父之遊其得如余三遊之所見者乎雖然壽父之遊不可已也壽父不可已則有一焉古人之遊必擇國既擇國也而後擇所與遊壽父其既有所擇於吳否乎吳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於方處州因處州而吳之所與遊盡在焉壽父至吳其以弟子禮遊於其門安知余三遊之不能得者壽父不一遊而盡得之山川風物盛衰榮枯外物之美皆不足為賢者道也他日充囊飽橐滿欲而歸則復以報我

送賈敏求序

士大夫學成于家行孚于鄉而不得食一命之祿以酬其勞而至于子孫三四世停滀鬱勃則往往有清疏秀鍾之氣外發而雖遏君子以是占為將興之祥若吾賈君敏求是已敏求之先高大父府君為婺州鄉先生婺之為州有蘇頴濱詞章之俗其人喜清言而知理道有呂東萊淵源之化其人務學而敦本風流薰滋鍾于賈門府君既恬於勞名即退而考槃一丘誅茅瀨岡之上蒔花種木終為壽藏學徒致祭墦塲之春鄉人脩祠社之敬至今蔚蔚芊芊雲滋霧積甥孫中外重相列騎時節拜掃以為金華之閭里焉敏求收狀於既穫食果於餘熟奮其妙手一出而遊東諸侯諸侯嘉其才再出而來為吾州學政吾州之士師其賢余與之遊三年見其嗜善如飲食之於正味雖日習之而不厭也惡不善如行路之於臭穢雖人不可遠而必避之也嗚呼豈非世家習禮問學之

所成也歟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釋之者曰其人君子矣不幸易世而非君子也者其澤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幸而易世非小人也者其澤猶五世而後斬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雖百世不斬可也敏求行矣可以仕矣天之厚於賈氏久矣先君子之積至於敏求而亦可以發矣故於其行也與之飲酒與之歌詩而復贈之序

送貢九萬詩序

學之於人不得而廢者非欲以求仕也而有仕之道焉古之君子學成而不仕者有矣則始以其學教於其鄉故仕有可能而以其學教於其鄉者不可能也後之君子則不然曰吾寧不暇學而不可不仕嗚呼是不亦重其易而輕其難耶宣

學他時為江南儒府凡綴教職於其間非才望高美誰敢居之而貢君九萬蔚然以鄉閭之英板授而來為本學正三年綠更士論稱善君子嘉其能學而望其仕也咸為歌詩以發勉之而屬筆於前進士剡源戴表元俾題編什之首云元貞乙未歲秋八月望日序

送孔明遠序

余兒時聞孔聖子孫有避靖康之亂而南者寓家于衢四世而樞密公由太學發身位至兩府余生於卑賤長於乖疑欲脩好於其門莫之能也已而其子明遠以公府高選被符而來為明學正始得扳緣事分憑托意氣締交游之誼焉蓋為明遠者居三難而備四有余於是久而益嘉之明遠承聖人之宗欲守其法一難也為人師二難也少而孤三難也然明遠皷於自修有泗侯持躬之風精強嗜學有叢子寡言之勤當公能讓有嶺南辭祿之潔見義力爭有寧州誅妖之勇以此四有而行三難宜乎誦絃洋洋冠裳鏘鏘舒英乎聖林發名乎儒堂為家之祥為國之光者矣三年教成僕牒北上凡我同業皆為歌詩而謂余也厚於明遠且嘗從事於卜商衛宏之學屬以為序

送唐君儒序

杭學為東南望其來久矣士之自四方萬里至者遊多於居又多尊官貴僚博士朝暮將迎奔走僅幸不失事故嘗不暇數數與諸生接而委責於其正正之為職其任重且難無㡬前是典選者於學正關輒停筆不敢輕注必擇學識才行卓然有稱于時而為士論所壓服者然後授之大德已亥秋攜

李唐君君儒秩且滿杭士賢其為人而重其去韓諗于剡源戴表元曰唐君學醇行良材通識清自其父兄家勢之所振激里巷場屋之所推擇則固已當濯纓青雲之淵飛居積星之林年運而邁方由諸侯賓掾佐廳計日積勞進名於天府此杭學之遇而唐君以為淹也凡我同志既各為詠歌道所以殷勤繾綣之意而子為序發之何如表元不得辭因為之序

送王子慶序

宇宙間清華奇秀之氣發於祥瑞者為醴泉慶雲珍禽異卉珠玕寶玉之屬而在人也為文章才藝殆未嘗一日闕於世使一日可闕則天地之氣有時息矣然自常情窺之頗若無預於治道而自古秀人才士制作精能之極必待禮樂太平

全盛之日而其事始備吾觀漢魏以後書學始興迷於六朝士大夫往往能書如是數百年至唐貞觀開元中千文珥籞諸所以黼藻緣飾之具次第施設而歐虞褚陸閻鄭王曹等輩彝比櫛權皆極一時之選此雖人事亦天運有所啓而然與自是浮沉顯晦又數百年而得宋之慶曆元祐風聲氣韻大略與唐人無甚相愧而君謨才翁子瞻魯直與可元章伯時諸公清才峻節雄詞盛德照耀掩映有出於瓶鈴繼楮之外則又非偶然而然也元興運化數功比擬唐宋于以開明堂總章之觀輯康衢皇極之誦陳器車銀甕之貢展天球河圖之瑞神文露繪岩書璧篆重譯而來四面而致所謂書林藝府珍藏秘玩固千載一時之最盛者矣錢塘王子慶多聞而博覽以公卿之薦乘軺詣郡遂將汗竹羣玉之堂唯黄五

雲之閣平生知交賀錢滿道余為備古今難逢之會以勸之

送陳養晦遠遊序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陳君曰成字養晦養晦當其時年方二十許而手姿器識如四五十者每見余狂歌劇飲叩壺擊筑為沉酣痛快之適未嘗不懽然與余和答以相樂及思極愁生闔門擁衾為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嘗不憮然與余同憂也然余平生好鐫磨後生常自恨涉世太早故未亂而學未冠而遊未壯而仕未老而休方氣血盛時東南馳騖自許要不齷齪而豈知有今日窮居剡源欲為耕漁樵獵而不可得耶故時時願養晦輩以為戒而不顧以相激發暴效自為此言諸少年聞者多首肯惟養晦曰不然士患不欲學耳欲學則無不可能患不欲遊耳欲遊則無不可遂必如公言是世之拘儒屈夫朋友不出保社之間耳目才周於几席之内時然而言時然而趨者然後為可安得聆度外之談乎昔者孔孟之門固已無所不遊無所不學故莊周滑稽史遷駁雜楚原馳騁而忘返揚雄汗穢而不慙皆蒙譏後來而自適於當世吾今方將賦招隱歌遠遊洗塵冠綻敝裘不惟厲吾[illegible]氣以蓋荊吳齊魯之觀而已聞燕代之南汧瀧之北有魁梧奇傑之才自埋於博徒劍客者不可勝數吾將往而求之農桑什一章句興亡之學不足為吾事也以為公當喜而強之而反哧我為余聞之為之心熱不自持蓋所謂伏櫪之馬聞北風而嘶鳴者也屬余實已衰憊無所用於世平生有高交友散布四方甚多養晦為我物色而問其知余者亦必有以知養晦焉

送鄭若晦遊建業序

自言超邁倜儻好遊之士所喜談山川城郭風物宮室技巧之奢靡可以動心盪目無過長安洛陽成都廣陵錢塘建業而成都長安以險遠不易至惟洛陽廣陵錢塘建業乎途脂流一擬千里得用舟航輿騎代其跋履攀緣之勞故遊者以為便然士非有事於進取與其篤好雖錢塘有不暇至而況數百里數千里之遠乎鄉有鄭若晦與余同客錢塘之日久矣自其始遊鄉闈之貴公方岳之名卿聞其才多禮致之而若晦每得餘閒即浮滄浪穿幽岩往來南北兩山間彌旬竟日若忘歸焉性喜作詩以江西葛處士慶龍為師得其法當意酣氣適信筆取紙自書山僧道人見之惟欣愛悅更下榻致饌食留連不聽去用是益無他人羇棲旅頓乏絕憔悴之

色已而若瘢輕裝別余云將改遊建業察其勢又若不止於建業者爲之驚喜過當夫建業固余舊遊相去三十年殘儒遺老猶有能記憶不相忘者乎旦夕亦欲一詣廣陵聞其蝗旱連年民居蕭然未敢舉足陜路士大夫近數數接之其人恢踈厚重稱其土風者也蜀道夬不可登人生何用必入蜀然後爲名士耶因若瘢行即道平日雅素併以廣若瘢之意

送鄭聖與遊闕里序

東南懐愷士大夫異時局於地狹不得遠遊以爲恨自中原道開遊者嚮奔影赴惟恐居後然皆不能無所徙羨未有無求於人而往者也余惟見吾里中僧六七輩相結約徒步禮五臺天台一黃冠思纂嵩高緱嶺歸躍既至其地而歸皆侈然以道自重間以所遇城郭富貴王公大人如目未嘗見蓋

其心不在是也先師仲尼之闕里在東魯今爲兗州由吳越計之不過三千里而近而人未有慕而遊焉何耶不爲儒者姑所未論爲儒者平居高談自命動以孔氏徒相緣飾或至詆浮屠老子二家如仇如不足與吾亢而爲智反出其下長纓華組驪鞍輕轂憧憧於燕趙宋魏之郊又益外而遠之踰萬里不憚而其師之居在三千里之魯則不暇至豈果力不暇哉以所爲從事於游者有求於燕趙宋魏之外而無求於魯故也江東之貴溪有鄭君聖與名沂獨毅然勇往余甚異而嘉之客有靳余曰子以爲聖與之游理所必應然乎夫今之爲魯者非昔之爲魯者也昔之魯也以夫子之教止行於一邦今夫子之書遍天下而郡國所在得設廟學建像祠則往往皆闕里也而子何魯之拘乎且士患不學孔氏不患不能遊魯余曰茲說是也而懼愈爲遊嵩高五臺者笑也古之君子其身存而人爲之式其閒表其鄉沒而百世猶祭其社禮其丘隴甚者愛其所經歷山川草木何也爲風聲德義有以芘存於人而不可忘耳夫子之道芘我如天地存我如父母其甚盛美非獨余不能言而窮天下之辨博者亦未能爲之辭也而諸人欲忘之乎苟諸人之不能忘則聖與之遊爲在所取矣聖與名在天官之板他日戴星重研以求迹化乃方徘徊廢緒爲人之所不及是尤可嘉也

送方中全北行序

嵗時江南士大夫去關洛遠嘗患於難仕仕又必須材望雖有家門之行鄉曲之譽而非官府公薦公卿通知則不可必得往往壓埋寘伏沒世而無聞者多矣三國以來當聽而求

盡拔而用始有闕閱名字斑斑見於史冊甚者床堆珪組庭業槐棘一門數世連綿而不絕是何天之生材偏嗇於前而豐於後耶抑亦人物之顯晦時運之變通有適當其逢而不可知其然也新安之在江南以山爲州儒其間者是不一族當貢舉法行時方君中全之先大父廣西公首以毛氏詩策名鄉書登摧英之甲科既而君父今通議大夫建德使君復用孔氏尚書爲南宮進士第一於是新安道德詞章之士致通顯於時者雖多而語家世科目宦學能名必推方氏稱首銓改舉罷使君驅馳之倦既淡無宦情晚歲益貧落魄觴詠自娛以養其高年來往路比嵗時關洛又益加遠子孫浮沉里閈艱關往來待次何敢出口言干祿事如是者積二十年余以事勢推之則前所云江南士大夫生於秦漢間雖有家門

之行鄉曲之譽而沉埋窮伏没世無聞者累千百計何足怪也而豈其理當然哉久之中全一日過余而别曰存心今者行仕矣問何以行何以仕曰吾親之名之貧之久不仕自中外諸貴僚舉知而憐之於法上大夫得謝任子許授中士之秩幸而公府手之吾庶幾其逢乎余曰是固官府之薦公卿之知江南士大夫慁焉而不得者也方氏家世官學能名其將復自中全始矣請以為賀復以為勉

送張叔夏西遊序

玉田張叔夏與余初相逢錢塘西湖上翩翩然飄阿錫之衣乘纖離之馬於是風神散朗自以為承平故家貴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强仕喪其行資則既牢落偃蹇嘗以藝北遊不遇失意亟亟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塘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

四明天台間若少遇者既又棄之西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不憚煩耶叔夏曰不然吾之來本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遇而無以寧吾居吾不得已違之吾豈樂為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阻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為樂府詞自歌之噫嗚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蓋錢塘故多大人長者叔夏之先世高曾祖父皆鐘鳴鼎食江湖高才詞客姜夔堯章孫季蕃花翁之徒往往出入館穀其門千金之裝列駟之聘談笑得之不以為異迨其途窮境變則亦以望於他人而不知正復堯章花翁尚存今誰知之而誰暇能念之者嗟乎士固復有家世材華如叔夏而窮甚於此者乎六月初吉輕行過門云將改遊吳公子季札春申君之鄉而求其人焉余曰唯唯因次第其辭以為别

送王月友遊華陽洞序

松江王月友嘗為余言其先人蟠客翁萬里入峨眉山遇異人得道歸而授其徒有林生順衡者以歲辛酉遊句容三茅之華陽洞所見奇花怪石飛臺涌殿之類莊嚴閃爍千態萬狀不可勝紀因辭師友去不知所終當是時月友作詩誇餞之及他士大夫詠歌從臾歎慕者甚衆而皆有世累不可往後四十年當大德庚子歲於是月友亦以其先人之道被聘北遊而能辭其官不拜歸錢塘城中閒居之日久矣一日忽過余别曰吾之奔馳泥塗霜露間雖幸而少休每清晨良夜思之未嘗不媿於吾林生也今將泛太湖穿靈岩略毘陵抹

朱方遂華陽洞而訪焉子亦盍有以餞我余駭而問之夫神仙之在人間世其理之有無不可知就令有之則必忠孝豪傑之士然後得焉顧寒暑飢渴衣食之欲不必皆與人同而蹤跡浮沉顯晦自應去人不遠但人不得而窺之自余識月友見其論平生交遊至余所畏愛輒諄勤敦篤不間生死官階俸祿可以榮妻孥眩僮僕名為有識者猶或好之而談笑不以經意未嘗在前掉臂輕去麻鞋葛袍傲睨當世無枉求無謏謟以此榮其身雖塵埃市井烟火廬落何往而非華陽洞乎不然襟懷氣誼有一不自得將望華陽之雲霞草樹咫尺不得至至亦非吾所得有月友姑少徐徐何如月友莞然而思恍然而喜曰吾非不解此然吾事不可止為子薄遊而歸幸萬一邂逅吾林生則亦以子語質之因書以為餞

送羅壽可歸江西序

古之所謂士大夫者少而學成於其身壯而材聞於其國及其老而無志於用則退而以其學師於其鄉是故有以一人而成千萬人之俗余自知讀書學文以至于今所聞見天下之士大夫略可以舉其操若今廬陵劉公其非斯人也乎哉夫江西數州之在東南自二百年來常為文章議論之國廬陵之在江西數州常抗而先之若劉公則又抗廬陵而先之身在而世傳其書言出而人取以為法精神氣貌藹然儼游於一室之內而環其州千百里之儒者顛倒傾動雖其怨嫉正色而不敢議焉此豈苟而然哉羅君志仁壽可之居接劉公為不遠能以文得公之言而携之遠遊於浙河之濱浙河之濱之人聞其為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愛之壽可又能自以其

詩與文取知於人人叩之而不見其窮卽之而不見其矯皆曰是宜為劉公之所與也莫不愈益愛之愛之則必有合壽可曰吾無意於合也吾之居吾鄉不為無樂吾猶有垂白之親吾所為僕僕而來者向也吾之至於斯也而不得盡其交遊吾求以盡之今盡矣吾歸也吾無意於合也余愛其言推其手而告之曰壽可賢乎蓋壽可劉公客余亦劉公客余不敢不盡於壽可為壽可謀凡壽可所自道皆是也竊有以廣壽可人之不得安於其居遠父母棄墳墓而出者非獨以盡交也亦以學也其為吏與商賈也不與焉壽可之遊將以盡交乎誠已少足矣抑以學則子之鄉旣有劉公而復求劉公於他人之鄉乎子歸而竟其學學至於劉公之年子之鄉有學子者如子之學劉公矣譬若宗子之子復待為宗不亦善乎而為壽可謀之乎雖然學必一於道壽可盛年而時時學於孔子之外不可也若劉公學成而及之可也所謂小德出入者也然亦不可不慎也壽可之歸也亦以請之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葉茂叔之淮安序

人性之弛張麗涼通塞無不各緣於其土俗之所近故齊魯多經生而趙魏饒壯士非齊魯無壯士趙魏無經生也舉其多者論耳天下名山大川一一起從西北其紆夷濵迤至於長淮之廣袤妖美不耕而善植少塞而耐居士大夫嚴莊重戴琴劍詩禮雍容喜功名謹然諾以為俗余嘗官學經從見東南交遊中有質直寡言不事奔謁諸媚諛諂者望而知敬其為淮客也兵興以來幾三十年加之以連歲旱蝗飢饉而

民不移業士不廢學非天之所資者厚而然耶高郵葉茂叔以名家良儒為正於淮安學余既稔與之善而需余言不已嗟乎茂叔往而惟毋以見多者取足於己乎哉人有成言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茂叔之職今非止於自知自勝而已也至淮安亦披胸傾臆盡出其蘊為同業者講焉要必有可觀者茂叔其以余言為然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乘繈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鑣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淸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緼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飢凍抗則曰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為耶當是時自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乎高臥而車馬食宿無求而羔鴈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沉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蓋有杓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闢紛華嗜慾可以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沉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為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道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章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產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崖僻谷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往埋藏伏匿積千百年而不得一日之遇而碧丹絺漆貝毛齒括尋常瑣細之蓄在於園容庭實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況於秀人奇士懷不可虛之藝而逢不可失之時者乎大江之南民齒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三十萬男子幸而為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通於上以取榮祿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謂勞矣於萬一之中鈍鑿斷僞自棄者又所不算貢君仲章以儒隱官城南濟湖上余嘗過之觀其居家厚待鄉傾怡親悌長隆師敬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詞種種不癡於流俗然亦竊怪其天資疏通爽邁可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既而有司以鄉其庠序歲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既可以安坐而得一日裹糧秣騎滕觚篋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材名氣節士必快慕之今縱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即取印綬節傳為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尚當賦兩都三大禮獻太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沉澒忍為常流凡儕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光明月千將鏌鋣之氣將辭塵泥脫垢壞以發祥於時騰驤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惛慚悛自棄往顧為碧丹絺鐵貝毛齒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不肖相去若是

遠矣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為別

送曹士弘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秘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藹藹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衒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赧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亦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躡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靡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洗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為多余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保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常數數為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者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復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為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遠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弘士弘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關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弘又因知士弘之父在其州即吾學可所謂不稜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已亥三月士弘揖選省戶下倦遊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弘而學竟不可虛辱獨叙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弘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弘盍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吳州判還番易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官吳侯熙載秩滿將還番易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既而私相與言曰侯之來奉化三年民安其清吏憚其明而吾徒敬其文雖侯之才其槩於吾州如大庭之治小俎幾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其僚而為惠於吾人亦已厚矣故當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雨疾諸葛公之部伍位置取諸其胸中而措之也及乎藏鋒斂穎韜滑謹飭氷淳矢直邴曼容之浮沉小官潔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毫振櫝周遵整刷春旋樞發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顧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惰也嗚呼吳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所作祿雖齊身名無所辱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榮瑕衰玷有幸全者有能若侯之浩然去就之間乎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剌史按州大黜汰褒勸彰侯行能委以讞核符移叢湊侯意亦以顧有所激厲而官期滿矣乃相率作為詩歌以發其未盡之志以樂侯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踰於家祀襄陽耆舊無載名宦令而後吾州父兄子弟見山川草木誦侯之篇章經涖臺館合想侯之為人自不能以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視其世為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

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書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為衣冠為血肉為君臣為鬼蜮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太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為理處其近者難為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為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持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子兄弟

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修廩勝約斂護戒陋車羸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嗚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俛仰時常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剡人幸既得一區於剡溪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備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為歸亦值其窮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週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實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余為之序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恝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賙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儒與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為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官即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淼瀇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窔窮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

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目其動心忍性之日亦已久矣自余之同葉若所常過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許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著聲實樹門戶俟者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處有祿位而期頤婆娑黃金與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既見蘇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嗤之以為捨本業而事遊說非其土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得推擇為吏遂去寄於俠徒嘆曰此猶先生之遺澤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二人焉稍時其緩急而調養其才技以為良能則二子

必不至但知今日之所從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身俯伏民伍而已以此知往古士大夫所為多才而寡過者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為州以余所知名賢比比而有渡江而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高而重客施錦山宋吾省自孚之息肩無十日不相往來蓋家世為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沉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粗足是既能清純自重而扶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氣節者之責而誰乎吾聞吾省天資簡爽居財疎不吝辭其與於人已多人不嘗為吾省惜屬有行役為咯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為吾黨勸焉

贈曾子貞編修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河喬岳之類往往皆在西北而枝條餘委散之為清纖峭麗奇偉瑰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若耶采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為然世之君子詮量人之才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適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碩儒強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是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即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札雖早習文學而不僻北游齊晉鄭衛諸國日與賢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蓋不以生而受焉為足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循愚生於窮海之濱長於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荊近不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殺穀之內無與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可相高者既不吾屑卑下者吾亦不屑之是真自棄而無望於斯世矣獨時時俯仰方冊見六合外事及聞接古名賢人晤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庚子之夏有中都官敝騶龐纏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溫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纚瀝瀝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居東平詢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屬辭若屈之深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覲夕習以求成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為子貞難為余易也何也余之循愚長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陂渠之水瀦之以自濡雖亢旱猶可後涸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微脈處廢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目多矣吾之循愚猶陂渠處閭

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高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然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為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論焉無必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充於其欲必充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斂視多識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唯因以為序

贈黃存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為材之意而世之闒茸騃昧者托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水火今 曰我之耳不願為聰我之目

不顧爲明其不爲聾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闕蛾明不至於燭淵魚則罹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為不美而不為也菑馬顧其善走蓄劒顧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劒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騏割之銛而寧得土馬木劒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蕉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肅為江南名卿緣桑梓故每與余評隲古近人物以為士之生世識不可無材蓋當時方以闈闈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京塲壁之目即拔擢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長臂雅揖垂紳緩帶浮沉跌笑攀緣中不失繩墨則咎責不加而品級驟致惟先生草起寒遠實用所長取知於人寸量尺較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覩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二十年家犀嗣絕四壁不立乎時炎門舊族勞當同澌共盡而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過宣城校官字彥實於杭問之先大夫行誼本末無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篇雅章稜吞殺奔奇闡異解蹊通部覈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為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令即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事也如無材然彥實之銳與馬惟韁勞使人畏其銛且騷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回宣城見王教叔兄弟尤取材也亦以質之是歲五月既望

送龔子敬序

大江之南土連吳荊當春秋時能以言詞問學通名中原者謂之奇人漢晉以來于旌之聘軒輶之傳無日不至山亭野郭閒由是功名馳騁之路繁而隱逸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寶犀角孔翠鉉紉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摹詆族誹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予與之商略此事犁然有當予之心者蓋子敬之學淹通而緝實據古而少尤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為名公卿賢師帥童丱之年耵瞶耳習稚祖目饜及今春秋鼎盛乃方從于大夫○焉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沉里巷居常目譏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餘子言游之絃歌也而綦之者復為魯恭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綦之者復為子虛相如以風土評量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為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設於庠校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尚攘臂企趾為子敬助喜云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朝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疆而招排闥而迓幸且至則修衣冠振頰容候其一言以為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候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既而亦從劉侯來謁予予驚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

技以達許人而心之所不貲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許人而心之所貲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用此雖屢許人人不以為夸而術嘗不敗余深異之以為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濶十五年余以憂居困絕備嘗於鄞而生適復來當是時鄞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存者往往病廢先業求言之所依以為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為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尚若有得乃其旅力趫鋝畧錄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為京房郭璞生其毋數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曆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徼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廉複肆犇食售則愈貴重不可褻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壚設寮席徬即籌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尅制化之說士大夫既相駭感而衆星翁亦共排斥之以為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遊戲猶記其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况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尅制化為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筭違之則繆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嘆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某禍後當如彼某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穫爲所經裹囊握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父於余為同産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為獲罪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饕廢阻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為乃獨不然因為遂書所見勵生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趙君尊字立道年三十以附闕辭翰志節當得美仕一日棄其家佯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于他日數言三茅試依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熒林薄間穴窓窺之果趙君即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産扶持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繫念三茅然其家奪其志曰必殺我竟以此怏怏得疾余嘗疑之趙君非佯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陵丘壑煙霞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古之達人奇士一牽於世故欲有所建立則不暇得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隔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制於累窘於力與不暇知等耳故如趙君之捐身行志世人往往驚駭以為怪事必若神仙隱退方外之流無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深知之余未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竊有愧

焉癸巳之歲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情無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問之自三茅來欣欣然令人有駕青牛騎黃鵠之想而公度方以名字通籍金闕平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者則三茅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茅之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人哉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過十年之力倘諸兒勝門戶當杖藜芒屨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尚未晚也

送鄞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爲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養人者皆異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數遇也於是乎磔裂四出散而爲異人奇士沈埋隱伏於山林巖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爲高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蹤跡嶢峭言行誕譎往往皆是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姜公輔鄭遨之高才絶識動輒離家棄俗俛首去爲黃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橫恣睢無以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爲公卿淵府一關之裏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崛強自負朝遊嚴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而老憯然不免有霜露愛則投章甫裂逢掖遂一往爲老子役若終身焉既又憧憧然有嘯蘇門棲崧高遊涿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奇之以南者蓋余所云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既不足求之養人亦不能有餘焉者也雖然以南儒者也儒者之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出而靈百川雨八荒其去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去而簡其責之以爲食者慎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超曠迸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無累於身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爲遊則雖䟴行蹻走役役於道途之間秖自弊耳鄞爲東南斗絶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雁蕩生東南不得一至焉以爲闕故凡懷章之吏彈鋏之客莫不顧睨軒舉指爲先登他日羣而賀之得至者十無二三焉是非有遐疆絶壤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足以爲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浮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無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疣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頒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供將何行不可遂而況二山之犬牙吾邦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爲彼之遊則易然爲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疑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略天台而窺於雁蕩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鄞之戶部陳公適爲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博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庶幾有得乎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其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王於權足爲力足行而有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今昔者嘗怪齊景公以賢諸侯欲一觀轉附朝儛

而其臣有流連荒亡之諷謝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棲華山而諸人猶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乃若山林遯世枯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略適意即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疏通滯礙果各異其途若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洲後天姥遊者宜不可幾他日論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覺慧上人字以仁自四明脫髮即往居之爲上人喜上人曰吾何爲拘拘於此有一簦緣石橋循鴈蕩出金華洞過天目拂靈岩虎丘浮金焦仰鍾阜浴灊皖捉匡廬二林久之略大小孤𢌿九華窮其勢遂將摩洞庭跨巫峽歷峨眉望崑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縱覲於蒼梧之野無

難也己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遺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壑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高交友滿江海今亦不掛念顧歸而見雲門花草樹石皆吾飲食臭味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器玩見雲門煙霞天露皆吾衣裳儲餼見雲門禽虫魚鼈皆吾過從還往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於乎噫乎窮人世之適有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礙者乎上人之得於天也厚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固非有封疆之責軒紱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爲道一宿可至秋高山中熱時上人爲我取葛翁泉釀酒列酌數行蕩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尋大令之故蹤歌徽公之遺篇陶陶乎蕭蕭乎喜而遊倦而休不亦可乎上人胡盧而歎余亦稅鞿而書以爲之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岩壑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誠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來多喜與山林世外若爲浮屠氏之學者相往還以爲樂庚子之春有越僧儀者訪余錢塘吳山授徒之舍貌甚慈辭甚文氣甚肅曰吾將北遊余聞而異之儀公曰君勿異也吾之遊無所顧於彼蓋吾居越吾於世泊然草衣木食而已矣長能遊遊南天竺視南天竺猶越也久而得一刹餘姚山中初至之日山焦然爲之五年而山麻然然吾視之猶南天竺也徙餘姚得天台之瀑布瀑布吾

所未狎吾視之亦不過如餘姚山中耳顧爲瀑布則有瀑布事瀑布有當北遊者吾以爲如瀑布遊且吾聞劉丘之陰涿水之陽有五臺焉因得一寄目以攄吾懷則亦幸甚而吾何知所誘而君復何所見而異乎於是余爲之憮然自失不獨悔余言之淺且益信夫世外自有所謂曠達知道之士而真不在深藏固閉以爲高也於其行書之以爲序

朱尉開伯求銘親贊序

朱開伯承孫在吾鄉爲故家子孫人無知者己巳之歲表元入館下同業生以其居於鄞也往往問識朱開伯乎則對曰不識每問皆然其知者諱之曰開伯學行在其先出宜不相接其少年者見輒啞然而笑表元然後始愧郝羞伏知其學之陋也蓋開伯之先世居桐鄉西濮時名邑者爲吏而有德

於民遂家焉曰後世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民者也歷千年世緒不墜建炎之亂衣冠播越始有散而入浙者而紫微公新仲遂為鄞人紫微公文章道德載在宇內聞公之風猶師慕之況其辱居吾鄉乎吾之愛其人也及其胥及其樹及其屋烏況其子孫乎表元既感於同業之言求交開伯甚決時時從開伯誦家世所聞皆浙中士大夫之未言者其淵源本末可攷不誣獨以父兄樸學不肯隨時作纖巧語故短於爭名他人或鮮知之雖然其家世則容有知之者矣表元得一官則失仕開伯亦視會稽之牒而居惘惘焉窮相似也丙子之禍表元扶三老人走三州五縣犯死道數十越多年賴一親戚物色得之天台山中援之歸鄞久之益困謀居浙河之西又不可則遷而歸烏石又謀還剡以開伯之舊也往別之

及門見開伯方儼然負其齊衰絰失聲而哭其母卻立俟其氣定問之開伯咽而言狀既而曰吾門不開三日矣誰為吾來者問能斂乎曰幸斂矣問能葬乎曰吾無資也而何以葬問有以殯乎曰吾哭於斯非吾居也而何以殯問有為子之喪者乎曰吾鮮兄弟也而孰為之喪問有賻乎曰吾羈旅之人也而孰為之賻表元聞其言持其手泣益悲之曰若是固朋友之職也為之留行而圖之為之經紀為之告於人而人不知識也返而告之曰是表元之未至也天下之物苟以其力致之者無不獲也天下之事苟以其誠持之者無不集也天下之人苟以其已動之者無不應也今夫端居而簡重守義道而不求者士之節也不愛其身殫其親之終力盡而繼之以死者孝子之義也昔者子之先之居於斯也有其故矣則亦惟我獎義之邦有周於德而恤人之不獲者故輕千里而長其道息於此今其居蓋過子之門者其先人皆紫微公故所等夷者也且子惟不顧知於人人則何自知之今有所居而求焉而有謂不知子也者知子而不能免子於不孝也禮義之責有所歸矣開伯曰吾心猝猝然安能為之辭於是退而次第之且係其私於開伯者以為之序

送鉛山王亦詵歸鄉序

物之能為其類之宗者必異世言鳳飛而羣鳥從之以萬數世固未有識鳳而見其飛者也誠使世之人嘗見有異鳥而其羣萬數從之則豈不駭眩而異之也故其名可聞而其身不可見不然方見異於人之不暇而何以能為宗庚午歲楊子江漁人網江得大龜長一尋檟之以進畜水聚小魚千百

檟中魚湊集龜口旁若拱伏聽令不敢言兒童強從魚罝遂處終湊集拱伏如初爲貢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以其地考之良近然注家說大龜纔尺有二寸雖古人亦未嘗見大龜如所遇於漁人之檟者也以龜之易獲不可見則其不足以識鳳固宜孔孟荀韓之於儒其當為宗何以異於龜與鳳然方其存時從夫子而遊者去來之大略不過三千人孟荀加少韓之門不叛去僅六七惟其久也人始聞風而宗之此一聖三賢豈翹翹然欲見異以取眩駭於天下之耳目直不忍孤守己道推而同諸人耳而奈之何人不可得而同也鄉原流俗楊朱墨翟釋老之同烏鳶蚍蜉之同也羣然而飛羣然而遊又羣然而止而已矣余初學儒時見世之慕利達者宗科舉科舉初罷慕名高者宗隱逸隱逸之視科舉有間也當是

時猶各有大儒遺老有名實者為之宗學者賴以不散歲月推遷心志變化昔之為宗者且將銷鑠就盡而士漸不知其宗吾為吾道吾類懼焉鉛山王亦詵遠學於余期月歸省親請益余書此說遺之余友李君明通釋褐太學第一清修博學高文章亦鉛之鄉之鳳也亦因以諗之何如大德乙亥歲十月望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序

送柳道傳赴江山序

古之用人者權尊而法疎權尊則易取人法疎則人得以盡其材吾觀周官六卿屬吏多出於其長所自命漢晉之相沿三公皆得開府收召名士故辟官有欲吏朱雲之嗟而桓溫亦以能容孟嘉為善然初不聞於庠校師儒之員有所辟置惟其學行有稱於鄉則人自聞風裹糧而從之此非獨其人

之難而道固不可易而屈也科舉興詮格密其說先裁之以中人以下可能之文藝然後拘之以愚不肖易成之歲月以至江南異時自通守令丞主簿尉若錢穀刑獄諸倅若州縣學官注調一決於選部法不可謂不陋而人情往往不難於為通守令丞諸僚而一聞師儒之號雖百里之學亦趑趄畏縮而不敢輕赴彼誠知夫通守令丞諸僚不過簿書胥史句稽剖析之類而師儒之職有不止是焉者則法之所不及又係乎其人之自為之歟嚮者科舉之弊既除諸選猶守銓格惟縣學官以其秩卑付諸下大夫之領之者使得專志有志節者或耻為之而官益不重大德庚子歲吳楚閩越士待命於中書行署行署長取其闕升府俾宰士掄牒以次禮進其人廷授之觀者以為榮而吾友金華柳道傳得衢之江山焉

江山固衢佳邑氣清而俗醇貴僚使客車馬之跡罕至道傳又金華良士攻文章通記覽不患無以盡其才昔夫子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憂好學之不至道傳往而以好學鼓動江山之人道之成也豈惟江山聞江山之風者且將四面裹糧而來於以為明時興文美化之助以成諸公能取人之名不亦可乎道傳曰唯唯

送鄭南仲赴昌化主簿序

合天下之官自宰相第而下之至官於縣而卑止矣合一縣之官自其長第而下之曰宰曰丞曰主簿曰尉曰巡徼而卑止矣然尉與巡徼雖居主簿下而其職專權行勢伸若不與縣相涅主簿雖尊於尉與巡徼而職不專權不行勢不伸勞多而責先處下而辱近故有志節者或俾為之昔者余與友

人鄭炎南仲相遇於吳楚之間每酒酣談論此事南仲於時慷慨喜功名不免有干祿意則為數數歎息不置南仲本閩中佳士年甫冠屢用其長技角於有司屢為數萬人舉首又進為國子生文聲益震至是諸公頗有知而薦之者竟用其力得湖學教授南仲喜曰吾不能忘祿而為此然幸而得免於前者之歎及既為湖學南仲不惟能自軒奮不失已而已及大僚貴客東南行者皆輟車屏從先願納交於其門於是人之慕南仲者若蛻塵而仙簿書箠楚之吏欲為南仲而不得者若坐重淵而仰青天南仲益自喜為之數年於法不得不調再謁於天官而有昌化之拜嗟乎南仲今日復欲翺翔嘯詠洋洋然以儒者自命如前日湖學得乎於是人皆復為南仲歎而南仲亦不能釋然以問於余余曰南仲無歎也南

仲前後所居官異而南仲之所自為一也前日之大僚貴客願交於南仲者亦非必其以官也今之所見夥多而辱近有尉與巡徼之不如者其官之卑而非南仲之所自為也南仲行矣毋以誘遷毋以曾阻余聞昌化山水之窟風淳而士美士大夫非樂靜慕奇者不至將有悴子之才而援手於窮遠者如湖學之知子者矣南仲平生同志者遂各為歌詩以壯南仲而謂余與南仲最舊也屬以為序

送謝仲潛序

始余以文學掾遊金陵時年纔三十爾性喜攻古文辭每出義策諸生以觀其能占對與否而鼓舞抑揚之同時執簡數百人有謝仲潛常在鼎甲中余愛其材而未嘗不期其成也別去二十有五年余寄食錢塘市舍授徒於是耳目疲耗

心膽銷怯值稠人廣席談辯縱橫輒畏縮如不勝況有所挾乎外者尤不敢仰首視乃聞有吳江教官能禮貌耆老自民伍起余太學周孔明于庠校間待以賓客不用官府法爲之喜甚已亥秋八月吳江教官者滿以謁來見余余延坐問之盍仲潛也曰自契闊來一日不廢學然益更事諳變故寒涼暑燠較前爲諸生時意氣亦不復有其俛仰升斗之祿直欲少避嚚夫亭長訶呼耳故避逅冠服與我相類者亦稍稍有志扶持之嗟乎仲潛乎始余愛仲潛尚不過相期文墨几案間事由今想之科舉子略有器業者之所能辦不見二十五年乃能涵養成就至此充仲潛之志所欲爲與儒者之職所當爲世上何有紀極而紛紛乎孰非與吾同類者居是世也同是人也而儒冠儒服者吾師友類也吾儕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名德可以臨使我者吾父兄類也吾周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而其年輩推讓於我者吾子弟類也吾羿之居是世也同是人也雖不儒冠儒服且不可皆與父兄子弟也而不幸飢渴寒暑之情若待我而獲者吾比隣里巷知識類也吾憂之居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教也行也則曰吾必有以爲之政也嗟乎仲潛乎儒者區區之一身而何以當衆人紛紛之求乎古法四十而祿五十而爵年愈高仕愈貴者人之望之愈詳顧余之賤且衰已非世所齒及幸嘗愛仲潛而期之而仲潛亦幸不負余之知也故於其去吳江而將受民社之寄且將進備乎郎大夫論議之選也而望之以詳焉仲潛愈思充其類而盡其職也乎哉是歲大德三年季秋朔日前進士剡源戴表元帥初序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志

安陽胡氏考妣墓志銘

大德壬寅歲余來錢塘授徒且五年識安陽胡士謙於中書行署恂恂然儒也於是諸公憐余老而加窮薦授之一官將行別士謙則方圜其齋衰絰在苫塊之中越再旬介友人以其母夫人行述來謁銘且曰今將奉柩歸以明年癸卯歲秋某月某日合窆於安陽柴庫村先府君之兆惟先府君之死與發處蓋不忍言幸哀而併銘之按府君諱泰字通父胡氏夫人王氏俱彰德安陽人胡氏世長者至府君父諱仙當金時選充行軍副統壽九十而終生四子府君於次在三資特

粹厚幼好學遂通贍經史居家庭鄉閈以孝謹聞嘗典掌本郡材賦有貸府君私錢踰期不償者一不問比其死携券對几焚之至元十一年以差籍從軍南伐道遇士卒急難常挺身救護全活者甚衆謂人曰此輩皆此方良家子弟設不幸不以正命死將何面目見父母妻子乎十二年守鎮黃州充管軍總管府知事十四年夏五月司空山等寨賊發劫黃州吏民驚散府君獨誓死不去仍以義倡其衆力戰拒守少頃賊來益多遇害夫人父諱聚清愼無餘貲夫人當笄為擇良對得府君婿于家府君死黃州時長子方十六處益也次子處敬方十三夫人當盛年以貞節刻苦自勵日夜力鐵紉機杼取其嬴供師資費二孤頗教督皆成人處益今以行署秩滿授從仕郎淮東淮西道宣慰使司都事處敬浙東勸農司

書吏竟天之念之幸而及於官祿得以安娛壽考酬其前勤而夫人苦風濕疾以去年辛丑歲十一月三十日死矣嗚呼茲豈可不為嗟痛惋慕而慷慨引義節如胡氏考妣者儕之古烈丈夫烈婦時不謂宜哉府君年四十四夫人年六十四孫男二人曰怡曰默孫女三人銘曰婦義於後夫忠於前嗚呼此安陽胡氏一門二烈之阡尚百年千年無震無騫

曾君墓志銘

江西之曾以氏雄者三南豐其甲也有居金谿之眉東山曰曾君叔翔父其先由南豐徙余遠不及識而讀其狀識君所從遊師友若周義山吳允文之屬皆東南知名士即君之器業淵源風采固可以次論焉君諱一鶚字叔翔父少亢爽有奇骨曾祖琳祖次默父東山居士洪世以問學相授居士既

蚤夜勗君子家稍長遣出使縱交聲漸氣摩靡不通究時方崇進士舉頗於此不得志雖豪傑無以自振儕輩十五六過顯矣君浮沉其間不倦不恧然性明決常高持風裁見鄉人過誤多面折少容貸及有不能可否事質成於君是是非非應口剖析聞者犂然而服也母胡氏卒居士年浸高君承薦寢膳冬夏溫凊昏晨起居無違禮居士壽考令終而季父病奉季父湯藥如居士時事兄順家事諮而後行撫諸弟友愛有善獎之少不謹警之患難則扶持之延良師淑二息族子弟有佳質亦料收之治家嚴內外而好客恢疎樂易留連詩酒頹然竟日人莫測其雅量鄉有急難赴之恐後至賙窮賑乏尤不靳丙子之潰所在無寧居或相譸張為亂君以靜鎮羣衣冠細弱依而全活者不可勝數他日居士葬送車縞素

傾村空郭出纍纍百餘里不啻皆前日受恩客也其閒居不言而教成無權而惠行往往類古義烈士去家五里所得萬石塘林壑盤蔚有鶴巢龜峰之目君築室其下扁以龜鶴隨隱義山諸公嘗為賦詩甚奇並溪種梅亦號梅溪翁琴書壺奕將婆娑以延老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遂卒卒之日遠近士大夫知君者舉痛惜之嗟乎使翔父君當諸公無恙時亦策一名不過循例如是而止今諸公所成就幾何叩其顛末有不忍言而君生有及於物死無愧於己詩書滿門哀榮稱情非天道有以伸之而然乎君前卒以歲除夕得疾越一月少間家人以為喜忽索筆疏遺言戒子以不可忘清苦廝友讓意及勿以緇黃亂喪禮凡累十言又三日而瞑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先君三年卒子男二起東起南女二長適

承務郎慶元路治中張與紹次適倪清孫男五鍠鉞鎮錞鏞女六長適倪詩次適陳聖廣次許適吳相孫餘尚幼諸孤以故葬緩大德六年十一月某日始克窆于里之流光亭陳夫人祔銘曰鶴以麓存龜不利走彝予與偕藏兮今復奚云昭之熄潛之獲既堅既謐維茲幽宅

吳君墓志銘

君諱榮字景榮吳氏饒德興建節人建節之吳唐末逃黃巢兵由歙從美槎居號槎下吳家環槎下數里閭至今祠所謂吳尚書其遠祖也曾祖俊章祖次祐父應辰贈承務郎承務公性冲靜生二子長安行以詞賦中甲戌進士科調信州貴溪尉次即君少警敏甚母劉夫人尤愛遂早授勞事以逸親而縱其兄使專意文學家本儒儉自君為之懇殖日增綱紀日飭奉養日具迨於晚年遂成高門賢裳軒騶熙恬往來詩書豆觴談笑娛集悠悠然令人忘死生之域興廢之戚才乎執槎下居皆毀攻祭栢水栢水者承務公本生家徐氏丘隴所在也於是君年高經營滋疲諸人質成徼施者四面而至然平居最急義伯姊雖嫁傾其私裝女甥無依鞠如己息他恤孤撫弱事關無不為嘗自書一編述大意示子孫曰棟宇不必華庇風雨足矣田園不必多了伏臘足矣賓客不可疏在擇交聲名不可貪在立己施予不可吝在隨力此其施為蘊畜之可窺者也年七十六以大德壬寅秋九月二十五日卒于正寢卒之日人哀惜之娶康山許氏子男三長大本次端本早世次建中為承務公本生家後女一適同邑蘇濤孫男三長德馨次德昌次德宏女三長適同邑張韶餘尚幼初

貴溪尉仕成而倦遊閒以鄉檄起領鄉校講道授業無虛日君又慨仁山之塾豐禮幣美庖膳以昭延名師江鄉稱世家多賓游文雅好禮者必推仁山居士子弟居其間欣然漸於學問大本既精孔氏尚書復授德馨周易曰吾不能以罷舉廢業也惟嘗誦道書一夕夢神問南斗經中何脫二語耶明日以質諸所親取刊本校之良是丙子歲危病恍惚見修廊廣廈有羽衣人拾刀圭藥投使服之覺而牙頰間猶隱然丹砂氣疾亦隨愈嗚呼世議之隘士大夫天資高邁者人人思飛騰高舉脫屣塵機械以為樂將自不可測邪癸卯冬十月某日大本將葬君於樂平州公墓塢前事奉天台主簿程君之狀來丐銘銘曰劬其功美其宗天不惡其豐深其居敦其初人不疾其疎惟茲新岡孝友之藏後百千祀其固其康

楊氏考妣墓志銘

信弋陽楊君應桂既葬其父府君永年鄉蒲塢母夫人張氏又葬密石及是陰陽家胥不以為吉乃追用治命改卜於二塋之間得吉將合窆焉書來屬表元銘之始表元年未三十客於金陵君掾當塗有能名纔長一歲耳間以部使者檄同考試補大學弟子員一見結兄弟交於時兩家各奉重親安與就祿養意氣相頡頏甚闊絕三十年再來見君鄉州問前事如夢寐憂患病懮憔悴亦具成老翁于是又相弔以悲銘何可得辭按狀信弋陽之楊由建徙派出祥符內翰文公府君諱鎔字子成曾祖和祖嵩將仕郎考春迪功郎妣葉氏府君幼警秀不羣比壯信鄉先生王伯羽學問行藝出諸生徒右迨二子能受書即擇知名士為師而日以一編程所

業既而應桂遂中乙科人為府君喜府君曰吾期吾兒不止是也饒信為江東士大夫窟數景定咸淳中湯尚書以耆俊謝禮部以忠鯁徐正言以隱逸風采聳然臨一時應桂東瀛西染出閩珂瑛之音人聽然忻之戒不言而成良士至當塗儌倅宿師胥驚怖詫服以為少年安得乃爾不知其有所受之也喪師瀆當國者懸高爵誘士士來如麻府君曰是尚可為乎應桂僅以文林資調括蒼元倅以歸衆宗戚保衛赭亭山鄉民依而全活甚衆久之藍山執閩長儒望歸應桂不得已詐赴之遇是不敢以請府君天資高邁事不可忤而無含怒嘗怒馭家有法睦族有愛待賓有禮睦鄰有義謝禮部之謫富川交遊畏禍不敢造其戶府君獨持壺遠餞至匯澤語之曰此陸敬輿忠州註本草時也願自愛禮部歸先寓青道

謝語甚切至晚歲以家政付二子時時飲酒而不至醉以適性吟詩而不傷訐以適意蓋樂天知命忠厚篤實君子也母夫人之狀曰張氏諱妙靜祖維兩充鄉貢進士舉父孝友世為弋陽儒家夫人歸府君相尚勤儉業夫人性嚴少假借禮部銘其墓所謂治家中禮者也夫人承迎左右無違順而正慈而節常舉外家所聞見督二子以虛心好問自諸老處歸聞得一善言為之喜見顏色府君沒家遷於鉛山之何田以氣疾竟死何田府君年六十六生嘉定癸未七月十二日也沒至元戊子三月二十六日夫人年七十二生嘉定己卯十一月二十日沒至元庚寅十一月十八日今葬以大德癸卯某月某日子男二長應桂次應得子女二長適前進士趙嗣惠次適進士游味道孫男三公審志學弘孫公審早世孫女

二長適進士黃進德次幼曾孫男一受孫銘曰既有為之華孰得而威其家既有為之終孰得而京其躬惟安惟穆歸茲新卜劉坚書良永閟陰石

游縣丞墓志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侶所為譜建亂徙信今為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奕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二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庖屢空而時節設施展敘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洎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坎軻不售辛未歲遂用

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脩職郎調贛州興國主學
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
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黠胥一辞儒君承牒謁墓所
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牘上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
贛苦淮鹽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為鄉人徐經
略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
無寧懷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羨不歸私裝商
權苛比歲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為登臨佳處休假則與寄
公僑士覩風訪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慈父君
亦以耄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為新會民
而終焉初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榛居守而次子斯道
從迪兼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

嫁新會者與婿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關數千
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新會瀧水里之坳頭村於是發
土撤茨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祔兆域焉
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材予每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
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為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
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為禮行經界景定初黃侯境
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晚
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
然而鬼神亦有所不能盡知其情耶鬭義而行知難而退孤
老窮蹙僅免兵革夭又遭之賢息使遊魂寓魄歸妥塋廟然
則君之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
南榮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至

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男二應
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婿將仕郎濟南辛衡次故迪
功郎新會尉[illegible]平可翁孫男二長肖龍次肖鶚為巡檢後
曾孫女一銘曰生為勞儒死羈客星風瘴霧魂焉簿不如鄉
丘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百千祀鎮茲宅

故玉林項君墓志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棄子孫散處
荊揚間揚之項徽為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巘峿峭拔奇秀聚
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
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
去為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荊而族相望隱然為
東南華門君曾祖奮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為妹婿祖維寅浙

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璞東試稱太學
不幸早世幹辦公亦相繼逝謝雀鼠之訟驚于家庭君纔七
齡二弟稚孺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以求直于郡縣于臺于
部鄉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曾論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
蹶然有感曰吾長吾父喪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劃堠以
和母敗吾溫清誦紋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帥二弟
承師嚮學日記千餘言援筆為文俊氣爽烽不肯休未幾母
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
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
月卿沈君貴瑤李君睦畬君與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
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綠幟霆轟電馳華軒蒼
蓋烏集蟻附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蔦既登甲戌

高第而弟若子迺還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
友聚書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墅迺
臺湶衛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咏於其間
一時規模風致使人娓娓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離析
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以造物者憐其歷而娛之然性不
吝滯見義即為遇急張弛尊幼貴賤事無巨細得其一言而
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袠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
三十人舉從姻游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
後夜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
汝輩耕織即死亦不為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
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為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
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

為壽無恙不　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醫
藥何為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
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
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
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為宗人斗南後女一壻番陽教諭徐
岱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
孫蘭孫為之祥後孫亝君嘗曰卜地於里之五鹿塢以故葬
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
謁銘銘曰遜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
酬歸藏茲丘嗚呼永世無震無譎

故禮部進士徐君墓志銘

取十以明經試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誦精傳註使人崇本
勤業不虛為浮藻而已王荊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昉對
策依題為文多者遂至泚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
限晷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
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
東聞饒士徐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
未晡不點竄已篇滿成文復紓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
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堯龍聯翩居前行再
作者亦冠二榜時饒士以尚書為額蹄萬計充貢者纔十五
人君方妙年迺高才能捷取奇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
何足多慕既而其從子之祥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
禹諱子鄒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
慈棄國民為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

亂貢頊子盛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為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
次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闢東軒數十
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
舒君成大余君木為師宗人節甫為友聞藝術比書燈熒熒
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援
既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
好客聞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
繼其志禮賢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
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濟之流以姻以舊朝
熏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踈落而故相集賢馬
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倘然
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

龍至是增葺改名雨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
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
慎所習勿為虛誕褻淺者所咻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
君非科舉士且悟雨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
友處族姻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
經可傳于世未為不遇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
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
中敏中允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塼
源葬緩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雖衡且角雲族而不澤
吾藏吾斲以還于冥漠是之謂真宅

游鄉貢墓志銘

余至信州之明年於是上饒游叔大既踰嶺返其先人新會

府君之殯且葬而屬之銘余既哀而銘之越二年叔大卒其
子又亟俾銘焉嗚呼余之不腆其審能信然於游氏父子之
間乎按游氏之譜遠自漢魏隋唐以來不乏顯者五代避建
亂徙信大觀中八世祖以子應八行科登朝積官至中大夫
詳已具新會府君志江南之旅貢進士其法每州率四百人
拔其一謂之鄉貢信多詞賦以詞賦充貢為尤難新會府君
起清門挾俊能同業既讓為先登叔大甫弱冠隨群投牒輒
復得之旗鈴踵門冠蓋屬途州閭以為榮然叔大資嚴重不
切切於卑近之獲早即從徐岩為陸氏之學者游於時湯文
昌黃台州皆以顯官領祠象山寒鏁著所頗見條貫遂歸築
室於翁山之陽自號翁山翁癸酉歲以舉首再貢于鄉將試
禮部遭所生父喪不行而舉罷矣初科目士厭詞賦雕篆無

益故試之明日加試論一道又明日加對策三道以觀其真
才試者殊不能並焉叔大自為童時舉筆已崢嶸驚人迫於
成立諸大家不惜禮幣聘致以為賓師楷則雅善教誘欲學
即授以捷法聽受者無留難晚涉憂患宋事日落饘粥因賴
以祖給嘗有推轂為婺源校官者辭不赴惟為郡博士一出
當其討會兵燹後殿廡舍次稍之一新新會府君之入南也
叔大居守而弟斯道從隔絕十七年不得達乃剗心鉥形忘
饑渴瘴濤數千里而求之則皆已死發哭踊擗如喪得二藁
於瀧水坳頭村負骨以歸士大夫聞其事者舉為詩文以感
嘆嗟傷之叔大於人悃愊諒直多忤少合而人矜其情不為
怨宗姻交友遇有所疑必來詢謀燕游談會經酣史薰琴枱
弈暢恢恢然通儒達士也喜為詩以邢居實之名名其集曰

呻吟叔大諱應梅字叔大曾祖諱曰新祖諱敏父新會丞諱
子賢先娶余氏繼周氏子男二長肖龍有儁質先一年卒次
詹為弟峎山巡檢後子女二適余烈周某皆業儒孫男一陞
弟孫女一生辛丑四月十五日卒大德乙巳二月十八日年
六十四臨絕不喻家事諸孤奉其教居喪不用俚俗禮十一
月某日葬謝郭銘曰生無悔於身死無愧於親吁嗟乎斯人
斯人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墓誌

四明戴表元帥初

吳孺人江氏墓誌銘

大德丙午歲之季冬余將發上饒有儒生吳自徽婺源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問其葬大母孺人江氏也讀其狀㨗浮梁文學掾操君茂之爲也余以禮辭不可則據所受狀爲之辭孺人諱秀字靜貞江氏世居徽婺源之虎溪其先有諱雲者仕至銀青光祿大夫五世而至叅議公振於孺人爲曾祖叅議生三友舉進士於孺人爲祖進士生一龍於孺人爲父虎溪之上二十里有山曰沖峰嶒崒峭厲盤繞而爲村下有大族吳居之江吳世爲婚姻家初孺人之大母汪氏送女于吳識

帥厲公之子克珍字賢翁於稚年語其內子曰是兒頎貌寡言重遲不戲異日必受成福吾孫女一甚愛擇於他族多矣必嫁是兒媒者曰然卜者曰辟而孺人亦歸于吳孺人性沉毅聞義即從其始至親饋之次姑誨之曰吾家閨閫以柔順爲法柔故能持剛順故能處逆爾謹識之自是於吳氏之門承親相夫接族馭隸一準其軌以至白首嗣主家政吳之上下內外無不悅喜惟訓飭子婦則嚴不可犯歲時節朔有進新衣者曰吾適體足矣文繡非所愛也有獻美味者曰多殺而傷慈亟食以易疾不若蔬食之安也晚歲貲算益豐不以爲意遇窮乏必思施貸里中多阻溪漲創杠梁以濟涉者尤重儒業文士詣門朝夕爲親覘饌膳有加禮坐閒諸孫諷書聲喜津津出眉間或躬携棗栗以示勸賞每嘆曰吾吳氏積善者畀祿矣天不遠人必有以詩書顯其在茲乎辛丑九月十八日以疾竟卒年七十五子男二應楊應標女二孫男五瓛瑋環璪斑孫女四曾孫男一順女一葬緩有故丙午十月某日始窆里之善原銘曰蘭幽而薰玉韞而氛吁嗟賢叅作則吳門後有君子尚攷斯文

畢君範墓志銘

吾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畢氏諱庚金字君範君範初與金俱以詞賦行州里間有微名旣一再不得志於貢舉即去而他遊庚午秋予在錢塘叨太學薦送兩浙漕運使者亦以君範名聞明年春予成進士君範竟守母喪居廬迨甲戌歲始來就南省別試所乃見黜免於是遂歸隱剡源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言洗濯磨治家無儋餘口不

道嘗殖面不帶憂慍飲水茹蔬客至開門清言款接忘倦蓋眞以德義自給者而予解棄官守携持老稚晚方徙依君範同鄉而居每見之未嘗不內愧也君範卒且葬其孤凾襄父所著書及事狀來徵銘按畢氏之籍自婺遷明奉化凡三枝居湖山枝稱會稽理曹掾德旗居下郝枝稱鄉貢進士淵而晦溪枝稱君範曾祖光喆祖大年父欽字崇道世爲儒君範知讀書崇道公輟衣食用以供其師姚龔氏尤賢明游學資費取之簪珥無吝惜其書已脫稿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爲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雜著五七言詩擬古樂府題爲晦溪處士餘力

豪者又若干卷嗟夫君範惟無利禄得喪於心故能善其道
全其身若令得一下士之秩禄禄驅馳塵土中終復何所成
就令居産能致千金裝孰與清素傳子孫之爲安然君範性
謙獷非若他人能商略利害爲避就往往大山長谷故家遺
俗風聲氣澤陶寫停積而致然乎生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卒
大德九年乙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七娶鄞縣西山吳氏
子男二涵泌孫女二素心如心以十一年丁未十一月某日
葬嵊縣忠節鄉葛竹山之原兆穴手自銓製蓋於地理家亦
臻其奧矣銘曰太山嶙嶙長流沄沄是爲晦溪明經處士之
墳百世之下寧無賢者勿蹈其石勿翦其檟

趙君理墓誌銘

君諱與䇿字君理趙氏明奉化人趙之先皆汴出逃靖康亂
始南來而君爲燕懿王德昭十世孫曾祖伯璘宋通奉大夫
妣王氏碩人祖師簡朝奉大夫知澧州兄弟凡五人俱擢進
士科貴顯里人號其居五桂堂妣陳氏宜人父希耘從事郎
嵊縣丞妣史氏孺人君生而貧長而兵其持家贍親以犂鉏
筆硯余識君當十三四時清羸秀削不類貴家子得錢即置
書研獵奇異廣蓄精取每見必有扣詰窮閩幽弘奧妙若有
鬼神授之者一日訪其講廬不遇遇諸郊途問何適曰聞二
十里外社廟有古碑往尋之果然得以證某誤也因喜不自
禁皆示一文戲以少史漢氣明日復示笑云較史漢氣何如
其苦心慧悟非尋常才子所及而善生殖世墓在州東白水
村買山及陸地闢田堰水課僮丁某所種禾菽某所種蔬栗
高平位置具合繩度然平時卷帙不離手初未嘗見其喜爲

殷圖事也三十復一出遊吳時俊才士舉幕與之遊以病歸
竟死白水村不娶無嗣以其兄之幼子袞經主喪遂葬世墓
旁而弟與聲來乞銘嗚呼余實村居厚君而忍銘君乎而忍
不銘君乎君所爲雜詩文散落僅存者若干卷於氏族有姓
源於州里有鄞城志於字書有汴梁於謚法有謚譜於古今
有聖賢群輔録生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大德丁酉七月
十三日年三十四銘曰生之奇曷不益其羸成之疾曷不貸
其逸郭門之東有桂叢叢有旋隆隆聯城異宮祖孫是從

陳府君功父墓志銘

明奉化之陳有自閩來者闢族於海陰海陰後名忠義鄉而
陳以文章科目遂爲鄉大家余弱冠客錢塘姑蘇即及從之
遊一門羣從東鄰西樂左觴右璲軒軒然而趨嬶嬶然而休
也功父君在昆弟間獨歆諧脫略若不屑意時好者余甚異
之功父君諱晟伯字功父一字止善曾祖諱聰謀故不仕祖
諱師稷善詞賦嘗試進士舉不售去試武舉絕倫又不售輒
歸而問道於鄉先生楊文元舒文靖沈端憲之門里閭推尊
爲儀範壽八十三以子貴爲宣義郎致仕贈朝散郎父諱育
孫藉潛篤厚綠衣公即其伯氏一出仕亟爲當途所知用應
馳節奔不暇私顧因盡任其留事闢廣屢幾千堵贍同堂數
百指娛適朝散公無斷容每日仕者養志居者養體其爲孝
一也斥餘貲倡義於族黨至今歲時序拜樽俎猶守其遺意
晚歲以恩補迪功郎致仕功父君幼習孫吳書有祖風疏財
好義用父道歲丙寅以有階註銓調隆興軍使轉承信郎辟
殿前都統司幹辦公事有司梅公應發一見奇待舉[redacted]任

使制詞有借遷發硎之獎至甲戌多事急材超轉武節郎將有授任而府君罷矣築一區於所居山之左傍之曰東埜耕舍日求異人玄客與之講駐形鍊氣之說亦以其術拯人疾患時驗雖重費不計惜旣而慕龍虎山淸妙徒步往謁尋受其山中師號以歸晨蔬夕脯午飮三行不至醉曰吾飯用淸獻酒用康節法也迪功舊刋解氏義居圖遂戒子姪君綴其爲求施者紛然性篤孝母病不解衣扶掖者數月父病有加焉旣殁躬負土合葬葬畢益厭塵濁有長往不返意以大德九年乙巳八月十日竟卒生乙亥九月三十日年六十七夫人趙氏諱與康燕邸諸孫先卒二十六年子男五紹憲紹悳紹俞紹弁紹俞爲仲弟後女一適汪恢春孫男二宜宣於是君所自卜壽藏在耕舍西巳山之原紹憲等將用某年某月某

日葬其兆併附趙夫人而介世好來請銘銘曰曰獨而獨曰羣而羣不離其人曰左而左曰右而右不失其我林木之蒼然風谷之琅然縹縹翩翩歸來乎茲阡

伯妣袁氏夫人遷葬志銘

嗚呼我伯妣袁氏三八夫人之諱由奉化城西管山居鄞城南世遠不能詳其始所僅可知者外曾大父諱珏外大父諱伯顯皆不仕夫人歸我伯考拙道居士府君時家方貧政出祖妣鄭夫人持綜嚴急居士府君性豁達好飮酒寸絲勺米心籌手量然後經用猶時時闕絕又多生育初得女曰鳳娘嫁同里連山王之禮長男表正次沂次慶孫次表元沂以後鮚埼謝氏姑而表元以後仲父伯妣夫人慈甚見人窮窶忘己之乏必予之乃巳常被遣出治南山下龍潭村別業村中姻婣閭夫人來惟忻服役至有所須不言而如約用此生理少振然累日重竟悒悒以病歸卒于家乙卯歲九月七日也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時新遭祖考府君憂坊郭廬舍不能數堵大喪在堂小喪在戶仲父負重衰力貧以其歲權殯夫人張山下陳園旁以待他日得地而遷焉表元生年在十二越十四年入太學又二年成進士又二年仕建康又二年自建康歸累徙遂定居剡源榆林家始極貧何暇議遷葬事又七年居士府君卒葬榆林中枝山可以合祔而有所碍不得遷又十七年仕信州又五年自信州歸於是表元年巳六十三扶衰往謁陳園之殯不得封樹蕩析耕犂侵之麥尤尤然幾無以容拜展爲之心震神悖竊自痛念先大父勤勞多艱生無以奉一日之養死又不得中壽所遺諸孫同

氣時零丁夭折無至五十者獨表元移承旁宗偶幸未死荒埜重寄沉綿五紀以吾世能念之尚不免棄捐荊杞如是有如屬疏事遠何所不至且吾年向老早暮不可知而貧勢未止不得尚以力薄爲解居之東北有山曰紹地近始愛而書之亦旣卜吉規以爲壽藏於專葬無所碍乃以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三日啓殯陳園奉遷而西二十九日改窆紹地中壠壬穴丙向趙迎禰重環衛秀密望居士府君中枝之麓冠襟而屏机也古者子不敢銘其親懼以愛溢稱表元銘伯妣夫人以舒幽懷以期永久銘曰生爲勞毋而不及承一日之養死爲慈婦而不得與同穴之藏日吉辰良作茲新岡凡我剡源子孫其謹勿忘

故道錄章公墓志銘

章居實法師在錢塘西太乙時余以授徒餘閒常相周旋見
其黃冠羽衣而耽章逢之趣深賢之别去數年當大德乙巳
其徒走狀來江東言居實以去年十月十日解化於西太乙
宫矣某月某日將窆洞霄山中敢請銘余知師銘何辭按狀
師諱氏字居實章氏台黃岩人章之世多達者至師曾祖某
祖某父某俱隱德不仕幼敏悟總角入鄉校有奇名歲戊辰
侍父來杭居紛華之場而讀書一室端䟽如愚人已巳春竹
宫緒經往遊觀焉儀止脩雅應對開爽衆目爲偉時大滌諸
老咸在遂携以入山一山郎公專首肯教十八歲爲道士命
禮四世孫李某爲師至元戊寅擢西湖崇真觀上座兼書記
辛巳充玄學修撰西太乙宫焚脩丙戌轉台州路道錄以一
山公委寄之重不赴庚寅進玄學提舉住持龍德通仙宫元

貞丙申提點佑聖觀事固辭之繼爲凝神齋高士兼住持玄
洞觀大德改元提點玄妙觀戊戌充西太乙宫提點知宫復
辭明年正月洊被是命辭不獲始就職十一月授杭州路道
錄辛丑陞提點知宫力丐仍本職壬寅拜璽書護持師內飭
風裁外接光塵所居而理所施而悅初西太乙之失其廬也
道侶栖栖然僑寄湖側偪隘單寒有不堪之色一山公與其
嗣遂峰楊公相繼極力補綴漸見端緒師承其後必欲改爲
以成先志相攸其宜凡杭之中外遠近靡不涉歷乃得一區
於楊氏之廢圃面勢而原隰稱卜吉而龜筮叶要成而書契
備於是發積節所餘之緡裒材役工心計身督忘寢食而爲
之未期年廡舍齋堂丈室即成而師以勞勤致疾然猶不自
悔隆寒盛暑蹣跚木叢几架間曰命之脩短天也西宫吾家

世事不可不覺性通豁與人交無城府在玄妙玄妙之人惜
其去在杭錄罷罰者自以爲不究將迎之需應償如已責簡
文移省勾追代期未滿而退人高其勇故事餞行有彩帳師
以沽譽無益却不受事一山公三十年驅馳艱險無倦吝丁
亥入覲宣勸尤至一山公仙遊與遂峰之喪營奉如禮在通
仙建層閣關公祠翼俠廡宏外門在玄同則巨構一切鼎新
之錢塘使客中都官往來如麻師未嘗褻與之覿初若不可
干久而彌敬酬應稍空騷儒韻士絃奕觴咏瀟灑然清事起
矣世人言仙不可學以爲去人道遠故求之茫茫以余觀之
古之名能爲仙者其人必皆孝弟清明忠厚然後得之去人
道殆甚近觀師之爲人子孫爲人師長爲人交友一一無憾
使爲仙者不絶於世非師輩其誰宜師將化命左右扶以坐

知舊問疾有洒泣者張目視之曰死生如寒暑晝夜何戚爲
復就枕遂化嘗名修真之居曰耕隱人稱耕隱翁號明素真
冲妙法師生於甲寅十一月二十三日及是年五十一爲之
嗣者吴賁德胡仁方水丘浩然等也銘曰以道爲樊以氣爲
馭其形甚勞而心甚豫天目之陽雲庭霧臺師乎庶幾冥冥
去來

康濟甫墓志銘

番陽康濟甫卒既葬附于新興鄉查勾源祖塋之旁及是將
别卜窆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龍之狀
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衛侯封有邯鄲太守誼集衛侯以
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爲京兆譜陶穀學士爲序其徙汴可稱
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

集爲開封請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曰真晉左將軍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容州司馬容州之六子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事具容州墓志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遵巢寇亂避地黄墩因僑居浮梁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祁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又四世至濟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教授桂陽令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居番陽是於濟甫爲高祖曾祖勝千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甫諱粲字濟甫資性靜慎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弟妹有恩洪宗姻有禮交儕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夢爲以鄉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記覽爲同輩推許然試場屋輙不利濟甫一無沮容浮沉觴咏陶寫圖史充然若

它有所獲者生平足不履官府中更徭役衆冠博帶與塵土相持終其身家微循招師好客不少厭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正不赴郡校延爲耆儒吉月必蹌勉一至焉所居南榮樹橘成林里人稱之爲橘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日大德癸卯嬰風痺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祔查𡵆又二年丁未某月某日窆某鄉某塢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彦博彦才護孫月孫圖孫女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子孫也乃爲之銘曰維橘不遷蔚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牒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今

故鄱陽教授李君墓志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唐相國紳帥越遂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尉鄂相承父碩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州教授早卒母黄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壻黄郎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既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髫亂能斬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爲李氏之不亡庶其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資望憑舊澤以官學相薫李黄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嚴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駕溫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于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覈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爲隣州

明之儒先如內翰深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動色相慶內翰即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贊長肅容合羣有敝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扶之饒門書閣禮殿論堂齋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察究債訟如濱河而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攝既而秩滿編舟賦歸蒔花樹木爲休閑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並西一軒曰帶經客至瀹茶清言銜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授鄱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尚幼孫男三昌孫昇孫禹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爲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世爲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覩公謹重縝暢踈財急義未嘗

無恩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丘壟爲重旣幸脫民板製儒陰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望捐田租三十斛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亦贍周之嗚呼賢哉德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請銘銘曰嬰幼耆皓塵勞清素幸完而歸以面禰祖英英新丘龜從筮良勿震驚之覩此銘章

樓府君墓志銘

士之閒居有能以家世積累自重而不繫於榮名勢祿者吾聞諸鄉井得一人焉曰樓君與夫君諱師顯與夫字也樓之籍在明奉化忠義鄉自十一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茂郊始奉化之壤本爲鄞鄞沒改名奉化而鄞別爲縣銀青從自吳當唐季佐吳越王爲鎮海節度往來駐屯二縣間誥詞有公忠

奉職信義脩身之褒脫歲受奉化鄞陽鄉山水卜築而居之鄉人感其惠死廟食於鄞之橫溪至今而鄉名遂易爲忠義蓋取誥詞云曾祖先哲祖紀父奎皆不及仕君世業儒天性恭儉慈孝尤樂於施予里中有鬬訟者正色語以枉直往往愧止治生無鈎距餘暇獻酒自娛賓朋故舊過門從容燕款人人得其歡心齒髮衰暮翛然如欲脫去世俗機械遇山林物外雲壑雪巖之客意相投而色相喻也一日命家人曰吾死期至矣次曾勉之時大德甲辰五月三日明日遂不起生以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壽六十八娶董氏先二十三年卒繼室陸氏子男二復翁全翁女二於是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鄞豐樂鄉某之原而來乞銘銘曰孰有能分宗累百祀而不替其家之人也意行而不躓道隱而無華悠悠乎其又何嗟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婺源考水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爲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江南李氏金陵圍急逃來寄姓爲胡因籍焉其子昌義遂以明經中科九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左二寶者也弟係亦著書有棣華集存于家自是又三世從考水居婺源郡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爲鄉校正諱允濟於公爲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撰史纂者易簡居士諱師夔於公爲父一門十餘葉緗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

多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閒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玩六爻循環習之無窮白首以爲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稟楷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名成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聞罷乃徑歸閉門養志以自樂然慕從之遊者遝遝如歸聲華茹實人人去爲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尤以不逮養爲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泗不能已塋壠親躬拜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篤者於公見之噫公誠可爲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餘十稔顧吾本懷常在考水念之不能一飯忘

吾死汝輩必葬我考水高倉至是臨訣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幸力學積善毋隳我聲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七日葬公高倉太守漈鹿翟侯大書孝善先生胡公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祖進祖光祖德祖女四於是炳文以前進士程君龍江君霆胡君次焱之狀與識來丐銘銘曰燕其獨鼎其伏既安既穆是為孝善之卜

張允甫墓誌銘

往時江南以太學養士至累千人業六經若詞賦者雖不特置博士而常往來通涖之然詞賦獨多其數常不與六經等於獨多之中業之而精者自閩浙江湘贑蜀諸生甲乙可一二數開慶己未歲混試補弟子員吳門張允甫與焉又明年春自外舍試中優等升內舍為太學詞賦第一於是聲譽陡起允甫又謙粹修重凡同業無不慕與之游而先生長者尤相敬厚自是十年再試中國子監舉又試中平等奏名遂自內舍升行上舍事為諸生長貳領袖旦夕解褐賜官而太學廢允甫恬然無得喪意談笑浮沉里巷又二十年而終始余於允甫同業中年輩差晚每堂廡間望見儀觀整整私心欽想自失既先竊一科去癸酉秋被檄考校兩浙進士同寮陳文林方叔為余言允甫賢行甚詳尤恨前時不得數數相從也及余晚自金陵歸鄞文林亦自合淝趨杭竟託挈允甫家允甫憂廩療之文林病死允甫醫藥殯窆如私喪文林蓋嘗昔太學闓士所與同業尤相敬厚之一也余愈益慕允甫有氣誼真能不負生死緩急如此欲終與之游而其子觀以狀

來謁銘允甫以至元癸巳冬十二月四日死矣嗟乎傷哉按其狀允甫初名公頤避諱改士元曾祖彥琦朝奉郎祖仲父孝德迪功郎世為平江常熟橫涇望族允甫之季年始徙居杭死遂葬杭南高峰下麥嶺橫涇之居初纔中產迪功君單傳承家性坦踈無鉤距營業不營而裕允甫遵用其道加豁達好施與平居一衣不輕服一膳不過殽至移於師友鄉閭里賑貸學校營繕雖如也事親孝內舍奏名時迪功君見之喜曰吾教子無憾矣弃執喪服闋即不汲汲進取以母陳氏年老謁假歸養既乃艱闕跋涉扶侍風雪中得股膝筋寒疾天陰晦輒發動良苦他日杭居有火警盡棄積貯急掖母行止與俱如初無苦者人以為至誠之助無幾何疾復作竟劇劇且纔獨力憊訣毋病治斂必以儒服年五十有九葬以甲午某月某日子男一觀也銘曰不為之驕亦莫疵吾玉不為之趨亦莫跌吾車其豐吾存也吾養其餘其潔吾歸也吾復其初噫嘻吁乎後百年千年尚勿震吾幽貞之居

李思宣墓誌銘

君諱洙字思宣李氏饒浮梁人浮梁李世為江南明經高科聞家贈朝奉大夫諱詡者君曾大父也太中大夫刺諭制四蜀改刺潭安撫湖南以寶謨閣學士致仕特進謚忠靖諱遹寵者君大父也奉議郎剌信嘗入知大宗正丞今以老屏居于家名霄初者君父也宗正公初娶某氏後娶宋氏封孺人敷文閣學士天官卿諱椿孫之女而君妣也君生之四年以特進遺表恩授將仕郎又五年以覃恩循資擬轉修職郎又九年始冠又三年授室新安康氏又二年生次男樂父又四

年當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省檄授饒學正又四年
考滿請吏部格當注州教授垂仕矣明年死燕逆旅中大德
己亥秋七月五日也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貴溪張君時
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
身俟命不貳而歸於張先生存順没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
有條貫既自寬釋與病少愈亦可慰吾親使知非如他人輕
生徒死者以悁其憂嗚呼傷哉始君自垂髫而目厭朱紫耳
熟珩璜稍長連貴婚兩家所與宿游談論皆天下大人長者
豈屑躁意名祿僩覘年高欲代門戶事勢不得自逸故盤薄
遠出然不意竟至於此殆真有所謂命邪死之明年春三月
君之喪至自燕城衣冠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爲出涕又二年
壬寅冬某月某日葬浮梁某山下存亭在焉銘曰生不[illegible]其
躬死不没其名去兮寬然歸而飄奔斯人也殆庶乎存存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四明戴表元帥初

墓表　墓碣

宋氏墓表

東昌莘宋氏有爲信州推官者嘗屢而謂其僚剡源戴表元
曰吾宗之先鄆人也鄆今爲東平府吾宗之居東平陽穀十
入都獅子堂其西北曰石佛堂者葬域在焉金之季年兵燹
漂搖士大夫家莫能知有譜牒世次而宋氏之可聞者斷自
吾祖曾爲萬千戶千戶府君娶東昌莘姬氏生吾父府君後
娶莘孫氏因居莘爲莘人初千戶府君昆弟五人同時死其
四惟就五公者在五子傳一子承陽穀之業千戶府君亦死
葬陽穀死三月而吾父始生姬夫人抱遺孤居陽穀兩年會
難作徙莘姬之父母憐吾家單子又不可託數數欲奪志改
適吾祖母誓死守節者十四年乃以病死莘而歸葬陽穀吾
父府君生長莘性溫恭悃愊無機穽莘人至今稱其行生庚
辰四月八日死戊午四月二日年三十九死之歲吾母孫夫
人年纔三十六襲姑之化卻鉛澤服素縞以嚴儉持家終其
身雖比隣無故少游接而鄉閭姻族歲時慶弔無闕禮吾頎
教育儆俾成立至元十六年以尚用監史值進俘實隨監長
忻都廷見蒙賜白金爐合等器五十兩吾母見之喜曰此汝
家先世遺慶汝何以及此宜自愛十七年勞調充征東行中
書省掾尋改充江淮行中書省掾二十五年調承事郎鎮江
金壇尹滿再調徽州祁門尹吾母皆及就祿養凡涖官行事朝
夜警督備至馭下慈臧獲有過譴逐必痛責子婦使復還中

外毋敢犯教年七十四死祁門生癸未七月三日死大德丙申十一月十七日臨訣呼諸子前曰我起鄉憂至今日死不恨惟爾祖墓在陽穀爾父遺體寄葬莘城北恐散遂不得晨省以爲念汝等豈能訓吾言乎言訖而瞑祁門歸吾不孝不獲兩遵吾母言姑藁殯吾母揚州以俟後歸今信府秩且復滿年加耄衰如有不可待及於大故將何以見吾母地下旣卜吉於莘城西三里新張保將用大德某歲某月日陽穀遷祖考千戶府君祖妣姬夫人之柩併奉莘地揚州考妣合葬惟宋氏存亡繼絕實憑二妣婦節母範苟延承嘗爲衣冠家誠不忍遺負先德按士禮子孫追榮其親得植墓表刻石器子宜爲文辭以慰吾志表元辭不獲命謹實錄庶裏鄉載琬琰揭之壟上使人知夫世之爲善無不報而幽閨窮巷婦嫠寡窮服勞秉節於冥冥之中者天必憐其貞苦榮之以賢子孫使之康強壽頤而享食其效於以雄孝思勸厚俗非曰褒飾而已推官父諱衡母孫氏諱妙貞推官名或弟仲某早世季彬推官之子萬里彬之子萬鈞萬美宦學蓋方興未艾云

徐使君墓表

信上饒徐公卒於員郎二千石旣葬其縣之石橋鄉南徐大塘塢者三十七年而墓碑不立承學之士以爲公名蹟在史冊行業在鄉閭誠不待是而顯著然愈遠亦恐墜逸無以異觀瞻昭永久乃相與來諗于剡源戴表元願有以紀之按徐氏世緒遠出偃王居信者尤多顯人公諱子御字奇仲少穎悟日誦數千言族父忠公元杰每曰是子必元吾宗嘉熙丁酉遂以詞賦魁鄉貢戊戌試禮部中進士科人爲公喜公曰時方以此取士吾不得不爾耳授迪功郎隆昌南昌尉尉治左有南州高士塚荆蕪沒人一日命薙去築思賢亭以見志轉運使何君處久傾蓋器重撥攝郡文學尋檄分司撫州小事許專決州苦和糴斛面及田宅稅契錢爲民害立罷之再檄瑞陽如在撫考滿未調選會趙信父視師江上欲屈公而淮西總領所辟監廬臺酒庫因赴其聘而兼贊趙公幕府當是時軍興事煩公年少入預籌畫出理鞭算精采獵獵諸公間用趙公薦特差充兩浙轉運使司準備差遣榮王府奪民田公斷歸民田王怒語侵使林使公改斷公曰吾職可削筆不可改也輦下供億重歲入不足以支搏節出納作漕計本末一書示來者癸丑春以考舉及格改官授臨川民喜見顏色問是吾分司公耶至則興學立黃勉齋先生祠清版曹宿負覈經界隱籍邑以大治有殺人委于隍者吏執王應亨奴主七人鍛鍊誣服公白郡改鞫殺人者常平司都吏馮汝能也事聞轉一官舊例試院未揭名許徙者疾足報捷以邀厚犒乙卯秋擧禁卒與馬營爭其利致鬨郡守主兵官不能制且亂公單車往諭咸聽命廣縣廨創蓮華漏建相業堂成皆自爲記包樞密聞其政謂人曰江西五十餘縣臨川第一丁巳除尚書檢閱官書撥右司文字初立朝感激欲言事輒劄入乞建儲不報戊午出通判平江改嘉興守挾同袍爲執政傲慢甚公極力規正不可則以監州不職自劾守爲斂戢悉却俸外無名事例作一杯水亭暇日嘯咏其間愉如也除太常寺丞就守嘉興命下丁母憂去家食不通貴人書疏委婆東山下自號東山翁文酒耕漁相娛數年以疾卒生壬中八

月四日卒甲子八月二十一日得年五十三曾祖功懋妣王
氏祖恩聰妣陳氏父質通直郎兩浙轉運使司主管文字妣
張氏贈安人配華氏通直郎建寧嘉禾令君女性端淑儉恪
佐公居官無紛華意公盛年思退贊其決盡義嘉與歸相張
安人喪盡禮公疾侍藥盡勞卒持制盡哀通直公在堂華
通直亦老迎致相雝養盡誠宗姻鄉黨急乏賙貸盡惠既貴
不忘舊蠶桑常夜績課兒誦書教盡方生壬午三月二十六日
卒至正壬辰十二月丁酉以遺命葬鄭塢距公墓八百舉武
而近子男三志甫歷上饒南城建平三尉有能名次迪吉登
仕郎出爲外家後先卒次志南以軍功補官委换授州教授
卒女道韞適池州教授管茂孫男二拱辰徽州教授次宿老
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公平生爲文有體裁自舉子時聲

擬塲屋及官學東西師友益廣如袁廣微兄弟湯伯紀父子
徐景說蔡仲節諸公俱以剛介廉靜見交在淮西春年增餉
額十一萬有奇奏減磨勘十一年貽自陳併他賞皆不敘呂
節使文德舉親民却不受在兩浙吳謝二相賢公爭致門下
兩辭之在右司當宁顧輔臣稱信有三條可進用指公與忠
愍公之子直諒台守宗仁也丁大全貪其功訪公監察御史
且囑以林參政彈文公曰臺官可爲當路私人乎即日告假
出關去里居服闋有存于朝于江西一州不拜于歸班不拜
翁祭酒馮舍人皆同年在朝屢道賈平章意將處之清要以
父年八十不可出力辭終父之世不過朝奉郎賜紫魚服嗚
呼科舉法敝久矣敝極則可廢然由隋唐以至近世所得名
卿材大夫不少其人必皆沉潛好氣節疏通知體要無有背

遜然闒茸不振者而風骨稍高即成奇傑蓋其獲之也不以
求而以知貴之也不以役而以禮故人人得自持重而盡其
材余生晚雖不逮事公郎公之淵源趣向皆耳目所睹記賢
者不必以不仕爲高仕矣天下共名爲奸邪者姝之不可主
天下或名爲奸邪或名爲忠賢者疑之不可主至於天下共
名爲忠良可主而亦不苟執爲若公之落落於吳謝丁賈之
間所向偃蹇盤旋孤行直立此非可徒以科舉士論也昔者
延陵義死墓有旌題仲舒貧葬行路展禮庸敢竊附二賢[illegible]
例揭之墓端使百世之下想遺風談故事者猶有所考不亦
可乎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爲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後稍

徙上饒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爲五
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
兄弟諸賢爲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藍山張氏之徒爲羽
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
徹於門篇章筆翰日積其席乙卯秋尋用詩賦充鄉貢州人
謂一蹴且躋通衢雪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
築室聚書闢館聘客笑談步趨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乎鄉
隣有爭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
衣韋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
始避孔道入深谷茇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飢全活甚
衆事定起領邑校掃墟地立講座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
儒籍爲屬託公扶之閭命不辭殫勞壁費凡留連者户下踰

年迄脫同袍于編氓而歸會廣信闕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焉喜爲詩有古近體并雜著若干卷藏于家性篤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如已出及聞其惡一不掛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伐由是無絲粟怨嫉於人美鬚資耆年華浩意行鄉黨間識與不識望之知爲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尊父良才世爲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早世次舜清娶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康次適趙銘皆鄭出孫男六禹疇禹錫禹遂禹範禹謨可崇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峰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以孝間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峰亦自卜余之來後公

死幾一年每臨事接物與扳援不及之嘆嘗作詩哀傷之又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峰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遺風猶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爰采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植表雙峰之下使後來爲者知勸慕云

徐耕道遷葬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沉去來以千計徐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年來上饒於君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徐自衢徙而居世黃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植禮部進士父華甫自號倚隱翁世以儒業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公時四方官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携超穎之質入則與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郎綱理書疏出則與趙茂實尚書徐景說秘書章甫略義理及既不得志場屋而游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書籌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恭題天台葉集賢諸公攷問故實聲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驟之地嘗奉檄弃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授滁州散祇候移淮陰文家峰巡檢淮陰尉進保重慶轉進義副尉又劄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既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穀君學徒爲之填委會李制置弟宰和門於德興鄰

邑也復招游和門爲刊所爲詩詞曰橫塘小草一集二集者若干篇君平生輕財有倖餽即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爲前時意度閒暇惟去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并主隣社香林社友又爲刊小草六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劇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遥指柯山云云數十字若寓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某日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某次某皆早世次某出爲衢官掌宗人後次直諒銘曰不局於趣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顏豪膺闞此佳城

周府君碣

饒安仁周君諱文清字清之年六十四以至元辛卯二月廿六日卒乙未二月二十七日既葬于附郭之譚山而石表未立其孤懽無違於犓牧持武岡王侯之志來請銘按志君曾祖諱某祖諱遠父諱志家世循良君早從鄉縉紳問學恬於進取而訓兒女一以孝悌忠信邑大夫推其賢尊為耆宿常禮貌之歲飢荒力勸賑恤人有鬬鬩為質決是否皆喻而止安仁路當孔道每觀風問俗之使至納其雅言民受寬賜曉歲益屏人事灌畦種蔬以自樂號愛圃翁文士賦詩盈編君不介意頗好西方之書繙誦梵譯若有深得者迨婚嫁將畢遂感疾命家人衣周身棺周衣脩然而逝世之談儒者嘗詆釋氏為誕其弊也華言雅趣而少誠慤觀周君之於出處死生之際不近於有恒者邪君生於戊子六月二十四日先娶李氏繼夏氏俱先卒子男三宗垕宗懋李出宗允夏出女一嫁支以良孫男三女四銘曰吾聞適丘墓道不施哀而哀生嗚呼茲岡吉人之藏其固其康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題

題繆氏族譜

中世士大夫專尚譜牒以為宗法廢所賴以攷訂昭穆而知氏族之所自來惟有此耳然亦有不幸兵燬蕩析漂寄荒遠併遺故老不可物色者其勢無如之何則往往謹藏諸心過官學所歷博問而精覈之萬一或庶幾焉信州之繆為儒已久其族聚居上饒靈山之陽譜之繆源今猶及與沿江機宜諱君琁字振玉者交游江東呼繆作穆不聞其復為他音也而信州之俗承襲淺俚乃猶以為繆戾之繆至是幾宜之族子君鳳教授天台又得合黃岩平陽長溪之譜其世次由江南之近年上溯戰國以達於魯穆曰史記孟子書穆通作繆定其望曰瑯耶蘭陵東海而三郡皆近於魯吾家彥肅秘書又題文譜端辨秦穆公書録秦晉家穀傳不應罪其殺三良棄百里奚晉穆姜書於春秋列女傳不宜譏其性慧行亂而皆改從繆戾之謚秦魯臣子亦不應以惡謚加其所尊謂宜於譜直書穆氏為合於古辭嚴義備可以一洗千古之惑覽者其慎詳之

題新刻袁氏孝經說後

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刋在宣州學官有知州王侍郎附註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余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為鄉先生先伯大父雲壑府君託同甲戌進士第為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為多蓋正肅公之父正

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菴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旣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爲士大夫譚象山之說行部之貴溪乃爲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爲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併刋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余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同者遂不得讓而槩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旣望識

題徐可與詩卷

雪窻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鄱高才博學妙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淸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棄丘壟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發苑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于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刋雪窻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爲刋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深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脉洽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抄帙後有庚饒州繫諸饒州端士借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秘閣等啓以爲不當作余蚤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頗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過官數子此說旣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爲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論其放廢而不傷困窶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爲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已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一戚里權幸而爲之邪雖血氣旣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爲文不能不狥人之求龎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竟非有它也人誰能諒之執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秘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三人望而能辯其爲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題呂復初所藏大父放翁二詩卷

丞相忠穆呂公以勳業爲渡江名臣而常耽悅文藻云得法

於李邦直復初之大父於忠愍為孫亦承學於放翁非稱其家兒邪近世貧官簿者自貴而捐問業之諫名師賁者自賤而失守道之高皆不復中原遺俗矣披味此卷令人撫然

題寶葉真

身不待帛而溫名不依權而著此吾所見於源公者也及乎苦心密行憂萬人之失乳而不敢私其形者吾亦不得而知之今乃見其真有古墨氏之風也

題獎孝詩卷後

右獎孝詩一帙驟壇名公與康孝中公廬墓之孝者也公諱敬字孝中鄮茅山世宦裔也其伯兄萬石君敬齊吾剡源山水購茂林通家張氏山塋乃考迪功郎維翰府君公以成童之年自扶柩至兆既葬別間泣曰吾不忍遠離吾親也遂獨

留廬墓讀書張氏為其孝且俊妻贅之因家茂林為奉化人今其子姓詵詵門昌實裕孝讓之風蔚然為鄉族望有繇也一日余訪公後安時先生於讀書舊齋適見是帙讀之慨曰是詩也所謂樹風聲表宅里者也家庭之範在是鄉黨之則在是國之忠臣必有出於是門者矣康氏子孫能寶藏越今而時閱之亦可謂宅心孝讓而尊祖敬宗者矣表元也幸得以稽孝子之世而讀其行庸附名孝子之錄以託於不朽大德十二年仲春望日題

題董彥醇詩後

始余過竹溪董氏舍見諸少年諷書林樾間童冠相錯垂和玉明時兵革新息肩文獻散落私以為故家遺俗適當然耳越二十年復來前所見子弟皆肄習修飾成偉丈夫而余年浸倦衰交游益荒為之惜書過堂有名儒金字彥醇既詩一小編閱之則其氣士衡入洛之雋其趣仲宣遊鄴之暢也於是與之詩累晝夜娓娓皆起人意而無及詩輒求益不置嗟乎士之生患無以為之家有家矣患無以為之徒有徒矣患無以為之志彥醇內承賢父兄積累之資外收良師友磨洽之助郙鉛緗素不絕於席衣冠軒蓋日盈其門所以開彥醇而迫之以必進者不遺餘力此其志豈小小顧余之不敏何足以慰酬之抑學者之為詩猶富貴之求丹然世以為無丹不必學又以丹為自成不待學皆過矣若必待學而成則當捐紛華絫養草衣木食輕寒暑忘飢渴以求於深山大澤之中萬一或遇其人而得其法而世累不可盡棄人亦有自能清靜淡薄不出戶庭而致其人與其書者是蓋有數不可以

一槩論然亦必其受道之質去常人遠甚然後可得彥醇之得於天者豐矣其益修而俟焉

題趙孝成遺事後

益都趙昌甫諱成以國信使屬官隨其父南使事在淳祐辛丑是時當蔡破蜀潰之後淮漢創殘甫息南事亦甚岌岌行人玉帛好問往來無虛歲不知趙君等何以拘繫如此之久也史子申雖非良相然熟於料敵能得人死力又善置耳目偵候非後來當國者比當由境外結約先有私許通變事宜及使至而國論異同不得如請展轉遷延伺隙不決它相繼至幸謀不已出置之不以為意以故留滯至於三十六年乎正使月呂茂思偶以中毒死其餘者十四人散處不知存在而趙君徙寶慶得及兵至城下生還嗚呼匹夫杯酒意氣許

與尚一語不忍負朋輩而死國事捏節銜命如趙君可以言使臣矣得一令長歸見天日而死萬萬無恨功賞厚薄不足置齒牙也而兵交受人使問至於三十六年不得報死者且盡而謀國之人不知此不可以為寒心乎余不及識趙君士大夫多言其諸子世顯者能誦事實於人以揭其先烈然則仁者宜有後趙氏之澤殆未可量也

題姚秀實家藏陳所翁畫龍

所翁畫龍雖近出真者世不多有其法當欲畫時遊戲取人縑素用墨瀾潑有及有不及乘快隱隱數筆龍藏其中矣溪陵傲兀恍惚變滅蓋君自以寄意為樂龍成傍附題述辭翰散朗與畫相入真奇物也世人見其易就輙亦造次擬為之不滴一笑此卷微瀾細霧瀰漫通幅前衡後權略具鱗鬣點染精緻殆非一時信手之作姚氏謹藏之

題坡書歐陽公鴨鳩圖

右草書歐陽公鴨鳩詞一卷建業翁舜咨得於姑孰士大夫家從來以為山谷書漁陽鮮于伯機以為東坡草書世人見者絕少余嘗見所書秋聲賦筆法與此略相髣髴蓋皆書歐陽公所作一時師友心相鄉往風流映帶自古未之有也夏雞者京西人以名鴨鳩南衙捉伏事出唐書南字不作兩今人以捉字為促字之誤皆非也

題蜀蘇氏族譜後

人情之望於天者其為福不一端而莫良於有後然非可以容易言也蜀蘇文忠公論揚雄之無後以為有其名而無實之報夫揚雄之賢而文非可例以無實斷也公之論雄如此

決非敢謂我為安然無愧慊於心而有所覬於他日者然其家屏廢荒遠鬱勃幾世至官師公始以名字動于京師不過得一編太常禮曹而卒至文忠公兄弟大科異等名官美爵若僅酬之者然榮華幾何忌嫉不少因而讁流分竄於蠻煙蜑雨之域洶洶至身死而未定人以為無天道矣誠不自意時移事換之後子孫幸而存者皆以家世錄用其星居他處諸孫不可詳致乃若二公之後皆嘗守墳而留居婺者皆延二公之貴班班預於天官之籍余辛未歲主太學聞有六世孫增字伯清方以是時入為弟子員而未及接越三十六年乃相見于杭出所叙次昭穆整整不亂為之驚嗟喜詫當二公之與諸賢得禍也纍然在機穽之中想望章蔡威嚴何敢仰首視死骨未寒而彼二宗衰散銷滅言之令人頸縮嘗見建州章氏家登科題名記惇雖位至宰相醜其人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人京卞子孫士大夫能不沒其名則百世之下它人亦為之驚嗟喜詫一辱其身雖子孫猶知羞而諱之可不懼哉伯清疏通有醞藉少余年數歲拳拳以詞章問學自重蓋不愧蘇氏家法云

題天台吳康齋公家所藏朱文公遺墨

吳康齋公以清純讜直為江南名臣朱文公銘其墓誰復有異辭者今又獲觀文公親書為公所作倌毷悅歌二幅彌可珍尚其時士大夫人人[illegible]皆自重不敢棄其身為不肖者不但名義當然亦懼端人正士之不與而或議其後爾嗚呼嚴哉

題貫休畫羅漢

此老禪律詩波流布縑素乃作此變幻詼詭相邪

題鄧秀才臨蘭亭小本

古人臨書臨意不臨形若長短闊狹規規求似強勉而不自然乃優孟之學孫叔敖耳鄧君臨蘭亭此卷改用小字絕不用舊本而規模法度皆足俊哉

題秦景山遺藁

余嘗愛秦漢以前士大夫慷慨多奇氣為人排難解急而不居其功若魯仲連虞卿張孟談皆是虞卿號能著書書不傳自餘無所著然三人者雖不著書或著而不傳其言議風指猶表見於世也余中歲更涉患難偶幸不死晚始及聞廣陵秦景山之為人景山與余同太學任在後其佐幕淮南嘗畫策全城及論賞優秩飄拂衣不受去竟以貧死貿次賢於人

遠甚既而其子弟出遺文相示閱之春容醞藉雍雍然周乎人情而達於世變信乎其為有本之言哉

題曾道士祖師詩卷

信之為州東連浙南接閩西達江楚山縣水迤居可以養真全身出便於馳名遠志故其地常為高人奇士窟宅余平生所嘗交游名字班班可按也洎余之來流輩俱盡而惟深岩邃谷能從事於神仙世外之學者脩然獨盛為之徘徊太息州南有貞慶宮邑郊關之會而據溪山之要道士曾法師居之每歲時休沐講肄之隙必一往臨眺法師又氣誼深古至必綢繆傾盡一日出其祖師無無薛公釣隱君公詩編相示讀之有南華鵬鷃之趣薛門鸞鵠之韻不但葩華摇落之餘以歸根反本為慰而衣冠故家門祚荒絕如法師之為人子孫能揚先緒起遺業尤絕無而僅有也

題王秀才靈山籤詩

人情之於吉凶避就有不能自決者必決諸龜筮然後行事雖古聖人皆然後世祀愈瀆卜愈繁乃至筳篿环珓之屬亦在所取王秀才作靈山籤詩復據易卦為辭近古哉

題趙幾仲詩編後

趙文昌幾仲自錢塘赴東嘉守時余方在大學緣余仁翁胡國器交游故亦及造館下文昌以諸王孫奇才高等名為詩所與相倡和者劉養厚柴景山為多二君皆布衣頗以章句自負仁翁國器終有名宦心不敢與較高下也至余則從旁傳賞嘆羨而已然其音響氣趣未嘗不熟誦而詳叩之故於時雖科舉俗學之累多若詩之古近與條本末不可謂不知

其槩矣越數年兵火奔播偶有天幸不死俗學於是盡廢詩亦不足以為名近憶舊有從游姓氏茫然不知誰亡誰在來上饒有閩清趙主簿携致軒詩一編見示讀之文昌所作也自唐宋以來詩之存而傳者皆其人手自科簡或家有賢子孫能珍鑒之故不致冗雜散逸主簿君於文昌為的嗣所編既一一精選博載而卷中養原仁翁之徒燦然在目為之喜而感感極而繼之歎也文昌詩襲清於放翁潛夫賣爽於堯章季蕃其襟懷學問遠有渡江前諸老端緒非近世單間陋識所可窺議主簿君更為搜訪彙聚以俟知者出焉

題畫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遊戲點染欲樹即樹欲石即石然纔得少許便足未嘗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

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為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縶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為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為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邪

又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矣惟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為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繆詩猥札者蓋贋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煙林水與伸紙數尺自非須臾可就想見經營布置時累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請錢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盧鴻草堂圖

古之隱人多枯苦簡淨安有美池苑臺榭如此圖所傳者蓋開元間官府疏嵩洛佳處用公庫錢營飾以賜之又於其中聚學徒五百人非獨居長往之比也畫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覽之令人精爽飛動

題陳留仇公訓子詩後

大德辛丑夏余寓錢塘張檢校招歸其家池亭飲於時陸景會者數客席端仇廉訪儀笑問是亭宜何名余名之曰清風廉訪公大喜稱善因娓娓敘論移日酒散各別去不相聞然心知其人中原故家君子也越四年留信州有妙年書生携其祖雲軒仇先生訓子詩卷見示叩之即廉訪公尊翁所作嗟乎有是哉詩三章皆有所指切而辭情溫厚音韻閑適可以優游起發無急迫苛厲之氣想見其居家無言而令行不怒而威立士大夫輕窮達忘貴賤所至有以自養亦不遠隋其家聲者用此道耳仇氏世世謹藏之

題畫卷

此卷修顙深目衣冢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于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為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為楚接輿或以為榮啓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然筆與精妙自非近物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題十一子像

昔吾嘗論太史公敘孔氏門人不當有七十子之數文翁又圖七十二人者于廟皆非所以尊夫子大聖人之生於世其

道之及人如天地之成物大者大成之小者小成之而可以數計乎與孔子同時人雖尚多賢竊計未有踰於老子者夫子且嘗問禮今禮家雜記其言多本老子則老子之賢在其當時所嘗學道而去為君子者何可勝筭豈止如今杜君所舉十弟子而已而杜君學仙謂老子為仙祖十子者皆得老子之道而仙吾友趙子昂畫不易得乃為之十一像像繫一傳其於老子也是猶不免作漢人尊孔子意耶

題胡瓌報塵圖

胡瓌報塵圖事具畫史此作勝趣精迅毫縷蔣纏間但有動意是其真跡無疑報塵者異時邊堠以塵起計馬數多寡數騎疾馳東首鳥舉電抹前無行尋後脫追者壯哉

跋劉文節公帖

嘉定初誅權奸以舊老召文節劉公於瀘垂入國門出之襃陽其惓惓之心出處進退之際有羨於陸生何足怪哉陸生不知何如人吾聞唐宣公謫忠州無所用心惟著方論暨家至今賴之近世放翁廢居山陰往往野服行山蹊背負藥活人無數生兒多以陸爲名者人名跡晦著不足論陸氏世有賢達不得志則隱於醫藥事適相襲如此皆文節公意也

題温上人心經

温上人面目嚴冷人欲求一笑不可得亦不肯輕諂人而遇其性所喜悅雖然自留得錢出户卽散施貧者或多則袖攜以訪失職賢士大夫而與之布袍葛屨放浪嘯傲於西湖三竺間五十年吾觀其人視筴名貨利爲何等物故其翰墨流落人間足堪把玩又善以意寫蒲萄遊戲遇物立成至有氣

力者具綾素邀之輒又一筆不與聞東昌徐仲彬云時時過其家傾懷盡與淋漓揮灑皆不求而作此卷心經乃其行書尤爲難得徐氏幸寶藏之

書張浮休郴行録後

元豐靈州之役士大夫不得其位而不能諫止則有之矣又可攘臂踴躍於其間哉余讀浮休公自序此篇之辭軒軒然如喜事少年不以三數萬不得同歸之人爲戚而以其身得周遊縱觀爲快初甚疑之久而知公之爲長者人也師之初出朝廷貴臣自呂公公著孫公同而下皆嘗引大體爭之不得張公杪時一陳留縣令耳被檄從軍辭受之節行留之責皆非力所能及及既在行實隷高遵裕帳下而靈州傳城之戰沮劉昌祚軍使不得奪關而入者敗形自遵裕始遵裕固非

公所素事然乘其敗而訐之則蹶爲人僚屬之誼且既背受罪於朝號之則近怨故一不敢置辭而但載經行交際寒暑變遷風土異同以爲好事之助西羌爲中國患幾數百年患不善攻不患不可攻故又微發言之以啓後來者此仁人志士之所喜聞者也世之人食焉而共其祿勝焉而分其功小有災責援於書暴於人曰我不與我不與是尚可立足於公之下風哉

題梅巷柴君自書所作詩後

吾鄉汪村有隱君子曰汪度仲容朴學而好修嘗魏文節公家無恙時仲容年少及以布衣客於其父子間文節家固多士仲容又特喜交結四方知名人固而不遠數百里千里與仲容過從者不絕余生晩不及識仲容毋過其間爲之徘徊

却慕嘉容致數而後得去袁氏兄弟與汪有姻一日從汪村傍近小民家架庋間得故紙一束輪攤而綴葺之知爲梅巷柴君爲仲容自書所作詩柴君諱彦字張甫梅巷其別號也計當與王季夷張武子一輩前後在文節公家文節公家數世丘壠皆在吾鄉歲時往返不一柴君豈非從後車載來邪抑或如晉宋間人相思命駕乘興泛舟而行也一時溪山草木序其顧盼或發於談笑賦詠亦甚光寵矣柴君詩極佳字體奇崛縱恣讀之不能盡悉卷中所與人達者如真合人宋眉州聘者如葛天民白玉蟾間往往度史丞相家舉從相去未百年向來功名富貴忽然如電光石火之過眼而廢爲敗墨出於塵煤虫鼠之餘者令人愛惜如此古人輕齊景公千駟而高孤竹君二子之義豈不以此哉汪村人尚能言柴君

黠黠然一狂酒徒耳來仲容家家人厭其索酒不已不無倦色而仲容禮之愈勤夜分醉極不能引觴即睡擁被鼻鼾明日四壁有吐逆焉天民名行怪濁世言白玉蟾事尤可駭而紫君與之相好逃形變跡亦相類世無神仙則已果有之大丈夫不得志於俗子中則飄飄然凌雲霞躡鸞凰而遊於坱圠八極之表以逞發其所欲適何足怪哉前輩風流日就泯沒秖如仲容本末言者亦少後來益不得聞此卷幸袁氏兄弟寶之他日更會稡紫君他事相發以信其爲人也

題孫常州摘稾

孫常州天資高雅瀟灑人也晚歲歸卧四明山中即園池之適易軒馬之榮用翰墨之勤寄簿書之能而尤好哦白樂天詩意至輒効其體爲之得之不勞而神全機縱坐客往往服

其敏而慕其達也余以連姻往來屢獲其集每見琴樽杖屨之間詩行酒起酒倦詩止名談勢語終夕不及私歎一時風流略與樂天何異亦由承平士大夫氣習薰摩沾溉之所致而今豈復易得斯人哉公既沒其子將版刻家集以傳而所作極多力未能及遂先摘刊一二以荅求者此稾是也余讀而潸然昔樂天以無子爲恨垂老手自編次詩文寄藏浮屠之室以求傳久其言悲傷之甚而公有子如此又可敬也

題趙郎中詩卷

寶祐景定中山陰趙郎中以清材直氣不容於時退居山臺而四方士大夫從之如雲余聞其家客至日以累十數至輒留連竟夕東琴西弈南晉北畫談笑縱橫人人自以爲得盡其意也晚年卧病筆力益衰然一日無客則爲之憮然不樂

其天性如此雅善爲詩規模風度宛然在陸務觀高續古之間而尤精行草每一篇出師於好事者幸而得之尺箋寸楮不翅重寶今蔚公所收遂至百首又多有余家點定蹤跡不作意而甚諳理殊足珍也剡源戴表元書

題湯仲友詩卷

湯君仲友兵後猶在吳中余屢得其詩讀之蓋年七十餘矣深沉醞藉足稱遺老此卷固是其少作邪舊時江湖間諸公以詩行不少謂之詩客公卿折節交之自葦子山敖器之劉潛夫前後詩禍作士氣稍稍摧沮雖不絕然不得如昔矣剡源戴表元書

跋史和旨詩卷

宋將宰相世家多言韓呂二氏之盛皆蔓延至今然問其人

之賢必多言呂氏夫呂氏豈能皆賢而無過哉君子愛之也從而爲之辭至於韓氏忠獻之後一跌而不可支遂使不得容於世論他有今善者亦若分受其辱余嘗疑之蓋韓也多敏於才呂也多遜於學遜而學者人常進之敏而才者人常退之此人事亦天道也渡江以後世家之盛獨在史氏遂欲與韓呂爲三文惠開國淳風粹猷載在方冊生其門者人懷卿輔之望兩制以下或所不屑然及文惠之存乃有同產弟刪定君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貤其子其子和旨君又辭不拜夫生而貴有德而祿命也不必以不仕然後爲賢而況富貴人之常情二君於此顧能有所不爲辭遜之節植於一門非講之而習復之而察有以養其心而不亂殆不至此此固尚德君

子成人之美者之所願聞也戊寅之冬和肖諸孫景肅出所藏和肖遺墨相示詩若干皆清純典雅有詩書仁義之味筆墨超勁可以想見其人景肅好修強記誦前言往行本末整整云自刪定以來父子祖孫人人有集世家學問之澤其不在茲乎經有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景肅歸而偈其諸弟者思所以承之哉

題萬竹王君詩後

吾鄉萬竹詩種發芽於高公端叔端叔本中原將家右族扈從南來以丘壑在萬竹寮廡間愛而居之學者因草稱之爲萬竹先生其詩醞藉宛出於騷號茶甘集然端叔實未嘗得久居萬竹居萬竹久者大家惟王氏而不爲端叔之學非專其學不爲大抵異時江南士大夫發身亢宗必須由明

經詞賦進士業而端叔雖名高道尊往往不得志於科舉余聞之舅祖鄭公善父鄉貢嘗假館王氏秀發諸祖家言端叔歲時一歸上冢必詣王氏留連款篤如鄉曲王氏先世待之如卑貴官及退而輒相與歡其無成而借其徒老以死如此何緣肯爲其學至秀發之子葩居古桐始爲詩有茶甘之風古桐君死三十年而峯從某以棠野藁傳棠野之視古桐直肩隨之其闕茶甘亦可翹足及也傳不云乎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科舉學壹表士得反本趨古萬竹之世家不患無古桐棠野之好故余於題其遺編而爲詩與文獻之淵源如左以俟聞茶甘之風者致焉

題蕭子西詩卷後

蕭子西詩若干篇已經其姊夫王丞公達善校定者一一可諷詠未經者屬余評之始余與丞公往還時居相鄰雖說詩大抵各以承平世家學問相漸漬譬如飲食之於庶羞有饌以爲不可闕耳未知詩之雋永極味也年俱老蒼加之以世故兵革羈旅炎涼之憂攻之於外田園婚嫁朝暮之迫撓之於內於是詩味之酸鹹苦辣煎煮百出如嘗糜栗蜜方盡津竭而甘生焉故平生與丞公倡酬之日惟避地天台時爲多又方其時同遊佳朋友皆無恙舒舜侯在馬壁劉正仲在雁蒼胡元魯在峽石每兵休事定輒一會合必有詩鄭急於百返危韻或乃共和爭奇鬪搏下至傳纂生徒執硯童孺效嚬相熏亦有法則今一革衣冠悉皆凋謝而惟老夫凄然孤留人遠無從余問詩者竊自怏怏慨歎謂不復接此事矣里閈之間乃得子西山陽笛聲之感黃公酒壚之痛爲之悠然上

心抑余評子西詩氣清而能不枯趣廣而能不埋其模擬造諸處不愧古人次猶當在丞公伯仲之間乎使舒劉諸公在必以余爲知言

題王氏寓菴遺藁

吾鄉王氏自伯倫季嘉兩先生不但以文學科目起家其發言制行足以儀範閭里治官行志足以潤益政治事具山陰陸放翁所撰壙詞墓誌余爲兒童時猶及識其諸孫行十數公皆修衣冠高風裁人人能言家世本末蓋可謂桂林無惡枝藍田少凡礦也投老火毀百折之餘乃方得見寓菴遺藁於其孫得塗寓菴名寅字抑之於兩先生爲從子嘗以詞賦再貢于有司七上禮部不售僅晚授南廟一秩丞佐小邑權雖卑不肯隨俗苟祿屢與上官爭役錢辯水利列邊防形勢

欲以經濟自見言旣不酬即和淵明歸去來辭棄官歸養澹然有近古豪傑之風亦不負王氏家法矣然死未百年宗緒單落殘章斷簡平生辛苦纘述而欲存者幾不自保而其孫偶由甥館宛轉得之自古文人才士學成言立而不傳者何限寓菴之傳似有以相之而然乎因觀藁中同時遝往若端本李淳伯吳伯華之徒與時皆崢嶸名輩杯觴冠蓋笑談無虛日而今問其子孫一無在者可為俛歎安知吾儕無能贊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者其以此藁補之剡源戴表元書

題袁通父詞卷

姑蘇袁通父示余長橋秋夜詞題為懷湯師言張叔夏諸人而作余少年時屢過其地撥叢古人風流遺跡俛仰太息亦知為遊行快心處於時舉措輕捷交游易得不知世間離合

之苦顧今此樂旣不數數而同輩友朋消爍且盡幸而存者復憔悴無聊賴故讀通父詞而悲又羨通父之襟韻能文而好禮皆余所欲為而不可得也

題京兆劉侯事後

人之生世其壽之大都不過百有餘歲百有餘歲之身寄於無窮之宇宙其間不翅旦暮縱使彈膏粱之養窮血氣之樂亦復能幾何哉而有奪於旦暮無幾何之不忍至於憊名敗節以遺無窮之恨則可為痛惜甚矣故顏真卿張巡之待之不得死於牖下君子榮之也謂之考終命李陵孔光之惜身顧陰君子懶之也謂之媮生吾於京兆劉祥卿之言其父之事亦欲有以慰其心而榮之祥卿之父死於邛部川邛部川者西南蠻夷種所居與時過吏以恩信羈縻之不盡用內地法然猶時時桀驁不可猝定祥卿之父以招討深入其巢穴旣受約束而變起不虞力戰死焉祥卿於時年尚幼迨長大從人語及本末必悲傷感愴不自禁嗚呼孝哉祥卿勇哉其先公乎然祥卿將家子方好文墨謙謙士大夫間行身揚其先美此殆劉氏義烈之報時方念功豈無知之而為之言者祥卿靜竢之

題雙溪王晦仲讀易筆記後

易以象為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去象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竊意王弼注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泯然不可

復攷余為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為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變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又得今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書起象以象明理又謂辯物撰德與於中交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其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語曰傳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大德己亥歲仲夏十日後學剡源戴某書

題婺源武口王氏世系

氏族惟王最盛最難攷蓋自秦漢初則旣淆亂王子朝之後與齊諸田攷姓者人莫能辨元城王家有欲以古禮取名而

身娶於王他可知也士大夫又遠二千年亂離竄徙譜牒散亡乃欲追補泯泯無據之昭穆亦甚勞苦欲自吾耳目所可知而又不即紀則愈後者愈無若之何婺源武口王氏獨能知其出於齊大夫王子成父爲太原王氏其次居祁縣可知者爲東漢隱士烈其次見於韓文公所爲墓碑可知者爲唐尚書郎玄暐自此下凡十五世其所以能然者以宋嘉祐戊戌歲有七世孫左承事郎國子監主簿知撫州崇仁縣汝舟嘗爲九族圖嘉定辛未歲有十世孫中奉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炎嘗爲世系錄而其宗遂因之而不散錄成後迨今又幾九十年中奉公之曾孫傳又搜討綴緝增爲五卷而徵言於余余既嘉王氏世德之長義風之美而前後賢子孫能爲人之所難知尊祖合族之道遂書而爲之書

題周氏先世書帖

余初來杭即與周子一同遊同杭學同治詞賦相善也余先仕數年歸而聞子一領江東學事甚恨不得見子一既死其弟以家藏書帖見示蓋子一戊午歲秋賦初出其父書其所試如格而書以與之者也是歲子一遂充鄉貢閱之令人悽感又以見異時雖科舉學父兄子弟於平居造次必以成人相期者其事如此而豈可盡廢哉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題

題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書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亮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明皇聽樂圖

右龍眠李伯時畫明皇聽樂圖一卷樂壞久矣至於新聲異曲衒耀動蕩未有如此圖者宣和諸公憑陵富盛祖述梨園霓裳遺製而為之伯時不得不任其責此圖豈平生沉著得意趣邪

題洪厓圖

韓仲文示余畫一卷云洪厓圖洪厓之真若是與否余不可知然觀其裹裝鮮華徒御輝赫乃如虞卿蔡澤之容辭諸侯過相國而歸者豈若草衣木食泥飯水飲之為安乎或曰神仙家何所不有彼不舟車而速不供具而佚不館置而能不之使而子欲以世俗耳目料之過矣玩詠累日煩令人增煙霞棲遲之想

題怪木蹊徑

文湖州墨竹世所通識不聞其喜作它畫也州倅番易吳侯

熙載家世雅素乃能寶藏帷木一紙湖州自是日當併寫疎篁而熙載偶逸之矣蘄丘李侯仲賓作竹來自湖州筆力足以追配因請為補遺而合刋于泰化學宫以與好事者共之異時風流潤澤衣被照映於是邦文獻爲有助云

題石鼓考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駁鄭漁仲以為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為據何也俟博古者更考之

題蘇氏三帖

蜀學無工書者東坡以高材餘事為之化其子弟彬彬然皆有家法必有得於墨池筆塚之外今人胸中無千卷書輙欲假借貶惑以為坡蹟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卷三手是其真作無疑子由真當爲弟叔黨真當爲子矣

題李端叔帖

往時文士嘗經歐蘇二公門下者謦欬皆有模楷其不然者雖立名字往往不能成家姑溪李端叔從蘇公晚在秦晁張陳諸君後而受知不淺人品瀟灑才藻精贍人尤珍其尺牘幾有漢人藏玄為榮之嘆觀此二帖信然

題趙侍郎誥

趙侍郎書法在歐陽率更柳誠懸之間樓攻媿公所許誰敢異者尤稱其在吏部時告身書名端重勁直以為有體此誥乃侍郎自書以開國於高密者固是趙氏家寶余嘗見唐誥書往往多用花書草體不知於何特以楷爲體也侍郎書帖在其子孫甚多超揚縱恣如奪龍頭鳳不可名狀與今學書家所言歐柳異其書名一節出於偶爾觀者併詳之

題渡江諸賢帖

渡江以來人品如李伯紀丞相固當第一張魏公李莊簡正可相伯仲然皆流離困躓百折而忠純骨鯁之氣瘖死不衰呂元直附會其間優游取容比同時諸公蓋差少遂意由今較之所就亦復幾何㦲山樓初寒縱閱遺墨爲之毛髮森豎

題方公刪定家藏諸賢墨蹟

當秦檜專國時士大夫嗜進者蠅奔納集有自庭僚談笑至政府權樂可知也然亦往往未久而敗蓋有自檜予之自檜奪之所得富貴幾何而名字汙人齒頰為千古嘆辱不少四海九州共知其意見不同者莫如張德遠趙元鎮胡邦衡張無垢汪聖錫數公由今觀之人品超稍幾等而一時遇合俱不如檜人固不可以目睫淺近斷也因書方公耕道起弋陽布衣得一科即上書陳宗社大計欲攻檜去之遂與前數公同竄嘗卒不顯終於金陵通守此其升沉壽夭非緣忤檜所致命偶當爾耳余來公鄉見公諸孫出諸賢往還翰墨讀之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題王初寮家帖

古人往還寒暄處尺牘不作浮語魏晉以來法帖可攷也北岳王氏藏其家右丞檢正提刑三世遺墨典刑文獻前輩後映良爲故家奇寶然習俗相仍日非中原之舊矣嘉㬢為陸務觀所作漁隱堂詩清純醞藉讀之令人心醉

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書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

壁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文言敬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寶也

題陳了翁合浦與弟帖

此書陳忠肅公崇寧間由賓謫廉州編管時歸訣其弟珩者也公見二蔡兇威叵測自分必死廉州然偶不死觀其隻身萬里流離顛沛死生怵迫之際於家人骨肉事一語不及而獨不忍史官用王安石私家日錄汙蟣正史既作此書外別有自撰墓誌文及追薦國忌疏文若干言備載辨誣論等屬其弟寄藏之以為不幸身沒而他日蔡氏敗國論明則萬一可以為吾之證而已無它想也嗚呼其志良可憐哉然當是時尤以日錄詆誣歸罪蔡卞而不及安石及來吾州作四明尊堯集始明白竄斥王氏而悔合浦之支離回護以為非矣

然則此書於忠肅公固尤為未定之言也公自合浦崇寧二年至宣和六年凡強健幾二十寒暑始以病死蔡氏何嘗能殺之而國史朱墨本是非竟不行王氏錄者公之驗也公死之明年蔡氏大敗至今道其姓名如糞穢聞之必唾而公殘箋廢墨脫於塵煤蠹鼠之餘者令人寶愛如此士大夫可以知所擇矣至於一時諸老淵源學問之餘事延及於釋氏此蓋喜其庶幾於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學者不可專以為據也

題翁舜咨所藏文丞相梅堂扁

近時縉紳先生以梅堂名於世若東武趙侍郎粹中毘陵蔣忠文公重珍其最著也建業翁氏亦有梅堂廬陵丞相文公天祥宋瑞題其扁亦為人所敬重嗚呼江南士大夫吾見其祿苟充官苟達即崇園池飾館榭佳名美號以相標者十人

而十百人而百也而鄉閭修飾之夫欲自託於好事者一有嘗創輒從當時有聲勢者求其翰墨以為光寵當其盛時大書深刻金壁輝絢輿臺阜隸之徒嗟誇而嘆詫然其為人卑汙齷齪雖復巧施為高布置蓋已不勝俗態醜狀不過反為林泉草木之辱有識者往往含笑棄唾而去然則人有所傳於世其行止進退何可不先自重哉文公之書點墨今成千金而翁氏數百年世家舜咨又堅苦好學擇粟而養審泉而飲有貞儒碩士之風余也幸它日童稚成人門戶清立或輕舟道丹陽上三茅因尋建業以來舊遊而得登舜咨所謂梅堂者羹蔬啜茗相與仰瞻文公之清風而為舜咨詳論趙蔣諸賢之遺聞緒行固一快也

題王希聖續漢春秋後

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宋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為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物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為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通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簡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為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名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嘗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嘗

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弘於魯史綱目之心倫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鄰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為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待發陳壽之膏肓助鑿齒之墨守嚴辭正氣直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於湯有光者也病困勤瘵之中諷讀併日為之作與顧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純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楩繫于卷後而歸之雖然余與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畜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題茅生刻字後

古之書家無不能刻其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則愈勞矣余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厓壁間鋒勢飛動道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為恥殆非通論

題王理得山中觀史吟後

余嘗評太史公書近於夫子春秋之義以十數而學者徒玩其辭拘者又引古異用攻之過苛雖不害於書之傳而後來者耳目益以陋矣會稽王君理得當書散學衰之季不棄其世守纂史記若干卷入南明山中讀之自列傳以下篇為一詩顯有所規微有所表緣其多聞而精識故人研字擿舉得其當非臨文創意為僥倖一中之說者也君又早攻詩妥律流麗足以笙鏞是書其自太史公視春秋庶幾騷人之於二南哉然余聞之作史如法家詳文著義而使人自避論史如體家辨駁衆難而一歸於是二者之道可相起而不能相為也君尚有以敎余者乎

題陳強甫樂府

少時閱唐人樂府花間集等作其體去五七言律詩不遠遇情愫不可直致輙略加隱括以通之故亦謂之曲然而繁聲碎句一無有焉近世作者幾類散語甚者竟不可讀余為之憤憤久矣山陰陳強甫示余無我辭一編體用姜白石趣近陸渭南而編名適與其家去非公無住詞相似是有以契然於余心者哉

題陰符經後

右陰符經相傳其書出於黃帝蓋養生家為黃帝之學者之所作耳而言兵者亦咸稽焉古學散裂諸氏百家如蝟毛而

起然未嘗不託於古先聖人以行其說至言黃帝尤怪妄不經更閱明智訖未有深非之者要以資於近用非所可廢而已如此書舍曰非黃帝所作遯世學道之士得而習之固不為無益也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為也為之而示於人人習於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既又相聚非詆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為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鋭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於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略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為非子昂者特今人而非之非特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之琴子

昂既自見於書吾與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楊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於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也諸為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某主某絃為其音為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幾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為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乎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於伶倫后夔律成於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余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為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譏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為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哂然而笑始也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於近者

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舍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余雖知不當為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為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余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認也推之於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余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題王徵仲孝弟類編後

人有常言窮則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嗚呼君子之處達也其道必有以及之而能兼善固也至於處窮而欲私善其身豈不隘哉古先名賢不幸偃蹇顛沛無權以達其志則退而政行於家俗成於鄉近尤能使同時不善者有所愧遠尤能使千百世而下聞其風者有所秉正如溪澗沼沚之浸雖狹於江湖而其勢皆足以潤物惟盜名無實之徒精神氣韻無所振激乃類於斷潢皆井未滿而先竭耳余自屏居以來常以自勵亦以勵同志至上饒得窮者一人曰王宏徵仲以孝弟類編示余余讀之有味於其言使好事者人傳一編置坐間朝暮熟復而感發焉雖官府不立可也

題太學登科題名後

余為咸淳諸生時楊鵬舉去太學久矣然以鄉里前後輩見余輒說太學不休口此其天資篤厚綢繆舊故豈如他人朝遊暮忘若逆旅相逢之為哉去仕各二十年始以所編太學登科題名示余余為之重慨蓋余家自余以上數世皆在太學習聞父兄時議恥於不入學而不恥於不仕故雖江浙近郡亦有逢舉不赴得恩不陳以為高者時三舍法嚴又不易

出仕雖當仕之人俊才高等亦須盤薄掩抑待年久之而後解褐以陳同父劉潛夫聲望卒不敢假借它途以出餘人從可知矣故當是時宿儒老生既無利祿得喪於心固有大事則不顧鈇鉞群起是非之其理明其言重往往令人悚息畏聽退而歌吟庠序間有以自樂亦無不遇戚戚之嘆自後一相進一法改恩數益寬祿仕益易而太學不得如前日之重矣今使鵬舉與余輩復為諸生相從顧不愧乎

題唐師善談乘

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註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筭奕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為常郡子弟載筆札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

學而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於時陳端明居崇德林直院劉南兵居嵛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禰發此事俱麽表元生最晚又居窮鄉白社然猶及識老先生十數公特時衣冠廣席必援引前言往行以助談柄故亦不至虛為年少一二十年來無復此樂欲略聞嘉定端平前後成敗曲折噤口瞠目有欿然之嘆每群居燕聚畢閭巷牀第猥褻近事則相與哄堂絕倒而已可勝言哉歸安儒者唐師善深潛而駿發出其平生所著談乘十二卷者見示於塵埃羈旅風雨呻吟之中讀之快哉尋常雜書多重複牴牾而此編一一精確可以補亡決惑者甚衆固幸遲暮之猶有所遇而悵師善亦有衣食憂且暮且去而不得款曲相成也於是為題其梗槩於卷末云

題沂州先賢攷

世人所稱五福宜若皆聽命於天余攷洪範之說壽富康寧考終命四者容或天可為之至於攸好德則在人而已於天無與也余自知讀書以來見古人名賢盛德君子為之歡欣慕悅及江湖道路邂逅交接聞一嘉言善行亦願執鞭捧謁如恐相失此豈有所驅迫羨誘而然哉以遠者猶然若使鄉鄉里閈而有其人焉則慕之當何如故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而其久也百世猶紀其遺烈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傳之類皆是以起人之敬思而風俗名教亦因之而增重且又人無窮達貴賤通得行之而法所不禁則何為而不為沂學舊有忠賢堂刻鄉賢名字于石兵火燬滅矣海漕萬戶王輔臣名君佐創意蒐討續之增舊之數起自周太公望至唐末已得二百九十六人猶恨近世者有闕而文獻不可問也來江南以謀於君黨余嘉輔臣有功於風俗名教又與吾所謂攸好德者合既力贊而成之其古琅琊與今沂州及沂水所沿名跡相聯甚廣故採取寧過於寬惟夫雖居沂州而生無益於人死無傳於世者當稍譴汰之使有勸云

題雪竇行紀後

四明洞天之麓有二僧刹其陰為梨州杖錫而其陽為雪竇此二刹稍寬敞又近於人境遊覽之所易及然騷人勝士有事于雪竇者間汝筆墨往往不過留章隻詠以相酬荅未有發括本末而為一書者蓋志書荒唐行役匆遽其勢不容不爾雖余之居近遊數亦莫得而詳也番昜吳熙載以故家名儒來為州判官李公檄經過留不暇久猶能採摭詢訪作雪

竇行紀一卷事贍而辭精趣健而理覈不但可以盡本山之故實而梨州杖錫儼然如在目前人之材力相去乃若是懸遠哉聞山中僧多好事熙載宜布施此文使刻藏本山以示觀者

題李常卿試稿

江南多故家以余所見干戈以來有身為名人子孫問其祖父行事而不能自言者矣至於衣冠科目聲華詞藻相掩映數百年不墜若宣城李氏固不可多得也李氏自唐已著入宋太常公以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此卷即其試稿中更散軼六世孫宗正公能搜攷訪獲遂復為李氏物今又再世凡兩經兵火而其家裝潢如新良可人哉太常公廷試時猶用詞賦未敗對策士大夫廉恥自重無挾書假借無冒名請

訖人人各以所學者見故動輒得士云

題提學陳侯講義後

古之為儒惟其傳寫之不可已者乃有簡牘至於師生講學必口授耳受今之魯論載記問答漢儒之師說康成之鄭志皆其物也後世既無專師為師者以故事不敢廢則書成文累幅時節臨諸生高坐讀之謂之講義彼此漫不知何語因何能有所感發成就然嘗聞臨川陸子靜在鵝湖講君子小人義利章坐中聽者為之流涕吾鄉黍廣微使江東講孝經數日官屬有棄祿歸養親者是雖故事而言之輕重又係乎其人哉提舉學事永嘉陳侯示教平生講義若干篇既寫精實機無虛發蓋其文獻問學淵源有自來矣

題翁山長講義

講之為言義兼師友主於反覆辨難以成其說余猶及見淅閩諸老先生開講不用寫本直是據案口說後進者質問於前隨機應答粲然可述講退各以所聞載之方策而寫本出焉今之講師朔望抽方尺之紙書陳說累百言忽然臨高朗誦聽者漫不知何語以為故事不可廢而已固不敢望有所激發開悟徐則高為長於饒之雙溪見示此卷皆與諸生月講之作如天人性命綱目餘涉既廣而名物度數官守世次地理之類攷據思索俱不疎滑古稱教學相長詎不信然衰老靡救加之以驅馳形神惘惘何由嫓闖至言乎書此以識愧槃之意

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群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強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几之紙臨容丈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窮語者也然識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為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游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為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既感歎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為古矣

題陳獻肅公邦彥遺事後

昔孟軻氏稱能言距楊墨者以為聖人之徒夫聖人之徒豈易易然而一言距楊墨即與焉推是以論人則紹興之末乾道之前能言主張魏公排秦檜又不肯娟大淵者可謂之君子之徒非邪然不娟曾覿其賢易決魏公雖終始不適和而

輕信累敗罔功又嘗沮忌良相李綱使不得行其志是雖欲盡賢之而人莫盡信之乎曰魏公輕信取敗誠有之最甚者富平之役及與李綱不悅皆在少年輕銳時晚歲識鑒精明純誠勁氣不挫益加遂與伯紀傾慺相驩期有所濟而伯紀且死朝廷內外更呼迭喻無非秦檜餘黨四海所倚以枝梧三綱五常者惟魏公巍然獨存而陳應求胡邦衡王龜齡若獻肅陳公邦彥六七君子附之摧奸抑倖扶正培本一時朝望山立衆起嗚呼壯哉大德辛丑春余與獻肅四世孫處久同客錢塘出行狀志銘謚議及省檜名賢遺墨之偶存於兵火餘者以見示瞻仰慨歎悽愴久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十九終

四明戴表元帥初

跋　銘　箴　賛　述　碑

跋濂溪二程謚議

濂溪周元公初未嘗以道學自名而精修妙悟上接鄒魯其衣冠言笑雍雍然與人盖無異耳大程先生亦用此道至伊川先生始以軌範肅物之論有所不屑然當絀公既没衆説紛紜卒能堅忍植立而不墜其師法者伊川先生之力也夫由前之道則廣而難窺由後之道則高而易疎知之尚艱況從而名言之乎加之渡江以來世故之所消磨時尚之所摧黜吾鄉考功戴郎中為此二謚議時去黨禁之開歲月幾許而剖析精微蒐揚幽眇綸畫鋪張委曲各當非知之真其孰能為此之言其伏讀遺編不勝故家喬木之感

跋宋元憲韓獻肅二公流盃小飲倡和詩帖

汴都諸公風氣渾厚初未嘗區區以詩篇字畫名家而餘事為之亦非後人所及今觀宋韓二君子流杯倡和詩帖如泰山喬嶽嚴重不言而雲煙草木自然燁囷人撫卷三嘆

跋吳侯二蜂說

蜂之於虫以螫聞利害休戚與人宜不相涉今以不堪其類之強擾忘己之螫而赴急於人人宜不直其類之強擾忘螫之惡而助之此人心天理之自然不可泯絶春秋存小國者進其褒紱同姓者甚其罪殆與看雲道人此文同義

瓶城軒銘 并序

吳興淩德庸規寢旁小軒為習讀脩身之所而摘先賢法言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瓶城剡源戴表元為之銘題其楹曰

物生於土而散復為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為瓶則一成形以終古至於收藏函蓄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不如為土之為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善為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與其違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

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乎君子之城

周氏彝軒銘

凡人有靈莫良於心存之聖賢違斯獸禽拱把百尋咫尺千里卬其造端不越常理常理伊何人之秉彝父坐子立兄行弟隨夫婦稽睦朋友栽正放乎君臣曰忠曰敬言之未出童子能然言之既出壯夫所難端木費辨季由傷勇恂恂兗公藏珍自重徐行無驚善養非鈍亨心在坎致命惟困我友天錫周室之望刊銘彝軒用永鑑觀

昉軒銘 并序

日初明為昉日之明無時而不有也而旦也人始見之人心之明人惟不見其用用則見於威儀辭令政事而人始為之瞻仰歎咏故觀人者不可以不見其明而期人於闇自觀者亦不可以人所不見而不用其明里友蕭子西春

秋高叟方治昉軒以為藏脩之室而請文於余乃為之銘
曰
群動夜息人方安眠我視闇室獨龍在淵亦旣旦止東方戴
明乃見旭日心虛日清昔晦非沒今明非出動作為光虛靈
其質外物之來日千萬端嗜欲薄蝕紛華陰霧敬謹保毓勤
勞運為上天之載我惟新之人言中歲如日將晏肅子勉哉
常如始曰

朱漆印匣銘

彪其鞹日見而不鏤黝其中靜乎有容處不失方出不近迂
楊朱氏之徒歟漆雕氏之徒歟

復心齋銘

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里士陳景惠取以名讀書

之齋曰復心而剡源戴表元銘之其辭曰
陰六之極是為寒冬天道當復雷行地中我有篤友於焉觀
心不出戶牖明神照臨方其未復天地懸隔乃旣復之如還
故宅父命子諾夫言婦隨行行伍伍無闕無虧無闕伊何其
先本全無虧伊何遊乎自然惟茲精微不能絲毫睨則愈遠
抑之滋高勿謂旣復返亡遂奔守者少怠寇竊爾垣束爾筋
骸攝爾知覺百爾所思不如善學桓桓齋檻爰揭良箴先哲
實然匪惟斯今

遯齋銘為簡池劉氏作

遯食不噎遯步不彊遯獲者兕不得霸其堂遯言者玉質金
相我行四方求道荒荒歸治一室爰編劬彊義以為疆禮以
為隍慈以為梁德以為航蓋不但却蹕英雄之林折肱紛華
之場方將幸嬰兒之三舍辭思父之五鼎又安得以令之魯
狂擬昔之蜀莊者乎

寸屋銘為時上人作

我聞黃庭治田以寸治寸不勞而收千萬四方之流出自金
仙乃有寸屋其法同銓惟人一軀不能數尺心居殼中如苞
係粒厥苞幾何纔寸而方靡至不受有間皆藏道義輜重事
為鋪設父愛子恭師和友悅人求容實我獨容虛實計不足
虛存有餘卑偷為檻清淨為梁載以正直覆之慈良燕處橫
肱美寢便腹六合為胸八荒在目廣居雖廣以寸為度寸寸
不已莫窮其數剖爾扃鐍徹爾藩垣寘僾信鍾以㯾無垠

君子軒銘

蜀年先生名其婿秦張楧授徒之室曰君子軒取孟子所

以教者五之辭云剡源戴表元為之銘曰
維古君子有國有民德符命圭化行垂紳王風之廢賢不必
貴乃有尊師以名抗位舍爾洪荒從爾滄溝八荒茫茫雲與
於丘生孜經鳴椽輿道開素王之門三千其來嗣者鄒公拓
孔之疆舌紙楊墨氣塵齊梁逆拂順磨明遙陰潤力施一夫
功踰千乘我聞王言厥敘維五追乎有成一似時雨肅肅軒
楹雍雍佩衿哲人嘉謀如玉如金莫尊匪禮莫善匪文咨爾
君子各敬其身

奉化州庠小學箴

維人之初其天渾渾有識而爭能言乃昏方其未然揖遜折
衝習之旣堅嚴誅莫從於昭先民厥重小學用趾興畏因恭
道覺童牛受牽負載千里良駒服羈以配君子有一點悍竊

巒毀車御者惡之甚於褫袒記誦摛簪詞章潤飾尋稍蠧蝕矜能敗德姬父弇翼虞舜蒸蒸任如鴻毛舉莫能勝嗟嗟州儒豨講有靡兢彼群髦亦步亦趨我作訓辭爰警徼倫匪我則然維聖之猷

袁氏字箴

國袁氏子璀字敏存請言於剡源剡源為之箴曰緊玉之生與石同族緑有其文以追以琢厥文伊何外潤中明潤澤陰施明涵陽精惟禮有璀取材斯先純和㫁通芬香潔蠲目特瓔從息視心聽臨之孔威曷敢不敬堂堂袁宗奕世宋紫政流奇牧名在圖史迨爾賢祖沈厚寡言壽遐神明信孚魚豚鍾慶於子是為名父培壅涵耘勤勞纂組為茲嗣續厥惟艱哉負重惟德致遠須材有一息傲如蹈斯捐睿浮沉涵取怍

招頡頏老在席恭隙訓辭敖兢惟璀敬以存之

真贊二首

遊戲夷惠之間崖青管扃之上蓋其愚近達傲近放慧近直遷近譏至於潛光返獨澄源觀顛審一區之易足悟兩岐之皆妄固不害其為風平川淨天融雲蓋也

此翁足未嘗出門而心游萬里言不能脫口而手評百家故知之淺者以為江湖朝市得其真者許之泉石烟霞嗟乎其無他乎抑猶未免於詩耶

仇仁近真贊

廣袂長襦鏤襮其胡素絲以為絢尚為是韮雞于予非乎時慕作洛詠而歌吳歙者乎

鮮于君真贊

不可以為山澤之臞亦不可馳騖於功名之途爽乎惠乎詹狂之徒乎

周義烏真贊

娛娛乎若無所為咿唲乎又若有所思顧顧乎若氣盛遠覓景寮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後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為宜為無町畦乎為嬰兒乎

徐仲彬真贊

吾觀斯人胸襟浸汗如能吞八九雲夢之寬眉睫蓊勃有曾活十萬生靈之績可以垂紳佩玉規行矩趨可以飛書走檄縱橫應敵者也

單吉父判官真贊

吾觀其人髮眉聳實脩巾履整飭翛翛乎似不欲一物之干其

營壘而焦焦乎常有疾奸豪姦黎庶之色殆可與為狩風霜雲可與為雷霆霹靂者也

韓仲友真贊

謂予質邪綿心繡肝謂予達邪草衣弁冠蓋世之畸人天欲完之而姑試以世材之難不然宅於荆食於韓宜可以偃仰盤桓尚何為馳鐵縱橫之林而遡帆功名之淵邪

任仲端題真

衣冠褫褫以為雅飾詩書意氣以為清腴望之儼然知其為東魯之徒

靖上人真贊

此老以清峭為骨故於物無所屈以慈和為貌故於人無所較至於縱橫翰墨浮沉談笑則又庶幾乎赤瑞之戲猿管中

而窺豹者也
東坡雨行圖贊
玉雪心肝泥塗市履赤壁磯而褰裳徐步宜乎馬呂諸賢援
之鑾坡禁苑而不為榮章蔡二子投之蠻煙瘴雨而不加憂
也
贊蘭石
風柔日暄不自以為妍崖枯水縮亦不自以為悴此之謂生
物一東其人如玉者耶
贊畫鬼戲
水息輪停風休機偃有何煩勞作此舒展
一毬在眉鬼見驚訝不間施為以目相語
高飛於天與汝何毒陰機激之為是反覆

葫蘆在手食嘗在口自居其娛不覺其醜
冥行意坐不害為媸枉矢晴虛從何得之
削方黃毫周代跳踊嬰兒之心百死不顛
贊畫龍
潛江湖吾蟄宅噴雲霧其裳衣誠無求而不得嗟無出以何
為
千戶高君行述
人有居微履約不擇巳之便安而急人之艱窮又能當忽然
之警而不惑於鬼神死生之故此學士大夫有氣誼敏決者
之所難也而或談笑造次兼之不旣甚可稱乎然其名字不
幸湮沉泯滅於稠衆之中沒齒無所表見僅幸而天報之以
賢子孫尚德君子惟論福澤之所由來而因得彷彿其為人

若千戶高君者可謂有矣高君諱忠義族世出蕭佚氏嘗金
之存世襲千戶君父自遼東分鎮洛陽五橋寨於是君生方
十五歲父以調發至慶陽病死君仍其職管攝軍伍有能名
金亡居大名為民有權豪張宜差占據新附戶四十餘君引
義訴列奪而還良某年公開行中書省于三河之上帶銀牌
為其府參謀軍行營因如麻君一一審錄疏理免者以百計
雖受罪自以為不冤至元師南與充軍所儲和糴運糧官漕
輓百餘萬石褒灒閒接餉軍迴猶有餘積以功最當陞遷十
二年十月七日竟死年六十七娶吳氏生子男某教習儒業
不仕孫男天祐今為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問理官君長於弓
馬射獵百步內不發虛矢性質直不好浮屠老氏見貧困者
即解衣賙給無吝容渡江之役汴梁多逃軍黃河置禁甚嚴

不得脫則往往於民家傭雇或乞食市井狂宕君輒饘粥之
且喻以理法勿為非客主皆得其便在江南過俘掠男女骸
骨暴露道路閒出私錢收埋不知數尤不信神怪嘗督糧經
汴梁西鈞州暮當宿驛驛吏告有妖不許宿君徑入寢燈至
丙夜據牀瞪坐須臾有扣門者問何人不荅再問又不荅遂
問汝豈非鬼乎敢入即入其門忽自開形狀一似小嬰兒而
不見其的君呼前使取足下襪稍近因手擒之亟竄走出稱
官人我再不敢來矣次夜又聞廳外悲啼聲問之云我卽昨
來取襪幾見擒者且吾本欲伸冤非妖也吾本州家奴夫為
前驛吏箠死埋竈後每官來出告訴而官反怖我故不得聽
我語耳君憮然明日為白州將理其事掘所指地得白骨一
具改瘞之驛遂無事余嘗涉獵史傳凡君數事皆數有而求

之今人無所見以為根殆風氣日不及古而為流俗汩沒以
至於是閒君之舉謂之近於豪傑特立獨行之士非歟金兵
潰時君孤行滎陽道中一人對面張弓欲射君弓自折竊意
天地間善類常自有物扶衛之射不得傷賊不能害世謂沾
沾名行險之人禍福可以智討避就又非通論也謹述

東平趙氏述

東平趙仲文録浙西臬掾遷江東乙巳春以刑部至信州余
備官屬得上謁見其貌甚温氣甚清而言甚文心賢之然舉
口輒不能忘其鄉者無意於出者余疑焉曰吾家尊父年且
七十有四母閻夫人亦六十有九凡仕欲以行志吾於仕幾
何志於何行而先廢人子之養乎余聞而重賢之既而出其
家乘一通曰吾中原士大夫遭金季亂宗族世次俱莫能稽

攷而趙氏所及纔止此往者不敢臆補失今不圖恐愈無以
語後嗣傳永久幸為我述其槩謹按趙氏自諱海府君以上
皆籍東平汶上縣泉濟村累世冢墓域在焉惟府君父避
難暫徙鄆城縣死遂葬縣東下馬頭兵定子孫復還居汶上
府君生瑞字祥卿是於仲文為父嘗為浙東處州平準庫大
使考滿不復仕而耳聰目明膂力強健無異年少所居雖歷
郊田園地樹別業悉在郊外軒車騎從行留自恣足以娛老
時時為仲文一遊江南不久即歸仲文與二季咸有子息讀
書應門含飴繞膝足以承養噫乎仲文誠如公言人生至樂
孰有踰於父母兄弟及時無事春秋歲序展省丘壟烹羊炰
羔燕洽宗黨綢繆姻友處有文酒絃奕歌笑之娛出有弋釣
浮游登覽之適其與離鄉棄土衝暑涉冒風雪以規銖兩之
榮尺寸之積者相去何遼遠哉余不及識平準公東平古為
聖賢宅里名儒鉅卿今猶林立觀公之行藏進退及居家教
子可以知鄉閭風俗之美師友學問之益曾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詎不信然敘家世竟因附見區區歎羡如左仲文名煥
弟某某是歲大德九年二月四日剡源戴表元述

知奉化州于伯顏去思碑

奉化之為州山踈而水迅踈故土居者清勤力業而少餘貲
迅故仕遊者儇佻外覿而無留心蠶絲蔬米埏埴果植器畜
之饒不適於四方而衣冠文學閥閱意氣之交異時常與形
勢相為長雄故其民亦或擬為難治大德癸卯冬薊丘于侯
以九卿世家來為守專用忠厚文雅廉慈撫柔與弱銷沮豪
兢一年管榜輕再年符移清三年科徭平逋流還鄉猾察究

復吾與黎民漸漸知為生樂矣秩滿久不得去而天災作於
浙東飢餓癘疫死者相枕侯日夜與其同寮謀所以拯之官
廩有給賑餉有勸野刦有禁道殣有葬至於力不可施則以
降貸減征顙額于上蒙慶犯怒必得請乃已迄于今荒壠廢
壑間猶有歎笑吹耕以齒人數者皆侯之惠及州民既更生
益乎侯誠熟侯歎呻吟按摩動相聞知亦與恬然若安居其
鄉而忘去者今人常稱近民官為父母父母之於子寒也常
恐無以覆之餓也常恐無以哺之危病也常恐無以護之比
其既成立也有禮敬之有過怨之然後父母愈嚴而子愈親
若于侯之於吾州安能使人不親而褱之乎僕之不已爰發
於言言之可傳必載之碑繫之以詩曰維明有附膚負海西
南名張實稱民不勝堪就返其逋有侯氏于郁郁舒舒濟言

雅趣亦既構宇乃疆乃理天降飢荒奪其乳哺荒墟作冢纔骸為人呻吟笑歌除侯之仁侯性無怒侯軀無欲驅攘疾癘扶導饘粥民曰侯止侯毋我遺侯曰勿止我非爾私凡人有心以己為則無窮之贍繫此樂石

王氏子葬述

人之常情莫羨於久生莫不幸於夭折而孔光馮道之長年人之醜之也以為不如包羞而疾死顏淵伯魚楊家之童烏得於天者労矣人之念之也以為其身雖死而名存是何區區無常之好惡若是乎相懸邪蓋幽明善惡禍福之辨至於無可柰何而後不可以無君子之論濮之王氏子叔愚甚慧而賢余與其兄伯温遊其兄屢稱之既而其兄之友又皆稱之既而叔愚之友亦來與余遊叔愚之友又皆稱之既而非

叔愚與其兄之友他與余遊而知叔愚者往往又皆稱之余奇焉而叔愚於其間亦自多與余遊余因人之稱而參之良信無幾何叔愚以大德四年某月某日感疾死錢塘城東客舍年纔二十一於是叔愚之兄哭而悲之曰吾失才弟矣其母悲之曰吾失賢子矣叔愚之友若其兄之友若鄉里知舊悲之曰吾失佳友矣吾黨識與不識同聲悲之曰國失一良士君子矣親者既傷摧痛楚無以自容而踈者亦復嗟憐歎悼不能為懷夫斯人也天既生而材之驟焉而奪之何居嗚呼是真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人之賢愚材否可以力為而死生壽夭之不出於己者當姑置之使勿亂吾意故夫子慎言命恥無名譏老而不死而以朝聞道夕死為無憾叔愚年雖不高今觀高明之家處貴權通顯一人百年之間誰能不死

一日輀車出門柳翣載道亦有能使人嗟憐歎悼如吾人之於叔愚者乎世之名譽或有能以矯取而至於行衆致遠則必敗叔愚之勢非能致人以自厚也而自其家庭自其閭塾推而致於遠且衆舉皆稱其名而信非有所聞之實而能然乎是則叔愚雖死而賢於人固遠矣而知叔愚者其何悲叔愚諱友賢其先世本居東平祖仕濮因徙濮父演卿嘗佐靳宿帥府典籤家世敦雅清素故叔愚生而凝重寡言篤學亂能文章其漸染服習然也死之年某月某日葬某州某原前葬諸公誄文挽歌之類裒為一編屬余敘次遂為略具梗槩而詳其儻然者以釋叔愚之親之悲而亦以風勵吾黨云

四明戴表元帥初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為設客主人問荅之詞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黃門厭歷兵華頡頏世紛捐家動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嘗僑於東土譬之一壺之波濊然而傳車代驂弛轎擇穩掌館庖之不繼聞蒼篔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乎莊周者也今子襲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內息出無蕭朱

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穎洽與遊籍油油乎頫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脩脩乎材堅氣良兵朝養而待擊雖微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為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或可有而可無非至人之所㴑王子聞而嘆曰於乎嗟乎是何傷乎蓋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為娛客不悅夫重纓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筆千夫以斥兆萬金以聘姝歌喧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十家之須觀其睫暈欲眠體疲索扶音啓骨然不接棄唊嚼於須臾至此窮厓之顛絕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四無人以惆悵忽見奇叢異幹現質埠狀至戀惜以忘歸為游揚而咏唱使客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果孰為之賢愚將悠悠而無當粵吾來於茲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壚斷礎廢圃荒煙

因前時之煒煒常櫛比而雲連雖蒲萄分根於遐徼珊瑚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倂禰而吾一夫之宅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賴清陰之見覆幸斤斧之相疏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携琴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卧遊無懷華胥竹當輟爾而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客主相諭頹然忘言但見脩脩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寬堂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寬其說曰吾嘗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屢縮於勢祿之塗數驚而多畏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擧履屐餅野俍以為禮吾得以寬吾四體行歌散囑多取而無

辱吾得以寬吾耳目作止信期飢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寬吾心思豈與夫插脣觸吾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挑鼓謗之桥憧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聞其說而嘆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齊有微祿於器而菽粟不分水耕霧衡木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瘁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畝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稽問之走與先生皆越產也而嘗官於吳楚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擧彭蠡之瀦震澤之區由其濱者饒於壤而蹴履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舒小人則雍雍于于茲非以寬歟越累則不然穴坰而渠糞山而畬弓培寸壟歲無贏儲蓋用寬者不勞而嘗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殖遺植畦畛穡穫播治群籍壅崇列藝豈弟閒堂

以為嘉穀優游篤老以為樂歲方欲鋤廉背洽春秋遐無鄰之不恤遠無之之不周者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前挾後扶嚴良日進迎猫虎也雅素時飭算田祖也清儁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者然者深盛焉而神莫予吐蓋藏焉而冠貲余侮不競不實不務厥土亦不獲于宇藩墻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鬪之能勞者不居著旋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驅蝗螟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媿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遥茲堂想見鄉曲閭風而遜畔交游熏德而稱良人懷閭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累等祇降康門比申呂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視豚蹄之多獲夸鼠壤之餘糧何翅乎滄溟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晨

祥麗天稟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啓閣徐行屏從有待聳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為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 為虞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敖貪讓安於不屈內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期徙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為衣冠鐘鼓猝然辱之以泥途袒裼而不知其為泥途袒裼故能除藩去蔽剖瓢破鐺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菴賦

宅佬師與水晶宮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而有居問其名曰吾之居姑為一大菴焉而無以為之名菴之大若何曰吾之菴以鴻蒙渾沌為盤礴崑崙蓬萊為枕托羲和光景為啓閉山川烟雲為聯絡春秋花木為遊觀江湖魚鳥為賓客出無扃鑰入無住著聚無守束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菴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菴宅佬師歸而言於剡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名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鵩鳶東海之鶴乎夫南崖之鵩鳶朝闘枯骴暮伺田雀投危抵險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飽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自無望於騰天池而沖雲邀東海之鶴則不然神清氣迥欲鮮味薄蕭森亢爽樅卓削飢餐流瀣倦倚遊廓若可以遊溟涬跨沖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羇

勒若是者皆累也今宅佬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既自以涵玄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緣如蛇蛻擅天和於蠡觳固嘗捐志名實消融知覺擺遺遷為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鶱後曳東覽西略達者闚之得無有笑列子之御風齊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佬師聞之憮笑取名更淪翁亦矍然振襟而作

竹坡圖賦

狗韓仲文所居之竹坡薊李仲賓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賦曰吾聞楚江之濱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植從古昔而已云有一高人宅居其隈風煙微邈雲響去來騷騷乎若環群自東前麾憎而後羽騎翛翛乎又若離麾遠舉凌貝闕而登瑤臺於時雪止莚敞風微帳開接鼓吹羅鐏罍撫群陰之凌

姿眺故丘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靚卉皆已聲消
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歸然高出乎氛埃則豈不可
爲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情物之於形久無
不化金錫石糜川堙山歸而况工力之所轉移墨士之所覆
精會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爲乎欲擧峴首之留連壟牛山
之悲咤乃有倜儻奇士恢踈遺儁酒以秋鬼之髮寫以冰繭
之腴寠玩食闕羊擀張趨內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廢耳目
之娛觀其作起忽仆如嬖復笑歎烟樞露海陰吐照縈紆歷
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蘂暮
蘇門而鬬笑然後存浮居之勝覩快長年之淸眺主人於是
齋形返息頹然如醉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莪子旣爲縮軒於別居之西有客過之哂然而嘆曰莪子將
隱乎抑將以爲德乎何其志之高而言之謙也莪子曰不然
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
始休業無成而多愧進不能有爲於時以光宗烟起門祚退
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窶稚七暑而一葛十晡而九
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內怵惕而人莫之知夫鷦
巢以寶伏鼢甘億而逃蠖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爲卑而
何暇於隱何以爲德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
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
郊之獲爲鮑[redacted]如使日日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
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背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
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

利業以闚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
據安而避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
其躬子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衢此豈徒
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經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
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也且夫華燁者老而歸根飾美者
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燈曆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
今之蝡蝡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也官雖薄猶賢於
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謫歸而就成心
懷貞士之操身濡閑民之征一以子爲備脅亦或以爲夫一
以子爲鷄雌亦或以爲雄懨懨乎蟲蟲乎無寒無讒人不得
以鉏子之銜無勢無㞋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
顧今之側有曲項擎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如子之縮乎寨

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
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豈衣給食乎哉姑
務縮而圖之縮於貲者康縮於力者強縮於名者良縮於德
者百世不忘故今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闊略乎隘夫曲士
之節而蕩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莪子聞其言始而
變然若無所容旣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欣然於中忘其居之
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柔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携挈東西寓
奔三歲而歸蒿蓬沒垣有季龜齡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潸然
不寧嗟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覩鳥巢於林獸
穴於巖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

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識築堂郵食其舊除荒踈穢以戸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于姓先後徵嘉名於陶詩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襟振弁發齒舒頰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諍者喜市荒者喜色貧者喜賄今先生羈旅之餘孳耄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妻閑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旣棄不取庶幾為人化虛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化恂恂骨肉感嘆咨嗟遂圖樂於一室浩歎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子不聞之乎有庳放象舜實為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兵兄弟之間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語唐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

豈曰無家兄弟為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庖爾壇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覿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耆分饗併餐衣不待華同温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聲坐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觴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書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伸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丘園三畝之宅十畝之原弟耕於後兄耕於前旣孝旣友從容笑言臨此醇醴盎如春温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為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辭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丘李仲賓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華士風度瀟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劉剡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丘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遙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游星辰動握天鈞蓋其道術旣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躬曰何行而非家雖囂譁而能容噫嘻乎子獨不觀之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為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漚息而為水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以息也又不觀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木寂之鳴木欲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

於水漚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操飲食於田獵取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閒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北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母鬼神莫之敢攖若是不旣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暗烹潛居淵覯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儻怳之齊西方奇詭之倫捐有說幻棄空設真凡皆吾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閻公名某居靜軒剡源戴表元為之賦曰

世有欲靜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

於足而不能安於飢窮之水火於是敎之以學然又絶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惜之剝喪於是敎之以息交則不能實穴而栖果敎之以寡求則不能養松而飲流故稽叟以羣仙傷生楊卿以忤物招咎嘗屬先壺栗木速折罷影者走而迹多逃聲者陰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乎不觀於空洞沙没滄溟之淵方其炎陰谷瀉層巔經嵜恭而始發霧縈紆而騰喧迫至乎鉅海則泯泯湛湛人莫測其窮全又不觀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鳥飛而鬼哭草木實落而花鬬人之營營與識俱生識步而現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設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靜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蜉蝣戲世好爲投燬時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揺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而處則鵠峙而鸞停時然後默不得已於默則風投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夫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羹温喜閭有閔蘇門而冒齋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宵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瀛市也

容容齋賦

東平徐公晉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爲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平懷厥舊諾不敢負言乃爲賦曰

大智幽小智佻機鳴轂奔萬類一豆厥有黄髮眞逸青雲儁遊偃翺於帝奐之林濯纓於清泠之流寀衆雖之相役弛然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瞪目嬌面怒腹咸峙欲以恩逞如不行其所欲既静竢以自休亦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强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容容於庾舉而投之大倉不知其有渦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寫之滄海不知其足豈狐之釋燠乾鵲之違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脩脩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拱曰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嘗其垂紳端委磬折曲跽前俞後唯而不爲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聰鴞歌虎兕風披雨圮亦無所毀棄汎汎而容之遺簪墜屨殘簋敗奩或闘風披靡或承流逍遥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蕃雄之贄人擁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楚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特之喜專誇四海之龍門傍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罇壁面敫忍佩韋媮温所謂擬胥於聯珠之室銜明於扶桑之敦吁嗟乎獲容於人則幸窮鳥是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穀槁乾有物茨然秀於中田是爲胡麻外白中玄嚼微心之良苦徽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闕旦旦而不懈有一儒者睹而異之曰是物其有識可比義於戎葵惟太陽之委照晴一物之得遺彼亢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輸動於畎畒致展轉於退避迹其華槃槃以湊成餘亭亭而直致陰回翔以盡屬嘗湛淳而珠媚疑本質之過清嘗凝温而抱粹膚過曠以不傷表孤妍於衆悴且其比本近仁術明近智歸約而不移近信在

困而能恭近義故諭胡麻者以為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
良醫之筵衎依飛仙之服餌也

蠅虎賦

有虫翼然既微孔武若腹而綠若背而距跳踉振掉是謂蠅
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辟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掌中以弄
以嬉惴不敢動娛娛然先生忻然笑而置之我聞古人能
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
為鄰嗜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道豢虎者以為徒出以為
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
道甚熟嗟爾蠅虎何為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
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為不仁故見畏於蠅其所以見
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

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雖跳踉擾攘梟族之所驚畏至人
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銳者
必爭力俱強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爪距而凶搏善良
以為食脫膏血以自豐其名為人其實有遠愧於爾虫者矣
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而儀衎挫誅拱揖
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內一身之間陰陽
水火寇奪百端有道於此愈攻愈堅泰山裂車而目不瞬疾
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艘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
腥臊之域閱千世於須臾忽微虫之適際謂振古之如斯復
誰喪而誰得於是先生頹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
聊優游而偃息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既燬於火儼榛蕪之遺墟紛風披而雨壹三年亂
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燁於蕪間主人
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愕眙乃
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花也胡為乎來哉且其為花種
之實艱上不溫而不旹歲不遠而不蕃瞻厥種之瑰奇疑仙
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逃空虛而
遠適曾日月之未踰厥燹燎剛厥礫交加偉尤物之突生誠
可駭而可嗟野老既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間花若有言於是
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
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為慰予則我也既覆其玦一以為
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圃一葉
之見材爭獻妍而恐後當其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飫乎

醲肉丘臨眩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嶺南遠驛之果勤
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大舸斂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盼之
娛迨乎陵遷谷改時異事殊視茫然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
於劫灰之餘顧樵蘇之見赦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
之所笑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為累事
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
圃雖故物之已非而為我若自存訊鄰里之在亡對江山之
無恙持螯觴以相勞發懽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
焉階除見此翠者嬌焉若凌虛倚霞翕然若離群獨至淡焉
若鉛容素膩將舉將墜夢乎戹而悲飄焉又若茶宸縞袂將
翱將翔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覲之不可聯視若商山之皓須
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嘆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

之子亭亭氷映皦皦玉峙惋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耿孤瑩於衆姸時臨風而與喟如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戚噫嗚嗟乎物之無情姸媸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懽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攖泯蘧廬於宿信任偶意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今者之非歸尚安能以私心之察察預一物之盛衰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所歸其見然異也無毀無譽其皎然蓏也無潔無緇與是花兮相忘聊遺老兮庶幾

觀漁賦

秋潦旣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携畚出門載奔載呼集於河堧先生異之往躡而觀乃見衆童脫衣倮足斷渠起隧翻水使涸或運淖沒膝或揭泥沾髀或傾畚挂筭或布葦行筏或

羣蹴鼓譟或獨作聲譁併力競勞有類揭作先生曰噫爾何爲乎有叟在傍倚策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魚每歲八月大水漲漫濱河之陸滂浪如山常有大魚隨潮往還彼一童子及潮未汐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浸與秋俱退渠居乎陸不絕如帶衆童惑焉求魚於渠曾是區區魚得而歸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曰漁於河出市售之味薄少甘得不償勞甚勘而織一網出海百夫爲曆覰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何爾殊海勞而苦河逸而腴苦厚腴薄勞成逸敗所以論魚河甲於海蛟鱷之宅風濤之淵健者以沓弱者以還亦若吾人隨鄕論賢故瘠土者材而沃壤愧焉譏河於海無所取㨾曾是沮洳蝦翔蛤奔升勺之水可得而言先生聞之愳然而慙憮然不悅問叟姓名俛首不荅顧謂童子汝漁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汝往問之叟寧非是耶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四明戴表元帥初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為之論次以為之傳非賢之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田穰苴之斬莊賈也盜齊之漸也方穰苴以羇旅之餘受兵我之任名實未必深乎於齊而莊賈者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羇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請也已自為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為監既許之矣而遊為之約追為之期待其至也而借為之辭而斬之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且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之急遣一

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為之效杯酒殷勤之懽此人情之所有也籍令穰苴欲申其兵法當先為之令使其不受而後誅之或不可已則還刑於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能終日焉何耶賈誅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之君臣惴惴焉拱手重足以須犬馬之命田氏之簒齊而有之豈待海上一城之還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篡殺遂為常事而權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苴之道也漢衛青伐匃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歸天子自裁曰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圍鄴制於魚朝恩為軍容宣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又為朝恩所困然終身不敢失為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哉

讀吳起傳

世儒言吳起未有不艴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為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實錄也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禮義者鮮矣魯俗猶為後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譏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齧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齧母殺妻者乎若其答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遜田文辭尚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猶曾子之教爾學不勝質溺於拔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為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是之謂哉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將兵

苟忍人之監已不如勿請既請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武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宮人非事實太史公錄穰苴事以所聞適相類故牽聯書之歟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為孫臏特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世人稱之嘗過實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傴僂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郤克笑躄之讐范雎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以取救為急而急於乘梁之虛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恥幸僅伸而終臏之身不聞他業可紀就言兵者竊之尤淺之為丈夫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怪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若有不禮於臣而臣不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為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為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蓋將有以為其國也故國得擇君而治臣得擇君而事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為上也當戰國時士之仕者猶無常國故孟子以之警動齊宣王而著為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為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犬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悍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傳其子建奢以

正諫觸死微員之逃則與其兄尚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為奢諫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讒疎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猶死於職也員為人子至於殘宗國以為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語以為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韓孟之間也哉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為讒愬夫子之人夫子不貴而委諸天命以為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錄其語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

而凡為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氏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太史公之錄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為愬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蘇秦傳

蘇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口舌擯却虎狼之秦令其說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嘗考之事或不然方蘇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所訕笑苟得一言納之利從則

從利横則横其區區為謀本不專有擯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侯耳豈得以魯仲連虞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能盡其形勢之強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豈真不得以逞也君子之道内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濱之間至無以服楚六國牧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不能自託而能托唇吻之外交以待斃於秦乎從散國破而蘇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怪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王之遺風猶或不墜故蘇秦東学游說於齊而洛陽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誚以為非其本俗當是之時得孔孟之佐外以禮樂交諸侯而内以農桑治其國東周之是輔尤賢於諸國焉蕩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詐不用而

縱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如彼周又他無賢棈秦以夷狄卒併天下有之豈小小之故哉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摶噬之心非為一君獨賢也顧秦幸而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賢之詐也以愚考之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衛儀自至魏固非可專曰秦詐就二人考之鞅之不信又未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蘇秦同學先以從約取貴儀後出不得不倚秦以為横迹其口舌反覆傾人十城然後利一邑陷人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儀之始未得幸於秦屢餌其父母之國以為己食此不特商鞅之所未為亦蘇秦之所耻言也吾觀張儀欺楚楚怒欺齊齊怨雖其終以計免猶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為賣己也乎時腰金結駟往往來於関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歲晏寵衰秦人以禮歸之於魏使之坐遠寇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老焉有商鞅蘇秦所無之毒而無蘇秦商鞅所有之禍世之奸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歟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頡頏諸侯故為秦者易為功而事諸侯者難為力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翦雖為善戰然不過縱燎於順風林果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為取勝之道者皆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惟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同時廉頗李牧輩猶遠媿之而得為賢乎蓋當是時秦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君中原誅不必工所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固有賢於樗里二甘魏冉之謀勇於白起王翦之戰其君用之未必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栖爭鳴佐疑自賊顛倒謬誤卒俱墜於彀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逐利各以能名見璧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實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哉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為己也而不專乎為己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人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尚也惟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時而卒能徐出而大暢之以及於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既皆身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傳然受之淺深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皆出自孔氏之傳者至其極衰大壞猶賢於他事萬萬也何也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傳非若他事淫汚辨雜以為通誕神僻異以為高也學他氏者於己不必誠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己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什有八九焉不失為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什有一焉不免陷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尸子長盧之屬是也自夫孔氏既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矣說利之口者若干家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為孟子子弓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知出於子弓何如也而孟子於子思

有光矣夫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
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詣孔
氏而不為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十百過之訖無所據託而
獨孔氏師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為儒者折衷非止鄒子
淳于之徒不可度絜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
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
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
于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
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
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㸐然知所趣舍矣

范雎列傳

范雎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匪匪之私仇耳豈有

奇計為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侯白起欲償私
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噬人伺便捷中固一決
之快君子羞羞稱之然而雎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為非便
秦之奇計也雖秦之強不專以雎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
附若離卒能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雎之助也何
也穰侯之在秦固有可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為非計也
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中或至從
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屠一城月墮一都而無益於大
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魏而遠攻強齊則齊地未
必可以即得韓魏亦且共起而謀之外譬日堅內力日分而
秦事勞矣自雎為遠交近攻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
於韓魏之郊蠶食腹心垂盡而齊華不知卒之三晉先

亡燕楚踵服而君王后之齊最遠最親最後亦徐取之若此
者謂之雎謀非耶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出於范雎之私而
未必非便秦奇計也嗚呼雎以亡夫乞一生於萬死之中出
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得欲行一聞蔡澤之言即納
印去本不切切於秦而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雎之假
權也嘗觀六國視秦初非強弱相絕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
國有客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入秦
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為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彊開業
擅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為橫其後則雎所謂
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
保其不亡而此三人者必至大毒於魏焉而後為重張儀以
姦商鞅以欺范雎以仇要之六國與秦皆無義客而魏士尤

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為之惻
然悲歎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憤卑辭厚禮以招賢士而毅
也往為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非納交要譽於游揚干
謁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城之敵先搆其謀而後從之卒
功專事擅而諸侯不忌其成兵連後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
之言曰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蓋非虛語也昭王既沒
新王以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走趙
及惠王殷勤反復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進退去
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世之論者謂惠王薄於待
毅又疑毅不當遽捨燕夫毅於是時不去燕燕未必能全之

也毅誠能死死於昭王則可使死於惠王之隙則亦不為得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義也若夫惠王之待毅則猶有禮矣古者人臣之於其國苟為有故而去出疆必有為之道也所往必有為之先也毅之去燕不可為小故也恩睽而辭不汚身疏而家不絕自近古求之改君易將之交處讒疑怨讟而能相全者惟毅君臣而已哉或曰毅則義矣乎知惠王之不能全毅而許之以有禮何也惠王之有禮毅為之也父有不慈而其子申生役齊之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仁而其臣為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臣之願也毅為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嘗學於賢人君子之道也哉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持空言與秦爭璧璧還而終不免趙於璧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詐脅之所得較於兵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意豈止於區區之璧哉秦計既然則相如之抗秦固有不在於區區之璧矣且國之以人為存亡無以異於人之以脉為生死也有一脉之不絕者人雖危而不即死有一賢之可畏者國雖敗而不即亡秦誠積強之國見諸國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為一璧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戰國豪俊有謀之士近古曹沫之徒也已故能橫軀投命而知秦刃之不敢加強辭臨盟而保趙駕之必可反不然秦昭王之無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之為趙不但外以口舌折秦蓋諸將之與趙始終而能為秦畏者有三人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避趙奢賤而與之同位李牧知名進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為強而無待秦之實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恕矣故曰相如者戰國豪俊有謀之士也獨怪趙以相如之賢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為無人之國再傳之後相如未死已不救於長平之事奢以子敗頗廢牧誅然後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亡雖曰廢與使然觀國者可不為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為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沼臨淄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為燕何其亡之暴也及田單起連廣破殘城晴五千之卒以壓百萬之師燕將授首所失七十二城

復翻然為齊又何其與之易也儒者謂使樂毅不以讒逃則燕不敗田單不堅忍窮城以須持久之變則齊不興嗚呼此二者似矣而皆非全論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君可誅而齊國未可即滅也燕起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盟賴天下方切齒於湣王而樂毅之賢智足以彌變故數歲而無他然其一人之身而居不世之烈既有憂其持之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含怒蓄怨之日久矣寧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故毅去燕而田單一匹雖之力遂得乘間抵隙而圖之此天下必至之勢非毅之道不得盡用而單之術果有餘也且齊舊國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德見厭於天與諸國之君無大相過故五六十年之間六國迭與代仆而卒以同盡於秦秦一再傳

與六國之餘民又相屠戮而俱至於滅盖多殺人以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欲兼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為之數數然者以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旦戰伐言之毅兵雖為近正而田單之術何預於此哉今人既誇其神師火牛等智往往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為人詭譎而不足稱者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事謂卓犖不羈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則宦於諸國朝從暮横去來紛紛而仲連游不以禄說不以利潔身高視於喧汚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侯傾風群士折喙吾嘗評其挫秦之鋒幾於仲尼春秋之義願從御者執鞭焉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御處於人而

無憾一時未見甚便而萬世莫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亡迫於有為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illegible]不為也不為有為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死守以拒齊之城没於燕者七十有餘他皆反面復舉為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内無資而不愛一死焉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為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為燕也仲連柰何敎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為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苟有父母之愛於齊齊嘗亡矣仲連遠不為楚申包胥近不為王蠋今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為妾婦之忠乎且為此說則與仲尼閔魯亂而使子貢撓齊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下士也非以齊人自為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不忍孤城之兵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呼此又何言之拘哉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殺其為聊城大矣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爭帝秦率梁燕佐趙而鬬之所不惡於鬬其兵者全民之仁少而却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却秦之義重於萬世也今乃欲仁一城之民而先教人背叛偷生以虧君臣之義何其得之於梁客而失之於燕將也然雖燕將既死何救於一城之屠哉進退思之無所於據頼其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裂地定封之誘以塞期月之守不然則燕國有貴城之將仲連為說降之客矣曰仲連之為燕將謀但勸之來兵歸燕而東游齊之二者舉甚不可以决之非正言也故燕將得書而

歸燕不能降齊不可則得義以死也是其死也自仲連處之也若乎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為人謀於其求決於己而忠告之燕將未當求於仲連仲連逆為不正之言而強告之何也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驚焉以為先生之號則不可故君子惡適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狥兵而始為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既屠而不利其爵故賢之耳是固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音者見利能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趨於讓若仲連者士之能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某按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為各國之

君其衆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為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盛故衆國環而宗之宗之衆而有不宗者在焉則衆國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世賢而分則尊定矣孤竹之為國也不知其所從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封則是古或有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封之耳此於商人固無骨肉相連之親與心誠悅服之舊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間也孤竹之始封不辭鳴條之爵而其子孫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末亡也孤竹之事吾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於商矣不特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

世賢其亂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之既以為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亂教叛使為羿浞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為之君臣國亡而視之塗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盡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為列傳首而怪世儒言伯夷皆過故詳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恭觀太史公之為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錄其所嘗從遊之士為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以為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為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鄉里有不諭其為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杓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服而友之或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暱紛然去來尚不能以一縶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奈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為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致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蓋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略為

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備焉

商鞅傳

蘇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賤夷狄至語門人以為諸夏之無君猶賢於夷狄之有其抑之嚴矣故寧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紓左衽之醜而孟子學於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為夷狄憂乎嗟乎是固皆嘗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為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夷狄雖不心服而猶畏其力迨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竭而夷狄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為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覇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桓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進而秦孝公

得一區區之衛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疆宇此非齊桓晋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夷狄者夷狄反竊用之乎今夫衛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籍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絕擯棄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為齊桓晋文宜為瞿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為秦其煩刑細禁仇刻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奸平斗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疆之術皆齊晋君臣之已講而鞅益脩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援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為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為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為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況戰國區區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為義俠卑者為游說士裂兵煩隱於農桑者不得逞焉則往往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利此固當時俗尚之所同然也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求其若傾心赴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禮惜其懸原既以桓文之事為勸其客猶似可使者其餘不過餔啜之資盜賊之道朝暮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横猶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為大國而三晋自負勁兵皆未遽屈於秦賓敬雖以口舌緩禍追其歸相暗謬無足稱者田文之客惟一馮驩終始不忍叛其豢養之恩為之忠計以求益封復爵意念不出齊疆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叱咤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張孟談之一喙者而能以強志奇計挽虎狼之秦而收其弊乎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人矣秦兵壓邯鄲而晋鄙受人之怵翺翔而不敢救挾計殺之自不失為忠於宗國未聞為姊弟骨肉之情也赴趙趙存歸魏魏重終信陵之身秦人不敢肆力而噬而侯朱之義死毛薛之正諫就同時諸客求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天方援秦愚智同弊中華冠帶之區不數十年蕩為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膾炙其能好士亦不辨士之何如也其陋乎哉

四明戴表元帥初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用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來最善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行蓋古註如賈唐諸君之善者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儒所定本信無憾余讀之久時時見韋氏千百中有十一過當而註家緣名折義於文人潤飾皐拆之勢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爲與內傳相出入者亦或病之以爲難讀竊不自勝悾悾之愚遇有所疑標識卷頗其可通者悉斷爲句豈獨私諸家塾共學之士參其如彼決其如此亦將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爲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放於國語而爲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爲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儞稍又發補其訛闕是爲舒家本然取兩家本圖之蓋皆以爲孔子八世孫鮒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於戰國之末一爲陳涉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必多安在僅取一二自恭其美修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之者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爲聖人今書數引其名此後人所推托若房玄齡杜如晦之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爲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列禦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爲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嫣嫣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貪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爲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載伯喈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真出於後來者掇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攷之伯喈之學不止於此謂不出於伯喈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亡幸而存者僅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出入蓋曄取伯喈非倣伯喈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本一史成而諸書皆廢伯喈之書其以范曄史廢歟然猶僅存則猶有不可盡廢焉者矣伯喈才識數倍於曄樂孟堅者嘗在伯喈天奪其成逸而歸至於假寒取死二人之道雖絕不同而皆不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竟之三嘆益增學道之慕云

辨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釋文以傳爲春秋又以爲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陸氏既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以爲傳也班氏藝文志載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然則孔安國所謂傳則班氏所謂論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爲

君子亦有陷之夫中而爲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德既成性既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柔致咎是則又若出於天之所爲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者必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義服利之君子以爲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擇利審備焉孝於其外特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淺冶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禍非淺冶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崛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識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充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爲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淺冶之爭非遇孔寧儀父其君固能容之陳咸不過不能久爲要官當是時不爲陳咸之直而以他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眞剛者加之以所不堪而不爲之辭于之所以不當得而不爲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覩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以下言視旄於所畏者悾悾之義已少衰矣夫子曰棖也慾馬得剛慾之害剛不必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祿者乎子厚悼苦諫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遂剛太過逡巡不悟而墮於黨人之穽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識疎於剛柔之辨不及詳而擇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辭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諸人至朱夫子凡取於韋者備矣徵僕爲之銘僕不能有所發獨謂子厚宜慕剛者卿之不得尚愧不能執柔故爲其辨且僕之資外狷急而內巽弱憚學之不勇逃爲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覺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謙謙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爲何如哉時徒維攝提格余月己卯表元書

自秦氏字說至佩韋辭五篇删去不存蓋久矣蓋己卯歲前未居剡源時也庚子春有三衢王秀才從何處傳寫以訊缺見問余遂取而存諸篇中俯仰二十年文學志業一無所增益反若有愧於前如何如何

弈夸二氏說

古有弈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矣於其沓逆袪控邀遏之術特羅其巧焉他善搏雖趫徒如堵墻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爲搏者然譏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爲燕遊醴食聲樂以德其體其人亦以爲吾搏已絕浸淫欲無從技縱而及於戲弄搏奕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搏之不如也心索而胥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衆恚曰吾侶所爲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臂翔踵而赴之氣喘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弈氏爲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業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黃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奇詭怳惚之說靡不能舉其槩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之而一邑一邑敬之去之而一州一州異之去之而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虛爲士也則相與北遊而事之願爲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

丈學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群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為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學今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齒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寬焉先生應之不給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為禮今人言為師者又相戒毋若岑氏子然也戴氏曰二氏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犖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迹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略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錄之以使偷近娛而安成名者書焉

猫議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豬皆得其類於人謂之十二屬猫與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為他物貴賤猶有可言顧不得比蛇鼠乎曰猫慕肥暖輕遷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為也

祭文

衆祭徐子方丞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群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以為義死而[redacted]之不相污也所以為仁然者竊見求之於風氣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遠而不知其人蓋亦兩不相值至於貴者吝權而忌善賤者徇勢而忘身惟我徐公天性清真聞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翊至自引其躬以為如不可及雖草茅側陋江海阻絕內不度己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願欲而必將使之處居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譬之大川喬岳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筲之夫擁搪掉擲豈不欲驅巖攻堅揚摘溷潔卒之力不給而先蹶目既昧而徒瞋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貧故其志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閤子告即家賜珍如之何遽棄斯人而長往若返閶闔而遊氛氳致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為善之無儔淒焉薄奠於彼河濟而與公神遊恍惚之一過也如疇昔之相親尚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驕所以為良我識張君昵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廢五秉之入而嚴顏毅色能却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筵發辯臧否憤激敢者雖富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沖抱先傷此則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為慘怛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淒焉草奠語短情長魂兮有知尚饗茲觴尚享

祭趙丞文

嗚呼哀哉人之居世患不能賢有賢於己或鮮其傳賢且有

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已公昔燕居我爲鄉人晚而失仕亦同爲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詳數勢權之鄉■弱羅市公於此時儒如處子齊梁之門經荒史蕪公於此時勤於寠儒世祿臨民以律爲戲公於此時斂如法吏一鏃穿城千夫喪魄公於此時勇如使客衣冠播越大厰小顚公於此時逸如飛仙父翁於前子穫於後浮沉里閈以盡耆壽一昨兵奔始莫南宅儁者五與左侯右伯神龍從淵雲物先盡山之将移蘭枯玉隕堂堂大宗餘一耋袁今其餘者又不能遺人亦有言公耆其終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未成公許隣我公族有女公許婣我公笑公嚮我無不可爲爲去我今我無與雖公之子誰免其悔不悔在我我慕公孰惟知公存不敢自厚我老知此非以自警且告公子公目其暝北山蒼蒼南浦洋洋百年之情臨此一觴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介丘出雲雨流于田靈泉發源湍㳂積焉維我大父造基險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寃寃太中承微襲芳華競尚揚良實中毁施及孱孤遠享豐報未收再穫嘗受既芼惟稷之遑居之實勞其何無懼而可終朝爰念塋域爰念封樹魂飛萬里有淚如雨偪者天禍游延祖妣得請于廷歸斧衣机有嚴衣冠神靈是馮是樂合葬是安是恒銘碑植植石儀闢闢匪以餙哀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某年月日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晋右軍王公維公清風懿範繪在史冊俗情傳誦舉一遺百適意成書緘言爲文殘珪斷璧千古難辭小者且然況乎精微青山白雲現來是非谷禽弄吟澗卉晴秀庶幾揮毫尚想舒嘯樹愛召伯蹟在平原名賢之光被于遠民某等懇覩新儀載祀山壑辯香矢辭烱烱心目尚享

祭告榆林廟文

某流遠之人自癸酉以家東行即有兵禍脫命生還顚危益甚六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嘗一日寧而剝者固吾疇昔所卜以藏吾親塋念所加非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從而來遂得一區居之春鋪不勞龜筮自協鄰鄰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薄於不肖躬惟先之澤未或隕墜俾世世承祀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昌其家綏安惠和

勤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敬事神無斁以伸其報焉敢告

祭張村千廚蒜山神文

維年月日婺州路儒學教授戴表元謹致告張村千廚蒜山之神維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實始託體長錫蓋山不肖孫憑頼遺蔭幸未成居積累歲年增遷拓表延袤滋廣今將用閏月某日預卜壽藏于茲山賸言長錫歸在東首祖孫相依礎惟其宜惟神尚安妥之勿震勿恫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之間爲惠侈矣是敢祗告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薦昭告于

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表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斬焉未皇頃嘗規畫先祠奔馳之煩莫克就緒深懼延遲愈茲不虞爰涓吉日祗遷神主宅茲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妥靈陰陽隲相家用和康以延于子子孫孫無墜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惟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稱祖內外曾諸其極今之為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己而但欲盡物多見其不知量也表元之區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雖其備表不敢不勉祗役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既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即絕者則濂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祗役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為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單被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況表元得以職事奉祠守備埽除之役祗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莅食茲學有年為官者故茍日暮以充官簿不得如神之專且久也祗役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尚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燬宇舍不周混處廟廡祭薦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廬面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新祠揭虔妥靈尚歆饗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別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愛而為仁至於離膝襁褓稟漸簡冊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飭孩稚家儀整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瘠世蓋鮮其人英英徐門弋水之濱惟彼良子幼罹艱辛惟太夫人機杼箴紉卻朱鉛而不事修獨鶴於相晨顧中誠之所措有掌握之奇珍則為招名工購美錯朝追暮琢以使速異乎凡氓比諸陶姬截髻孟母遷鄰

雖風流之已遠實懿則之同倫天閟其勞與之康強燕樂異得養壽於朱霞翠管綵綬雕輪宜百年而未足胡慶弔之相因其顧託子列雖同宅賓既登堂之不早嘗薄奠之躬陳函辭絜酒終者有梲吾足者徒含愧而登冲靈兮有知鑒此情真尚享

榆林瓦積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屬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關於氣運睠榆林之樂土時瓦積之閎宮豐脈東來雄跨蒼龍之背營牙南指前占朱雀之躔精神數十里之趨迎生齒累百家之環擁祭則受福久無蝗螟水旱之災過者下車真有社稷尸祝之愛建於近歲尤著陰功間亦避兵驛候朝傳而不至人方憂盜里門夜啓以無驚悚之賜既多崇飾之嚴未稱遂恢

新構益營屋賭良家輸杞梓之材千章輻輳巧匠獻般垂之技百堵朋興日吉辰良人懽神悅修梁斯舉善頌宜宣

兒郎偉拋梁東好把詩書變土風看取梨州文筆椽差莪高揮萬人中

兒郎偉拋梁西榆柳堤平馬不嘶從此太平無鬪訟村村化作好山溪

兒郎偉拋梁南積翠前峰手可探事少自然生富足宜耕宜畜又宜蠶

兒郎偉拋梁北匝匝連峯如拱極人行晝靜少追呼犬臥清宵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吉善之人神所相欺心莫向廟中來且勸鄉鄰興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護使牛羊長蔽野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戴表元帥初

書

通謝張可與參政書

正月吉日剡源戴表元謹頓首再拜奉書參政相公閣下表元嘗聞之周公之相周也勤於求士天下之士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後世文人墨客誇而張之以為美談表元竊獨以為不然當周公時試多士安有千餘人日轇轕於周公之門而不恥而受其謁者方疲精傳體有戰國四豪呂不韋陳豨之所不暇曾是以為周公乎蓋理之必無者也故夫古之君子之求人也其道必有不勞而致之而君子之見求於人亦必有以自致貞女之行不出於鄉閭知者許也齊寶玉者不登門信者先也今有善匠將使之為巨室問其材木之所產耳目之所經歷口疏指畫一日而辨求焉價於良御其優其劣其悍其馴雖千里之遠舉能言之何者考之熟而審之素也伏惟明公以清材敏識隆名雅度振撼於東南之日久矣東南之人情土俗時宜政理伸其樂而遂其所不堪者其事悉矣而况於士大夫之行藏名實進退俯仰容之以禮覩動之以意氣其知之詳而信之於先考之熟而審之有素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表元抱區區之賤愚譽之於物變女碩石椽木駑駒婢賈之所不親匠御之所不議自其少時願嘗以場屋空虛猥鄙之文獲有司之科第以尚一日之祿而兵革以來心氣昏耗雖童子之所能者亦皆廢忘不可溫習

以是趦趄覆憬守其常分積二十餘年不敢以蹤跡累明公之典謁去年秋有親友自中都回則聞明公不鄙而講其姓名於公卿將薦之公廷登諸天官之選而使食勞於下士之秩表元驚疑徬徨不知其何以得之者既而思之明公之心古君子之心也明公之道古君子之道也推明公之心之道天下之士豈必待求於我而後與之者乎推明公待天下之士之心之道其於天下一民一物之未盡得求者惟不知則已矣苟知之其有忍遺之者乎故因明公而前所疑於周公之事者愈決表元之所以得于明公則終非其人也明公知之過而取之泛也雖然明公非知之過而取之泛也明公意表元之或可知或可取而不忍遠遺之也表元之非其人以其或可知或可取也而猶不遺之天下之士誠有真可知真

可取者明公其忍遺之乎故表元不敢獨為恩賜之身雖而為天下之賢士喜也不獨為天下賢士喜而直為天下之民物賀也道里修遠貧乏未能恭候面謝而先之咫尺之書以攄其惓惓漸老矣俟明公功成業就它日或能從文學諸生後作為歌詩以頌覿煌盛大之美而或幸而能附託不朽編摩紀載以補山碑野乘之遺闕以明明公之知人以係東南門下士之遇蓋未晚也初瞻鈞重加愛不宣

趙氏婚啓

伏以敘杏園之年好久熟大門敦榆社之文交莫踰賢從宜有絲蘿之託以增金石之情伏承親家某官次令女玉雪自持閨單閑於婦事而某長男某緣緗不輟譽猶有於童心當幹蠱之云初宜援姻之敢後貫緣高義邂逅成言之子既亟於有歸吾宗遂從而獲助訊三星之候膺幣帛之是將開八世之祥倘衣冠之相映

回孫氏婚啓

某宦學四方雖知名之巳熟婚姻兩姓顧揆分以非宜出於盛心來此信紹伏承親家提刑大監令姪封郡寺簿長孫男肖翁將仕溫良之積必克世於詩書而某男某次女少奎寒薄之資懼未閑於禮法既揆量之自審何扳慕之敢高屢問愈勤願辭不獲吾聞命矣敢虛道義之風其自今茲共振衣冠之緒

回徐氏婚啓

伏以中年涉歷苦婚宦之縈懷鄰境扳緣喜親賢之在望援我尺素重於兼珍伏承親家學士令嗣宣教耤甚醇明定熟

會稽初學之記而某第三女在娘鼎然清婁真是東漢逸民之家草木之味偶同金石之盟遂叶相邀古道不較浮文兩姓甥舅之歡足光吾黨百年子孫之托昉自茲今其為忻愉罔既敢寫

范氏婚啓

伏以江海浮蹤既磨年之靡託山林餘念惟舐犢之難忘欲為詒後之謀爰擇宜家之偶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絜清門之禮訓婉娩固宜而某男次紀守先世之儒釋鑽研尚淺貫緣諸父之舊締合兩姓之歡庶無畏圖以永良好絲蘿可託實昉自以茲今氷雪相看是所期於吾黨扳緣之喜銷寫奚殫

舒氏婚啓

伏以吾州四姓之家久煩纂仰斯文一日之澤亦許扳緣棠厚幸之如斯臨嘉盟而甚喜伏承親家學士令女小娘子早諳禮範如種玉於藍田而某男後庚竊守儒種頗尋源於濆澮貢綠草木之味締合金石之交非然微儀厚在高義論財夷虜正吾黨之不為邀福祖宗尚後昆之見相忻愉之至鏞述奚辭

回弋陽趙教授啓

伏以山林偃薄分絶望於青鐘江海游從喜論交於白首敢惜投瓜之報以鳴伐木之求敬惟教諭學士前輩東土俊流南宮舊物居楚客衆勞之目加以能言留番君遺愛之鄉久而成聚閲變化於浮雲外物謹行藏於暮景修途乃逐九萬里之圖而從二三子之撰時方興學必大修明堂辟雍之儀

君者應徵豈多遜公孫晁董之對清華之選造次可須某偶綠塵名莫返初服病頽聲足居然棄物之逢時血指汗顔詎意良工之在側既循墻之不敢惟倚席以增慙所賴芳鄰見分餘映扁舟散發固難禮法之疎斗酒同襟倘許談諧之數

過燕石丞啓

伏以江浙同風久勞於鄉往雲泥異路遂隔於聆承盍以初無先容之言益成後至之罪比聞台從將壓鄙封此而不前謁於道周候則自取疎於門下然古人之禮見必有贄而儒者之業職當修辭聊效蚓蚕之鳴以當鴈雉之執伏惟右丞相公三光五岳之氣藏四海九州之胸襟文雅風流不在王茂弘謝安石之下淵源議論及遊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方蜀道發乎難登乃廬山屹其獨立單辭遂縢而雷霆收霽輕車

就道而風日清爽立談亟拜於壁雙坐對不知於席近徑由棘列往聞槐庭衆職以補躬稿編加文而滋美贊功以康國參本解毒於無形遺民有令其庶幾之謠同類發吾復何憂之歎脫干戈而安鉄鏁逃桎梏而還衣冠有年於茲伊誰之賜今者躬步紫薇之府宣恩滄海之濱山君水妃收雲霾而聽令藩侯邦伯候道路以瞻塵榮百於會稽邸使之見章威萬於臨邛邑令之負弩竊想明公之志非如俗士所窺必將措世唐虞無數簡冊之載然後許身稷契盡酬章布之言表元髮種種以欲筆跡搖搖而靡止鼓三作而氣絶已不記於前勞不再實者傷根剡敢萌於妄想家有踰七至八之老道過滿十除五之窮耕鉄硯以誑餓紐楮衣而覬賤取數靡於卜筮獻伎窮於優伶何待河清始有相知之至願驚星動乃

得攀貴之來凡公意氣之交皆昔朋遊之舊傳積未滿忍獨棄於遺珠勢參方陳姑強羞於茹藿知我罪我進之退之一維門館之所裁自分泥途而已矣属時炎暑秪役江郊詎豈弟之有涯宜與居之胥吉尚祈謹嗇益保燠昌謹奉啓事再拜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

通蘇教授啓

某頓首再拜奉啓伯清教授學士同舍執事某一別光塵九更寒暑雖遊從甚遠莫知桃李之成蹊而潤澤不忘常如珠玉之在側比從鄉論獲採鄙音謂將得於範模來俯臨於衿佩諸人動色知為文藻之故家我輩歸心恃有波瀾之砥柱惟此絃歌之國素無刀筆之風越自近年詩成惡黨魚鱗田籍化為子虛之歸鶴髮儒宗悔以侯白之術計虞疎而自陷

危穽造詣拙而倒持太阿信蕢斐之小言無隄防之過例貂不足而狗尾續鶯位置之何多蚕則績而蟹有匡幾主名之莫辨得者不以為感慢之反以有辭宜謗議之喧天致紀綱之掃地恐室邑市遂疑蒼蠅為皆然延冠啓關因令外侮之得入體貌衰而誰顧門戶墜而不扶儼然冠蓋之林寖其羈旅之色事已至此當取瑟而歌調行或使之有彈冠而交慶茲蓋伏承伯清教授學士木假山之家世金華洞之精英方儗萬計國橋門首預登瀛之選及七千里距要服踵克觀國之賓清談雅步而懷璧自如深潛屏處而推轂恐後居席之右載道以東洎敎令之未施已觀瞻之頓改當使大官貴將知有師儒之宗自然新學小生復還禮遜之美某舊依童習老搬賓游塵土容顏頓消磨之已盡江湖名字猶記憶之未忘闇脂轄之在行喜同袍之有託川途孔阻京塵常想儀刑之有憑凡與居而胥言未由面炯先致手書更冀司存倍加珍衛爰茂乘於昌會以前迓於亭除不鄙委令敢辭驚鈍伏惟暫慈鑒念不宣

回淩德庸諸公啓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二紀荷鉏已都忘於舊學一寒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廣跋涉江海而來提攜凌厲風雲之彥盼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為童子之範模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既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誼甚高豈俗流之可及有言不食尚歲晚以為期惟是精力早衰淵源素淺使不涉於謬誤得無賴於高明諸丈先輩不一一奉記合并之閒斷敘是幸謹此占報切幾鑒亮

回舒子燕送舊酒啓

某老而樗子欲分井臼之勞貧為擇壻又得蘇壁之賴政自安於險阻誰或達於高明乃行眷私遠致慶問受舊封酒雖感詠之難忘寔魚得書惟報酬之弗稱

代太學同舍內優成謝賈平章啓

伏以公堂較藝守三尺之拘攣釣路憐材假一陶之埏比使寒畯動速成之想為國家增樂育之仁趨息如歸潦已以謝若稽學制厥重舍優如釋究陵之年不能以足而為先後加主翼圖之射但聽所命而為去留至若積累而升較然勞逸之判踰時歷月進以錙銖望地登天繫於耿忽角鈴鬭者歎其不易而執刀筆者阻之無難自非遇寬大之朝何以成潤絕之選伏念某出雖無益免稱未隙進不得兼名譽以為高取仇覽長揚之藝退不敢聚朋曹而造累蹈子厚尺積之嘲獨於分寸之膝報欲効尋常之馳逐誠非覬望之及勤有僥倖之期洛陽年少之能言或輕初學闢黨童子之居位躐見並行謂可滿意以予齊更欲埀涎於望蜀東幾併進取數已多而乃雖衆先成屢鳴盧而未定馬形皆具僅闕尾以不全傍觀訝合顙之難相知惜斷貫之淺篠紓危悃仰籲元台造化之筆方勤文法之議躋至天人曰可堪與曰否自奇比之多豬執友稱信交游稱仁厚公言之交上徑采僉同之請巫頒特達之俞器躡治而鍾鏞材東薪而樓桷伏觀衰衆尤重負芒益度越常調之恩揩謂幸憐於庠校君品題佳士之目實非易得於廟堂科場之辭頓輕慈闈之色為動所謂生我成我不知舞之蹈之茲蓋恭遇　太傅平章魏公別墅圻衡

魁材錄用謂周官六典之法度必出關雎麟趾之心謂洛水數世之源流可培菁莪采芑之用遂使鳶魚之飛躍不殊凫鶴之短長居然數奇亦以等進某敢不激昂翡蓋報稱隆知志乎上志乎中此亦儻來之別物優則學優則仕尚期無愧於前脩不出他門盼自今日

疏

觀民閣營造疏

伏以名藩偃處實分壺嶠之南支古閣巍然尤據蒼龍之左角非但尊嚴於郡治蓋將觀覽於民風歲久日長霜摧雨剝工巳成而壞之可惜力有限而葺之良難惟牧守為古諸侯居處不容於簡陋如父母之役衆子奔趨敢憚於煩勞各肩乃心共相斯舉謹疏

石屏戴式之孫求刊詩板疏

伏以天台山高幾萬丈産人傑以何多石屏翁死未百年有詩名之故在思昔江湖半天下之跡定交真表諸大老之間撚髯顧盼則軒蓋成雲握手笑談而壺觴達曙故其吟篇朝出鏤板暮傳懸咸陽市上之金咄嗟衆口通雞林海外之船貴重一時既遭遇之如斯何消磨之遽甚今欲訪劫灰之殘燼斵文梓之新編風雅運關定有聞名而樂助英賢氣合何須同世之相逢慷慨揮毫琳琅照目謹疏

抄題刊傷寒書機要疏

伏以醫為書行世自岐黄有此用心人說證無方雖倉扁難於措手況傷寒之至切於療病以易差自張仲景以來若龐安常諸老既陰陽虛實十能辨其八九何死生反覆百不將於二三蓋緣用藥之時多至臨岐而惑今欲一進古賢之訓明該治法所宜遇某脉則飲某湯傳彼經則投彼劑大書標揭決無疑似殺人衆力板行即是慈悲捄物筆下灑霏霏之薄潤眉間覩鬱鬱之陰功

蒙古崔教授求路費疏

伏以抱關擊柝仕有為貧毁瓦畫墁志將求食乃有北士來遊東州通隷古前之書為科舉外之學謔謔誦說欲盡變莊嶽之音皇皇道途竟不賦侏儒之粟廣文之曹司何在考功之歲月何多居然代者之棲凄其去客之役昔陳師道有外姻寄食故能辭處約之金范希文在鄰郡辭官猶時鬻代勞之馬今併無於指撝欲遠辦於齋將惟當路之諸公貴人若是邦之君子長者庶幾與念聚刮氈龜背之資萬一知恩有銜珠蛇口之報

萬戶府靳提控求仕疏

切以陽燧露處借隙日而生光輝神龍泥蟠得尺水而興雲霧豈有英雄之奮發不資氣勢之依憑伏承弘道提控矮矩長身危堂綏步取毛錐子投地諒世家之箕然辭柳列君梁木幸歲年之巳久今欲脫跡絳灌之伍竭還夔皐之庭知巳紛其如麻拾爵易於若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須衆力之相成方寸之木俾岑樓之高看修程之立至請題氏某各助若干

趙道人北遊疏

伏以閱世千萬歷何處有建德國齋心三十日為予說逍遙游佩煙霞為齋糧指江湖吾傳舍交梨火棗左右逢源金母

未公先後無傚此自仙家之素有必須人力以相成如龍藏
芥中得水即化如鵬離𣪊外待風即飛但舉揚州稻纏與之
徑從洞庭劍渡行矣

翁舜咨疏

伏以挾策為仲尼之徒居然自異求食必伯夷之粟正爾良
難竊見翁君舜咨家之負郭之田躬希陋巷之節簞食三年
[illegible]不肯隨肥馬以拜塵强持一寸腸乃欲邀下流而抹漏甚
閭之庇久去釜中之魚屢生今將我曾章甫之冠分唐廣文
之飯頓窮坑之莫塞何選海之可尋凡我同遊豈無知己動
色顧多決非平生之心刮毛成氊是為衆力之助片言白水
變翻青雲

代史承奉謝安顯疏

伏以上帝好生本哀矜而不忍下愚有過許悔艾而自新伏
念某藐爾麻軀嬰茲篤疾醫師番進幾百藥之俱投役隸頻
勞積三旬而相守去死不能以寸得禍必有其端方當呻吟
痛苦之中不勝憂危恐迫之至生身順境則豈知夜食之艱
難處事少年則寧免語言之愛怨或計慮再三而用以過當
或經營什一而謀慮太深或乘已喜怒而有所傷或見人患
難而莫之卹或暗室屋漏自虧戒謹之恭或肥馬輕裘不思
卑近之福諸如此類可得而殫今盡悟夫前愆庸敢陳於真
款伏願惟皇孚佑有赫鑒觀活臣螻蟻之身使沉痾之頓起
延臣犬馬之齒得警策於將來誓以餘生力成善士

鄧君疏

伏以為五斗米折腰有居貧而不免封萬里侯食肉無委運
以自求切見覺非學士鄧君揚斾歐曾翰墨之御揮犀朱陸
講辨之地膏肓泉石幾欲携老子入名山欬唾珠璣聊復對
離騷飲醇酒囿天機之洒落亦要路之崢嶸今者鐵硯已穿
刻書将上大則繡衣乘傳驅駕風霆小亦金鑾代言剪裁雲
霧惟公意之所願欲於事勢初無留難為交道之光華增儒
林之膾炙蠅翼附驥自皆致於盛心刮毛成氊想不遺於餘
力聳青一洒穮影如飛

城隍廟修造疏

伏以一縣之有城隍如心腹為體膚之主百姓之趨力役若
子弟效父兄之勞本事理之相須出人情之樂助睠惟茲廟
剏自有唐溪山清雄據上游之最勝殿廡宏敞肇舊治之且
曠自丙子煽祝融之災至巳卯議斯千之築更三歲舍雖粗

有成規閎十餘年猶未逮前觀蓋向之官府亦知衆戶之願
輸故免其科徭欲使期年而趣辦惟此意之甚美惜舉行之
不終於是領甓之材露棲於水滸棟梁之幹雲委於山岡坐
令廟貌之巍祠猶作淒涼之茇舍行路為之嘆息居民見而
傷嗟今者邑政清明天時豐美左餐右粥家餘魚稻之歲十
雨五風人思牲酒之報使班匠不期而竭作杞梓無踵而趨
門絢發丹塗璺飛寶構上以安竈從鬼神之奉下以展烝嘗
香火之嚴是在指揮之間適值作興之會先王典祀非同浮
屠老氏之淫祠它日穿碑併述武城桐鄉之遺愛斯文風播
所至嚮從

二歌者傳

咸淳德祐中杭有善歌者十人以材貌聞於天下兵亂流落

皆稍失其一人為一武帥得之絕幸有實權而一人嫁為民妻在武帥部中方其未相值也音信隱隱常相聞既而幸者創別館求民妻而致之曰吾與爾疇昔固相同類也幸甚脫死邂逅于此願相娛以盡吾志民妻曰姊意誠美然吾已棄其身草野間食麤糲衣極麻枲窮殘藍縷以求容於膏梁綺靡間強而為之則辱其素吾不得行也蓋凡使者三至三辭之其言如初然幸者意堅請益苦民妻亦居貧久不敢相啼竟致諸館中二人者相見問艱厄道故舊甚懽幸者懼徒留之不可以安民妻也則出少年女奴數輩煩民妻教其歌而時與之祿稍使歸有以贍給其夫家民妻既漸衰老舊習歌舞善無所復用亦幸人傳之遂不憖而為之教數女奴皆如法咿咿嗚嗚動搖其脣輔拘綴其肢體而為之及暮而始

得休幸者自帥家間一至其館按所授歌歌進則喜不進頗微督讓若恐不為盡心者民妻愧悔內不自堪而感其恩且業已出終不敢怨意相得無違言戴子曰余在杭時見衣冠士大夫以文辭道德相交游多矣一經患難反面如不相識而二歌者倡優技藝之流承平齒牙餘論所不敢及者也其所為若是有愧之乎然識者猶以為責幸者既以義存舊則不當苟督其過賤窮者既以禮辭聘則不當諂順其欲斯乃求全已甚之論君子蓋無責於其人焉

劄子

回表通父秀才送喜詞并物劄子

某頓首再拜通父學士執事某霜露遺軀豈記生辰之及江湖泛識亦無慶問之交敢圖英賢不棄衰陋浹洽既咸於數

而游揚肯吝於餘詞至歌郢人之陽春以華絳老之甲子欲倚壁而和則深愧七襄將捲錦以還則又貪十襲外有多儀之餉益寬遠旅之需姑薄敘於謝言殊未殫於忱悃尚徼永好俯賜深原

漁說送王伯畏講畫歸新安

江漢之俗多漁商得魚多則風戾日暴之以俟遠賈者售焉其事常逸而息甚微有厭之輦魚仰致諸黟歙山谷間初至擅民爭趨之售十九明日什六又明日什二又明日無售者矣非民商淆土俠而易足無復多事魚也新安今東南經生之江漢也儒者王君伯畏以成學轉授於鄉客求而自重養親教子雖無贏餘不至缺乏鄉多名山川佳烟友良天好日登臨過從經笑諧矣未嘗一日不從心適意而踰高從使還

凉就薄為廣信之後為諸生講經三年蕭蕭然六載而還值余亦窮復無以振發嗚呼此不皆近於輦魚黟歙間者哉抑余聞之古有大漁陶朱公能生畜魚嘗自五湖入海游齊楚致千金商命當術愈奇又莊周嚴光張志和之徒雖漁而不尚名食高乎與伯畏更思之大德癸卯二月朔日

蜜論贈李元忠秀才

談詩如談禪談詩法如談禪法山蜂竭日之力營營村屋藪澤間雜採衆草木之芳取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醯鹹甘苦之味歸可定名而後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從來則不為蜜矣詩體三四百年來大抵並錄唐人數家為逹者主樂天精贍者主東山刻苦者主閬仙古淡者王子昂壯健者主許渾惟張童黃太史主子美子美之於唐為大家除章之

於子美又亢其大宗者也故一時名人大老舉傾下之無問諸子自是以後學豫章之徒一以為豫章支流餘裔復自分別標置專其名為江西派規撫音節豈不甚似似而傷於似矣貴溪李元忠以詩游江西之同名能詩者畧徧皆余所未識而不鄙請益於余顧余之寡陋豈暇有益於人乎姑與之言審以資同味者一啓齒云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義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一章

當孔子之時周道雖衰先王之禮猶有存者可以訪問髣髴若老聃萇弘師襄之類是也然其人多隱逸放棄故時論目之為野人至於威儀曲節華飾過盛則幾傷其本而反以為君子仲尼感歎風俗之日移自言吾不用禮樂則已耳幸而用則寧取前一輩質朴之人而後一輩之過華者在所損節而亦不盡以為非也其立言之婉晉意之切學者正當玩味但不知今去夫子時又二千年所謂禮樂不敢望及先進之野猶得僅如夫子時後進君子否耶官府市井間所不得問

問禮樂之在學校古稱學校為禮樂之官今禮之近古者幾何何以為君子何以為野人古樂已盡亡學校所可常用惟琴瑟而琴瑟亦非古聲居其地則必為其事為其事則必通其說是不可以不講也竊嘗思之譬如山林田野間有人以耕農起家高曾祖父雖衣冠頹黯辭令質俚而皆有古氣迨其子孫修飾日增文為日美而日不如舊古禮樂之至於今不知又幾何子孫之子孫而得與夫子時先進後進並論耶伏惟上饒名郡東南學問淵源所聚抵近世玉山尚書風聲未遠表元窮鄉遠士迫於諸公牽強而為此來開講之初敢以先後進禮樂與同為告自此得相與勉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詩之道古人不以為甚難尋常交際遊逅會集往往有之

不必皆歌巳作蓋多舉古人成語以相委屬而巳然必以當人情通事類為善今也其歌詩能為夫子發發而又能善則其為人巳不苟矣夫子於此既不失其傾寫之懽又不奪其委宛之趣姑且使之反覆詠歎然後自歌而和之想見一時容主襟懷春融玉蘊淵停雲止無形聲無渣滓此聖人德化及人至誠盡物之一事非但可以小習窺測後世詩必巳作間有從事於倡和者非矜材而炫駕則拘韻而牽強其流於樂府歌曲復皆委巷狎邪之作敗壞人心汙穢風教莫此為甚今欲與諸公稍稍釐正捐俗趨雅去華務實取古人三百篇以來之作可登於絃誦可編於簡冊者純熟諷念可以觀志可以養德推而伸之可以使能可以成物其非偏新聲一切不用庶幾近于夫子之指

孟之反不伐　一章

此一章可以為士大夫觀仁取善之法古人以戰陳無勇為非孝僨軍亡國不與於射位而死也不得入於墓域則兵敗而後奔蓋未足深以為夸也孟之反事見於春秋傳哀公十一年當是時魯有齊難夫子之門人若冉有樊遲輩皆在兵間之反之為人不可詳攷往往恐亦嘗受教於夫子今也見其入門而能殿有勇而不居故深喜嘉稱之與童汪錡執干戈衛社稷而不在殤例正一時事此聖人隨材因事成就長育之妙如造化之於萬物大而大容之小而小養之形形色色無所遺棄俱成其美嗚呼仁哉莊周之徒得其一節遂以孟之反之退讓為常道為可以逃名遠禍而慕之慕之不巳流於計較利害之私而聖人所以教人之大指失矣學者審擇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一章

天地之間動物之最靈莫如人人之為動物而能最靈者以此心為之本也心為人之本而能動能最靈者以有仁也故心有仁則人得以謂之人心不仁則人不得謂之人雖名之曰禽獸可也敢問於何而觀之曰於人之處富貴處貧賤而觀之而心之仁不仁可見矣蓋夫富貴之為物非不美也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避焉舜禹周公是也貧賤之為可惡苟其道之當得而得之君子未嘗辭焉孔子之在陳絕糧乘田委吏伐木削迹之類是也如必曰我學為舜禹周公我有居富貴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我學為孔子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貧賤則其心不仁矣何也我有居富貴

之道我不可以不富貴則必慕富貴而苟求曰我無取貧賤之道我不可以居貧賤則必恥貧賤而不安慕富貴而苟求恥貧賤而不安其心何所不至其人何所不為其於本心之仁何能保其必存而為君子哉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人能不失其本心之仁不規於人之所以為人則不失於君子之名不但於平安無事時能存之雖急遽苟且顛覆流離之時亦能存之其為人也當富貴而富貴則為富貴之君子當貧賤而貧賤則為貧賤之君子安往而不預於舜禹周公孔子之倫乎嗚呼天之命斯人以為人予之以最靈之心其初一也一能存之雖貧賤不失為舜禹周公孔子一不能存之雖富貴不免近於禽獸可不畏哉

予以四教文行忠信

宇宙之間一事一物莫不有理存焉君子不可以不知也然何由而能盡知之於是必有方冊紀載之鑽研師友問學之講論是之謂文於方冊而得之則理在方冊於師友而得之則理在師友是猶資於外也於是必有以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而復驗之于事物是之謂行文矣行矣君子之學可以本末兼該而內外交養矣然不主於忠信文何以實其文行何以成其行孔門之教人所以切實用功之本蓋於此四事常常而不置也是之謂四教今試與諸君亦循其序而略評之今之方冊非古之方冊也董仲舒楊雄韓退之在三代以下號為知道仲舒明經專主災異楊韓旁取以工詞藻吾人望此三賢猶不可企及而何孔門之言乎至於師友尤為面牽

群居族處以位相高以氣相長考德問業之事無聞訂疑辨惑之說不講是文不足求也著書滿家發言成霆退而察其談於儕友者難以質於臧獲號於鄉閭者難以合于閨門是行不足致也平常小小籌度計較利惟恐不居前害惟恐不在後欲求如禹稷之以天下飢溺為飢溺必不敢當也與交游意氣然諾不出几席之間朝許而暮已不踐欲求為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必不可期也是忠信不足恃也吾人試於平日寢而寢思之食而食思之若然者病根盡本正復何在大抵古人之於文行忠信沿其一而可通其四今人一不成而四有餘喪良可惻竊竊意孔門之所謂文近於大學之致知格物欲與諸君詞章記覽外先從事於講明義理之學儻其然乎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至博厚則高明

至誠者真實無偽之稱要其極惟天道可以盡之惟聖人可以當之世之人亦有知至誠之為美而為之者矣為之而不能無間斷則其力不能持久則不能有微驗何謂微驗我為至誠而物應之於此人知之於彼是也今且以家庭切近事驗之人未有不誠於父母兄弟者也今有為人子者曰我誠孝於父母矣而父母或不我悅我誠恭於兄矣而兄或不我友是其理殆不然誠患不能持久耳使我能誠于為孝而持久無間斷父母安有不我悅使我能誠于為恭而持久無間斷兄安有不我友推而於夫婦誠其敬推而於朋友誠其義皆能持久無間斷而推而於鄉里於邦國誠其信皆能持久無間斷其行愈力其徵愈廣又推而達於四方萬里之遠而

四方萬里之遠服之質于鬼神而鬼神宜之被於豚魚而豚魚孚之其精神功用遂與天地同運為悠遠為博厚為高明為博厚載物為高明覆物為悠久成物而中庸之能事畢矣然此為聖人天道極處吾儕小人驟焉而語之固所未喻敢問平居日用之際亦嘗有一思一慮一言一動不離於誠否乎於居處有能不欺暗室屋漏否乎於飲食有能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否乎於言語有能儼若思安定辭否乎於交際有能不忘平生之言否乎於辭受有能見得思義臨財毋苟得否乎於祭祀有能事神如神在見其所為齋否乎凡一思一慮一言一動所以養誠之具皆備尚懼不能無間斷不能持久況又不能誠而何以為人乎所以自為於己未至而何以責物之不我應人之不我知乎程明道先生十八歲學

顔子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司馬温公孩童時以食胡桃失言為父母所責從此終身不敢謾語呂成公伯恭少年飲饌不如意輒推按發嗔不食晩歲涵養成就至于家人不見怒色此皆前輩嘉言善行可以為至誠無息之助諸君試相與講之何如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一章可以見聖人寬容篤厚與人為善之意先王盛時禮樂脩刑政舉為善者旣衆矣而又有以使之知勸為惡者旣鮮矣而又有以使之知耻傳稱堯舜之俗比屋可封成周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不盡然其風氣純美可知矣後世不復望其如古然人心天理何嘗一日見其斷絶故鄕里之故家遺俗學校之明師良友常隱然相與扶持之或豪傑興起或

聞見濡染大抵俱為善人之歸無有倡而無和者此之為德不孤必有鄰言其理勢自當如此也今且與諸賢試以目前事喩之徐行後長者坐不敢立不跛此近於有德人也謙冲退讓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此近於有德人也諸賢以此人為何如若見之則必敬之重之心然之退而之其家則欲其子弟效之其有麤率躁競險中而利口者此近於無德人也諸賢見此人則必惡之賤之心非之退而之其家則不欲其子弟似之如此朝咏暮誦年遷月華見一不善自然如覩怪物惟恐不相離見一善人自然如對芝蘭玉樹惟恐不相入行之愈久習之愈熟何患風俗之不美何患教化之不成刑不淸而盜不弭邪此聖人周流環轍之餘拯時扶世之心尚有見于此也講學不明人多以異於流俗為賢夫旣為賢則自然與流俗異但秉彝好德之良心初不相遠其機栝在父兄師友先覺者倡率開導之耳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者人之盛德然徒謙而不知所以為謙則處己接物俱失其宜而不足以為德矣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言善為謙者尊則能使其道有光卑則能使人不可踰已也人情居富貴鮮有不驕自古以來公侯將相如四豪之結客至三千人卑躬厚禮以畜養之如公孫弘之開東閣以收四方奇士其身甘脫粟飯布被而不以為耻可謂能謙矣不知有何功業及於萬物著於史冊此尊而不能光也貧賤之士人所易踰所以自重者謂有名教之樂道德之美耳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樂天知命謹身節用以遠悔吝以

安隱約所謂賢者不過如此雖帶索行歌飢色滿面而當路之三公千金之子欲與之交而恐不我得也尚得而慢之乎苟使執柔行諂召侮取辱而不知謹焉則卑而人得踰之矣古之善處富貴而謙者莫如舜禹周公以大聖人而能取人為善能聞善言則拜能小心恐懼流言天下誦其功業煒然至于今不衰善處貧賤而謙者莫如孔孟孔子能困厄陳蔡而彈琴自如孟子能不見諸侯而辭萬鍾之祿天下後世誰得而並之按謙卦艮以一陽為主在上卦三陰之下下卦二陰之上上於下卦則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夫動靜旣不失其時而又思不出其位雖舜禹周公孔孟之事不過是矣

菁菁者莪　四章

此詩四章章四句作序者以為長育人材之詩鄭氏直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則斷為學校所作儒者傳授可信不誣今試以大意逐章釋之首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者喻人材之在學校亦如莪草之生于阿中得其所養而茂也先王盛時其於學校之士豈徒寬容逸樂之而已想見一飲食一射御一步趨一坐作之間不言而知有所謂父子尊卑之節焉知有所謂君臣忠敬之義焉知有所謂長幼揖遜之序焉知有所謂師友聚辨之道焉知有所謂交際辭受之方焉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若樂而無儀則散慢很傑而不足以為樂矣次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者喻人材隨其高下左右無不得所而暢達如莪草之或陸居或水處而皆莪也道化流行禮義習熟耳不聞可非之言目不見可鄙之事身不居可侮之行生乎其時而遭逢教養如此心烏乎而不喜故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三章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者陵淺於阿而高于沚所及者愈廣所被者愈多所得者愈添古人粟帛泉布外無以貨貝為用而五貝則為朋至此諸生自喻其遂心慰意之樂雖錫我百朋之多不足以為賜也四章言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者舟之為物可以涉險可以行遠可以載重喻人材長育之久其氣質皆有成就可以見用於世而不必於用進退從容行藏自在原其功効之所以然者有以使之而然也休之為言嘆美饜足之味此四章非先王學校全盛不足以當之吾徒生長於二千年後不宜妄自菲薄何代無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自今以往相與講明探索求古人居學校所樂者何道所以得者何業所以欲用者何才必有異於後世之汲汲而求求之不得則悒悒而困者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　一章

古之君子苟自知其道可以及人才可以用世則皆未嘗有必不仕之心何也天之生斯人必有所託以治之我幸可以治之而又不屑為則獨已之私而絕物太甚非君子之事也孔門諸弟子其賢者多不仕而仲弓之徒仕於季氏夫季氏非可仕也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則賢者有終身不仕而已賢者不仕則不賢者必仕賢者不仕而不賢者仕則天下愈病矣仲弓之賢豈不知此故不以季氏為嫌而仕之非獨仲弓為嫌而夫子亦不責非獨不責方且因其問政而教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嗚呼言其人之患莫大于自用其聰明非聰明不可用而事物之多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也故為政者必先使有司各任其職然後我徐考成否而賞罰之此先有司之說也君子誰能無過過之小者於事又未害也人未得展其大能而先録其小過則人無可用而事必多廢此赦小過之說也先儒有云強毅聰察之謂才強毅聰察小人如鯀共工桀紂亦或能之惟賢才則可用而不害於政此舉賢才之說也仲弓於前之二言油然領會不勞致疑而惟以舉賢才為問此其真知為政之要而不苟於問也知人堯舜所難雖夫子不免失之宰予子羽而謂已足以知之乎迨夫子教之以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而取人之道始備此二言者豈但可為季氏宰蓋千萬世宰天下法也

聖道未明人才日陋為學者未能治己而治人為政者不暇信人而信己纖悉於小節而鹵莽於大綱牢籠於虛譽而濶略於實德閭仲弓之風可不愧汗自省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人才之升降視乎風俗之巧拙驗乎器物之真濫蓋有其用至微而所關甚重若此章觚哉之嘆是也觚以用為之或用之于飲或用之于書大抵取有棱角不裎机為便今者觚名雖存觚制不古於事未大害也夫子反覆形於嗟嘆不置此豈為一觚發哉竊嘗思之吾徒雞鳴而起日入而休凡託於居處飲食衣裘翰墨文際動作之間修名而責其實恐無一可合於古惟偷安目前苟且滅裂不暇思及耳偶一思之有不惕然汗下者乎學校所以講習道藝之區今所講者何道

所習者何藝坐斯席也想斯名也安乎否乎古之人皆躬耕而食惟仕者以祿耕為其勞於治事力不能自耕也今一名為儒則棄耒耜離阡陌終日不知何勞而仕者之勞復何所為乎衣本以蔽體厚之以禦寒短之以便事華之以致飾嚴之以成禮惟儒者得服寬博逢掖今嚴華短厚與寬博逢掖混然雜居亦有知其然乎李斯程邈之學與人以科斗大篆為古今則又以李斯程邈為古是字書不可知也離騷河梁之體作人以國風雅頌為古今則又以離騷河梁為古是詞學不可知也推之於官名於儀禮於日用常行諸事種種皆得皆與古合而吾持己處物憧憧然皆如暮夜遊昏霧中投坑墮井不可自保何望日禦杅几杖之銘耳珩璜琚瑀之音而相警為聖賢哉故夫子之歎非歎於一觚殆要風俗之變將至於如此也且夫子不獨于觚然也嘆拜下嘆麻冕嘆先後進禮樂歎借馬闕文不啻屢矣寓以風俗之將衰在夫子尚不能如何不過私憂隱慮而已吾徒則又何說惟當精攷而謹修之存之於心持之於身或可傳之於書告之於其人其人萬一有知其說者逢可為之時得以漸而正之風俗猶有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一章

人資質雖甚高苟飢寒衣食之不給則十有八九難乎其為賢學問雖不深使生理有以養其心亦未至遽然流於不肖此論本止中人以下發夫子之門人最聰明者莫如顏淵其次子貢今也平居商略二子而乃有屢空貨殖之嘆何耶嗚呼此不可以小事觀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穀之為

言善也且既謂之正人安有必待既富而後為善蓋先王之時天下無甚貧之民惟賢者在高位有俸祿采地之厚始得以言富惟既富而所以居富者斯有道矣顏淵之時井法雖壞竊意猶有壞之不盡者故莊周言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十畝固非皆寓言也但夫持有所不贍而時時不免空之耳夫子於此歎其居貧守約之操簞瓢飲食天樂內足泊然不以外物累其靈臺此與陳蔡絕糧而彈琴自如者何異其曰庶乎者蓋引之以自近也至若子貢之貨殖先儒以為未能忘情於豐約夫未能忘情於豐約則是其中已為貨殖所累惜一金與貪萬鍾同一不化天之命人如是而貴如是而賤如是而貧如是而富此理誰不能知惟安之為難彼冉求季路輩地位高人幾等夫子亦甚賢之然見其昏昏於辭

受去就之間仕不擇地食不擇粟謹怒之極惟取其名義最不可容者攻之未嘗以貨殖為責其以貨殖責子貢殆愛子貢之深期子貢之遠欲其至於顏子之屢空而已顏子未嘗多言言則中理子貢惟多言而屢中故出於億度在同門中亦不見其比今人見夫子一抑一揚遂疑子貢不得齒於顏子之列又謂處飢寒逆境為小節皆未深攷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者四德之一命者天之所以賦於人仁者人之所以為心聖人何以靳於言哉曰利非君子之所急其罕言之是也至於命至於仁亦若是焉蓋夫性理之學其體也在於心傳而不可以耳受其用也在於躬行而不可以言說今姑毋論夫子時夫子沒夫子之道運塞晦昧者數百年賴孟子明之孟

子沒又運塞晦昧者千有餘年賴濂洛周程以來諸儒明之方諸儒之未明也人人以性理為難言而不敢言故講學者必尊所聞讀經者必闕所疑推賢敬古風俗朴厚而真修實踐之意常踰於議論之表自諸儒辯析既精記錄亦繁字義無所窒於心胷談柄無所滯於脣舌向也白首老生之不能諭者三寸童子類能言之可謂家游夏人舒向而淵源根柢有不暇討矣以此推之聖人所以罕言者豈非慮其弊之將至此哉區區以空虛倚靡於斯亦既再歲愧無所發明以稱答父子兄弟之意切願閒暇之時有惑相訂有益相告取五經諸子之遺言隱義難易通而非盡解者常常貫雖傳曰毋勦說毋雷同如利一也孟子之所非與周易之所取何以異命一也脩身之所俟與巖墻之所避何以殊仁一也司馬牛之所難與管仲之所近何以別不從求之又從而綱之不從獲之又從而積之朝夕復熟彼此浸潤庶幾脩辭存誠致知格物不無膚寸之益諸君子以為何如

祭如在一節

祭之以禮難言也其禮之所以然不可以不知也惟知其禮之所以然而鬼神之狀陰陽之故皆瞭然於胷中而祭可言也此章祭如在謂祭先祖時也祭先祖如先祖之存脉絡相通精神相接此易言也祭神謂祭外神若天地社稷山川五祀之類脉絡何以相通精神何以相接此難言也古之人食則祭先炊飲則祭先酒馬祭馬祖田祭田祖以至捍大災卸大患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舉不遺其祭令且靜而思之人惟不知恩義則已耳稍稍知有恩義則凡有力於我者豈能

忘之厥初生民風氣朴野不但拙於防患患亦未生不但略於自奉奉亦未有洎乎爭鬭患作人且不免與禽獸相食先後聖賢相繼出而憂之於是乎有管攝有拯助有敎導又知夫人之衣食居處生息於宇宙之間一物必資一物之力資其力者必懷其感懷其感者必圖其報此祭祀之所由始也籩豆誠陳尸祝誠設登降俯仰若將臨之周旋磬聽若將語之精神安得而不接血脉安得而不通乎至若吾夫子之恩之德開吾人耳目洗吾人腸胃易吾人心胷續吾人命脉隆於天地深於父母又當何如其感何如其報丁祀在邇誓戒有言謹為諸君誦所聞而諸君省焉

劉源數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戴表元帥初

講義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章

善者天理之總名人人有之人人有之而有不能有之者心不在焉故也心於善者不但能有己之善又能有人之善不但能有人之善又能與人同其善心不在于善者人己兩失之矣今且以此章三節逐一紬繹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是取人之善以去己之不善猶未免於有不善惟能去其不善斯美矣此賢者事也禹之聞善言而拜是喜人之善與己相契雖有人己之分而同於為善此子路相去甚遠此聖人事也至舜則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一人之身而耕稼陶漁之類亦取於人而能之取於人以為善則人益勸於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舜禹俱大聖人不宜分別就吾黨今日所學且論子路子路在孔門最為多過初見時氣象麤暴可掬從游雖久而鼓瑟言志侍側之頃威儀應對每見譏斥後來出仕當季氏為衛輙平生本末無一合於正理不知聞過而改者何事想見其為人純誠信勇但有所聞知其不善隨即羞悔不敢復作故能日克月厲薰摩浸灌陶寫濡染而卒成大賢而稱其可為百世之師也今人隨群而趍逐隊而處一般浮沉一般容悅故終身不見有過又或位高齒長則人方畏之權隆勢盛則人方憚之真見有過亦無人言蕩者奪於外馳鄙者安於近務幸人不言偃然以為人莫不過如是尊卑相承前後相襲耳不聞善言目不見善事既

以誤己復以誤人悠悠兀兀坐成凡庸此皆子路之罪人也哉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先儒以為委曲說禮之事雖是委曲說禮此起初一章却是禮家大綱目處毋不敬者禮以敬為本戒人常常警畏不敢放縱怠惰儼若思者人思事時顏面必端莊儼恪持敬者其貌亦當如此也安定辭者人之發言不可輕躁必審定其是使之穩當無有後悔方可出口安民哉者言人能行此三節不但可以自安而見於政事亦可以安民也總而論之其目三曰貌曰心曰言其綱一曰敬心在於敬則貌與言皆在於敬心不在於敬則貌與言皆不能無失也世之儒者多言心屬內貌言屬外既分別為二遂以為敬當主於心而已一戲笑過差一諧謔失節未害於道殊不知心是貌言之根苗貌言是心之枝葉未有枝葉有病而根苗無傷者故其始不過小不敬而其終也卒陷於大不敬不可不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韓退之則直云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夫文武之道豈使人謂戲謔可為者邪春秋之時一執玉惰一受脤不敬一行人失辭識者知其年壽祿位之修短尚書傳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所關順逆休咎尤如影響猶是古人告戒流傳常法如此今人所以不然者蓋緣常情以禮為拘束禁制之物強而持之令人血氣不暢筋骸不舒此不知理者之論吾嘗試以曲禮此一章玩味而習復焉心常常不敢放縱容貌常常端莊不敢輕於戲笑言語常常謹重不敢易於諧謔但見氣象詳和身心安樂今日為生徒

則禮行於學校而為賢生徒為子弟則禮行於家庭而為賢子弟它日為人師長為人僚佐則禮行於州里邦國而為賢師長賢僚佐推而大之無往而不宜無為而不順其效豈不章章可睹哉

大畜象曰天在山上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物之大莫如天而山能藏之以此言學何學不充以此言德何德不具又大畜之卦內乾外艮乾者健也艮者止也人之學行於內能健則無間斷不一之病於外能止則無淺躁輕出之悔皆大畜之義也易卦本不專為一端而發此象既取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為辭於義亦不為小矣前言者自聖經賢傳及載於簡書聞於談論之善者皆是也往行者古人立身行事可聞可法者皆是也今之君子所以不如

古人者多是自恃其聰明才智師心而行據己而發其天資純美者或能精合義理無大差繆而思之不周講之不熟反致禍患其他強敏者強敏而失矜驕者矜驕而失苛細者苛細而失遲重者遲重而失惟多識前言往行則念念有稽考事事有軌範平時或得於考究或聞於講明耳濡目染心領意會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日日積之以至無所不通無所不悟如富人多藏貨物而不妄用如深山大澤草木生之貨藏興焉而不見其運動一旦臨是非據利害剖析無不中節施行無不合宜此大畜之所以為大也按大畜以艮上九一爻為主而初九言有厲利已九二言輿脫輹九三言利艱貞六四言童牛之牿六五言豶豕之牙皆以止而不行為無災尤有言處至上九始言何天之衢亨象曰道大行也言畜多而至此始可行也人不多畜其學問德行而速於欲行其志者可不為戒哉

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此章言周公之所以聯綴邦國之民使之綢繆固結而不散者有此九事兩者耦也猶言均平備具不偏枯孤單也一曰牧鄭氏以為州長是也民無土地則無生業使相養育九州之長各有土地以養育其民豈不上下相得凡言得民者非謂得而有之也謂得其心也二曰長鄭氏以為諸侯是也九州內之諸侯公侯伯子男各貴於其國然苟徒以貴臨之則

威權控制勢分扞格而不相得矣古之諸侯蓋以貴養賤非以賤養貴也三曰師師之為言凡能以善教得民者皆是也故以賢四曰儒儒之為言凡能以善道得民者皆是也故以道後世言師儒拘於學問文藝故失其指如古之禹稷伊傅之流朝為田夫暮為卿相所吐之言皆為經所行之事皆為史至今千百世下遵之則為聖賢悖之則為愚不肖非師儒而何五曰宗民無族則離惟有大宗小宗之法則有族以相糾合六曰主民無主則亂惟有世世食采之主則有利以相賑恤七曰吏民群居易爭惟有吏以治之則不至於無統攝八曰友民分耕必力弱惟有友以信之則不至於無救助九曰藪民各產常產而不及乎其它惟有藪以富之則不至於無儲畜以上九事於居民之法養民之具纖悉備盡人以為

非周公之書非周公誰能為此書哉吾嘗今日學問且先於師儒二項討論玩味所謂賢者何說所謂道者何物設使居田里其何以為俗設使居官府其何以為政賢其先於自治而後可以治物道莫妙於無為而後可以為事二者其何以能得民之心知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惟毋泚泚然以為方冊之空談幸甚

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古書言道德未有如此數語明白詳盡者天下事物莫不有道惟我能自修之於心則德為吾使而所以能積之脩之則在於學嘗傳說時異端諸子之說未與文辭利祿之誘無有其所謂學其所謂道德可以想像按據而知也說命三篇說

學惟說學于古訓要自是一種格言大訓載諸學官簡積之中老師宿儒伏於田野耕樵之流嘗時尚可致問而今邈然遠矣如傳說其人即是其類今試以意求之學惟虛心可以大受先若微然以己見實之它有增益由何而入故貴於遜志然一於遜志而不及時用力又失之悠緩故貴於務時敏既遜既敏所修者滔滔而來而愈信愈慄不敢怠忘則積於厥躬此一節也學不止於獨善其身必有以及物而後可以驗學之進故始於自學而終於教人體用內外各得其半雖已能如此惟念念主於學功力無間斷則所修之德有自然而然而莫知其然者矣此下一節也兩惟字三厥字三學字此其立言之精密敘之切誠可為學者警枕又三篇中指實事多引空言少期其身必以伊尹期其君必以堯舜淵源氣象上與禹稷皐陶下與孔孟初不相遠漢儒明經家說若稽古已三萬言豈足以知此而況於後世生于異端諸子文辭利祿之俗穿鑿剽竊又出漢儒之下者乎

子路使子羔為 一章

子路之為人最多過最勇於改過惟勇於改過故雖多過而不害為君子此章何必讀書之云發於為季氏宰時從游既久漸染既熟何以有此蠢率可謂駟不及舌矣然不知此乃子路進學之候以自信可也而以處子羔則非夫子路以政事稱其於治民人何疑之有若鬼神之事固嘗親問於夫子所謂社稷亦必講習有素此二事雖不必讀書而可以為學子羔之資質雖美度不敢望子路敏不及子貢勇不及子路其從游之久漸染之熟又未必及子路而子路遽薦之為宰

又遽然許之何必讀書何其容易之甚邪又況人之聰明有限事物之義理無窮假使讀書已多見道無蔽尚不可廢學故夫子老而學易其語人曰仕而優則學而子路未知子羔之何如乃先斷之以何必讀書幾何不以人民社稷為戲乎夫子既斥其佞子路亦必愧悔聞其說者宜可以為戒而流俗之辭至今反以為口實得百里之地為古諸侯見儒如仇見書如妄乘怪物悍悍然曰儒無益於世曰書能誤人相率損而棄之嗚呼安得知過服義如子路者而與之語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庸是平常此二字惟聖人能行之若非聖人決然有偏倚決然有過不及決然不能平常故處事而無偏倚無過無不及與夫合於平常者天下之至理也

旣是至理自然民肆能行之堯舜之禪授於理當禪授堯舜不容不禪授禹之傳賢於理當傳賢禹不容不傳賢以至湯武之應天順人伊尹周公之訓太甲敎成王仲尼之轍環天下由後世觀之其事至難其迹各異在聖人當時處之不過當然之理此所以爲中庸也道學不傳漢儒遂以胡廣爲中庸夫胡廣阿時取容持祿固位其所長但能記誦典章儀註以爲口耳之資用心行事全不正當何哉其所爲中庸乎近世士大夫說及中庸又降而歸之中才庸人聞中庸之名往往諱而嘆之故每發一議每創一事必求以異於人嗟夫中庸者夫子子思諄諄以敎天下後世以爲之難能而士大夫諱之不爲亦可傷哉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

之車在馬前

天下之藝惟其辛苦力學而後能者不如天性之自然天性之自然發之於內耳目之聰明接之於外有不學學必精矣良冶之子當學爲冶良弓之子當學爲弓父業而子世之宜也今日良冶之子必學爲裘爲弓之子必學爲箕何也以言爲冶之家習見其爲冶之事錮補穿鑿者有似於爲裘故不用之於冶而用於裘爲弓之家習見其爲弓之事調揉撓敧者有似於爲箕故不用之於弓而用之於箕此亦天性自然之所近得於聰明之所接故不待力學辛苦而能者也豈惟藝人之學爲聖賢君子之事亦如此也學仁者始於孝弟學義者始於不妄取學禮者始於不妄動學智者始於不妄爲學信者始於不妄語學仁而能孝悌雖不得仁去仁不遠矣學義而能不妄取雖不得義去義不遠矣學禮而能不妄動雖不得禮去禮不遠矣學智而能不妄爲雖不得智去智不遠矣學信而能不妄語雖不得信去信不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本有此物而不能孝弟性本有此義而不能不妄取性本有此禮而不能不妄動性本有此智而不能不妄爲性本有此信而不能不妄語是得之於性而失之於習也是良冶之子不特不爲冶而併不能爲裘良弓之子不特不爲弓而併不能爲箕也爲冶爲弓也者性也爲裘爲箕也者習也仁義禮智信也者性也孝弟也不妄取也不妄動也不妄爲也不妄語也者習也聰明者所以發其性之所從出謹其習之所從入者也禮記又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何也此言馬之性難馴人之敎之者勞故始駕馬者車反在

馬前人性之易學不如此也人之聰明所以能爲萬物之最靈者謂如此類也人之子弟有聰明而不能用至於自汙其所習自棄其所學者眞可惜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至誠哉是言也

善人慈祥信實之稱爲邦猶言治國凡今子男百里諸侯屬皆是也勝殘去殺是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旣不爲惡自然不用刑殺此是功效比於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俗有深淺然亦可以爲難矣夫以慈祥信實之人臨民涖政能使其人不爲惡而免於刑殺此非一人一日所致故必待於百年之久先儒謂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幾近之唐虞三代旣不易爲儒者說漢初禮樂則不暇與經術則初未講風氣可謂朴陋之甚其爲政者蕭何起自刀筆曹參

周勃輩皆百戰行伍而一團真淳寬厚之味令人感動蓋承秦人刻薄之餘真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蕭曹既創之於前相接為政者申屠嘉周亞夫之徒亦如泰山喬岳儼然不動雖無善人之名而有善人之實後來公孫弘以明經封侯作相儒術始顯海內亦紛紛多事以此想望善人為邦氣象欲如漢初以來何可復得論者遂疑儒者無益於世多虛而少實徒勞而無功儒者亦無以自解殊不知漢初魯國兩生及申公董仲舒等若幸而得用又久其歲月又推舉其同類使相繼至於百年之浹洽安得無效槩如陳太丘魯恭卓茂僅得尺寸之地亦自移風易俗恥於為惡大槩可以見矣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世而皆可疑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天下之至難乎莫如怨而至易偏莫如好惡我有是善也而人不知以為善我未必有是惡也而人斷之以為惡怨斯與矣人有是善也而我不知以為善人未必有是惡也而斷之以為惡好惡斯不足乎於人矣伯夷叔齊以淸隘聞於天下鄉人一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與惡人居若坐塗炭中意其平日必持己太嚴而責人已甚夫人乃以為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謂所惡之人今日為惡明日能改過為善則伯夷叔齊亦不追記而咎之嗇知斯言豈有一毫芥蔕荊棘之意以此道處一家則一家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鄉則一鄉可以無怨以此道處一國則一國可以無怨以此道處四海則四海可以無怨先儒疑二子舊惡之事無以考以愚觀之武王以至仁伐不仁八百國之諸侯同心歸之而二子獨非之是與八百國諸侯宜為怨者也然天下後世至今以武王為是亦不以二子為非蓋各當其理也然則用伯夷叔齊之道豈獨四海可以無怨雖萬世無怨可也今之人好惡不由其理一杯羹德色則悅之一睚眥反脣則仇之聞二子之風亦盍少動心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為先生長者之法主於敬言遜謀安有以後生為可畏又許其有求聞之心者抑嗚呼此可以見聖人敬人懇切之極矣人非生而知之誰能廢學學則雖罷夫寠人而可以為君子為聖賢不學者雖堯舜之聖不免為小人愚不肖為君子者為聖賢者人常畏而敬之為小人者為不肖者人常賤而鄙

之此必然之理也今夫一等同鄉井同國族人物相似也家世相似也年位相似也而能修飾衣冠進守禮法口無妄言身無妄動衆必共相指目以為模楷此聞其人而可畏者也其有沉酗佻達狎僈非類幼不遜弟長不慈敵衆必共相指目以為戒稱此聞之而不足畏者也推之於庠序於朝市皆聞而知之善者必有舉之以為公卿士大夫不善者必不免糾之而蹈于罰善有可舉為公卿士大夫而不得為公卿士大夫君子謂之命惡有可蹈于罰而不及蹈于罰君子謂之倖而人之為人不可不自擇也為先生長者之法不可不勸其為善而阻其為惡嘗夫子之時風俗猶美先王遺文餘澤猶有僅存於草野之間惟無老成師傅以接引將就之故悵悵然不知所歸夫子勸善阻惡之權既不得見於為政舉奉

此數必發於倦遊歸養之日然則亦可傷矣其曰四十五十云者人能自少小始有知識之時而學之則年之至此必有一善以聞於人非謂四十五十而始致之也吾黨之年視四十五十為有加所可以聞者何事所可以畏者何道所可以敎後生者何業亦盍先講明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人必自貴也然後人貴之其賤也亦惟自賤而後人賤之也孟子此章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言本為當時禍福而發其實天下之理莫不皆然夫滄浪之水有清有濁水幸而為清則人取之以濯頭上之冠纓水不幸而濁則人取之以濯足是

因其體之有清濁故人用之有貴賤今有人焉口誦聖賢之言身履君子之行則鄉里必取之以為師範國家必取之以備官府是猶滄浪清水之貴而人取之以濯冠纓也又有人焉言不出於禮義而鄙悖是習行不準於先王而市井是行則朋友必棄之以為惡子官府必擯之以為凶徒是猶滄浪濁水之可賤而人取之以濯足也同一水類也而用之有如此其殊同一人類也而待之有如此其遠亦可以自擇矣或曰水本清也而人有用之以濯足人本賢也而人有不用之以居高位則柰之何曰是有命焉不可以槩論也季氏世為大夫而孔子僕僕羈旅之憂臧倉王驩得君而孟軻有不遇之嘆故君子得福以為常而小人得福以為不幸小人得禍以為常而君子得禍以為不幸亦猶水之清者人固辱之以濯足而可貴者無損水之濁者强用之以濯纓而可賤者猶在也循理以安分修身以俟命事之在我者謹而行之事之在人者靜而聽之學問之道其庶幾乎

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此四句孟子前篇已嘗言之引仁義禮智歸於人心最為親切大抵天之予人以此性止有仁義禮只是以恭敬為仁義之節文智只是分別仁與不仁義與不義之是非三尺之童亦知仁義非心外物而其初本因告子義外之辨今天下後世但知告子之害仁義而不知其害實起於老子老子於孔子為前輩多讀書識道理孔子亦嘗問禮而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曰絕仁棄義民返孝慈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嗚呼是何言乎然老子之說險怪不經其害在孔子前而孔子終身無一辭非之告子之說緩於老子而孟子略不少容何也夫子道高以為我之教行則彼論自息孟子則不然以為失今不攻後害愈甚故當時亦稱孟子好辯卒之天下後世因孟子而遂知仁義者辯之力也吾黨今日不必追咎老聃深非告子群居終日固未暇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且問自身當惻隱者何事居窮無事固未識讓千乘之國且問自身當羞惡者何物出門固未能如見大賓且問居家能不欺暗室否居鄉固未能使人質決曲直且問能無間言於父子兄弟間否是四事也惻隱也羞惡也恭敬也是非也皆良心也皆非他人所得與也盍亦返自思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四明戴表元帥初

古詩五言

大名元復初郎中携示感遇五言八章次韻幷陳東平曹子貞編修剡丘曹克明教授

美人乘天風手吹玉參差我有龍門桐綴之冰蠶絲衆中一倡和聞者爲忘機神馬已出河鳳皇且鳴岐悠悠百年内儻有相逢時

我登海山巔摩丘耿如芥客來談九州更詰誰小大神疲救滿馭足靈神始載終然方寸心擾擾軀殼外流尤如急水一去難復再歸來坐虛室始覺身安泰老馬寧爲駒即且或甘帶名跡吾不嫌全生聊遠害明有不見睫智有不衛足學靜三十年晚始悟無欲獲卑權名高居群忌行獨不見歌鍾家白日臥金谷不見帶索生行吟扣哀竹爲君愼燕息顔兒方在腹

東陽方韶卿寓古意七篇久不得和五月二十六日將假館宗陽橋稍有閒暇乃爲次韻因寄訊彼中吳子善前輩子善陳文毅公同父甥孫

長歲御紛諠新廬稍踈靜虛名亦相累簪珮來整整青天戍樓櫛白日仙林杏散書一長誕消此清夏永

二

營營寄巢蜂白晝爭空花跂跂緣壁虫喧飛亂如麻譬如惡俗士便不揮鞭撾桐君何處來隔壁閑狐巴

三

詣文空中雲零落跡易消新交江上流來去同奔潮譪譪玄英孫曾之十舍逐願爾多黍稌相投共簞瓢

四

人膽小於壺揣想無限極及其遂所願不過一消息金華文物府前哲餘楷則千年萬年名豈使夸者得

五

作詩如挽船學力乃篙櫓同來牛耳盟諸老肯多許元暉雲樹荒仲宣江海阻之子歸未歸相思慰風雨

六

德孤誰顧高氣寒誰頵清斯文鄭虔來遯坎勞其生豈無性命憂艱難愈同情如何及門士亦作胡越聲

七

永康經濟學近古將無同甥孫世其業汗馬收全功我欲攬遺跡雙眸冰鏡空君亦跨黃鵠吹簫白雲中

韓君美經歷賦孟夏木長五詩示僕因寓鄙懷通呈阮使君君美時與諸公講易

吾評陶淵明略似段干木詩文雖滿家不飽妻子腹仰瞻清風柯俯窺白雲谷誰能爲升斗辛苦受覊束因君寄高韻千古動遐矚

以羔裘如濡洵美且侯韻爲八詩送夾谷子括赴明州推官

監庭磨愈明絃柔調自直臨民要儒術非但用三尺君看春秋學從士能斷國人情豈相遠贈子以不惑

二

水耕當用牛陸行當用馬詩書無近功平世安可捨吾州兵
荒來冠蓋多苟且寧無毀千木意氣能少下

送袁季源之婺州因簡范經歷

為山不願高為水不願深水深蛟龍集山高虎豹蹲我有避
人法終日衣冠林煌煌錢塘城府歷青為陰豈無青雲交難
在相知心豈弟袁大夫寒窓理閑琴峻坂為牛力炎天九秋
襟朦漭四十年齠亂以至今天欲饑餓我使子無黃金勸仕
拙不諧驅耕弱難任低回向誰門後生氣駸駸今晨積深霧
烏烏有好音約我共行役東平歩嶔欽皎皎婺女精瀰瀰雙
溪潯臺有白馬生風稜共蕭森文林借妄動動必向所欽吾
評古毛義志行近審參公府許辟召屈身非祿淫斯人我知
舊長髯善嘯吟穴蟻夢離合風花命浮沉往者納千貲終然

遣一簪欲行又不得出門失前侖子往再拜問何由振聲喑

次韻答宋侯招遊海山

江南春草黃江北秋鴈飛窮居念遐往故物悉已非我有青
雲交山林可同歸十年學操琴對客輒累欷豈不願和悅調
苦心易為青天無古今白日相因依向來炎炎人所得一何
微成者化埃塵不成翻禍機玉美受雕鐫馬良囂絆羈所以
曠達士但貫知我希請休接與歌且急飛鴻唳名徵少士貴
身閒免官譏寧無一日力相尋崟崎嶇霜氣碧玉鎔水菊黃
金輝君歌我按筑我舞君攬衣此日為君歡醉遊敞船扉

題陳高士所藏冬青枝上白頭翁畫

飛高得珍叢青子飢可食不知何憂愁二鳥頭亦白道人天
機深清爾意相許賴汝不能鳴一鳴嫌殺汝

以空飛本無迹韻為五詩往和廣微張公

智有不近名賢有不毀迹百年如飄風誰作遠行客所要在
持久以道自消息吾師豈欺我白首方學易

浴蚕沙溪水一首為上饒陳烈婦作烈婦信州上饒人
嫁同郡葉氏年二十五生子四齡而寡丙子兵寇起
能以智全其家歲飢發粟賑貧類大丈夫慷慨知大
節非徒守閨門貞行而已有司上其事賜旌表獨復
如法

浴蚕沙溪水採桑玉山巔綵成白稜稜勝作烈婦絃烈婦何
所言絃中意纏綿一鼓響影孤二鼓雛巢穿巢穿尚可替影
孤恨終天有食不自肥哀禽仰喉咽真妻惘其疲勞役盡弛
獨及今雛長成雛拳亦蹁躚朝陽照岩林枯槁生光妍黃粱

誰謂苦鐵石誰謂堅請君屏俗耳聽我沙溪篇

喜歎七首

王生困羈紲泳道劉子急徵追正仲舒叟挈家走幾遭蕨與
笞東野我無三人辱閉門但窮飢飽死世更多徒憂何以為
敢作小夫歎聊為才士悲

舒子高品流王生怪衣冠處世那得爾誽誽直自殘劉子最
多愛逢人傾肺肝勸我學其道縮身可泥蟠胡為亦不免念
此坐長嘆

爽爽天上星碌碌澗中石升沉雖不同精爽或相激我有知
名文四海邯鄲璧子昂遭逢不自悶頗為談者惜談者自不
知斯人寧易得

袁弟豁達人陳兄靜默士平生少附麗頗與同憂喜邇來怪

事發談笑不可擬一為脫涸魚一為騷柯蟻吁嗟其奈何天
運固如此

數友越州居無書已三年台州已無數逢人每相賢日夜憶
遠友遠者隔蠻煙風氣不擇州俗情輕自前嘗飽死何處寄
酒洒其阡

結友何用多嘗飽無三人讀書何用博得少全其身君有狗
名子擾擾起風塵朝逐富兒食暮陪豪士茵歸來反如客魚
鳥亦相嗔

緣州米空熱越州人不來緩急托遠婚不如傍萬家萬家在
籬落為我障浮埃生女屬他人生男尚嬰孩從何得饘粥作
此聊自咍

觀村中禱雨三首

十里不同雲五里不同雨天公白茫茫乃爾多肺腑人言蛟
龍神象類可以取蛇虫當此時行路誰敢侮飛騰信有術忍
待蹄者苦咄哉神禹功浩蕩流萬古

二

昨日苗穗赤今朝洒然青頗知窮旅人百金換顏形念爾錐
微根同稟造化靈自古有枯旱人類幾千齡恐是自生化雖
皆問蒼冥野草人不憐何獨不凋零

三

西村送龍歸東村請龍出西村雨綿綿東村猶出日共稱西
人良或是窮可恤誰知所雨果盡入東村室儒生無愛憎但
喜施疏實通年一飽厨猶在免園快

山中覩物雜言十首

時露下百草流螢此飛翻初如灰燼微忽作秋星繁念彼生
青處回光照其根君莫輕流螢流螢尚知恩

二

青橘霜露時英英秀中園問訊訊居人今歲胡不番云有狐
兒來手觸枝上丸嗚呼此義木痛感在吾言

三

野果散高林雀鼠食之宜設非人所殘一顆不敢窺寧由鄰
尉防亦無神物司食道固當爾雀鼠猶有知

四

見狗須不走見蛇須拱手不走爾非偷拱手亦相厚無欺物
自信能勝誰肯兄不見吳山虎郭文探其口

五

鳥有反舌者自古比讒人時氣一朝還此舌竟不伸衆鳥莫
不然更鳴以存身如何能言士聒聒無止辰

六

犁牛有土德體厚靜綏綏豈無牝牡情不自求其雌終朝草
棧間若忘渴與飢嗟彼位兒高乃爾雖自持

七

精衛勇填海鶴旦若求明明尚可得求填海何時成我觀飛
鳴族一一各有營但為口腹謀或遂爾遺其名

八

燕是孝義鳥常棲孝義家堂廡白日燦上下靜無譁以此托
軀羽禍福審不差誰云知數雁俗士義之夸

九

圖人憂其蟲爲蔬畜雞雞小雞擇蟲啄大雞遂啄蔬蟲去蔬
亦盡對之可歎嚴昂昂高冠幘反不小雞如

十

蚯蚓食土壤蟲蟲何所爲蜩蟬飲風露蛻上高高枝卑者蒸
其仙飄飄安可追倘令智相及無憂亦無悲

自居剡源少適樂歲辛巳之秋山田可擬上熟吾貧庶
幾得少安乎乃和淵明貧士七首與鄰人歌而樂之

貧賤如故舊少壯即相依中心不敢厭但覺少光輝向來爽
時士亦有能奮飛一朝權勢歇欲退無所歸不如行其素辛
苦耐寒飢人生係天運何用發深悲

二

我居在窮巷來往無車軒辛勤衣食物出與二畝園雞松管

朝露桑柘浮春烟以茲亂心曲智計無他奸擇勝不在奢與
至發清言相逢樵牧徒混混誰愚賢

三

松風四山來清質響瑤琴聽之不能抹中有怨歎音旦起結
其樹覛研不計尋清音可敷席有酒誰與斟由來大度士不
受流俗侵浩歌相倡答慰此雪霜心

四

中年涉事熟欲學嗟而與遊遲遲少年起機不敢酬旁人吁
已甚自喜討厲周微芳消厚疚浸辱勝深憂從知爲下安歷
上反無僞人生各有志勇懦從所求

五

古人重畝畝有祿不待千德成祿自至釋耒列王官不仕亦

不貧本自足殺餐後世恥躬耕號呼脫飢寒我生千祀後念
此愧在顏爲農倘可飽何用出柴關

六

村郊多父老面垢頭如蓬我嘗使之言辭語不待工古來名
節士敢望彭城龔有輿誚其後更根道不同鄙哉議燒者爲
臨不爲通低頭拜野老負耒吾願從

七

去年秋穿荒販糴仰鄰州徒者道路間什伯成朋儔今年漸
向熟庶幾民不流書生自無田與衆同喜憂作詩勞鄰曲有
唱誰與酬亦無採詩者此職何可修

丁氏厚德堂

賤士懷不憂一物常恐枯貧者止營私智或遺妻孥肉食從

古鄙黃金使人愚我游四十年錢塘東畝區但見插桃李誰
習種桑榆白頭識丁子儀冠儼于于示我厚德編嘉名在塘
隅談之爲踊躍喜氣生眉鬚願子富倉庾人人飽餐餔願子
多酒漿日日開樽壺行藏自有命不識守錢奴

排律十七韻賀阮侯伯子

芳城春樹晚清淑月弦初瑞出三神島光纏五馬車眼中新
鸑鷟膝下小璠璵錦褓看爭愛犀顱畫不如試啼賓錯愕獻
麥媼勤渠庭舞張公鶴門填孔氏魚一時官府慶數世甲科
儲聞說衣冠里高增帑戟閭民隨阮公姓鄰禁宛溪魚東去
遙浮印南遊雖遠車陸移棠芾芾騎擁竹舒舒政有兒童戀
謠聽父老餘擢官詢賦額正色署刑書暗室天如鏡心田老
自畬看騎金腰裊待弄玉蟾蜍我欲歌三賢誰能說兩徐先

隨湯餅祝聊當賀錢賻

傍家東北有山曰紹地余幸得之規以為塋莊也
紹地吾所欣他時以藏我骨原見逾美松柏栽已盤屈流交
在右一几平連左臆情初經營登高忘疲年衰已漸怯步
暫石頻坐居然契券叶偶留龜策可心手之勤勞軀骸庶安
妥況復近芳矣時能為蔬果雖無劉伶鍤略慕王孫躶

謝陳君梓寄便時郡家以余老歲貢陳侯頗憐之令無
行

鸞鳳不驚暴珪璧無鋒鍔評材容一切未發世論嚴僕昔江
東歸二紀操鉏鋤間山但廬舊林水惟沱潛官卑歲千兩未
省謁帷幄豈無趙張倫居窮不得躋新年有吉語所在與循
廉惟此沮洳氓生涯畜而織庶營救貧學陸取困塗窮赫赫

金鋪門風雨今無唇啟故華裾生塵土今無礙分臺得陳侯
笑語脫耳瞷仁賢所居國不言革頑檢侯家仲舉峻何如太
丘謙問侯何所為深坐靜春韻問侯何所學淨几飄風鐵儼
雅留川公高節齊晉曠橫流滔天來挺身卧西崦何以贈陳
侯孟光青滿奩名曰事言摘其辭清以恬豈但資稗官五經
之韜鈐從來名世士必有淵源漸侯識民者龍侯材國梅鹽
誠令以德舉退風距能淹與若者理宜止容僕守窮檻

往時王逵蓋嘗與予評陶顏二公云嘗公乞米於李大
夫者李大夫光弼也而怪淵明所乞食失其主人名
氏以為恨余按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
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則是淵明為飢所驅
本不知為何人家而叩之亦可憐矣然淵明家有五
男子儔耕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
於後又責子詩雍端俱年十三或嘗別有庶母淵明
又嘗助其薪水大約計之不翅百指之家而常飢餓
畢身竟行乞至屋求食不知其家何以為處乃不如魯
公國門同飢共飽擇英賢可語者通情焉不亦可乎
余家與淵明略相類不敢用淵明法壬辰春有感於
故人之言遂和淵明詩韻將求如李大夫者而告之

今朝胡不樂取書一哦之飢窮古不免陶生良有辭骨肉固
天倫僮僕緣食來如何長年中萬事付酒杯脫身得一飽激
烈陳歌詩不如魯侯仁借貸英雄材嗟余亦有作欲同誰同
貽

君莫誇少年一首贈余光遠

君莫誇少年與我儔者諫我亦嘗少年少年君不如試語今
已忘猶有少年餘東南山水國早得飛長裾春園虎丘樹夏
檻玉泉魚與妍與娛艷過眼日千車當此秋風妻遊子易獻
欷我時未更事意氣益發舒出門有佳侶遇勝不得虛惟憂
日晷短常去亦踟躕官曹人所厭高士不肯居平生縱觀處
最在客南徐烟黛四面集絲衣雜安與侍舫待淮醉甘遠
僮胥道路與此願此願勝鄉閭自從秋陵歸鬱鬱不再攄三
問風雨屋僻其耕林墟非君好事者誰能至吾廬今來建溪
上逢君屢相於行藏且勿問人世有乘除舊在我已悔新鋭
君當袪男兒不用世資身在犁鉏臨風贈君別勸君惜居諸
勸君重桑梓勸君重名譽歲晚未相忘頻寄山中書

老樹

老樹老且枯數柯枝綴之虫來食其葉藤來纏其皮委然根本堅未至甚雖披風霜既無損雨露猶見私如何烏鳥輩同巢自傾危啄擊實異似斧斲傷嘴如錐樹色蹙時減樹力日夜衰回頭試一顧但可相扶持

伯收東岡麥

伯收東岡麥仲移西塍秧四季各有役餬口走皇皇豈不惜冠履兼嘗兼織細備爾衣食微及致筋力強古來經術士升九起耕桑循通自天命謹勿重脊商

邀陳氏子飯歸似銅山珣老丁酉五月十五日也

飯子山下麥熟以山上筍筍堅煩齒牙麥糲哽喉吻相邀豈云厚意未良不忍林園隱遯出魚稻秋事近短歌訊而翁贈子以一哂

飢旱

旱風爆我膚飢火煎我腸春夏猶自可入秋始難當眷耳陡頭盡實稠穢細將奪從女奴手併入米客囊但與喘息延敢憂生理坊山州古磽瘠歲計仰蘇杭發地流玉粒浮天駕牙檣如何水後郡翻躍浙東糧行路急促促人情沸皇皇焦枯望一雨禱禱頭千方雲氣亦偃蹇魃妖轉炎揚浮生想有屬沈憂聊暫忘

余居之西偏有小室名晉菴詩以詠之

晉語養氣海晉食養脾土晉慮養心神晉勞養筋骨衰年百事袪晉息此環堵危如寒國將鈍似滯風胃頭小與餘延空臝待償補吝虛道茲賊逞獲命斤斧收君論擬符佩我養生

鄭峰

霜嚴火炬青月淡兩峰白堂堂夜行誰鄭峰販鹺客販鹺事且止歸哀汲又薄枝擊背鞭撾鮮肥慣耳安外雖刑憲拘內實飢困迫鹿窮有任奔虎鬥猶恐鄰如何隴上豪坐作溝中瘠世無卓魯化名在跖蹻籍感歎重徊徨觸危轉驚赤

春日城南聞鶯鳥聲喧甚為賦二十二韻

今日春氣至新禽各啁啾豈無好唇舌入耳何怬怬雌雄最多端能以巧自發黃頭亦翻給微吮和且調無計頗滑默鳥鴉與鵲鴝自餘不知名喧呼雜竿籥黑衣偎雄黠晝動固非梟均為樂其性幸此風日朝城南六七曲荒園繞榛莽我來感物變何異在山郊惟聞黃鸝至不聞呼交交當由戀幽谷畏寒遷避苦群英蓋樊內小大一逍遙得氣不足悅觸情逐

相蘇乘痛少年兒挾彈欲見邀所規不滿掬翻令汙厨庖應鶻勢陰薄爪長尤吾捎同群自戕擊此禍極無聊深藏務遠晦尚擢形色招危機布平陸況乃縱輕僄悲憐復譬釋嘗鳴詎為妖但懷道傍樹信美非其巢

林貫父投老謁銓有贈

天寒道路長行子難為容況復迫衰暮視近步憧僮于世慚古學背時甚惰農誰知東雪巷忽視戢翼翁袖有排闥書談如發硎鋒聽之不能竭浩氣生奇胸從來庠序師專以處龍鍾才高得教誨祿休尚遭逢此職今不少有求豈難從去去善自愛春禽語晴埔

陳晦父赴銓十三韻

古人取遠士得一以為豪江左貢千百選掄今始勞古對渾

童厮趨蹌偕吏曹以茲寓縄準乘驄衆皮毛遂乃菁莪叢成
文宣誦聯其次最保舉虛植相籠叨富儒坐可得貧儒走滔
滔有司見其然厭賤如蓬蒿誰知眞儒者百黜寧不遭陳生
青紫門佐書越江皐秋滿在選中家寒無所操屢翻頭濕易
貢臣進緣騷吳士例則然且毋衒名高

次韻李鹽官傳秀才

欲有險於穽千金身陡沉爭名急飢渴對面九關深誰知海
城畔山水發清音蟋蟀泄喜慍遠條閱晴陰意到得所指不
作寒蛩吟斯人定不惡我輩許同襟去去復去去白鷗未遐
心

南岩留宿分韻落字

遊歡值暄秋飲押得嘉客歛岩復在眼徘徊忘還郭款款坐

向疲喧宣笑多詭矩脩近見出資乳時開絡防閑盛恭新鬱
虛搖鼓鐸儻敷榻蠶處僧馴茗規滿竟隱跡未能羨彼高樓
雀

朱使君家諸郎將別十一韻

東南與濟材朱戶賢第一天生好兒郎玉筍森六七俱能弄
文翰邪教喻戶室伯也秀英英瑚璉映初日翁仲歎似古鼎
彞熊彪寶叔季相和鳴笙入鐘聲出人言有陰德我愛少權
術公退亦見容老衰時自失官期忽在眼別語常促膝江湖
芥舟小歲月翻前疾善保清明心臨岐莫輕林

掩篋

十客九不解一解值吾仇嘗如巧蛛眉同鏡見之羞結交根
不實難在相綢繆掩篋謝年少所職非所求

次和焦治中雲洞紀遊十四韻

是身虛空中如雲本無有遊行又其寄縱樂安得久嵌岩大
硯質鑱削奇鬼手橅字起何年名稱出誰口憶昔披藤蔓凌
空訝雖狗疎疎石生竅刻刻室懸斗乘峻開棧捭綠明掛窗
牖豈無題壁堂多逢斫畝叟賢侯當年家雅韻王謝友驪珠
百四十摸寫巳八九坐我南樓床洗我北海酒人生主客意
如此豈云偶風花命浮沉木偶天可否悠然付一噱山靈倘
回首

信府同知黃侯名其讀書之室曰廣居

隘夫護濟吟得少便有餘達士心曠然淸明如太虛海岳陳
鼎俎義駕走軒車唯諾無不行尚懷豚與魚嗟茲山城裡憎
長遠其胥好語朝索芳怒攻書振裾侯來未數月眉頭笑舒

舒退食掃一室焚香展鮮書眾頭窓楹間有榜揭廣居力行
守仁義鄒公不我余

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

衰年弄稽息役役殊未休天明發東郭日晏泊西州豈其千
金軀為此一食謀宿麥青巳鬱稚秧黃亦稠欣然一會意所
愧非吾丘悔日諒不遠誓言良未酬揮手謝還往伊嚶自伊
嚶

送官歸作

生世悔識字祝身如野農勤勞養尊老膳味日可重晨爨熟
新春耕林有過從行吟李松麓此樂論歌鐘

七陽字

鴈鴈西北來亦復東南翔動物各有時吾豈當謹行藏厚
遺

嚴風霜秋凛凛霜陶然茅簷下一簇生春陽

班溪

我愛班溪班班班為誰好於時九秋晚霜葉紅不埽石捿未歸雲水映欲寂草累累牛羊喙酒酒魚龍道崇丘高多鳥殘村幾經秋故物一若斯今我胡不老過從幸相狎聊坐暢懷抱

宿福海寺

勁若蒼龍角汲流紫雲根遺人不絕俗白然無耳喧屋終抱修積一日過千載此中但高臥松風有清言聽之亦無有風定松在門炊成我欲去獨鶴鳴朝暾

六月十三日寄陳子徵太傅十首以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為韻

一無字

驕雲散飛雨隨風為有無老農終歲日望尨在須臾平生官田粟長此禮義軀置之且勿戚一飽任妻孥

二官字

青青澤中蒲九夏氣森森翩翩翠碧羽照影蒼溪間巢由辭天下俗士嘗一官小大各有適自全良獨難

三一字

窮居無公憂私此長夏日蚊蠅如俗子正衙相妬嫉塵埃非吾任逍遥亦無術惟當保其定靜坐萬慮一

四身字

流螢出草莽空飛亂星辰蜻蜓水虫質一變能輕身物情參造化過眼異新陳嗟嗟白屋士吾方保吾真

五輕字

當暑苦炎喝日秋風生窮愁在衣褐霜露亦可驚徘徊念年少歲月去已輕歲月可奈何學道恐無成

六有字

自古皆有隱陶生隱於酒炎氛四面集一窗在北牖世人羨桃源桃源復何有惟容辟形徒百世得相友

七子字

永日豈無飢盜粟非所擬喝行豈無勞惡木非所止君家碧梧軒連荷汎芳沚我來息涼陰嘉賓薦君子

八萬字

幽虫聒午枕掩抑聲千萬風前以虛鳴蟋蟀最多怨我靜乃得聞一一來自獻憧憧適傍子與爾故相遠

九事字

炎方有朱鳥瑞彩色異土人目為鳳信爾可安致生雛固當奇千歲會一至紛紛鴻雁期寂寂非我事

十足字

朝遊剡山前暮戲剡山足英英丹霞洞不受塵土辱飛仙復何許謫子如立鵠酌君滄浪泉和君紫芝曲

陳茂陽貴監赴史氏塾

青天碎浮雲飄落隨風長當年江海心聚散豈謂同我髮春霰白君顏秋樹紅各將飛騰具坐受窮困功傀書更何罪暴客歲不容數夕稍振袂共語涼天中天明換顏色憂勞赴羣重此事本下策吹道無所從猶勝古俠士儈牛市橋東

春風

春風吹愁端散漫不可收不如古溪水秋望鄉江流新花紅

燦爛舊花滿山白昔日金張門很藉餘發宅面頭語春風莫
向新花叢我見朱顏人多金亦成翁多金不足惜丹砂亦無
益更種明年花春風多相識

八月十五夜雨中微有月色

雨色今夜別映門白鮮鮮脩知萬古月自在最高天天高無
陰晴月亦無虧圓中間隔雲霧頃刻變態千惟當自作樂上
界豈我憐接竹風樾郢倒尊水競川狂歌眺渺莽恐有浮槎
仙

九日與兒董遊中溪

悠悠循澗行磊磊據石坐林巒短長雲山綴丹碧顏鬟花叢
無數照水嬌婀娜何知是節序風日自清妥群童競時新稱
果聞裁蔬欣然為之醉烏帽危不墮此日山中懷孟翁不如
我

閬風舒先生客居棠溪袁仲素家見示竹籬詩戲作問
荅二首

刻竹吾問君斑斑為誰設一登君子堂逈與凡界絕陂龍鮮
故鮮湘娥淚猶熱既能露文章匠手安得輟所憐無可娛如
伴枯禪滅千金散紅裙一鋪垂白髮定非夏侯衣高堂桂秋
月

其荅

何物非可憐事向翁戶設翁好詩更佳蕭然得三絕他家少
年叢徒爾歌舞熱正如閱傻場未久意先輟翁今一室老高
臥百念滅湯爐松林風紙帳梅花雪時時有佳客文字送日
月

古詩十五韻送胡天放西遊名僑淳安人

有鐵莫忘鑄鑄作俠士椎有帛莫妄縫縫作山人衣君看天
放翁氣貌絕清癯瀟落七尺身仁義充膚肌無家救人窮無
田恤人飢江湖三十秋白頭轉崎嶇餘情尚洒洒不吐酸寒
辭書慕古豪傑消兒那得知或云有仙骨塵中食雖貌卷騰
挐佗戲偃蹇架鴻噫世態賁反覆口語瀾翻飛夫子顧之笑
百觸不發機要當待溝壑西山古誰悲佩君珊瑚鉤酌以玻
璃卮相知豈云無去去勿復疑

舟中望紫岩

近山如黃鼎遠山如帚長我從雲中來回頭白茫茫惜去乃
爾覺常時自相忘相忘豈不佳遣此春懷傷飄洒從何來衣
巾徑微涼初疑雨氣集冉冉遊塵黃無歸亦自可信美非吾

鄉登丹望東雲猶向帆端翔

次韻荅二袁

相逢何草草不念別日長別我我在山別君海茫茫慰別有
難易我老不易忘今此春雲歸來別已悲傷春雲雖多態與
世無炎涼朝出山路白暮歸海天黃人生不免別與君非異
鄉我詩不如雲春雲解飛翔

感物二首

騄驥今失群亦自矜騰驤俛仰歲時久帖然困蚊蝇豪鷹逸
其穴天水成滄溟豈無魚鱉交望望為所憎物理有翕張違
人同殷興辛無休迫憂聊復曲吾肱

其二

魚目出泥沙空村百金珍豫章值擁蔽細細供蒸薪論材何

必多適用即能神託交何必深寡求永相親匏叔拙覊今畏張
生窮厄陳葢然拔長除豈意出風塵

八月十六張園翫月得一字

明河盪殘雲清海收晚日瓊姿林端月為我良久出洗杯問
勞苦天女笑肸肸月行虛空中萬古無損失且可娛今宵勿
復思昨日歌情天水遥坐影入樹密嗔醒有微酒微詩或呼
筆仲容歡入林懐祖嬌在膝初猶警袁褐久乃忘冠幘趨鎗
翻奕盤笑傲晉帳室寧來共喧呶不許私暇逸忠肅復援操
酢態不可一情知此月下此樂世無匹月光本天性消帶本
其質動定極渟滀聲沉轉肅瑟忽忙寄醉語悟遑已難述

送鄭友林耕道往信州因寄李明道余與林李皆遊故
中書盧公威仲之門

盧公全盛時桃李何紛紛冠葢散白日談笑起青雲林翁我
鄉曲同業又同門如何三十年白頭始相聞全家作楚見隻
影窮江濆起手問曲折口澀不肯言寧非衣食牽猶䫉齒頰
存嗟此皆有數吾書已云云下盡浮世塵上通先天根事來
即順受不得勞悲欣我老耕硯田錢混人群聽之如飲醉
油油至微醺所恨各有役東帆復西轅平生李元禮歸為致
寒暄

廬頂山朝暉軒為東主師賦

金雞警神關燭龍轉嚴扉陰霧欲銷散岩谷開嘘呼忽然蒼
龍頭湧出紅蓮華天暉初昭爍六合無藏遮而我靈臺中普
根茹萌芽珍重慎消息外物如塵沙

鄭友陳養直請賦山心樓 樓乃入剡舊寓也

諸峰何盤盤四起如帷襜試問客主誰茲樓山中央面勢既
環合結構欲飛翔我來名山心一笑借胡床左手南風夘右
手北斗漿山靈亦我笑夜參車兩廂一坐三十秋林巢鬱相
望花鳥天語默烟雲野行藏開通勿障蔽百世敢遺忘

剡園詩為竺秀才作 題寓裝人

朝從園中去暮從園中歸園中何所有雜草青離離剡少猶
未覺剡多還漸稀豈爰翟舊頻要從牛羊肥但放剡手緩勿
傷閒與叢叢高葉雖蓊鬱弱根易萎摧彼惡草種剡盡轉蕃
滋此理不可詰此語令人思

送陳養晦赴松陽校官

書生不用世什九隱儒官抱璞豈不佳居貧良獨難陳子剡
中秀盛年早彈冠寄寥丹丘雲亦窺滄海瀾仙真顧喜笑魚

龍從盤桓天風一吹激却步赤松闌諒子太守定悠悠置悲
歡但令懷居𦊅極目勞追扳

秋虫嘆

夏虫聲漸微秋虫聲漸繁微物何所知時至不得閒嗟我鏡
中髮亦復就凋殘凄然襟寒霜風掃茅菅反不如彼虫自
得草莽間所以達生士逃名在空山客居雖云樂不如早知
還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明戴表元帥初

古詩七言

聽琴行贈沈秀才

君不見江南琴師海嶼瞍難瞽得者琴溪公又不見醉翁詩中流夫子聽水作琴琴譜起祗今人間何處無琴師問渠端由渠未知錢塘東風萬人裏沈家還見奇男兒沈家家住箕湖曲夜理漁絲朝采菊菊苦難餐魚又寒彈出歌聲骨妻瘦近來携琴東海行清音歷滑如流鶯湖園日暖百花喚聲徹滿樹春風生我不識琴識琴理為君悲酸為君喜相逢正值酒[illegible]空徉狂拔背紅塵市琵琶阮咸休裝渠相知豈須頻與裾辭毛死久翁係去洗手空山修樂書

赤泥嶺行

種桑三年寒得衣養犢作牛堪挽犁生男祗解戀鄉土五日溪船催父歸行前倉庾後杜宇去家漸近聞剡語恨身不作田舍兒騎竹搏沙遶籬戶人生衣飯取裁足阿奴碌碌猶賴福獻書貢舉真下策年少奔馳頭已白君不見燕山萬里客更難赤泥嶺上春風寒

建溪精舍得本字

四山脩脩風日暖白髮看花惜春晚當時衰草牧羊坡今日池臺紅霧滿最憐幽篁手所植兒戲成叢亦千本舊遊聚散萬事拙客夢悲歡百年短荒凉處處經戰馬爽食家家澆祭盌愉知地下不識醉祗合生前尋酒伴蒼苔白石堪枕藉野鳥脩溪自餘管同遊羅揚正提步老我推頹甘負眼風床滑暑新候濁江樹飛雲故人遠出城少事幸縱恣賭令爭歎君莫懶

夜寒行

昨日天寒不成醉今日天寒不成寐醉是得酒可強歡寐少愁多頻發喟紫竿篝炬鬧荒城役夫遲作鵝鴨鳴擁衾高枕未云苦熟聽但覺令人驚烏孫黃鵠飛不返遼城白骨填未滿朔風蕭蕭吹成旗居人何如去人遠丈夫無成霜滿須沙場萬里星河踈南牆詩翁觔據爐北窗少年猶讀書

騎馬行答贈吳中張子濳鄉貢

君不見天上織絲縢又不見海外切玉刀傍人錯愕心自快痕迹過眼無秋毫吳江先生淮海客長篇大章歌落托白袍只作東土音黑頭曾射南宮策霜清木落芙蓉開酒酣獨上吳王臺織書石壁寄飛鳥乘風忽擬穿蓬萊人生相逢不在早賈生太少顏生老興來亦欲向西遊約君騎馬闔門道

自信上歸遊石門訪故人毛儀卿鎮卿兄弟作長句贈之丙午冬

山開未開白雲擁人行不行青麥溪五年清夢隔蟻穴千里飛歷孱馬蹄重來交遊亦笑樂但覺几杖煩提携門閒霜葉無數積風定水禽時一啼藥草春暄夜更長木蘭花下聽天雞

昨日行

種樹莫種垂楊枝結交莫結輕薄兒楊枝不耐秋風吹薄交易結還易離君不見昨日書來兩相憶今日相逢不相識不如楊柳猶可久一度春風一回首

招子昂飲歌

與君相逢雖草草與君相逢苦不早人生何處小泥塗此日飄零武林道武林城中馬如雲鬧屋狂歌人不聞狂歌自笑君亦笑依然狂絕不如君君歌豈是真狂者青衫少日春滿酒手今佼筆五花紋最情青騂十步下虎豸何用等灰塵不如世上輩南人黃金偏趨不貧室白髮难老無愁身風雨無情亦如此淒凉但踞窮人耳不見朱樓高到天鳳簫龍管連朝起運朔笙管可奈何我歌且止須君歌青天白雪望不極坐見綠水生層波我生胡為被狂惱江頭魚肥新酒好從今作樂拚醉倒與君相逢雖草草

鴈南飛

鴈南飛飛且鳴我不愛爾絕漠排雲之健翼愛爾秋來意氣

各有適江湖萬里同風聲風聲萬里秋蕭索山鄉田荒水鄉薄不應尋為稻粱來得飽自任今亦樂舉飛唳唳奈爾何青天茫茫無網羅誰知世有苦心者夜半聞聲悲轉多鴈南飛勸爾飛時莫近征婦舍手觸邊衣淚淚下更莫飛近貧士屋絃絕樽空愁寢獨鴈南飛飛且止世事驚人例如此我昔扁舟五湖水年年見爾秋風裏如今未斷少年情一度鴈來心一驚今年鴈來明年去明年去去江南路欲將書寄去邊人明年誤作書回處

剡氏飢

剡氏飢山前山後尋蕨萁斷萁得粉不滿掬皮膚皴裂十指禿皮皴指禿不敢辭阿翁三日不供糜不如拋家去作挽船士却得家人請官米

俞光遠父子歸馬與熏託問訊故舊

君不見深山野馬生龍駒又不見荒林老鳳鳩作雛男兒似種世所少俞郎三世成酒儒秖今道路滿塵土大袖已覺妨奔趨提携逐食何足羨羨子有策窒親軀獨持書行雞犬静餐錢下歲鮭魚須机神有餘自静重蔚蔚老氣生眉鬚高堂百客森冠裾四座指點看明珠誰能對此心不動歸來轉覺群兒愚峽南雲深山氣冷今歲亦聞愁旱枯但憐四壁念樵悴傍人解笑吾人迂書來偶宿發秀孫便買舴艋隨僮奴山雞語喧聽御果晚闊枝罷懸蜘蛛暫違相見喜定劇勝似朝夕趨庭隅因子此去傳區區先從貰翁到吾徒劉郎癯絕今更癯杳若老人安穩無

採藤行

君不見四明山下寒無糧九月種麥五月嘗一春辛苦無别業日日採藤行遠岡山深無虎行不畏老少分山若相避忽然遇藤隨意斫手觸藤花落如蝟藤多力困一聲伸對面間擊不見人日晏將來各休息妻兒賴擗窗中塵須臾叩門來海賈大藤換粮論斛數小藤輸市亦值錢羅得官粳甜勝乳明朝滿意作晨炊飽飯入山須脱歸南村種麥空早熟逐日為門忍飢哭

杖錫虎

杖錫山中深與世絕往還從來稱是仙聖窟虎暴不得奸其間今年山神大失職虎來山前搏人食傳聞此義我亦怪歷問更為居者惜杖錫山中民慣徒疎散村老稚為樵壯為獵朝朝暮暮山中行山獐野雉收當粮天寒果熟霜狸香腰弓

虔擺矢插房黃茅覆溪機半張烏啼大脊風前急機鳴未發
且前立平生鬪虎不識面顛倒踉蹌忽相及驚呼頓迟聲漸
微妻兒駭呀不即歸循踪夫至設機處但有血漬斕斑衣嗚
呼哀哉乎此民良足悲嗚呼嗟哉乎此事不足疑吾聞以毒
殃物者物亦以毒殃其身我不敢以爾為仁以餌鉤物者物
亦鉤爾以為餌我不敢以爾為智杖錫山山絕深無虎不必
古有虎不必今天生此物居山林有虎無虎視爾心但令爾
心無干戈虎居深山奈爾何

少年行贈袁蔡直

我昔如君初冠時見君垂角兒童嬉君今長大一如我但少
頭上斑斑絲誦書如流日千紙更出清言洗紈綺明珠在側
真自失挾冊茫洋吾老矣人言四十當著書春風半負黃公

壚僮奴哂笑妻子罵一字不給飢寒軀儒學無成歲已復
窮始悔知無奈人生少年還易過請君努力無如我

義蜂行

山翁愛蜂如愛花山蜂營蜜如營家蜂營蜜成蜂自食翁亦
藉蜜裨生涯每當山蜂採花出翁為守關司微遊朝朝暮暮
與蜂狎頗識蜂羣分等差一蜂最大正中處千百以次分來
衙叢屯雜聚本無算勢若有制不敢譁東園春晴草木媚漫
天散野飛橫斜須臾騎翼致倘永戢戢不翅輸牛車以開蜜
成有所獻倚類不得先摩牙重防發衛自嚴密雌行森整何
由加一朝大蜂出不戒春容靚飾悄且姱蜻蜓忽來伺其怠
搏擊少墜遭蝦蟇群蜂倉皇迷所適謁走欲死聲呀呀求之
不得久乃定復結一聚猶如麻我來訪翁親目睹搏髀不覺

長咨嗟翁言蜂種共蕃厥衆以義聚猶堪若烏衣槐安傳自
古蠻觸分據兩角蝸雖云彷彿存國族彼以紀異其辭夸禪
勞男婦恨異短蔡盞異生爭荒遲豈如茲蜂互推舉一體同
氣無疵瑕我憐翁言私自責扶傷蚤悅隋侯蛇况伊二毒俱
下類瑣細不足勞鞭撻前尤往悔俱勿論事會倘伏來尚賒
新房才成蜂未壯舊房委棄墮泥沙

雪後況湖歌為阮使君作

君不見明州城中日月湖煙藍絲白如畫圖良時樂遊古亦
有何人破雪浮官廚金貌暖雁紅氍毹紫貂醉拂青珊瑚屋
尾高樓前嗟壺使君霜髯雙臉朱同時僚客總豪秀陸沈閒
苑羅仙儒名談鋒湊初不愿安得王人敢纖珠似聞州民喜
公出終日繞岸狂雖呼涅絃渴管何足道入耳得此成真娛

城尖數峰大樸糊山郭何路遍桃蘇年年臘前得三白樂歲
仍然多飲夫定知新年稍安樂風流使君江左無

山茗行

茗花如雪色如雪萬朵千叢著不絕風吹日炙自鮮明葉在
空霄誰愛憐道逢偶入山人手歸作籬落掃塵帚拼蹤髮落
已斷折時對西風一回首人間貴賤不須論此物古來從至
尊猶勝長枷霜露裏秋虫野蠶愁枯根

啄木行贈淨理上人

東園啄啄還剝剝有鳥晨飢啄霜木天寒虫身得幾何爪背
披猖良為腹華堂蝙蝠添毛衣飛蚊淨盡何處歸海山野鶴
亦有飢飢絕不向人前飛

又坐隱解

坐隱字出顏黄門家訓而其義非也余雖移家宗縣居猶未定每往城南寓舍城中無所營交遊益疎或至竟坐踰旬不出遂取二字牓其室而作坐隱辭以倣之

快馬疾馳不如徒步多金善賈不如躬耕日食八珍不如強飯封侯萬里不如還鄉我觀古來丈夫子何用桑弧蓬矢射四方蘇秦生為六印役王父死顆五鼎烹不如諸葛草間歎管樂陶潛醉裏傲羲皇南面之尊何如於據梧之賤環轍之智無預於衙禄之狂高岡峻谷久亦變青天白日晝夜行落恣胡為憂愁浪自苦百年鬚髮誰得長堅強不如撥開掃跡成坐隱清齋永日一爐香

賦意未暢復拾前韻之餘者作反坐隱辭

我作坐隱辭客來問我坐隱方開門進客還復坐為客歷落言其詳隱朝市我不能衙應官暑走遑遑隱江湖我不能披蓑戴笠操舟航隱山林山林白晝行虎狼隱田里田里赤立無資糧窮觀六合內投隱幾無鄉是以古來人失路多猖狂或隱伶官俠客或隱樂肆倡房或為君平隱賣卜或稱陶朱隱行商雖能逃世網於事未為良況我雖務一身隱二親白髮垂高堂神仙拔宅古亦有無翼不得高飛颺不然少自屈歸去隱耕桑隨備鳴作既無一夫力買田築室又乏千金裝僮奴那徇親友棄往往人厄非天殃悲來俯仰尋隱處欲親書冊依杯觴引酒未一酌狂風欝律衝肝腸讀書未一卷噫鳴感慨淚浪浪酒能觸人生憤激書能説古知興亡非徒不足充隱具反緣二物來自戕覆杯掩卷且默坐氣定始覺如平常因思世上百千事是非榮辱俱可忘楊朱墨翟悲泣兩無益伯夷叔齊浪死埋首陽不如隨緣委運秖塊坐冥心徑往遊黄唐不論辨不憂彈射相推傷不還往不憂風露沾衣裳人生衣食分已定登途役役空自忙不見啄木鳥終朝一飽如不償不見守脊龜千年引息泥中藏目前伸屈君莫問此鳥孰與龜年長坐嘆自笑客亦嘆嫻 牕室生天光

行婦怨次李編校韻 丙子台州作

赤城昔邑今窮墟路傍死者相枕眠惟餘婦女救不殺馬上娉婷多少年蓬頭垢面誰氏子放聲獨哭秋聞天傳聞門閥甚輝赫誰家避匿山南顛蒼黃失身遭惡虜烏章穹廬入燕平居曾牆不識面豈料萬里從征鞮朔風吹霜白日短天地闊遠誰當憐君不見居延塞下明妃曲惆悵令人三嘆讀又不見蔡琰十八胡笳詞慚親十年有餘愧偷生何必婦人身男兒無成同碌碌

飛花行贈馬衢州時馬在建業別業

山上風花山下飛花飛欲盡山翁歸歸來亦自忘行跡但覺滿地紅依依餘花更惜隨春去溪上遊人山下路繼家漁父斷來蹤難老劉郎記前度花開花落春風前我昔與翁同少年秪今鶴去但華表何處鳥啼悲杜鵑遊人自遊春自暮從翁問花花不語且當向花日日醉醉倒花前學花舞

織錦迴文詩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蕙若蘭為其夫徙流沙作

君不見秦州城中雙帶花春風吹散著流沙流沙千萬復萬轉纖入絲機歌不斷歌不斷可奈何人生富貴憂患多不如

歸山鹽田婦白頭不識遷移苦

石湖范至能嘗作姑惡詞以為婦然非天下之為婦者所願聞故作續姑惡詞以廣之

姑惡姑不惡人言姑惡人豈知為姑作婦百不辭婦在姑尚可婦死姑方悲恐傷姑意不敢違化作異物鳴無時姑不惡姑不惡怨姑還當彼姑責但願生身復作婦死別不如生見樂

余博士家猫相乳歌

上饒余宗鎮鼎家孫枝十世猶清華南昌博士最賢者膝下煒煒聞緋牙我行其庭值供饋食指半千聲不譁女婉男肇兄循謹冠立童齔知等差江南族聚盛亦有如此禮法嘻可嘉長公公退忽語我瑞猫之篇題滿車二雌同時各生子一

雌病僵如臥瓜一雌端來代其乳顧睨側呼嬰啞子衆身疲乳亦竭病母起將新乳加天寒縮將更枕藉日暖花磚群戲挐我儕二猫有至性欲脫毛尾升箕珈北平將門梁肉富此事向得昌黎詩公家儒化蘊積久義感宜可馴豚猳願公壽力持簡亂猫補始終無闕瑕不見古來敵拜地祇餘猿鶴與虫沙

贈天台潘山人 號秋崖

老潘雙眸如紺珠帶以秋陽朝露之清腴山形水態出沒千百變經君指顧不得藏錙銖我昔少年好狂走風餐雨沐逐逐忘朝晡至今臥遊想共處但覺雲濤烟霧千里行須臾匡廬春風鍾阜雪彭浪之磯大小飛來孫泰淮震澤洞庭野叙胥縹緲南樓五嶺東蒼梧歸來把鉏刻山下有時一竿釣月

賀家湖龍鷹櫪馬困羈束每逢風鳴草驚動號呼聞君談診到骨髓褰衣振迅恨不六翮生形軀尋牛卜龍古所有君家祖孫三葉傳青烏人言河流可移山可鑿秦皇漢武已類愚公憩相留徘徊山南山北一百里勝處忽然開酒壺問渠劉伶一童一鍤欲何用且可從我日月醉倒黃公壚

范文正公黃素小楷昌黎伯夷頌蓋宋皇祐三年十一月在青社所書以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者也後二百四十年大興李侯敳得此本於燕及南來守吳乃文正公鄉里郎訪公子孫以畀之范氏喜而索詩為賦

有耳不聽下里巴人有手不寫劇秦美新天生靈物寄我體可惜穢棄同埃塵清風百世希文老一字流傳今是寶誰知

堂堂伯夷頌曾借春暉發枯槁韓子也復英雄姿冰寒斗峻餘文辭吹噓自起北海膚腧炙聊慰西山飢天荒地老精靈在處處江湖紅散彩青離乳氏忽自歸今遇龔侯如有待世情愛古兼愛奇書奴滿眼非吾師請君焚香盥手拜此帖歸洗人間兒女癡

送程敬叔教諭赴建平

爾之王父東諸侯朱門行馬高脩脩嚴君家學文縱横年少鄉書推上游我生苦晚百無益猶及步趨陳太丘飄零不死見三世爾復頡此能言流風神清癯談多較生理蕭條書汗牛今年別我忽遠役天馬放靶難停留問渠何官縣博士横山之西江東陬此邦固是吳楚會風淳土朴衣冠稠亦聞岩谷多古跡最喜道途稀使騶公堂講罷看山坐香鼎茶鐺相

勸酬熟官千騎豈不好白日公庭愁督郵飲木如蘗善自愛
歲晚相期釣滄洲

題陳貴白畬齋

海山作畬農畝菑累級開畬燒宿莽畬成得粟不償勞歲晚
空瓶誤飢見不如陳郎腹果然日日閉門耕紙田餘根尚許
餉遠客植來時和南風篇

余既題畬齋有問紙田之說而笑者復作長篇

學農無年尤可待學儒無成紙益餒吳君終歲作書癡深室
矻矻窮不悔客來問計何所出一飽自燃燈窮外平生撲窠
畎畝心汗簡為犁筆為耒蘖芽百氏草避鋤首濡胖經泉赴
澮日高洛誦鳥悦夜半吳吟風雨會世間粟菽何足道開
卷穰穰心欲醉旅熏辟蠹防雀鼠貝緗巾箱架倉箱古昌樂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歲生禮義先見儒門消鄙悖租稅且免里正索子本時容青
客儈東鄰有田多牛翁日執牙籌親細碎田根竟作誰腹飽
騎吏驚惶汗流背此時畬齋說無事我冠正與周孔對積秦
適口即為味牛心菊苗皆可膾我詩君意兩自知且勿說與
語兒輩

剡箋送任叔實

剡溪春水碧鱗鱗剡水對藤如亂雲剡人伐藤就溪光匠出
素箋黃土紋大箋數股便筆牘小箋輕盈日千束我昔少年
貪著纍纍苟連箱輸不足年來棄置百事休引腕就書如畏
囚有時得箋不自愛杜曲餘歌相獻酬世人貴賤隨人好西
家棄物東家寶退筆成山何足道為我攻修太玄草

次韻和郭祐之雙桂堂趙毋壽詩

嚴親不待高官秩一刻歡娛勝千日趙郎官薄毋八旬自採
芳甘充俎實堂前酣酣雙桂紅童兒見客笑滿容有田得耕
我亦去繡衣御史語生風

醉歌贈秦茂才

君休咕囁語我欲顛狂歌君語雖工不可多我歌顛狂如我
何君不見蘇季子腰橫六印車如水奇禍一朝生口齒又不
見朱買臣朱綬煌煌不死身不如會稽喑啞人南山山頭北
山下亦有騎牛唱歌者行人不訶官不問歌罷牛歸臥牛舍
我歌屬君君為歌桃花醉面春風和君歌不成春亦老虛客
江城車馬道明日酒醒應絕倒剡源溪上看芳草

題苑道士來鶴亭

仙客已騎黃鶴去道人自愛白鷗閒白鷗萬里猶可狎黃鶴

卷之二十八　十二

已去何由還借君剛風七龍轡返此靈物三神山天空海闊
望不極回首正落樊籠間

題李伯時畫五馬圖

嗚呼良馬不世出今人但尋李侯筆五龍忽墮白雲鄉海角
孤臣看自失太平天子開明堂前驅麒麟後鸞鳳當時此馬
來萬里想見顧盼生風霜龍眼老仙亦如此揮毫談笑辟公
裏官閑祿飽少塵埃霧閣雲窗天上起風流轉眼餘山河入
間荊棘何其多臨風卷圖三太息此馬今存知奈何

孫使君飛蓬亭

江南澤國多烟水年少輕身作遊子遊來長嘆畏奔馳忽見
飛蓬平地起飛蓬主人人中仙曾乘千斛凌風船船頭畫鼓
催行酒船尾紅粧歌采蓮收篙卷綺今尚樂却悔從前風浪

亞青雲衣褐一鷗身白髮山林五湖客我來花霧紅霏霏此
蓬如山何處飛但嘗共坐索酩酊溪塘過雨春魚肥君不見
鴟夷名成滄海去富貴畏人如脫兎又不見羊裘釣客桐江
上一出張皇動星象何如飛蓬主人亭上飲醒與客論酣即
寢寢酣忽作江湖夢風雨漂搖蓬不動

題峴山圖

山頭種石懸蒼雲山下急流風卷紋何年荒碑當嶺立龜趺
圭首猶鱗皴神龍驅走見輸墨羊公精神刜楚色想當意匠
經營初已盡東南烟霧迹從來登覽非耳遊襄人正樂吳人
愁尊前鄒湛亦不惡江山千古同悠悠君不見征南後來人
姓杜自喜作碑心更苦秖留陳迹笑凝迷行客何曾淚如雨

看花曲

種花即君家花好看花兒女笑花老稍東花開鬧喧喧馬蹄
蹴踏墻西草遊人賤草只看花明日重來還可嗟但見蔓迷
青覆地千紅萬紫成泥沙君不聞明妃當年辭漢宮黃雲塞
下白楊風一朝邊亭靜烽火詔書自擬麒麟功又不聞馬嵬
山前玉環血歲歲春風吹不滅詞人正賞唐溪碑千秋妖恨
無人說紅顔誤人何足憐花開花謝春風前猶勝淒涼後庭
樹離歌未斷江南暮

東門行二首 時鄭城大第宅盡燬故有此作

春風顛狂卷地起吹動江城寒劫灰江城千家丹碧窗過眼
不復餘樓臺九輌燭龍竟爲燭六尺海賜安在哉平原無人
金谷散惆悵東門歸去來

其二

松枝可餐不可久賤其可春難入手書生身甚值無年餘墨
千囷不充口烟州何客釣異魚江郭誰門倚殘柳琴臺歌管
無處尋惆悵東風幾回首

江行雜書

荒城日暮秋江長穲稏野荻秋風香青天恋恋不知處扁舟
臥入菰蒲鄉波深浪静魚鴨樂逢林撲影同飛揚平生見畫
無此本便欲默寫懸高堂須臾雷雨漲深塞漁戶悉閉收牛
羊篙人軟語似憐我拗蓬蓋頭編蒿林此時發怒尚什七瀟
洒幸爲淸蚊蟲無人靜覺物性出蚯蚓草蟲歌晚原銅山乳
竇育泉遠羞縮不似來時粧但餘田鳥如匹練雙雙飛點暗
烟黃山川一日幾變態人事百年安可常停舟起問魚酒戶
此地幾年成戰場虹梁羽化新起廢白骨無數埋前岡惆悵

令人百憂起飲客正酣歌發狂坐中悲樂誰覺是歸來玉兎
搖滄浪

吳姬曲五首

吳姬來吳船蕩漾荊花開隔堤迎笑欲飛擧不用少年多槳
催問君青春得幾許看取架上紅玫瑰

其二

吳姬歌歌聲宛宛歌情多嘗草一闋且呼酒酒過餘聲無奈
何春風顛狂亦如我坐見花外搖湖波

其三

吳姬舞朝看成雲暮看雨偶然欲笑一回眸錄段金錢落如
土誰家學取野鴛鴦終日癡迷弄沙浦

其四

吳姬醉淩花爛熳春憔悴當筵賭令譁空拳忘却拈三弃數
四坐中癡客儘偷看翠鬟雲翹欹不墜

其五

吳姬歸潮光燭影紅輝輝中心有語不敢吐安得作月生汝
衣明朝花下更須醉放取後園鶯燕飛

達觀亭歌為建康徐氏作

天風颯爽岩巘開雲溪縈環芳樹來林棲鳥處眼未識何人
擇勝誅荒萊仙跡着人清辟易徐郎襟懷趙郎筆經營須適
山鬼意開鑿曾煩祖龍力高亭一區尤絕塵滄浪濯足芙蓉
雲憑危醉歌敞花氣九衢塵土何紛紛客來問名名達觀對
此心情轉蕭散相見千秋爭戰場只把雲霞眼中換浮名絆
人茲可憐飛鴉落日釣臺前何特真脫塵纓去我自網魚君

剌船

春愁曲次劉正仲韻

山翁隱居碉若谷春樹年年為翁綠耕林坐樹作勞歌山光
水影相徵逐歌成無人秖自娛行人頗怪歌聲殊循蹤歷歷
見井舍恐是避秦來此居花烟滾滾亂晴雨山前倉庚後杜
宇客來不喜亦不驚但道寒暄無俗語山中今歲是何年黃
旗徵樹裝樓船淺村已盡到深谷逢人未說先悲愁來宛
轉歌不已我樹非材端後死（劉號樗園）五陵當日矜羽如雲如
今何處悲風起山南老農亦不憂饑渴不為妻子謀日高飯
飽牛背坐日晚放牛溪上遊人生遂名被名誤十年車馬長
安路長安路絕雲霧昏歸來藁笋尋農具舊遊年少難與嬉
夢境一笑難重追惟有剡源窮掌固相思望斷西天垂

正仲復有倒和春愁曲之作依次奉荅

漸老之日來奎奎已去之日不可追傷春畏老兩作惡世事
嘗與愁人隨忽得君家遣愁興行歌日日春溪路不知愁緒
逐詩來更借芳顏被春誤王孫草暗誰重遊曲江痛哭窮參
謀燕騎琵琶渭城酒居人不覺行人愁行人欲歸瘦念起白
髮逢春心未死水流花落無處尋燕去鴻來何日已溪村此
日更蕭然強笑為君呼酒船黃雞喚日不待曉蟠桃一熟三
千年草間嘗樂真浪語鳥雀屋門蓬柱宇秖餘平世畎畝心
夜半吳吟泣風雨高人與虎能同居壯士斷蛇應不殊年高
漸欲置憂患每頼君詩相調娛昔日劉郎悲放逐看花惆悵
春無緒何如今日春愁曲爛醉徉狂白雲谷

題趙子昂畫馬

趙子奇才似天馬頃刻飛龍生筆下畫成撫卷復長歌坐客
喧喧不停寫蹄勢經鞭秋跌蕩鬐毛出跣風肅洒似嫌文繡
絨天真盡脫鞍韉轡輕把青袍洗足巧眉睫馱坐吳官亦閑
雅我來一見驚欲拜曾識鸞和趨廟社千金朽骨古猶惜兄
此難分毛色假瑤池路斷伯樂盡日暮嘶鳴氣喑啞為君昂
首一慰意猶勝無逢老君野

南山下行

南山高北山高行人山下聞叫號旁山死者何姓氏累累骸
骨橫林皋烏喧犬噪沙草白酸風十里吹腥臊中有一人稱
甲族癞膚尚着長襦袍不知嬰縞為何罪但惜貴賤同所遭
妻求抱尸諸子哭冤氣癥沒埋蓬蒿人言投身由貨寶山村
豈得皆權豪一言不訓兵在頸性命轉眼輕鴻毛龍爭虎鬭

尚未決六合一穽何所逃振衣坐石望太白寒林夜籟聲潺
潺

相逢行贈文伯純同年

昔日相逢面如雪今日相逢面如鐵人生年少得幾時動作風塵十年別十年別久未為思頻見亦無年少樂寒樓夜雨金環夢故園春風白袍客雕鞍駿馬紛紛來西城亂花春漸開與君追逐覺老醜一笑且醉高陽杯相逢得醉今日好醉眼相思還易老只圖留君日日醉醉裏忘却江南道

壽陳貫白

祝君以陸地千蹄牛君言不如扁舟江海狎浮鷗祝君以通侯尺二組君言不如草屋三間臥風雨富貴何人不解願君視二物如兒嬉我今贈君亦無物但有犂牙佶倔村田詩我

歌詩君進酒客王謹諱起相壽壽常此日費千金京洛奔馳今白首江風颯颯吹黃塵對面樓臺不見人與君漂泊為何事一笑幸是山林身寒語薄味足以養氣少求簡出足以養體奇章鍾乳本斧斤胡廣菊潭堪唾涕君不見南方鼎鼐五色龜窮年引息不嫌飢又不見曲轅擁腫百圍木匠石捐棄反為福蝸封蟻壤何足論歸來未廢蓬萊園我更搜詩君釀酒通家德公有賢婦

春溪惡寄孫常川 孫有約不至

春溪惡日日春風吹過客千車萬轍不相嫌一客歌來吹倒却旁人借問客為誰咸淳朝士今布衣聲名欲隱人自知君不聞孫與公逃亂走入黎州峰千孫百世居峰下往往曾是餘仙風鶴衣雀食何足恥頭白河清吾亦俟向來南面五馬車只飲西山一盃水青牛處處逃行蹤白鶴歸來餘故宮道逢擁客知去遠遲君不來三日晚溪水猶能作吳語似續君家遊初賦

碧桃花飲為王丞作丞名子兼字達善丙子家燬於火瓦礫中自產此桃

君不見孔家藏書屋壞猶留起絲竹又不見鄭家註書老書帶後來垂作草如今王家萬卷文字林桃花一樹春洸洸花成不勞主人種花落更同山客吟從來春花重暑不綴實此花可玩實可食我疑天公出奇物來壽主人并餉客春前待花花下狂春後待實林下嘗定知此桃不作尋常草木味秖作舊時文字香王夫子多釀酒春風亭館何處無天錫名花秖翁有從翁乞醉三萬日仍令醉後花從筆間出

王丞分惠碧桃樹再賦奉謝

木星之精天上遊春風歲歲蒼龍頭偶然根葉著下土散作人間百花樹莫疑君家此花無種生定是天上蒼龍精白玉之趺青玉莖開花既奇成又遲三年方駭大如林五年已見高踰屋我來吟作青林花烟塵萬卷重抽芽君家原有孝義種自來青州丞相家為君出芝草芝草亦能千日好為君結琥珀琥珀恐為貪者獲不如此花混在春花叢歲歲與君同春風春風同賞復同吟願與主人同好心更令此花分作千百本處處種成君子林

贈趙子寶

北風吹沙溪倒飛白日未落山中歸千邀萬覓不相就誰信有人穿犖徽幅巾大帶長襦袍草簷錦裘鮮綠亭名門發身

合燕頷一經傳家真鳳毛坐車侯鯖吾不讓白社寒林氣清
放驂麟騄鶴誰不能要識神光牛背上蓬萊山丹霞谷天仙
留書三萬軸閒君暫去還復來許君細和滄浪曲

積雨小霽喜袁太初舒叔恭兩生至

春山日日寒風雨一日天晴花欲舞林暄洞屋散窒烟水活
溪巖落冰乳嗟余鬱鬱無所適方對青山一開戶蒼袍紫帢
兩少年徙足齊扳氣如虎名區入眼疑未快忽肯捫蘿到茲
上霜蹊處處稀尚摘臘酒家家寒未貴相看氣味太村野自
喜談諧少城府舒郎十八白眉長四海龍門有明父袁郎皎
潔巧步趨出語珠圓吾所許人言風骨須晚秀早慧詵詵天
謾與吾評此論殊未公岑試曾經孔文舉歌成高軒已年倍
賦解鳴蟬容客觀吾山雖窮有靈跡雪瀑丹崖相媚嫵留君
待作大雷吟莫學癡兒生吳語

謝李仲賓墨竹

君不見李侯筆端如渭川頃刻匹紙生琅玕霜柯雪幹鐵石
色忽作小山烟雨寒問君何從得此本湖州嫌凝眉州軟風
軒月檻一相逢妙處不與人意遠人言學畫先學影此君風
骨青雲壺林深有路鳥聲真日高無人山氣靜平生見此我
不蹤逢侯得畫兩有餘從今洗眼空山底更讀人間瀟洒書

題王敬仲野亭 宣城

王家野亭蒼挚邊秋山萬疊相鉤連披衣曉露伴雲坐散髮
夜凉須月眠主人清豪亦好客常有車蓋來翩翩門閒無煩
鶴通謁酒散有時風埽筵問君生涯幾何許笑指溆漠滄洲
烟朱門千礎局嬋娟豪絃急管爭喧妍何曾一日能免俗稍

來對談心爽然古人去遠吾不識今日汨沒難爲賢長公高
談少公和魯山伯仲相後先名成但恐累隨趣莫遣妙語人
間傳

贈彈琴衡山蕭道士

寂寂歷歷不足聽聽久亦復難爲情名喚勢忽大如屋袖手
對此須臾平一拊再拊玄鶴舞三四拊之淒風生天寒歲晚
行路遠湘水日夜東南傾

登新嶺

犖犖确确白石溪綿綿芊芊青草蹊四山陰雲濕灰色六月
杜鵑深樹啼田廬經漂有高下麻豆滿塢無東西隔岩飛流
送人語對面喧風吹馬蹄祇今莫辭脚栗杖與子更上巑岏
梯登高意遠會有極回首烟海令人迷

送葉伯幾赴奉化録 杭州作

君不見東海獰龍子學飛便逐風雲起又不見西域豪馬駒
墮地一日能馳驅葉家翁季亦如此一經接武成師儒毛錐
如風腹如笥快書疾讀三千字頗聞雪下仲舉榻不爲頻通
禰衡刺臺書翩翩江上來吾州自古多賢才要琴携硯遠相
就爲子歸埽山中萊

歲晚次韻答李在明

墨鄉守墨不作惡歲晚左就醉鄉公何人吾伊驚夜半大雪
此窗歌國風

仇山圖 爲仇近仁作

仇山山下仇山人白頭官學走風塵問渠家在山何處雲氣
漫漫不知路詩人作事例多癡逢山且畫且題詩不如隱翁

不識詩與畫一生耕釣仇山下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四明戴表元帥初

律詩五言

三次韻寄戴祖禹

同分剡溪派自喜小王書野服調驍馬濃香蒸蠹魚歲時趨闕里早晩上公車與我真兄弟風流但不如

若溪

六月若溪路人看似若耶漁罾掛棕樹酒舫出荷花碧水千塍共青山一道斜人間無限事不厭是桑麻

道桐川欲訪梅右司不知其處

桐川瀟灑處面面碧芙蓉峻塔富關獨清溪抱郭重市多吳客語祠有漢時封欲覓梅仙去知藏第幾峰

故總幹潘伯可從大挽詞二首

落落知難久堂堂竟不還江湖官七品風雨屋三間已矣烏頭白嗟乎豹管斑兒曹莫輕脫英爽在空山

得死何須哭偷生正可疑倉皇歸印日慷慨却金時規矩諸郎有襟懷我輩知平生郭有道消得蔡公碑

和鄒善之秋興二首

髣髴日夜老神仙那可求楊雄識字苦玄晏著書愁碧酒紅蓮夜朱絃白鴈秋論心得少暇同上最高樓

鶴化城猶在龍移井未枯百年吾道半六合此身孤西山栽花屋東風貰酒壚徉狂覓看舊處處士青殊

渡長鄉投小蒸邵教授宿

清曉浮雙槳黃昏值一殘風鳴長鄉浪雲撑小蒸村饑極知

鱸美鷲還覺厲喧同袍恩有愛燈火細温存

客遊

客遊吳楚地最好是秋天三淅圍膀蟹雙溪縮項鯿桂林雲頂寺蘆蕩月中船酒醒■鳰猶勝聽杜鵑

自宣州至湖州風雪中十日始達

江湖老未休十日走三州南雪馬沒耳北風船打頭窮猶拋筆硯寒欲貰衣裘漸喜家鄉近兒童浙語稠

十二月二十三日華亭小泊華亭近方通潮

一歌遊處今年又寂寥雞聲生塢樹蜃氣雜江潮斑白尋遺老丹青詫麗譙衰懷緣子女不憚往來遊

次韻答應德茂雪後遠寄

山中不來久何處度殘年人問如中酒村荒似禁烟將茶氷

著麦移枕雪蓬眠更肯狂歌否春風雙玉船

贈上饒道雲仲

江上青雲客天邊白馬生百年文物似一席笑談傾問舊牲枚舉論財比茶輕徘徊亦自好可便灌塵纓

送鄉同舍黃君賞謁陳提學

六館賦聲在五陵遊伴稀如何趨仕版猶自着儒衣春曉鶯羞語城寒花慢飛江湖陳仲舉相見肯空歸

六月朔日再會再次韻與胡氏謙避暑

臺屋深難暑湖林近易風高歌送長日醉眼睨涼空雀舌纖纖碧雞頭淡淡紅行藏數子別談笑一樽同

次韻尉上人見寄

流落誰相憶山林尉講師玄機現學接詩力髮毛知丹去須尋處書來不記時君看東海月今夜亦追隨

道衡書寄求詩

烈士蹈東海公仍歸白雲龍藏誰顧蚪鶴去不隨群道貌青難寫香風遠自聞人間塵垢子羞讀徑山文

次韻尉講師新春之贈

毎見輒自失春風雙異斑詩褒參裡官禁市闇中聞梵路通湖寺敞樓當郡山清緣事事足瑰此要開顏

史昭甫招陳宗魯之長興

之子滄浪去三吳西更西白鹽草菜膾紅酒稻花雞地少鶯雲滿天空見日低錦囊看爛熳佳客醉留題

風雨行湖山村

風雨湖山暮層村又飽村鳥巡漁退艇犬認獵歸門天作蠻

雲暗溪愚刻漲喧十年燈火伴草次共魚蝦

詠蚕

物亦有仁者蚕功不可量将身甘鼎鑊與世作衣裳過棧看雲濕登山白雪香未知龍種似猶與馬群妨

柏坑

西去疑無路誰知足別津行多收柏客住有操苓人寺隱山前古村經水後貧時時百里外來此祭田神

證道寺

縈環青徑斜自是野僧家満澗瀉岩液插天排石牙爐寒餘柏子架靜落藤花記得逃兵日門多胄客車

喜王公病較

途窮已難忍那許病經時學到自無鬼命窮客有醫飯為扶

壽本書是解煩資便作天台約山行未覺衰

丁亥歲除前二日書事

索索寒樓客沉沉雨洗年殘林生獵迹歸鳥避窰烟節物杯
盤外溪山影前行藏鄰未定筆硯底能捐

寄雪齋同長老曾許畫蘭不至

高高山項手更有最高人定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雲藏三
伏熱水散百溪津曾乞蘭花供無書又過春

鄆城火後見光遠

火後丘墟市亡前風雨春那知攜手地但是皺眉人海郡吟
猶弱山鶯聽未真明朝各分路何處避風塵

客言劉榜翁事

俗薄名難盛人窮迹易危從來天下士不討里中兒隱王看

虹氣堅松任蠹枝相知不相識況又不相知

蔣尭仁監簿挽詩二首

家廠宣和後官名德祐前不圖諸老盡覓得一身全月旦懸
虛譽巾箱有秘篇堂堂何可得誰乞畫圖傳

照席鬚眉古傾筵咳唾清絲魚前進士刀筆老儒生政熱元
無譜書高別有評百年茲士少諸彥自偏名

四十

四十不解事真成無用人交遊青草盡途路白雲新漸覺名
妨靜難將學濟貧堂堂楚龔傳猶有隱流嗔

夜坐

愁鬢丁年白寒燈丙夜青不眠驚戍鼓久客厭郵鈴洶洶城
噴海疎疎屋滿星十年窮父子相守慰飄零

晦亭

東海窮詩客西風古驛亭髮從殘歲白山入故鄉青世事徒
三窟兒童且一經丁寧速賒酒煮栗試沙瓶

孫常州挽詩

白髮何人在青山此老歸殉携貧日硯歛着賜餘衣文物鷗
興滅園林鶴是非諸公莫惆悵英爽世間稀

嚴提舉挽詩

判得身帰盡歌銘尚爾為可憐蟬脫蛻還許豹留皮刻水歸
來棹柯山看斷恭平生觸心處臨卷費相思

霪雨溪漲抵郭可畏

黑雨連三白黃流迸一川盡漫騎馬路祇有釣魚船城郭功
如此江湖興豈然兒曹卻輕捷來往似飛鳶

東齊

東齊棄封國廣莳讓閒田如何後世士尺寸事爭喧鄰居有
愧恥兄復兄弟閒辯卷三歎息古風何時還

贈針醫范秀才

不但針經熟言談語語貞鍊形如鐵佛信手合銅人秘攝魚
千里空飛鶴當輪功成倘相挾平地脫風塵

遊登從等寺出茶筍甚佳獨無杜鵑

苦雨忽相賃名山難久孤春泉新雀舌野苑嫩龍鬚土宇錢
王日風烟釋氏徒行人逢不問松吹自傳呼

其二

路絶猶人跡山空惟水聲如何芳樹裡不著杜鵑鳴筍市層
層出苗田寸寸耕細流太清朴亭樹不標名

偶得巾樣問老匠云正古漉酒巾也
漉酒陶元亮名傳尚有巾方成執鞭志更著捧心人待菊須
鬢髮臨流擬被塵乃翁真處士吾黨秖閒民
又作散愁
說窮人不信欲說更何為日永書腸覺霜濃病骨知[redacted]家兵
潰後交絶廪空時頭白風塵境消磨尚有詩
太學冬至日同齋朋友先以兄弟敘拜訖遍詣諸齋行
禮出遂置酒湖上衣冠談笑之樂至今栩栩在念間
也因至日去近二十九和為正仲道之
晝閣東牕旱黄嚴曉燭遲名函僮僕滿齒拜弟兄疑歌酒神
仙舫衣冠宰相碑如今窮海上逆旅話襟期
舊里大後多有築宅者太平客戶也

人說離鄉賤歸鄉更莫論許詢家莫幹杜甫客東屯廢井微
蹤出新鄰雜語喧平生江海意歲晚白榆村
食淡
世亂謀生拙村深食淡能沙蔬炊白煮山稻飯紅蒸暑毆方
傳友寒糟共學僧庖厨尚如此未嘆室生冰
寄謝王侍御
雲氣蓬萊閣霜威獬豸冠航書員柱下執法更臺端步驟三
台近聲名七郡寒誰知階級禮許為腐儒寛
久客且歸留别鄭于昭憲椽
久客令人厭初春乍許寒飛蓬妨覽鏡脫粟愧加餐坐有誇
年鄙門誰任馬鞍重來會相見老性忍悲歡
趙蔣父遊杭
東浙飢難住西湖遠不多好辭松業疑來聽竹枝歌水屋花
千幾岩林錦一窠秋深道途好老子亦婆娑
隣友救
虎惡災妖熾人窮性命輕如何赤髮鬼亦及白眉生忍楚嘗
視樂傳哀冩于旌鄉鄰拘俗忌哭弔並無聲
老態
老態誰能厭中年子自如丹胎三轉候封氣一周時倦動身
如客年衰力勝書看書亦漸慵意到或成詩
頻寒憶單祥卿教諭時新開酒禁
霜花一夜白風葉滿村黄欲出歲華老相思江水長留枝遠
鶴戶存寶補蜂糧想見山行處開甕新酒香
蘇伯清席中領張仲賓所寄二詩兼聞陳無逸已從湘

南官滿歸養喜而有吞仍次來韻
我愛張公子清言氣不低胡濤隨市轉亭樹與城齊杯酒方
花下扁舟又水西秋愁驕馬滑難惜錦障泥
次韻蘇教授立春書事
窮老空山客春紆積雪春麥苗青有王桃枝粉成神短策陶
元亮輕舟賀季真征從幸不及游晚雜閑民
讀閣風題林隱詩追和贈汪秀才
山林一跡地塵土二毛年避世書為屋謀生業當田卉衣從
俗製蔬供學僧煎漱滌滄浪去今誰魯仲連
送謝教諭
聞說龍泉縣儒風最可人墨池千澗縮石室四山鄰北學中
連剡南音漸帶閩峩冠作賓客磬折不須頻

蝗來

不曉蒼蒼若生渠，意若何移蹤。青穗盡眩眼黑花多害慘陰
機蜮𧌒蝓𧎋蝥蟣秋森辛痛快一捲向滄波

丁丑歲初歸鄭城

城郭三年別，風霜兩鬢新。窮多遭患事拙作背時人。雁蹟沙
場信龍腥瀚海塵。獨歌心未已，筆硯且相親。

夜坐示友

夜久燭花落，凄聲生遠林。有緣嫌會淺，無事又秋添。黃葉歸
田夢，白頭行路吟。山中亦可樂，不似此同襟。

宿永固寺

小寺如山艇，坐來風雨宵。欄分燈樹影，僎帶菊花苗。靚近談
雖褻，狐鼪聽不妖。許由渾欠達，攜到野中瓢。

孫太監挽詩 餘姚人

禹穴收靈氣，滄江亦斷流。真成掃地盡，同作上天遊。銘誄肴
遺史，衣冠入隱丘。空餘半世眼，曾望李膺舟。

其二

穆祖收英俊，斯人晩更成。白頭真老監，楊服舊諸生。仕國餘
波遠，儒鄉巨棟傾。蒼蒼無處問，西望累吞聲。

風雨遊小大浦

海堨秋風裏，無悰眼亦開。潮衝烏嶼長，雨過象山來。畬父收
牛種，漁丁拾蜃胎。乘桴吾豈敢，人說近蓬萊。

方處士挽詩二首

不謂高名下，終全玉雪身。交猶及前輩，吾不似今人。別挽行
鳴雁，遺編感獲麟。欽儀應自定，只著古衣巾。

其二

不比他人死，何詩可挽君。淵明元懶仕，東野別攻文。滄海諸
公淚，青山處士墳。相看莫浪哭，私諡有前聞。

宿趙崍丞家

溪山丘後縣，風雪旅中人。迫夜愁嚴鼓，衝寒託軟巾。權藏名
自在，疏率餞殘真。今代徐元直，高風自可親。

社日城南山作

社日年年雨，江花處處春。漸成垂白老，不見踏青人。榆柳邊
聲雜，龍蛇歲事新。端來近城郭，猶自厭風塵。

趙君理約同途不至

待子不來久，烟山看樹青。為吟天外句，更立水邊亭。雨暎催
科手，雲深長茯苓。鄰居亦有約，休待髮星星。

送雙溪汪和仲往象山見周使君兄弟

五馬天邊外，雙鳬海上翁。白頭真避地，黃卷舊趨風。歲月搜
詩老，山林把酒同。漂零誰得去，羡子逐飛鴻。

聞應德茂先離棠溪有作

落日蘆花雨，行人穀樹村。青山時問路，紅葉自知門。苜蓿窮
詩味，芭蕉醉墨痕。端知棄城市，經席許頻溫。

交秋不雨

淅水飛成雨，焦田灌作秋。江潮雙斫底，伏臘兩肩頭。蝦蟆知
何罪，蛟龍自不憂。吳兒有高廩，正蕩采菱舟。

曉行

漸漸路可識，紛紛山轉多。數雞啼遠塢，一鳥起滄波。膝杖濕
雲石，筍鞋濃露莎。何人尚高臥，層構著烟蘿。

同諸子行上畈山

白石秋更潔清溪寒自鳴牛羊爭道路烏雀聚柴荊野果高低熟山田早晚耕吾歸任衰懶兒輩託平生

晚投韓釆岩

冬日寒難暖岩溪淺易氷後飛紅果嶂人度白雲層望屋多依竹逢樵半采藤艱難吾甚厭何處學孫登

下郝長塘小憩示陳養晦

野水通田白村山貼縣青兵荒猶古道暑暍且長亭稻地晴耕犢瓜田晝撲螢吾詩不寂寞細諷與君聽

此地

又說風塵起人來似水流飢窮餘此地爾聚是何州野白荒荒闊雲横莽莽浮相逢問田父未可賣耕牛

送徐生仁榮侍親遊山

蚤識梁松拜居成潘岳遊一年歸雁雨四月落花秋溪味涼供酒山聲晝入舟歸來傳新語莫但作吳謳

簡王元剛併寄意王理得君玉

見說頻相憶新年巳兩書雪肥秦望草春動鏡湖魚繭紙堆成屋烏蓬走當車諸公有遊事少待意如何

紫溪鄭義翁挽詩

先君老交友最是後凋人開館日千屨藏書山四鄰門迎新印綬壙掩古衣巾會哭皆英俊哀風暗海塵

題陳秀才溪山佳趣

城郭尋尋盡溪山宛宛來同誰還蠟屐爲子破蒼苔書欲斕斑設花須爛熳開趙郎題墨妙烟霧眼中開

東離湖州泊南潯

張帆出東郭沽酒問南潯畫屋麈花淨紅橋柳樹深魚艘寒滿港橘市晝成林吾道真迂闊浮家尚越吟

次韻答寄閬風舒先生

聞說鄰岩老風情不減前菊盤秋熟饗竹枕晚涼蟬碑碣僧頻謁詩囊客自編梅花紫溪路一別又三年

送陳養晦教諭之象山

聞說橫經處渾渾坐翠微開窗見日出排席有雲飛藥市山山古魚餐水水肥新篇應爛熳休遣遞筒稀

趙孟穩偕職挽詩

辨得從容死知渠磊落人風雲數世澤玉雪百年身諸孫同經營園林巷道新不知滄海上更費幾沾巾

送羅學正赴越

文公湯沐邑子去作儒官馬首千峰秀鶯聲二月寒山會稽俸納溪友借書看近日科名闊青雲上不難

杜子問趙建康南軒祠長 祠前花木可愛

一席清溪上深衣雪髮翁揮犀談孔氏釋菜禮宣公堂靜淮鮮白賓筵楚醴紅花壇無恙否回首幾春風

巳亥歲歸過泉口紫芝山傷鍾講師

行路參猶在入門人巳非山青古佛頂雲墨祖師衣賭奕曾同拙看真似欠肥百年誰免此只合早忘機

三山鄭君挽詩

近日經師少人中又哭君遺編空白屋同列盡青雲塵土千金産湖山數尺墳紛紛粱肉種誰得致斯文

送岑上人還里

但得扁舟便春風處處行定中三竺月禪外五　海角雁

胡飯山畦玉版羹清緣倘相就談笑解塵纓

褚叔豪赴山陰和靖祠長

此老真迂闊白頭方出山一燈河洛後千載剡湖間講鼓驚

雲動書船載月閒可無容膝地容我了躋攀

逢翁舜咨

相逢渾不覺秖似宛陵貧最易花驕客瀟瀟兩淨春借書消

茗困索句寫梅真此去青雲上知君有幾人

舟過嚴州

溪石茸茸出水泉淙淙懸街盃仙洞頂挂席客星邊古屿魚

為市窮鄉畝當田生涯看處有奔走愧華顛

招王奕世

聞說銅山下書屏四面開就僧煮紫筍共客席青苔鐵畫字

俱長篛根頂未裁何當端午假一別剡鄉來

再招奕世

雷晚還多雨山寒只似春野榴開向客鎌笋長過人一寸曾

看懶三叉路走頻王郎肯來否談笑共南鄰

山中

野水晴猶漲春雷晚始鳴地閒無堠還山遠有畬耕身世通

寒暑交遊半死生方知一杯酒真勝百年名

七月初五夜養正堂示諸友

客裏猶多事秋來又一旬青天星斗淨白露稻粱新留落空

存節炎涼莫問人倫堂得佳伴吟諷動比隣

哀提幹挽詩二首

短世誰無死深山獨有歸送車晴起霧埋碣夜生輝晦朔雞

鳴在江山鶴夢非剛言仁者壽近事例多違

其二

我昔惧家走君曾埽榻招亂離心易感生死義難消雅魄歸

泉壤潛光出市朝平生五字苦寒泪洒山瓢

畢滄貢君範挽詩

竟抱遺經死斯人亦可哀傳家一螘足涉世萬牛回白屋身

空脫青山手自開樵蘇且莫近玉樹炯泉臺

久客鹿頂承張景山寄詩次韻奉答

但得無拘束身輕處處仙清談揮夜陳夢穐花年水實羊

腸折山雞席眼編詩來正清絕松下忽開鶊

樵山

樵尉功成後安知不此來路逢耕者問山寺化人開樵罷低

通海茶村暖待雷談玄亦可隱不用鑿齒來

律詩七言

乙亥歲昆陵道中清明

百年只有百清明狼狽今年又避兵烟火誰家寒食禁簪梧

那復覺人行禾麻地暖生盈氣草木春寒起戰聲砂溆飛鴉

天斷處古來還是闔廬城

丙子除夜

富貴如今似戰機潺流未遂壯心違鄉鄰有酒貧能醉村落

無醫病亦稀客任低頭從狗竇妻休掩面對牛衣十年涉世

渾如此除却躬耕事事非

杭城風雨中簡子昂

五月錢塘風雨秋懷人頻倚面山樓雲收樹色逢成海水學江聲暗入溝一斗盡輸無事飲千金不買辟寒裘自憐寂寞無玄學車馬門前過似流

東湖第三溪上昔史氏故第

日晏霜濃十二月林踈石瘦第三溪雲沙有徑縈寒燒松屋無人鳴晝雞幾聚衣冠悲作土當年歌舞醉如泥早知涉世真成夢不棄山田春雨犂

史亨父挽詩

玉食嬋娟非壽貧清慎猶勝幾男兒壺觴竹寺尋秋月燈火荷齋聽雨時補衲有衣曾禮佛吞丹無訣莫為醫平生濁酒王文學地下相逢且說詩

吳允文希議同登金陵鳳皇臺醉作

百年訪古此徘徊更上山椒掃草萊一綫地暎胡馬瞰數圍天險化龍開蔣闕晉籍傳謠曲誰見樺宮離劫灰李白不生王謝歇西風日落鳳皇臺

越城待旦

策策虛樓竹隔明悲來輾轉向誰傾天寒胡雁出萬里月落越雞啼四更為底未顏成老色看人青史上前名清溪白石村村有五尺烏犍託此生

林村寒食

出門楊柳碧依依木筆花開客未歸市遠無餳供熟食村深有紵試生衣寒沙大逐遊鞍吠落日鵝銜祭肉飛聞說舊時春賽罷家家鼓笛醉成圍

寄天台舒閬風先生 物丙子同避兵台之秋石

嶺雲盡處是台州有箇詩翁住下頭不寄一書春又晚相思百里水空流新畈凍合鶯難谷舊廖花迷燕字樓聞說道旁烽燧息定應重作峽中遊

火後

當年歌酒留連處火後來看一悵然傍水幾家初飲馬入春三月未聞鶯炎涼世事殘城樹歌哭人聲去客船不是危腸拚醉得顛狂無處著詩篇

過應浩然先生墓

人間鸞巷龐眉老眼見堂堂入草萊行客須當下馬過故交誰復隻雞來山花不語如聽講溪水無情自薦哀猶勝黃金買碑碣百年名字已烟埃

劉正仲至寶山不值主人而去次韻奉寄

日日松間過[illegible]詩成忽在水雲西何人夜榻愁聽雨無數春船倒上溪燕銜出時斑豹美風花開處杜鵑啼東歸更踏來時路醉筆山牆取次題

遊陽明一洞天呈王理得諸君

禹穴蒼茫不可探人傳靈跡鎖烟嵐初晴鶴點青游嶂欲雨龍移黑滿潭北斗齋壇天寂寂東風仙洞草毿毿堪憐尹叟非關吏猶向江南逐老聃

送昔上人西湖并寄鄧善之

聞說西湖也自憐君遊更傍早春天六橋水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壁苔生尋舊刻新岩茶熟試新泉城中新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解草玄

辛卯除夜
臘月今年只今夕春風明日是明年狂歌把酒眉蘇地醉眼看梅霧迸天碧玉千壺喧坐次紅牙六博鬬飛錢頭顱雪白心情在聽說承平一悯然

拜袁懃公墓因遊定水寺有懷源老
乃翁已作飛仙去猶得渾渾好泉田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青峰曉接鳴鐘寺玉井秋澄試茗泉我與源公舊相識遺言瀟洒有人傳

陪阮使君遊玉几
花滿車茵酒滿船亂雲堆裡訪祐禪林深何處無芳草人靜有時聞杜鵑神星畫飛青礁礫靈渾陰卑赤蛇蜓居然悟得松風夢回首廬山二十年

雪竇飛雪亭和孫使君
臣廬亦有千尋瀑無此陵虛翠玉臺身倚老松天上立眼看飛鳥雪中來山神禁肅難投塹木落硯清得浣埃見說下岩堪對望道人臨壑翦蒿萊

邑中帶雨示陳貴白
猶及相逢鬓未華故鄉春盡不須嗟園林處處生新草風雨年年送落花高樹畫寒歸有鳥小溪湍急走如蛇方知傲世不在隱高枕北窗聞打衙

十月朔旦寄貴白兄弟
黃牛村前秋葉飛青螺峰外海雲歸故人相思雪滿鬓客子獨行風舉衣鳥鵲定占誰屋喜鱸魚知比去年肥當時歌酒江湖上百里音書今亦稀

次韻任起潛謀隱之作
江邊秋日逢任子大醉索詩吾欲狂為開山資何次第秖餘丹訣轉淒凉黃金花發曾辭祿白首魔翻未信方千古浮雲共歸意曉風城郭水花香

晚秋遊中溪四首戊子
淡竹岡前沙雁飛小花尖下栢丸肥山雲不見雨自薄天氣欲寒人正歸招伴秖須新稻酒臨風猶有舊苔磯風流鬓髮嘗慕在怪石老松今是非

其二
經秋瀑水碧洄洄無數曉山如鏡臺紅葉流從龍興出白雲飛向石門來亦逢紙戶曾相識尚有樵蹤且莫回端為何人作風物漫山漫谷野花開

其三
休折山中松桂枝溪魚亦小莫垂絲沙田翻白收秋後霜樹著紅看柿時日落牛羊歸徑熟天寒鳥鳥向人慈出雲數里成官路問事如何總不知

其四
樹淡雲濃又一坡招邀處處是行窩懸岩危似蟻緣木架屋高如鵲結窠水味野栽芙白瘦山毛人摘芋紅多行年四十不稱意更欲客遊知奈何

春夜吾陳汝晦見過
乃翁治獄多陰德之子論文有古風尊俎秖容吾黨共衣冠能得幾家同書林有業何妨隱徑籍無名莫怨窮百歲相期今夕意頻君咳唾起諸童

鄉君子肯堂董君分教貴溪作詩奉寄
舟車赤日千餘里筆硯清風二百年開口人知宗洛派舉頭身欲近閩天綸袍凉擁松皮几桂酒春浮蘂玉船猶有英髦臥空谷閒將名字訪華巔

次韻答陳叔高
蚤種青蒲已滿溝暮栽黃菊亦成丘不辭西日射牛背尚勝北風吹馬頭新雨客蹤塵鎖几故山秋淡樹藏樓艱難終竟鄉情耐準擬行高處處留

次韻寄陳達觀少府兼簡叔高
懷人路絕雲歸海避俗門深草救丘萬事漸消閒客夢一生虛白少年頭山蛩叫綫從除架淮雁來多莫上樓近日鄰家有新釀每逢詩伴得淹留

過清涼寺王恭頒墓下
江左風流廊廟人荒境拋與梵宮鄰多年羊虎猶眠石敗壁貂蟬秖貯塵萬古雲山同白骨一庭花木自青春永思陵下猶凄切廢屋酸風吹野薪

送傅無等游華亭
華亭是我曾遊處記憶端然不作疎地帶三吳猶壯麗人經二陸自詩書輕身羨爾能隨鶴澹味從來不為魚未卜西遊時遠近道成相問定何如

送陳彥侚北上兼簡李奇卿學士
天末翛翛起畫船雖歌清切也堪聽十年夜雨頭垂白萬里春風草又青莫戀舉比尊曾席終須多角瑞光庭平生短李江南傑今作文昌第幾星

於杭州九月送袁太初赴寧海教官
憐君跋涉走風沙九月江城飛雪花黃蝶終歸穿硯手青藜曾□聚書家吟圓坐石題山棗講退登樓看海槎年少交游渾好在何時相伴訪烟霞

次韻王監簿春前對雪之作
情懷未厭日如年幻境先看海變田粱苑賓遊圖畫裡山陰風致酒尊前蝦鬚簾瀼閒春曉猊舌香濃凝午烟肯信高人有高臥磯頭新泊釣魚船

陳秀才問詩於余次韻贈之叔壹
秋半談詩秋又闌覓從忘處更哦看不妨味熟心自悟秖恐業成身轉寒寂木對風天倡和崩溪怪石鬼鐫刊叔君更上最高頂莫羨千金遊子鞍

次韻答胡山南兼簡汪日賓
白髮詩翁南峽居肯來與子不相疎久知諸老難折簡端為此家多貯書談吐清無波俗處容顏衰似避兵初溪梁一別還經歲接得新詩錦不如

其二
亂後交朋星散居如君那得易親疎耐多但有客滿座忙絕不令兒廢書萬里山河蓬鬢底一春風雨杏花初閒身共遜耽詩老對眼枯勝得自如

寄袁季厚
莫笑衰顏老到翁凶年過徹臍頭縮坐園漸愛日南至行路不愁天北風清話客多無酒款白頭交在有書通聞知別野林泉美一策一筇吾欲東

挽舒君賓名禮號亦山

玉比清癯鶴比癡相看中路忽相遺詩才隽斛難供歛藥論千箱不起衰定有意遊輕竹杖猶餘手剪碎松枝南山山下徘徊處曾指佳城示阿宜

感事

死生契闊強兄弟南北分張好友朋戰國幾人成漢鬼劫灰今日信胡僧謝抃身後詩千首工部丘前米五升山路陰寒魚雁絶舊遊何處寄枫藤

夢覺

夢覺依然一草寮浮蹤已慣任飄搖虗簷晴氣生朝露遠樹寒聲過夜潮白骨又驚山下滿朱顔剛向客中消時平不愛通侯印且願深林作老樵

黎州山下有坡曰響地平黎州自孫與公經始至今有祠其上

蒼苑一片毒苔地隨意觸來還有聲定是戰坑餘箭戟不然琴屋貯瓶罌名真過客多能記跡古居人不敢耕孫吏有靈應索笑賦成留此試鏗鏘

寄趙子昂濟南

濟南官府最風流闔是山東第一州户版自多無訟獄儒冠相應有賓游秋風魚酒黄梁市夜月笙歌畫舫舟行樂使君詩筆俊一篇肯寄剡溪頭

陳無逸張仲賓皆授徒城中相望遺問小詩往問

閒身不用苦咨嗟隨分風流閱歲華白日垂簾同賣卜清流岸幘勝趨衙飛蓄添新詩無草夾註高槃眼未花更喜芳鄰連二妙時時衿佩問東家

蔚講師見示方使君唱酬詩次韻

長汀江上別多時白髮閒身天所遺避俗如仇翻好客知窮爲祟却耽詩鄉山雲淡龍移久湖市春寒鶴下遲過盡溜梅與甜筍高侯還許放侯知

次韻如晦木犀因寄其從父性之老同舍

詩力如弓不易張煩襟且覺對花涼玲瓏南雪晴秋樹淅瀝西風夜月香消得玉人歌古淡許誰金屋鬭清狂風流更憶同袍老一塢閒雲傍水鄉

徐都目之官奉化

小塢飛書定不難十年清苦薦儒冠黄黨日轉山衙靜彩筆春消海驛寒坂馬易勞須緩騁潮魚雖美莫多餐人來肯寄平安不茅屋三間伴剡灘

次韻和蔚師鑑師春懷

愁是雲陰喜是晴春遊何處不關情黄雞亭館琴三弄青果杯盤酒數行滿砌雨添新筍密隅墻風送落花輕鑑湖湖上樵山老破帽枯藜過一生

次韻王景暘寄軒

江湖猶帶氣横行羽褐藤冠學養生掣肘累輕天與福欺心戒重鬼司盟行收耕稼閒勳業別有吟哦好性情秪恐蹤成似桃李人來先識隱居名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四明戴表元帥初

律詩七言

送柯以善自杭遊鄂

江漢天風日夜清君遊何處濯塵纓雲從鸚鵡洲前出月在鳳皇山上明已羨經籠吳士艶行看詞筆楚人驚殘猿勝芷將何用歸日分張與後生

讀福建廉訪輔大使翊字正臣遺事

臬官難稱是閩中遺愛堂堂得此公姓字丹青太史筆歲時籩豆素王宮一生盡桂那時辣百死江湖必向東從古仁賢有家世名郎臺閣已生風

客京口

酒醲花穠鼓聒天百年成此好山川黃烟暮接淮南火白米秋擔浙右船碑古猶多埋鶴寺田高耕過臥牛阡陳蹤興廢何由問只憶風流老米顛

金陵贈友

虎變龍蟠此一時春風得似舊城池宮閒軍賈偷來果寺廢僧尋斷去碑水水魚肥供白鮓家家蠶熟衣紅絲太平尚屬窮詩客酒賤如泥醉不知

湖山村

老去生涯學釣魚溪山忽憶似湘湖風林四畔動竿竪烟雨一篙行畫圖小市篝明沽郢索平園柵樹倚枯荒偶然得住何妨住是處人間足畏途

己卯歲初葺剡居

休言蹤迹轉沉淪百折江湖亂後身窮未賣書留教子饑寧食粥肯求人坐來齒避樵蘇長往處蹤迷木石鄰香笑古來逃世者標名先製隱衣巾

耕桑

耕桑本是閒居事學得耕桑事轉多失曬麥叢憂出蝶遲繅蠶繭怕生蛾調停寒暖春移苧偵候陰晴夏藉禾表飯為誰忙不徹醉來乘興作勞歌

秋盡

秋盡空山無處尋西風吹入鬢華深十年世事同紈扇一夜交情到褚衾骸書如醫知冷熱詩多當曆記晴陰無聊最苦梧桐樹攪動江湖萬里心

王永白鄞城歸又許入剡

江城醉別太匆匆風雪家園一笑同儘健不妨天子老經清那許鬼欺窮簡書異日關誰事燈火寒鄉賴此翁幾度丁寧雞黍約掃開拂榻誤兒童

壬午清明

節序愁中都忘却見人揷柳是清明登陴戍出吹彈樂上冢船歸語笑聲解事濁醪相料理當權團扇正施行悲歡寒暑君休問花鳥年年管送迎

寒食

寒食清明却過了故鄉風物秪依然窮中有客分青飯亂後誰墳掛白錢落蒐暖春為麥地陰沉涛雨近梅天閒情正爾無歸宿石鼎新芽手自煎

無題

板屋騷喧飛白蟻紙窗欲雨蹯蒼蠅長勞井臼慚妻子近絕
音書惜友朋夜半苦吟堪泣鬼日高甘寢秪輸僧意義俗物
何難敗才薄天公却未憎

奉題孫使君池館

白髮使君經世材儘閒猶解暢池臺雜花屏障四時有明月
鏡奩三面開各生山隨人意看正吟風遞爲敲來當年時雨
堂前夢得似從容此一杯常州有時雨堂

家西十里外茅洋小山中土塚纍然初不封樹鄉先生
舒文靖公墓也

莫輕數尺黃泥壤埋却斯人後更無山上自雞生毒草樹間
長見聚慈烏樵耕可免憑鄉俗灑埽能來是學徒後有宣尼
須痛惜待將墓額寫嗚呼

戊子歲晚贈應德茂

江海悠悠雪欲飛抱書空出又空歸沙頭人滿鷗應笑船上
酒香魚正肥塵土竟成誰計是山林又悔一年非平生萬卷
應天子兩世和名窮布衣

寶山寺寒食次韻和閒翁

綠陰啼鳥春將老古寺垂楊日未西客子欲歸風滿袖桃花
無語水流溪有人疏節忘飢渴何處松楸雜哭啼準擬一時
僧榻畔詩翁題後更誰題

戊子清明前陪王丞度新嶺

一百五日熟食節七十一曲下山坡寒瘧相逢稀人少風雨
欲盡新林多青岩不辭掛春鶴白鳥何處生滄波途泥同興
不同調我懶且休君更歌

同陳養晦兵後過邑

搜山馬退餘春草避世人歸起夏蚕破屋烟沙飛颯颯遺民
鬢髮雪毵毵青山幾處楊梅塢白酒誰家橡栁潭休學丁仙
返遼左聊同庾老賦江南

送人遊霞嶼

霞嶼風烟接渺溟老仙萬鍾敞林扃峰前雁起湖雲淨池面
龍來海雨腥閱世僧閒頭異白遊山客爽句丹青何緣飛去
清源國雨夜脩脩書翅翎

己丑正月六日哀李源家遭燬次韻書悶

鄰侯家裡書千架杜老草前屋萬間此事吾堪慰流落適來
天亦妬窮閻反風待禱真虛語噀雨無方自厚顏問挈殘家
過西塢風流還許幾生還

正仲今年鄞城之約不就因次韻慰悅之

莫怪詩翁不出山詩多那得是山閒清溪欲暖鶯啼樹白日
無人犬臥關不惜野花簪素髮時憑春酒轉朱顏當年阮籍
何曾達直到途窮始哭還

送王知州

居官難得是全名千守年多政轉清身為素王扶墜戶手提
赤子出飢坑使來公館文書簡吏退私齋几硯橫似此雍容
好風度天邊看著繡衣行

壬午六月八日書懷

懷人故國鱗鴻絕避地春園草樹長四壁空存舊俗具千金
難售舊歎方共兒生誦僻吳語有客行歌衛楚裝昨夜見花
捉作夢南風吹海白茫茫

杖錫寺

仙草漫漫路不分鐘魚那許外間聞凉天九月已飛雪晴日西山猶帶雲火後客誇新屋棣兵前僧惜舊碑文藤湖只去招提頂見說瀌田可種耘

四明山中逢晴

一岡一澗一縈偎新歲新晴始此迴茨坂南風寅嶺出茅庵西日一貪來人逆白路手辟石水捲青天雪裏雷猶是深山有寒食梨花無數繞岩開

魏文節公墓

萬騎南來駐不留衣冠客此鎮林丘寒岩辟裂從中起亂水喧鳴竟獨流故物今惟存窩馬當年誰爲指犁牛墳傍小寺終村俗畫桎紗籠護覓旒

辛亥歲七夕醉陪諸公登西湖竹閣

畫鷁凌風汗漫遊雨殿飛出萬山頭江湖望闊邊城起吳越音多客思柔野樹有枝猶繫馬官荷無葉不藏鷗十年浪走紅塵道今日臨城始識秋

蔡巽食藕

地逢平處亦縈迴不是逃兵底背來坡上一祠猶姓蔡山前當路盡通台高岩童去收桐子鄰縣人過問藕栽忽見深衣老儒者清時不信少遺材

辛巳歲六月三日書事

急報傳來又不真迎門翁稚笑殷頻情懷經若思平世顛貌緣愁似老人兵後尚多難料事山中誰是自由身沙瓶酒暖鮭蔬有鎮取燈花一樹春

耕休

耕休何處散煩勞東埭西梁信所遭溪水清清照魚影山風細細落松毛無名野草疑皆藥有韻村謠例近騷稽古祇堪農圃用莫將車馬誤兒曹

會齋次韻

貧賤知心老弟兄祇疑相得似前生避窮無地猶貪學貧訪如天底用名兵後脫身宜共惜書中消業尚堪耕殷勤預約頻頻見未見亦須頻寄聲

保福寺

漫天蘿蔓斷追攀猶有人嫌未苦深屋古滲當風雨氣僧馴化得虎狼心松花晝暖蜂科蜜梅子春殘鳥戀陰不應初來便忘去身閒處處是山林

張景忠學正之平江

江南最好說蘇州傍得閒官也自由市舍酒香春四坐湖田租熟雪千舟歌成欄畔烏絲寫意到紫衍畫鷁游我亦少年心性在經從準擬作遨頭

鮮于伯機家釣臺石

人間岩石亂紛紛嚴子臺名最喜聞何術縮渠千里脈有人分得兩峯雲天邊路遠星還動江上潮回日又曛解道泥途等軒冕東西更有范希文

辛丑歲十一月二十六日東歸舟中示三子

節物悠悠不負公江行三日雪花風雲侵賀監山亭白日在徐仙海島紅自笑得雛如病鶴也思結伴附歸鴻何時辦得村田活糲飯魚羮百指同

歸自西關有作簡余學公鈔使

白髮微官小祝同世隨年少踏春風鄉心幾夜馬生角世味一時龜脫筒紅瓶戊樓花整整綠波溪路水茸茸歸來獨羨余公子卷帙如山一覽空

賁溪董教諭回里

八月寒暄似小春鄞江歸客楚江濱亭中鱸鱠紫蓴菜書裏紵袍烏角巾不枉詩張別風土有時吟嘯雜仙真年高官滿身輕健聊復婆娑亦可人

陳撫遂教諭赴攸州

白露西風湘水清蒼霞南岳曉天明離家休說三千里行道新看第一程橋味熟來思母遺草名疑處教兒評人生誰是安居者早拾招婦睞父兄

同東鄉載酒氷溪上因遊岳祠醉作

葫蘆城下草平沙狼牙峰前溪吐花晴日踏塵肩野馬空林人語亂神鴉饑思火甕生燒筍渴愛山爐熟煮茶我老遠遊何所惜為君歡坐摩烏紗

次韻東會首游石龜山

一舸悠悠醉又醒溪山無語意分明龜身何日化蒼石鶴背有人遊紫清百榼須空看少後千金難買是春晴從端宋玉无騷絕游戲長歌復短行

寄趙子昂

溪上輕雲去若飛花間落石靜相依遲行自愛款段馬雜坐誰嗔短後衣江海於人元不薄風流如此欲安歸集賢學士吾兄弟近日音書亦較稀

亡友內翰趙公晦叔哀詩

振鷺庭中飣坐身行藏空寄轅蒲輪上來鬼泣荊山璞僎罷人驚骨外麟死肯扣閽排貴倖貧猶傾橐施鄉親平生一一明經術儒永依然世澤新

次韻答賁白

斗粟千錢不易酬海風吹斷寄詩郵誰家盛設蟹黃餅有客翻披狐白裘春樹自隨冬樹老官河長挾野河流隔生兄弟何須說來作城南十日遊

清華堂

人生隨分有清華萬竹岡頭第一家贊塹水溫枌荇葉粉墻風細欲梨花衣冠蒼皓迎如畫緗素朱黃積滿車從此儒林添膾炙老夫先借小詩誇

陸君采都目入閩

過閩漸近解閩吟公子來時夏欲深捲地翠棚榕樹驛漫天紅錦荔枝林官庖喬禾多珍膾野語啁啁有怪禽風物自佳難逗遛浙江歸棹待相尋

亞尹黃侯處四溫處婺三州

金華瓌秀抵仙都雁宕石門天下無眼見朱幡出雲霧手提丹筆洗焦枯海魚味爽休多食嶺馬程艱合緩驅定有車前投貫者幅巾麻褐是真儒

簡湯叉翁

六十三翁尚美髯今年添盡白毿毿心如晚路思家馬身似春笆欲繭蠶無事官曹容岸幘有時書快當清談風情最苦湯公子家世衣冠舊汝南

舒子俊見過

來往通家不厭頻青山心性白雲身陰林石溜風傳語霜月溪梁水寫眞歲儉魚鮭難猝致天寒烏鳥自相親燎爐新潑糟床響隨分歡留作好春

以家事付諸兒惟不得姑蘇陸氏女子消息

秪憐地僻少過從更許年衰脊髀慵行徒有時尋近局起遲嘗日到高舂鹿皮冠野頻頻戴鯫項疏粗欵欵供兒女團欒俱在眼獨憐無信過吳松

江海

江海三秋古鄮城山林百拙剡溪生歸來鄉國方爲客絕蓋交遊更畏名白帽管寧形態醜黃金季布諾言輕荒齋覓日無人事自作長歌寄好聲

兵後復還白岩山所舍作

脫命歸來意怳然餘生堪喜亦堪憐財逢亂世眞如土人到窮途始信天問訊比鄰牆壁後呻吟兒女夜燈前明朝又作安西計飯後誰家必雪田

鄞塘田家

經秋心事轉衰頹客舍山村病眼開識路牛羊緣坂過通家燕雀下簷來飢從野榼分蔬飯渴指鄰常貰黍醅世事百年誰較是醫公劓息直如雷

江村遇九日

去年九月江城角尚得臨風把一盃今歲併無黃菊看誰家更遣白衣來身猶是雁飛難泊時不如潮去解回還有南山會人意晚舟相對碧崔嵬

再寄曹居士

江海悠悠不爲名年深識盡世間情於人有信惟潮候去處無嗔是鵲聲新欲收書添累重舊曾學劍向財輕如何此日投閑迹又結精廬傍古城

兵後見三江口木芙蓉盛開

江上秋花無數生紅紅白白照江明當年茂苑看曾厭今日荒村望更驚泣雨羈臣愁去國歌風艷女惜傾城蕭條欲別那堪得移向東籬配菊英

遊西峯余兒時讀書其旁

山迴水抱西峯寺二十年前日日來一出居然負丘壑深栽還此逢風埃樵識面逢多問魚鳥知心見不猜家世剡人須住剡相尋未識百千回

結綺唐鄉貢丈置酒悟空寺見款

南宮通籍唐先輩白髮天寒海上洲五君已推華屋夢一尊猶及少年遊桃源有吏今安避銅雀何人死亦休秪羨龍鍾老禪伯倚欄無語看沙鷗

調責白

客裏光陰取次休燉寒一夜襲衣裘不須多畏趨宿日正好深悲宋玉秋紅葉舊題猶在手黃粱新夢又從頭餘粮栖畝猶閑坐山事輸君第幾籌

白岩山

漠漠溪風吹路塵白岩山下幾窮身秋深竹色老於樹晝靜烏群喧勝人何處人家藏剡錄有時行客裏唐巾平生笑殺禾翁子剛爲乘車棄負薪

絶句五言

班婕妤題扇圖

時情任銷歇閒思轉慇懃也勝山陰媪揮毫託右軍

子昂秋林行客圖

石稜稜而白樹悄悄以紅彼嗟縞衣之嘉客方策蹇以何之

五雜組

五雜組金花紋往復來官路程不獲已始歸耕

五雜組斑斕衣往復來反哺兒不獲已爲人師

絶句七言

張騫乘槎圖

數尺枯槎底易騎海風吹浪白瀰瀰如今市上君平少曾到天河也不知

呂氏六桂堂

年少奔馳有底忙棘闈閒署髮茫茫白頭鞍馬風沙裡聽說燕山六桂堂

周秀才惠猫

狸兒輕捷豹兒斑作勢擒生也不難剩覓形神欲相賀青奴黃妳夜平安

汪濟秀才飯牛稿

氷雪玲瓏汪太中吟詩十葉有家風天寒日暮江東道逢此蠻伸牛口務

蘇李圖

塞北中郎雪滿頭隴西壯士淚沾裘人生百歲能多少直至如今說未休

玄廟二道士俱以酒死

張顛好客月千壺余吃清貧逐斗沽二子若逢仙蘇會化成一對酒葫蘆

湖州

山從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麗地人生只合住湖州

其二

一飽懸天不待求幾人乾白少年頭君看滚滚東流水到海成淵始儼流

百鷺圖題陳浚卿

叢折荷枯可柰何西風吹影淨娑娑微君作此超搓趣一箇江天也厭多

因管張村嫂寫并書所見

老子來無一把茅居然得此好窪坳開塘謹避蛟龍窟伐樹須存鳥鵲巢

其二

頭白西來不買田時時却費買山錢一丘一壑吾歸矣待得田多是幾年

其三

男兒三十氣吞牛漏盡鐘鳴走未休不問征西并處士山中一棵土饅頭

百雁圖

近看分明遠欲無水天空闊好江湖幸然不入虞人眼又被閒中畫作圖

題番陽徐氏雙頭牡丹圖

天公幻化不經意雙蕚忽然枝葉同一似人間好兄弟朱轂錦韉蹈春風

陳公哲梅花百詠

梅下故人呼不應石橋溪寺水泠泠回頭聽得陳驚坐一似春風吹夢醒

其二

雪後西湖空碧波酒徒消散也無多白頭醒眼春風裡奈此梅花百詠何

張道士求橙林詩

地移淮橘多成枳人說江梅竟是柟蜀木似橙成底用盛時名字落江南

酬陳秀才

一春一百二十日日日開眉得幾人直與破除風雨去今年渾似不添春

賦董氏雙岐竹

山庄一對青青玉瀟洒天然同幹生說與人間好兄弟時來林下聽風聲

讀書有感

魯女悲嗟起夜深當年枉却淚沾襟如今已免鄰人笑老大知無欲嫁心

其二

最愛徐生欲避秦海天東去不通津絕知勝似桃源境男女同行五百人

題子昂照夜白

風前新解錦鞍韉雪色模糊霧色寒此物人間無處着千金祇得畫圖看

題蘇李泣別圖二首

弓疲矢盡三千里節旄不守十九年流落天涯有離別當時誰擬畫圖傳

其二

沙雲如雪雪如塵握手相看語語真多少世間無淚面一生錯笑隴西人

馬浩秀才携秋日海棠詩見過

山城八月有春風一樹嫣紅淡又濃縱使失時無態度也勝茉莉與芙蓉

奉化城西三溪口

青林白石三溪口斑鳩黃梅四月頭正好清遊誰領得幸無公事且歸休

題趙子昂蜀山圖

百折雲顛路僅通無名怪木淡青空相逢無問秋江客不是巴中是劍中

其二

白石青林底處無侵雲亦有小屠蘇枯花飛盡不歸去擇汗江城有畫圖

九月西城無淵同陳道士衞上人

仙翁面帶江海色釋子口融冰雪場同是西風未歸客燒香煮茗作重陽

其二

巾衣三客不須同泉石相看我亦翁宜惜一軒秋爛熳芙蓉
池上木犀風

西興馬上

去時風雨客匆匆歸路霜晴水樹紅一抹淡山天上下馬蹄
新出浪花中

贈屋西小陳秀才 名公韌余字以無過

年少飢寒不足憂笑談有味自風流等閒輟贈兩兎穎待看
修成五鳳樓

其三

毛錐自是今無用鐵硯還知古可穿不惜日抄三萬字勝儲
百畝刻中田

胡蝶

春山處處客思家淡日村烟酒旆斜胡蝶不知人事別繞簷
閒弄紫藤花

夢中作

晴霞冠領朝紅潔新漲連空眺綠酣惆悵春風倦游夢木蘭
亭上望淮南

入杭

曾江白酒楚江飯處處當年客似家垂老重來舊相識春風
只有野桃花

題東玉師府所藏瀟湘圖

少年兎毫底曾聞多在江湖烟水間今日精藍方丈地倚窗
眠看洞庭山

灼艾戲呈阮使君

鬓毛秋後轉漂零愁坐窮簷歷灸經得似書堂歌吹裡硫黃
鍾乳按娉婷

水墨梅花

江海歸來見似人離披猶自少風塵何如淡月山莊夜百幅
清溪亂寫真

贈陸相師

江南江北路漫漫七十九翁能往還今代貴人容易識臥龍
不在草廬間

題伏生授書圖

白頭不死見時清子女相依解授經何用生男作鼂錯乃翁
一語不曾聽

題江干初雪圖

斷樹寒雲古岸隈漁翁初撥小船開看渠風雪忙如許還有
魚兒上釣來

銅山寺口初見梅花書寄何則顏二首

吳歌楚舞送年華憶着終還不似家今日春風吹夢醒銅山
寺口見梅花

其二

沙蹊石棧水涓涓折得梅花費兩年更與何人說瀟洒香中
行坐水中眠

戊戌清明杭邸坐雪

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是梨花雲是柳馬婆
巷口過清明

四明山中十絶

鴈飛不斷楚天長雲路霜林級級黄何處人烟有墟落北風高壠散牛羊　右楓樹坑

山深不見焙茶人霜日清妍樹樹春最有風情是巖水味甘如乳色如銀　右茶焙

小横欲盡大横來萬壑千岩洶湧開聞道洞天深幾許紫雲深處有樓臺　右大小横山

亂雲穿盡得平蕪一段氷寒碧玉壺猶是春風未相棄山前吹長萬龍鬚　右北溪

洞深烟樹碧氤氲只采靈苗不采薪聞着蹤由多懶說相逢莫有姓韓人　右韓采岩

怪石驚湍吼不休時時巖客飲寒牛誰知此水明州去漫作琉璃萬頃秋　右春廣溪

七里黄泥紅樹岡西風果熟一村香居人只道山深好三百年來是戰場　右木蘭

仙在人間不易尋當時已道是山深可憐尋表標題處夜夜猨啼楓樹林　右仙山

兩頰稜稜額下分更無坳處可藏雲西風悄奪行人眼贅參滿山鋪錦雲　右羊額嶺

劉郎一去杳無蹤水白山青只故宮欲問岩前老松樹人間禁得幾秋風　右白水

題趙大年蘆鴈

寒更索索警霜叢兄弟當年意自同猶是江湖太平處未妨沈着卧秋風

謝隣友陳仲學秀才惠王芩苗二首

坊州杜若自堪羞沛國青粘亦懶求那似一叢蒼鳳尾等閒收味古甆甌

其二

君家自有龍鳳藥種在青青竹素園此物但堪供暑飲肯來相就說淸言

瑞上人求詩

實彖山中源悟師布衲百結面如凝十年相憶忽在眼談笑甚似仍耽詩

其二

源公作詩可怜生亦有設設山林氣見說手妥妥緑素霜頰黛頂照人明

茅齋

紅杏園林雨過花遶階深草亂鳴蛙春風不問茅齋小自向階前長筍芽

感舊歌者

牡丹紅豆艷春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

蕭照春江烟雨圖

波痕如樹樹如烟更是春陰小雨天何處得魚何處醉筍皮蓬底解蓑眠

西塞山圖

空中生業寄魚蓑雲是親情水是家使有蹤由無處覓春風岸岸野桃花

李元中秀才歲晚游諸公間
愁中得醉何曾醉夢裡還家不是家輸與山行窮學究一笻
一笠看梅花
丙午清明日青塘道中
三里五里沙路平一番兩番溪雨鼓無奈春風動人處紫荊
青李滿林生
桃花寺石臺
臺前藤蘚碧交加臺下清流直又斜行得丹成知幾日春風
隨分野桃花
有人示山水畫卷以為元暉作求詩
硯山山下小林荒文彩斕斑今亦無一塢亂雲濃似漆春風
吹夢過西湖

題孟浩然霜曉吟行圖
霜風颯颯撓吟鞍童僕驢愁作詩難便使玉堂曾過去朝參
更是五更寒
荀陳聚星圖
州里相過未厭頻居然蹤跡動星辰當時多少輝煌者不畫
諸公畫此人
梁楷畫雪景游騎圖
聳肩攢蹄一騎輕衣韋帽白漫漫紙應田舍騎牛者無此
風沙踏雪寒
過姑蘇
水天彌望接青蕪雲氣漫漫近又無一色好風三百里挂帆
安坐過姑蘇

五雲山圖 子昂夫人管氏作
林麓深掩翠巖一點漁舟帶晚還但得身閑無俗仰人間
處處五雲山
雨中過泉教張子開名先過
平生刻意十八九短策還經隱者居一曲好溪山起處數聲
疎雨雪初來
其二
衣冠顛倒看休怪筋力過從我有餘却笑秋風洛陽援得歸
猶望食鱸魚
次韻答鄉友近況六首
十百飛鸞接屋山蓼花淡白菜花斑村園富貴誰消得更看
溪南眾牡丹

其二
炊成日影三竿直曬起溪流十尺高懵懂不知何歲月山風
吹白鏡中毛
其三
祝雞歸後放牛初小立溪渠看打魚漸喜村鄰盡相識向來
朋舊却與書
其四
劉源田舍誰能識只此桃源有路通草長岸漫漁艇北月明
人語紙窗東
其五
三間茅屋教兒園旋學栽桑又一年村酒沽來頻得酒山歌
出口即成篇

其六

舍南舍北種田郎唱得田歌曲曲長莫學倚衲遊俠輩茜紅袜襯臂鷹蒼

送陳養晦謁閬風舒先生四首

嚼雪餐冰二十年空山日月自風烟從君識盡披詩法不透鄭岩不是仙 鄭岩山名

其二

大篇無法須自帶小語有益最難尋秖令人嫌此老譊後來追憶直千金

其三

大冠褒袂走紛紛對面可容三斗塵便令眼識天下士此子已勝尋常人

其四

無詩莫入閬風里到却閬風那有詩拾取松風作新曲歸來時向夢中吹

同曾叅守賦寶化鳳花二首 曾名鋭字晋之

花開難得年年看任近須還日日來古壁危欄自顏色不煩高築鳳皇臺

鳳皇不出幾何年莫怪山花借杜鵑一樣春風好毛羽回頭曾管蜀山川 蜀以杜鵑花爲之

過鄭山祠塾作

滄江城隔三叉口白日弦歌數畝宮猶有祠官舊楊柳向人離立管春風

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終

剩語二卷

（元）艾性夫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剩語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是集散見永樂大典中、或題曰艾性夫剩語、或題曰艾性夫孤山晚稾。而不著性夫爲名爲字、亦不載時代。今考江西通志、稱撫州三艾。叔可字無可、寔可字元德、性字天謂、皆工於詩。性國門教授、執經者盈門。著有孤山詩集。與永樂大典所題孤山晚稾相合。吳澄支言集有高彥妻艾氏墓誌、稱爲咸淳貢生性夫之女。習見其家儒教、屢以易其夫云云。與永樂大典所題艾性夫合。疑江西通志本作性夫、字天謂、傳刻脫一夫字也。考集中有謝枋得輓詩一首、則性夫元初尚存。又曹安讕言長語、稱於成化五年、之元江署學、一家多藏書內一詩集乃江浙道提舉艾性夫作、貫酸齋作序云云。宋無江浙道提舉、蓋其晚年已仕元矣。性夫雖講學之家、而其詩氣韻清拔、以婉雅爲宗、迥不似宋末有韻之語錄。五七言古體筆力排奡、尤爲擅長。曹安稱其七言律太辣、五七言絕歌行語多關世教、併稱其銅雀硯樸滿吟臨邛道士招魂歌三首。所論頗爲得實。謹採掇排次、釐爲二卷、用存其概。至原書本分集編次、其卷目已不可見、而永樂大典內題作剩語者較多、今故用以標名、不復更爲分析云。

欽定四庫全書

剩語卷上

宋 艾性 撰

古體詩

感物

中園植佳橘揷棘為儲胥橘根陽未萌棘枝已扶疏終年高且深勢盛凌橘孤豈以雨露偏良由習性殊非類不可依橘其防厥初

老牧殺群羝長鳴度荒圃眈眈黄於菟怒攫連四五弱肉強之食茲事由來古天地果好生生羊勿生虎

溪翁擷佳草日恐饑其魚霜枯野水落獺獺搜無餘翁歸來羹人寘彼溪之隅責以警長夜翁計何其愚

有山莫栽桃有地宜種竹此竹豈不佳清陰蔽茆屋朝有孫鳳翔暮有白鶴宿桃花艷春風蜂蝶趁庸俗花謝不復來相媢一餉足

古意 六首

折柳繫離船船行柳條短賴有枝上花飄泊隨君遠

采蓮莫采花采花損空房留房結青子種作明年香

匆匆采桑女花雨濕衣袖春風十二絲生世未觸手

浣衣輕浣布布縷不如絲絲堅猶易穿布弱從可知

佳人買明鏡意重輕千金結以雙羅帶欲照蕩子心蕩子游不歸鏡影春雲深

賤妾燕子身銜泥來君堂遊子黄鵠志辭家猶南翔采花為誰容蘘蘭為誰香安得小心風寄子遺明璫

雜言

蒼梧閟弓劍河闕無祥禽魯叟已長喟矧敢求之今匪匪遭旬人伯氣方汶汶紀年侈嘉瑞作物識何心隱顯殆偶然豈必關韶音黄河千丈渾歲月亦已深埼首不可俟角里芝山陰

勳華不益世揖遜無餘傳緜彼秉輿律佳兵豈其天履霜一何微坤冰一何堅誰謂知幾人尚俟覩伊川斧家了不公正閏雜紀年豈擬王仲淹而愧魯仲連

燕趙多佳人珠華銜天街鄭魯有游女折柳弄青梅春

風趣姿媚語笑爭排徊幽閨有貧醜修潔不自媒縫布
以為裙斷荊以為釵飴汐事機杼蓬沓家烟埃雖將好
德心為爾停漸臺

枯桐斲山骨絲以冰蠶絲信指於孫桐悠然造希夷徬
以寄吾歎抑以寫吾悲悲歡生我心無庸他人知我若
有黃金不鑄鍾子期寄語伯牙翁絕絃良可嗤

牧童

椰髮吹松陰担腹睨岩石細雨整短蓑斜陽掀長笛林

花艷兩皆快草暖豐腋歎歎跨牛歸蒼山暮烟碧

題東坡蔵浮翠石

空洞如虛拳擁腫類奇癭槎牙老樹身相依以為命智
士能用屈榴皮勝毛穎先生倒啗餘此正入佳境

憫盆松

物生天地間細大各有容偉哉霄漢姿厄此盆盎中嗟
吁爾索駝局促吾蒼龍驍兮顧我笑可憫莫獨松

猫犬歎

飯猫奉魚肉憐惜同寢處飼犬雜糠粃呵斥出庭戶犬
行常低徊猫坐穀箕踞愛憎了不同拘肆固其所虛堂
夜投攬忽報犬得鼠問猫爾何之翻覆竊盜脯犬雖出
位終愛主猫兮素餐焉用汝

答釋子問詩法

汝家有子蘭詩體能入選爾後島可筆往往以律變選
律固無擇語意忌庸淺大音尚和平至味貴悠遠歸歟
事斯語妙理千萬變歐稱九僧今不見退之擬過紅樓

院

劉門過低移後從此

諸公賦東園瓦銅雀硯甚夸余獨不然然蘇長
公詩銘梅都官長句皆爾如謂舉世爭稱鄴
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頌不作驚喬飛乃有科
斗情入用固為貴論古難與并之類是已敢
併為之反騷

臨洮健兒衷甲衣曹家養兒秉禍機迄夫妄作九錫夢
覓蛾敢學神龍飛負將而趨不遂死葬臺尚欲儲歌舞

但知銅雀望西陵不覺妖狐叫墟墓分香賣履吁可憐
所志止在兒女前竟令山陽奉稚子出爾反爾寧無天
陳留作賓向司馬色羞更出山陽下國亡臺廢天厭之
何事人猶拾殘瓦古來觀物當觀人虞琴周鼎絕世珍
區區陶甓出漢賊刻可使與斯文親歙溪龍尾誇子石
端州鸜鵒眼真蒼璧好奇不惜買千金首惡寧容汙寸墨
書生落筆驅風雷要學曾史誅奸回請君唾去勿復用
銅雀猶在吾當椎

天下第二鐘歌鐘在弋陽真如寺破廡下其誌
｜天聖二年也劉石扁曰天下第二鐘常書江
｜南徐銘書筆力皆遒勁可愛不知第一竟在
｜何許而此又瀕於埋没可慨已因歌以遺寺
｜僧使屋庇之
瀕江破寺如膠舟大鏞露立寒颸颸金繩鐵紐作斷綆
土花苔碧生欒頭我來摩挲敲歲月僂指落落三百秋
想當營度欲鼓火野鬼夜哭山精愁鑄之以紹咸六州
之鐵纍之以景升千斤之牛載之以長河萬斛之艫貯
之以齊雲百尺之樓風高一撞撼天地世更幾變宜追
蠡眼中驚見已無雙天下才稱為第二庚庚古扁磨蒼
珉徐郎妙墨吹玄雲聲光暗啞盡埋没宇宙顛倒方紛
紜昭陵石馬化為土于上蒲牢幸存古山僧作屋穩葢
藏他日岐陽求石鼓

題危見心所藏陳常菴水月障及松鶴蘆雁各
｜一首

陳郎筆勢并州剪十幅生綃秋緑遠老蟾欲作騎鯨遊
推墮玉盤波底精謫仙濡袍窺采石東坡醉客歌赤壁
兩翁已矣愛者誰我欲扁舟擫長笛
墨池幻出虬龍蟠徂徠山頭烟雨寒胎禽獨立衣縞縞
骨瘦西風拾瑶草靈根琥珀三千年紫皇勑賜青城仙
來軒竊禄正自惡何似歸來一邱壑
風吹黃沙石磧冷霜葦無聲弄寒影兵塵隔斷衡湯雲
漢縢捲送瀟湘景蘆花雪老菰米秋芙蓉露下天悠悠

阿奴呼起字不斷寫出萬斛江南愁

贈福希範遊

伽棃點破長離綠鮮香悶信黄梅熟節雪笠雪霜色寒
法字歸來詩滿腹春風破曉來打門行矣廬山與天竺
天空雲遠意未盡却上天台恣遊目吾聞天台石橋清
如竹千僧萬僧畏涉足請師了此一大事一洗世間凡
眼肉浮杯試罷海風高歸就梅花結吟屋

贈后山僧謙自牧遊

為僧不遊臨覓鵬遊不名山沮澤蠢見山無詩僧亦俗

詩不高古猶無詩吾謙年少鍾老氣發根有斷撥雲去
歸來笠雪兩肩寒已覺囊中有佳句一枝瘦杖萬里心
策策尚欲窮幽尋湖光山綠上下竺谷花漢月東西林
我亦愛山行不得把酒高歌壯行色為語春風九里松
題詩野送今頭白

歎屨詞

履穿無下歎東郭桃椎尚欠居士屨是誰業屨捆秋芒

絶勝綉梭使行脚花泥溶溶草露濕山石齒齒苔烟碧
江南林壑天下奇不識春申珠履客

臨邛道士招鬼歌

錦襪生塵脫紅玉瓊蝸夜抱金蛾哭芙蓉露瘦寒花鈿
鸞鶴樓空冷銀燭輕霧小屏橫紫簫彩雲容淚青霞綃
桂心沁入瑣子青燕宮貝闕天都迷玉床骨斷心欲死
獨抱秋衾燃香髓方瞳白朗青简書寫月騎風浚瑤水
瓊樓岩户笙霧香紫蘭結佩紅薇裳雲車仙子不可識

芳卿寄謝眞荒唐蘼蕪不欽啼寒淚不悟齊人少翁詭
安得天工蓬萊宮却着人間馬嵬鬼

別雉詞

郎從江上買行舟妾對江楓生晚愁雁雲不斷楚天碧
望郎怕上水邊樓
渡江桃葉郎莫歌巴西竹枝愁更多黄塵百丈水花黑
把酒勸郎無渡河

丫頭巖詩載墻壁間無慮數十百首形容盖有

丨畫之者矣鄉復寄興以俟採詩者擇焉
色盛人自憐色衰人見棄人心不可憑女色焉足恃未
笄化爲石不願從夫壻厭華善質如梁鴻布衣操臼當
相從君不見漢家天子劉文叔郭后容衰亦遣逐何如
山頭化石不嫁老亦足
女色無醜妍入宮皆見妬蛾眉等昜蛹嫉笑藏刀鋸未
笄化爲石不願長門去國風直待歌螽斯委身事主妾
不辭君不見趙王如意今日死明日佳人亦投厠何如

山頭化石千歲老無子

題曾達臣草蟲

蝘蜓走昂頭螳螂怒張臂走欲捕生怒欲制筆活能䖍
兩虫意無人飯汝金沙紅糜肌粉肉牢守宮艸間敢爾
誇豪雄捕蟬幸脫黃雀舌輕鬪懸知腰股折力微謹勿
當車轍

書馬使君所藏艸蟲

晉陵草虫妙天下一幅千金不當價誰將此本送使君
蜂蝶數筆疏一根此疏雅淡無色香嗟汝蜂蝶空踈狂
人間桃李千萬樹有翅奈何不飛去

山谷跋楊妃齒痛圖謂多食側生致動搖其左
丨車是詒不然因爲翻秦天寶遺事云時羅公
丨遠進藥明皇自和飲妃故併及之

蜀帝化子規啼血思還家玉環苦微疾寄汝呼痛牙物
類相殊或相托悲鳴一夜梨花落三郎玉枘已成塵半
乜金罌誰和藥紫駝翠釜不生兵何與涪南新側生人

間極寵皆兆禍莫把妖魂幻飛鳥平生誤識安祿山馬
嵬欲死先齒寒

雁塔

君不見春初淮白魚秋深黃雀兒川潛山泊誰得知穴
身不幸甘且肥宮饕弗渠救竟作一網打頭覷千百奉
苞苴猩紅熊白風斯下吾生亦何好獨坐味腹厚急符
星火督虞人覆巢空類無遺噍寧逢江南射生手莫遇
雁門饒太守

荷葉

愛蓮盡愛花而我獨愛葉水仙剪圓碧萬柄相倚疊風掀翠盖擎露浥鮫珠萆（睢）不必滿川紅香氣自薰淡亂魚蓬凉影鷺鷥䏈別業潔可包龍緘貫客之飯清可製三閭修士之衣大可載太乙真人之卧高可盖桐江神女之歸醉仙捲作碧玉盃歌姬携來綠雲扇有時聽雨隔窗眼湖聲十里錢塘晚

題葉氏分綠亭

山亭種花厭脂粉純種芭蕉三百本一心生意展不盡四面蟠根培自穩捲舒風日閃飒翠洗洗清陰浸窗戶煩君淨拭湘竹床著我横眠聽秋雨

棠渡初雪

雪風吹凍冰人鬢老梅看花明樓雖黃蘆蕭蕭白雁落野樹歷歷青棲啼棋亭有酒味苦短地壚濕新烟粗煖五陵狎客不下樓紅金大鬧玻璃盌

古鏡詞

人生兩瞳子爛爛岩下電見盡天下人不見自己面古莪容成僕作我眼外眼我老得君照君老還我見蘚花繞背字痕青彷彿陽冰八分篆神光一點未埋没尤物千年幾流轉君不見揚子江心水如練年年鑄入凝陰殿後來血染江水渾至今端午人閉門

次韻璜翁四時村居樂

欲晴欲雨天溟濛林塘淡蕩摇春風遊絲落絮鬪飛舞野花芳艸爭青紅南園北園桑柘綠村前村後啼布穀

蠶姑把葉飛絲多田翁拜社祈年熟

藕花分房菱出角瓜實纍纍蔓籬落稻田水多翁不愁日抱筠筐晒山藥清溪濯暑生布裳石鬲煮透山泉香淮南老屋頗宜夏草窓危枕松風凉

雁雲漠漠梧桐秋風露颯颯生平疇芭蕉葉黃夜氣濕老蟀屈曲行蝸牛林外炊烟暗青樹墻頭凉月鶯嘴杵柴門犬吠人語多刈熟歸來碧天暮

黃雞懶啼霜月低青羽亂啄梅花飛鳥犍怯寒不出圈

白犬耐凍時穿籬老松墮枝供武火枯蒲織席遮窓破
一窩莽滕煖即休不問甕中天幾大

木綿布歌

吳姬織綾鬬花越女製綺五色霞犀薰麝染脂粉氣
落落不到山人家蜀山樓老蝎蝌子種我南園趁春雨
淺金花細亞黄葵綠玉苞肥壓青李吐成秋蠒不用繰
回看春茵真徒勞烏鎩鋸滑脫茸核竹弓弦紫彈雲濤
接挲玉筋光奪雪紡絡氷絲細如髮津津貧女得野蠶

軋軋寒機緯霜月布成奴視白氍毹價重唾取青銅錢
何須致我爐火上便覺扶繚春風前衣無美惡暖則一
木綿衆敵天孫織飲散金山弄玉簫風流未遜揚州客

題雲錦劉從甫水竹雲山亭

玻璃冷浸清湘玉白衣暖護秋屏綠淮南公子有勝情
收拾西美歸吾亭問君亭中更何有解事家人頻送酒
客來醉賞不得歸拍闌朗誦亭中詩

解碁

兩雄相持機不發一着輸先智相軋退守皆虞虎穴空
通和不肯濡濡割危枰已屬墮甑裏巧勢爭看強弩末
疲思嘿嘿見神寂容運茫茫天地瀾悍鷸蚌鬬不暇啄
駿馬爭馳各忌秣增貪賭既砍高峯豈免迷離思遠脫
死中求生背水陣灰冷後焚餘燭跋白登僥報沛公走
鬭興俄闌趙師活傍觀駭服算入妙對局虛驕氣方奪
人生勝負何可期生逢難欺死諸葛推枰一笑拍闌干
滿袖松風涼滲滲

題陳摶題壁圖

長松梢梢老烟霧瀑泉飛落千丈布樹精搖手不敢呵
雖是仙人熟眠處蛇未死驚起來風吹野服冠崔嵬
雙鬢睪睪磨老尻墨汁渭渭翻莓苔一翁攜彗供掃壁
一翁聳膞覷落筆欲寫未寫方昂頭野趣含秋正蕭瑟
先生壯志神龍驤欲跨八表提天網市衢呼酒沃俠客
豈肯老死蒼山傍忽來驢上聽鳴鏑中原王氣開皇極
心事西峯一首詩真人自在陳橋驛

酬春湖史履庵惠四皓圖

有客有客吾春湖踏霜打門呼老夫寒溫粗了不暇坐兩手奉我商山圖皓首龐眉目如漆千古高人誰畫出蹤行大字各題詩頗類浩翁老年筆綺里季夏黃公春風拍浮酒兩鍾仰天但覺宇宙窄麈塵一掃歷凡空東園甪里更蕭散石骨茶爐風日晚琵琶不作兒女悲橫琴靜送飛鴻遠周家遺民方避秦留侯眼高識天人翩翩小出莫危社落落高舉連青雲感君持贈慰枯槁玉

雪輝輝見諸老何當乘鶴參翱翔風露清涼咽瑤艸

浣紗曲

浣紗如妾心皎然照冰雪秋聲入絡緯烟烟織霜月裁衣嫁作梁鴻婦白髮相看如此布不學西施矜媚嫵粧成欲覓君王顧忘却土城山下路貪向銅龍漢邊住明朝吳騎猛如虎獻入娃宮作俘虜含羞短製衣楚楚忍學翩翩鶴翎舞土城山西施浣紗處

田家詞

大兒荷鋤去疏麻小兒提筐來采茶翁自決水灌秋芽今年續食不可望一夜老風搖麥花

昭君出塞圖

長門竊遍泥金帖春風暗老如花靨臂紗尚護紅守宮妾命君恩盡如葉一朝結束嫁荒塞一馬前導五馬隨老奚並轡相笑語雙袖自抱琵琶啼邊風吹碎心如夢雲長只有孤鴻送早知氈帳是羊車却把黃金博青塚向來玉鎖搖銅環咫尺不得窺天顏祇今墮在萬里外

日光那到祁連山女色自矜還自悞畫史欺君君莫愁甘向匈奴作婦翁而翁首禍羞千古

與裱軸工鄭老

君不見世南人間行秘書撐腸拄腹摟不枯眼空千古不留物更用芸香祛蠹魚又不見王家樓上五百車錦奩玉軸纖紅牙夜生光惝射東壁神鬼錯愕相驚嗟無形之書不復見有形之書今亦鮮吳儂鞭馬馳京塵何曾著眼鵝林人弓刀自帶封侯相黃金不博青藜杖請

翁少待三十年怕有米家書畫船

舊有歙硯雅宜墨鏡賤號于陰以亂亡去十餘
年矣忽見之村學堂中睨視間有艴然持之
却走者如恐予之取也因作此以遺硯

米顛吐綠寒玉蒼老龍唐角玄雲香半生食汝充飢腸
正爾悒悒傷弓亡一日到眼驚餘皇欲呼未見誰竅長
庸奴自愧取不臧艴然持之走益藏嗚呼得失安可常
我不善保遺渠殃苟能藏之殃而祥但隨牛後失所當

枯竹尚作神龍驤安得石精變化飛墮桑君傍塞翁失
馬心清涼

雪吟效禁體并去一切熟事

羣仙碎剪明河水須臾變換人間世重陰漠漠不分天
萬里茫茫更無地回飛慢舞忽交急清壑汙渠受平施
虛光眩轉混晝夜終日縱横絶穀氣埋深蟻屋火無功
捲入空簷風挾勢無同那得羽相似惘見惟鷺犬群吠
調和稚子割蜜脾澁縮山翁鳴瘦齒禿蒼補雀花兩眼

戲客捏獅紅十指徑須醉賞臘前三紛紛盡是明年米

題陳所翁為葉半隱作全龍邀同賦

鰯虎飲江供曉汲麈尾拂屏翻墨汁窯雲黮黮扶天來
黑風冥冥吹海立濤奔浪駭逐神裢驚起蒼龍九淵蟄
鬚髯怒揮霜戟寒鱗甲光搖春雨濕身蜡遠勢欲萬里
吻渴滄溟歸一吸借綠汗背葉公走祇合庸奴事供給
所翁湖海陳元龍小傍皇華在原隰酒酣作畫特餘事
大手能旋倚天笠只恐通神風雨急抉破天門夜飛入

明日山翁倚屏泣

題趙大年奉議小景

江頭古樹片葉無槎牙老龍爪角枯風含雪意天欲晚
凍棲不動鴉鴞滿翩翩四翼來何遲睥睨欲泊無空枝
寫生肯活意獨到明朝嘈雜聽鑠噪

煎後山峰上人新茶

揀芽穠穠鷹爪黃活火濺濺魚眼湯掃花帚地白日靜
穿簾透戶春風香喚醒松根渴睡漢五更清夢從渠短

泠泠灌頂欲通仙稽首法雲甘露椀

蒲席歌

君不見象床金縷黃龍鬚翠幃茸毯紅氍毹凝香熱寢環瓔姝美物作悉常須臾能令王孫泣臨隅富貴不到山中臞霜空雁落寒陂膚西溪女郎織春蒲作席眼眼涵清脥髮僧方丈供橫鋪蒼烟翠霧不可摹摩挲涵厚便鶴軀高眠躹躹忌朝晡遠夢颯颯生江湖樹粲竹榻蒲為徒覩美不足妥有餘更生九節壽老夫百年與爾

同卷舒清風傲兀超凡遼

嚴氏古琴

蒼梧孑劒俱塵土一片枯桐尚傳古有絃獮入碧雲寒彩鳳應來獸應舞物真物㬪不必論立名幸有古意存南風不作民正愠我欲抱渠招帝魂

詩雨積烟山之龍潭有應

神錽兒鑿深無底誰敢燃犀照秋水蒼生望霖龍不起蟠虬變心聒龍耳鱗張尾戰珠脫腹仰天噓氣陽侯哭銅瓶倫湫未及屋黑雲崩山雨如竹

射虎行贈張生

深村落日啼寒烏中有十數黃於菟飽吞猘狗未足醉時失行客驚相呼蒼髯老翁百夫勇蹶張強弩金僕姑潛機夜半發栗矢黃鬚白頸殲其渠寢皮食肉爭賞快入穴取子無留餘嗚呼山中猛虎今已無人間苛虎誰驅除老翁負弩老脚弱此虎咆哮角而鼻

題明皇醉歸圖

金車山重半難挽五花嘶出長春苑大官供頓宴驪山三郎沉醉歸來晚酩酊馬上扶者誰秀眉照眼兩國姨紅杏托臂手亦軟三馬相倚不敢馳黃門擁導盡端美錦衫繡帽春風起醉醒尚恐需餘尊捧把玉卮行偃止最後一馬壽王妃鸞肩夾侍斐瓔姬酣酣嘿嘿意自遠恨不醉我漁陽兒圖陳無逸今妾有却作醉徒供畫手昭陵百戰大山河涼州幾甕葡萄酒

[illegible]兒餧嗔郎罷妻寒愁素砧唐眉山詩也

父天不可嗔夫君不宜怨要知古聖賢貴在素貧賤父
常煮字不成飲夫常織文不成絹衣麤布衣皷𥝩覓去
耕原上田栣種陌上桑穫雲秋穗重練雪春絲長汝溫
汝飽官征忙翁出校書為汝償

賦壬一煙孫破硯

山翁手持青石骨疑是元賓瘞中物文脉挾練應不然
中裂何由半存沒水池既決不可隄鏡面已破那能規
達人不必顧墮甑好事大率逢彝碑寒蟬飽飲供晚滴

盡了山中病磨墨大和磔裂三千年何處人間有完璧

與圖書工羅扁翁

木天荒寒風雨黑夜氣無人驗東壁天球大玉生土花
虞歌魯頌誰能刻翁持鐵筆不待用小試仰材蒸栗色
我今白首正逃名運與黄楊俱受厄藏鋒少俟時或至
精藝終為人愛惜固不必附名黨錮碑亦不必寄姓麻
姑石江湖詩版待翁來倩與鵝林讀書客

剩語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剩語卷下

宋　艾性　撰

今體詩

杉樹牌晚憩

倦童呼不諾久客坐長嘆野色歸烟暝秋聲入雨寒閑
人江樹老經火路牌殘近郭魚羹飯招呼作晚餐

客歸

髮僧行脚倦歸討上心忙秋老蟬聲短江空雁影長乾
坤無了日霜露感殊鄉遙想梅花未還家定雪香

過石泉寺

蘚壁作烟畫石泉掠古琴藤多山木老僧瘦道根深白
鵲隨人飯青猿抱佛吟經過恨不數帶雨度遥岑

雪晝

雪盡孤峰瘦家貧老夢寒舂聲迸影動歲節五更殘努
力三餐飯滋身九轉丹時危從道長不敢棄儒冠

吳種柳柱教鄉復奉答

天地窮東野江湖困子長逢人變白眼衔俗小紅裳福
句傳楓冷新吟帶柳香還能相料理亦足慰淒涼

平塘陶使君挽歌

今代平塘老前身靖節翁死知隨物化貧與不官同
仕國棠陰在休亭蕙帳空容人方竹馬楚些已西風

飯客

菜剪春時韭羹羞晉代蓴家寒多食淡客好不嫌貧一
夜小窓雨百年華髮人明朝未須去老別最傷神

謝呂雲叔餉墨

蒼蒼烏玉笏歲歲到山翁君眼何曾白吾顏自覺紅一
生磨不死萬事寫成空回首柯山路淒涼不復東

丁亥冬大雪十數作鄭清磧以苦寒吟見寄

十雪勢未已一冬天積陰背風留更久入夜落偏深未
椽建冰柱天花幻玉林遥憐五峯老尚寄苦寒吟

病中即事

支身惟首健隨事與心違病久藥爲飯寒深火是衣棲
窓看日度遠夢傍雲飛可比梅花瘦呼童試折歸

正覺僧榻

贊公分半榻卧近竹西樓四壁寒蛩夜一山黃葉秋夢
隨三鼓動月尚半窓留零亂芭蕉影禪衣爛不收

哭林止菴

止菴諸老行今日九原人頭爲談經白家因好客貧欲
銘負曜基未哭廣成真俯仰南湖月瑶琴鎖碧塵

日永

日永駒難過庭空雀亦無花梢蜂出子草破蟻行于蒸
葉露寒芋水光天影閑下簾便道靜烟篆熱茶爐

癸巳小朶

古在貧何患脚清瘦不妨天心半夜子道脈一分陽山
色春秋老梅花天地香半爐煨芋火意味頗悠長

盡日

盡日坐谷口看雲出柳頭蟀聲偏占晚菊色欲尋秋江
碧水心淡葉紅溪樹愁乾坤萬古流轉一虛舟

次韻秋心

短髮白已盡實花黃到今秋清山見骨年老樹留心獨

鶯雛憐恐虛落大雅骨笑鴻不知處引聯吞雲深

秋陰

老蟬吟漸懶愁蚓思無窮數點菊花雨一溪茅屋風苔

衣秋升絲楓織曉山紅急索鵝來補寒先及老翁

番城晚眺

獨眺秋逾遠孤城日漸曛地平浮楚澤天闊見吳封風

靜漁歌合波搖雁影分未應陵谷變不得問番君

道中

共僧分晚供呼渡立橋東雁背西風緊漁梁落照紅雲

添踈樹影葉補敗船篷舊日津亭酒黃爐蔓草中

覓宿村溪遠逢人面目生習移多假情氣熱鬧呼鷹天

闊秋陰重風高夜柝驚遲明懷宿飽股慄履春冰

有感

江漢七雖樹山林困蹊蔡頭顱春雪重心緒晚雲低掛

樹蛇留蛻踰垣虎印蹄遥憐伯勞燕碎地各東西

謝吳子與惠詩

解后西風野菊黃別來冉冉歷三霜未償詩債如山重

曾結交盟引夢長老病終年親樂裹清談何日倒書囊

聞君讀罷多娛樂萱草春深棣萼芳

冬夜抄詩作

筆債窮年老髮僧硯寒運復夜敲冰西堂夢後無靈運

夔府歸來有少陵諸老文章凡幾變千年風雅欠中興

矮窓燭暗成惆悵忽見梅花月一稜

送客至靈谷

仙林路細出山腰靈谷峰高入紫霄立石借為題字壁

倒松困作渡溪橋雨花濕地人歸晚烟草迷川馬去遥

記得玄都種桃處黯然分袂各魂銷

重贈星翁陳跛子

拄杖蹣跚鬢雪明向來小范亦分襄十年不見疑先死

一旦相逢似再生儘亂亦收詩卷工長貧猶挾命書行

試言何物妖星照是處青山白骨橫

舊廬燬于亂十年矣吾老他寓每不能再葺戊
丨子冬良與聚芸人之資自搆小堂因以勉之

舊址相傳五世昌寒蕪忍墮十年荒老吾衰落空懷土
幸汝辛勤自肯堂袖裡莫忘無恤簡牆頭猶有孔明桑
地靈舊日鍾文氣且要扶持此脈長

桂花

秋樹婆娑風露涼老蟾落子種虛堂胚渾天地中央色

漏泄神仙上界香貧裡忽驚添粟滿老來不動買花狂
帶愁莫上黃樓去歸隱淮山興味長

酬儕僧惠古杭蘆管兔毫

黃蘆笠澤剪秋雨褐兔中山俘飽霜千里能隨雲衲遠
數君肯顧草廬荒無情書傳方高閣何處歷堠有畫牆
留與青翁修譜寒花吹入墨雲香

義馬塚

許得寬伸意始休做惟埋骨幾經秋獸心猶辨死報主
人面却甘生事讎作傳自應班豫讓論功何止及留侯
世間義字無人識寫在荒邱馬塚頭

題艾溪溪且嚴州學宮前余始祖實溪上人靖
丨康避地於撫溪尾為艾原方干為原中客賦
丨詩者此也

睦城西下柳陰陰以艾為名古漢到今鼻祖桑孫逢矣地
耳孫喬木故家心應無別姓爭棲住曾有高人對客吟
欲向原頭拜宗老西風落日暮雲深

與雪舟楊子圖十五年不相聞一日辱和猥句
丨吏號皓隱因復奉寄

羞把長裾事走趨已將身世混樵漁畏途咫尺如千里
老友多年欠一書最喜山人題皓隱莫教帝畫到幽居
欲尋戴雪舟邊路來為禁翁賦遂初

寄清曠鄧隱夫

去年菊裡辱經過秋思蕭蕭又草坡兵大東南關氣數
交游湖海隔風波書緣碎亂經年少詩想憂時近日多

倘有鱗鴻幸相寄青燈無柰憶君何

次大五姪問移家韻 天覺

投老移家僻塢來滿林秋露洗黄埃飯糡種麥須堪飽
衣旋培桑未可栽萬古乾坤如傳舍一生風雪嘆江梅
相看喜有青田鶴肯與詩筒日往回

移家寄諸丈

十弓荒圃百弓山茸草編茅屋兩間鷄犬不知天屬大
鶴巢已覺地寬閑勝心擾擾蝸角畏路岩岩九虎關

退一步行差得計野雲深處即商顔

再答諸丈見和二首

神龜為我作天山合住清泉白石闌歲月短梭人易老
詩書高閣士方閑秋鴻社燕炎涼勢滄海桑田夢覺闗
近屋虬松三百尺時時相對各蒼顔
肯為劉安賦小山幾時鷄犬逼雲間命窮無用三千字
蹄璥難供十二閑詩酒程頭多隔躐故人蹤跡半陽關
何當共嚼西來雪嗅取梅花一破顔

遊古汴趙氏溪園

不起樓臺作熱官小園回合抱溪灣露溥花靨春紅濕
烟護松聲晚翠寒已向掌中旋宇宙正須胸次着雲山
可能再為蒼生出鶴怨猿啼攪夜闌

次吳壽翁溪園韻寄題

營營誰肯卧滄洲喜有高人此挽流得水最多知地勝
種花無數欲春留園傳笠澤三分畫夢繞黄淞十里秋
料得江楓吟未了載詩應汗謫仙牛

拜五世祖妣墓

敬脉人人似飲泉樺松羅拜喜爭先頌琴不朽終流慶
石仲相看莫計年滄海桑田誰料此秋風宰樹幸依然
五陵莫說驪山下愁絕求羊一穗烟

辟亂逢故人

亂裡相逢各自忙少依松影話淒涼古來尚有種桃處
今去當傳辟穀方馬蹴黄塵遮日暗兒吹青燐隔林光
海田未必非天數空對西風老淚滂

題友人歸隱圖

買山長說欲棲身畫得圖成隱始真半桃虛堂生草夢

一溪流水種桃人但知想客當辭漢莫與漁郎說避秦

早晚相從弄明月細聽吹鐵笛蒼筠

意行

意行行到野人家門帶清溪石徑斜落日輕烟山可畫

短籬頹塹菊能花歸遲俟客頻敲竹坐久勞人再炙茶

那得寬閒無點事日梳短髮問桑麻

庚寅二月朔積雪初霽過和山見雪深堂瑞香

盛開回過烟雨村則庭中花更早亦未啟也

得數語錄似二花主人

烟雨庭前錦繖張一般穠郁雪深堂偶扶晴日孤筇出

連把春風雨屋香併佛看燒蒼栢子薰書不藉綠芸囊

氷霜儘厄芳心在自與梅花是雁行

麻貢院為米廪過之值盤廒

搶夫勇似踏槐忙衛卒嚴於夾棘防千古文章成畫餅

萬人場屋忽教倉籍存尚或思班爵禮麻寧容併去羊

立盡斜陽還獨笑功名自古夢黃粱

示子良異

霜雪林頭又綠稠乾坤生意幾時休人情葵扇炎涼態

世路瞿塘上下舟蠶蹊未輸蛙百足茅封不敢橘千頭

細看不似吾儒業一片書田或有秋

贈數學姜兄

向來塗抹趁春妍老去棲遲嘆雪顛一倍法靈君說數

三生緣定我隨天正須花外驕奔馬莫向橋南聽杜鵑

見說侯封容易覓簪茸靴袴錦鞍韉

贈談數陳政之

招老江南黄葉村菊花時節雨昏昏棲遲孤夢正欹枕

拄杖一聲誰打門三字頭銜康節數一編心易華山孫

吾年漸似璜溪老尚把靈光許獨存

謝惠楮衾

厚於布被擁公孫清似荷衣伴屈原挾送春雲香入夢

剪成秋水淡無痕五更葭琯噓寒谷一欄梅花近雪村

直作黃紬紋錦看日高睡穩不開門

觀潮

按節波神逆水來魚龍掀舞鬬崔嵬浪高峰頂青天雪

風助江聲白晝雷勢欲上時掀海立怒無泄處觸山回

世間亡國知多少誰是靈胥恨未灰

悼亡

秋瑟淒涼忽斷絃自甃山石誌新阡稍閑即病身無福

竟死難醫命有天會續悉看燒燭淚遺簪聊抵買花錢

最憐誤看劉蕡策孤汝相依四十年

死生最怕墮危機亂世全身正自稀滿地干戈殊不定

蓋棺毋寵未爲非鹿門不共龐公隱鳳裼誰縫杜老衣

愁絶梧楸烟雨地藁砧百歲擬同歸

人名詩戲效王半山此體權德輿已有如半紀信不留齒髮良自憐之類皆勉強湊合不混成惟半山詩云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過權遠甚但青字亦外來似未純美耳

重耳盈盈岸柳黃九齡冉冉澗松蒼梅開小白添新雪

鵝引重烏弄夕陽燕唱轉低春谷永雁聲不斷暮雲長

奔泉渾作山濤響濺入懸岩百藥香

偶來安石坐林塘因得棲筠受晚涼歸鳥銜烟方陸續

寒花經雨尚黃香雲如仙客蹤無定風作山賓語自長

師古不成書讀讀樂天深結退居房

湖陰故人家

水痕落盡見晴沙步入湖陰處士家梅一兩花春尚小

歷三五字日初斜百年耆舊多思洛五夜精魂半夢華

珍重瑤琴莫輕拂西風江上沸蘆笳

撚髭

細撚寒髭縷縷霜未須惆悵惜流光近山歸鷺分明白

過雨斜陽淺淡黃春入桑榆花影瘦門無車馬艸心長

暮年一卷參同契覺得安神不老方

賦太和寺同根紅白梅

雪影蕭蕭帶晚霞胭脂灼灼傍鉛華孤山夜合連枝木

一樹春分二色花牛繼馬來幾換骨鶴乘鸞去忽通家
向來道老題詩處曾有紅裙拂碧紗

滕王閣

木老江空雁陣秋闌干倚盡思悠悠舞衫歌扇落春夢
山雨浦雲爭暮愁半壁夕陽千古在幾朝王氣一時休
獻陵無樹供寒雀信是勞生枉白頭

贈繩伎

絕藝當場萬目傾兩竿朽索半空橫反提燕女摩肩過

仰射孤鴻信腳行𨀣似子龍身裡滿禮如飛燕掌中輕 剝語 恭下
弄潮已嘆吳兒險更有人從死處生

日食

誰撒天門虎豹扃群妖食日上青冥一眉不及黃昏月
萬目驚看白晝星絕𨀣無人槌救鼓洗光何地潊滄溟
仰天凝注寓陽復寂歷西風老淚零

穆陵大禮圖

丹青百丈飛溪絹標軸南郊大禮圖官隸戚儀猶是漢
山河風景已非吳秋陰汾水年年雁月黑連昌夜夜狐
輦路莫驚荒艸暗銕青燈藏出金鳧

史氏鐵笛

蘄川老竹木為奇橫截涼州黑玉枝陽燧無烟山鬼鑄
蓬壺乘月浪仙吹一聲響裂千崖石九曲亭標二老詩
俗耳從前聽不得壁塵蛛網故多時 武夷鐵笛亭胡致堂朱晦菴皆有詩

苦雨喜晴早作散步

寂歷山房久杜門清晨踏碎碧苔紋池經宿雨添三尺

花怯春寒瘦一分滿地月涼翻竹露隔溪風細度松雲 剝語 恭下
近來生計隨緣足半畝荒畦手自耘

歸大五姪天覺硯 天覺得乃翁遺硯於火燼中如初有詩志喜併竭予銘銘已就用其韻以歸之

脈煖猶涵老蘚斑眼花仍帶淚痕潜厄於劫火元無恙
意在斯文豈苟完一片墨光留手澤渾家黃色上眉間
只消半滴冰蜍水潑起滿村烟雨寒 坡翁澄泥硯詩云終大尚含泉脉煖 硯譜云鵲眼留者謂之淚姪所居號烟雨村予嘗為之記云

留城

夜半遼東白鶴歸蒼茫來處立多時閶門落日千家靜
旗颭秋風萬馬嘶文堰石臺空有識畫堂翠幙更無詩
悠悠往事俱塵土只有寒流是古溪

題洪崖仙壇

樹精不死卧松關呵護仙翁舊禁壇天闕難尋騎去鶴
井香疑有煉成丹山如辟穀秋逾瘦崖尚凌虛夏亦寒
行遍蒼崖無石髓空和涼月倚闌干

寒食後

寒具油乾火已新流觴水暖酒初𤍠薔薇半樹花孤注
杜宇一聲春二分薄晚草心先浥露久晴山意欲生雲
老來尚費閑精力自種窗前辟蠹芸

簡敬軒何行叟見墨

兵塵漠漠暗窮山零落難尋墮水丸見說陳玄老居士
獨留何處舊詩壇快刀背截烏龍破硯猶存紫馬肝一
笑磨人磨未了曉窗搔首雪霜寒

老竹

蒼黃瘦硬立頹垣疑是栽時第一根早歲孤君惟二子
暮年千畝盡諸孫雨鞭老迸蒼龍骨霜節寒封古蘚痕
消得培滋號尊者把詩題作野人軒

題賤容

肯多肉少與梅同老向江南風雪中萬事羞稱司馬好
一生不送退之窮偏貪識字頭先白稍欲工字面即紅
說與丹青莫饒筆肩山只合付何充

除夕感興

黔烏鶺兔翻飛梭春樹流年憶踏歌掃白了無燒藥法
守玄不及力田科人於淡處交情耐梅到枯時生意多
寂歷風蕉捲山雪醉眠不問夜如何

枕上

畫蘭重補紙床屏支石横眠道氣清杜宇不啼春一半
落花如夢雨三更老心暗覺餘年健萬感偏從靜夜生
最憶霅連山下月照人扶醉聽吹笙

題古洪周君會梅閣（得梅境於洪因含卿而家焉）

此花不受俗人知為汝移家亦絕奇至冷淡中參古意。極高明處見南枝。棣蕭相望滕王屋風月重添水部詩
夢入紫雲香不斷有人携笛倚欄吹

老梅

搖落荒村野水涯貌枯神澤骨槎牙一一生一一知一一歷幾多雪。絕好只消三兩花。萬木尊為諸老行孤根淡似道人家
兒時見汝今頭白正擬相看度歲華

哭菊存蕙山二兄

黃壹瓜蔓已凄凉五雁飄零不着行一脉僅餘三老在。半年又哭兩兄亡。菊園霜熟秋香寂蕙帳雲寒春夢長
愁絕吟魂招不得西樓風雨憶連床

哭環州先生

闌却秋洲野釣磯誰知遠出是危機一篙賴水雲舟急千里詩魂半夜歸前月僕來書尚健一生志與命相違
親庭已老兒方幼最為先生淚滿衣

曾隨計吏上青霄折翅歸來困一瓢湖海十年烏繞樹功名兩字鹿眠蕉山園不及生前買詩版姑留死後雕
地下修文應未悉寒螢雲館雨蕭蕭

撿曆即事

古來繫日欠長繩節物相催老自驚歲裡春為花早計。蟄前雷是雪先聲。移家燕子商量熟開國蜂王去就輕
最憶長安三月事有誰重賦麗人行

七夕對雨

門無轍跡草偏青屋帶秋山意轉清打夢易驚碁雹鬪響載愁不去酒船輕幸無簾幕妨雲影尚欠芭蕉贈雨聲
欲送星駕過橋去夜深河漢未分明

重宿芳草渡

曾卧江樓聽雨聲蕭疎又似送歸程正如老馬偎行踏忽有鵓鴣啼晚晴繞屋種花春爛熳隔窗無樹月分明
蒼頭不管人眠熟連報嚴城打五更

宿洪嚴寺（寺負敝甚而僧勤殊可語）

枯形面冷住山人彷彿錢塘老惠勤寺寥不充黄粟飯佛寒添綉碧苔紋秋聲半屋三間雨野色松巖幾樹雲嚼菜薰香清語久一燈明滅夜將分

看鏡

自磨寒鏡看頭顱短髮蕭蕭不受梳天地風霜吾輩老江湖烟雨故人疎道窮分命真如紙世亂功名不要書縱有黄金難鑄錯一編殘易伴犁鉏

中齒忽折

老醜移形轉可吁凋零已到骨之餘似因漱石磨成磷幸免投梭折得疎根芽尚如兒齔短醫師欲實大田虚喜無乾肺勞吾決含咀猶能味古書

除日立春 晚山危樵夫來訪

歲如舊改方書滿春與故人同患未白髮最愁新歷换清談且博笑顏開屠蘇卯酒紅生暈細菜辛盤翠作堆但覺年年各強健不妨日日小徘徊

竹杖

一枝九節稱身長扶得衰翁氣力強色黙湘妃紅淚雨骨凝王屋紫藤霜結交最與芒鞋密寄友應含畢撥香獨有探梅時節苦相隨江路雪茫茫

詠眠窩

獨稱孤扉木几盤小窩可受北風降帯霜楓葉寒供火随月梅梢瘦入窗夢熟不知衾似鐵睡醒何用酒盈缸近山最有松聲好卧聽空潮上浙江

哭北谷羅先生

死到先生世道衰悲彈遮淚看銘碑動随天去心無愧視得官輕事敢為他日史書無太守四方人哭老宗師不知精爽歸何處定在梅花自在時

先生云無人描畫無人詠始是梅花自在時盖自况也故及之

涼棚

數柱伶俜不架椽密鋪松髮厚如氈御風難覓深蓬島障日聊成矮木天肥瓠引藤高挹露鬬花借蔭省澆泉熱時搭汝涼時撤不是疎恩勢使然

郡樓九日

虹影初消雨脚收憑高聊復散牢愁煙横三市蜂房屋
塵捲重門燕子樓黄菊自隨陶令節白雲那管秋〔漢〕時秋
雁飛不盡乾坤大安得相從汗漫遊

文節謝公挽歌

不甘揺尾乞人憐視死如歸氣浩然千古六經俱掃地
獨公一柱肯擎天乾坤萬刼英雄盡文節雙高日月懸
惆悵老身空有淚玉亭無路薦寒泉

謝屏山異顯父惠歙硯

蒼玉光寒篆紫烟重重封表到梅邊得君一片歙溪石
即我終身棉上田少達必窮雖輸鐵儘窮共守子雲玄
老坡莫遣窮居後遠在茶坑鳳咮前

立春日雪

曉鑪香剩已燒殘謾捲樓簾倚薊闌鞭底土牛方轉燠
石邊騶虎忽疑寒有人剪綵嫉羔酒獨我煎茶續菜盤
氷沍硯池呵未泮東風到底入毫端

雪消

紅日行天煖絳綃一番陽長便陰消青山又現本來面
瘦竹方伸久折腰枯沼暗通泉細細晴簷忽聽雨蕭蕭
獨憐點入吟翁鬢黄盡東風不肯銷

雜感興

筆耕長餒拙生涯何用撑腸著五車甚欲療飢難煮字
可憐不飽晝炊砂老慚乞米脩羊牘貧欲休粮種秦瓜
夢裡不知時世換貫珠猶自說京華

落梅

翠羽嘈嘈喚夢回羅浮峯下小徘徊霜風昨夜捲晴雪
山路今朝無碧苔尚有瘦香供玉笛不將餘片點粧臺
少須黔實明人眼却帶江南烟雨來

歲菊 除夕正花故名

不逐登高老孟嘉同母〔休〕守歲阿戎家能將秋圃風霜骨
直作寒梅櫱行花香稱屠蘇浮臘蟻色侵幡勝插雲鴉
老夫細把金英嗅獨擬明朝早供茶

江上

江上春肥衰草生林梢烟煖乳鳩鳴青山與我一面雅
白鳥令人雙眼明雲淨有時看雨泣水平無聲覓溪聲
折芳弄翠渾閑冗時與樵漁錯雜行

偶成

似是輪囷老蠹魚尚饒蘭露入銅蜍詩亡正恐魯無史
士賤豈容秦有書世味幾時回橄欖秋山隨地著蘧廬
多情樵客能相問莫有餘閑賦子虛

即事

一片輕鴻度小坡半溪淺碧浸叢莎黑雲無地雨聲急
黃葉滿林秋意多短髮未冬先有雪幽心如井不生波
孤砧已報寒消息欠問眠鷗覓芰荷

過長林書羅文恭公碑陰　水心先生作

人家落落墮荒邱碑帶蒼苔獨自留樽俎春秋扶日月
中郎銘筆法春秋一盃誰下尋墳馬片石今供礪角牛
惟有斜陽閑照嘗肯和鵶影上墻頭

失題

格磔聲高午夢殘庚庚歌罷酒杯乾漫天飛去楊花亂
著雨歸來燕子寒世味淡如和蠟嚼春山好在帶雲看
近來習性渾成懶抄盡陶詩獨倚闌

深冬

凍透松邊屋兩間孤床盤礡數更闌無情風雪逼欺老
經亂衣裘不禦寒春意一爐紅榾柮故人兩坐綠蒲團
敲冰自換甆瓶水浸取梅花仔細看

安南貢象

錦韉寶勒度南雲到處叢觀暗驛塵人喜此生初見象
我憂今世不生麟半年傳舍勞供億德色中朝動搢紳
粉飾太平焉用此只消黃犢一犂春

贈廣信醫博士陳雲泉

見說雲泉深又深定知巢入海棠林君醫尚副窮時願
吾道全孤壯歲心藥籠有方玄白髮覓腸無分服黃金
近來覓得安身法諸老先生夜氣箴

郡中逢桐廬方氷鑑相士

七里灘頭曾識面五峰城裏又逢君人間一瞬白駒日世事幾番蒼狗雲奇骨誰當侯萬里匹夫那可帥三軍試憑氷鑑從頭問細雨青燈過夜分

觀放鸕鷀

烏兒淋漓受指呼江魚終日為人趨挽吭不及能言鴨啗肉幾同反哺烏暫滿空喉如瘦犬竟無半尾塞腸枯少寬頸組方謀飽水冷沙寒日已晡

臨汝書院落成諸公有詩用韻

魚躍鳶飛喜落成鵝湖鹿洞共崢嶸世無孔孟乾坤熄學到周程日月明議論高虛終害道賢愚平實不爭名光風霽月元無迹分付庭前草自生

追和晦菴先生十梅韻

貞姿抱氷雪槃槃楚江濱照水淡寒影寄人生遠春 江梅

微吟水部詩欲續廣平賦須是鐵心人方識花妙處 賦梅

一陽未嘘枯霜木醉夢裏照眼忽横枝令我折殘喜 早梅

窮陰沍氷壑霜月耿夜殘中有羅浮仙洒洒風骨寒 寒梅

蒼凉避荒野交興桃李絶遠聘不肯來為君三磬折 野梅

蒼根封古苔空復餐凍雪老意暗生香丁寧勿輕折 枯梅

天風開瘴烟獨立山椒雪神人藐姑射相對成二絶 嶺梅

好花不必大骨瘦花自小一點春有餘萬古香不了 小梅

蕭蕭三五花影落寒溪淺佳處不在多詩興孤山遠 疎梅

東風捲晴雪山意鎻空寂掃花歸作飯猶當調為實 落梅

清趣

鳩叢柔桑紫蝶冗菜花黄水鳥眠依石竹雞啼過墻

雨闌流水急風定落花遲一老臨溪釣羣童畫地碁

晚霽

天空虹滅影風定水無紋半樹掛殘日千岩呑濕雲

題四止菴 并序

淵明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四事適與予同因以四止名吾之草廬而為之詠

團團青椒陰鋪鋪萬間屋下有避俗翁掃石疊兩足
松關深更迂中有安行跡從渠馬上人笑我不出戶
本無食肉相毎飯甘藜莧侯鯖豈不佳怯怯殺生兵
紅樓艶歌舞樂極還生哀敲枕看兒戲好懷終日開

聞雁

枯樹淡秋影濕雲凍夕陰江天一聲雁世事百年心

題彭庵壁間六首

兩椅對秋竹一簾捲霜藤山風長夜寒兀兀挑青燈

風劇戒捲茅雨飽頻生竹灑然老硯池照我髮鶴鶴
閑花淡心事不作春風妍野竹三五枝引涼吹晝眠
松影亂書屋禽聲滿山屋有客抱琴來為彈芝田曲
霜畦白石罅大男黃金芽生蹤不入夢飽飯煎江茶
紅塵野馬急老意飢蠶懶借取黃庭經時時漫遮眼

世言梅見外於離騷海棠不取於子美未有為
解嘲者因作二絕

不受春風半點塵骨寒花冷雪為鄰桂椒不敢攀同傳
正是騷人獨敬君
態濃意遠骨肌勻曉起精神萃太真不用分明更題品
詩翁已自為傳神

月巖

不容天上妖蟇食卻許山中狡兔眠兩日見巖成二絕
丫頭不老月長圓

大佛頭 古杭志云秦王繫纜石刻成

錦帆翠楫照吳川繫纜猶存石巋然刻佛未靈山見過

西風吹動釣魚船

淵明采菊圖

餐英人去已千年留與先生泛酒船昔日避秦今避世
黃花獨識兩翁賢
不緣斗米掛朝衣自是知幾勇賦歸莫把秋英等閑看
商山芝草首陽薇

元旦

不管鬢鬆雪滿顛筆床茶竈度年年窮愁博得長清健

多折梅花供老天

春溪二首

蝌溪晴穩麥風斜橋影欹傾水見沙十里荒陂自春色
一雙鸂鶒嗅楊花
雨香雲嫩散春暉細草初肥綠滿溪無數落花鶯背上
避人帶入柳陰啼

釣臺

不隨龍去只魚汀絶喜先生世累輕却把客星侵帝座

皇甫忌世未忌名
自有諸公作帝師故人相與竟何辭可能容客同床話
不及周南第一詩

落第口號

萬里長風鷁退飛自澆澗水濺征衣滿身只有梅花影
不帶西湖柳色歸

輕乘楊柳扶春斫孤棲梅花結雪緣此是乾坤
一大消息相逢切莫說流年此予三十年前贈
一先見趙太史二絶之一予亦不復記憶矣後
一三十五年太史訪予山中恨詩不存惟為予
一誦此而亦忘其一竟莫省為何等語也既徹
一補之且告予以五星之將聚因作二首奉笑

識字田夫雪滿簪種桃久矣入山深五星便是叢臺宿
不上黃花老圃心
太史談天術轉靈相看猶自眼青青步占若上清臺去
莫說紅湖有客星

留城寄曠翁 翁時寓洪

吾年七十入城府君吏老吾仍出山早歲相期作深隱
至今頭白未能閑
六年不見雲巢老端擬此來消渴心花落馬嘶春事闊
不如何處倚闌吟
東溪水長船多上南浦草深人未回昨日君家問消息
書歸方爾著衣來

灌園

土渴群蔬不肯青轆轤百轉汲深清山翁到老謀生拙
抱甕崎嶇博一笑

二十四夜夢到何許植物多瑞香覺而賦此

春風吹我遊仙夢夢到廬山頂上來不記花多與花少
恍然如步紫雲回

秋風

千巖萬壑吼虛鍾病葉吹黃樹樹空寄語天公莫多事
杜陵茅屋怕秋風

題龜峰僧閣

蘆竹蕭高蔭石闌菩提香遠出林端雁聲忽斷梧桐雨
州閣秋深倚暮寒

宣和御筆二扇面

紈扇輕盈寶月輪鶯花然染玉團春憑誰為障西風起
萬里腥塵竟污人
黃蘆白雁小汀洲金藻香羅一片秋勝似紈于山下雀
凍飛不去使人愁

武陽渡

空濛水氣濕溟烟閃爍沙星照客船一片西風吹酒醒
秋容多在雁雲邊

題四皓對奕烹茶圖各一絕

疊足支頤落子遲松風冉冉動鬚眉斷蛇失鹿渾閑事
不直雲根半局棊
石乳雲腴撥不開春風瀲灩碧磁盃應無俗客煩敲臼
只恐東宮聘使來

山宇

一方湘竹卧春陰數卷唐詩醒老心俗客不來山宇靜
新鶯啼入杏花深

春晚

花風擺脫老紅去殺雨將迎稚綠來我類文園病消渴
晚窓和露咀青梅

觀棊

撓先岐路不容差形定心忙寂不譁仙客莫嫌棊晝短

東風落盡海棠花

和靖祠與故宅皆無梅

得見梅花即見逋我來竟日覓梅無却于無處分明見
月滿孤山水滿湖

衕有號華野釣濱者求詩各與一絶

擲青日日飯疲牛識字耕夫已白頭東帛不來山兒笑
有人馬上覓封侯
意釣秋江不為魚六韜尚擬載微車東南腥血方塗地

何用人間有此書

郡中玄都觀追和劉禹錫詩二首

為愛聽琴亦此來道香庭院得徘徊羽仙羞種桃花看
一味湘蘭遶屋栽
龜頭突兀未生苔讀罷新碑老眼開前度劉郎分未了
溪翁為作後身來

守分

穿窬暴富竟餓死博塞得官終族誅不驚寵辱老死硯
粗了暑寒麤布襦

九日登抱螺峯呈同遊

莫放龍山舊醉豪西風筆路暗蓬蒿目窮千里應惆悵
頼得螺峯不甚高

補破為杜詩下轉語贈老婦

一寒誰復解綈袍百結重縫嘆汝勞莫遣海圖歸短褐
此身正自困風濤

石溪二梅佳甚觀索晚歸

山根短日墮寒影溪上亂風吹結衣自憐野性老尚癖
逢着梅花便不歸

書琵琶行後

兒女情懷易得憐悲傷容或涕漣漣獨疑遷客方淪落
猶着朝衣夜入船

蓮花市

春風十里蓮花市紅燭三更桃葉歌餘館舞人眠不熟
梧桐窻下雨聲多

遊夢

困熱依然夢不關起家絮帽待更闌摘梅窓下清如水
淡月籠霜雁影寒

書無悶齋

硎谷冬瓜辛未生尚堪松下抱遺經春秋斷爛無人讀
一點寒燈老眼青
風雪蕭蕭席作門奴星急把柳車焚臍中紅炷兩三日
塢裏萬金十萬斤

喧啾百兒瞰高明寂歷朱門野艸生斗大山中茅屋好
日長欹枕聽松聲
對客清談妙入神舌乾時與供先春東州米價北門雁
一語不須來涸人

興林止菴葉半隱分賦郡中古迹得魯公祠石
一筆墨池

遺像猶能立懦夫懸知生氣攝狂胡三郎阿堵知何用
只識營州羯狗奴
昏昏水氣吐玄雲自是先生筆有神不洗從來姿媚態
可憐北面衛夫人

孺子亭

斷艸寒烟故宅荒高風千古映湖光獨憐漢帝徵車重
不及陳蕃八尺床

木芙蓉

霜冷紅酥不帶愁湘蘭楚茝共清修靈均死去無人問
閑却滄江一片秋

漫興

文雖矮屋饒松陰半刻清閑直萬金蟋蟀叫回秋夢薄
一鈎凉月道人心
荒畦整整復斜斜不種春風兒女花却笑過墻蝴蝶亂
懶隨野老問桑麻
凍耳蕭蕭天欲霜冬深門巷意蒼凉一節徑為梅花出
獨立斜陽影正長

富陽出陸

露濤芳芳、紆茸茸淡霧輕烟古畫中行盡蔔蔔三十里

海山六六處日初紅

留客

棕櫚葉碎風索索枇杷子熟烟冥冥黃鸝三請我未出

白酒一樽居小停